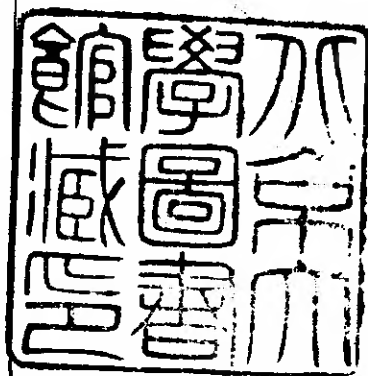


中華文史叢書之八十五
民國十七年掃葉山房石印本影印
王 有 立 主 編

清人說薈 (一)

雷 瑑 輯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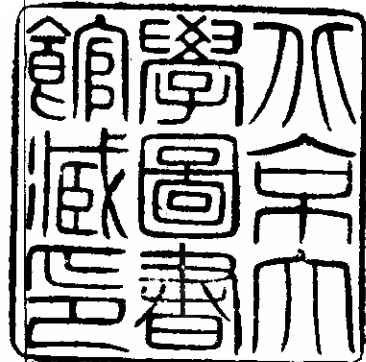


中華文史叢書之八十五
民國十七年掃葉山房石印本影印
王 有 立 主 編

清人說薈 (二)

雷 瑑 輯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民國十七年七月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掃葉山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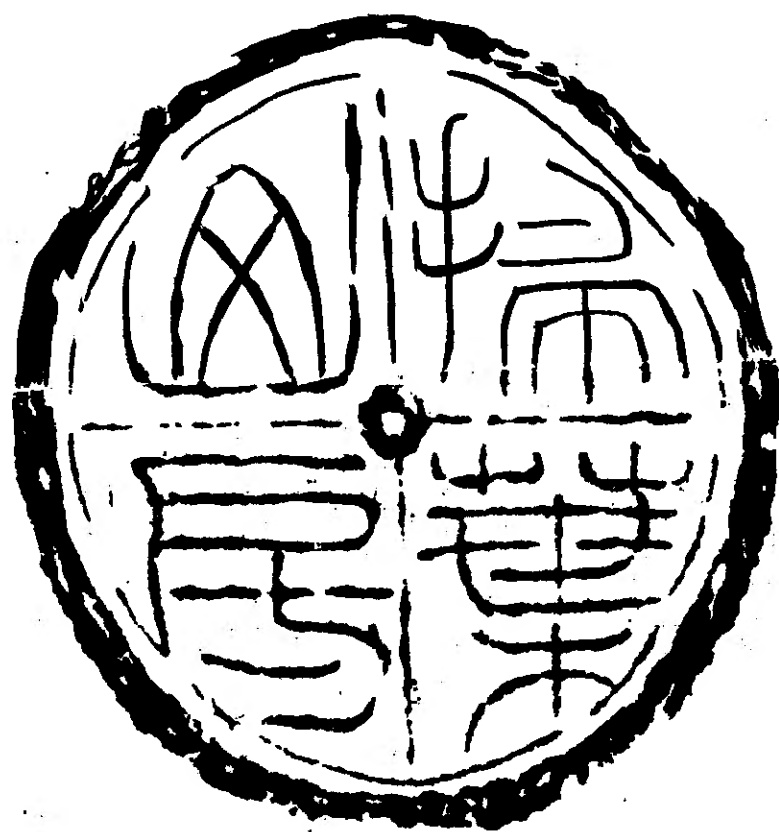
華亭雷瑑輯

清人說薈

初集
二十種

掃葉山房印行

民國十七年七月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掃葉山房

清人說薈

初集總目

華亭雷瑱輯

說夢

曹家駒

吳逆取亡錄

蒼弇山樵

殛坤誌略

無名氏

守撫紀略

鍾峻

儒林瑣記

朱克敬

關龍興中偶憶編

張祥河

日貫齋塗說

梁同書

乾嘉詩壇點將錄

舒位

圓明園詞序

徐樹鈞
王閏運

金陵紀事雜詠

吳家楨

都門紀變百詠

復儂氏
北廬氏

長安宮詞

胡延

清宮詞

九鍾主人

秦淮感舊集

蘋梗

蘭芷零香錄

達道人

潮嘉風月

俞蛟

張文襄幕府紀聞

漢濱讀易

提牢瑣記

濮文暹

八旂著述考

震鈞

光緒帝大婚粧奩單

叙

癸丑之春逆匪陷金陵吾松騷動城內外居民紛紛若鳥獸散予適與耕山火
子下榻曠怡草堂為主人作守望之助晝則掃地焚香夜則挑燈煮茗恬如也
主人因眷屬避跡鄉間頻往來其際坐是愈形其寂一日偶於程棲翁案頭檢
得曹千里說夢一集互相翻帙覺鄉先達之興廢盛衰歷歷在人耳目予因顧
火子而嘆曰舉世皆夢中人也是書可以資考訂可以備勸懲苦世無刊本瑟
居多暇子又健於筆者盍抄諸以供披覽火子曰善於是畢半月之力繕寫成
帙丐予數語弁其首畀主人什襲而藏之予故不揣樗昧序其緣起如是噫峰
烟屢警危如巢幕之鳥我輩淡馬若忘可謂達矣後之覽者必將謂若而人者
想從邯鄲道上來參透箇中消息者乎主人為誰蓋吳興沈子小蓮也

咸豐三年夏五月

昨非庵道人陳錦繡谷甫叙

說夢叙言

人生一夢也夜之所夢旦以告人曰此夢也惟人亦曰此夢也彼此皆知為夢而何以言之者娓娓聽之者津津也則此一刻之頃分明以夢緣為覺緣夫夢既可以為覺安見覺不可以為夢試從數年後追憶數年前事恍同一夢而況歲月遽流變故百出積之既久其為夢也不既多乎百年之內勞勞攘攘盡為夢所驅役而為啼為笑不克自主亦可哀矣余行年八十每燕居深念少時攻帖括困於公車不能博一官又承先人之業不能積粟帛廣田園徒為鄉閭小兒所嫺笑惟是天假之年偷生長視使得縱觀夫升沉榮瘁之變態舉所見修富貴容而烜赫耳目者莫不化為烟雲蕩為冷風而煢煢老儒猶得抵掌而談其遺事是若輩之夢境已盡而我之聽其告者猶沉連而未去也夫既能聽之必能說之則何不以筆代舌使後人得寓目焉廣其舊聞乎間有可以脩法戒者是亦後事之師也昔左邱明作傳羽翼春秋而論者譏其失之誣豈盲史不免耳食之過乎余則非目覩不敢述匪曰傳信或不至夢中說夢云爾

雲間蕭庵曹家駒千里氏撰

說夢一

雲間南菴曹家駒千里氏著

楓嶺孫 芭澧有氏校

明代運漕法之變遷

明朝漕運其法五變而始定。當洪武開國。因元之舊。每歲海運糧七十萬石。專以餉邊。自永樂建都北平。百費仰之。於是海陸兼運。蓋陸之勞。不啻海之險也。至十三年。平江伯陳瑄開會通河。令江浙之米。盡運淮安交收。各撥官軍接運。至京。此為支運。永樂末年。從周文襄公名忱字仲如江西吉水人議。令民運於瓜州。兌與運軍衛所。出給通關付繳。此為兌運。成化七年。都御史滕公名昭字明河開議。罷瓜州兌運。令運軍竟至水次領兌。此為長運。而法遂不變矣。夫海運之艱險。此不必言。即自支運以迄長運。自永樂十三年至成化七年。共五十六年。小民生於其間者。儕輩勞弊。中間周文襄公亦僅移遠而就近耳。其於風波舟楫之苦。尚未脫也。滕公立法。疲癯一朝盡除。曾當百世尸祝。乃今人並不知有滕公何歟。

林逵種均種

松人以周文襄稱土起糧。口碑百。夫稱土誠是異人作用。殊不知但能定上中下三鄉耳。至於田畝科則尚未講畫一之法也。蓋昔年之糧。民間得以意為輕重。如某人有田若干畝。有糧若干石。及其欲售。人乘其急而要之曰。非五升糧田不買。其人迫欲得銀。即書五升糧以付之。迨一而再。再而三。田將去盡。存糧尚多。力不能支。因而逃亡。於是里甲公分其田。代償其稅。此絕田之名所由起也。神宗初年。張江陵名居正。號泰岳。官太師。諡文忠。當國。巡撫林公名潤。字若雨。福建蕭縣人。嘉靖丙辰進士。慨然起而欲均之。時徐文貞公名潛。字子升。號存齋。嘉靖癸未進士。少師。罷相。里居。田園最廣。皆五升糧田也。殊不樂有此舉。林乃上書江陵。復札內有方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荷天下之重。倘事關國計。而有撓之者。則國法具在云云。林得此。胆愈壯。文貞亦憚息而糧始均矣。夫文貞自顧封殖。罔恤民艱。較之蕭相。為百姓請上林地。得無愧於心歟。因怪此事。自高廟開國至穆廟。歷年多矣。中間名臣輩出。何無一人究心。豈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乎。且今人但知有周文襄。將謂兩事一時做成。而不知林公為補天手。豈非大謬。

畢亨築松江海塘

余嘗登泰山其巔有廢址斷碑四五尺在蔓草中。搜視之。悲滅不可讀。叩寺僧
茫然不知。偶晤吳含夫。名欽章崇禎己卯舉人因詢之曰。泰山為君家輸糧。必能知其遺

事。含夫曰。此畢撫臺生祠之基也。余曰。撫臺生祠。何因在此。曰。當其築海塘。余
家上世有吳克平者。築塘一百四十餘里。撫公高其義。欲疏請授一官。力辭不
受。迺以此山并繞山河港。悉給牒歸之。以為娛老計。遂建祠以報之。今河已被
勢家奪去。唯荒山尚在。累我賠糧耳。余因曰。君既知畢公。能知其名乎。曰。不知
也。余曰。此公名亨。山東新城人成化己未進士為憲崇朝名臣。松江築塘。當以此公為開山
祖。而君家上代即與其事。今君父子兩世宣力海疆。俱不愧雲初之貺。但松人
不知有畢公。可謂飲水而忘源矣。

余所誌止就有生以來所目見者言之耳。其往事槩不及也。但此三公造福
宏遠。而松人不能知。故特表而出之。

均糧發端於徐南湖

當世宗時。郡有名侍御徐公南湖。名宗魯字希曾嘉靖己丑進士性峭直不阿。受知於世廟。嘗

曰御史當以徐宗魯為法。每舟行。榜口懸一牌。書云本職雖係雲間。並非閣下徐族。其不附權貴類。此巡按福建持法嚴正。其下以盞奉置安息香中。煙觸其目。遂失明。告歸。與林樵公父素厚。林到松踵謁。長跪請教。公袖出一帙示之。題曰均糧拙議。樵公大悅。文貞聞之。召其子紹南太學生謂之曰。尊公老人。但當喫白米飯煮爛肉。如何好管閑事。曰均糧均糧。紹南大踴躍歸。以告公。公曰。恨我今病廢。若在官。即時疏請均。又何畏徐存齋哉。則此事發端。實在公矣。公之冢孫號龍為余家內戚。幼嘗受業。故談之最悉。今人且不知有林樵公。又安知有徐南湖。

三大事原委

愛憎毀譽四字。即大聖賢亦不能脫過。況中材以下者乎。余性好多言。自知憎我者衆。間有一二嗜茹者。又未免過情。謂余作三大事。有造於桑梓。一曰白糧之官收官解。一曰漕米之官收官免。一曰里甲之均田均役。余思無其實而尸其名。恐犯造物之忌。謹備述之。如官收官免。馬按君臨謁廟時。余於明倫堂畧伸其說。既入院。進公呈。余首列其名。乃事成之後。奸橫訐訟不已。余履危涉

險不憚樓鋒。而其中苦心講求調和佈置。則莊武秋名微麒麟之力居多。微武秋

余亦孤掌難鳴矣。若均田均役。妻邑已有成規。華亭仿而行之。余處強弩之末。

不能速富人之後。間有諮訪。僅竭一得。以佐所不逮耳。何敢居以為功。惟白糧

官解。余一手作成。並無有起而佐之者。蓋白運至明季而困極矣。糧艘至臨清

以上輒有中涓來提催。擒糧長捷以巨挺。至不敢登舟。晝伏林園中。終日不得

食。庚辰之冬。凍阻德州。巡漕使者姓盧名世消下令起米登陸而囤之。華亭糧長龔

姓者。往陳不使責三十棍。立斃河干。自此而人以性命為憂。以賠費作第二義

矣。巡撫黃公名希憲字人慨然起而議官解。檄下郡縣咨使宜。余聞之。私念此

事一起。必以條議責余。顧事體重大。一有不受。則罪歸議者。豈買一葉抵武林

逍遙湖上將一月。度時屆開倉。此事決仍舊可作歸計矣。甫抵郡寓。李父母名

春號載陽江西臨川人崇禎丁丑進士延請商確。不得已往見。方知此事之來歷。維時常鎮兵集

張太羹名調鼎福建順寧人崇禎辛未進士舊為華亭令。故撫檄中有該道久任江南。熟知利弊

等語。張訪之李令。李則求教於夏瑗公先生名允彝字季仲先生謂此事非曹

生不能了。故敦促如此其力也。余此擔既不可卸。而胸中未得長策。若欲舉二

十八名之費累委之協部。彼豈有點金之術。若欲加派以贍給。正當秉事孔亟。遽餉日增。誰敢復開此口。輟轉躊躇。因詳聞蘇常白運事例。內夫船一項。常州有米而無銀。蘇州則銀米相半。惟松江則有銀而無米。再查經賦全書。知松江原有夫船米。因萬曆十六年遇荒改折。雖然曰道在是矣。請減去夫船銀四千五百餘兩。復夫船米九千餘石。此時米價騰貴。一轉移間。獲利倍蓰。民間無加賦之名。協部有展布之地。法無有善於此者。因上其議。撫公報可。而華邑冊書向余言曰。今會計久定。而減銀增米。大是費手。紙張工食。從何而出。余即以五十金付之。彼亦欣然而去。會冊書中有婪賄作弊者。余不勝其憤。正值周按君名一敬蒞江。人敬蒞松。余訟之。諸冊書大窘。中有馮忝生名明珩字五玉天啟壬戌進士官御史之僕與焉。因而箠鼓其主。謂余私增糧米。馮乃慙。慙王念生名陞字超之萬曆丙辰進士官太僕少卿兩公昌言與余為難。舊規按君行事畢。諸紳公謁。是日馮手持公函告諸老曰。今日進院。必要講明。曹千里擅增糧額一事。許霞城先生名譽卿字公實萬曆癸丑進士官都給事中毅然曰。此事舊矣。曹生曾問余可行否。余謂請復而非請加。有何不可行。今若此是我誤曹生矣。且凡所謂公書者。必推一大老秉筆。以其稿送各紳閱之。中有未妥

處不妨改竄然後謄真用圖記此體也未有寫就而硬押要用圖記者且請問此稿出何人之手馮曰乃管數人送稿不佞為之潤色許公曰管數人可作公書我許霞城斷不受奴才差使馮不覺色變旁有解之者曰此地方公事明日當請曹生於公所會議以定行止何必縉紳先生傷和氣哉乃索公書袖之蓋馮為南江公名思字子仁嘉靖丙戌進士大理寺丞之門下本姓趙馮乃主姓也故霞翁特刺其忌諱次日復作一啟致陳蓮石名亨福建侯官人崇禎庚辰進士太公祖此書有刻本尤侃侃而夫船未從此頗復協部且踴躍從事矣方始事時合邑糧長趾錯於余戶及見馮作難一足不顧松人之薄大率如此霞翁事後絕不責報余亦不敢漬以私此外厚有所費且以身試風波中由今思之殊為多事然三十年來所保全實多自謂薄有微功故誌之且以誌霞翁之高誼令後人無忘之也

雜差

當均田均役初行議雜差一事余曰今穩甲廢矣塘長該年廢矣將來雜差勢必從圖甲均派余意宜將縉紳彙集另編一牌凡有雜差概不派及方為穩當莊武秋艱然曰彼富貴之家即歲捐幾十金何啻太倉一粟若小民則減其分

釐亦可尅困。何得異同。乃爾。旁有佐之者曰。兵工兩廢。向以雜派為常。今得官甲亦在內。廢有所顧忌。而不敢肆。余曰。君輩未嘗一考故事耳。昔年吾郡有布解北運。收兌收銀四大役。歷來止編民戶。不及官甲。由是奸民競為詭寄。以致官甲之田日增。民戶之田日減。巧者倖脫。拙者偏累。徐公檢吾名氏武福建浦城人萬曆庚辰埭初任松司理。深知此弊。後撫吳。即上疏請定官戶優免之則。如文官一品免田一萬畝。臺省詞林銓部各免田四千畝。其免外之田與民一體編役。此時常州科第最盛。乃上公函於撫公曰。凡通仕籍者。必革職然後與齊民一體當差。今我輩俱現任。皆宜優免。安得從革職之例。撫公復書曰。所謂優免者。免其雜派差徭。如排門夫之類。從煙籠戶口起見。此即生員且復其身。況縉紳乎。今之所謂役者。乃朝廷之賦役也。況既有優免。而於免外僉役。是役其田。非役其人也。士大夫之說乃絀。而其法遂行。然則雜差之當免。前賢議之詳矣。而武秋堅執不可奪。後以開濬吳淞江。明倫堂譁噪。余在鄉聞之。嘆曰。若蚤從余言。何至搶攘如此。且以賤妨貴。左氏謂為六逆之一。清平世界。何得兆此亂萌乎。近如海塘一役。關係非細。乃宵人造謗。義戶受辱。士大夫莫肯出一公言者。皆因立

法之不善有以致之也竊恐將來之貽禍地方有不可言者余老矣不敢復談天下事姑存其說以俟後之有識者

松江海塘

松郡東南逼海一日兩潮非塘莫禦元人既務北而不務南明初猶沿習故事塘遂湮廢然度其時潮之去塘尚遠故自洪武以迄景泰海溢不見書至天順成化間中禍特甚成化八年巡撫畢公亨銳意整理高廣其式自是潮不復入居者長子孫皆其力也但海患遷徙莫測其端自青村而東北塘外皆有漲沙近者五六里稍遠則數里愈東愈廣交川沙界則有三四十里居民與海為狎聚廬櫛比其蘆葦之利甚饒俱勢家踞之自青村而西南中間歷柘林滬缺抵金山衛北七十餘里間竟為海若之敵國矣歲歲吞蓄無有寧宇而禍劇於崇禎之癸酉是年秋漂缺橫淫盡處衝成患口內河外海合而為一方禹修公祖名禹貢字四長潮廣嚴城人天啟壬戌進士亟發帑金六百兩托侯揮使往築訖無成功繼以千金畀余余乃創椿木竹笆圍皮之法以堵禦之其惠暫弭時漂缺為海船輻輳之所聞聞基縣百貨縣集方公祖不忍割而收海建議徵鹽官鹽法集石塘其集

之之費。從通邑田畝加編八厘。得一萬五千餘金。此外則佐以上臺之捐助。義
米之樂輸。初築二百八十九丈四尺。董工者吳繩如。名嘉胤字君錫。天啟甲子舉人。績築二百
六十三丈。董工者何慤人。名剛。崇禎庚午舉人。前後趨事者共二十五人。而余則為之率
先。蓋感方公祖之體恤。肫摯如家人父子。故勞而不怨。自是而怒濤之勢。逼於
石塘者。遂走而擊兩旁之土塘矣。乙酉之秋。兵事擾擾。誰暇復講塘事。但見石
塘之西。共患口數處。滔滔鹹水直趨大浦。人且謂此事不知所稅。駕值張郡侯。
名銑字九龍。河方司理。名重。朗字生明。山南僊師人。舉人。東臨清人。選貢。兩公坐席未溫。亟呼余商確。每有條
議。輒許可。仍仿前朝舊例。加編八厘。委陸椒頌。名慶行。崇禎癸未進士。管工。余襄其事。乘
天寒潮退。晝夜督催。匝月而築四百餘丈。皆錢糧湊手。假以便宜。故事易集也。
順治六年。漂缺及周公墩左右告潰。此時加編一說。上下不復担任。惟藉塘長
曠銀料理。督工者包宜壑。名爾庚字長明。崇禎丁丑進士。宋上本。名徽璧。崇禎癸未進士。潮州太守。吳含文三
紳。未幾包宋以不耐勞辭去矣。惟含文告竣其事。故廖太公祖。名文元字殿榮。遼東錦州人。正
貢生。踵明而謝之。甲午年。西起宜海道院。東至周公墩。又潰。時李太公祖。名正。茂先。北直獻縣人。拔貢。在任。其立法專派近海區畝。每擇一人督十畝。李公廉威素著。人

莫敢後工完之日。勒石頂修。以八月為期。新舊交代。其丈尺則度工之難易。以

分多寡。值水利。應初復。別駕張公名萬春字紫菴廣東開平人無欲而剛。凡倚塘為

奸利者。咸飲跡。故歲修有寔。工曾於何家港抄築二百丈。其界址丈尺。悉憑余

定。蓋任人之專如此。張去而滄桑轉瞬。向之所謂難易者。俱改觀。紛紛言不便。

至康熙三年。而無旨頂修之處。相繼報坍。則此法不得不變。其巨患尤在梅嶺

涇。韓撫公名世琦字心康山西蒲州人巡海架浮橋以渡。目擊危形。實心籌畫。抄一千二百

丈。該工料一萬二千兩。每箇坐派二丈。凡箇之荒熟。號之前後。俱出親裁。並不

假郡縣之手。興工之始。賁送管工兩紳吳含文夏季葆名長泰順治乙未進士官生花紅銀

各六兩。其餘任事者各二兩。事竣給匾旌勞。且禁止需索。憫念勞苦。方太公租

以後一人而已。七年潰於王家路等處。時已行均田均役之法。從箇甲派夫。每

甲二名。每名折銀五分。以作辦料募夫之資。業已收貯十之六七。會梁提臺名

鳳字天有捐築之舉。隨給還原民。十一年議築蔡家馬頭等處八百七十三

丈。馬撫公名題定銀三千七百餘兩。及工完而民欠尚有千金。置之不

問。無奈同事中有好以己長形人之短者。上下交相為累。明費暗費。不可殫述。

余見時事日非十三年力懸卸担未幾而風波大作昔之禮貌有加者今且辱之縲絏矣龍宮蛟窟不在海底而在堂皇即管工宋殺修名崇聖刻勵自好力追前話亦付之浩歎而已況余何人能以口舌障狂瀾哉聊述原委以示後人

紀吳繩如殉節事

吳繩如先生世居張堰曾大父潮字子信嘉靖己酉舉人遷居郡城棠梓橋遂名為棠梓橋吳家其尊人渭江名之賢字佑甫有富名生四子公居第三兄弟俱溫裕公獨苦食歲戊申大水其伯兄果菴遺以白粳四十石曰汝之田在清浦盡遭淹沒何以贍鍾粥故以相濟公曰吾命當餓死則餓死耳奈何損兄粟堅辭不受兄不能強蓋潔身修行少壯已然至老而彌篤其操以屢試南闈不利援例入北雍甲子領鄉薦益矜慎名節郡縣不通一刺方公祖最少許可獨心重公故甲戌年特請公董視石塘甫至公所即告大眾曰我誓不飲塘上勺水後閱視塘工嘗與余立談良久家人持茶至余即斟以獻唯擎杯在手終不沾唇俟余飲竟置杯於盤及事畢蒙顧余坐定笑謂余曰今日可飲茶矣乃連吸而去其介類如此公見時事孔亟慨然有攬轡之意瀕行余往送之公謂余曰我非仕進特欲

覓一死所耳。謁選授農部郎。舊例蘇松人無入戶曹者。朝論以公廉節素著。故破格擢用。公殫心釐剔。老吏無敢作奸。軍興旁午。有呼必應。大司農張公名有譽倚之如左右手。及大兵渡江。留都輸款。公步行抵雨花臺僧舍。夜與寺僧對奕。僮僕在側。不語以家事。但云候月上。即報我。時二十日。將二更。家人報月高矣。即肅冠帶。望空拜訖。四揖寺僧曰。有一事相托。僧問若何。曰。待我投繯後。汝為我掣去。脚下橈。僧唯唯。橈甫徹。公又呼僧前。僧疑其有悔心也。疾趨上。則曰。我冠翅為樹枝拂落其一。煩為我整之。僧如其言。而公遂掛樹間死矣。越五日。具棺殮。時方暑天。而顏色如生。蠅蚋無一集者。人咸異之。公之子孝廉含文。廉潔酷似其父。以繼父志。屢經營海塘。余輒與周旋。或問余曰。汝與吳氏父子兩世交。其優劣何如。余對曰。繩如夏日之日。含文冬日之日也。人皆以余言為不謬。

紀夏瑗公殉節事

夏瑗公先生。文章節義。日月爭光。當必有名公巨筆。表章而論次之。余東海豎儒。老不能死。安能置一辭以辱先生。但昔人最重名賢知。顧余幸得交於先生。間叨蔭庇。聊述一二。以存士感知己之意。憶丙子秋季。先生將有事計偕。會蔣

莊有富人與盜魁沈辛暉。余族兄君正不量力發其事。彼中捐資厚囑一新貴。關說當事者張大業。惑其言。族兄被展刑。必欲置之死。余窘甚。走訴先生。先生立白其冤。遂得釋。且告而戒之曰。今後當留心遠禍。贈青蚨五百文。以資藥費。明年丁丑成進士。初任長樂令。考滿歸。未抵家而丁內艱。余往唁。令人傳語曰。喪次無見客禮。以久別急欲一晤。余乃趨入。先生携手坐總帳中。設菓餌。談良久而別。甲申之變。宵人乘勢擁立昏庸。一時趨功名者。人人自以為王茂弘祖士雅。有時敏者。字修來常熟人崇禎丁丑進士以原任兵科補用。上言開屯瞿山。疏薦單猶菴。名恂字質生崇禎庚辰進士麻城知縣與余兩人俱授通判。協理屯事。余意必無成。瞿山在海島中。若大勢一去。將作田橫客。抑為扶桑主乎。乃力辭不去。而時氣銳甚。領專敕至柘林。謀渡海。會與柘林守弁。王幾字幾人伯太倉人爭體統。兵大譁。而時部下多無賴。在海埔驛甚。人亦厭苦之。因推波助瀾。羣起而擊焚其舟。時微服宵遁。余聞之。私念初以抗不受官。與時齟齬。此番搶攘。余居密邇。得無疑陰怨之。將來必番報復。殊可憂。乃就謀於先生。先生避兵小崑山。余扁舟直造其廬。先生乃郎。名完字古出迎。頃之先生出。余乃具告。所以來故。先生曰。時修來所倚伏者。惟劉鶴洲。

取名澤清四鶴洲雖未謀面。然前有特疏薦我。與楊維斗名廷樞蘇州人則知

其趣向甚正。我今作一函。先致謝。後以足下相托。且令其揄揚於修來前。如

此則據上游之勢。時亦不敢離足下矣。今在泰州。募一捷足致之。保無虞也。余

一一如教。乃得安枕。因留余宿。談至午後。因謂曰。天下必歸東朝無疑。余問其

故。曰。只遵遺命。舍長立幼。無爭心。此聖賢事也。中國那作得來。我惟有一死。但

爭遲速耳。余為慘然。即辭之曰。明日早行。不及別矣。自此稀晤先生。至乙酉九

月。聞先生之訃。一慟幾絕。讀其絕命詞。有云。卓哉吾友。虞求徐石麟字寶摩浙

成進士刑廣成侯崗曾字豫瞻嘉定人勿齋徐河蘇州人翰林繩如子才咸王贊蘇

生黃淳耀號陶菴嘉興人崇禎癸未進士知其胸中。以諸君子砥礪有素矣。先生恒居戒家人曰。

我若赴水。汝輩決不可救。救起必勉。勉而復死。是兩次死也。非所以愛我。故是

日投池中。家人立而環視。池淺僅沒胸。先生俛伏水面。少頃視之。背上衣未濕。

而氣已絕矣。先生平日好獎拔孤寒。故貧士能文者。輻輳其門。既負盛名。兼饒

經濟。凡上臺及郡邑有大事。必咨於先生。即官評亦取決焉。以故同鄉縉紳亦

多忌之者。流言流謗。所自來矣。究何損於先生哉。先生外若煦煦。而持身甚嚴。

一介不取。即余稱相知。而終歲修敬。不敢以雞豚餽。惟為薪一二簍而已。沒身之中。家無餘資。子存古。穎悟絕倫。年甫垂髫。著作甚富。無何以謝堯丈一案株累死。夫先生殉難。歿有餘榮。但天既錫以奇兒。而終無憐才之意。遂使忠臣孝子。斬焉不祀。不能不致憾於造物矣。

紀侯懷玉殉難事

鼎革之際。惟繩如環公。從容就義。言之齒頰俱香。即卧子陳名子龍號大樽崇禎丁丑進士結興司事給一死。直是迫於計窮。未得與吳夏比烈也。外此則皆為狂人煽惑。歿於妄言。傲倖富貴。相率而蹈不測之淵。及乎事敗。如割羊豕。此自取滅亡。云何烈丈夫哉。至若武臣如侯懷玉名承祖金庶幾死無遺議者矣。大兵環攻。嬰城固守。及城陷。猶率兵巷戰。殺傷數十人。力屈就縛。主帥提督李成棟有意生之。懷玉曰。承祖食祿二十餘年。今日一死。固其分也。豈肯事二姓哉。驅出斬之。剖其腹。暴死華亭學宮前。見者掩淚。有一子名其律亦以謝堯文株連死。徐無念者名祖文貞四世孫也。乙酉之變。或勸其避居鄉曲。對曰。吾家世受國恩。如吾輩不死。誰當死者。惟有坐以待死而已。破城之日。先抱二女懸梁間。然後夫婦分左右。

而縊焉。亂兵入。無不嗟嘆。夫懷王雖世職。非比於列侯。上公指河山而為誓者。也。若無念以烏衣子弟。與懷王先後殉難。彼銖券金章。黃扉紫閣者。伊何人哉。聞公之風。當愧死入地矣。

沈司馬草率舉事

吾郡逼處海隅。從來不被兵火。歷考前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然夫差勾踐交關於姑蘇。構李之間。松非所及也。楚滅越。而春申君之封邑。辭淮徐而就吳地者。亦喜其安樂無事耳。劉項逐鹿。所爭在關中。若澤國。豈過而問哉。漢末三分。遜抗機雲。實廬於此。至今誦谷水崑山之句。繁華景象。猶令人想像不忘矣。司馬氏渡江。而張季鷹有莼鱸之思。其為樂土無疑。宋齊梁陳俱都金陵。蘇松在卧榻之側。何煩師旅。迨韓擒虎舟師抵建業。縛陳叔寶。即名城大郡。勢如破竹。何有於吾松。彈丸之地乎。五代時。錢氏有國百年。藉蘇湖常秀數郡之賦。以充國用。故農工水利。最為修舉。民生其間。亦蒙樂利之休。迨藝祖開基。錢俶納土。易姓之際。人不知兵。宋末伯顏下江南。大兵直指臨安。於吾松無涉。惟元末則張士誠破平江。守松者。請苗兵捍禦。會苗帥楊完。與達魯花赤某爭。娼婦董賽。

兒相讎。縶苗兵。乘此大亂。殺千人。越三日而士誠兵至。苗兵即遁去。及太祖破
蘇州。擒士誠。松江已納款。有松人錢竊。事者以豪自負。號召徒侶。抗拒王師。徐
魏公名達大將軍在蘇。先遣指揮葛俊。率勁卒五百人來觀變。進滬浦塘。望見
兵執竹竿鎗。什伍成羣。立岸上。葛大笑曰。誰謂松江反。此亂民耳。麾舟直抵城
下。立時撫定。祇戮鶴臯等首事數人而已。世廟時。倭亂。始壬子迄甲寅。苦兵者
三年。然殺掠惟在四郊。及村落市鎮。若郡城內無損也。乙酉之夏。王四焯字彰
爾平上海街王命來安撫。業有就緒。而羣小弄兵。如常六蔡挾宗藩王平瑞為
人任中書。街豫王命來安撫。業有就緒。而羣小弄兵。長之類挾宗藩王平瑞為
奇貨。日惟以打餉為事。時沈司馬名猶龍字神伯號雲家居。不勝其忿。乃起而
倡義。人妄意司馬曾總督兩廣。必曉暢軍事。可倚以成功。羣起而附和之。然皆
市井無賴。游手好閑之徒。輕綃單縠。如梨園子弟登塲。推徽人黃伯修名金榜
為大將。守白鶴港。一聞警。先遁。八月初三日午後。大兵雲集。城守者一矢不及
發。長驅而直入。備極屠戮之慘。火三日夜不息。至初六日下令停刀。縉紳任守
門者。李存我名待問崇禎中書章次弓名簡天啟甲子咸死於亂兵。夫松郡本非
戰場。自司馬草率舉事。國家指為岩疆。兵民雜處。蹂躪殆盡。即今屋無完棟。瓦

礪如山度非二百年承平。恐不能復閭里之舊也。迨此一場大孽。萬劫難逃矣。

沈司馬出身本末

沈司馬父本稱王近溪。

子貴後更姓沈名呂號養和

於東郊楊家橋廊下。僦一屋而居。以賣

柴為業。與同輩焦姓者。爭市相毆。鼻端竟為齧去。兩孔軒然。乍見者無不哂焉。

有一子讀書。辛亥入泮。名沈猶龍。不知何故而姓王。忽改為沈也。甲寅冬。學使

歲科兼試。拔置第二。乙卯舉於鄉。丙辰連捷。初任鄞縣令。考滿入臺。班轉京卿。

繼推閩撫。後陞兩廣總督。加兵侍銜。蓋宦途迅速如遇順風。張飽帆。同任者爭

羨之。近溪服廬補乘軒而謁達官。幾不知其為賣柴人矣。司馬告歸未久。適逢

鼎革。乙酉之秋。妄起兵端。破城日。人見其趨東門。翁英

字際飛華亭人崇禎辛未武會元榜眼南京坐

擊。過挽扶而出。至吊橋。為城上飛矢所中。墜濠而死。有云遁跡吳興山中者。俱

拂度。終不知骸骨落何處。事平後。其子僅以衣冠葬之。司馬少壯輒宦遊。不暇

營甲第。晚傳望湖涇尹氏一莊。拓為別業。凡閩粵所得重珎。充枵其中。里中一

聞初三之變。群起而掠之。沉香有重二十斤外。琥珀有重斤外者。端硯以百計。

其他珍異不可勝數。初四日。其子婦及如夫人避至余家。余以扁舟送姻家川

沙王公觀處其弟名黑。二平日倚兄勢頗橫。時潛於陳家行。當事者蹤跡得之。修於市。二子長曰東生。初明祝髮為頭陀。改名浩然。號雪峰。能書。寄跡僧舍。沒無稽具。吳舍文倡首捐助。同志者共襄之。次曰南生。初資僑居吳門。司馬體貌豐偉。但聲甚小。不稱其軀。其夫人趙氏。幼為養媳。待年夫家。長而配偶。伉儷無歡。故登第後。亟謀買妾。有王心字者。以二女納之。凡子女皆王出也。後值顛沛。不能自給。為民家執爨。夫司馬三十年富貴。一場春夢。而此兩王氏者。入門為金屋之嬌。從宦為節鉞之間寵。榮極矣。乃垂老為傭。苦甚村嫗。謂非好夢之難成乎。桑其生平。不過巧宦。乃橫挑大敵。遠種禍根。貽累桑梓。不知何年得脫苦海。豈天故有意生之。專以磨滅松人哉。

黃文麓兵敗于金家灣

黃蜚。字文麓江右人。歷邊塞。老于戎行。明末總兵安慶。既上游失勢。聯舟師從太湖抵松。時七月中旬。正當沈雲升舉事。持大司馬體。而文麓自為一軍。不相統攝。師克在和。全乎末之知也。吳聖階。名志罔鄉懷野。名炯。字晉明。萬曆庚辰進士。族子。素以膂力自負。初為撫標遊擊。後陞吳淞總兵。雖意氣雄烈。而生長三吳。目不曾睹。

戰陣以大麓老將遂與之合軍八月初三日已破城兩家舟俱泊金家灣十六日李提督以小舟三四十載火器攻之值東風甚勁兼以潮來巨艦鱗次而集從上風縱火遂延燒不可復滅無一得脫者蓋西去則港狹東走則風水兩逆也焚溺死者無算兩帥俱就擒夫聖階一紋袴子耳不足深尤獨怪文麓部下豈無敢死之士可突圍而出乃相率被縛則其平日之用人可知矣此地水深一十五丈凡巨礮餉資俱沒焉余過此不禁折戟沉沙之嘆也

何慇人請練義兵

何慇人初名厚後改名剛起於寒素為諸生即束修自好庚午舉於鄉孟砥礪名節故方禹修公祖心重之辛巳歲再築海塘特請董役慇人雖書生然見流氛方熾江左偷安慨然有談兵之志癸未試禮闈不第遂上疏謂東陽義烏之人素習戰請於此地練勁卒五千以備緩急并薦許都為將會方公祖已大拜遂可其奏授兵部職方司郎中領專敕假便宜正欲視事而許都反側矣都故廣交遊曾執贄于陳卧子時卧子為紹興司李以招撫自任都托師生誼信其說遂降而終置大法人有譏卧子為殺降大不祥者

憇人改練水師。所募俱漢缺柘林之漁船漁戶。以此輩出沒洪濤。故用其長。舳舻相接。直抵京口。史閣部召何繼督師。淮上遙為聲援。迨維揚告急。閣部提兵而來。憇人亦往協守。未幾城陷。投井死。憇人方督兵用川人何蜚為將。及兵敗。蜚遁歸松城。求庇于糧倖何源。源亦川人也。乃密託余內弟顧姓者藏之。其家祖塋丙舍。頗深僻。久而漸露。向時從憇人為材官兵目者。俱海濱無賴輩。在京口時。一以軍法約束。遂成宿憾。乃相約一夕擒而殺之。投其尸于河。妻孥行乞號啼道上。見者心哀之。夫蜚固敗軍之將。無論上負國家。亦且下媿知己。死何足惜。但殺之者報私讐。非伸大義也。以燕伐燕可乎。

吳提督之叛

丁亥仲春。余時寓北郊。偶散步陸墳。見有白氣如虹直貫城上。余疑此為兵兆。不意未幾而果有吳提督名勝之叛。此人舉事最孟浪。其部下卒僅三千人。而偏裨俱不樂從。則爪牙心膂一無所恃。其倚為謀士者。惟陸文伯戴武公。皆吳下狂士。非有孫吳之略也。妄欲結湖寇為助。不思此輩搶食賊。曾何濟於緩急之用。而松城受禍。猶淺者。亦會有天幸。先是有盜魁畢光者。猖獗于泖澱間。適

為巡兵所獲。解之提督。立刻梟示。又有沈君儀者。本人奴而妄稱兵部郎。被船如櫛。于黃浦掠餉。殆無虛日。亦為柘林游卒縛。舫彼全無懼色。蓋恃陸戴為內援也。不意兩人俱值赴席。無一在幕下者。倉猝被俘。由是羣盜大駭。謂直是誘殺之耳。非真舉大事也。故相約起兵。日城上豎白旗為號。兵皆易小帽。登城四望。而盜艘無一至者。不得不反戈相向。設不先殺此二賊。則內外交攻。松無噍類矣。勝兆先期吊取吳淞沙船。彼中總兵沈豹。覺其有異。抗不奉調。蓋彼早為退步。若此事早不被擒。則大兵一集。彼竟航海而去。松人之屠戮。將有同於乙酉之秋者。凡此皆天意也。厥後陳兵者至。但搜俘其平日與勝兆有香火之情者。然玉石不分。濫及者亦往往而有。蓋白氣之預兆。良不誣矣。

謝堯文

乙酉之秋。三吳底定。勢如破竹。惟浙東擁戴魯藩。依錢塘之險。守禦甚固。黃斌卿弘光時封肅廣伯練水師於舟山。遙為聲援。一時人心思漢。不無中興之望焉。欲輸款以圖佐命勳。有謝堯文者。奔走而聯絡之。丁亥之春。堯文抵滬。缺謀渡海。其衣冠頗異於眾。海上巡卒詰之。復出大言。乃縛以見柘林守備陳可。一加刑訊。

具吐真情。隨從旅舍孫龍家。搜獲所貴表文及名籍。上之提督吳勝。兆勝兆謀反已決。置之不問。但以堯文檄府羈禁。聊掩衆目而已。不數日而勝兆舉事。人定時殺楊海防。名之易湖廣方司理。迨黎明而為麾下所縛矣。何暇問及謝堯文事乎。久繫不釋。會上官至。閱囚。詢堯文來歷。知其以通南事敗而發覺。由柘林遂從陳可詳其顛末。陳以昔日所錄副本進。據以上聞。土撫公名國寶同北來滿官到松。按籍而稽。無一得脫。首列者為蘓之孝廉顧咸。正進士劉公旦。名又吾松董祐申。袁國楠。朱用枚。張謝石。董剛。皆表表有名者。莫不駢首就戮。其餘株連不可勝數。而表文出于夏存古之手。亦遭于禍。瓊公先生之後遂絕焉。夫時方多事。觀非分之福。必招無妄之禍。顏氏家訓所以有戒兵篇也。

顧景雲父子之天文

天文微渺。窺測非易。即以徐有貞吳人封武伯之聰明。見將星在吳。故自負不小。不知此時韓襄毅名雍字永熙吳人部御史已出世矣。南遷一議。幾誤國家。若無于忠肅名廷。孟杭州人太司社稷其危乎。明朝私習天文有禁。且承平日久。無有談及者。嘉馬少保贈太傅。廟時吾郡有顧景雲。本村塾曉象緯。所言偶有驗。士大夫傾信之。名聞上官。徵

檄屢下。至比之劉文成。

名基字伯溫青田人封誠憲伯

景雲迺深自韜匿。未知以名過其寔。或

良賁之善藏也。景雲死而其子起鳳自謂得父傳。與東土將從平從治兄弟相

善。八月初三日破城後。匿于蔣所。二將素狂勇好弄兵。父為簿宦。頗饒于資。與

起鳳謀渡海。而起鳳欲先殺妻孥以絕內顧。約以夜半聞炮聲即揮刃。蔣之家

衆聞此言大憤。適有一船登陸。側覆于場上。家衆匿于下。起鳳方舉炮。船下人

突出。持巨棍擊其首立仆。焚以烈焰。頃刻煨燼。時張謝石亦在焉。渡海之謀既

散。謝石飄然獨得。監國之消息歸而廣結同志。連名上表。會謝堯文敗事。謝

石遂不免。母妻并逮。妻以年少配滿兵。其母陳氏發回原籍。侍流。刻揭鳴冤。歸

咎二將。因而波及蔣之內戚吳起凡。起凡固溫厚長者。盧太尊名士俊字莘軒遼東人國學生

乘此需索致大費。謝石幼孤。能自成立。有美質。工於文。每試必前列。早年食餼

實諸生之翹楚。惜以不慎交遊。橫尸街市。憶靖難時。有行遁者。題詩旅壁云。一

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謝石讀書人。豈未嘗見此詩乎。若起鳳者。以

天文名而身且不保。又何能知國祚之休咎也。

王又立之被禍

王又立之被禍

明朝中書一官。其途有三。一曰進士中書科。優閑無事。惟需次擢清華而已。一曰兩殿中書。蓋文華武英也。專供大內書畫之役。援納有定例。朝上貲而夕即拜官。其取徑甚捷。但與中涓為伍。故仕流耻為之一。一曰內閣中書。即制敕房。結敕房也。以其為閣臣左右之人。故人樂趨焉。內有掇文四員。此必以孝廉選入。人每房設掌文一員。積資加服俸至僕少。開棍乘轎。儼然京卿。神廟時。上海有王龍槐。曾居此職。才幹甚優。與揆席比。晚聲勢頗張。龍槐之子名頴。字立。崇禎庚午舉人。以太學生即入閣辦事。舊例未授冠帶。仍得與試。頴因此獲登賢書。頴之子名陸彥。字又立。崇禎癸酉舉人。頴有才藻。蚤年登乙榜。兩躋禮闈。思紹祖父之箕裘。會有與援。遂得與撰文之列。崇禎戊寅之春。余入都。館於又立之寓。每閣中有所撰擬。輒屬余起稿。時相得其歡。掌房者一為周國興。一為楊餘洪。皆京師積習。又立每與余談及此兩人。不禁髮指曰。若輩目不識丁。何得居高官竊厚祿。余必扼其吭而拊其背。余止之曰。此輩窟穴久矣。足下豈老此官者哉。上之博一第而去。其次亦不失為部郎。再一轉則為司道郡守。皆囊中物矣。奚為與此輩角雌雄哉。又立頗是余言。迨余歸而難發矣。蓋韓城韓國觀大拜。有推轂又立者。韓城匿之。

因而朝夕短周楊。至歲終而羅列職祕密疏上聞。且波及殷元素。名之輅華亭人。中書車駕司周上之。元素初與又立。寧當其仕未得意。往往周給之。及又立。親幸于韓城。不復援引元素。以此遂致凶終。而上之為周國興之。倖且與元素甚厚。故一網打盡。獄具而元素僅革職上之遣成周楊二人竟死于廷杖。而又立驟躡掌房。即蔡澤之奪應侯。不若是之酷也。未幾而又立以東廠發其罪狀。下詔獄論死。韓城亦為哀愴。所繫於私寓勒令自盡。又立之死在辛巳初冬。余抵都稍後。不及與之一訣。傷哉傷哉。夫士君子赴功名之會。自當隨流平進。若奪諸其懷而與之。則出爾反爾。禍不遠矣。方又立除周楊之時。豈不快意。孰料其親戚子弟。布滿畿甸。所交遊者俱勳戚殿衛。又立不過藉韓城一人之力耳。而彼固百足蟲也。欲求無敗得乎。

紀歷任巡按

巡按一官。關係最重。蓋察吏安民。貪墨猶有戒心。舊規謁廟後。登明倫堂講書畢。諸生進而言地方之利弊。官府之賢否。觀風者垂採聽焉。明朝華令張太羹求之今日。可稱循吏。特此時接任鄭澹若。名友亥字其山。湖廣京山人。天啟乙丑進士。之後。極感難

繼人情責望太過。值路按君名補北視學。諸生刺刺不休。幾不免幸。夏瑗
老出持平之論。得以瓦全。本朝如周令者。名世昌字長如河南延津人行事得
失相半。會秦按君名世植字瑞環許下人蒞學宮。諸生言其貪酷。周見人情洵洵。不及送
按君登輿。亟先行至階下。士民混雜。圍而噪之。攫去其帽頂。按君徹刑廳。查首
事有張生抵罪。為盧士俊守松最貪。縱平日奴隸諸生。文宗臨學。乃訴之。兼陳
劣狀。盧亦窘而先走。瓦石交投其背。自此大失勢。撫軍劾之。革職逮問。已擬絞。
後營脫復具疏自辨。冀復官。部議以其抗旨欺君。戮于都市。蓋天網之不漏也。
他如金山衛叅將李景陽。大為一方害。秦按君叅之。論死。自按差一停。而猛虎
白晝噬人人。無顧忌矣。

紀歷任理刑

理刑為上臺耳目所寄。前朝居是官者。砥礪自好。往往擢臺省而去。本朝開國。
首任者為方生明。長才肆應。亦無貪黷名。與余最相得。不幸死於吳勝兆之難。
繼之者為陳國經。字天一河南商城人順治丙戌進士貪婪無忌。即其用事之人。有積貲累萬者。
以督漕往上海。猝死公署。人咸快之。其在任有一事頗奇。陳本河南人。生一子。

甫數歲為流寇所擄。後遂以姪為子。長成諧婚。而其姻家在本籍。送女至松。陳遣僕婦出北郊。遇明者。詰之。與中婦操鄉音以對。旁有童殊藍縷。聞之。攀與。問曰。汝非某人乎。大驚。及問其來歷。知為陳先時所失之子也。轉掠到此。為兵家樵汲。忽然天作之合。得父子相聚云。陳之後為韓。名理字長公山東淄川人順治丁丑進士力矯矯。彈壓強軍。余目中所僅見也。收兌大受其惠。亦以暴疾亡。此後有許公。名宗澤字去崖嘉興人順治壬戌進士最威德。重廉恥。惜以旗軍鼓噪。累謫罷官。其最不肖者。則為胡郭。字聯棠餘姚人順治戊戌進士貪汙較陳國經。後來者居其上矣。去任後。尚有人抵其家索前所詐者。

紀歷任督學

明朝南北兩畿督學。必擇御史之有文望者。誠重其事也。膺斯任者。亦莫不風采自見。如余所親熊芝岡。名廷弼後為湖廣江夏人與詞林郭明龍名正同里且有兒女親。當神廟時。儲位久虛。在朝在野。議論噂沓。遂有妖書之事。一夕遍都城內。明言鄭貴妃專寵。福王有奪嫡之勢。神廟震怒。大索其人。時明龍為東宮講官。平日護持尤力。且素強直。與首揆沈四明。名一貫字叔門浙江鄞縣人有隙。沈將以

此事陰中之凡明龍一家悉為縶騎逮去。幾危矣。諸詞林和約于朝房內。與沈
昌言之沈云。此是內裏意思。唐文恪公名大猷字元微號柳所直前大聲曰外
達人皆言老先生有意殺之。沈色大沮。郭以此得無恙。及芝岡奉命督學。頻行
明龍錢之。自言嘗受唐抑老活命恩。愧無以報。今公視學。欲藉手以報之。凡抑
老子姪與試者。求皆提拔。及抵任。悉置之。後等蓋疑其有求於明龍。罪其鑽刺。
一時學政之森嚴可想見矣。公考規甚寬。而發落甚嚴。即優等強半扑責。有諸
生胡紹寅字滄洲張堰人已受責十板。執卷而前。與公辨難。復加八板。此生最傲。晚出
院人爭嘲之。曰。此謂胡笳十八拍。癸丑春已行歲試。刻日按松府。案發矣。會與
徽孟按君荆養齋爭。孟國梅姓一閩閩事。遂致訐奏。朝議兩罷之。諸生相慶於
道。好事者因曰。荆巡按具本。熊提學辦本。童生折本。秀才捉本。一時傳笑云。
駱沆瀝名駿曾宗師按松。有楊方壺名汝成字元玉天啟長君。名時霖府錄金山
第三院錄被遣。司理劉公名之待號碧山湖廣興人萬曆丙辰進士稟請附正案之末。長跪移時。
公不允。最後劉乃言曰。楊生乃敝座師李集虛名胤昌崑山人萬曆庚子之婿。
專以相托。今若終棄孫山之外。將下吏何面以見敝座師乎。公曰。本院校士以

舉凡童生府錄領案如失落必查補。蓋以全府官之體面也。若第二便置不問矣。前常州府有第二名偶遺。常守力稟峻拒之。今若通融第三。則本院回江陰。常守必來謁。又將何面以對之乎。劉快快罷。公方面白晳。最濟楚。其待弟子愷悌而持法甚嚴。尤重禮貌。衣冠不整。步履回錯。必加譙訶。甚而有襦草者。故老儒皆製新袍。為創易水磨榆木卷箱。定果餅式。解到必親嘗。無敢濫惡。江陰造瓦廠。凡諸制度煥然一新。當其蒞松也。華亭令為音魯聲。名允儒字珍甫江西南昌人萬歷丙辰進士最精敏。然猶凜凜懼獲戾。五學諸生俱往鍾貴山迎接。無敢不至者。岸上藍衫如堵牆。極一時之盛云。公愛包長明李存我。時皆童稚。每對人輒稱包李二生。公後以病乞歸。長明送至其家。但見庭草不除。屋宇卑陋。蕭然四壁而已。公有子亦登賢書。人以為仁人之報。吾松前輩縉紳。儘有身居顯要。其子不得遊庠者。如許惺。所名傑善字修之陸慶辛未進士官南通政即龍沙之曾祖久歷臺班後掌河南道。凡來督學者皆其同官或後進。而其子修甫。解於入泮。終援俊秀例為太學生。更如董思白。名其昌字主平號潛居已楊石廬名其昌字序房號龍溪俱老詞林而凡遇歲試兩白丑會題大案仙遊大教楊石廬名其昌字序房號龍溪俱老詞林而凡遇歲試兩家子弟必居後等。楊長子名其昌字序房號龍溪俱老詞林而凡遇歲試兩

與人下象棋楊連聲呼將旁一人譔之曰。此名楊六四。趕將軍。聞者絕倒。更如
癸亥年。學院孫六吉。名之進士。按臨歲試。上海徐立庵。名元。歲字子先。萬曆丁
太子太保大將有大拜之望矣。而其子名驥字安友竟末等。時郡守張石林名宗衡字梁山
萬曆癸丑進士。立庵本房所取士也。張平日有權畧。然不敢以辭先容。蓋學政
肅清如此。以視今日何如哉。

考童慘禍

天啟甲子春。孫學院行科試。華亭童生不下三千餘人。時縣父母郭章瑗名如
西廬陵人。萬曆癸未進士。不于黃昏時開院門。令人陸續進。乃往卧院中。至五鼓人已蜂屯
蟻聚。門甫啟。一擁而入。門狹而人衆。一時壅塞。後者愈前。則前者傾仆。一呼吸
間。已壓死累累。余在旁目覩。而莫可救解。其中有父兄送子弟奴僕。送主人而
死者。若童生死者十三人。有許孟托為童生之耆宿。身軀偉岸。亦死於此。越數
日。郭父母至其地。搥文以祭之。內有人間業斷地下文修。前花未報。後果須收
之句。舉觴酹酒。墮淚沾襟。人皆謂郭公厚德焉。

朝應試諸生

鼎革初。諸生有抗節不就試者。後文宗按松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來。有為詩以嘲之曰。一隊夷齊下首陽。六年觀望好淒涼。頭上整齊新結束。胸中打點舊文章。當時義不食周粟。今日還思補達糧。早知薇蕨終難咽。悔殺無端罵武王。試日進院。以椅桌限于數。仍驅之出。人即以前韻為詩曰。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頭上打歪新結束。胸中驚亂舊文章。朝來飽飯周家粟。歸去仍炊仲子糧。從今決意還山去。堪嘆薇蕨已精光。聞者無不捧腹。

嘲試題

康熙癸丑歲海防王公名永署府篆。考試童生。金山衛題金重於羽者。華亭子葉使於齊。其縣離婁之明。上海井上有李增食實者過半矣。青浦滄浪之水清兮。復試題富而可求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公素貪鄙。其名八兩。如同貿易。孤寒不勝其憤。乃即其各題。鎔化成七律一首。頗有巧思。錄之以資一笑。金重文輕富可求。防公兩眼欠離婁。致身不用雙帖括。竭力須尋八兩頭。陳仲食增終見棄。子華肥馬定高收。憑君掬盡滄浪水。難洗今朝臉上羞。

紀保留張石林事

張石林守松廉潔二字未敢輕許。若在今日。猶可分伯夷一席矣。但擅作威福。喜怒自恣。故與許霞老同年。霞老心非之。會眉齋姓徐名掌台字中符大貞之孫述齋之子以恩蔭為雲南太守。與族子爭家產。張固不直。眉齋庭審出二門。眉齋之紀綱孫瑞甫率眾大鬧。張怒甚。閉門不視事。欲挂冠。眉齋窘甚。因服謝罪。張怒卒不解。諸縉紳俱出而慰留。坐賓館。求紳問霞老。張公去就何如。許直言曰。必不去。曰。何以知之。曰。昨日買菜千斤。如何好便去。張素善伺察。聞而啣之。後復修好。而霞老旋入都。適張謀加銜久任。士大夫作公啟達之。張按君。遂具疏。有吏垣甄淑者抄奏之。曰。看得松江知府張宗衡。俸雖及瓜。其陞遷尚未啟事也。彼中巡守兩道。又非急缺。何故突然保留。且以藩臬視郡守。尊卑殊矣。辭尊居卑。恐保留人與保留於人者。均非情也。聞本官自造公帖。沿門乞登圖書。而疏請者。據一時之風聞。遂誤以為公耳。獨不思保留有禁。功令方新。安得為一郡守壞之也。抄出牋之。霞老隨出一揭云。職連日註籍。未得入垣。昨見甄掌科抄奏張燦老題留松江府張宗衡一疏。蓋為保留新禁而發也。果爾。則敵鄉借冠之舉。反為賢公祖累。

矣。職雖不在里門而與本鄉士大夫誼均一體。故敢冒昧一言。非於本垣有異同也。謹揭而甄公隨復一揭。內直云。本官自知大計不免。故為倖脫之謀。計誠巧矣。昔何以嚼蠟自嗟。今何以戀殫不舍哉。又況本官淫蕩汚私。天下共棄。安得以私情而掩公論也。邇報一至。張即日離任。後有薦其邊才者。破格擢用。至宣大總督。以失機擬戍。歸家。值大兵破臨清。匿於僧舍。為亂兵所殺。昔年縉紳見郡縣有不善。輒彈射不避。惟胸中無愆。耳故仕其地者。猶有所顧忌。今也不然。斯世斯民之大不幸也。

鄭章兩令善斷疑案

五代時契丹主耶律德光問馮道曰。此時何人可救得百姓。對曰。此時即佛菩薩也。救不得。惟皇帝可以救得。德光聞此言。遂不殺中國百姓。余謂今日皇帝也。救不得。惟良郡縣可以救得。而縣官尤為親民之吏。奈松人福薄。何由遇此。今閱華令多矣。惟章魯齋鄭澹若兩公稱最云。此兩公者。其潔已同。其愛民同。其嚴於御下同。其不畏強禦同。惟章則鋒芒太露。時失之暴。鄭則和易近人。故舉無一失。兩公異績。不能殫述。止就其斷兩疑獄言之。信乎廉吏之精誠。通於

神明與當章公時。人來報東門金家街廁內。僅立一死人。章立往相視。街狹不能張蓋。羣鴉盤旋爭啣泥投其冠。憤章乃望空言曰。知是冤鬼行當徐為汝訊。明乃令搃甲置棺於其尸。即停於其地。明日密呼搃甲來諭曰。汝地方殺人。本憲重治。姑寬汝。今後汝須於黃昏後或五更時。偵探有動靜即報。越五日而搃甲從街口柵上揭一帖來上書云。殺人者某人也。公收之。明日又呼搃甲密諭之曰。汝但於此街內居人盡開列其名姓毋許漏一人。搃甲如其言。公按單。霎時盡呼到。每人給筆一枝紙一幅。令自書其姓名生理。仍遣散而將諸人所書與匿名帖磨對。內有王剛者。筆跡頗類。及閱其所供生理乃本縣庫書。密召庫吏問之。有庫書王剛所寫串單冊籍速持來。則三處俱相肖。籤拘王剛到曰。汝既殺人。又欲陷人乎。剛大錯愕。刑訊之。畢吐真情。蓋此人乃賣布者。尚未冠。街內有一空樓殊高峻。剛以買布為名。誘而致之。強求所欲。此子艱然而走。至樓梯端而剛憤甚。從後推之。自高墜下。折項而死。他人無知者。故於深夜抱持而置之廁者。獄既具。究其布包尚在剛家。一時皆以為神明云。鄭公時有何四者。死於白龍潭。三日而尸浮水面。其兄何崑立往認之。告於鄭公。公曰。尸已變矣。

汝何從認為弟。曰：網巾上有兩環，此古王父愛幼男，故授之他家，所無。惟弟戴此耳。乃諭之曰：汝弟是浮蕩子，汝可從酒館妓船，問其於三日前於何處飲酒，因問其同飲者何人，崑立一如其教，乃得同飲者為顧子。此人有姊，為王心岫名元瑞字伯禎萬曆癸丑進士御史龍妾故橫甚。及庭謝之際，茫無頭緒。夜已將半，忽鬼聲大作，從二門至堂上，復從堂上至二門。冷風颯颯，燈幾滅。公乃謂顧子曰：冤鬼到矣。汝宜速招。顧子猶在支吾間。公急起如後堂小便，密戒一隸之黠者曰：吾出堂當再審。汝但看吾舉筆於硯上三築，汝即疾馳出外。有人問汝曰：此事今若何。汝即曰：顧子見羣鬼泣訴，已招承矣。其人若有倉皇狀，汝即扭以進。及再訊而鬼聲復如前。公乃舉筆三築而隸從門外扭一人來，問其名曰宋。二公大聲曰：殺人者汝也。宋出不意，色大沮。公即加刑訊，一一具服。蓋顧子是日携變男於船內歡飲，何四從岸上望見，即登舟。席半，何四先起。宋二同之行，誘其同浴於白龍潭，從水中拉而殺之。宋固有膂力者，顧子主謀，宋二下手，俱擬大辟。嘗記鄭公爰書云：夫闢席已為主所厭，又思奪其所好，宜其取殺身之禍也。此二事甚奇，而皆起於男色，尤為怪事。

方邵守批斥捐田助役

方字修公。祖守松十四年。清操始終如一。他若培養士子。禁戢衙蠹。勦擊豪強。清理義米。興修水利。諸美政。禿頽難書。即其案牘之妙。亦自不可及。每歎獄竟。信手疾書。令堂吏抄一帙付兩造持去。其妙在人所數十言不能了者。彼一二語包括殆盡。好事者抄錄成帙。以為作幕之粉本。殊不知其不可學而能也。偶記其值初虎子名虎子。陰人。進士。按松。董葵初自以田多。慮有役累。乃具一呈於按君。欲捐田助役。祁公以為此義舉。即檄府查覆。方公開竟。隨批示云。捐田助役。誠為美舉。然必如顧光祿名正。字仲修。號青字。官署丞。能捐合縣之田。以助合縣之役。方可食報而無愧。今田連阡陌之家。輒捐數百畝。數十畝曰。我已捐田矣。我已助役矣。我子孫將來永不承役矣。果爾。則盡為助役。而誰為承役者。天下事有聽其言則美。而施於事則乖者。此類是也。立刻繳銷原呈。人皆服其明敏。而與葵初亦抵牾矣。方公去後。周按君蒞松。謂人曰。吾久慕方禹修。日來審錄重囚。閱其爰書。句句皆古文詞。洵異人也。恨吾來遲。不得一面。其為人所景仰如此。

君子之澤

孟夫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此言千古不易。吾郡徐文貞。當國十八年。富堪敵國。所獲恩蔭累累。文貞生仰齋。名福字魯卿以蔭官至太常卿仰齋生寅陽。名元春字正天官太寅陽生蘭臯。名有慶字台室蔭官至錦衣衛指揮僉事三代俱贈太子太傅蘭臯生澹宣。名本高字維岳左軍五世華撫至澹宣之子而式微甚有通糧殖命者。然止就其家子推算耳其支子不得比隆焉。

陸文定公。名樹聲字與吉號平泉嘉靖辛丑會元大宗伯名德碩望。膾炙人口。生劬思。名彥章字伯達官少劬思生公美。名景元存問謝司寇劬思生公美。恩蔭未仕。公美生子玄。名慶僅四世而子玄雖登順治丁酉賢書。以此賈禍。為異域之人。

顧左山。名中立字伯強嘉靖丙戌進士廣西泰議生青字青字生原之。名懿德光祿署丞原之生元慶。名善亦四世而元慶之子威明。自盡于獄。蓋求其克全五世難矣。而況一朝崛起。正如雨中沅螢。旋明旋滅。何足侈哉。或曰松江潮水之地。故易興易敗。其然豈其然乎。

陸文定不入鄉賢祠

陸文定公百歲坊。在白龍潭之南。最為雄傑。上題百歲名臣四字。其石尤為異。

物蓋經幾十年風雨。璀璨如新。惜乙酉之秋燬于兵燹。後人不及覩此勝跡矣。特祠即在其北。幸而無恙。余姪堉陸上服居祠之西廡。余至其家。同登祠堂。見桌上供二主。心竊怪之。因問其故。上服曰。此吾家司寇公。見林弘齋名景陽字紹熙陸慶進士亦進鄉賢。故從鄉賢祠中拖主歸。并置于此。方弘齋官都下時。同衆謁張江陵。到稍後。儀門已閉。弘齋倉皇即從門下隙處僂僂而入。士論大鄙之。故司寇公曰。吾父豈肯與鑽狗竇人同座耶。余因思此舉在司寇公不失為愛父。但以文定之碩德而鄉賢反無一席。豈非郡中一大缺典。

顧青字捐田助役

顧青字公雖。貴介承先業。惟心計入神。故以資雄。值江陵當國。凡逋賦五百兩者。置大辟。青字目覩吾松五人駢斬南郊。因垂泣誓必設法助役。乃以若干金經營五年。得子母若干。漸置田得一萬四千餘畝。捐助合縣之役。大小畢贖。至於獄卒更夫。鮮有遺漏。余家世踐吏。父祖咸被惠。及余身猶得沾其澤。公之墓在泖涇為舟楫孔道。鼎草初尚無恙。一自威明被禍。而牆垣墓木靡有孑遺。余過此不禁太息。因念華亭五百里。每一里植一樹。便可鬱鬱葱葱。稍識報恩而

誰肯為之甚而吾友莊武秋詆非之曰青字此舉特為免役助何云義舉是不
曾讀王季重名思任號遠東浙江人萬曆乙未進士碑文耳曰顧氏父子豈不知食崖蜜而必
取回味之橄欖哉蓋蚤知後人有謗矣

漕涇四巨姓

漕涇海邊一小市昔年最富庶有四巨姓曰張楊包顧張則莊簡公名悅字時

天順庚辰進士南大司馬公之後惟一子狀名以蔭為鴻臚寺丞一孫名以蔭為治中外此無

登仕籍者楊之科目源源而皆一榜惟石廬方壺父子翰林包本浙籍為楊之

贅壻因家焉蚤喪其夫人訓二孤名節字元達號蒙東嘉靖壬辰進士次成名

俱為御史世廟時建言俱謫戍其胤嗣有父名漸林號華石子名太文號諱事

俱為中翰者殊錚錚最後有宜堅戊午與余同遊洋甫垂髫即為駱文宗所賞

識筮仕粵東羅定州刺史廉聲大著候擢垣中適遭鼎革優游以老顧氏則代

多富人讀書者少嘉靖乙酉科發一鄉榜名子厚字弘載神廟中年有顧振羽者名鳳幼

落魄族黨不齒之浪遊都門與一老妓善給其衣食日往報房傭書值關白作

亂中樞萬目振羽從邸報中熟悉其情形先占籍已中式舉及會試萬曆場中

策首問及東事。條對甚悉。石大司馬。名詭。為奇才。遂掄大魁。歷官閩廣。後為四川總戎。會奢酋之亂。守禦甚力。又督川兵赴援遼左。遨遊遼帥中。競推老將。旋告歸。時過漕涇。休息余外父園亭。蓋兄弟行也。必携侍妾四五人。俱四方之廬。余執姪壻禮。每陪侍宴席。好問邊塞事。樂其議論滾滾。時已年過六旬。而體貌雄偉。精神四射。絕無衰倦容。真異人也。漕涇距寒舍止數里。且姻姪強半在焉。故不時過從。猶及見其盛時。今高明大閤。化為榛莽之區。而四姓子孫往往行歌負薪矣。

說夢二

雲間蘭菴曹家駒千里氏著

楓浦孫 芭澧有氏校

士大夫當以利濟為心

李素莪

名凌雲字峻甫萬曆甲辰進士官太僕卿官居風憲久歷宦途矜慎名節一生不通干瀆即

至戚遇急難惟相顧太息而已僮僕與外人競無曲直必痛懲之自奉同寒士

明庭閒寂幾不知其為宦家晚年舉三子仲季皆天惟長公元方存乃錢相國

名龍錫字稚文號鉄山萬曆丁未進士太子太保大學士之壻也亦艱于亂嗣仲君有一遺孤依母家不免

於飢寒蓋素莪之後不絕如綫云人皆謂此公盛德何獲報乃爾余曰士君子

處得為之地當以利濟為心若徒知自好而坐觀沉溺此亦犯冥譴即如董憲

初名尹宸字原孚萬曆初癸丑進士吏部侍郎其廉潔遠不及素莪而方其在京居要松人以解役入

都者遇有困苦有呼必救其居鄉於桑梓利害亦不憚昌言今兩孫一名含字

辛丑進士一名翰字俱登科第非以其所積者厚乎若素莪則未免傷於濤矣

錢機翁處置毛文龍

相國錢機翁。是一忠厚盛德人。延接寒士極謙和。余夙承青盼。每趨謁。聞者一報。即倒屣而出。促膝而談。每至移晷。惻惻樂易。畧無矜傲之色。遇有大事。即召余商確。其不耻下問如此。居鄉則諫止擴城入朝。則保全薛滄夏。即余請復夫船。風波大作。翁陰加護持。人言流謗亦不惜。凡此皆造福桑梓。惟處置毛帥殊屬鹵莽。方表崇煥初膺簡命。許霞老告機翁曰。昨往拜經畧。畧與之談。乃妄人耳。將來必有債轅敗犁之事。不若我明日特疏奏罷之。何如。機翁曰。此擔子誰肯挑。渠肯任。且待他作去。霞老曰。後必不受。一日從閣中歸。欣欣有喜色。告家人曰。毛文龍已殺矣。殺得甚乾淨。蓋慮其激變。今麾下帖然。故云爾。頃之機翁出拜客。霞老來。公即迎見。問曰。聞毛帥已被殺。果否。答曰。有之。霞老頓足曰。尊公從此多事矣。及崇煥誅死。持論者指翁為始禍。綬騎到吳門。翁曰。此事吾面聖自有辨。緣翁在閣時。先帝召輔臣出疏一書。一令傳閱。乃李永芳通文龍者。大龍即以之上聞。閱竟。先帝問曰。先生們看此書。是李永芳的。是毛文龍的。諸老無以對。先帝隨曰。就是李永芳的。也是毛文龍的。蓋毛帥武臣。每上疏多憤激語。故先帝怒其驕蹇。翁聞此語。知帝已心疑久矣。故云有辨。然抵都即下獄。何

由再親天顏哉。爰書既定。若非黃石齋。名通周人一疏。無生還之望矣。疏中有云。臣於票輔。無半面之交。一揖之雅。然度其人。一庸才耳。殺之不足以明威。此數語。真定論也。或云翁殺毛帥。出自陳徵君眉公。名繼儒字仲醇意恐未必然。翁沒後。諸子不免於飢寒。其廉潔如此。謂非正人不可。

錢成甫善於封殖

錢機翁之兄。名聖錫字稚先天資敏妙。遷於古學。故落筆無半點塵俗。一時推為才望。竟偃蹇不售而卒。有子字成甫太學生。機翁少時無別師。惟受業於乃兄。故得雋後。感提誨之恩。撫愛猶子如親生。而成甫亦善於封殖。富厚十倍於翁。所居在止家灣。破城後。重貲悉為亂兵所掠。不數年而產業亦蕩然。至不能舉火。終填溝壑。稚先有一壻。乃祥澤張氏子。名明威字公簡父三山亦富監也。少好武事。初為松郡練兵官。美如冠玉。每上臺接臨。有事趨蹌。鎧甲鮮麗。宛如畫中人。後登武科。選授江北守備。值沅寇犯鳳陽。率兵援勦。以輕敵沒於陣。

徐七官代人受杖

明朝錦衣衛之設。始于成祖。其扈從則漢之執金吾也。其緝奸則漢之司隸校

尉也。以故權最盛而勢最張。余丁丑入都。正值徐澹宣掌衛事。賜蟒玉。澹宣雖忠厚長者。而衙門嚴重。旂尉之赫奕。見者不寒而慄。後乞休歸里。以聲伎自娛。亦可謂全福矣。沒後諸子陵替。有第七子乃原煥。李公名是。捐歲貢。知縣之壻。無以資。生為人代杖。適唐子宋有一公事未了。僱此子受杖二十。表丹叔名國梓。字若遺。順治己丑進士。大不平。謂余曰。唐子宋不過有錢。如何令徐七官受朴責。面俱發赤。余不敢驟置辨。少頃乃徐言曰。此事何可勉強。必徐七官自願而為之耳。丹老聞此言。氣稍平。曰。雖如此。然豈可僱別人。何乃僱此子。余曰。是則子宋失於檢點也。噫。父為大金。吾撻人多矣。天或以此償債。亦未可知。

董思白貽謀不善

古來夫人以功業表見者。斯堪不朽。若徒翰墨馳譽。僅可謂太平羽儀。曾何濟於國家之緩急也。如吾郡董思白。一時以字畫推重。官至大宗伯。經濟非其所長。只就其衡文楚中。為士子譁逐。越牆而遁。故察典之官評云。玄虛是命。曠蕩不羈。棹范蠡之扁舟。肆狂人世。揮羊欣之白練。畫付蛾眉。露體踰垣。為冠裳之玷。捧頭歸里。無愧悔之心。字字皆寔錄也。其子若孫。席祖父之蔭。鮮克由禮冢。

孫名庭字對之以烏程溫禮仁號圓樓援升入閣辦事負其機智專與嚴衛交遊
每刺人陰事甘心發縱有吳易字素侯向以善書為思白捉刀後考入中書對
之意忌之乘其告假歸里適烽火逼於都門即囑中涓以聞警先遁劾之致削
籍公論大為不平乙酉之秋先往南都難髮圖立功以進身潛歸松城欲為內
應事覺搜而戮之諸孫名剛尤狂妄以謝堯文一案母子並逮剛旋駢斬其母
以雙轡回籍待流不久病死夫文敏素無家教晚年招致方士專講房術故子
孫多不檢生前釀焚劫之禍歿後遭屠戮之凶享名太過得無招冥譴乎

紀陳眉公

董思白陳眉公兩先生名重海內然董不過以字畫馳譽若眉公則山中宰相
奔走豪傑相繼殂逝而四郊多壘滿目干戈若謝世稍遲身逢鼎革彼長鎗大
劍者方且狎而侮之矣真所謂來亦得時去亦得時第一有福矣沒亦第一湊
巧矣

眉公先生居余峰余春秋山行間一造訪然先生入城每匿跡於吳瑞所天香
閣必遣人覓余見則甚喜談久必設果榼餅餌意態慇懃人有議其泛濫者余亦

在疑信間。由今思之。此老襟度。寔是上可陪帝王。下可陪乞兒。然胸中自有分寸。即如晚年九重側席。徵書屢下。而堅卧不出。較之吳康齋。名與。字子傳。江西南昌人。大年優劣何如。平日於地方利弊。極肯昌言。而於賦役尤講求不憚。夫肉食者方秦越相視。乃山澤之臞。而婆心切切。亦最難得。易簀之時。先出名香二升許。令煎湯沐浴。浴竟披衣。有醫士許龍湫在側。持抱燈榻。許曰。先生將羽化矣。體甚輕。隨索紙筆書數語云。大歛小歛。古禮拘束。後之君子。歛以時服。我其時哉。毋用紼。穀內笑外哭。神情惶惑。不發一聲。靜如空谷。何以貽孫。有書可讀。長為善人。受用永足。投筆端坐而逝。逝後余見遠方來松者。皆有魚鳥何依之嘆。可以知其平日涵育矣。

董葵初先榮後枯

董邃初雖出於望族。為諸生時。頗貧困。弟葵初共嘗荼苦。故策名以來。友愛倍至。凡事不論公私。俱葵初為政。以故富實倍於乃兄。一日謂其家人曰。我家百事俱備。惟鹹菜尚無出產。今思各佃戶種我田。其田外餘地。俱植蔬茹。何可獨享。今後每米一石。須要瓜乾一斤。隨租並納。此法一立。諸佃無不唯唯。迨其子

祐申通南事敗。兵丁乘機肆掠。百物充物。所不必言。而瓜乾用蒲包盛貯者。亦盈倉焉。先世有大樓傾廢。但存荒基。蔡初即其地重建。畫棟珠簾。美麗奪目。落成宴乃兄於樓上。題曰光復樓。不久拆毀。以木料甃瓦。堆浦浜而零賣之。尤可嘆者。幾於無枝可棲。乃寄居龍華寺。適有巡兵追盜徒入寺。俱穴牕而逃。蔡初端坐不動。巡兵擒而縛之。備受楚毒。夫本以避禍而去。適以招禍。謂非命數。且一人之身。而前榮後枯。如同霄壤。即蔡初自思之。亦恍然黃粱飯熟矣。

吳明谷

吳明谷。本金陵人。挾醫術來松。因家焉。生四子。長者訓蒙餬口。人不舉其姓名。次子初名天胤。字永鏐。為諸生時。最有聲。天啟辛酉選貢。甲子舉於鄉。改名模。號澹人。崇禎辛未成進士。入翰林。為庶常。轉編修。未及書錦。邸中不戒於火。一夕焚死。幼子名文胤。字永生。與余同入泮。崇禎癸酉舉於鄉。改名培。昌號坦公。丁丑成進士。宰仁和。考滿入都。自謂清華在望。殊倣晚得罪。要人抑之。罷歸。鼎革後。熱中富貴。不得其門。竟鬱鬱而卒。中子永和。人呼為吳三相。不解讀書。負俠氣。交通四方。桀黠。凡大盜逸囚。逐捕如取諸寄。故郡縣亦倚為用。而江湖間

聞吳三相名無不懷惠者。後以冤鬼索命暴疾死。夫方其貧藥籠而來。也不啻飄蓬斷梗。乃三子崢嶸如春花吐艷。一朝萎謝如疾風之掃秋籜。僅一傳而強半為若敖之鬼矣。何造物之弄人。一至此哉。

謝克齋居鄉暴橫

世職李千戎有浙人孫姓者。業皮工。假其一廛居門首。性素暴戾。時與人爭鬪。李輒加護持。以故不久他徙。忽一日歸故里。携一童來曰。此子名孫海。後名愷吾侄也。我無嗣。以此為子。顧感居停恩。願以給使令。李受之。頗能幹。委以軍需。出納無敗事。李遂配之以婢。生一子。名自孫。字正甫。小時為李氏子伴讀。長而遊庠。食餼終以明經仕至涇州牧。所謂孫雲桐者是也。雲桐之子。名秉謙。字孟萬。曆己酉登賢書。以松人薄其家世之微。故厭孫姓。改從謝姓。曰家本浙籍。乃謝文正公名遷。字子喬。成化乙未狀元。官少傅。大學士。餘姚人。之族也。天啟壬戌成進士。筮仕縣令。旋擢侍御。居鄉暴橫。不可殫述。畧舉其一端。有浙宦史翰林與我家芝亭公。名藩。字介人。萬曆丁酉舉人。誼最厚。遂於干溪前後買田三千餘畝。其紀綱之僕曰錢敬溪。同土著矣。遇京山鄭父母編審。以客宦不宜濫免。亦派以役。史氏遂有棄產之意。克齋聞之急。

欲得。凡議價立契。一如民間例。乃往謁方太公祖。具言交易事。但契求用印。價留府庫。令呼兩家僕。當官授受。以杜後言。方公允其請。謝則領契。史則舁銀下船。甫出西門。謝氏拳勇之僕。持梃如林。舟中人奔竄不暇。而前銀封識宛然。盡奪而歸矣。客有從旁微諷者。曰。凡田地須用價直。子孫可永久受用。對曰。公言大謬。請問周武王得商家天下。用多少銀子買的。而享八百年。不可謂不久。客乃笑而止。後巡按陝西。賊私狼籍。撫公發其貪。被逮至河南。值流寇破城。與緹騎同死於公廨。骸骨亦不可問焉。一子楚與余亦有交。今居韓家塢。貧困特甚。其弟名諫諤之倚兄勢。流毒桑梓。佃戶有逋租者。破其陰囊。剔外腎。故松人呼為謝割卵。其子更不肖。有醜行。不可言。

乞吳姓子之殷鑒

吳懷野蚤年貧困。從名儒張五鹿山名仲受經。喜其英敏。飲食而教誨之。後成進士。初任杭州司理。累官太僕寺卿。歷官既久。性更儉嗇。晚年富比陶朱。而命同伯道。夫人徐氏機警多智。一日呼其婢名勝。媿者。正色而告之曰。汝有娠。今屆產期矣。可隨我來。即開之一室中。穴窗以進飲食。三日後夜半。夫人忽同一收

生婦推明而抱一子置勝姨被中。隨取豕血遍洒牀褥。衣急報懷野曰。勝姨已得一雄矣。懷野甚喜。明日凡僕婦來問候者。令視血漬。於是賀者盈門。遂命名曰天錫。六歲。即與之聘。莫完。一名道鵬。萬曆乙卯進士。工部主事。之女。未幾懷野捐館。其猶子名隆昌。倫次當繼。乃起而攻之。舉族亦以大義來相勸勉。夫人因有悔心。無奈完一左祖。乃婿太甚。夫人遂出一揭。將抱養始末和盤托出。而縉紳調劑者。以並繼之說進。曰。隆昌固為立嫡。天錫亦名立愛。夫人勉強從議。草草了局。而膏腴厚蓄。強半不可問矣。此後有吳立水。名爾成。字伯玉。萬曆甲辰進士。南尚寶卿。亦苦乏嗣。晚年忽舉一子。其石麟抱送。大概用懷野之法。一日謂余曰。近有方士精於數學。所言無不奇中。昨推吾家小兒。云將來必是大物。余心哂之。素性迂誕。在南都作宦時。已七旬外矣。復從維揚買一妾。鼓吹花燭。一如初配禮。而群妾有妒忌之者。密取盆水。灌其牀褥。迨解衣就寢。舉體沾濕。不禁大怒。起立牀前。體素肥。隨仆地而殞。蓋合卺屬纊。俱一夕間事。亦大異矣。其所謂佳兒者。數歲時余見其貌甚寢。性最獯劣。立水歿後。未入泮。穿藍衫謁方太公祖。公戒之曰。吾念與尊公交。故不深罪。若遇別位官府。大不便。今後切不可如此。人咸以方公為厚道。

云吳族單寒且立水遺業亦薄故不起爭端更有陳鏡滄名敏吾字宗舜萬曆癸丑進士為泉州刺史生平不育視本宗如仇讐乃以姊子張元會為子身死之日爭訟紛然人皆咎其作法之不善至若李層峰名時榮字元敷萬曆丁未進士官侍御日督理遼餉多所乾沒後歸而以重貲環置一樓上身卧其中顧念既無血胤誰當受之時浩嘆一夕忽投繯精鏐白銀頃刻搶奪星散夫已無子而乞異姓以奉宗夫人可欺鬼不可欺也春秋薦享祖先其歆之乎至於因無子而自盡尤為太愚白太傅何人哉何不取以自況也

仕宦挾厚貲之不永

明季聶雙九名慎行字誠如天啟壬戌進士吏部員外以銓曹單匡廬名國祚字桂明天啟乙丑進士工部員外以權關俱挾厚貲歸兩家爭市田宅一時田價為之騰貴雙九後得孫雪居名克弘字允執蔭生太僕園亭余時過晤談偶一日見其戚戚不歡因叩其故曰余有九子欲積貲萬金置田萬畝每子分授以千金千畝餘一股則留以娛老今不能矣余曰先生年華強盛鏡有心計何難得此復搖手曰斷斷不能細叩之蓋昔年司選暮夜之投多黃物什襲藏之今剖視皆鐵胎也故爾快快雙九泛濫盜魁陸子山

執弟子禮士論薄之歿後諸子無一能自存更有為人役者匡廬止一子字仍孩張輯五之婿輯五尊公鯤洲名肯堂字載宣天啟乙丑進士福建撫臺殉節舟山坐叛逆凡匡廬田廬寄鯤洲冊者概從籍沒仍孩饘粥不繼為里書以謀生近聞其杜門教子或可使書香不斷矣

道旁童

郡城有太平橋孫老往來嘉禾貿易一日舫舟塘側見道旁一童年可數歲餘啼泣甚哀前而叩之曰父母俱喪依兄而居嫂不能容逐流無所投止孫老正苦無子遇此甚喜因携歸其兄向為村塾令訓之論孟俱已讀過即授以經卒歲兄告其弟曰此子殊聰穎非吾所能訓可覓明師孫老乃謀負笈學為文不久入泮名希曾性倜儻為諸生翹楚孫老垂死告之曰汝雖襲吾姓然吾歿後汝子仍可復本姓故龍陽之子棄孫從張名曰本嘉號龍陽性倜儻為諸生翹楚孫老垂死告之曰汝雖襲吾姓然吾歿後意中萬曆乙未進士美姿容過吳門與范長白名允臨字至之萬曆乙未進士福建少詹偕行范因奇醜觀者如堵孟端曰此是看吾耳范曰還是看吾一時士大夫傳為雅譔云初選宜春令竟卒於任夫人王氏名鳳翔與余外父中表余登其堂夫人必命

嫗通問候。工吟咏。刻有焚餘草行世。生二女。亦能詩。有貫珠集。子名汝開。字伯先。領萬曆己酉鄉薦。官至懷。今其後亦零落矣。

黑白傳

董文敏公文章書畫冠絕一時。海內望之如景星慶雲。有三子。孟履名祖仲權

名祖季范名祖素不加檢束。而仲尤甚。有幹僕陳明父子更倚勢煽虐鄉里側

目久矣。適華令鄭著存名元萬曆庚戌進士。為文敏公門生。借以漁獵眾怒愈積。

郡中有諸生陸紹芳。字聲遠。長軀偉幹。面黑人。呼為陸黑。口微吃。而好議論。頗

負氣。其僕有一女。小字綠英。年未笄。有殊色。公聞而慕之。仲乃承翁旨。一夕刻

去。陸生遍告通國。欲與公為難。賴何繩武名三吳立水兩紳出

而勸解之。陸亦勉從矣。不意好事者以此事演作小說。名曰黑白傳。其第一回

標題曰。白公子夜打陸家莊。黑秀才大鬧龍門里。公居在龍門寺故云詎諳點綴頗堪捧

腹。一時哄傳。公聞而怒甚。必欲求其人以治之。奈無可指名。心疑一范生。生之

父名廷言字君直。號訥。為萬州刺史。物故已久。惟夫人尚在。當黑白傳事起。文

敏公日督過范生。生無可如何。詣城隍廟。矢神前以自白。不數日而生以暴疾

亡范母謂董氏實福之死率女奴登門詆罵仲權出而開門擒諸婦曉其裏衣
備極楚毒後有判釋陰由是人心大不平范生有子名啟宋廣名同類訴之
公庭而峽水名伯神即都昌言尤力後竟以此實福云時郡縣俱缺正官即明
知范氏受枉又壓于文敏惟依違觀望連日擾擾大衆聚而不散遂相率而焚
公之宅白龍潭東北隅建一閣名曰護珠時挾侍姬而登焉至此亦付一炬矣
凡衙宇寺院所題匾額毀擊殆盡於是董氏聞之上官而學使者姓王名以謂
諸生實發難殊震怒檄司理吳公名之甲字元東號勉萬曆庚戌進士江西臨川人嚴詢吳公守正不
撓惟以峽水為首倡落籍餘則無所問其讞詞層層脫卸可泣鬼神惜余失其
稿猶憶其內四句云縱惡而長奸司地方者固不敢出殺人以媚人有人心者
又何肯為此其大旨也吳公自念此大失上臺意遂以病請郡庠掌教胡公名
曹湖州人萬曆癸丑進士即思泉先生之孫也屢奉憲檄欲其蔓引諸生執不奉行亦挂冠
去郡中諸先達亦多不直董故張侗初先生名彌字世調萬曆甲辰進士官少宰率諸老致公函
於學院內直云不宜甘心士類為一家全勝之局自此王公之氣稍沮不久而
王亦以公論難容卒挂吏議王去而駱公沈濯來萬曆己未春歲試樓松余

入院候發落。但見唱名至董祖常。大加訶責云。卽剝禪搗陰四字。死有餘辜。姑以此案已結。不深究。與之太板二十人。頗稱快焉。因念此事。蒙廷於床第。禍延於學宮。劇於焚刻。致殞多命。豈大敏德不勝妖乎。最可惜者。司理掌教二公。俱少年兩榜。甫入宦途。竟以保全士子。敝屣一官。求之今人。可得乎哉。

雙真記

朱雲萊

名勝字敬輅萬曆庚戌進士

天啟時。為漕儲道。魏閣

名忠賢

薰灼。雲萊藉其援引。捷陞

北太常。後閣敗。值錢機翁當國。得免大禍。然從此亦不振矣。家居惟以聲妓自

娛。而郡中後輩好議論之。有張次璧者。

名積潤

乃七澤公

名所望字叔翹萬曆辛丑進士山東布政之

子。七澤最善音律。次璧亦以家學自負。乃作一傳奇名雙真記。其生名京兆字

敵卿。蓋以自寓也。其旦名惠立。霜其淨名佟遺。萬佟者以朱為鄉人也。遺萬謂

其遺臭萬年也。詆斥無所不至。雲萊大恨。訟次璧于官。而七澤公不勝欲積之

愛力。辨其非。陳眉公先生起而解紛。致一書札於當事。請追此板。當堂銷燬。置

此事於不問。而持議者并謗及眉公矣。雲萊沒。其子欲躋乃父於鄉賢。時論譁

然。傳檄旁午。為鳴鼓之攻。事遂中寢。夫雲萊托足權門。誠不自愛。但其挽漕時

大有造於維桑。每歲白粮北上。嚴禁漕艘渡壓。而京衛裹拊趙思塘。夙為松憲雲萊縛而斃之杖下。此等事儘有力量。何可盡埋沒之。

擲杯記

吾郡昔年詞林朱文石。

名大詒字象立嘉靖丁未進士官家宰

古玩充牣獨苦無子以弟大英子

為嗣其夫人平湖陸氏莊簡公

名光祖字與繩號五台嘉靖丁未進士官居家宰

之族女也文石沒後

而陸之子姓羣來嚙謂夫人曰吾輩外姓不敢冀田園惟聞有玉杯一隻願以

此為贈夫人艷然不與恨恨而去後假逋欠冊粮為詞訟嗣子於官囑邏卒伺

於中途搶去曰玉杯朝至夕則釋矣不得已而以杯獻而訟事究居負局後子

咏白

名本治字叔照官至山東副使

中萬曆癸丑進士此時陸氏亦漸衰咏白乃具疏鳴父冤

而事已久遠惟以空文了事開釋原擬之罪而後焚黃人咸悲其志焉壬戌歲

郡侯張石林蒞松有權畧有妖人馬道威泰水謀不軌事發被獲而陸之子鍾

奇與焉并禁圜圜後馬威一孽駢斬南演武場鍾奇免脫出獄時朱僕即捧之

去必欲得杯一如前陸之所以挾朱者不三日而杯至咏曰乃挂其父遺像設

奠以杯三酌隨於階前擲碎之此杯名曰教子升天母龍一子龍九製作精巧

客有拾一片示余者熟玩之堅結而古色淋漓時有諸生許令則名經眉作擲杯記

南花小史

倪氏本上海新場人自蛟樓名甫英字華月隆慶丁卯舉人象山知縣舉於鄉遷居郡城厥後蛟樓之子若侄亦有登賢書者如倪元錫名家龍萬曆甲午舉人晴嵐名家泰字開美萬曆是也其富甲一郡故凡其子侄無不擁厚實蛟樓之諸孫有字慧珠者頗豪放以資即為武英中書有二子長者缺唇最忠厚次者輕薄作一書羅列郡中美少次其等第每一人以一花配之人有論贊名曰南花小史一時傳播中有世家子弟首列者乃唐尹季名允諧天啟甲子舉人文恪公幼子之子諸縉紳大族之聞於方公祖以事關風化逮之甚急此子遂逃於杭之西谿雖破家畏罪不歸未幾一夕腹脹而死

程岫之輕薄

程岫號九屏江右人初為鎮江守後陞蘇松兵備道自負風流一日過吳門謁一紳父姓者主人不值程徘徊於其堂簾內有麗人竊窺漸露半面彼此以目

送情蓋此婦昔為北院名娼程在郡下曾與有交後歸艾氏今忽爾重逢詫為奇緣越一日使人瞰其他出復往焉遙睇移時袖中出一綾帨投之而去上有題詩後識永豐人三字泊舟河下遣私人厚遺聞者使道意冀合樂昌之鏡艾覺之訟於撫憲檄蘇松二守會審雖極為掩覆而醜態已彰矣程不久罷官此婦竟不遣士大夫共棄之

沈休文因花案杖斃

石臼鋪沈氏邑推素封有諸生名懋義者所學殊淺偶長至前一夕泊舟嘉善學宮之前抵暮起而散步遇學師姓任名大治與之談甚洽時當計偕問如何尚未北行曰乏行資耳沈即問其所需幾何曰并有家累待給非二百金不可沈即曰老師速治裝吾明日疾歸當措以相濟越三日果如數贈之因此得赴禮闈是春掄魁初選無錫令招沈生語之曰兄但溫理舊業場屋事在吾及秋以二等觀光亦任公力也奈竟不能終卷從此鬱鬱抱病而卒有一子尚幼稍長遊於庠名濬比子既幼孤失教兼以寡母姑息以厚貲聽其出入日放蕩時山陰王季重東鐸郡庠濬習乃父故智交結甚歡會學憲季玉完名懋與季重同鄉

季重自恃前輩負才望凡有言不慮不從濬就試道才季重語之曰吾已為子地矣子但於題目下明書華亭沈濬四字無不穩季公見之大怒檄府提究乃多方浼要人關說僅得免咎辱仍除名越幾載而改名休文號滄雨復入泮益狂肆縱狹邪之遊薄松郡無名姝遊於蘇來往平康無虛日品其色技作花案某狀元某榜眼某探花爭前列者陰以厚賄輸之擇日迎狀元一郡如狂李侯君琳枝名森先進士廉得之乃斃之杖下休文貌不甚揚矐一目鬚長至臍下當受杖時頭著於階宛轉支撐鬚盡落

張明所惡述

顯橋金姓者號慎所農家子頗饒於貲以踐更事嘗就謀於余熟識其人與比鄰張姓者雖籬落相望而金屬華亭張則上海界矣張字明所家亦富比老既大惡二子又托跡衙門以故愈肆兩家積不相能在慎所原無意角勝其侄鳴佩最險詐挾乃叔為孤注且見張為里黨之怨府讐家寶多陰為聯絡刻期舉事忽一日大東雲集金乃號召多人白晝圍繞其居縱火焚之擒明所投烈燄中頃刻灰燼其二子以不在得脫隨聞之官慎所不久斃於獄鳴佩亦擬辟久

蔡道國變破械而去。彼中人述張明所工事。堪資談笑。并附於後。有里人辦糧
者入其前廳而坐。張一見大怒曰。吾椅豈宜汝坐。今污矣。汝可負至春申塘。與
吾洗淨。其人唯唯。春申塘距其門首幾里許。既洗而來視之。曰。椅尚濕。汝速脫
身上衣拭乾之。其人亦唯唯。乃訶之曰。速去。不責汝厚幸矣。又偶有家人來告
曰。此間屢失雞。想有一丐頭王姓者。囑其黨偷去。張曰。俟其來擒以見我。越數
日。果從此經過。即擒之。令人剥其衣。仰面縛於瓮上。指其腹曰。此腹甚肥。食雞
多矣。呼家人持皮鞭來。竟撻其腹。此丐頭立死。凡張老行事類此。金氏不辭而
與為鄰。釀成大禍。故曰。居必擇鄰。

漕漚張氏遺坊

漕漚顧氏夙多富人。而外父起溟公尤為翹楚。所居頗寬敞。晚年復於西北隅
創一宅。土木壯麗。罕有其倫。北臨一池。余推窓而望。池北有二石柱甚壯。正當
廳後。疑不利於居者。因詢之曰。此誰氏之遺坊也。曰。張氏。余曰。然則莊簡公家
乎。曰。非也。莊簡公幼時貧。負笈於村塾。其師亦姓張。公必侵晨赴館。師母憐之
且慮其空腹而讀。有損神氣。乃畜母雞生卵。每朝以二枚食之。終歲不倦。公後

通顯師已物故而師母堅栢舟之操。為聞於上官。疏請建坊旌之。夫師母固為巨眼。而公能圖報。使名垂不朽。亦無愧盛德矣。今石柱猶屹然無恙。而外家堂構諸子不能守。已無一椽。每過之不勝黍離之感。

睚眦必報

前朝盛時。宣紹文學。多館於松人。亦樂延之。以其春至冬歸。工課不輟。故也。往往有登科第來遊宦。余所見郡守張曙海。名九德。慈谿人。為眉卒。丑進士。附魏錢機翁。念舊公祖。故寬其詞。曰。森無館於海上王氏。一日同館鄰奚鳴沙入郡。節鉞之望。乘機驟轉。諒非出於無因。城過府前。奚指樓問之曰。汝曉此為何物。張曰。此是吾輩讀書人坐的。奚曰。諒汝不能到此。後滌松。奚以詞証赴審。呼而前曰。汝非奚鳴沙乎。取鉄索繫墀下柏樹上。一晝夜而釋。其後王嘉璧來見。延入內衙。設飯對食。仍讓之曰。吾昔年勸汝勤讀。汝不聽吾言。若作得一秀才。今日便好相見矣。因令其開列棄去產業。若有餘地者。為之設處。嘉璧厚有所獲。賴以相濟。又倪三蘭。名元珙。上虞人。天啟壬戌建曾館於上海。胡氏胡亦一孝廉也。其孫名有則。與余同入泮者。當其受業三蘭時。私行妓院。三蘭輒與俱。至歲暮假館。主人已訂約。仍舊矣。會有不悅。三蘭

者發其事主人大怒明春來。擲其書篋於門外。嚴拒之。三蘭大窘。主人之弟頗賢。邀之至家。勉強終一歲而去。自此亦不到上海矣。後為學使者。歲校按松。是日余以發落進院。唱名到。胡有則厲聲曰。本院向有牌。不許師生遠接。前行至崑山。時已昏黑。汝操一小舟直前。自呼其名。何大胆。乃爾置凳上。責十五板。余睹其內衣藍縷。而袴更無完處。不覺惻然。夫三蘭到此地位。何必尚記微嫌。況義屬師生。一寒至此。獨無絺袍之戀乎。三蘭為人。近於隘。尤近於薄也。

范文若為陸姓子之疑案

沈繹堂先生名荃字負經號充齋順治幼孤沉離困頓轉輾為人乞養及貴有壬辰探花官詹事謚文恪。幼孤沉離。困頓轉輾。為人乞養。及貴。有人來認為子者。時太夫人尚在堂。世係甚明。乃狂人得心疾而云然。不足為繹堂累。惟海上范文若名景文字更生號香令一事。終成疑案。文若生而穎異。甫數歲。試童子科。郡守許繩齋名惟勛字周翰萬曆已丑進士山東棠邑人。見其丰姿韶秀。能文善書。應對敏捷。抱置膝上。曰。世間何物為寶。如此子。乃真寶耳。後萬曆丙午。舉於鄉。先是文若之父有一妹。嫁於陸。早寡。夫族貧甚。懷娠而歸。依其兄。歲餘。陸有老僕。經過范後。見此寡在籬間。晒襪衲。還問曰。娘子分娩。生男乎。女乎。應之曰。男也。此後

亦絕不通聞問。迨文若貴而陸羣起而言曰：此實陸之遺腹。范固攘以為子耳。訟之官。而寡婦久物故。范老曰：妹實產一男。不周歲而死矣。陸乃引老僕為證。而老僕自隔籬問答而外。絕不知其後事。官以陸為誣妄。杖而驅之。余謂文若即繼本宗而棄父姓以從母姓。世多有之。且以文若奇才。正如天花變現。偶出示人。何須問其根莖乎。已未成進士。初任汶上令。繼調秀水。光化凡案牘。榜文麗詞秀句。俱匪夷所思。一日謁上官。偶有事涉閩閩。屬其承問。諭之曰：此等曖昧不必深求。答曰：就是影兒裏的情郎。畫兒裏的愛寵。下吏必要問一明白。上官不覺失笑。其恃才誕傲如此。以故不能致通顯。里居時。值天暑納涼書室。家人劉貞懷利。及直前洞刺其胸。太夫人聞變往救。並中兇鋒。母子同殞。海上宦家好收悍僕而變生肘腋。適以自禍。可畏哉。

連譜惡習

連譜一事。前輩未之或聞。即如婁東兩王。最巨姓。而瑯琊太原各分支派。未聞混作一家也。吾松惟張氏最多著姓。而莊簡莊懿名瑩字廷器號簡菴雍正則爵位顯顯。居鄉則閥閱相望。然止知其友道敦切。初不假譜誼為慇懃也。自

鼎革後。此風大變。凡與僮皂隸。苟家業千金者。無不與遙遙華冑。共相附麗。下至人奴之賤。並蓄薰收。不亦辱祖宗而貽里黨之笑哉。更若遠方來宦。一值同姓。鮮不同宗。以東西南北之人。而水木本源千里神合。關說之應。捷如桴鼓。無怪其然也。昔徐南湖與文貞同朝。而懸牌示異。覺崖岸太露。然百年而後。愈令人想見其風采。近日惟七寶徐與相國徐終不附會。想出於鴻洲。名三重字伯同萬曆甲戌進士。刑部主事。先生之家法。鴻洲即厚源。名楨字叔開萬曆辛丑進士四川副使尊公

士大夫居鄉宜有風骨

士大夫居鄉。和易近人。最為美事。然以施於故交貧賤。乃見盛德。至於不宜假借之處。亦宜稍存風骨。若有意模稜。恐體統從此陵夷矣。余見前輩縉紳。凡府廳縣衙役投見。必長跪叩首。命之起。然後撒手側立。若書吏則間有坐談者。近日李慈軒。名沾字公受崇禎戊辰進士官樞憲聶雙丸。以干牘為事。欲借此輩之力。因而加之以禮貌。遂習以成風。余見華亭一皂隸之母死。雙丸親為赴弔。此等事。即余輩隨俗倂仰之人。尚不肯為。而銓部公毅然行之。此必別有所見。非淺識所能窺測。甚至杯酒殷勤。則書役上坐。鄉老陪酌者。反居其下。彼此投刺。互稱耆弟。李素

心名懷順治壬辰進士僉事郎庶軒子張友鴻名一鶴號忍齋順治李皆然不獨雙丸也。夫貴賤相維是治世之大防。況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自身居通顯者。乏剛方之氣。而此輩飛而食肉之。毫無顧忌矣。

老翁之濫

昔年鄉宦。凡進士出身者。稱老翁。以一榜得官者。稱老翁。若明經如黃仁所廷。鳳鳳咸官至雲南大理太守。僅稱老翁而已。近自援納之例大開。而腰纏五百金。從長安市上歸。則乘輿張蓋。競稱某翁。其有一門鵲起。則以行次分別之。且授州同銜者。則曰同知。授州判銜者。則曰通判。不知何年履任。而先已自為加級矣。因思前朝童生府錄進院。必須廩生保結。其狀內必書並非娼優隸卒字樣。蓋隸卒之不列衣冠者。聖王所以培士氣也。今皂隸之子。以貨得官。無論已。而其父遂稱老太翁。此豈真白屋公卿哉。何其驟貴一至此也。元末方國珍倡亂。溫台造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之。謠以相煽動。今日世界亦相公少而老爺多矣。識者有隱憂焉。

拐匪破案

浙中風俗頗重廉耻。貧人不肯鬻身富貴之家。惟事僱作。期滿則酬直而去。故應酬之重。即捐重價亦不可得。崇禎中有浙棍與松人相表裏。每誘民間小兒置密室中。嗽以果餌。積五六。即以扁舟載至浙中賣之。三四年間所失甚多。竟不能知其故。有渭星橋卜者趙元侗。晚年舉二子。俱被拐騙。乃力為搜訪。得其窟穴。控之方公祖。立攝之。浙棍知風潛遁。其居停固在也。收禁嚴比。追逮十之五六。其他或以轉賣遠方。且首惡斃於獄底。莫可株求。元侗二子亦僅獲其一。然感方公之德。每朔望必率其子執香叩頭。及離任之際。攀輿號泣。馬先是萬曆中有流丐王奇。率群瞽借寓於西倉城脚下。鄰人每夕聞其鞞捷聲。啼泣甚慘。因密叩諸瞽者。知其來歷。乃聞諸縣令為魯齋章公。其判詞云。五瞽聲冤。萬人墮淚。千載覆盆。一朝見日。豈非天哉。王奇王勝濟惡之種。群茲瞽者。行乞於晝。宣淫於夜。詢其所自。則唐阿二等五人。俱以幼年無知。醉彼迷藥。一入舟中。便歸黑獄。或薰之而成障。或刺之而流血。以致過閭里而不知。哭爺娘而無淚。然後教以哀呼街市。晝則贍錢五十文。夜則吃床頭三百棒。至今眾瞽言之猶口頭不能成句也。查律有採生斫割之條。而五人未死。有挖瞎人眼之例。而

造意蓄毒。又非因事憤爭者比也。今聞松之旌倪。投磚擲瓦。咸思食肉而寢皮。而審問得情之後。何難洩通國之忿。而肉諸市也。云云。後以解府時。署府者司理劉之待。竟責而逐出境。松人大不平。疑丐頭有所夤緣而然。即此二事。人間童稚。父母當慎其出入。不可縱其遊走。

男女變易

余垂髫時。即識一老諸生李藻。字玉潤。泗涇人。好詼諧。善飯。苦無子。止一女。嫁莫方伯。名侶。舉號公謨。之弟公衡為室。結褵後。琴瑟不調。親友莫知其故。後歸父家。與祖母同房而寢。祖母之婢忽懷孕。詰其所從來。則云與此女苟合而成者。祖母大駭。問之。云吾已久為男子身。驗之果然。李大喜曰。我今有子矣。余一日入城。偶坐府東命館中。此女儼然中服。從西而來。有人指示余。乃急趨而躡其後。歸視之。貌亦不甚醜。但無髭鬚。其耳上兩環穴。依然如故也。其兩足想幼時纏束。雖穿鞋履。每行一步。則鞣根寬褪。此明季事也。順治初。南橋鎮一繆夫。年可五十餘。以結帽為業。收一徒。名王三。時同鄰人裸而浴。盡窺見其陽。忽數月不出。則產一男矣。本鎮巡司聞之。官解至郡城。余亦往視之。此二事。一則女變男。一

則男變女真大異也

隱宮

前輩諸生陳星理者。生而隱宮。家本寒素。父母慮其執炊補紉之無人也。為之娶一田家女。性真朴。終其身為處子。無怨言。陳以理學自負。士大夫爭延致之。視其貌。宛似閨人。與之狎。非不知色慾之事。但苦於無其具耳。若有其具而不。知其事者。余得兩人。皆余中表弟也。一為余姑所出。姑夫胡君祥阮巷著姓。為諸生家。饒裕。其第二子小字壽官。六歲時。即聘一太學生女。及長。見其不解男女事。令家人携至妓家。三人同寢。誘其動情。而卒不能解。既已無可奈何。遂令所聘女改適。歲時來謁。衣冠楚楚。膚理榮澤。余每對先君言曰。此子必享喬松之壽。先君笑而頷之。後年甫半百。鬚髯漸蒼。肌肉亦減。余甚疑之。三四年後。忽然奄化矣。一為余母舅所生。其不慧酷似胡氏子。但善飯。有膂力。晚而好佛。屏絕葷酒。其享年比胡稍多云。余嘗謂壽夭有數。好色未必夭。壽。寡慾未必永年。武秋謂此二語最誤人。余曰。吾所驗也。惟含文不以為大謬。

蝗災

大河以北往往有蝗災。蓋彼中雨澤甚稀。久旱則蝗生若水鄉。或可免此患。崇禎辛巳。傳聞蝗已越江而來。余未之信。八月初抵潯。野闕則見遍野皆蝗。矣不數日而吾松亦然。其飛嘗蔽天。聽之若風之振條。一為所集。田禾皆掃。農人以竹竿揭布裙立田岸麾之。亦有鳴鑼者。究不能驅。然阡陌連界而不飛集者。宛然無恙。此中若有神焉。八月中。颶風驟雨連晝夜。盡飄墮大海。越日而海崖堆積如岡阜。夫此物由齊魯而抵三吳。竟驅而盡殲之於大海。亦大快事。

上海之風氣

上海離郡城不滿百里。而風氣大異。陵弱暴寡。視為固然。若語以禮讓。羣指為棄物矣。以故市廛經紀。莫非人奴。不如此則站腳不定。然亦朝秦暮楚。惟勢是倚。即有賢士大夫。亦不免習俗所移。如趙升之。名東。曠字叔初。萬曆己未進士。居垣中。直聲頗震。與王又立為兒女親。遇山右大賈至。兩家爭欲客之。而王氏根深。又奴丁最盛。竟擁而去。升之暴怒殊甚。頃刻仆地殞命。先是邑有富監徐寧宇。久受人陵駕。其子名元。萬曆乙卯。少年聯捷。寧宇不勝快意。寫一聯於前廳曰。驚破讐人胆。消除戶役根。甫半載。尚未榮旋。竟卒於京邸。刻薄者懷筆於胆字下。

添註一壯字。根字下添註一苗字。又續兩句云。一朝百朋死。哭殺滿家門。即此二端可以知彼中之習氣矣。

紀松江園亭之興廢

吳中士大夫宦成而輒構園居。以余所見多矣。如鄒愚谷之錫山。范長倩之天平山。皆依山點綴。饒有韻致。若以人力取勝。備極壯麗者。無如吾郡顧氏雨園。光祿之園在東郊。余與原之交。嘗宴飲於斯。睹其累石成峯。殊有山岩競秀之致。洞壑深邃。入其中。幾疑武夷九曲。式微以來。花石售密戶。燒灰。余舟行必經其前。昔日蘭橈畫檣停歇之處。惟見運石船鱗次而集。其石之大者。艱於輦致。則用大鐵鏈碎之。亦恠矣。北園乃亭林名正誼字方中書所構。亭林固以畫名。胸中丘壑。自不可及。但以東園較之。似覺寒薄耳。今亦廢毀殆盡。郡城丘家灣北有。何繩武芝園。以其在城人以為奇。上臺來必假以張宴。有歌風館雅甚。余同繩武長公元爽讀書處也。自兵丁蹂躪。而所謂桐月蕉天柳浪者。恍然在耳。今馬矢高於肩。幾不能復識其處。起園主人於九原。得無亦笑其一夢乎。余謂凡造園者。蓋聰明人而作懷懂事也。竭盡心思物力。與遊人同其玩賞。而此中惴惴。

惟恐置貶。何其勞已以悅人。與況興廢何常。轉盼而彼黍離離矣。古來惟司馬溫公為明眼人。若李衛公一代豪傑。未免平泉之淚。況下焉者乎。

墳地有定數

水利廳書役朱伯倫。父母沒後。擇墓地久不就。遭八月初三日之變。逃難五里橋。去不甚遠。夜望火光燭天。以為遺骸必煨燼。惟南望長號而已。至初六日始封刀。踉蹌而歸。見兩柩宛然。喜出望外。因與乃弟相訂。今冬決宜營墓。遂廣求博訪。有人持一草牒來。乃成墳也。於是延行家錢濟卿。同賣主往山間相視。還家已昏黑。留之宿。堅欲去。遣一僕持燈送之。叩門有老嫗出。接即此人。岳母也。熟視其燈。曰。諸紛紛者。皆空言。惟此家可成耳。僕歸述其言。伯倫不解。所謂既而書券交價訖。伯倫乃詢其人曰。業已成矣。決無中變。但令岳母何故。蚤知其必成。願一言以釋我疑。其人曰。此墳乃外館驛一小姓頗康。與妻父為鄰。遺墳畢里。黨舉賀。置酒相酬。妻父亦興席。酒半。此老忽對眾賓曰。昨夜夢一白鬚翁告吾曰。此墳非汝所有。後歸一朱姓妻父。朱姓私心自喜。不久而此老物故。其子好賭。每有稱貸。必應之。最後復來。續意乃謂之曰。汝產業已蕩盡。止有一墳。

何妨作抵久後歸還甚易此子欣然書券不半月擇吉日開墻門易券板矣地近泖濱偶坐一小舟行橫山塘遇大兵勦潮寇竟死於鋒刃覺獨老寡衣食無資不得不覓主求售前見燈上有朱宅二字恰合前夢故不覺為此言耳伯倫驚異久之夫前朱費盡心力徒作中間轉折之人使後朱不謀而得之事之前定如此

三十年一夢

萬曆壬子歲先師胡雲華名開文館於余家師母顧氏與余室同祖姊妹先師字質甫館地設於有懷堂之西側一小樓先是辛亥歲七月褚鏡臺師偶患水瀉偃卧榻上隔講席僅一板忽呼余曰汝有所見乎余對曰方埋頭讀文無所見但壁上有紅光閃爍如電頃刻便滅耳師曰余見一伸首而內望者狀甚瑰異酷似廟中所塑魁星像但不見其下截明年胡師來亦館其地至秋闈即捷去蓋一年已先露此奇光矣先師幼負異質小試輒利未弱冠以大收領案儒業觀場天啟壬戌成進士初仕烏程令惟好詩酒吏治非其所長萬多口過故屢起屢蹶後授江西建昌守未出都門會前任刑曹時輕信幕賓

關說誤釋一欽犯丁姓者。致大司寇題參。遂下獄。久之。革職。從水路歸。值山東大荒。粒米如珠。而秬麥粗糲。又不能下咽。飢餓傷脾。遂成疾。舟抵北郊。已不能言矣。與入明。即易簪。有一子。頗能文。人咸謂其有父風。為杜司空名士全字完三萬曆乙未進之孫壻。贅於其家。居浦東。偶入郡。舟泊閔行。有兵丁強欲附舟。跳而下。舟覆。竟溺死。先師之後。遂絕。遺妾蔡氏。能守制。祝髮為尼。栖息葉樹河西一靜室。人猶稱之為胡師太。因憶先師與余伊吾樓上。窮愁滿腹。驟登科第。姻黨無不艷羨。且三為縣宰。一司權關。未推邵守。亦可謂華顯矣。而失於踈縱。致干國法。且烝嘗不舉。前後三十年。花開花落。轉瞬間耳。今里中少年。無復知有先達胡雲萃者。惟余老門生尚在。為之述其事。謂非一夢可乎。

陰謀為鬼神所忌

余季父振宇公有婿殷日。專又字台堅。元素之同祖弟也。幼孤。育於季父家。及婚配而還。自言其父有厚貲。昔托外父。遭振宇公捐館。見余弟凡先孤立。悻悻欲發難。余乃出而解紛。然手足情深。不無偏袒。台堅遂大恨。謂余一手握定。日夕與姻家胡宗可謀。思有所以中之。奈未得其間。遭鼎革之變。曰此時可下手。

矣。乃廣造謗帖。如同結鄉兵私自殺人。刳掠行旅諸大題目。投之上官。將謂禍且不測。不意郡守張九龍。司理方生。明兩公祖。邂逅如同故交。力加護持。余頗以無恙。不兩年而元素從逆之事發。台監父子俱波累。駢斬西郊。被戮之後。餘殃不息。宗可時求援於余。余念台監雖有宿嫌。其遺雛何怨。且誼關甥舅。豈忍坐視顛連。以故凡可周旋。不惜用命。而宗可亦自是心媿矣。阮巷有大神廟。屢著靈異。一日宗可坐於家。忽有兩青衣來攝。他人不見。惟宗可見之。即疾趨過橋。狀甚倉皇。有尾其後者。亦不敢逼視。惟遙望其跪神前。叩頭不止。喃喃絮語。有頃而出。人問其故。面如土色。連曰幽明一理而已。歸即昏迷不起。越三日。從牀上投地而死。蓋宗可最傾險。想神亦怒之。陳曲逆曰。吾多陰謀。道家所忌。彼英雄尚爾。況庸庸者乎。夫此兩人者。廣布殺機。圖快志於余。迺一則死於刀下。一則殛於神前。余即旦暮就木。亦後死三十餘年矣。事有定數。智謀何益。

娶婦貪奩資之殷鑒

人家娶婦。必宜擇孝友之明。夙有家教者。若但知慕富。其累不可勝言。如楊伯高本漕涇巨族。娶室呂氏。暴戾異常。至訟夫於縣。會縣令熊際華。名劍。花字。神阿。江西豐城。

人萬曆辛多讀書筆下能驅使古文詞其獻語云呂氏之母五嫁夫而不安其
五進士室晚適州判呂公崇孽所鍾遂生呂氏里中莫敢與之議婚楊澤隆者諸生中
之有勇氣者也以為氏非已莫娶也且妄意州判無子多蓄歸婦願養其母合
卷之父岳母呼澤隆而前曰汝蒼頭幾何田園幾何澤隆具以對乃大發怒咳
唾如雨白眼向人如電曰吾平日擇婿謂何今乃得此窮酸鬼澤隆唯唯退歲
月漸久反目殆無虛日致澤隆徒圖書於百里外不復顧其薪水矣呂氏必欲
大索之而澤隆早遁場上有牛荷鉏撲之牛立死牛有子顧其母隨手撲之亦
立死云云蓋摹寫其勇悍之狀如此遂判其離異而學官聞之竟以行劣上聞
澤隆自此永錮矣余有姻親亦名家子少年入泮特以幼孤業薄乃祖為其擇
婚得一富人無子而獨女者自以為得質不知其母素無婦道女之薰染深矣
且艱於舉子厥夫乃置一婢蓄之別業而此婦必不能容遂訟之學憲檄司理
李公名澄字志清直隸永年人順治丁亥進士訊之其爰書有云某氏索之愈力其生避之愈堅憲
詞之控所由起也責以刑于之化此生不無缺焉若欲因此而褫其衣冠則必
武后為天子而以太平公主作刑官可耳噫倉庚療妒某生當良藥自求非三

尺之所能從事也云云。余謂夫婦居五倫之一。迺好姻緣。竟作惡姻緣。揆其禍。起皆起於一念之貪。故書此以為戒。

葛誠顏佩韋

葛將軍誠者。本吳閭担夫。有勇力。神廟中年。稅璫四出。省會之地。無不騷然。吳門尤甚。羣小附和者。冠帶而咆哮於市。輒稱稅官。即誦茹之屬。一出。一入。無有免者。郡縣不能制。誠不勝其憤。號召徒衆。清晨擁入收稅者之門。擒而縛之。投諸城壕。隨自投於獄。凡有引問。但言是吾一人為之。他人無與也。上官亦憐其以義憤受罪。為之更其名曰賢。不加筆楚。但長繫而已。久之得釋。人遂稱為葛將軍。爭欲識之余。一日在陳眉公坐間。公指示余曰。此葛將軍也。余熟視之。年近六旬。形軀亦不甚肥偉。鼻微帶赤。與之言。呐呐如不出口。一朴實人耳。而義聲振吳下。後二十餘年。有顏佩韋之事。熹廟時。崔魏名順昌。蘇州人。萬曆丙辰進士。官吏部員外。諡忠介。播惡流毒縉紳。外廷之錢索一通。而七君子相繼畢命。周蓼洲先生名順昌。蘇州人。萬曆丙辰進士。官吏部員外。諡忠介。免於禍也。蚤已知之矣。吳民一聞其被逮。無不嘆息泣下者。顏佩韋為倡。初但欲執香以送耳。會宣詔之頃。緹騎故張其威。佩韋不覺發怒。直前搏之。而賈其

餘勇者。爭先拊擊。上官不能訶止。諸虎狼抱頭竄竄之不暇矣。先生以扁舟從間道於許墅。關外候之而行。時撫吳者毛孺初。名一鷺。浙江遂安人。萬曆甲辰進士。為閹之私人。急以佩章等五人上聞。票擬者亦惟恐誅之不逮。夫葛誠。顏佩章兩人。行事相仿。乃一則公卿延為上客。一則西市有若屠羊。蓋所遭之時異也。

紀媚魏璫諸人

當天啟時。魏璫生祠遍海內。吾郡有諸生周弘璧。字鳴玉。頗能文。富貴熱中。欲求進身而無其階。值杭州祠先告成。乃於冬盡操一舟直抵西湖上。歲朝趨祠中。雙絕大紅燭。薰名香。備祝文。拜璫像。時杭有織造中涓李實者。為魏之腹黨。亦以謁像至。弘璧進其說大喜。乃為之咨撫院。轉檄郡縣而建祠之議興矣。周於客座黏一聯云。魏闕恩波重。周家雨露新。又有徐備之者。本陸文定族僕也。素好事。乃走都下。假異途受經歷銜。管祠工。捧剗而還。乘輿張蓋。意氣揚揚。擇祠基於白龍潭。以破土破字為不吉。改曰啟土。方中秋稻已垂熟。毋許收穫。即築於基下。以見萬寶告成。紛紛嚙語。聞者縮頸。正擾攘間。而熹廟賓天。逆璫失勢。向之前驅者。今皆反戈矣。學院陳泰。名保。本以浮躁候降。附璫而死。灰復燃。今又

欲掩其醜乃檄提弘璧重責三十幾鬻焉嗣後備之亦相繼就逮兩人俱擬遣
戍餘分別徒杖最後弘璧從戍所入章莪山名曠字子野崇禎丙子解元丁丑進士初任沔陽州知州後調廣兵
撫臺幕下為監紀推官莪山事不成走山中不食死弘璧亦自盡曰我不可以
負莪山也夫璧以一人之身而前後兩截豈過而能改者與同時有陸萬齡字壽其父自齋名從平字履素陸慶戊辰進士官兩浙鹽運司萬齡生於名門有才藻工書能詩
人品亦磊落以諸生援例入監上疏請於國學建祠以魏璫配宣聖後事敗下
西郊寸磔於市又有華岸張官者欲附萬齡後塵追隨北上舟泊仲家淺此地
路廟聚族而居者皆仲氏子孫夜夢一神殊雄烈以鎚三擊其背厥明嘔血升許急回舟而南
抵家不久死矣夫負行行之氣者自能鋤奸但張官緣此而得死牖下亦厚幸
矣

喬公子

喬一琦字伯圭父官大方伯名懋敬字允德嘉靖乙丑進士故人盡稱為喬公子工詩亦善書
膂力過人好武事招致四方技勇與之選騎射習五兵豪俠之名甚著初為劉
河守備以地方無事嘗快快不得意遂歷邊塞從諸名將遊當東事方起公子

為遠藩遊擊。萬曆己未四月。三路出師。與劉綎杜松同沒於渾河。其子名桓。字定侯。亦有父風。以安慶副總兵歸順。初不任用。後以湖寇蜂起。假舊銜開闢鎮。太湖將履任。使道顧故里。祭掃先塋。陳設甫畢。自言恍見其父。因拜奠。仆地不起。人皆謂公子忠魂不散云。桓二子長名世忠。字願良。次名世臣。字非喬。世忠死於吳勝兆之變。

紀顧玉川家異物

顧玉川名大愚。江陰人。善走。一晝夜可往返五百里。好異者爭欲識之。遂遨遊公卿間。多蓄異物。以余所見如仙人李赤。肚所贈白布衲。內多名人題贊。有張翼德玉章一方。篆文奇古。寶色斑駁。賞鑒家俱言其為漢玉無疑。腰間出一小獼猴。長六七寸許。能走席上。擎杯敬酒。所居在楊舍。余友王公魯曾造之。見家有大葫蘆。可貯米三石。其匾額頗多。疊置壁間。不懸挂。江陰與常熟隣邑。當交界處。有沙堤一帶。頗平行。每歲中秋。諸少年於此處馳馬較勝負。如皋泰興有良馬。亦渡江而來。是年正值羣騎雲集。玉川牽一黃犢而前。頗駿棹。不甚博碩。其鈴轡一如馬式。曰願。以此與諸君游戲。眾大笑。玉川固請。乃曰姑試之。則選

上駟與之並驅。無不落其後矣。後至吾松謁眉公。以此牘為贊。曰：此青牛也。宜為老子所騎。眉公喜而受之。後轉贈於顧原子。初甚愛。久而以園居不便飼。敗托莊農養。而村僕竊以駕車戽水。遂致倒斃。亦所遭之不幸也。

華亭縣均田均役碑記

在昔周文襄公撫吳最久。有郡人杜宗桓上書具言。蘇松常鎮四郡壤地相接。而蘇松田賦畸重。祈公疏請均之。公格其議不行。惟蠲積逋數十萬。後人謂公能蘇一時之困。不能繫萬世之思。深以為惜。夫大臣經國。亟圖去大患處。若乃非常之惠。留待後詰。非所謂時至而事起者乎。雲間幅員狹而賦額廣。民困於賦久矣。有賦則有役。賦之不均也。此極重難返之勢也。役之不均也。尤官民交困之道也。然言均實難。蓋田之多寡不齊。小民之貧富不一。加以紳衿之優免。黠猾之規避。如理亂終十年踐更。每遇僉審。沿習照田編役四字。下既以此欺官。官亦以此自欺。遂使田連阡陌。坐享豪華。而寡婦之子。伊吾之士。與夫不辨菽麥之夫。苟有數畝。鮮不竭澤而漁矣。及屆承役。號曰年首。舉一里之田賦。惟斯人是問。初則仰鼻息於里書。是制裘而與狐謀也。繼則寄司命於隸卒。猶

委肉而當餒虎也。造計窮而哀懇急公於豪右。猶排闥闔而叫九閭也。中人之
虛立消。而公家之欠如故。縣官按籍而誅。徒聞敲朴之聲。終宵達旦。猶筆楚不
足。禁之圓扉。於是死不擇地。緩可投也。魚腹可葬也。求緩須臾之計。莫若背鄉
井。捐墳墓。而比鄰姻黨。下逮治其田者。免舉鷹擊。鮮有遺類。白望四出。不至村
落成墟。蓬蒿滿眼不止也。夫一人亡命。破及千家。此漢末黨錮之禍。不圖今日
於賦役見之。識者謂吳民竭力以供惟正。此朝廷之孝子順孫。天意必不絕之。
乃果委妻邑李侯名復與力行均田均役之法。其區圖里甲。仍仿舊制。惟甲田
限以定數。毋盈毋闕。彙甲成圖。彙圖成區。彙區成保。網舉目張。較若畫一。而田
無不均矣。田均則役自均。且初無所謂役也。人各自并其田。里書之弊窟。不攻
而自破矣。人各自完其糧。年首之禍根。拔本而塞源矣。設按月一分之印單。以
稽完欠。單去而知其為淳良。單存而責其頑抗。奸胥不得上下其手。猛差不得
鵠張其威。蓋講求幾費苦心。而其間調劑合宜。則孝廉吳含文。厥功懋焉。妻事
告成。吾華且是則是效。同心芝蘭。孰云作者難而述者易乎。瘡痍起而沅移復。
莫不誦曰李侯活吾。乃誦聲未輟。毒鼓復熾。鼓邪說以惑上聽。幾幾乎搖之矣。

幸賴士大夫合詞以爭。卒不能搖。而履霜堅冰。由來有漸。會藩臺慕公名天顏字寵鳴陝西人順治己未入覲。天子臨軒。嚮咨岳牧。公惕息天威於均田均役。數陳未盡。退而補牘。剴切淋漓。幾奪敬輿之席。復請天語申飭。勒石永遠。噫。三千里外之民瘼異績。竟以都俞邁會。直徹宸聰。斯實天之哀吾吳民。而巧遇明良之合也。猗歟休哉。良法可恃以無恐矣。從古法久必變。唐之祖庸調變而為楊炎之兩稅。宋之常平均輸變而為王安石之手實青苗。明之實粟塞下變而為葉淇之輸銀運司。彼皆不達與時消息之理。徒以欲速見小之意出之。誤國誤民。莫此為甚。懲前毖後。今日均田均役法誠盡美而拂民從欲違道干譽者。往往而有。慕公一疏寢食夫賂壑之源。東才士蹶張之氣。意良深矣。余因是而重有感也。縣令身司民社。間有賢者。亦思奮勵有為。無如事權掣肘。不免垂成而撓。敗即幸而成。而法因人立。人去而法隨亡矣。李侯建樹雖奇。設不遇慕公。彼墨吏肆志而圖逞翻局。又何能澤被鄰邑。俾吾華承庥襲慶於無窮哉。信乎慕公保護良法。再造東南。他年並文襄俎豆千秋可也。

募建均田均役碑亭小引

均田均役之法。華邑行之已七載於茲矣。譬若尪羸久病之人。一朝而啖梁肉。手持足行。頗覺便利。舉痛楚呻吟之苦。日久漸忘。此時猶執而告之曰。昔日如何苦也。將來如何而永無苦也。有不厭其贅笑其迂者乎。余曰。是安可以不告也。痛定思痛。余今日言之。猶談虎而色變也。且百千二豎。伏匿於育之上膏之下者。刻刻伺間而投隙。則醫緩所定之良方。安可不壽之梨棗。勒之貞珉。以示遵守而杜紛更乎。所謂醫緩者何人。則創始之賢父母。調劑之賢孝廉是也。而鰥鰥過慮。繕疏入告。防痼疾之復發者。則藩臺慕公是也。噫。彼皆無役之人也。而其婆心切切如此也。豈天固不絕吾吳民而使偉人輩出歟。恩綸煥發。寒谷胥春。一時起死之靈藥。千秋不易之章程也。表揚保護。人有同心。即宵旦經營。猶恨其遲矣。因憶事之初。舉有異議者曰。里催何能困人。從來吾為率先。眾為津貼。儘覺津津有味。烏用是紛紛者為哉。夫規一人之漁獵。而坐視千百萬生靈。宛轉於湯鑊之中。斯人也。吾慮其必獲陰譴也。今日業何必較多寡。人何必爭巧拙。但願各捐昔年里催一限之費。便可共襄美舉。釋氏所謂聚沙成塔之功德也。敢合掌為大眾勸。

論開國功臣

天下大器。非可以智力取也。莽懿之術甚工。而姦回定業。千古貽譏。國祚亦促。無足尚焉。三代以下。得天下正者。無如太祖。議者比之漢高。而迅掃胡元。較之誅滅暴秦。功更偉矣。奮劍一呼。濠泗雄杰。傾心推戴。而四方精銳。連袂接踵。得人如此。可以卜天意有在矣。渡江之日。親御戎行者。有九郡陽一戰。幾蹈不測。外此則指授方畧。鼓勵將士。凡摧堅陷陣。何莫非師武臣力歟。至於圖取燕都。雍容垂拱。惟中山開平是任。而大兵所向。如摧枯拉朽。元主宵遁。挈石晉淪沒之十六州。悉歸版圖。雪耻除克。不止為聖主開疆。直為中原吐氣矣。他如頽宋諸臣。出則受服。入則獻俘。何嘗有幾微貶歟哉。豐功偉烈。漢之雲臺。唐之凌烟。何多讓焉。然而晚年猜忌。鮮保令終。豈長頸烏喙。聖主有同霸主歟。若夫文皇所倚重者。惟東平河間二臣。一則東昌戰沒。一則西粵暴亡。更若淇國出塞。全軍覆沒。尤為辱國。故連歲親征。終於晏駕沙漠。是亦有君無臣之故。乃帶礪之盟。受之者無慙色。而蓋帷之舊。曾不一追恤焉。吾不能解其故矣。

論靖難功臣

原夫革命代終之際。必有英雄崛起。䟽附先後。及金甌既奠。錫以世爵。風雲邁會。非偶然也。乃難易殊途。厚薄異報。豈有幸有不幸歟。大皇帝逼管蔡之嫌。睥睨大物。亢龍首而震霆威。臨江鞠旅。金川南應。何啻順風之呼。一時攀鱗附翼者。詎云非貪天功哉。然而降城數十。轉戰千里。豈等于代邸從龍者乎。惟是主非易姓。地不改闢。較之開國相徑庭矣。慨自烏盡弓藏。宿將消滅。左右輔導者。方粉飾太平。北平起兵。以紂袴之子。當新莽之劓。直如發蒙振落。豈若元末擾攘。羣雄逐鹿。對壘莫非勁敵。且天子自將。亦未有大帥專閫。捷書屢奏。奇勲而頒。爵之盛。上公徹侯。殊無吝惜。羊頭之誚。識者疑之。或以逆取順守。人心未厭。爪牙心膂。崇其位號。重其事權。以資鎮壓歟。夫豪類奇杰。同起布衣。莫不刻膚裹血。甲冑生蟻。數十年後。得與五等之列。若誇詡靖難者。皆藩邸舊臣。食祿有素。甫三載而申河山之誓。是向之削平禍亂。奄有六合者。適為後人富貴資耳。況六王彪炳。紹世寥寥。至嘉靖繼絕。僅衍箕裘。乃同時貔虎。勞苦功高者。實繁有徒。俱祀等若敖。不得比千夫之長。三百年來。列戟鳴鐘。強半後起。蓋嗣主忽締造之基。漢廷鮮頌勲之䟽。樂卻夷於皂隸。千古同悲矣。

同是夢中身。欲說難真。多君直筆替傳神。轉漕平徭諸大政。幾費艱辛。有酒且重斟。望古逡巡。開編恍遇杖朝人。時先生年已八十二百年前興廢事。今又身親。

右調寄賣花聲

咸豐戊午元夕鄉後學姚濟鐵梅氏題

吳逆取亡錄

蒼弁山樵撰

康熙十二年冬十一月。吳三桂自去其平西親王爵。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據雲南反。偽檄所至。叛者四起。勢同鼎沸。越五年。僭帝號。旋殲。又三年。王師下雲南。其孫世璠自刎。天下大定。余轉側兵間。瀕死而幸不死。爰就耳目所及。筆之以見覆亡之禍。寔所自取。使當日歸藩遼左。克守臣節。則帶礪河山。永保無疆之祿。豈不懿哉。三桂者。故明武舉。沈毅敢戰。少時逐一騎射之墮。下馬欲取其首。其人故伴死。突揮刀刃三桂中鼻。故鼻左微凹。目瞻視。隆準無鬚。監軍太監高起潛愛其勇。認為義子。屢以戰功得優敘。不數歲授總兵官。鎮守甯遠。其先世居徽州。流寓遼東。因家焉。父襄由武進士起家。官錦州總兵。以援大凌河師潰削職。後從征山東。克登州。復官。升擢京營都督。歲庚申。我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也。春二月。流賊李自成自秦犯晉。畿輔大震。議撤三桂兵守山海關。為京師衛。大學士陳演恐事平以棄地。獲咎。執不可。越月。賊鋒益逼。始決計棄甯遠。封三桂平西伯。越入援。甫及關。而京師陷。襄降賊。三桂聞變。逡巡關西。將赴降。自成命降將唐通作書招之。脅襄貽書敦促。中有

吾君已矣。爾父命在須臾。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位。語有陳沅者。字圓圖。故吳妓。美麗善歌。咸曉周奎得之以進御。莊烈帝憂勤國事。不暇顧。飭歸奎邸。三桂欲其豔。請于奎。奎盛飾奩具以贈。三桂妻張氏貌寢而悍。三桂頗憚之。不敢携沅行。留居京都。城陷。為賊將劉宗敏所得。三桂抵薊州。襄使者至。詰知襄被執。笑曰。是脅我耳。我至即釋。何患復問。陳姬無恙乎。使者以寔告。勃然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見天下人。遂反旆而東。回山海關。以討賊復仇布告遠邇。繼恐賊大隊至。眾寡不敵。遣其副將郭雲龍楊坤孫文煥乞師于我朝。時睿親王率師西征。中途得請。允之。自成聞三桂之來而復返也。命偽丞相牛金星居守。自率精銳二十萬挾莊烈帝太子永王定王及襄置軍中。東擊三桂。夏四月十八日。及關圍之數匝。睿親王兵亦至。三桂突圍出。謁即壁中薙髮。二十一日戰于關西一片石。賊敗。明日復戰。自成按轡登高岡以觀。目將眈見我軍戴纓帽如萬朵紅雲。風捲而西。遽策馬走呼曰。敗矣。賊眾大潰。奔回水平。殺襄于城西之范家莊。狼狽還京。盡屠襄家。並害太子二王。二十九日焚宮殿。出阜城門宵遁。三桂追至近畿。傳檄入都。言奉太子至。明臣之從賊而留京未行者備

法駕南還郊迎及登輦則解而短後衣者。審親王也。咸愕眙不知所為。羅拜道左。次日上箋勸進內院大學士范文程笑曰。吾主已去歲登極。此皇叔攝政王也。眾慚而退。三桂知家屬被害。憤甚不入城。躡賊緊追。又敗之。望都真定間。時尚未知圓圓消息也。賊被追急。盡棄所掠輜重婦女。疾趨山右。三桂前部得圓圓于途。報至大喜。于營次設錦幄。鼓吹前導。迎以歸。逐北至固關。班師為襄發喪。乞贈卹。得旨俞允。並授三桂為平西王。旋從大將軍英親王征自成于陝西。自襄陽武昌東下。至九江而還。命赴鎮錦州。時順治二年。三桂年三十四。居久之。營營不自得。求勦賊自効。五年移鎮漢中。與都統李國翰敗大同叛鎮姜瓖逆黨于延安榆林等府。復征流賊張獻忠餘黨之擾四川者。擊走孫可望。白文選。李定國等。克成都敘州重慶。駐師綿州。部下恣淫掠。巡按御史郝浴劾三桂驕縱觀望。三桂怒。誣浴敗。圖冒功。浴坐謫徙。三桂欽功增俸。子應熊張氏出也。尚主為和碩額駙。授爵三等子。十四年詔三桂為平西大將軍。進征貴州。師久無功。還駐遵義。先是可望等。圖明桂王朱由榔建號永曆。稱帝于粵。降附之。尋與定國陳定國奉永曆入雲南。可望攻之不勝。赴長沙軍前降。入都具言雲

南可取狀。三桂欲自以為功。亦具疏請命分兵三路。平南大將軍信郡王經略大學士洪承疇由湖南取道貴州。進征南將軍李永春由廣西進。三桂由四川進。十六年正月。合攻雲南。城水磨走。永昌奔入緬甸。三桂進至騰越州。西南百餘里。即緬境中原地盡處也。明將馬寶李如璧秋三品塔新策。及景東等處土司俱歸順。乃振旅還。召信郡王洪承疇等回。留三桂督滇事。承疇將行。三桂問自固之策。承疇曰。不可使滇中一日無事。三桂謹受教。承疇至京。即以嚴疆難靖。請援明黔國公沐英世鎮例。移藩久鎮。三桂遂奉命鎮滇。督撫均受節制。是年元江土司那萬叛。三桂平之。以其地為元江府。嗣部臣以雲南歲需餉餉至九百餘萬。議裁兵。三桂奏言。邊警未除。宜如舊。並請發兵入緬。疏言。渠魁不殄。有三患。一難奉定國等引眾四擾。患在門戶。土司反覆。易被煽動。患在肘腋。投誠將士。乘機生心。患在賸理。且滇中米糧騰踊。耕作半荒。養兵難。安民亦難。惟有勦淨根株。庶克一勞永逸。詔如所請。授內大臣愛星阿為定西將軍。會同進師。三桂檄諭緬人。以出兵故。令縛永歷以獻。自率大隊由騰越出邊。是時永歷就食緬人為所制。與定國等隔絕不通。已不能有所為。移書三桂乞哀。曰。將軍新朝之勲臣。

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于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闖賊肆惡。突入我京城。殄滅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殺戮我人民。將軍志興楚國。飲泣秦廷。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衷。猶未泯也。奈何憑藉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逆賊授首之後。而南方土宇。非復先朝有也。宏光殄祀。隆武就誅。僕于此時。幾不欲生。猶暇為宗社計乎。諸臣強之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以來。一戰而楚地失。再戰而東粵亡。流離驚竄。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僕于貴州。接僕于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宗室。僕由是遠渡沙漠。聊借紉人以固吾圍。山遙水遠。言笑誰歡。既失世守之封疆。苟全微命于蠻服。祇益悲矣。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擲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地。以為將軍建功之所。將軍既毀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鵲鴞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為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

祖若父乎。僕今日兵衰力弱。兢兢于立區區之命。懸于將軍之手。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碎骨。血灑草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新朝。惟將軍是命。冀裁之。三桂不答。自木邦趨緬城。師次舊挽坡。緬人懼。持貝葉文納款。紹永曆曰。晉王李定國至矣。請出就晉王軍。並其太后馬氏后王氏太子慈烜及公主公女等。輿送三桂營。順治十八年十二月朔日也。康熙元年正月捷聞。晉爵親王。並命貴州亦歸管轄。三桂擁水厯還滇。內大臣愛星阿議所以處之。三桂曰。宜駢首。愛星阿不許。將軍卓羅曰。彼曾為君。全其首領可也。四月二十五日。三桂命其將楊坤夏國相等。進吊于滇城之篋子坡。太子等皆就縊。復焚其屍。遣送太后及后北。上中途均扼吭死。明社之屋。雖由闖賊。然例以宋室厓山。寔亡于三桂手。此後鄭氏負隅海外。雖仍以永曆紀年。其寔扶餘自王。金鑪朱火。自茲熄矣。初三桂之追李賊也。得所棄貲無算。既鎮滇黔。復以水西土酋安坤。迤東土酋王耀祖。祿昌賢。烏撒土女酋隴氏等。不廷削平之。收其地分設大定。開化。黔西等府州。土官咸世襲。厚歛多藏。積數百年。悉為三桂有。又徇西番蒙古意。請于北勝州。

互市茶馬。令人往番洱及川湖產茶處所。採運交易。繼請以原籍沐天波莊田為藩莊。假稱潘渠築城。廣徵關市權稅。鹽井金礦銅山之利。值番苗自相仇殺。輒以邊警入告。歲靡餉銀千餘萬。延不請核。由是富甲天下。漸蓄異志。揮金以要結人心。賞賚饋遺。動以數萬計。文武官之銓除到滇者。陰遣私人誘令帶身藩下。給身價銀多者數萬。少亦萬餘。視其才為等差。俾為己用。所部將卒皆百戰之銳。且多季自成張獻忠二賊部下。舊風來歸者。餌以厚利。無不願効死力。蓋思發難而無以為名。爰即永厯所居五華山作新府。重樓複道。規制擬大內。又為園于西郊外。名安阜園。因圓圓齒已長。張氏亦老。更羅致豔冶以歌舞自娛。會平南王尚可喜鎮廣東。自陳老病。願歸藩遠左。詔從所請。三桂于十二年七月。亦詔請移藩疏入。下廷臣會議。有言三桂鎮服苗蠻。不可移者。有言撤藩後必多撥禁旅往守。紛擾民驛。宜仍令留鎮者。獨戶部尚書朱思翰。兵部尚書明珠等。以邊陲靜晏。三桂不應仍鎮雲南。議上。特免三桂撤歸錦州。遣侍郎哲爾肯學士傳達禮齋詔諭曰。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咸賴師武臣力。及海宇甯謐。必振旅班師。俾封疆重臣。優游頤養。實廷典也。王鎮守巖疆。厥功懋。

馬。但今年苗已高。久駐退荒。眷懷良切。故先王所請。王其率屬北來。慰朕眷注。庶幾旦夕親止。君臣偕樂。至一應事宜。已命所司籌覈周詳。王至即有寓宇。無以為念。並預給藩下官兵半年俸餉。以便起裝。三桂初意要旨慰留。可從容部署。命下愕然氣沮。日與心腹將士吳應麒。吳國貴。劉茂選。方光琛。夏國相。胡國柱。衛璞等謀所以舉兵。茂選謂明亡未久。宜立明後奉以為君。老臣宿將。當有願為前驅者。光琛曰。出關乞師。猶可以力弱自解。永歷已竄緬中。必擒而殺之。此不可解矣。況功成之後。萬不能終守臣節。篋子坡之事。可一再行之乎。遂不用茂選策。哲爾肯等至滇。三桂期以十一月二十四日行。陰扼各關隘。聽入不聽出。先三日。集所屬都統及四鎮十營總兵。何進忠。高得捷。馬寶。高起隆。劉之復。陶繼智。廖進忠。林興珠。張足法。王屏藩。王會。范齊韓等。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連按察使李興元。知府高顯辰。同知劉崑。脅之叛。弗從。幽繫之。顯辰仰藥死。興元崑徙置瘴地。哲爾肯等被留。提督張國柱。總兵杜輝。柯鐸。布政使崔之瑛。提學道周昌。知府馮銓等以下官。並從逆。三桂年六十二矣。自稱都招討大元帥。以明年為周王元年。鑄錢曰利用通寶。蓄髮易衣冠。幟色用白。步騎皆以白。

連為慘。先一年冬。漢中雷電風雪。一時兼作。是年夏。西寺塔頂銅鳳有聲鳴。鳴數日不止。又有異鳥來集。展翼方丈餘。狀貌醜怪。博物者不能識其名。人咸知為不祥。而三桂不悟也。川湖總督蔡毓榮。得雲貴總督甘文焄報。飛章告變。上以荊州為咽喉要地。關係最重。遣前鋒統領碩倭。先率禁兵兼程往守。以遏賊勢。尋授順承郡王勒爾錦為甯南靖寇大將軍。統師繼進。分命將帥運動。旅先後赴武昌。西安。漢中。安慶。京口。兗州。太原。諸要地。供調遣。詔削三桂爵。宣諭中外。凡陷賊官員軍民。或心存忠義。不能自拔。或被賊驅迫。畏罪懷疑。但能歸命輸誠。悉赦已往。不復究治。其藩下人出仕各直省者。雖有父子兄弟在雲南。概不株連治罪。各宜安心職守。無懷疑慮。三桂子應熊尚主在京。廷臣咸請逮治。詔且拘禁。事平再議。猶欲三桂悔悟自投。曲賜矜全也。賊將馬寶先驅至貴陽。提督李本深應之。貴州巡撫曹申吉總兵王永清崔世祿降賊。總督甘文焄不能支。將一騎趨鎮遠。冀扼賊東竄。制將江義已受逆命。以兵圍之。文焄自縊。賊進臨沅州辰州。直逼長沙。十二月朔日。三桂偽署郭壯圖為大將軍。留守雲南。自領胡國柱等東行。賊抄至貴州。十三年正月。至鎮遠。遣吳國貴王屏藩。

夏國相等。分據楚蜀。犯陝甘。江西。致書平南靖南二藩。要約同叛。潛使間謀。齎偽劄偽印。四出煽誘。于是四川提督鄭蛟麟。巡撫羅森。總兵譚宏吳。之茂。襄陽總兵楊來嘉。鄖陽副將洪福。長沙副將黃正卿。廣西將軍孫延齡。都統線國安。提督馬雄。陝西提督王輔臣。靖南王耿精忠。福建巡撫劉秉政。總兵曾養性。潮州總兵劉進忠。副將張星耀。温州總兵祖宏勳。高州總兵祖澤清。並從逆。偽總兵楊寶蔭。寇常德。其父原任提督楊明遇。為內應。城遂陷。三桂至常德。具疏付哲爾肯。傳達禮還奏。廷臣以三桂疏詞狂悖。怙惡不悛。其子孫即宜凌遲處死。以消內變。上念應熊久在近侍。不忍加戮。將應熊及子世霖處絞。其餘幼子免死入宮。三桂聞之大恨。自常德至松滋。窺取荊州。使賊將劉之復。高得捷等。掠肇慶。宜昌。袁州。分我兵力。平南王尚可喜之子之信。亦受三桂輔德親王偽爵。據廣州叛。提督嚴自明。巡撫陳洪。明總兵苗之秀等附之。精忠復通使鄭成功之子錦于臺灣。招令渡海內犯。時維畿輔河南山左。右與江南財賦之區。尚宴然無事。掩如雲貴陝甘兩粵閩蜀湖南江右及湖北之鄖均浙江之甯紹金衢江南之祁歙。賊氛幾遍。幸賴聖謨廣運。先機獨斷。賊未至而制賊之師先已在。

途或已蒞止。賊計漸窘。未幾尚之信耿精忠王輔臣鄭蛟麟祖澤清劉秉政曾養性劉進忠嚴自明苗之秀林興珠等先後反正。孫延齡謀歸順。為三桂從孫世琮所襲殺。鄭錦敗回廈門。賊將高得捷線國安馬雄劉之復等相繼死。三桂妄冀得荊州後。非長驅北犯。即順流東下。乃五年之久。卒不能越湖而北。徘徊嶽麓。憤恚無所逞。賊黨思悅其意。相率勸進。十七年三月朔。改衡州為定天府。僭帝號。建元昭武。冊妻張氏為后。應熊庶子世璠為太孫。加郭壯圖方光琛為大學士。擢王公良已養元陳君極王緒李繼業等為將軍。餘黨進爵有差。將設朝。淫雨泥濘。藉松針于地。始克成禮。既受賀。有犬登其案而坐。三桂心惡之。遂病噎。繼以下痢。口不能言。八月十七日斃于衡州。賊眾匿喪不發。請世璠奔喪。郭壯圖力阻不行。九月偽后張氏死。十月始發喪。運柩回滇。十一月世璠僭號。改元洪化。立郭壯圖女為偽后。召曹申吉等入滇輔政。申吉及羅森馮甦杜輝等。各謀歸正。事洩。死。十八年賊將吳應麒敗于岳州。棄長沙。衡州退守貴陽。吳世琮死于廣西。洪福郭義柯鐸咸輸款。吳國貴中礮死。十九年召順承郡王還京。以貝子彰泰為定遠平寇大將軍。蔡毓榮為綏遠將軍。同將軍賚塔穆占趙

良林總督董衛國等協力進征王屏藩陳君極自殺吳之茂就擒楊寶蔭楊來
喜崔世祿李本深降諱宏死吳應麒為郭壯圖所縊賊棄貴州奔雲南大兵鼓
行而前二十年二月薄雲南城世璠以圍急召馬寶胡國柱夏國相等歸援國
柱窮迫自經王緒焚死寶與國相王永清江義巴養元王會高起隆張足法李
繼業等乞降城中樵採路絕人相食十月二十八日世璠御偽殿刎頸不殊再
及乃死偽后郭氏殉焉壯圖閤室自焚偽將軍何進忠線絨等開城迎大兵入
雲南平擒方光琛磔于市戮世璠屍吊首馳獻逆產親屬俱籍沒緣坐馬寶等
以次伏誅析三桂骸骨傳示天下距謀叛時恰八年云

此書自署蒼弁山樵當是浙西人撰所敘三桂瑣事較國史逆臣傳為詳以
視庭聞錄則稍簡庭聞錄者南昌劉健著其父崐官雲南同知抗節不屈三
桂戍之騰衝衛大軍平滇得復職健追敘所述故以庭聞名內言三桂輕財
好士人有一長收錄無棄以曾為傳宗龍部將視宗龍子汝如親兄弟王府
門禁甚嚴汝非時出入侍衛不敢詰甯都曹應達于三桂有恩其子傳燦游
滇三桂以十四萬金贈行巡撫袁懋功內召饋以十萬金李天洛予告亦以

三萬金為贖。知縣以上官。有才望素著及儀表偉岸者。皆令投身藩下。蓄為私人。崐初至滇。胡國柱代三桂報謁。隨遣客道意。袖出馮某投身契一紙云。立賣身婚書。楚雄府知府馮魁。本籍浙江臨海縣。今同母某氏。賣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後署媒人胡國柱。崐常言滇中有三好。吳三桂好為人主。士大夫好為人奴。胡國柱好為人師。凡賣身者皆師事國柱也。國柱號怡齋。順治甲午舉人。與夏國相衛樸郭壯圖皆三桂婿。三桂愛崐有稱。八面觀音者。故宗伯南昌李明睿家妓。城破為蔡毓榮所得。又有四面觀音者。亦美姿容。後歸征南將軍穆占。陳圓圖先死矣。所寶三異物。一騶虞皮。白章黑紋。得之甯遠。一紅寶石帽頂。徑寸長二寸許。光照數丈。炎炎如火。一大理石屏。高六尺。山水木石渾然天成。似元人名筆。本沐氏舊物。簿錄時偽宮中財物。充極裁紙折疊刀。多至數庫。有塞而奏者。字文定。昆明人。本庠生。少為孫可望所聞。可望敗。削髮為僧。復入三桂府。事掌圖籍。博學善談諧。三桂或盛怒。以微詞解之。恒求釋趙良棟。携以入都。曰。此吳逆宮中帳簿也。以故諸將所攫取者。皆不能匿。崐見僭元偽詔。析其字曰。昭為斜。日乃口。

日斜不久。刀口不祥。武之文止也。賊亡無日矣。頗足以資談助。又言馬寶字城壁。幼時即力敵成人。稍長為盜。校黠善戰。性反覆。號兩張皮。然好與士大夫游。次子自援。恂恂儒雅。有詩集行世。王緒字繼志。美丰姿。垂髮委地。溫雅如書生。及疾呼搏戰。持矛盤舞。無不辟易。方光琮字獻廷。明禮部尚書。一藻子。劉茂選字元初。四川諸生。曾為劉天秀偽中書。韓大任字非有。能詩。好食雄黃。為偽揚威將軍。繼高得捷。守吉安。被圍久。三桂使馬寶王緒陶繼智往援。寶先遣謀從水關入報。大任疑其詐。謀曰。馬帥慮此矣。臨行囑以棒植二字示信。大任默然良久。曰。如真赴援者。至城下免胄見髮。我當出會。寶等進師。阻水不能達城下。城中寂然。無一砲相應。遂潰。大任棄吉安遁。其趨閩而降于康親王。則孫旭為之也。旭湖州人。少機警。知書。入武學。耿逆反。時客姚啟聖幕。貌既修偉。又有口才。啟聖悅之。旭請招某山寇。寇受撫。隨旭至縣。縣令待以賓禮。有捕役素恨旭。白令曰。旭所招盜名在捕中。有年矣。按牘良然。于是執旭及盜。鞠訊具服。械赴浙省。繫臬司獄。移旭還縣。出北新關。遂與解役逸。七日而至建昌府。詣耿逆偽帥樂燦軍。改姓名為王懷明。自言聚兵起。

義不幸而敗。燦及參軍周發祥信之。為具衣冠。署偽職。燦敗。旭隨發祥以殘卒千人歸大任。一見相契。大軍圍吉安。簡親王安親王皆諭大任降。時康親王偕啟聖經略閩事。旭欲大任就啟聖招降者。至皆阻不允。都統哲爾肯復自贛州遣甯都魏祥至。旭恐大任為所動。搆祥殺之力。患大任降于閩。旭以招降功。當以道員用。乞假歸里。則一門血屬死無孑遺。廬舍亦燬。遂祝髮號諦暉。主持浙之靈隱寺。雖連綴所及。非三桂事。亦足以廣異聞。按諦暉初住靈隱。有石挨者。奪其席。即避居雲棲。石挨死。復為靈隱長老。壽至百餘始寂。曾計脫故友憚。日初幼子于廝養中。取名壽。平教之讀書。以畫名于世。書中歷舉諸逆黨。獨遺大任名。殆即諦暉所著。故諱之。與所敘四鎮十營。與庭聞錄所列十總兵名。大半不同。馮甦反正後。官至刑部侍郎。未死于滇。均不免傳聞異詞。又按世所傳四王合傳。言闖賊李自成自山海關敗還京。命偽將上城巡守。而遣唐通出戰。為三桂將馬有威所殺。自成復令換吳襄登城。以招三桂。三桂射殺換者。自成乃斬襄。後三桂鎮雲南。奉詔移藩。始則偽為永歷陵寢。易故明衣冠往謁。繼命前隊先行。自擁大軍殿後。日行三十里。行數

日即稱疾不起。以言激諸將。諸將忿。襲殺撫臣。持其首入。三桂頓足失聲。以頭搶地曰。爾輩殺我。爾輩殺我。即爾輩亦族矣。諸將呼曰。惟有反耳。三桂乃喜。甫至湖南。遽僭大號。改常德府治為行宮。易黃瓦不及。以漆黝之。建戊午年。王師集湖南。三桂已退守成都。李本深見勢不支。降于大將軍圖海。其婿胡國柱亦歸順。時值中秋。三桂方擁歌姬臨軒玩月。忽國柱變。聞大呼曰。吾事去矣。氣噎仆地。遽絕。夏國相等。扶其孫世璠于柩前。嗣立。築園寢于成都。大兵破蜀。發其塚。粉其骨為塵。無餘路焉。揆諸事理多不合。三桂追賊至近畿。自成已先遁。未聞憑城以守。裏之見殺。未必在挾以登城之日。唐通隨賊至晉。復降于我朝。以總兵官守保德州。晉爵一等子。康熙三年。乃死。三桂雖請移藩。先未出滇城一步。比反。集文武計事。執巡撫朱國治殺以威眾。而後起兵。非部下所襲殺。其僭帝稱係十七年三月在衡州事。八月即斃于衡州。未嘗遠至成都。世璠嗣立。亦非柩前。李本深于十九年始在貴州反正。械至京。磔死。胡國柱至二十年兵敗。縊死。初未輸款。傳又言世祖賓天。三桂入臨慮。廷議見留。乃提兵遠道。絡繹啟行。前驅至燕。居氏咸走匿。朝廷恐有變。令于

京城外搭殿設祭而去其反也。奉使筆帖式王新命乘間得脫。疾馳五晝夜至京師。赴兵部告變。至則以手抱柱。目上視。氣厥不能言。堂吏見狀。知有異。以湯灌之。半日始蘇。乃大言曰。吳三桂反。撫臣被殺。使臣見執矣。此誠齊東野人語。順治十八年春。三桂方偕大將軍愛星阿統師入緬。謀擒永歷。焉得分身術。提兵北上。且三桂雖橫。未奉詔旨。何敢擁兵而行。既已到京。亦不難諭令單騎入城。決無令其搭殿野祭之理。至滇南距京八千餘里。中又間以江河即八百里急遞。亦非五晝夜能達。況以一人縱極精悍。力馳百里。氣將不屬。豈能晝夜不息奔走八千餘里之遙。凡所云云。似不若此書之猶足徵也。時同治九年庚午秋九月。溫磯釣叟識。

鉅珣誌略

嘉慶元年丙辰。高宗純皇帝禪位于上。大學士和珅以軍機大臣管理吏戶刑三部及三庫理藩院內務府健銳營圓明園茶膳房造辦處上駟武備二院事務。兼步軍統領。恃其子豐紳殷德尚純皇帝第十女和孝公主。寵眷莫比。且私以誦戴為功。攬權黷貨。無已。上心識之。念係舊臣。曲賜寬貸。珣殊不省。四年己

未正月初三日。純皇帝賓天。坤奉。上命總理喪儀。竊自喜倚任如故。時川楚教匪滋事。已閱三年。勦捕未肅。初四日上于。苦次諭。誠統兵諸臣曰。我皇考臨御六十年。天威遠震。凡出師征討。即荒徼邊外。無不立奏蕩平。他如內地亂民。王倫田五等。偶作不靖。不過數月之間。即就殲滅。從來未有數年之久。糜餉數十萬兩之多。而尚未肅功者。總由帶兵大臣及將領等。全不以軍務為事。惟思玩兵養寇。藉以冒功升賞。竊廉鮮恥。營私肥橐。即如在京諸達侍衛章京。遇有軍務。無不營求前往。其自軍營回京者。即平日窮乏之員。家資頓臻饒裕。往往託詞請假。並非有祭祖省親省墓之事。不過以所蓄之資。回籍置產。此皆朕所深知。可見各路帶兵大臣。有意稽延。皆蹈此藉端牟利之弊。試思此項肥橐之資。皆婪索地方官吏。而地方官又必取之于百姓。小民脂膏有幾。又豈能供無厭之求。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平日地方官激成。再加之賸削。勢必去而從賊。即屢次奏報所擒滅者。皆朕之赤子。無奈而為賊。是原有之賊未平。轉驅民以益其黨。無怪乎賊匪日多。輾轉追勦。迄無肅事之期也。自用兵以來。皇考焦勞軍務。寢膳靡寧。大漸之前。猶頻問捷報。迨至彌留。並未別奉遺訓。仰窺聖意。自以國

家付託有人。他無可諭。惟軍務日久未竣。不免深留遺恨。朕躬膺祖宗之重寄。若軍務一日不靖。即一日負不孝之咎。內而軍機大臣。外而領兵諸臣。同為不忠之輩。何以對皇考在天之靈。伊等即不顧身家。寧忍陷朕于不孝。自列于不忠邪。況國家經費有常。豈可任伊等糜費坐耗。日復一日。何以為繼。又豈有加賦病民之理邪。近來皇考聖壽日高。諸事多從寬厚。凡軍營奏報小有戰勝。即優加賞賜。其或貽誤軍務。亦不過革翎申飭。有一微勞。旋經賞復。雖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嚴旨。亦未審辦一人。即如數年中。惟永保曾經交部治罪。逾年仍行釋放。其寔各路縱賊竄逸者。何止一次。何止永保一人乎。且伊等屢次奏報打仗情形。稍有斬獲。即鋪敘戰功。從未報有挫衄。伊等之意。自以皇考年高。惟將吉祥之語入告。但軍務關係緊要。不容稍有玩飾。伊等節次奏報殺賊數千至數百名不等。有何證驗。亦不過任意虛捏掩飾。帶兵各臣。若有失利。尤當據寔奏明。以便指示機宜。似此掩敗為勝。豈不貽誤軍務。軍營情弊。亦非一日。朕綜理庶務。諸期核寔。只以時和年豐。平賊安民為上。瑞不取吉祥虛語。而于軍旅之事。功賞過罰。尤不肯稍存假借。特此明白宣諭。各路帶兵大小各員。務

當滌慮洗心。力圖奮振。于春令內。一力勦辦。完竣。綏靖地方。若仍蹈欺飾。怠玩。故轍。再逾此次定限。惟按軍法從事。言出法隨。勿謂幼主可欺。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又加緊傳諭各營知之。翌日御史廣興具疏。劾坤諸不法狀。大學士劉墉亦于造膝時。奏請究治。初八日奉旨。革和坤職。拏交刑部收禁。詔儀親王成親王。七額駙。大學士劉墉。董誥。稽和坤家。列單具奏。命王公大臣會同三法司鞫審。坤初猶諉諸劉馬二家人。再訊始承。惟剋扣軍餉二百餘萬。娶放出宮女為妾。壓匿軍報。私放府道學政五款。不認。諸臣以供詞抄單呈進。欽奉上諭。和坤受大行太上皇考特恩。由侍衛溥至大學士。在軍機處行走多年。叨沐殊恩。在廷諸臣。無有能比者。朕親承皇考大故。苦塊之中。每思論語三年無改之義。如我皇考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寔心寔政。薄海內外。咸所周知。方將垂萬世為家法。何止三年無改乎。至若皇考所用之重臣。朕斷不肯輕為更易。即有獲罪者。若稍有可原。猶未嘗不思保全。此寔朕之本衷。自必仰蒙昭鑒。今和坤情罪重大。科道諸臣列款參奏。寔在難以刻容。是以恭頒遺詔。即將和坤革職。拏問。茲錄罪狀二十款。特諭眾知。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冊封為皇太

子。尚未宣布諭旨。而和坤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進如意。洩漏機密。居然以擁戴為功。其大罪一也。上年正月。皇考在圓明園召見和坤。伊竟騎馬直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無父無君。莫此為甚。其大罪二也。又因腿疾乘坐椅轎。直進大內。肩輿出入神武門。眾目共覩。毫無忌憚。其大罪三也。並將出宮宮女。取為次妻。罔顧廉恥。其大罪四也。自勦辦川楚教匪以來。皇考焦勞軍書。刻繫宵旰。乃和坤于各路軍營。遞到奏摺。任意延擱。有心欺蔽。以至日久未竣。其大罪五也。皇考聖躬不豫時。和坤毫無憂戚。每進見後出外。向廷臣敘說談笑如常。喪心病狂。其大罪六也。昨冬皇考力疾批奏批諭。字畫間有未真之處。和坤胆敢口稱不如撕去。意在另行擬旨。其大罪七也。皇考初旨令伊管理吏刑二部事務。嗣因軍務刻需銷算。伊係熟手。是以又奉諭旨兼理戶部題奏報銷事件。伊竟將部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其大罪八也。上年十二月。內奎舒奏報循化貴德二廳賊番聚眾千餘人。搶奪喇嘛商人牛隻。殺傷二命。和坤竟將原奏駁回。隱匿不辦。全不以邊務為重。其大罪九也。皇考升遐後。朕命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和坤不遵朕旨。無論已未出痘者。俱令來京。

不顧國家體卹外藩之意居心寔不可問其大罪十也大學士蘇凌阿兩耳重聽衰邁難堪因係伊弟和琳姻親隱匿不奏侍郎吳省蘭李漢太僕寺卿李光雲皆曾在伊家教讀並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其大罪十一也軍機處記名人員和坤任意撤去種種擅專不可枚舉其大罪十二也昨將和坤家產抄查所蓋楠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格段式樣皆仿照寧壽宮制度園亭點綴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不知是何肺腑其大罪十三也薊州技藝居然設立享殿開置隧道以致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稱其大罪十四也家內所藏珍珠手串竟有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兼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其大罪十五也又寶石頂並非伊應戴之物所藏真寶石頂有數十箇并有大塊寶石不計其數為御庫所無者其大罪十六也家內銀兩衣物等數逾千萬其大罪十七也且有夾牆私庫藏金數萬兩地窖埋銀百萬兩以及上房大珠大金元寶大銀元寶金寶塔等物其大罪十八也附京通州薊州地方均有當舖錢店以首輔大臣與小民爭利其大罪十九也劉馬二家人不過下賤家奴而查抄資產每人竟有二百餘萬之多並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縱令需索何得如此豐裕

其大罪二十也。況銀號當舖尚未抄畢。已有數千餘萬兩。似此貪縱營私。寔從來罕見罕聞者。以上各款。皆經王公大臣會同審訊。和坤供認不諱。如此喪心昧良。目無君上。貽誤軍國重務。弄權舞弊。狂妄不法。其貪婪無厭。蠹國肥家。猶其罪之小者。寔屬辜負皇考厚恩。如數年以來。廷臣中有能及早參奏。必蒙聖斷。立置重典。乃竟無一人奏及。內外諸臣自飾言皇考聖壽日高。不敢勞煩聖心。寔則畏懼和坤。緘口結舌。皆朕所深知。今和坤罪狀已著。其得罪我皇考之處。擢髮難數。百喙難辯。若置之不辯。何以仰對在天之靈。此朕不得已之苦衷。爾封疆大臣。以為何如。除在京王公大臣會審外。通諭各省督撫。指出和坤各款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跡。各據寔迅速覆奏。又奉上諭。朕恭閱皇考硃批。有嚴禁內外大臣呈進貢物諭旨二道。聖訓煌煌。垂戒至為明切。夫貢之為義。始于夏禹。原指任土作貢而言。非尚以奇珍。所謂不貴異物賤用物也。是以蒙皇考頒諭飭禁。至再至三。只因和坤攬權納賄。凡遇外省督撫等呈進貢物。准遞與否。必先向和坤關白。伊即擅自准駁。而督撫所進貢物。在皇考不過賞收一二件。其餘盡入和坤私宅。由是我皇考雖屢經禁止。仍未杜絕。試思督撫之

購銅磁書畫。寧皆出自己資。必下而取之州縣。而州縣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數。敲撲隨之。以閭閻有限之脂膏。供官吏無窮之剋削。民何以堪。此等古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真是糞土之不如。而以奇貨視之。可乎。國家數百年來。昇平昌阜。財賦豐盈。內府所存陳設物。仲克叔駢羅。現在無可收貯之處。且所貢之物。斷不能勝御庫所藏者。即或勝之。視之真糞土之不如也。朕之所寶。惟在時和年豐。民物康阜。得賢才以分理庶政。方為至寶。再查應進土貢。原為日用所必需。如吉林黑龍江將軍每年所進貂皮東珠人參。係該處所產之物。他如川廣之藥材。江浙之綢緞。及徽墨湖筆箋紙茶葉瓜果等項。不過任土作貢之義。仍准按例呈進。所有如意銅磁書畫。挂屏插瓶等項。嗣後概不准呈進。至在京王公大臣。每年所得分例。尚不能敷當差之用。豈有餘資。亦不許呈進。若內廷翰林所錄御製詩文冊頁。自作詩畫等物。尚可呈進。斷不許增入古玩。至各省鹽政織造關差等。並無地方理事之責。其應支銀兩。現今戶部查明方擬酌減。伊等辦公更可裕如。應進貢物。准照例呈進。朕想每年王公大臣督撫等所進如意。取北吉祥。殊覺無謂。諸臣以為如意。而朕觀之。反不如意也。亦著一併

禁止。朕此次嚴諭之後。諸臣等有將所禁之物呈進者。即以違制論。決不稍貸。特此明白宣諭。內外知之。並以兵部尚書軍機大臣福長安依阿黨附。命即革職拿問。一併查抄議罪。隨據直隸總督胡季堂條陳。坤罪請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十八日。大學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等。公擬和坤罪名。請如胡議。福長安應照朋黨例擬斬。即行正法。奏上。上心不忍。特詔曰。和坤種種悖妄專權罪大惡極。予法寔無絲毫可貸。因思聖祖仁皇帝誅鰲拜。世宗憲皇帝誅年羹堯。皇考誅訥親。此三人位與和坤相等。而和坤之罪尤為過之。從前辦理鰲拜年羹堯皆蒙賜令自盡。訥親貽誤軍務。于軍前正法。今就和坤罪狀而論。其罷擱軍報。有心欺隱。各路軍營。迎其意旨。虛報首級。坐冒軍糧。以至日久未竣。貽誤軍國重務。尤為重大。即不照大逆例凌遲處死。亦應照訥親之例。立正典刑。此事寔難寬其一線。惟現當皇考大故之時。即將和坤處決。在伊自思為罪應當朕心。究有所不忍。且伊罪雖浮于訥親。究未身在軍營。與訥親稍異。國家原有議親議貴之條。以和坤喪心昧良。不齒人類。難以援引。議豈能從減姑念其曾任首輔大臣。于萬無可貸之中。免其肆市。和坤著加恩賜令自盡。此朕為國

體起見。非為和坤也。至福長安受皇考厚恩。亦居和坤之次。且日與和坤朝夕聚處。而和坤罪狀。知之最悉。且常有獨對之時。如果據實舉劾。罪蹟昭著。皇考必將和坤即正刑誅。斷不肯偏護和坤。轉坐福長安以訐發之罪。即謂皇考春秋已高。恐觸聖怒。藉小忠小信為辭。不肯舉發。自朕立為皇太子。至受璽後。已及四年。此數年中。常有在朝內值宿。不與和坤同值之時。何難自請獨對。或將和坤罪狀臚列。具摺密奏。如前有片紙隻字。則此時朕不但不肯將伊同和坤一同治罪。並不肯奪伊官爵。乃終始并無一語。其為有心扶同徇隱。百喙難辯。現在查伊家內財產。已非伊家所應有。若非平日肆意貪婪。何從得此饒裕。應即照大學士等所請。按例辦理。但科道並未將福長安指款參劾。而所抄資產。究不及和坤之一二。和坤現已從寬賜令自盡。福長安亦著從寬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著監內提出福長安。前往和坤監所。親視和坤自盡後。再押本獄監禁。至和琳本無功績。只因伊參奏福康安木植一案。得以屢邀擢用。此案並非和琳秉公參劾。寔係聽受和琳指使。陷害福康安之計。今抄沒和琳家產。查出所蓋楠木房屋。僭妄踰制。較之福康安私帶木植。孰重孰輕。且和琳用福康安。

勦辦湖南田匪亦因和琳從中掣肘以致福康安身沒未能辦竣且和琳于苗匪一案有罪無功和琳公爵自應照議革去至配享太廟尤屬非常巨典和琳何人乃與開國功臣同列著即撤去並伊家所立專祠一并拆毀豐仲殷德係固倫額駙且公主平日為皇考所鍾愛自應仰體慈恩曲加體卹若此時將豐仲殷德職銜革去齒于齊民亦覺未協念和琳公爵因擊獲王三槐所得今照議革去著加恩仍留伯爵即令豐仲殷德承襲在家閒居不許在外滋事宜綿亦著革去公爵斥退侍衛不許在乾清門行走仍加恩賞給雲騎尉之職在本旂當開散差使錫齡原係承襲福靈安雲騎尉之職福長安獲罪自應斥退侯爵然與福靈安無涉仍著加恩准錫齡承襲雲騎尉之職亦斥退侍衛不准在乾清門行走回本旂當開散差使大學士蘇凌阿年老耳聾因係和琳姻親和坤利其昏愎充位藉顯己才伊年逾八十起跪維艱難勝綸扉之任蘇凌阿著即原品休致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寺卿李光雲皆係和坤引用之人李光雲現患痰疾著以原品休致吳省蘭李潢雖無人列款參劾但未便俾列卿貳著給編修之職撤回學政不准在南書房行走坤既伏辜復詔誡內外臣工曰昨

降旨將和坤罪狀明白宣示。據大學士九卿等會同定擬具奏。已將和坤賜令自盡矣。和坤任事日久。專權濫蔽。以至下情不能上達。若不立除。恐無以肅清庶政。整飭官方。今已明正其罪。此案業經辦結。因思和坤所管衙門本多。其升任保舉。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員奔走和坤門下。逢迎饋賂。皆所不免。若一一根究。連及多人。非罪不及衆之義。且近來弊端百出。事難悉數。現在宣示和坤罪狀。其最重各款。俱已曉然昭著。倘廷臣中誤會朕意。遇事覓求。尚復攻訐。陰私摘發細故。或指一二人一二事以寔其言。則舉之不勝其舉。并起告訐報復之漸。是除一巨蠹。又不免流于黨援。門戶陋習。殊非朕之本意也。朕所以重治和坤之罪者。為其貽誤軍國重務。而又種種貪黷營私。是以立即辦理。刻不容貸。此外不肯別有株連。惟在警戒將來。不復追究既往。大小臣工。毋庸心存疑懼。況臣工有才能者多。若能遷善改過。皆可為國家出力之人。即有從前熟中躁進。一時失足者。但能洗心滌慮。痛改前非。仍可免為端士。不至終身誤陷匪人。特此再行明白宣示。各宜凜遵砥礪。以副朕咸與維新之意。倘經此番訓飭之後。尚不知改悔。勉力修省。則是自甘暴棄。不齒士類。必當嚴加懲治。毋謂教

誠之不預也。于此仰見聖心寬仁。立除大慙。而于依草附木之徒。悉置不究。中外臣庶。無不歡欣鼓舞。旋授勒保為經略大臣。督撫提鎮。均聽節制。明亮額勒登保。並為參贊。剋期滅賊。凡不諳軍旅。畏葸無功。各將領。次第撤回罷黜。

查抄和珅家產清單

欽賜花園一所。亭臺二十座。新添十六座。

正屋一所。十三進。共七百三十間。

東屋一所。七進。共三百六十間。

西屋一所。七進。共三百五十間。

徽式新屋一所。七進。共六百二十間。

私設檔子房一所。共七百二十間。

花園一所。亭臺六十四座。

田地八十頃。

銀號十處。本銀六十萬兩。

當舖十處。本銀八十萬兩。號件未計。

金庫

赤金五萬八千兩。

銀庫

元寶五萬五千六百箇。

京銀五百八十三萬箇。

蘇鏤三百一十五萬箇

洋錢五萬八千元

錢庫

制錢一百五十萬千文

以上共約銀五千四百餘萬兩

人參庫

人參大小支數未計共重六百斤零

玉器庫

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

玉磬二十塊

玉如意一百三十柄

鑲玉如意一千一百零六柄

玉鼻煙壺四十八箇

玉帶頭一百三十件

玉屏二座二十四扇

玉碗一十三桌

玉瓶三十箇

玉盆一十八面

大小玉器共九十三架未計件

以上共作價銀七百萬兩

另又

玉壽佛一尊高三尺六寸

玉觀音一尊高三尺八寸

均刻雲貴總督獻

玉馬一匹長四尺三寸高二尺八寸

以上三件均未作價

珠寶庫

桂圓大東珠十粒

珍珠手串二百三十串

大映紅寶石十塊計重二百八十斤

小映紅寶石八十塊未計斤重

映藍寶石四十塊未計斤重

紅寶石帽頂九十顆

珊瑚帽頂八十顆

鏤金八寶屏十架

銀器庫

銀碗七十二桌

金鏤箸二百雙

銀鏤箸五百雙

金茶匙六十根

銀茶匙三百八十根

銀漱口盂一百零八箇

金法藍漱口盂四十箇

銀法藍漱口盂八十箇

古玩器

古銅瓶二十座

古銅鼎二十一座

古銅海三十三座

古劍二口

宋硯十方

端硯七百零六方

以上共作價銀八百萬兩

另又

珊瑚樹七支高三尺六寸

又四支高三尺四寸

金鑲玉嵌鐘一座

以上三件未作價

綢緞庫

綢緞紗羅共一萬四千三百疋

洋貨庫

大紅呢八百板

五色呢四百五十板

羽毛六百板

五色曝曬二十五板

皮張庫

白狐皮五十二張

元狐皮五百張

白貂皮五十張

紫貂皮八百張

各種粗細皮共五萬六十張

以上共作價銀一百萬兩

銅錫庫

銅錫器共三十六萬零九百三十五件

磁器庫

磁器共九萬六千一百八十四件

文房庫

筆墨紙張字畫法帖書籍未計件數

珍饈庫

海味雜物未計斤數

住屋內

鍍金八寶牀四架

鍍金八寶炕二十座

大自鳴鐘十座

小自鳴鐘一百五十六座

桌鐘三百座

時辰表八十箇

紫檀琉璃水晶燈彩各物共九千八百五十七件

珠寶金銀朝珠雜佩簪釧等物共二萬零二十五件

皮衣服共一千三百件

綿夾單紗衣服共五千六百二十四件

帽盒三十五箇帽五十四頂

靴箱六十口靴一百二十四雙

上房內

大珠八粒每粒重一兩

金寶塔一座重二十六斤

赤金二千五百兩

大金元寶一百箇每箇重一千兩

大銀元寶五百箇每箇重一千兩

以上均未作價

夾牆內

藏匿赤金二萬六千兩

地窖內

埋藏銀一百萬兩

另又

家人六百零六名

婦女六百口

尚有錢店古玩等鋪俱尚未抄

國朝野記最少。即有之多。不著名氏。蓋恐涉筆不謹。致取咎戾。臨西征。隨筆等書覆轍耳。此書大概抄自邸報。亦不具名。于和坤未敗以前。事概不書。即劉馬二家人名俱逸之。殊為簡略。曾聞故友姚春木上舍椿云。和坤性警敏。讀書不多。而能強記。初官拜唐阿。值高宗駕出。于輿中默誦論語朱註。偶不屬。垂問御前大臣。無以應。坤時提燈與左。謹舉下文以對。即日擢侍衛。不數年。洊陞大僚。既貴。延吳白華省蘭諸公子家。日與講論今古。故于詩文亦粗解。有所作。私倩彭文勤元瑞紀文達自為之潤色。二公慮被齟齬。恒為捉刀。獨劉文清瑞時與抗人。傳文清門庭清峻。而不知性喜談諧。數以謔語刺坤。

坤不能墻飾詞以訴。高宗亦知二人不相洽。每以溫言解之。有傳坤元夕微
中作五律云。夜色明如許。嗟余困未伸。百年原是夢。甘載枉勞神。室暗難挨
暮。牆高不見春。餘生料無幾。空負九重仁。詩殊不佳。足覩其概。坤有寵妾長
二姑。所稱二夫人者。坤引帛時。賦七律二章。輓之。并以自悼云。誰道今皇恩
遇殊。法寬難為罪。臣舒。墜樓空有偕亡志。望闕難陳替死書。白練一條君自
了。愁腸萬縷妾何如。可憐最是黃昏後。夢裏相逢醒也無。其一掩面登車涕
淚滿。便如殘葉下秋山。籠中鸚鵡歸秦塞。馬上琵琶出漢關。自古桃花憐命
薄。者番萍梗恨緣慳。傷心一派蘆溝水。直向東流竟不還。其二又傳有吳卿
憐者。蘇人。先為平陽王中丞。直望委王坐事。伏法吳門。蔣戟門侍郎。錫榮得
之以獻于坤。坤敗。卿憐沒入官。作絕句八章。敘其悲怨云。曉妝驚落玉搔頭。
正月初八日曉起宛在湖邊十二樓。王中丞撫浙時起樓閣飾以寶玉魂定
理髮驚聞籍沒暗傷樓外景。湖邊無水不東流。其一香縷入脣驚吐日。和處查對有方海珍
列鼎厭嘗時多陳凡上兵役見之紛紛大嚼謂之洋粉云。蛾眉屈指年多少。
到處滄桑知不知。其二緩歌慢舞畫難圖。月下樓臺冷綉襦。終夜相公看不足。

朝天懶去倩人扶

其三

蓬閣並蒂豈前因。虛擲驚梭廿九春。回首可憐歌舞

地。兩番俱是箇中人。

其四

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苦。草怨王孫。梁間燕子來

還去。害殺兒家是戰門。

其五

白雲深處老親存。十五年前笑語溫。夢裏輕舟

無遠近。一聲款乃到吳門。

其六

村姬歡笑不知貧。長袖輕裾帶翠鬟。三十六

年秦女恨。卿憐猶是淺嘗人。

其七

冷夜癡兒掩淚題。他年應變杜鵑啼。啼時

休向漳河畔。銅爵春深燕子栖。

其八

坤死時年未六十。先患足軀。每夜半生

剝犬皮一縛兩膝上。始入朝。雖盛暑不能去。又長樂梁芷林中丞

章鉅

歸田

瑣記述坤事云。和坤之敗。余適在京師。而尚未登朝。無由悉其罪狀。後二十

年入軍機。乃從檔簿中得其梗概。與外間所傳頗無歧異。此本朝一大案。不

可不觀列之。以為負國營私者戒也。嘉慶四年正月初四日。恭值純廟升遐。

和坤方為總理大臣。意得甚。次日即有御史廣興疏發其罪。初八日奉旨。擊

降下刑部。並下各直省督撫議罪。直隸總督胡季堂請依大逆律凌遲處死。

並列其冀州城外墳塋。前有石門樓。石門前開隧道。正屋五間。稱曰享殿。東

西廡房各五間。稱曰配殿。大門稱曰宮門。外圍牆二百丈。圍牆外設堆城。土

人稱曰和陵。牆西房屋二百一十九間。定制親王墳塋圍牆不得過百丈。和
神倍之。籍其家。更多人臣不應有之物。于是始將其大罪二十。宣示中外。其
宅中太監呼什圖時稱內劉籍其家亦十餘萬。且為其弟劉寶梧捐納直隸
州知州。劉寶榆守備銜。劉寶杞州同銜。則和坤之貪縱狂妄除大罪外。已難
悉數。時大學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公擬罪名奏上。如胡議上以時當
諒隔不忍使大臣棄市。乃令和坤自裁。尤可怪者。籍沒後。續查出真珠朝珠
一挂。訊其家人言。往往燈下無人時。私自懸挂對鏡徘徊。窺其心。又不僅封
殖貪黷之可罪矣。其金銀庫內帳及大櫃內珠玉等項雜物帳簿。有好女子
四名掌管。每年太監羅玉持出查對一次。四女子名香蓮。蕙芳。盧八。兒雲。香
也。籍坤之家人劉全。劉陔。劉印。胡六家。除金銀外。當舖八座。內監呼什圖家
得米參穀豆雜糧一萬一千六十五石。時文安大城兩處被水。分給兩縣作
為口糧籽種。又分和坤之第半為和孝公主府。半為慶親王府。及嘉慶二十
五年王薨。五月十五日。管府事阿克當阿代郡王諱綿呈出毘盧帽門口四
座太平缸五十。有四銅路鐙三十六對。此皆親王所不應有之物。而和坤有

之且銅路銓較大內所陳尤為精緻。今分設于景運隆宗兩門外云。竊又聞之先君子云。先王父牧甯羌時。有州人張某以守備罷歸。言其壯日克陝西撫轅巡捕官。巡撫某令齎二十萬金饋和坤。投書數日。偵探不得耗費銀五千餘。始見一少年麗服奴出。問白者黃者。某以銀對奴。顧左右收外庫。授一名。某曰。以此還報。答書易發矣。某意奴非司閫。即和坤心腹。或笑曰。此重儻耳。其心腹司閫。豈數千金能見顏色。是時天下承平久。物力殷富。獻媚者誇多爭勝。如以數萬金進。不值一盼也。籍沒時。人參多至六百餘斤。彼侈言胡椒八百石者。未免寒陋。然高宗仁宗英明神聖。坤雖當國久。亦不能大肆威福。固不如唐之元載輩。並不敢如鼂拜之橫。僅能潛通信息。藉圖自肥而已。錄前誌竟。並識于此。時同治九年冬十一月。滬磯釣叟識。

守撫紀略

海甯鍾峻仲山撰

撫之為郡。處江省上游。當七郡腹地。川原平衍。無險可恃。所謂四達之衝。四顧之地也。咸豐六年。淪于賊。越三載。始以逆酋向化。內應克復。予于十年冬。奉檄權撫。十一月十五日。莅任受事。普接官紳。詢以儲備之數。守禦之具。則自賊

退以棄未嘗議也。越日躬視城垣周圍九里有奇。計垛一千五百七十有六。率皆傾圮。城濠亦已湮沒。城內西南北三面盡為陂澤。蕩無民居。壇廟官廨鞠為茂草。傷心蒿目。所不忍言。因與文武官紳講求修濟儲蓄。苦于經費無出。尚乏端倪。而十一年春。逆首偽忠王李秀成僞主將譚高陸等。自皖浙闖入廣信。擾及金谿。總統江軍劉觀察于澤會于所募練勇。合力馳擊。賊竄建昌。我軍躡蹤追剿。相持二十餘日。賊不得專力攻城。建郡以免。轉擾吉安。瑞州相繼不守。奉請等邑胥為賊巢。楚省沿邊亦俱告急。燎原之勢。將及省城。鮑提軍超良將也。所部霆營健勇。皆一可當百。奉調來援。將取道九江。以攻瑞郡。逆果先期而遁。七月十三日。得瑞郡收復報。于深慮逆無可竄。勢將窺撫。是夜偵探回。逆已由沙湖渡河而東。駸駸將及。于是趕調鄉團練勇。清查保甲。並于各城添置兵棚。駕造站板。堆亂石。剡樹枝。插梅花。橋竹籤。購備應用各物。饋運入城。為守禦計。適統帶水師砲船萬游擊立松。以河水日淺。恐有疏虞。于十五日早。駕船下駛。民間不知其故。愈形惶惑。軍心亦因之而搖。當即馳商幫辦江軍南河縣丞劉于浚。邀集各營暨閭閻文武官紳。涕泣指陳。曉以利害。約同死守。合計各軍陸

勇撫州營兵府縣原存暨新募練勇已有二千五百餘人。爰將操口城門砲臺橋卡均派定姓名。即總理稽查調度策應。亦令各分專責。申以軍令。榜之轅門。示無容假。二十日。逆匪大隊竄入附郭之臨川縣境。二十一日黎明。西北兩門同時具報。賊勢已近。即仗劍飛騎登陴。遙望桐源墟西津渡上頓渡一帶。煙歛亘天。旌旗隱約。旋于西南之七里岡蜂擁而下。攻城築壘。洶洶萬狀。當與在城文武各按段落。指揮兵勇。開炮轟擊。並以火箭燒燬賊營。使不能近城紮立。賊亦回炮相拒。子落如雨。連晚遙望賊營號火。遠近參差。計有數十處。我軍更番輪替。擊柝相傳。賊亦校織往來。終夜不絕。二十二日天將曙。賊吹竹為號。鳴鳴作聲。有騎馬賊數百于城南之千金坡。城北之獅子山。採水渡河。步賊繼進。四山殺氣陡起。黑雲如金龍罩城頭。倏又狂風大作。自東而來。而賊適于河東灣大街迎風縱火。焚燒民房。七路同燃。萬數并裂。賊即乘勢攻城。在事軍民無不股慄。忽風轉西南。賊反不能存立。嗣且豁然開朗。黑雲亦銷。城頭槍砲齊放。賊甫駭走。晚望賊營則已跨河築壘。連接如環。號火燈光。密不能數。城中壁宇照耀俱紅。二更後復有怪。逆數十各肩雲梯直前扣越。我兵擲以火蛋火罐。奔梯

數十架鼎沸終夜。二十三日。賊益加多。四郊賊壘如蟻。不復見其邊際。聞謀回城。謂此股係偽主將譚賊所統。計有十餘萬人。尚有李逆所統二十餘萬分赴豐城。以綴鮑軍之援。并令逆眾各繳雲梯。共有五六百架。堆於五里塘山背。擬于今晚分負入城。當選超捷精勇多帶火包潛赴五里塘。將各梯焚燬殆盡。日將滿。忽見東北角賊旗錯亂。喊聲如雷。似救兵攻殺之狀。惟遙望兵數無多。逆眾層疊包裹。且卻且前。擬撥接應之兵。又慮有詐。須臾破圍俱出。始知為江軍衝鋒營官胡都司迪堂施都司從善率所部來援。并言總統劉觀察原派尚有敢勇一營被賊阻截。未能前來。隨令整隊進城。詳詢情形。則是日踞勦五十餘里。始抵城下。計殺賊二百餘名。征衣盡赤。血跡未乾。且尚有生擒者。逆二十餘名。我軍並無傷者。二十四日。賊復于四鄉搜括門桌木板及長竿大竹。紮縛成梯。四面密排百道並進。且先用槍砲接續轟放。煙燄迷漫。使我軍不能下視。繼乃頭頂板桌身裹濕綿攀梯而登。期在必得我軍刀砍矛刺砲石齊施。並將火藥桶傾下焚燒。賊始奔回。予目擊其狀。策其夜必復來。計非設伏出奇恐難抵禦。遂密商江軍各員。每營挑派精細壯勇百名。暗伏城外僻處。俟賊來攻。即往

劫營使彼不能相顧。一更後有擄去良民自賊中逃回者。言賊在南門迤西開挖地道入土三尺。遇石而止。并以賊營口號告。爰將口號密授我勇。陸續混入賊營。三更逆衆果由西南兩面而來。伏軍突起。逆不及防。自相殘殺。登時大亂。城中又添派壯勇。繼城相助。亦皆暗效賊裝。仍用賊營口號。前後會合。混戰多時。漏五下。我軍皆回。幸無傷者。賊營之喊殺聲。仍未止也。二十五日。復選各營精銳四百圍練二百。令敢戰員弁督之。飽食待命。午刻賊方攻我南門。遂令西門掌號。似將出擊。賊果自南而西。而我軍已由東門啟鑰而出。守營之賊率衆來拒。立斃騎馬執旗賊多名。賊潰而散。我兵乘勝逐之。斃賊甚衆。是夕環城賊壘火光愈多。夜半火熄聲稀。又復百十成羣。潛來攻扑。我軍聲色不動。俟其至近。擲以火器。每擊必中。黎明乃退。二十六日。逆類潛伏不出。聲息俱無。旗幟亦少。若已走者。各營爭請追擊。予思被圍後。晴霽日久。河乾水不盈尺。匪徒跣足而渡。一望可見。今其河西大隊未見過河。必係連日明攻不下。詐退誘敵。以期我師輕出。因諄切戒止。毋許妄動。俄而大風東來。河水陡漲尺餘。似上游得有大雨。予于城樓憑眺。水順風逆。波瀾洶湧。不啻援兵四至。西南伏賊詭謀既洩。

未刻果皆出。隊喊聲震天。乃至逼近城濠。輒又屹立不動。將暮。遠見千金坡獅子山等處。逆眾負載渡河。銜接如蟻。似將遠遁。二十七日天未明。環城之賊。亦各過河東竄。其營壘多半虛擲。旌旗間復火發。予即傳令各營。速整馬步出城追殺。沿途斃賊無數。直至二十餘里之鍾家嶺松湖等處。始行收隊。郡城于是解嚴。第賊蹤尚未出境。仍令照常巡守。是夕提訊擒獲各醜。僉供此次攻城者。逆定有十餘萬。初意攻取撫郡後。直撲省會。因二十四五兩日。譚主將親率圍攻。被城上礮子斃伊護身悍賊二人。并傷坐馬。旋見河水無雨而漲。疑有神助。是以暫退。惟李逆另有後股十餘萬人。接踵將至。二十八日午刻。逆黨馬步數千已抵離城半里之遙。有頂環城攻撲。均被槍砲轟退。嗣復忽卻忽前。東出西沒。喧譁馳騁。徹夜不休。二十九日。逆眾仍在山阜遠近。時或坐卧誘敵。時或喧闐笑罵。蓋因前股屢受懲創。故賊營不復近城。而特遣悍逆輪番圍擾。以圖懈我兵力。乘隙直前。今我兵久困之餘。賊必謂我不復敢戰。法當乘此攻之。遂挑選勁卒數百。多帶旗幟火具。潛赴賊後。分伏三橋墟一帶附近山林。夜靜舉火為號。齊奔賊營。時近三更。眾聲疾呼而入。賊疑援兵大至。四散狂奔。我軍勇氣

百倍。立刺黃衣賊目。又生擒偽檢點偽指揮及餘賊甚夥。奏捷而歸。三十日賊圍而不攻。八月初一日。賊分馬步數千。肉薄攻城。城中堅守不動。俟近濠。開砲擊之。日既落。逆隊有增無減。且倏然萬火通紅。馬蹄雜沓。若將來攻。倏又四山寂黑。人影稀疏。佯為退走。山鬼伎倆。無所不施。時近五鼓。方靜。初二日。江軍劉觀察續撥廣前廣後暨敢勇各營。來撫救援。午後逆眾正埋鍋造飯。瞥見我軍衝入。棄囊而逃。立將賊營踏平多座。因思江軍陸路各營均已到齊。軍威日壯。可出大隊掃蕩逆氛。遂于初三日五鼓。令防城及新到各營。均撥五成隊旅黎明出城。分路進攻。賊亦馬隊當先。步卒隨後。分投迎拒。正酣戰間。山後逆眾四面包來。并有身穿黃繡衣賊首。躍馬橫戈。大呼衝陣。經江軍衝鋒營驍將立時搦斃。揮鞭直搗中堅。餘勇四面剿殺。鏖戰四時之久。遂北追奔。直至荷塘鍾家嶺等處。逆眾如山。涸水墮崖。落澗者不可勝計。此次大獲勝仗。二解城圍。奏凱旋師之際。時方夕陽西下。明月如鉤。予與各營將驍轡入城。百姓歡聲動地。忽有寔字營差弁十餘騎。直至城東。言鮑軍前隊七八千人。將次可到。在城官民始聞而喜。繼思而驚。以為大軍臨境。何以先期絕無文信。賊踪尚近。疑慮交乘。

適探勇回報鮑軍尚駐豐城。非三五日不能到。撫探勇之說與差弁之言大相懸殊。文報久絕。無可印證。幸江軍有勇一人。曾識軍門于樟樹。許以重賞。令隨經歷王詔出城郊迎。初四日早回報無訛。并言鮑軍係由北路而來。賊先偵知。是以東遁。羣疑始釋。當午鮑提軍至。迎入城。週歷巡閱。深嘉守城之勞。復出城。于南門外紮立大營駐守。先是初三夜。逆眾雖逃。而附近鄉村以至許灣一帶。仍有賊踪。見鮑軍至。連夜向貴溪大路而去。初五日。金谿之賊及前竄東鄉匪徒。亦盡竄廣饒地界。誠可謂先聲奪人。地方因而肅清。閭閻官紳士庶無不以手加額。事既定。派員分查四鄉。敗堵頑垣。積死狼籍。村墟里落。聞其無人。而帶團入城協守。各紳家俱無恙。巷有夜哭者。詢之。則子若妻遷避于鄉。不知所往矣。由此觀之。益信為國宣勞者。必有神佑。且城之所保大也。然則守城之具備儲之資。更何可須。災緩乎。綜其時埽清全境者。鮑提軍之力也。兩發援兵者。劉觀察之力也。也在事出力商籌帷幄者。幫辦江軍劉縣佐于浚也。襄贊機宜者。朱縣令景伊。余職員汝霖也。駐守各門及督隊臨陣者。謝游擊得龍。熊游擊克勝。陳參將英姚。都司元盛。白都司天佑。傅都司成龍也。巡防委員。則謀長清。趙舜

臣鍾德生饒祖芬等也。首先督勇援撫而每戰衝鋒陷敵者。胡都司迪堂施都司從善也。二次救援而勇敢殺賊者。蔡副將康業黃都司名揚郭都司子奇傅都司承立張哨官金榜也。督率營兵練勇駐守城門施放大砲者。臨川縣令馬修良撫州營都司定凱千總吳德成也。巡查城牆街道及督帶府勇出隊者。撫州府經歷王詔臨川縣縣丞田志詒典史史增祿撫州府學教授譙厚恩訓導李煥閻臨川縣學訓導劉煒蘭差遣委員吳曾泰魏瀛士胡岳震王丙煒潘貽恩湖北知縣馬修藩從九馬維翰軍功六品杜忻孫宗超俊秀余恩銘哨官楊元調李奎魁等也。督帶鄉團入城暨司理局務支應軍食者。生員王瀚職員陳學瀾舉人何繪藻雙元音職員黎鍾英丁培松雙元賡晉漢章張舉文諸紳也。是皆不避艱危不辭勞瘁著有勞績卓卓在人耳目者。行當書勛上達以酬其庸。初十日設筵會飲先慶其功。并誌顛末如此。亦幸而賊分先後隊至。使以三十餘萬眾同時並集。則援軍未必能前。設鮑軍遲至旬餘。賊亦未必遽退。是固全城百姓之福。亦予之幸也。

仲山與予訂交垂四十年。今夏故于常州訃至。既為位哭之。念其生平著述。

都未數錄。僅此片語。猶存為刪。難百餘言錄之。如右。仲山少即自負。思有所建立。時天下方承平。不知者目為狂且妄不恤也。予苦貧。冀竊祿以養。乃不及十年。洊罹變故。落落無所遇。仲山亦棲遲幕府。幾二十年。歲甲寅。始以議敘得官。適予改省閩中。遂為同僚。未幾。予失上官意。橫遭廢棄。仲山則聲名甚著。甫數年。由別駕而司馬。而太守。而觀察。騰越而上。人爭為仲山美。仲山益慊然。惟恐名寔不稱。為落拓故人譏。予以見其才練而彌深。旋以曾為大府客。調官江右。權知撫州。值粵賊數萬逼撫境。仲山預為備。賊不得逞。轉擾建昌。臨吉瑞二郡。勢益張。乃悉眾攻撫。將甘心焉。仲山登陴固守。屢出奇兵殺賊。賊遁。寄此紀並詩來。讀之如見其慷慨誓眾。橫戈督陣時。溯自粵西賊起。蹂躪天下殆徧。使盡如仲山守一城。力保一城。何至通都大邑所在告陷。因憶癸丑夏。閩匪肆逆。連陷十餘城。山陰胡懷江觀察應奉以延平守兼權延建邵道。堅守經旬。延郡獲全。省城得無恙。歲丁巳。粵逆自江右犯閩。邵武及建邵各邑次第淪沒。吾常劉雲樵觀察珣宸方知建甯。僅千餘兵勇。樓城待援三十餘日。賊不克長驅東下。轉竄江右。保障之功尤偉。惜其臨敵應變。

之略均未筆記。即予前判上洋賊氛四逼。亦以戎馬倥傯未遑敘述。獨仲山
留此洋洋數千言。且圍城中猶與幕中人賦詩唱和。茲錄二章于此。一云。一
騎夜嘶風。連烽驀地紅。誰憐倉卒際。轉付笑談中。已分龍蛇厄。偏驚雀鼠空。
摩挲無寸鐵。惆悵向蒼穹。二云。太息城頭路。今年幾度登。壞雲連堞暗。殘月
帶烽升。戰苦圍仍合。聲喧谷屢鷹。流離吾赤子。相顧涕沾膺。詩不甚工。亦足
見其中有定力。好整以暇。故以二千餘人。禦十餘萬方張之寇。卒能保全疆
土。為南昌數郡屏蔽。非漫然僥倖于一時也。嗣以守撫功。擢任四川成綿龍
茂道。去冬為恙者所糾。休于家。流寓吾常。未數月溘逝。年六十。予行年亦
五十六。既傷逝者。行復自念。爰綜予兩人出處梗概。識之編末。書竟不禁泣。
然時同治九年冬十月。漚磯釣叟識。

儒林瑣記

皋蘭朱克敬撰

汪渢字魏美。浙江錢塘人。明季舉人。性孤介。不輕詣人。時號汪冷。明亡不應試。親友多勸之者。乃屬兄弟奉母居郊外。渢獨身裹糧往來山谷間。或拾棗栗。剝黃精食之。家人莫知其所。數日一歸省母。惟與甯都魏禧秀水朱彝尊友。或徒步詣之。二人終不知渢居也。喜為詩。脫藁即焚之。人莫能見。每行山中。自歌其詩。歌畢長嘯或痛哭。人皆以為狂。識者以為逸民。

孫奇逢字啟泰。直隸容城人。居近夏峰。嘗游之。世稱夏峰先生。前明舉人。天啟時。東林獄起。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皆坐賊。至萬奇逢盡力營救。弔產代償。不足則置積于門。署曰為提學左御史。蘇金還賊之橈。助者腐集。一日得數千金。事未行。三人皆拷死。奇逢遂還金歸隱。潛心理學。不復語時事。明亡入本朝。屢徵不起。又有蘇縣彭了凡者。亦學道獨介。避亂依奇逢居。貧不受饋。餓死嘯臺旁。奇逢葬之。表曰餓夫墓。

王夫之字而農。湖南衡陽人。家居石船山。故又號船山。明崇禎壬午舉人。張獻

忠臨衡州質其父招之。夫之以刀徧刺肢體。卑詣賊。請以易父。賊哀而釋之。桂王開府廣東。署為行人。因母病乞歸。大清兵定湖南。夫之道于徭鄉。潛守初服。殫心獨學。九經諸史多所貫通。感于時事。發為激論。時有偏宕。其精確者。往往超越古人。所著書凡六十八種。都三百四十七卷。同治初。威毅伯曾國荃為刻

于武昌。

按顧甯人天下郡國利病書曾載夫之宋論似當時亦有傳本也衡陽縣志贊船山貞苦其道大先千載照耀百家汪洋為楚大儒名久愈章

蒲輪寂寞
蘭佩菲芳

徐枋字昭法。江蘇長洲人。崇禎壬午舉人。高介善詩畫。明亡不仕。巡撫湯斌聞其賢。屏驕從訪之。枋託疾不出。斌坐中堂良久。卒不得見。歎息而去。

徐繼恩字世臣。浙江仁和人。明季貢生。明亡不應試。剃髮令下。改服為僧。能為詩。高淡有逸致。湖上晚歸云。我家北峰裏。雲木何依微。日暮空翠合。飛來沾我衣。松月如有待。水禽相與歸。隔林幽磬出。隱隱發清機。

杜濬字子皇。湖北黃岡人。明季副榜。家貧工詩。性孤傲。雖同輩不甚晉接。友人王岱規之。濬曰。非敢慢人。第好閑喜睡。得美睡便如游仙。雖司馬遷韓愈比鄰。不暇相訪耳。或問貧狀。濬曰。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為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為奇。

客游江揚間。達官富商爭邀迎之。潘嘗不屑。客死江甯。不能葬。知府陳鵬年葬之所著有變雅堂詩文集。潘好詆訶俗人。死後有富人重價購焚其集。幾盡。同鄉某重刻之。乃傳于世。

黃宗羲字太沖。浙江餘姚人。父尊素。天啟時以忤奄黨與楊漣左光斗同死。詔獄思宗立。宗羲首詣京師訟冤。袖鐵椎擊奄黨許顯純。天啟時主考東林獄者流血被脛。

又拔崔應元鬚歸告父。王明亡不仕。康熙時詔徵博學宏詞。又徵修明史。皆以疾辭。家居講學。以篤行為歸。嘗言為學必先窮經。經以濟世。必兼讀史。然後不為迂儒。王守仁後學兼體用者。無如宗羲。學者得其教授。多為名儒。弟宗炎字晦木。奇崛自喜。時稱為鷗鵠先生。著述甚富。錮以石園縣之梁上。將死。謂其子曰。有急則埋之。化安山丙舍。身後果有索之者。子如誠。久之不知所在。

李容字中孚。陝西藍屋人。明末諸生。家居講心性之學。遠近多從之。游康熙時薦隱逸。泊博學宏詞。皆不就。嘗道必欲致容。縣令捧書坐堂前。敦促容發狂。引刀自刺。氣絕仆地。創血淋漓。令駭遠歸。報乃止。容歎曰。退藏不密。幾致殺身。吾學淺矣。自是閉門修業。不復延集生徒。容父以材官戰死襄城。容求骨數年不

得。乃具衣冠奉遺齒葬之。嘗居土室以誌痛。晚用藍生義。自號二曲病夫。至今稱二曲先生。

顧炎武字甯人。又字亭林。江蘇崑山人。今人皆稱亭林先生。本明季諸生。明亡不應試。為詩歌情辭激楚。若有甚痛不能言者。往來南北。謁勝國諸陵。所過訪山川險塞。農田利病。結交其豪傑。時或留止耕牧。致富累萬。旋復棄去。人莫測其用意。晚乃專意著書。以繼往開來。自任炎武學極淹博。制行篤寔。不輕誅宋儒。惟不喜談心性。嘗曰。經學即理學。舍經何所謂理。秀水朱彝尊贈聯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

侍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尚論古人。

吳偉業字駿公。一號梅村。江蘇太倉人。少擅文學。明崇禎辛未進士。廷試第二。授編修。時年二十三。制辭有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宣傳天下。當時以為不媿入本朝官國子監祭酒。偉業為詩有盛名。嘗賦圓圓曲。有云。太息六軍同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又云。不為君親來故國。卻因女子下雄關。吳三桂病之。貽三千金。請改其語。偉業不肯。鈕玉樵藏有圖。圖傳載此事甚詳。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明季諸生。父兄皆為貴官。方域負才氣。能文章。折

節下士。與方以智。冒襄。陳貞慧。同稱四公子。屢應鄉試不舉。入本朝中。順治辛卯副榜。旋卒。年三十七。方域文章雄邁。能達其識所至。論時事尤多切當。與甯都魏禧。皆以文雄天下。至今稱侯魏云。

尤侗。字梅庵。江蘇長洲人。才華豔逸。朝野皆知其名。世祖幸南海子。嘗一日三問尤。梅庵每讀其集。輒歎曰。真才子。康熙己未。詔試博學宏詞。高等。授翰林院檢討。己卯。上南巡。特詔存問。御書松鶴堂三字賜之。

查慎行。字夏重。浙江海甯人。工詩。詩學蘇軾。而加謹飭。康熙時。官翰林院編修。扈蹕幸南海子。羣臣賦詩。慎行有句云。五簷宸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上稱善。須臾。內侍傳命。宣煙波釣徒翰林。

王士正。字貽上。別號阮亭。山東諸城人。由進士。歷官至刑部侍郎。年七歲。誦詩至燕燕于飛。悽感流涕。兄士祿聞之曰。此子情深。他日必以詩名家。因授以文選唐詩。稍長。益萃力于詩。車行舟次。嘗載圖籍。遇有題詠。詳考其人文名。勝然後措思。詩成。研鍊再三。然後寫錄。康熙時。士正名滿天下。天下談詩者。以士正為歸。孤寒後生。得士正一言。聲華頓顯。嘗告祭西嶽。過長安。長安人邢孟貞能

詩。屏居窮巷。人無知者。士正躬詣訪之。談話良久。明日長安城中。皆知邢山人能詩。巡撫下咸致優禮。山人由是以詩聞四方。

汪琬字茗文。江蘇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官戶部主事。康熙時。試博學宏詞。甲等。授翰林院編修。甫兩月。即告歸。琬性狂簡。好訶責人。與人交。多不能久。後輩亦罕從之。游琬文章。宗歐陽修。而才力不逮。迂徐醇謹。略似歸有光。為說理之文者。往往宗之。琬文知名。先于方苞。詩與王士正齊名。後數十年。皆遠不逮。施閏章字以雲。安徽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官浙江湖西道。官省還京。旋試博學宏詞。高等。授翰林院侍讀。篤于內行。母馬氏不得于姑。大歸而卒。閏章長。能得祖母歡心。既貴。請于祖母。以己貴封母。且還粟主。祖母感悟。迎馬主親致之。宗祠宗黨稱焉。閏章敕身理學。而兼工詩文。和易好善。與王士正略同。又與萊陽宋琬等號燕臺七子。

宋琬字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丙戌進士。以按察副使分守浙江紹興。詩才儻麗。佳者頗似陸游。居京師。與宣城施閏章齊名。時稱南施北宋。又與嚴繩孫、丁飛濤、施愚山、張謙明、趙錦帆、周宿來號燕臺七子。

趙執信字伸孫。山東益都人。九歲能文。稍長。窮力為詩。詩思精銳。新城王士正以詩為天下倡。學者多宗之。士正論詩。謂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執信作談龍錄。糾之。謂詩當指事切情。不宜作虛無縹緲語。使處處可移。人人可論者。以為足救新城末派之弊。康熙十八年進士。由編修官右贊善。性峻傲。譽假人。同館某以詩集及土物餽贈。執信答簡云。土儀謹領。大槩璧還。某大恨。後數年。某官御史。會執信于國喪日演劇。某詞奏之。執信坐廢終身。

劉體仁字公猷。河南潁州人。順治乙未進士。歷官至吏部侍郎。性疏曠。能詩喜飲酒。嘗于慈仁寺松下置酒。游人至輒飲之。盡醉乃已。與王士正汪琬齊名。相友善。王和汪介。公猷獨持平。方苞少時嘗以詩謁汪琬。琬訶之。呈王士正。士正亦不譽。以質公猷。公猷曰。子以後不作詩。專力古文可也。苞如其言。遂以文名天下。公猷詩格與王士正相近。

顧貞觀字華峰。江蘇無錫人。康熙壬午舉人。官內閣中書。能詩。與吳兆騫齊名。兆騫戍塞外。久不得歸。貞觀善明珠子成德。每以為言。久之未得當。貞觀賦金縷曲二闕寄兆騫曰。李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

籍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捉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殺。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又曰。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社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僂僂。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為兄剖。先生辛未吾丁丑。共此時冰霜推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繙行戍藁。把空名料理傳家後。言不盡。觀頌首。詞成以示成德。成德素工詞曲。又多情愛才。覽之泣然曰。此事三千六百日中。當身任之。不敢爽也。貞觀曰。人壽無期。何能待此。成德曰。諾。因力書于明珠。以計幹旋之。得赦歸。貞觀由是又以俠聞四方。

陳維崧字其年。江蘇宜興人。父貞慧為明季四公子之一。維崧以諸生屢黜鄉闈。有術士相之曰。五十後當入翰林。維崧不信。後年五十三。果以博學宏詞高第。授翰林院檢討。維崧才情禮豐。善詩及小詞。尤工駢體文。雄邁恣擊。為時所推。既入翰林。聲名益起。未幾卒。皖人程叔才注其駢體文二十卷行于世。別有

湖海樓詩集散佚不傳。見他選本者。如聽白生彈琵琶云。彈罷金尊酒不斟。自言雙鬢竟如絲。依稀記得調鷹處。盼子城東月黑時。絕句云。一生紕繆杜分司。七字淒涼本事詩。半減蘭缸心自省。看人微雨出門時。小秦淮曲云。思鄉渾似欲眠蠶。自入新秋百不堪。正是水雲零落處。斜鋪楚簟夢江南。皆為後人傳誦。吳綺字圓次。江蘇江都人。康熙時。以貢生薦授內閣中書。謫椒山樂府稱旨。擢兵部員外郎。後官浙江湖州知府。忤上官罷歸。家居有園。貧不能致花木。凡乞文者。皆令以花木潤筆。不數年。會蔚滿園。號為種字林。綺文才富。鑿工駢體文。與陳維松齊名。

吳北騫字漢槎。江蘇吳江人。幼慧。傲放自矜。在塾中。見同輩所脫帽。輒取溺之。塾師責問。北騫曰。居俗人頭。何如盛溺。師數曰。他日必以高名貴禍。順治十三年。舉鄉試。坐通榜。謫戍甯古塔。居塞外廿餘年。不得歸。其友顧貞觀素善明珠。子成德時時為請。又以語激之。德為盡力。久之得赦歸。北騫詩風格道上。如山空春雨白。江迴暮潮青。羌笛關山千里暮。江雲鴻雁萬家秋。皆一時傳誦。

梅文鼎字定九。安徽宣城人。年二十七。讀算書。即能解悟。後益研究古今算經。

及西洋回回算法。能通其用。黃宗羲撰明史天文志。號為詳備。文鼎摘其舛誤五十餘事。見者歎服。又著天志贊言一卷。天學疑問三卷。尤為精密。當時與胡渭地理同稱絕學。康熙四十三年。聖祖南巡。特召見。賜御書珍饌。

胡渭字朏明。浙江德清人。精地理學。嘗與修一統志。得縱觀天下圖籍。著禹貢錐指二十卷。每水為圖。凡四十七圖。各有說。條分縷析。考證詳明。談地理者奉為規矩。當時與梅文鼎天文同稱絕學。

毛先舒字稚黃。浙江仁和人。性疏曠。嘗構屋經營甫畢。將移居。會姊喪。不能舉。即賣屋葬之。工詩。清妙絕俗。尤精韻學。著韻學指歸及唐韻四聲表。頗多心得。鄭性字義門。浙江慈谿人。從黃宗羲受學。而偏主陸王。與宗羲稍異。志行謹厚。為鄉里所推。有佃戶負租者。偶與論家世。知為楊簡後。急遣之齋中。與為賓主。飲食之。盡捐其逋。自是收租必減于他佃。

何焯字義門。江蘇長洲人。孤介好學。初忤錢謙益。方苞再忤徐乾學。主某尚書家。某受要人。嗾劾湯斌。焯移書絕交。即日攜裝去。李光地薦其博雅。詔賜舉人。直南書房。未幾。又賜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試下等。當黜。特詔留館肄業。越十

年乃授編修。焯喜讀書。不甚酬接。所讀書多手批評論。忌者劾焯批語。怒望。詔下獄。盡收其書。聖祖覽之。無怨望語。又得其辭某官餽金書案。即赦焯。留局校書。數年病卒。焯精于校書。又多見宋元舊本。點勘謄脫。分別丹青。藏書家得何氏校本。以為至寶。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慈谿人。工考據。兼有文名。以布衣薦入史館。屢試不第。聖祖嘗謂近臣者。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每榜發。輒遣問姜宸英舉否。年七十始舉進士。宸英不食豬肉。見人食豬肉。輒惡避之。朱彝尊戲曰。假食豬肉。得淡墨書名。則何如。宸英不答。

閻若璩。字百詩。山西太原人。幼鈍。誦書過百遍。始能上口。又多病。乃不復誦。默識之。積十年。忽覺開悟。所識書皆通其義。同時汪琬著五服考異。若璩糾摘之。琬曰。閻有親在。乃喋喋喪禮乎。若璩曰。王應麟有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漢世不廢喪服之徵。說經者可襲其謬乎。若璩治經。于尚書尤邃。嘗辨古文之偽。作古文尚書疏證。甚自珍惜。手寫四本。一付其友王宏撰。藏于華山。一遺羅浮山靈一居士。其二本則藏于千頃堂。傳是

樓

乾隆乙卯若璩孫始將疏證錢板而第三卷已逸矣

毛奇齡字大可。浙江蕭山人。明季廩生。早以文學知名。順治時。避讐變姓名為王彥。游淮上。值中秋。諸名流朋飲賦詩。奇齡居末坐。奇齡即席賦明河篇。詞甚瑰麗。旦日淮上諸家傳鈔王先生詩。施閏章見之曰。甯有詩才如此而沒沒者。必吾友毛奇齡也。跡之果然。奇齡屢變名字。最後仍以今名薦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性強記。喜說經。挾博縱辯。務欲勝人。不盡求當經旨。摳擊宋儒尤力。嘗縛草為人。象朱子侍立。讀朱傳有弗善者。詰難扑責。以示貶辱。晚年病痺。口瘳而卒。時以為攻訶古人被陰譴云。

朱彝尊字錫鬯。浙江秀水人。以布衣徵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精考據。兼工詩文。尤好古書。典試江南。聞錢謙益著讀書敏求記。考圖書原委甚詳。請借多方弗得。乃置酒招錢及諸名士高會。泥飲達旦。私賄錢侍史取書。書手數十人分卷鈔寫。一夕而畢。直史館。私以書手自隨。寫四方進呈祕書。為校者所劾。坐漏泄降官。因名其櫝曰奪俸七品。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

湯斌字潛庵。河南睢州人。潛心理學。兼富文藻。初由翰林院編修。官嶺北參政。

遭喪家居。康熙時薦試博學宏詞高等。復授翰林院侍講。旋官江蘇巡撫。江蘇上方山有五通神祠甚靈異。民歌舞賽祝趨之如狂。試惡其惑。奏請毀之。巫傳神語曰。湯某欲毀吾祠。吾且殛之。吳人信神。又愛試。急來諫沮。試不聽。將行。士民奉香闌道。詰而請者數百千人。試笑曰。謝父老厚意。願已奏聞。不得中止。徑往毀之。火其像。久亦無他。先是土人掘地得碑曰。肉山酒海。遇湯而敗。至是始驗。乾隆時方苞請從祀聖廟。經部議駁。道光三年大理寺少卿某復請。乃得從祀。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學宗程朱。而踐履特摯。官江蘇嘉定知縣。清實和易。民皆化之。有逋租者。刻木為吏。屬所親致之。逋者愧。即日來輸。會巡撫生辰。百官爭獻珍異。隴其獨進束布雙履。曰。紉織所成。無累清德。敬以為壽。巡撫數美而內不悅。竟以才短劾罷之。康熙三十三年。復詔為江南學政。會隴其已卒。雍正二年。詔從祀聖廟。乾隆元年。追謚清獻。

刁包字蒙吉。直隸祁州人。少從孫奇逢問學。後得高攀龍書讀之。喜曰。吾未見此書。猶死人也。今乃更生耳。為攀龍位朝夕祀之。有過則跽位前自訟。終老不

解

顧祖禹字景範江蘇無錫人精史學著讀史方輿紀要百三十卷論天下形勢甚詳皆有指證咸豐時吳寇入吳之道景範書已先言之

張貞生字幹臣江西廬陵人學道恬介官翰林院侍講罷歸築室王山嘗言王山苦筍殊有真味而為衆棄人生營營日在苦中獨惡于筍所未喻也

李光地字晉卿福建安縣人學宗程朱兼具幹濟康熙初由翰林院編修乞假歸里會耿精忠之變以蠟書陳用兵形勢請由贛州出不意取汀遣僕問道上之上大喜下其策閩帥遂奪閩所旋削平之

李因篤字天生陝西富平人博通經史不樂仕進與朱彝尊姜宸英嚴繩孫號天下四布衣康熙時詔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隨以母老乞歸王鴻緒撰明史彙質子因篤時因篤已老病卧牀令一人捧書就牀前讀之一人旁坐持筆有所刊正口授書之半年書畢遂死

嚴繩孫字孫友江蘇無錫人康熙時以布衣薦博學宏詞試日日痛僅成省耕詩八韻閱卷官黜之聖祖素知繩孫名特授翰林院檢討旋命典試山西諸儒

臣分修明史。繩孫撰隱逸傳。同試有王嗣槐者。詩落一字不中格。亦授中書。潘耒字稼堂。江蘇吳江人。早慧能強記。覽時憲書一過。即能闡誦。康熙時。以布衣試博學宏詞高第。授翰林院檢討。坐事免歸。性喜硯。藏硯盈屋。因其質狀。分別為銘。暇則獨坐屋中。摩挲拂拭。以為娛樂。時人謂之石癖。

汪紱字雙池。安徽休甯人。生而能言。家貧。喜讀經。以經授徒。無肯來學者。乃之江西。為陶戶傭。有暇輒讀書。同作皆厭笑之。主人亦怪紱迂。乃辭去。游閩中。總兵某獨異之。聘教其子。未幾總兵又死。紱無所依。仍歸休甯窮老。以死著書凡數百卷。貧不能鐫。乾隆時。學政朱筠訪遺逸。祀之紫陽書院。

胡方字大靈。廣東新會人。家居學道。靜介自守。父喪三年不入內。有薄產。盡以與弟。總督某聞其名。遣招之。方走匿他舍。肆中遇胡先生市物。不言二價。鄉中欲行詐者。輒曰。恐胡先生知。時為之語曰。可被他人答。勿使胡君知。他人答猶可。胡君愧殺我。

邵廷采字允斯。浙江餘姚人。自王守仁言良知。授同里錢德洪以傳。沈國禎國詳授韓孔當邵曾可。曾可子貞顯。頗傳父業。廷采其子也。少補諸生。游孔當之

門復師黃宗義篤志儒術既讀劉宗周書益精進河間李榕書問明儒異同廷
案答曰致良知必主誠敬異同非所敢論某生闢王學甚力廷案曰在行之何
如耳以陽明扶翼世教著王子傳葢山躬履節義著劉子傳又著王門弟子傳
劉門弟子傳取去甚嚴

方苞字靈皋安徽桐城人博研經說為古文醇謹雅潔言必宗程朱尤工制科
文學者推為大宗康熙中成進士以戴名世偽史獄株連論死大學士李光地
救之免死隸旗籍効力史館世宗即位赦苞授侍讀學士以年老許扶杖上殿
高宗朝官禮部侍郎亦以老成見重苞喜薦人又頗議論時政同列惡之無何
以蜚語罷歸苞古文為時尊尚同縣姚鼐傳其學時稱方姚體又稱桐城派至
今不衰

龔鼎元字鹿洲福建漳浦人介直有志節尤曉當世利病雍正時以拔貢生游
京師大臣論薦力試特授廣東普寧縣知縣到官盡裁上下陋規巡道某怒中
以法奪職鼎元素有聲名既廢多勸之仕龔鼎元曰山林草野隨在可報君恩
率一鄉之人而尊君親人奉公守法則報在一鄉使百十世後之人皆知孝弟

忠信陰消其犯上作亂之芽藥則報在百十世夫安所往而不可哉著鹿洲文

集二十四卷多斟酌適宜可濟時用

金隨筆稱鼎元署廣州府卒似罷後亦嘗起用矣

顧棟高字復初江蘇無錫人少治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每念憶家人以左傳置

几上即玩索終日不復問前事雍正十三年舉博學宏詞乾隆十五年又舉經

明行修時上以經學非偶試可驗詔取諸經生所著書進覽于是棟高及常熟

陳祖范金匱吳鼎介休梁錫璵皆授國子監司業召見問治道之要棟高曰莫

如儉德上嘉納之未幾以老乞歸高宗南巡賜御書特進祭酒

所必及果經明學粹不遺韋布豈以品位拘如近日顧棟高華終使湮沒無聞邪以是棟高得列國史儒林傳

吳穎芳字西林浙江仁和人少應縣試為隸役所訶心恥之遂歸不復應試性

疏放好吟詩尤好客家居築園雜詩花果蔬筍客至就取供之為筒置簞十數

書賞花垂釣圍棋賦詩彈琴吹笛各目今客探之遞為娛樂

鄭夔字板橋江蘇興化人由進士官山東知縣以請賑忤上官罷歸淡爽任真

能為詩尤工書畫書增減楷隸別為一格時號為板橋體頗寶貴之又有三絕

三真之稱。謂畫書詩皆具真氣真意真趣也。

厲鶚字樊榭。浙江錢塘人。性拙率。喜為詩。入衡市。嘗仰視。搖首。構思不輟。薦博學宏詞。不就。鶚詩喜用僻事。時人效之。謂之浙派。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康熙三十三年補縣學生。少負文名。試博學宏詞。不舉。乾隆三年舉鄉試。明年成進士。年六十七。癸丑。由編修歷官禮部侍郎。以和詩特受上知。一日命進近詩。上見有悼亡之作。因諭曰。汝既悼亡。當歸料理。即予假回里治喪。德潛直內廷。每和御製。無不稱旨。年七十七。病噎。乞歸。上溫諭暫留。出御製詩集命校正。且曰。朕與汝以詩始。亦以詩終。瀕行。賜詩有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之句。上序德潛詩。至稱為歸愚叟。時人榮之。年九十卒于家。

胡天游字稚威。浙江山陰人。富于文學。自負特盛。嘗曰。千古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離文章則聖賢仙佛皆死。同時方苞以古文著名。天游獨疵詬之。目為文僮。薦試博學宏詞。不舉。乾隆十六年。復薦經學。有校者以蜚語聞。高宗問閣廷臣。經學生胡天游何如。得毋奔競否。大學士史貽直頓首曰。以臣所聞。太剛。

太自愛。上默然。自是無敢言天游者。後客死山西。已瞑矣。友人奔視天游。忽張目曰。不免。再生人世。為南人乎。北人乎。友曰。南人。歸南。天游曰。然。遂瞑。天游文奇崛奧峭。往往不可句讀。著有石筍山房集。

齊召南字次風。浙江天台人。性強記。讀書一過即終身不忘。目力絕。人能二十里辨色。紅紫。乾隆時薦試博學宏詞高等。授編修。歷官至禮部侍郎。以文學特被寵眷。久之。墮馬傷腦髓。出垂死。上命蒙古醫往視。醫殺牛取腦髓合之。數以珍藥數月始痊。自是神智頓衰。讀書越日即忘矣。召南于學尤精地理。嘗病鄭道元水經注略于東南。作水道提綱補之。詳核為世所重。

全祖望字謝山。浙江鄞縣人。祖望父初生子。六歲而殤。哭之慟。既葬。為子。曰。當復來。越十年生祖望。因名曰補。長乃更今名。祖望博通三禮。尤精史學。乾隆初薦徵博學宏詞。會成進士。入翰林。不得與試。未幾改知縣。遭父喪歸。未終母又死。服闋。有司促赴吏部注官。祖望以心喪未盡。不往。遂不復仕。

沈彤字冠雲。江蘇吳江人。讀經通三禮。乾隆時徵試博學宏詞。不舉。嘗以宋徽陽修疑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釋者多以構官為辭。彤博攻諸經。詳列周代

官爵公田祿田之數。為周官祿田考二篇。又為周官領田異同說五篇。異同說并田軍賦說釋地征篇。詳多精核。

袁枚字子才。浙江錢塘人。少負文才。試博學宏詞。不舉。乾隆四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改官江蘇知縣。旋乞病。寓居江甯構隨園。讀書其中。為詩文才氣橫逸。語必標新。尤喜獎掖後進。偏章斷句。稱譽不休。一時文士多宗之。公卿載贄以得見為幸。高麗琉球爭購其詩。身後聲名頗減。學者以為詬病。然亦不能廢也。有門生某嘗刻私印云。隨園門下士。枚死後。毀者日起。因復刻印云。悔作隨園門下士。張問陶初名其詩曰。推袁集後乃更今名。

繆士銓字心餘。江西鉛山人。性峭直。不苟隨時。由進士官編修。以剛介為和坤所抑。是時天子方向文學。文人宿儒咸獲登進。士銓才名甚著。官京師八年。獨無所遇。乃告歸。久之。上問彭元瑞。繆士銓江西才子。今何在。士銓感上知。因復入都。居數年。仍無所遇。以母老乞歸。教授終焉。士銓工為詩。與袁枚齊名。其詩沈苦而出。堅卓雄勁。當時名不及枚。身後學者師效轉多。至今不替。

趙翼字耘松。江蘇陽湖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第三人。及第富于文學。歷代史

書旁及諸子小說無不流覽考訂詩學蘇軾而恃才驅駕奔肆無餘亦不甚循古法其時天下方務考據學者震其雄博往往宗之當時與袁枚蔣士銓齊名後數十年讀其詩者寡矣

姚鼐字姬傳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歷官至禮部員外郎與修四庫全書旋告歸篤志文學文醇約得方苞之傳制行一遵理軌當是時學者皆尚博洽新奇詆宋儒為腐陋鼐獨毅然以道自任有問學者答曰時賢皆欲讀人間未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錢塘袁枚負才通脫好詆宋儒鼐遺書讓之略曰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書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為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訕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行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為天之所惡乎鼐學問淹博文章能守古法至今學者宗之與方苞並稱號桐城派

段玉裁字若膺江蘇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知縣精小學著說文解字注詳考源流考微訓詁持擇精審當時推為絕學

鄒壽康字荀慈江蘇昭文人喜讀書目短視捧書讀之面鼻常黑客至見履不
得或跌而出工駢體文精心孤往語必已出由進士官編修館試下等罷歸
褚寅亮字楷升江蘇長洲人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以舉人召試授中書研究
諸經尤精儀禮學嘗謂敦繼公儀禮集說多巧竄經文陰就已說又專與鄭注
立異作儀禮管見糾之頗中其失

邵晉涵字二雲浙江餘姚人目眇勤學獨甚以進士與修四庫全書因得遍覽
羣籍嘗病爾雅邢疏漏略博考經籍為補注若干卷乾嘉間說經者多炫博出
奇無益經義晉涵詳考慎擇補當補之缺為後生讀經所資其書頗行于世性
峻介不妄交接嘗謂宋儒門戶之習誠有可議然其立身制行皆本倫常不可
廢也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于辭受出處先置不講又何學為識者以
為主論

金榜字輔之安徽歙縣人性嗜學乾隆三十七年第一人及第授職後即告歸
研究經籍尤精三禮之學晚年病脾痛卧不能起就卧榻著禮箋十卷口授子
弟書之書甚精核大興朱珪為刻板行世

惠棟字定宇江蘇吳縣人祖周惕父士奇皆以文學名棟少喜讀經長共無窮力研索尤好古義九經三史非唐以前傳注不觀考證詳博辨說謹嚴乾隆以後為徵學者以棟為大宗時號為惠九經

余蕭客字仲林江蘇長洲人從惠棟受經篤好古義唐以前經說多逸蕭客博采古託旁及九流百家之書為古經解鈎沈三十卷未幾病既愈盲其目乃口授著書時稱為盲先生同時有江筠者亦以盲人著書

王昶字德甫江蘇青浦人少從沈德潛授詩有清露滴苔苔徑暮寒生竹樓之句為時傳誦與王鳴盛吳泰來錢大昕趙升之曹仁虎黃文蓮稱吳中七子日本大學頭默真迦讀其詩自海外貽書通意贈相憶詩人各一章尤喜古碑碣詳言金石考據者往往稱之

錢大昕字竹汀江蘇嘉定人由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至少詹事少從沈德潛學詩為吳中七子之冠後乃博覽經籍通究諸學旁及律歷算法蟲魚箋解莫不考訂乾嘉間為徵學者惠棟外大昕與休甯戴震最優江南人尤尊奉之戴震字東原安徽休甯人以舉人薦修四庫全書旋賜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

未授職卒震通究諸經尤精三禮旁及九流之學多所考訂所著書甚多曲阜孔廣森編為戴氏遺書

導同書字元穎浙江錢塘人父官宰相同書獨恬靜向學工書書名聞海外日本琉球爭購其書同書作字必用許氏虛白齋紙求字者爭購之許氏以富同書生平不近婦人娶妻別室而居朔望會于中堂交揖而退嘗得元人手書山舟二字取以為號遂以號行

桂馥字未谷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雲南永平知縣工篆隸尤究心小學著說文義證五十卷輾轉推通徵引賅博與段氏書並行于世治小學者以為依據嘗病後學空疏與歷城周永年置藉書園藏書萬卷貧士好學者輒藉與之

汪中字容甫江蘇江都人幼孤從母授書稍長益勤學博究經史為文章古麗絕俗性狷峭補諸生屢試高等是時天下方向文學才下中數等者皆登科第或有聲名為督撫上客中獨沉鬱無所遇嘗過鸚鵡洲為文祭黃祖以舒憤懣云中嘗江行與洪亮吉同舟論學亮吉專崇馬鄭中兼涉程朱辨爭良久中口拙屢為亮吉所屈憤甚粹亮吉墮水舟人救之得不死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博洽工考據尤好金石同縣農家掘井得晉劉軌墓志億聞急往買之自負以歸石重數十斤行二十餘里到家億頓幾死性迂僻善哭嘗游京師主大興朱筠家除夕筠饋豚肩蒙古酒億盡食之食已大哭主宅驚怪筠疑億久客思家急慰問之億曰無他追念古人近傷洪亮吉黃景仁不偶耳後成進士官博山知縣更以能名

憚敬字子居江蘇陽湖人乾隆癸卯舉人由教習官浙江知縣後改江西官新喻瑞金知縣坐奴為姦利免家居肆力于學為古文道勁奧折頗似魏禧有三代因革論八篇于古今窮變之故言之尤確

孫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少有文才與洪亮吉黃景仁皆以詩名後從錢大昕游乃博究經籍為徵學乾隆丁未一甲第二人及第由編修改刑部主事積官山東督糧道性喜考古兗州城外舊有柳下惠墓星衍得元時展氏先塋碑知墓在奉安更封樹之又訪得魯點澹臺子羽閔子騫左伯桃羊角哀諸墓皆立石禁樵采焉善校書寫刻必訪宋本高麗使臣于都肆見星衍所校書愛之書問字二字贈之星衍因名其居曰問字堂星衍妻王采薇能詩星衍不及年

未三十以療卒。星衍撰長儼閣繪像祀之。終身不娶。

洪亮吉字稚存。江蘇陽湖人。激直敦氣。誼友朋。艱戚必盡力周旋之。客中遭母喪。弟不敢訃。以母病聞。亮吉奔歸。去家二十里。聞母死。號踊墮水中。流數里。遇救得免。後以進士官編修。嘉慶初。上書極諫。下吏議減死。成伊犁。伊犁將軍某揣上意。密奏亮吉狂悖。至當以事誅之。上怒。切責將軍。赦亮吉還。是時天久旱。命下而雨。亮吉直聲愈彰。亮吉治經精。地理訓詁之學。為詩文有奇氣。尤工駢體文。與胡天游、袁枚並稱三大家。

黃景仁字仲則。江蘇武進人。狷狹寡諧。與人交雖暫合。終致乖忤。獨與洪亮吉善。嘗應試同寓。夜作詩。詩成。輒呼亮吉起。誇示之。一夕四五起。亮吉終不厭。故二人最善。景仁游四方。迄無所遇。乾隆四十一年。駕幸山東。景仁以獻詩召試。選武英殿書。簽敘勞。授主簿。陝西巡撫畢沅為入資。得縣丞銓。有日矣。迫于債。復走陝西。至山西解州。病遂卒。年三十五。亮吉時客陝西。急奔往經紀其喪。畢沅復助金養其母妻。著兩當軒詩鈔十四卷。悔存詞鈔二卷。其詩才氣駿發。筆力矯健。洪亮吉以為似青蓮。

黎簡字二樵廣東順德人乾隆己酉拔貢生家居屏絕聲聞專力風騷是時天下方務者據以博瞻馳聘為工簡精心孤往以學問寓其性靈詩宗法宋人而清空矯健于黃陳外別成一家

法式善字開文姓爾濟蒙古人由進士歷官至侍講學士和雅工詩喜獎掖後進晚年告歸讀書僧舍于齋中為龕名曰詩龕友朋投贈之作皆納其中積久編之為湖海詩錄六十餘卷

潘諮字少白浙江會稽人性恬曠工古文有名當時終身未嘗應試營家人生處第官廣東知府寄以金亦不受友人欲為置田廬固辭不可嘗有謝諸友為田廬書云人心如止水微風拂之便易濫洄治心之法全在理欲交判之界挈緊一步聖人罕言利所謂利者不必富貴利達凡于身有安便處皆當體認此處縱一步便駸駸入可欲境界矣諮生質故懶遇謀身之事往往因循怠惰如小兒畏避學舍因此亦得緩審事理習久若性數年來並懶言安樂境界雖處困乏覺天地甚曠人事甚靜心之所在無物拂之非不知老之將至與溝壑近也夫溝壑非不可近之地較心所謂塗炭者頗異任天得之循道處之何殊豐

養厚。葬常人以身安為樂。君子以心安為樂。詔雖未舉。苟安吾心。袒獎冰雪中。以畚土掩之。亦樂境也。諸友為謀田廬。使餘年在耕鑿內。理非不可。然耕鑿本無懷之業。而謀而為之。則懷必有所擾。又不得同心之侶。共處朝夕。他日與祝豐祈稔之輩。日計贏絀。衰年餘喘。是可惴惴。敢敬謝諸友中輟茲役。使吾以將盡之日。乘化短長。無所滯洄其間。似勝于飽暖終矣。

蔣湘南。字子瀟。本回部。居河南固始縣。故為固始人。通究經史。為文章雄健舒暢。能達其意。不隨古人步趨。屢應鄉試。不舉。道光戊子。編修張集馨典河南鄉試。將行。往辭大學士阮元。元曰。中州學者。無如蔣子瀟。摸索不得。負此行矣。集馨欲請其詳。會各至。不得言。既至河南。亦不敢問。人私念阮公所稱。必好古者。因誠同考官。文有異。雖拙傲無棄。久之。果得一卷。文甚瑰瑋。而不中程眾。皆怪笑。集馨強置之榜末。啟封。則蔣湘南。即子瀟也。湘南雖舉鄉試。負文學盛名。而剛介不隨。游四方。迄無所遇。後客陝西。卒于鳳翔府書院。著有七經樓詩文鈔。潘德輿。字四農。江蘇山陽人。少以文行知名。嘉慶初。應鄉試。至道光戊子。乃舉為學務躬行。不談心性。亦不以博聞傲人。與人和易。嘗典八座。屋主家有婢病。

死巧誣德輿希得屋鄉里皆信德輿不直屋主將慙官按之德輿不肯還其屋收婢尸葬之德輿文章醇厚剛勁如其為人嘗曰士居鄉無政教權獨當以文章轉移風俗耳德輿以知縣待缺安徽未得補卒著有養一齋詩文集二十六卷

蔣琦齡字申甫廣西全州人能文有幹略道光庚子進士由編修積官順天府府尹以介直忤時乞歸養母遂不復仕同治初上中興十二策語多切當人比之葉水心陳同甫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博通經史究心天下利病道光之季海禁初弛洋人商販往來不絕源每事咨考著海國圖志六十卷備詳各國山川風俗及國勢強弱機器利鈍至今談洋務者以為依據嘗有古詩一章云四遠所願觀聖君乘桴想所悲異語言筆古均悅悃聰誰介葛盧舌異公治長所至對瘠輿重譯殊煩怏若能決此議萬國同一吮朝發暘谷舟暮宿大秦港學問同獻酬風俗同抵掌一家兄弟春九夷南北黨繞地一周還談天八紘放東西海異同南北極下上直將周孔書不圖禹州講因思肇闢初聲音孰分壤破碎混沌天吾怒

軒義往

孫鼎臣字芝房湖南善化人。道光乙巳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遭母喪歸。卒年四十一。少以文學知名。既登朝。研索不倦。其學淹貫古今。周知庶務。而一本儒術。不矜考據。亦不墮空虛。著春塘芻論二卷。通論古今利病。博達精醇。多可用以經世。

吳敏樹字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壬辰科舉人。選官瀏陽縣教諭。年餘即告歸。家居弦誦。謝絕聲華。平湖張金鏞督學湖南。尊儒愛才。備極誠禮。士以得見為幸。獨敏樹終不可見。敏樹博研諸學。于古文用力尤深。蘊藉夷猶。得震川之致。曾國藩稱為文中逸品。著有梓湖詩文錄。

張金鏞字海門浙江平湖人。道光辛丑進士。由翰林院編修官湖南學政。待士甚寬。得鎗手但扶出之。不問姓名。然終其任無幸獲者。或請其術。金鏞笑曰。鎗手文專尚靈機。絕無根柢。本非所取。甯有術也。喜獎掖才俊。王闓運蔡毓春張自牧等皆所識拔。後生得張學使一言。榮于領解。咸同以後湖南文學復興。經教浸廣。金鏞倡之也。所著有躬厚堂詩集絳跂山館詞鈔。

胡錫燕字新門。湖南湘潭人。性介篤喜讀書。父官廣東南海知縣。欲令入資仕。錫燕請以資盡贖古書讀之。由是學益富。久之執友某復為入資。得知縣錫燕謝曰。仕非泛然也。吾才不足治人。強仕且為民害。返其部牒。遭父喪。鄉居十餘年。不入城。會湖南修通志。攸縣龍汝霖為言當事強致之。至則館汝霖家。汝霖會書局諸人飲之。客將至。忽趨出。經宿不返。跡之則自投于江矣。錫燕學宗顧炎武。然寡交。不驚聲名。故雖里黨罕知之。嘗與其師陳澧書云。近世學者。患好名太甚。為己太少。又云。管子輕重之書。非真儒不可讀。惟諸葛亮為善用之。其他以操切施之衰世。適足罔民。其志識如此。

黃文琛字海華。湖北漢陽人。由舉人官國子監助教。改寶慶府同知。陞永順府知府。署永州寶慶衡州知府。皆有聲。永州鄰廣西。咸豐時。洪秀全據江甯。廣西賊恒欲東下。文琛練民兵扼之。卒不得下。寶慶人鄒漢勳以事為知縣所繫。文琛遣役持柬備肩舁詣獄迎鄒先生。明日即劾知縣出漢勳罪。衡州民毀教堂。教士訴官。必殺民償屋。文琛坐堂皇列甲卒見之。曰。失火延燒。無殺人理。連來失居。官當汝卹。必欲尋衅敗盟。即先斬汝。聽曹巡撫殺我六十老翁。何吝一死。

教士氣沮。即乞五百緡去。巡撫聞之。懼急遣人代文琛。教士轉驕。得餐其意。永順俗多訟。初至。愬者日數十人。文琛口訊手判。竟日而畢。尤誣妄者。笞逐之。彌月後。數日乃一人。性強敏。文簿有字者。莫不親覽。天未明。即起治事。朝食後。靜坐讀書。或賦詩。愛理花竹。人怪其閒。而卒無廢事。文琛博究經史。尤習知先朝掌故。當世利病。卒以剛介。不竟其用。知者惜之。著有思貽堂詩集。

楊彝珍。字性農。湖南武陵人。道光庚戌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官兵部主事。旋告歸。當時軍興。疆臣稍稍禮接文士。士多游謁依丐。獨彝珍與善。化孫鼎臣。家居守靜。時論多之。性喜獎誘。因以成業者甚多。少工古文。與潘梅齋名。晚益為時論所推。稱宗匠焉。著有移芝室詩文集。

楊翰。字海琴。直隸新城人。道光乙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官湖南永州府知府。陞辰永沅靖兵備道。為政寬易。與民相忘。喜音樂。及游眺山水。終歲不倦。工書。求者嘗數年。不得。積紙至數十箱。奴婢竊以糊壁。翰弗知也。性多可。士挾一藝。即與為布衣交。罷官貧居。賓客不絕。著有哀遺草堂詩集。

劉熙載。字容齋。江蘇興化人。道光甲辰進士。由編修官國子監司業。居京師。授

徒自給不受親故餽遺。咸豐時入直上書房。每徒步先至。大風雪未嘗乘車衣履垢敝。諸王子竊笑。稱為厨子翰林。歲時內監多以酒脯餽直官求賜。至熙載宅戶無簾牀無帳。熙載方踞地熱薪。以砂鑊煮鵝飯。內監數曰。劉公貧至此。我輩忍取求乎。即持酒脯去。文宗知熙載廉潔。特授廣東學政。熙載至盡裁上下陋規。胥吏患之。知熙載捐。故為蜚語刻泮報中。熙載見之果恚。即日乞病歸。著有藝概二卷。塾志塾言各若干卷。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丁未進士。積官至廣東巡撫。尋罷歸。再起為兵部侍郎。讀書能精思。研貫經史。尤邃于禮。性質直。議論必根于心。無所遷飾。雖致尤吝不悔。喜讀王夫之書。學行皆以為歸。署禮部侍郎。奏請以夫之從祀聖廟。會出使英國。議格不行。嵩燾學務有用。不屑文藝。而氣盛詞雅。論者乃更推之。所著有禮記鄭注質疑綏邊紀略。養知齋詩文集。

張修府字東野。江蘇嘉定人。道光丁未進士。翰林院檢討。官湖南永順長沙永州知府。政簡惠務興。學化民民多應之。所蒞守書畫筆工相賀。官永順時。學政獲代倩者二人。屬知府考治。修府見卷中詩頗工。俟學政去。召二人至齋。試以

詩有佳句。因與飲食。厚貲遺之。著有蠻笑集及味夢齋初二集。其他沙道中云。野桃花笑杜鵑啼。客路濃春送馬蹄。細柳輕煙寒食後。亂山古驛夜郎西。水田積雨千畦闊。石磴盤雲萬嶂低。墟里蕭條餘故壘。晚來凝望一淒迷。

龍汝霖字綠臣。湖南攸縣人。道光丙午舉人。由教習官。山西知縣。初宰曲沃。曲沃多徭。計丁出資。里胥以意高下。民患苦之。汝霖擇士人。分管其里。均徭于田。歲省萬金。而事不廢。雖宰高平。俗尚賽神。春秋歌舞。費常踰萬。汝霖禁止之。以其費為義塾。凡百一十有七。弦誦之聲。比鄰相接。民死貴厚葬。歟即停柩以待。不葬者五萬有奇。汝霖革其奢。為之期限。踰年葬者四萬。再任江西鉛山縣。縣近閩俗。多械鬪。汝霖教以禮讓。踰年民輸其械鬪者遂稀。汝霖篤志學道。言動溫良。而遇事強直。無所畏避。官高平時。有某布政過境。僕從索賄不得。盡取器物以去。汝霖遣役追繫之。搜行李得所失物以歸。乃遣行。巡撫沈某嘗以奴屬汝霖。奴故吸鴉片。汝霖難之。會眾見巡撫。復言。汝霖曰。某用人有約。不博不譌。不吸煙乃得留。此奴苟不吸煙。唯公所命。巡撫慙謝不復言。王闓運詩。慙搜文布政。狂闢沈尚書。蓋指此也。著有堅白齋集。

鄧輔綸字彌之。湖南武岡人。以拔貢生中副榜。家富于財。父官按察司。輔綸獨喜讀書。通九經訓詁。旁及百家之學。多所宣究。尤喜為詩。至廢寢食。嘗飲次與友人論詩。意興軒暢。不復酬酢。又舉其誦讀果詩。南土移來。香漸滅。北船亂後。見應稀。謂不減杜甫。坐有某官。心惡之。後數年。輔綸以道員將兵。某為御史。竟以風聞事劾罷輔綸。輔綸少有大志。後再出將兵。不獲一展。遂浩然歸。閨門著書。終身不出。著有白香山詩鈔。

陳寶箴字右銘。江西義甯人。道光辛亥舉人。個儻好奇計。游京師。人皆以為狂。為策論才氣雄肆。略如其鄉人魏禧。咸豐庚申之變。洋人火圓明園。寶箴登酒樓望之。撫膺大慟。樓下人皆驚。寶箴亦去。歸寓即作書告其友田玉梅于河南。使將所部勤王。

鄧繹字保之。湖南武岡人。與兄輔綸皆好學。然有大志。不屑章句。尤喜訪求才俊。嘗謂求才為經濟第一事。王閻運幼時讀村塾中。繹聞人誦其詩。有月落夢無痕之句。喜曰。此妙才也。即往訪訂交。閻運故貧。繹資之。使學于名師。又逢人譽薦之。由是閻運聲益進。聲名大昌。繹通練時事。同治初。左宗棠奏請佐軍。繹

以諸生抗禮論譚無所隱時方危棘宗棠則虛已聽之平定閩浙多用其謀以父喪歸屏居郊外凡十餘年博究經史求古今庶務之宜為雲山讀書記五十餘卷斟酌利病多可見諸施行日知錄之傳也著有藻川堂集

王閻運字士秋湘潭舉人生時父夢神榜其門曰天開文運因以名之幼喜讀書為文章有奇氣年二十益棄俗學專力于古通尚書毛詩春秋公羊傳及莊子史記漢書性高曠不事榮利咸豐時天下大亂將帥多開幕府招致才俊曾國藩尤稱好士賤人或起家為布政裸身來歸資鉅萬士爭自效閻運獨為客不受事往來軍中或旬月數日即歸後國藩益貴賓客皆為弟子閻運仍為客嘗至江甯謁國藩國藩未報遣使招飲閻運笑曰相國以我為舖餽來乎即攜裘乘小舟去國藩追謝之則已歸矣著有湘綺樓詩文集

朱克敬字香孫甘肅皋蘭人強直任氣好議論時事人多厭之家貧客游四方遭亂無所之乃援例為小官補湖南龍山縣典史龍山俗陋克敬野逸每行田間與父老雜坐有爭者就平其曲直民甚安之咸豐十一年寇大至知縣千總皆走克敬獨與士民守之凡四月城迄不陷巡撫惲世臨薦于朝不果用久之

以盲去。巡撫劉崐素知克敬。與官錢使修通志。崐去。克敬益無聊。欲游海外。友人哀其困。共與之千金。遂留隱焉。其詩由香山入杜。天才絕高。學力不副。故未能卓然名家。然格律整嚴。寫景言情。時有獨至之處。克敬少壯為詩。不能深造。既盲。日令人誦文選杜詩。聽而識之。反覆精思。數年頗有所悟。乃更為詩。佳者往往似姚合。將死自銘其墓曰。生無補于時。死無聞于後。既盲而學古。無有獨以其盲傳不朽。著有瞑庵詩錄。

閻正衡字季蓉。湖南石門人。喜讀書。所居僻陋。書不可得。從友人假得文選併註讀之。數月皆能記。同里某翁家有史記。請借不許。請就其家讀之。又不許。翁所居少薪。正衡家有山場。請日餽肩薪。乃許之。正衡朝食荷薪。攜筆札往讀之。且讀且寫。數月乃畢。後補諸生。應省試。益鬻產購書數千卷。日夜讀之。其學益充。苦下縣寡陋。復游學長沙。與黃文琛龍汝霖朱克敬相師友。好事者聞其名。訪之。皆謝不見。學政顧雲臣以博通古今孤介絕俗薦于朝。詔授訓導。正衡篤志于學。九經諸史靡不研貫。為文章堅勁雄肆。頗似王安石蘇洵。

關隴興中偶憶編

華亭張祥河詩舫

順治開科狀元為東昌傅相國

以漸

相國嘗扈隨聖駕騎蹇驢歸行帳上在高

處眺望摹寫其形狀戲題云狀元歸去驢如飛畫幅僅二尺許設色古茂余道出東昌登傅氏御書樓其裔孫傳秋坪前輩絕動出賜件獲觀恭紀一詩允宜米入畫苑為佳話云

道光九年余扈駕盛京復至興京道經蓮花背是日滿軍機章京魚羔餉同直者人皆席地而坐忽白雲從座右涌起繚繞氤氳至午始散

飲水詩詞集為長白性

德著

大學士明

珠子

曝書亭集有輓納蘭侍衛詩世所

傳賈寶玉者即其人詞以小令為佳得南唐李後主意余嘗刻於粵西藩署原本殘缺其有不合律者或傳鈔之謬余為更易十數處周穉圭中丞之琦稱為善本焉

內廷每屆歲除御製春帖子發和余在樞曹為蔣礪堂相國

攸銘

代作中有句

云若論萬家春帖子十行寬詔是騰黃諸老以為新特

京師豐宜門外三官廟。海棠最盛。花時為士夫讌集之所。向不知種自何手。阮芸臺相國元告余。此是董文恭公器所植。文恭奉諱。回浙江。聞三省教匪滋事。不敢家居。假裝赴都。及至城外。和相坤不為奏明。遂僑寓廟中數月。種花為遺。余曾作詩紀其事。今三官廟改名花之寺。蓋取日下舊聞所載寺名移置於此。禮親王昭以殘刻褫爵。其學問淵博。待賓客甚厚。吳中蔣香杜廷恩畢子筠華珍皆延至府中。談讌為樂。嘗見其自度曲。真得元人遺意。

文秋潭相國孝不肯以詩名。而五律堅卓。直入唐人室。貴筠西尚書慶東去集多奇特之語。余曾刻相國自定詩一卷。至尚書詩亦俟續刊。以示世之採詩者。余官中書。在內閣撰文。上以養正集頒賜大臣。撰公謝摺。有智由天錫。蒙為聖功一聯。為韓桂舫大冠對所激賞。

道光八年戊子。典試閩中。道經浙江龍游縣。向晚距城五里。陡起龍陣風。灘水奔注。舟倒行。將觸石壁。幸亂石膠舟而止。黑雲下垂。聞龍吟聲。宛如朝正時中和韶樂。約二刻許。作詩紀異。舟人年老矣。亦謂聞所未聞。余曰。地名龍游。有自來矣。

余同年姚聖符

伯驥

為丁卯龍頭是科詩題白露橫江主司命題之意因追場

通白露節日姚詩集杜句露從今夜白月湧大江流劉金門師

風語

得是卷擊

賞遂獲雋師嘗誦成黑龍江有集杜詩一卷對偶天成余錄其副吳中門人刊

以行

余嘗有句云文人至晚年棲心必空王書家至晚歲融神必香光良以香光書

如東坡詩輒引入勝全在一箇動字動則變變則化又嘗與錢梅溪

泳

論書

畫畫家分南北宗書家亦分南北如楊柳一派類推至於吾家文敏是為北宋

褚虞一派類推至於香光是為南宗梅溪以為然

仁宗述聖詩注中載列祖列宗文德武功甚詳海內讀書者允宜家置一編是

時南書房供奉為吾鄉趙少農

東冲

奉勅刊御集

祥河

實預繕校之役

奉天府丞程春廬文

同文

文章典則為大著作手官駕部直樞廷十餘年充會

典館提調承修大清會典一書纂輯詳備是其平生精力所聚尤長於輿地之

學遺書滿牀歸其甥朱虹舫閣部

方增

今刻之從政觀法錄即其底稿之一種

夫人瑟兮女史花卉學白石翁山水得倪黃真意不知其為閨閣筆墨也

歸佩珊女史詩。有丈夫氣。七律尤佳。與席佩蘭女史異曲同工。

王漁洋詩話。大率自註其詩。擺脫凡近。

洪稚存北江詩話。其論本朝各家詩。大半允當。向無刻本。其子

符孫璠孫能守

其書先後出示。底蘊燼餘殘闕。等於焦尾。余為校刊。以廣其傳。

書經亦有詩。如已予惟小子。至弼我不丕。基讀之分明五古一章。

新縣童華君廉訪。槐經進之作典麗居宗。允稱作手。惜未供奉南齋。間亦作畫。

設色仕女。追摹十洲。三五日方成一扇。其用心精刻類此。

上海陸建菴明府。慶勳。為耳山先生。錫熊之第五郎。其讀史詩。運用南北史高。

唱入雲。惜無意存稿。旋作旋棄。為人落拓不羈。獨與余善。華君廉訪亦佩其才。

嘉慶戊辰。侍先大夫同應禮部試。吳山尊學士。肅。贈聯云。父子一家皆有集。江。

湖三筆更何人。又宋芷灣觀察。湘。題余詩船圖。李杜而還誰問涉。吾舟只受兩。

三人。兩公皆詩中知愛也。

京師萬柳堂。翁覃溪學士。方綱。題云。廉相陂塘新柳色。已公茆屋舊詩聲。阮芸。

臺相國。元。嘗約朱野雲布衣。鶴年。補種柳株數舉詩會。余隨先大夫通從。馬綱。

余扈從陪都訪得城外亦有萬柳堂策馬過之有詩云濁酒爐前添客思短衣馬上聽秋聲是則二公所未經游覽者

宣南詩社京朝士夫朋從之樂無以逾此或消寒或春秋佳日或為歐蘇二公

壽始則陶雲汀制軍澍周稚圭中丞之琦錢衍石給諫儀吉董琴南觀察國華

諸公繼則鮑雙湖侍郎桂星朱椒堂漕帥為弼李蘭卿都轉彥章潘公甫舍人

曾沂諸公後則徐廉峰太史寶善汪大竹比部全泰吳小穀太守清臯西穀府

丞清鵬諸公其間人事不齊旋舉旋輟而余與吳蘭雪舍人高梁每舉必預陶

制府官江南時歲寄宴費余監司山左亦仿此例至是輒憶野寺看花涼堂讀

畫為不可多得之勝事矣

鮑覺生侍郎詩尚唐音道光五六年間與余唱酬最密一韻必數疊余成一

詩向晚送公處公必和之即漏夜猶聞剝啄聲知公和詩至矣公才明敏而性

下急類此一日過余曰連朝閱東坡詩處處移情幾為其所勾攝因置弗閱蓋

公之謹守唐人矩矱也

余同年吳巢松學使慈鶴筆華膽工駢體早年多游歷交四方知名士博聞強

識與萬廉山

承紀

包誠伯

世臣

陳雲伯

文述

輩談論相埒。如河漕鹽三大政。各

直省利弊。能舉其概。程梓庭制府

祖洛

云。巢松有王佐才。其傾倒如此。

錢衍石給諫詩。不作習見語。意在澹遠。余嘗攜吳西穀府丞笏齋詩鈔質之。輒驚喜以為同調。

余身經萬里。所見橋梁莫長於灤河橋。亘二里許。兩岸對望。不辨人影。恭值聖駕經行。直隸督臣於伏汎前。李督辦。有副橋以便從臣輿馬。兩橋寬窄高下相等。俱圍以紅欄。橋柱安路燈。夜則波光鎔影。掩映盪漾。加以萬騎奔馳。列炬照耀。光明世界。實屬奇觀。余策騎夜行。過橋後。登高阜迴望。見雙虹吐。燄直突過火樹銀花矣。

余經孤竹城。謁夷齊廟。恭讀高廟聖製詩。載盛京通志。城外首陽山不甚高。無樹而綠。意油然則蔽蔭也。宿山下。於行帳前。採蔕餉客。古味南烹。得未曾有。朝陽坡左近。有文殊菴。果老河。八月二十六日。為太夫人生辰。集同直稱慶。余詩有文殊菴接慈雲。比果老河增翠水。長傳秋坪方伯以為屬對天成。

雨夜大雷電。過薩爾濟山。高路險。余詩有電閃旌門前。度影雷飛天。石昔年聲。

之句。實寫真景。又巫閣紅樹繞山足。余詩藤蘿是纒帶。紅樹以為裳。亦紀實也。醫巫閣上有石屋。棟宇天成。屋外有聖水盆。晝夜點滴不息。余在雲水光中。一回洗眼。頓覺明淨。又昨歲游武林。訪湖上石屋洞。屋形小似鍾乳。下垂衣履沾潤。讀東坡題名。因書壺境兩大字。好事者刻石洞中。

桂林無山不洞。無洞不奇。而尤莫奇於棲霞洞。外鍾乳尋丈如雲。下垂入洞。乘炬而行。萬象顯露。石楹石柱石牀石几。珍禽異獸奇花瑞草。無不畢肖。嚮導者呼曰。此是三天門。此是摩天嶺。此是漫天帳。此是仙人棋局。此是和尚曬袈裟。此是雙龍入海。此是蓮葉靈龜。此是曾公橋。此是芝田。中間有最低最窄處。側足而入。忽又高敞。其深三里許。出曾公洞。豁然開朗。則酒壺山在望矣。余作詩紀之。與畫師顏朗如炳同遊。顏寫圖能盡其勝。

壺山形如酒壺。四圍十里多果園。春初桃李花開。紅白交暎。又韶音洞外。菜花十里。余俱游焉。余詩拾衣齊上酒壺山。又恰喜新年民氣靜。山公日暮折花歸。正清時在官之樂也。

獨秀峰在桂林貢院後。本名紫金山。余刻壁窠字於山腰石壁。曰紫袍金帶。蓋

為郡人士頌也。山下五詠堂。梁芷林中丞章鉅重建。有延年讀書處。即在石洞。明代為靖江王府。余故有句云。雄藩勝覽曾開國。太守風流尚讀書。

粵西大小融江。水綠如透翡翠。淨不可唾。亦不忍唾也。子才有詩。贊歎欲絕。

江南元墓有真假山。人詫為奇。余行楚江。見兩岸疊石天成。不一而足。又桂林風洞。名疊綵山。亦是假山之真者。風洞本名福鼻。余書二字刻於洞口。

余嘗夢三百歲僧。以勺水餉余。告余天漿。並引至御屏。摘碧玉葉授余。盈握。夢中知為仙境。又似常到之所。記十三歲時。夢一老人授余白璧。忽從手中飛去。化為白鶴。迴翔天際。余口占云。一鶴冲霄起。此境嗣於禁省遇之。

泰山凡三至。嘉慶己巳。侍先大夫偕梅小庾春殷星喬瑞王澹淵慶麟三同年。

登日觀峰。觀日出。有詩紀事。南天門以下至迴馬坪。皆御道。中間對松山。偃蓋萬株。蒼翠相接。為一山之勝。其實幽邃處。在山後之黃華山。道光戊子。余典試閩中。經泰安登山。又謁岱廟。道人出觀溫涼玉。色青。形如圭。約長五尺許。上溫而下涼。相傳高廟東巡。高麗進此玉。上賞收留鎮廟中。余謂青圭禮東方聖意。蓋取諸此。嗣余監司山左。再謁岱廟。則以天雨未及登陟。

嵩山百合。生食之可愈肺疾。雖經年患咳者。食之立效。其實甚脆。不能隔宿。故不行遠。非親至山中。無緣求得也。陝州鷹痰可愈。鳴濟源娑羅子可愈。胃是謂中州三寶。

衡嶽以祝融峰為最高。張朱二夫子入山一月。始窮其勝。余僅至半山亭。大暑憩嶽廟。至晚行抵迴雁峰下宿焉。前人有謂南嶽應推九疑山。因九疑更遠。更峻峭。然其論雖創。究未允當。

渡洞庭湖。開帆祭順風。得柳州碑。焚化。尤見安穩。碑凡二十六字。出柳州井中。余故有詩云。廿六真書驅九醜。殘碑重見井中天。柳侯著意龍城柳。手記元和

十二年。

桂未谷先生

夏後四聲猿。余門人王子梅。鴻得自山左。見贈。未有刻本。余將付

梓。先題句云。翠翹已死青藤老。恨海茫茫又一聲。

漁洋山與法華山對峙。余登還元閣。讀牧仲漁洋歸愚三公詩。因題壁云。三公詩在還元閣。獨怪漁洋占一山。客有同遊者。鐫法華山人印遺余。余因先文敏公舊有法華金印。凡得意書。以此為識。遂不辭而居之。

十三元韻作今體詩尤宜選用。如明妃詩門村昏魂論。古人選韻之協音節隨之初學不可不講。四支韻亦然。

江神楊將軍舟人均不知其名。余過盤塘山訪其墓。特備牲醴登山展拜。讀墓碑。將軍諱臘。四川人。父朗為木客。駕筏下楚江。觸石鷹嘴溺死。將軍由蜀走萬里至楚求屍不得。哭三日。自沈於江。兩屍並出。土人感其孝。收葬兩山間。唐貞觀朝勅封水府金甲御史。立碑墓前。宋時有李姓夢神為將軍。今二官廟塑神像於右。戎服執笏。故羣稱將軍云。石鷹嘴最險。自貞觀迄今。客舟無失事。將軍之默佑也。沿江緝道甚窄。有好事者築石闌數十丈衛之。余詩故云。迄今江水流哭聲。駭浪不敢磯前生。沿江好事築闌檻。磯路如砥坦且平。

元次山之浯溪有八語。柳子厚之愚溪有八愚。余先後經過。恩恩未及徧歷。讀中興頌。手摩石鏡。黯而不明。拜柳子祠。僅書楹聯云。真為地幸。浯溪配得敵公。文夢得詩。

婁東王奉常有九子。每置家具必九分。房屋亦九所。余見其屏風數扇。多刻王孟端竹石。一面摹海岳真蹟。製極精雅。又廉州太守畫。凡寬五尺長一丈餘。堅

滑適用。今在陸素菴。

因儀

家。余詩云：三宿醉紅吟館裏。廉州畫几奉常屏。醉紅

吟館額。即奉常書。

秀水汪西村明經。

大經

僑寓松江。與余家塔射園望衡對宇。日夕往還。明經書

學香光。繼而專學先文敏。求書者接踵於門。以貧取潤。歲入百金。其詩修潔自好。借秋山居集。係其自定。

吾鄉顧淞南山人。

品

山水學麓臺。花卉亦工。飲酒豪性尤伉爽。改七薌山人。

琦

蘭竹最老到。設色仕女。得衡山意。又喜作詞。天姿娟秀。近無其匹。徐漁莊布衣年。工篆刻。銅印尤佳。余在都有三憶詩。至是皆作故人。覺風流寥寂矣。

幼作時文。杞不足徵也。題偶用在字。塾師不覺。先大夫見而抹之。批云：言徵不稱在。

余作賦。專詩唐人。吳穀人祭酒。

錫麟

宋主松江書院。試輒第一。猶憶四頭鱸賦。

倦羽飄蓬。音書斷鴻。大難來日。容易秋風。意軫蓬池之上。情淹宦海之中。四十年聲名可念。三千里水驛猶通。南冠休戴。扁舟遠東。玉簪花賦。聞歌而擊節。愁絕剪燭而敲詩。腸斷。最為祭酒激賞。嗣入京師。葉雲素給諫。繼更亦稱余賦得。

唐律者深

余詞宗姜張極為姚姬傳先生所稱

吾鄉馮少肩茂才永輝體甚魁碩工八分所居梅花樓余過之贈聯云明蟬蝕

墨八分體大蝶騎風七尺身並贈錢叔美杜所畫墨梅張於壁

任城李白樓茂材瑤恬淡科名落拓詩酒從余山左六年又中州前後六年余

出所藏名蹟臨摹惟肖學以日進其畫秀韻在骨得其外祖黃小松易筆法題

字亦酷似為余作有懷四十圖又便面十六幅卓然可傳惜不永其年否則所

造直奪錢杜改琦之席

吾鄉老輩如楊退谷汝諧書學米董粗戕禿筆波磔得神吳陶宰鈞篆隸並工

自可傳世王孟公某詩如瘦島翁石弘春詩蘊藉風流三布衣與退翁皆先大

夫所心折者

楊退谷先生詩尤瀟灑出塵余藏一冊書九日橫雲詩如遠峰迎權落鮮鯽夾

窗跳墨香題壁句水活過谿禪老樹當巖得孤雲隔岫連草黃人跡少水落石

根蘊句皆新警

吳門袁少迂上舍沛同余客董文恭公邸第有年其設色山水兼工帶寫尤長經進之作能得命題之意殊非易易

州判車酉四川副貢有牛背立殘鴉句余最賞之嗣余奉諱去中州車以自畫山水作別伸知己之感其畫亦荒率有致

江陰夏伯恬茂材之成從余山左大雪載塗忽得句云石擁雪為裘余對云樹依雲作蓋究不如夏句之奇

余姊裁雲女史杏十三歲賦朱藤詩翠幄香清蝶夢濃妹玉舜女史道恒詩亦工吾家詠絮才也

阿對泉在閩鄉縣城外阿對為楊伯起家僅能疏泉灌蔬猶少陵之獠奴接竹也

姚合寄陝州王司馬詩自當臺直無因醉一別詩宗更嬾吟余無坐客常一月不作詩正坐是病

元遺山善學杜而集中往往用杜成句豈行乎其所不得不可行耶

魏野謝冠萊公見訪詩驚回一覺游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余曾有句云草堂

魏處士魚鶴識公卿

三堂二十一詠堂在古虢州唐岐薛二王刺州時建韓退之劉伯芻俱有詩今為靈寶縣已杳不知勝境所在

萬錦灘春花似錦惜余過之非花時但見洪流一曲環繞城闌耳

華陰縣徑對太華華州徑對少華亦有三峰峰之西曰白石峪余詩故云白石嵐光潔金壺峽勢衝

杜子美謫華州司功題鄭縣游春亭詩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至今亭在西溪土人稱為杜基

郭汾陽祠秦王賓竹道人詩仗節惟公忠貫日灑血感天天亦泣軍前免胄見花門始信誠能裂金石寇萊公祠都御史王越詩自是拂鬚原賈禍那堪孤注更生疑楊一清詩未拔一丁真負國縱為孤注已尊王余過華州錄之

柳子鎮民聚數千家不好耕讀專事鍛冶為刀劍聞於四方長官斂劍送客遂偪鍛冶者客遊於外遺女丁支門戶當時追呼甚苦迄今過其地並求劍而不得矣

京師地安門外十刹海。鰕菜亭。開水琤琮。伏秋林木清美。映帶有致。即鷗波所稱海子是也。余與趙君復林各攜葫蘆。盛酒數升。拉客分攜。菜果步屨而往。徜徉其間。又德勝門內。滙通祠。疊石臨流。石上列坐。可容十數人。其水即海子一脈。

阜城門外。城濠積水。堤柳陰濃。對岸茶帘草屋。頗似江南。沍寒以冰牀渡人。余與趙君復常過其地。作冰牀詩。摹寫野趣。嗣扈駕瀛臺。觀水嬉。再坐冰牀。則別有琉璃世界也。

華清池題溫泉詩。莫工於薛瑄。唐家天子愛溫泉。故起離宮繡嶺前。山上朝元金作屋。院中湯井玉為蓮。錦鳥曾泛當時水。香木還聞舊日船。賜浴未終鼙鼓動。臺池流恨自年年。

余驪山懷古詩。秦陵客恨孤烟起。卅韻華清杜牧之。用牧之孤烟知客恨。遙起秦陵旁詩意。

驪山有飛禽名阿溫。堆明皇御玉笛。抹其聲為曲。張佑詩。村笛猶吹阿溫堆。唐景龍中。凡天子饗食。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賜細柳園。辟

藏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應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溫湯。給香粉。蘭澤。見李通傳。

雙皂莢在華清宮。七聖殿西南隅。一在斜口南原。亦稱為唐皂莢。

少陵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是五言倒句法。香山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又是七言中藏倒句法。又鄭嵎津陽門詩。孔雀松殘赤琥珀。妃央瓦碎青琉璃。疊用實字而不嫌堆垛。亦句法之僅見者。

天寶初。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雜以俳諧。其自敘云。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上命改去五角六張。奏云。臣草此賦。若有神助。不願改之。上曰。真窮薄人也。僅授春宮衛佐。此與貫休見錢武肅投詩。命改十四州為四十州。休不願改。野鶴閒雲。略同高致。

余在山東糧道任。適文秋潭相國予告。寄余韶朝衣及披肩。侑之以詩云。一裘不改新花樣。已染天香四十年。為足下陳臬之兆。蓋公直內廷四十年。鄭重傳衣。可感可愧。

戊申年赴甘肅任。四月四日。行至邠州。天雨雪。越日至長武行館。牡丹大開。余

詩云雪天賴有輕寒勒。風地曾無急陣催。西來節序之遲。概可想見。嗣至六盤山。則五月披裘矣。

周稚圭中丞錄二十家詞。各系一詩。記其系孫孟文一首。一庭疏雨暮言愁。備筆荆臺耐薄游。最苦相思留不得。春衫如雪去揚州。其神韻如遺山漁洋論詩絕句。余為作序。刻桂勝集中。

顧荃士大令夢虞美人詞賦醉翁椅。滿身花影不能扶。耳畔低聲道。已二更初。又美人榻。惱人最是月黃昏。六尺桃笙。只有半邊溫。輕簾可喜。

甲辰榜眼周縵雲學濤探花馮小亭培元皆何生冠英庚子浙閩所得士。何詩有回首師傳衣鉢在。門生門下近相望。

少陵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西王母本地名。故以函關屬對。

袁子才太史秋秋蚊詩。貪官回首中。刺客暮年心。余在粵西苦蚊。雖鴈月不絕。

何止深秋。因悟石湖憎蚊詩。形容盡致。可定為粵西所作。

宇內之山名空同者七。曰平涼曰汝州曰荊州曰岷州曰肅州曰狄道曰西和。以為黃帝廣成之蹟者。惟荊汝與平涼而已。攷史記黃帝西至崆峒。登崑崙山。

又漢武西登空峒出蕭關。剡汝在東。平涼正其西也。且祥頭在空同之旁。蕭關在空同北百二十里。俱屬平涼。余望空同山。詩登祥頭山。拜廣成。蕭關原隸平涼城。剡汝不得爭其名。正謂此也。

戊申四月中旬度六盤山。先一夕宿瓦亭驛。相戒以羊裘禦寒。余詩故云。夕陽西下。天風峭。整轡添衣向瓦亭。

隴山在水洛城西北。乃水洛川及犢奴水所從出。又明祝祥建息肩亭。嘗自作象贊云。道其人謂誰。乃隴干城之舊吏。息肩亭之主人。而鶴臞其別號。余隴干詩。我欲西尋犢奴水。烹茶一上息肩亭。

天興中。蔡州破。金亡。隴西州郡皆歸於元。會州兵馬元帥郭蝦蟆坐守孤城。元兵併力攻之。蝦蟆力不支。乃集新州廳。舉家自焚。城中無一降者。余會州詩。猶記蝦蟆郭元帥。舉家蹈火至今哀。

先大夫中江南辛酉鄉榜。詩題亦在車下。有刀環新意緒。鏡聽小留連句。座主英煦齋相國。和見而激賞。謂必是隨園高弟。隨園與吾祖相契。游天台繞道松江。凡兩至塔射園。先大夫詩曾採入詩話中。本是執友。

戲曲二黃調始自湖北謂黃岡黃陂二縣猶小曲之嶺調始自段家嶺也

皋蘭山有五泉之勝所謂五者曰甘露曰掬月曰摩子曰蒙曰惠童無草木高數百仞山下沃野可耕一望平曠東至閻王溝約四十里居民賴之段堅詩水流東澗來西澗坐倚南峰對北峰

白塔山明景泰間太監劉永成建白塔寺於上因名俯瞰城中李文詩鐘聲聞紫塞塔影浸黃河最愛談禪處何妨載酒過

黃河經歷省衛凡一州三縣其利惟皋蘭受之通志云夾河兩灘為翻車導引灌田自州人段續始余作藩署涉園詩激石飛輪水上升隔城調水一泓澄名園半借江山助借取黃流得未曾蓋池水皆翻車導引實為奇特

鎮遠橋明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建於蘭州城西以濟師用巨舟二十四艘橫亘河上架以木梁周以闌楯上鋪平板南北兩岸為鐵柱四繫鐵纜二各長一百二十丈河凍則拆水泮復建望河樓在橋南明肅藩初建於九州臺後移此肅王識銘詩河流斜抱郭驛路險臨關又津樓憑檻立佇看遠人還

肅王府今為陝甘總督署後有拂雲樓明太祖第十四子桖初封漢王洪武二

十五年改封肅王。八傳至識鉉。精書畫。鐫淳化閣帖。延溫如玉。張應召摹勒上石。此貼宋為完顏貯。完顏為蒙古貯。皆不能有之。太祖得之上都。遂為中華所有。迺不效蘭亭之殉葬。昭陵而以分賜肅藩。肅王又不以鴻寶自秘。公之海內實為千古韻事。按石帖共一百四十一塊。今在府學。破裂十八塊。搨工以革束之。尚可觀。釋文板六十四塊。禮吏收貯。又後跋木刻二十七塊。散在民間。順治時。廣陵陳曼仙獲澤毛香林所補摹也。

臯蘭馬

紹融

櫛工也。酷耽吟詠。其詩如江上楓疏人欲散。籬邊菊冷雁將歸。極

有風致。

蘭州謝

天錦

其詩不落凡近。如鴻雁不來江國信。茱萸遙接隴雲愁。山山來暮

笛。寺寺老霜楓。飛鳥拖雲氣。朝烟罩酒旗。等句。皆清新可誦。

張晉

字康侯

順治九年進士。官丹徒知縣。充鄉試同考官。得張京江相國

玉書

會主司以賄敗。晉亦累謫。嘗於獄中集杜作琵琶十七變。抑揚頓挫。感動人心。聞者無不憐其才而悲其遇。

王鐵夫學博

邑孫

書法第一。文次之。詩又次之。夫人曹墨琴

貞秀

亦工書。能臨

十三行。余輓先生詩。壯歲狂名晚自嫌。又善書。夫婦一門兼。先生為華亭校官。往還余家。塔射園。余至吳門。必登芳草堂。談讌忘年。最為知契。

張南山

維屏

著聽松廬詩。余為題辭。其在春明。野寺看花。必與偕。後寄國朝詩。

徵皆條摘句。余取以書楹聯。頗覺清新可喜。

包誠伯大令

世臣

著國朝書品。平和簡靜。遵麗天成。曰神品。醞釀無迹。橫直相

安。曰妙品。迤迤窮源。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調自歌。不謬風雅。曰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門庭。曰佳品。共分九等一百七人。首推鄧石如。隸反真書篆書草書。誠伯議論。好為奇特類。此余不以其偏而廢之。

張蘭渚侍郎

師誠

年譜一冊。係其自訂。有關吏治可取法者甚多。余最喜閱之。

李雲門侍郎

黃

善算法。其遺書係門下門生沈弱侯學博

欽裴

校定。中間有梅

定九所闕疑者。經侍郎神算而得之。弱侯與有功焉。

吾家世澤堂。為先文敏公舊居。東偏有井。忽一日汲水。酒味撲鼻。嘗之醇醪也。羣相說訝。親串來觀者。留飲凡三日。不竭。旋汲旋澹。閱月始知里許外有潘姓。釀酒數十缸。啟封涓滴無存。俗傳釀家失酒。謂之酒笑。余有詩紀異。不食夜識。

余銀氣此地如何得酒泉

大興舒鐵雲孝廉傳詩極新警。記其春草句。橫處盡成邊上血。關來不是寺中

揚州汪大竹比部

全泰

題余填詞圖云。歎蹤跡荒涼。薛氏琵琶。霍家鸚鵡。其弟

小竹觀察

全德

題余詩於圖。一水去疑天上坐。雙橋來是鏡中看。兩君素交卅

年。今皆作古。竹西歌吹增慨黃墟。

劉芙初太史

嗣緒

駢體絕似六朝。春明往還最密。辛未太史將南歸。贈余南浦

詞。殘月曉風何許。賸相思。一樹一行蟬。問張春水後。釣竿誰在過江船。

潘功甫舍人

曾沂

長齋却掃。如在家僧。其詩不喜習見語。亦不多作。余在吳門

贈以句云。通人晚入釋門多。中歲觀空豈有他。京洛諸公何不察。次宗本是老

頭陀。

王仲瞿孝廉

晏

少負狂名。詩有血氣。余於嘉慶辛未訂交。在王白齋先生

際華

二十四福堂中。見仲瞿頗近人情。告余所至之處。必栽花木。自稱萬華主人。余亦喜栽植。引為同調。余詩亦極為仲瞿所賞。記其在山左時。以琵琶二十四絃

祭項王墓下七律三首。贈吳人口。殆與張船山太史問陶之寶雞店題壁詩異。

曲同工

萬孺廬學士

承蒼

花似美人稀識面。鳥如熟客屢聞聲。句與陳句山通政兆倫

秋似美人無礙瘦。山如好友不嫌多。句並皆佳妙。

黃漢鏞先生

景仁

詩偶看芳草思名馬。每見青山想異書。人以為工。余嫌其看見

思想字合掌。易為偶行芳草思名馬。每對青山讀異書。起先生問之。不知然否。

宋方巨山勒將春去許多雨。流出山來都是花。許山屋智行無事柳飛絮。道發

自然花滿枝。句各斬新。余最喜書之。

王述菴司寇

昶

嘗論舉業得力於牡丹亭。凡遇皓首窮經者。必勸以讀牡丹亭。

自可命中。余竊自念得力於西廂記。蓋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之謂也。

西廂之品。琵琶所不及。西廂綺麗豪放。筆無不可。琵琶似用力太猛。蓋文章論

學力。詞曲論天分。即如弇州鳴鳳記。大都率筆。迥不類其詩文。

會稽陳浦雲孝廉

棟

論曲云。明曲當以臨川山陰為上乘。玉茗還魂較實。甫過

之特。溟滓已穿。頗類未除。邯鄲二種。斂才就範。風格道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青藤音律間亦未諳其詞如怒龍挾雨騰躍霄漢千古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餘若浣紗之瀟灑明珠之雋秀紅拂之峭勁義俠之古樸西樓之蘊藉玉合之整鍊龍膏之奇恣香囊之謹嚴紅葉之流利一邱一壑亦足名家燕子寒風行一時品其高下尚不能並若士幼作之紫簫此外汗牛充棟自鄧無幾又云臨川填詞多不協律沈詞隱貽書規之臨川忻然笑曰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嚆子不朽之業當日早已自定今人捧九宮譜繩趨尺步奏之場上非不洋洋盈耳及退而索卷玩誦未數折即昏昏思睡矣

西廂一記李日華以北廂南可稱輕妄猶之臧晉叔刪訂四夢將原本佳處反多淹沒不免斷鶴續鳬之誚

元劇相傳千餘本晉叔元人百種曲雖多點竄要亦餘半

李笠翁云可惜元人箇箇都亡了若使至今還壽考遇余定不題凡鳥翁真自負不凡哉

陳迦陵先生

維崧

填詞圖題者數百家洪昉思昇譜南曲咏木鸛數年坐對如

花貌麗詞譜出三千調鬚蕭蕭鬚髯似戟輸你太風騷嗣蔣心餘士銓譜北曲

石榴花。嬋娟同坐了。雙頰紅潮。一聲聲低和。迎陵鳥。酒醒來何處。今宵助風魔。狂然諸詩老。問。髯翁。豔福怎能消。最後李松雲。竟棟譜寄生草。南朝鉤黨書生。

傲南都煙月詩人料。東華塵土先生老。如何忘了左風懷。何時重寫雲郎貌。道。

光乙巳萬荔門方伯。貢珍摘錄卷中詩詞。摹刻於長沙。

元至正銀槎尾底款。至正辛丑朱碧山製。口底篆銘。貯玉液而自暢。泛銀漢以凌虛。腹底題詩百杯狂。李白一醉老劉伶。為得酒中趣。方留世上名。竹垞作歌在孫少宰席上。余於吾鄉韓氏借飲數四。蓋碧山製槎流傳不止一具。

宋滿江紅詞。鏡鏡邊飾以梅花中作迴文書其詞曰。雪共梅花念動是經年。離折重會面。玉肌真態一般標格。誰道無情應也妒。暗香埋沒教誰識。却隨風偷入傍妝臺。繁簾額。驚醉眼。朱成碧。隨冷暖。分青白。嘆朱絃凍折。高山音。息悵望關河無驛使。剡溪興盡成陳迹。見似枝而喜對楊花。須相憶。馮晏海。雲鵬得之濟南。謂其雪梅詞類宋人。故定為宋鏡。

晏海藏基仙錢面為二人對奕狀。幕刻五言絕句。局上閑爭戰。人間任是非。空穴樵樵客。柯爛不知歸。余藏有醉仙錢面為太白跌坐。旁設酒尊。幕刻五言絕。

句笑傲詩千首。沈酣酒百杯。若無詩酒敵。除是謫仙才。為朱伯泉大令大源所贈。

宮僚雅集杯。範銀為之作。梅花式重二十八兩有奇。鑄姓名於杯中。以量為序。

湯潛菴

為第一

次則沈充齋

郭快園

王吳廬

耿逸菴

田子湄

喜

張敦復

英

李山公

錄子

朱即山

阜

最後王阮亭士正

杯藏吾宗

柳泉太守

允

垂家

曾賓谷先生

煥

藏宣德銅盤。內刻錦堂春詞。映日樓花。倚旒紫風。細柳輕盈。游

絲十丈。重門靜。金鴨午煙清。

戲蝶渾如有意。啼鶯還似多情。游人來往知多

少。歌吹散春聲。

元史河源志。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方可七八里。履

高山下。瞰燦若列星。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

香光云。米海嶽書。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八字真言。無等等呢。又云。王大令書

從無左右並頭者。又云。古人行不閒一筆。草不閒一筆行。那繹堂制軍彥成

跋董臨顏書。謂大家一落筆圓。通幅皆圓。一落筆方。到底皆方。此皆從得力後

論書尤見真實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自西藏至庫倫坐牀。由京差派大臣蒙古王等迎接。兵部頒給路票。從者五百餘人。由精依口界行走。到彼處。熬茶呈進。丹書克等項。呼圖克圖商上出銀四萬兩。四部落扎薩克出銀一萬兩。罕王扎薩克等出銀一千兩。伙助至青海地方。寄留人馬。馱隻至呼畢勒罕受戒。由班禪額爾德尼教授沿途西寧四川所屬。浪安果羅克。番子。惡賊等。劫搶可慮。又派兵護送。俱照乾隆四十五年成案辦理。俗稱活佛過境。殊可觀也。

岷州崇隆等二十四寺。康熙朝奉旨分四起頭班。圓覺等六寺。二班。法藏等六寺。三班。魯班等七寺。四班。崇隆等五寺。輪流三年一貢。歷年不缺。道光二十八年。崇隆寶淨寫耳多讚林永寧五寺達喇嘛。包尖。醋茲巴等。進貢馬五匹。青木香一十桶。餘貢物五箱。計散喇嘛番人共一十三名。填給兵票糧單。沿途供支。明陸文裕公深自書渡淮宿留城二詩跋云。黃錫標字良武。余赴召侍余北行。及赴調。又欲侍余南行至杭。余辭之。以此綾索書舊作。舟過嚴瀨。行青山中。如畫。不覺盡此嘉靖己丑七月廿四日儼山轉拙翁陸深子淵父卷長二丈餘藏

余家有年。

吾鄉瑯湖六逸圖。香光跋云。山陰高會圖凡四人。香山九老圖九人。獨樂園七人。西園雅集圖十六人。此圖六人。余與陳眉公張七澤朱雲來已足。山陰高會之數。因雅集圖有方外陳碧虛秀鐵面。而秦景雲好道。言麻衣和尚多靈異。故著置巖壑。比東都七人五百餘歲。加其一。又余年七十有七。七澤年七十有六。仲醇年七十有四。惟朱太常年止六十一。乃入三老中者。以東都會皆高年。司馬君實纔五十有六。猶是辭官居洛時也。晉人云。居為遠志。出為小草。右軍誓墓不出。何必捉鼻東山。余雖謬為同社。君子推長湖山。不至林慙澗愧。乃茲趣裝赴召。一邱一壑。不能自固。恐稚圭北山之移。非向長損卦之旨。第所與猿鶴盟者。在彭澤八十日間耳。崇禎四年嘉平八日。晉陵舟次題。董其昌。右圖高一尺六寸。長八尺二寸。紙本。相傳為五老圖。按七澤為湖廣按察張叔翹。朱雲來又稱太常。其時吾郡曾官太常者。當時朱敬韜國盛。秦名昌遇亦字景明。工醫。有方書行世。麻衣和尚。三周識略。謂於萬曆中來松江。冬夏常披麻衣者。余得之道光己亥春。屬姜小枚鼻作跋。並閱眉公文集。有瑯湖六逸圖題識。與此圖悉合。

先文敏公得天居士集壬子清明詩題云宋熙寧壬子清明東坡先生看花吉祥寺三百一年為明洪武壬子楊基清明日有詩貽後之君子今皇雍正十年壬子清明又三百一年好事者王生藻集諸文士於故相國王文靖公怡園賦詩又折柬邀諸不在會者詩云王生遺我一紙書勸我題詩詠金谷上言壬子六百年吉祥寺花紅簌簌下言壬子三百年孟戴西江曾憂玉而今壬子又清明故相園亭新錫粥後之視今今視昔永和脩楔夢猶昨他時數典是英談此日聯吟實佳目老夫諾諾復爾爾三百年後其知僕公自書卷子余攜之京師適清明日黃左田師錢在南齋招集祁春浦富藻許真生乃普田季高萬年與余小飲借觀斯卷各和前韻今詩卷尚留當塗黃氏

姚春木椿詩才如天馬行空以蜀道集為最後自定通藝閣詩錄神似遺山其古文力追正軌師事姚姬傳先生近輯國朝文徵尚未脫橐昨寄余蘭州乳燕飛詞曰馬後桃花馬前雪有雙鬟追逐千金馬紅袖唱烏絲寫余和云花徑不曾緣客埽恨歸無萬里追風馬花下客我心寫同時哲弟子樞榘亦寄此闕誰比恩深當報國拋了橫雲水榭玩邊月臨城不夜又黃研北明府仁詞云酒酌

清人書
葡萄清且冽。鼠姑開。應念來游者。千里月。共寧夏。余和云。唱到伊涼邊柳外。渺
長安西笑。何為者。蚊蚋少。此消夏三君子。萬里懷人。極為可感。而余正坐香光
所云一邱一壑。不能自固。頗增媿林慙耳。

余藏宋坑鵝池研。為吳趨顧二娘所製。山水渾樸。雙鵝戲池。富春相公所贈。銘
曰。琢者誰。顧二娘。寶者誰。董富陽。冊載隨直軍機房。甲戌冬。贈華亭張祥河歸
銘墨池旁。

先大夫得宋研一方。舊銘云。雞舌四娘子。二易數字。銘於是者。誰氏錢一士。書
破萬卷。老將至。何如坐聽柳州語。張子命銘考君志。君曰。一士士何事。為名士
耶。此石微為真士耶。此石棄一士送與香。以研索銘。即題十二字。一士少之。且
以為謔也。考夫請益之。因廣其意。聽齋琢余銘曰。士完此石。士乃真士。破此石
士益名。否則挂書牛角。無一成。但為雞舌之效。媚且媿娘子之知兵錢。惺吾銘曰。
耻齋銘研。揚園曾見。速八得之。詩翁世貽。玉輝光。雲吉祥。傳芬芳。姚春木銘曰。真
研不壞。真手不壞。手壽研耶。研壽手耶。汪大竹銘曰。金鼎鳴石。其翼南卷。古北奎
壁。文言興。憂患集。犧含孽。厥畫一。隕者五色正。赤介而隱。通貞吉。四銅鼓齋藏。

香光書錢忠所神道碑銘二千六百六十二字。雲間錢龍錫撰文。先伯祖東亭太史跋云。剛健處純學魯公。而能渾藏不露。無劍拔弩張之態。則以深得晉人三昧耳。康熙辛丑在都。以三十金得之。

乾隆元年九月。試天下博學宏辭題。山雞舞鏡七言長律十二韻。得山字。先文敏公在繫中。擬作為損齋編脩二首。向藏富春董氏。嘉慶甲戌年。相國出此冊示余。曰。此君家之物。當以奉遺。吳荷屋中丞榮光豔其事紀之。翁覃溪學士謂

融化於米董間。英煦齋相國謂詩字璧合。既足為詩。於家珍。又有詒晉齋五十七歲以前所題。簽可稱三絕。林少穆制府則徐謂公論書通靈。必與沈著並到偏

至之詣。古人弗貴。蓋其生平於書巧力兼擅。此言自道其實。

先文敏折臂詩真蹟冊。為錢梅溪永持贈黃小松易跋云。公供奉行營時。墮馬

斷臂。上命蒙古醫急治。其法先裹以冰。初不知痛楚。割開敷藥。旋以熱羊裹暖。

三日不寐。則氣血流而不滯。碎骨復完。數十日後復能作書。此臂創初愈時所

書詩中敘君恩之重。賜醫之奇。蓋紀實也。張南華宮詹鵬賀詩二章。見雙清

閣集。有翻身學士疑成瓦。擎掌仙人不是銅。漫笑莊生虛攫右。早誇杜老妙書

空之句。公詩五古一章。正答南華。中云。皇情鬱以輟。馳遣國能工。琢冰復到羊
奇術難理通。初如落湯餅。繼若啟蟄蟲。骨碎徐徐完。筋學旋旋融。月餘可盡諾。
百日竟彎弓。乃知聖人心。能補天所窮。同里姚春木題詩云。天台老僧事然疑。
司寇前世相傳為南華散仙來賦詩。馬名千里驚一蹶。臂到九折成良醫。瓊臺
天台山竈下僧宗伯記覽博。天台齊次風宗伯壁馬破腦蒙秦關閒吏古篆師。嘉定錢獻之州判晚年病風以
左手作篆尤工何似吾鄉司寇好。從孫人物絕恢奇。

米南宮自書詩真蹟冊。送別湖北曹李秘監仁甫。又送別張國博知處州分韻
得綠字五古二首。大觀庚寅歲九月十又六日。希書。麻本雖間剝損而神米自
完。亦富春相公持贈者。

祝枝山草書癸未春卧病懷所知。甲申五月望日漫寫。休承云。此卷晉則右軍。
唐則懷素。宋則襄陽。三家之法。雜見於穎端。平日狂怪怒張之習。悉為洗盡。
董文恪公邦達水墨山水卷。蕭然萬壑深。結廬最幽處。惟有釣魚航。悠悠自來
去。東山寫并題。此如楷書中鐵畫銀鉤。無一筆不刻露見骨。鐵法披麻直奪元
人之席。

吾鄉祁虛白子瑞以畫名。不知其山水有得力於諸大家處。嘗見其石法樹

法一卷。作於嘉慶丁卯秋。蒼潤秀逸。蓋不獨以銜蟬勝也。

鄂剛烈公容安遺詩墨蹟五十一首。為法時帆祭酒式善搜輯。可補鐵冶亭制

府保白山詩介之闕。如纖月誰家夢。流螢何處歸。江梅辭臘雪。夜雨響春鐙。句

清空一氣。又絕句行盡斜陽。又見星孤村。鐙火認寒亭。小眠一覺。滄桑夢。卻店

雞聲雪裏聽。不事雕繡。自爾出塵。公為文端公爾泰長君。雍正朝。以吉士行走

軍機。乾隆間。在豫撫任內。奏陳開歸陳三府多水患。非開濬溝渠。不足資宣洩。

中及賈魯河。大沙河。渦河。俱各深通。惟惠濟一河。上流尚須開濬。嗣移撫山左。

江右。總制兩江。於運河高堰等工。皆切實陳奏。旋授西路。參贊大臣。與義烈班

公第密疏阿睦爾撒納叛逆。有旨擒治。會行至烏隆吉。果叛逆。黨應之。而公被

陷。轉戰力不支。遂各自盡。上震悼。載逆黨耳。賜奠。特建雙忠祠。公之臨危致命。

大節凜然。豈直筆墨道拔為世珍寶。

余得項子京所藏松雪書醉翁亭記。至治元年九月廿又六日。書於杭州寓舍。

子昂。楊退谷跋云。昔人論文。敏書凡三變。初臨思陵中學鍾繇及羲獻諸家。晚

學李北海。今觀此記風神灑落運動自如。真有包涵衆有獨往獨來之態。即謂之前無古後無今。誰曰不然。

今上御極之初。宴十五老臣於玉瀾堂。年在七十以上。無論中外及致仕在京者。皆與焉。內廷如意館供奉奉勅圖形。爾時慶郡王令畫工沈振麟撫得副本。

人系一籤。各具官爵。首御前大臣賽冲阿。次大學士托津。大學士軍機大臣曹

振鏞。大學士戴均元。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孫玉庭。戶部尚書軍機大臣黃

禮部尚書穆克登額。工部尚書初彭齡。理藩院尚書富俊。左都御史松筠。郡王

銜都統哈迪爾。都統阿那保。致仕大學士伯麟。致仕都統穆克登布。越二十餘

年。流轉至厥肆。僅十四幅。闕其一。為兵部尚書王公麟。蓋公之子先見之奉以

歸。祥河於癸卯夏述職至都。購藏行篋。明年攜至粵西。重裝成冊。褒鄂凌煙毛

髮宛肖。於香山睢陽之外。別開生面。洵熙朝之盛事。又畫苑之美談也。

吳蘭雪舍人性喜花。與余同癖。晚歲得黔州牧。天下海棠俱無香。獨黔州以香

海棠名。於其行也。繪香海棠巢圖贈之。是時曾賓谷中丞在都。三人者談讌無

虛夕。中丞忽為病蝶詩見遺。旋歸道山。蘭雪翁亦遠去。余詩云。西江絕筆成乾

蝶萬里之官為海棠

余游西山宿戒壇潭柘得詩一冊賓谷翁實導之並游秘魔崖香積等九寺雷

竹泉比部

文輝

實與偕畫則監輿訪勝夜則攜榼活動松下對月作詩僧

臨遠

率徒五更梵課尚聞兩人吟詠聲遂來側坐見以大觥相酬酢駭而卻走余以詩冊付

臨遠

賓谷翁題云永鎮山門並綴一絕於後

夢中得句往往不能全憶及覺而急追之得一二聯覺有味言之如試汲知茶味聞春得米香又題畫蘭何時拋卻離騷卷迎著湘君笑一場近又得一聯東南蔬筍無雙地三五嬋娟不二禪真不知意旨之所在

杭州西溪由秦亭山而入至高莊康熙朝高江村宮詹

士奇

請駕臨幸賜竹窗

二字今餘姚呂吉文

煥成

繪西溪圖卷後為先文敏別業因名張莊余於道光

丙午秋重訪其地僅存七畝前後兩方塘水竹未荒村人以養魚為業壞壁三

面尚留畫松係明人筆而不具姓氏余詩曰壞牆三面寫松枝雨蝕苔侵不辨誰知復何人碑下宿漏痕釵股有餘師旁為交蘆盦香光書額又山舒水緩額保眉公書東偏屋供厲樊榭山人鵲及姬人月上粟王蓋山人葬於是盦左近

也。呂卷今歸余。為瞿穎山所贈。

粵西廣福王廟。祀後漢武當王。從諸葛武侯南征。牂牁為蠻追逐。踰嶺遇暴漲。溺智慧山下。自宋迄明。加封爵。禱雨靈應。余詩云。亭山來下馬。四壁動英風。義膽消蠻觸。騷詞弔鬼神。靈旗三邑仰。

臨桂靈川永福三縣皆立廟

澍雨一誠通。磨箭思從者。

平羌廟薦同。謂四川打箭鎮有郭達廟。亦武侯裨將也。

桂林龍隱洞黨籍碑。宋鈐轄梁律刻於慶元戊午。吉州饒祖堯跋之。柳州融縣亦有是碑。則沈暉刻於嘉定辛未。相距十四年。二君喜其祖與涑水眉山照耀千古。以家藏本重葺之。非崇寧中原本也。

望雲山莊圖。為同里顏朗如所作。次馮少眉。次祁虛白。皆設色為之。同人校射看荷。銓看紅葉。皆有詩。後圖八景。亦為朗如所作。會稽余子鴻奏言又為總圖。

蓋余在河南粵西。前後託陸素菴楊吉夫

守仁

增葺共十六畝。嗣奉諱回里。曾

題楹帖云。七千里看徧名山。持節人歸。頗覺家園多靜境。十六畝攢成小築。開尊客至。可知野史有餘情。

閩中鼓山距省城三十里。余典試事竣。曾策騎獨游。歷耿王更衣亭。至喝水巖。

觀宋元明人題名至湧泉寺。觀舍利靈牙。廓然有塵外之想。寺中有密變觀音。禱雨輒應。余解所繫漢玉佩。留之山門。以當喜捨。作詩紀事。韓芸舫中丞克均命屬吏刻之巖壁。

余在粵西。得伏波銅鼓四具。丁未冬。以其一捨諸焦山。腰以詩。先是阮芸臺相國張芥航河師并前後以定陶鼎諸葛銅鼓安寺中。至是而三。

香光荆門行真蹟自記云。李北海雲麾碑。一肥一瘦。此似思訓碑。集李羣玉詩者。余少時即學之。辛未四月望。其昌高江邨跋云。宗伯書京師正陽門闕帝廟碑。純用北海法。二十年來欲覓此種書不可得。頃歸江邨。偶獲茲卷。筆法道宕間。架嚴整。如宗廟瑚璉。古色可觀。人不敢褻。余讀天瓶齋跋董書。平生所見臨海書。以大照禪師碑為最。向在江邨高氏。後落賈豎。今歸虞山蔣氏。又有絹本臨各家書。內有荆門行。至隔衣嚙膚耳。邊鳴止。高文恪孫刑曹枝指生寶之。是高氏所藏。尚有絹本。惜未之見也。

文三橋自書詩卷中。有送沈長科參政河南。當年夕。拜瑣闥郎。此日承恩下建章。敷奏久知參密勿。撫綏今復見循良。風塵去去辭燕薊。旌節翩翩指洛陽。行

見望之還少府。徵書早晚出。明光隆慶壬申二月。文彭記。家學停雲。筆近懷素。婁東懷烟閣。陸氏所藏。會余北上。素盦以之贈行。

吾鄉莫雲卿與景峰上人書墨蹟。末云上人焚五信香。持二梵語。不知余在塵囂中。他日有客誦休上人所思日暮碧雲篇。當復念莫生否。又云有木魚極清響者。借我一通何如。此卷道光丙午得之東郭楊氏。面籤係退谷手書。

先文敏書少陵夔州以後詩。融化於顏米董三家。上追旭素。為公書之。變體王述盦司冠題云。此文敏中年書。正供奉南齋時也。故玉虹樓多收此種。真昌黎云。快劍砍斷生蛟鬣者。余得之吾郡孔氏。臨摹成卷。不逮萬分。

慶邸所藏仇十洲百美图。端雅鮮麗。世稱伯駒後身。真是不媿流轉。厥肆。余以二百緡得之。

桂林二十四巖洞。距城不過數里。且有在几席間者。玉筍瑤簪。發地峭豎。余以布歲次第游。歷幕府少文書。同游顏朗如創藁。陸素盦余子鴻繼之。凡成覽勝圖三。一郵京師。一留桂林。一貯行篋。昔范帥圖真形寄吳中。余襲其意。而嶠西風氣清淑。邊境久安。亦可得其槩云。

乙巳六月四日。為石湖先生生辰。同人集風洞賦詩為壽。先生集中載丙午新年六十一歲。則乙巳正是周甲。余詩云。驂鸞乾道士辰歲。周甲淳熙乙巳年。雪外種衣金節鉞。花前蠻舞漢山川。沈小帆昌期索書刻於風洞。

余粵西懷古詩。韶音聽斷湘江竹。瘴雨開殘蜀帝花。點鶯影墮三江雪。鳴蛤聲消八寨烟。古墓丁郎蝴蝶嶺。新詞秦七海棠橋。金谷難收珠淚墜。楊灣不隔荔

塵飛。山獠各寨偏諸錦。水簷分嘗不乃羹。南雁北書心並戀。東蘭西蕙手親栽。

山中細雨今無客。山中木客有細雨吟關外秋風舊有臺。稚圭中丞謂在牧牧齋村之間。

樊榭山人論詞絕句。欲呼南渡諸公起。韻本重雕萊斐軒。注云。曾見紹興二年

刊萊斐軒詞林要韻。余嘗欲取兩宋詞人所用之韻。輯詞韻一書。并正學宋齋

之失。在粵西商之周稚圭翁。在楚北商之陶島卿同年。標及至吳門。見戈順卿

載所輯詞林正韻一書。先得我心。為之閣筆。順卿能探索於周柳姜張等集。以

挾其精而通其故。其為功於詞。豈淺鮮哉。

新安相國曹文正公。振鏞惠余詩卷。題余使閩紀程詩。吳越平搖櫓。金焦穩放

舟。題瀋陽紀程詩。纔使南閩花豔豔。况登北鎮樹瓊瓊。又行帳開尊延母壽。法

宮賜綺感君恩。余和詩有我向武夷君握手。山中猶問相公年。又澧水冠裳裏。望散沛中父老識蕭曹。師弟倡酬忘年志。契今茲州門理策為之憮然。

隨園老人不以書名。而船山太史盛稱其書。以為雅淡如幽花秀逸如美士。一點著紙便有風趣。其妙蓋在神骨間。嘗為太史寫詩一冊。年已七十有九。三游天台歸白門。正乾隆甲寅年也。

葉桐君學博

桂

性情瀟灑。所居自怡園。有水邊籬下之致。與余往還最密。其藝

菊能識花性。當秋繁盛。甲於吾郡。余題其楹曰。十色簾櫳森羽葆。一時屏幃下
娥皇。

穆鶴舫相國

彭阿

近寄澄懷書屋詩鈔。讀之力追少陵。首感遇詩十九首。摘發

性真一裁偽體。次入直行長白山行。掌院行入閣行。洋洋大篇。絕去凡響。登鎮海樓謁東嶽廟。透光鏡歌。魯公銅印歌。堅卓老到。又如棲禽遺語。合雜草暗香。生淚飛沙外雨。心老鬢邊霜。矩矱唐音。詞壇斂手。真詩史之遺意哉。

世傳徐蘭畫水墨葡萄。每於長蔓盤轉處。藏天下少世間無六字。極自然之妙。其自命亦可概見。余藏鍾道一幀。青袍僂僂。衣褶天成。殆與老蓮伯仲。

小說家如儒林外史臧否人物隱有所指可與聊齋諧鐸並傳

余在京師知好中講求古文者如程春廬府尹姚鏡塘駕部

學煥

錢衍石給諫

劉次白中丞

鴻翔

陳其山儀部

道鎮

龔定盒舍人

自珍

潘少白布衣

諸

宗滌樓

比部

毅辰

有所作輒相咨質各成一家後必有定其文者

潘少白布衣集中如姚鏡塘駕部陳午橋通議

鴻

兩傳最為傑作并可見少白

之素交有人也

吾鄉王澹淵同年洞庭文藁規摹前哲有色有聲其所讀書批校精當何讓義

門子海雨茂材

友光

亦喜丹青為小友中之可畏者

王述庵先生身後未刻書甚多先大夫寓書阮芸臺相國各醖金為倡郡人踵

之刻湖海文傳一種憶余弱冠時從先生借讀碧雲樓詩選亦是未刻者聞倪

觀察

良耀

錄其副余在吳門德憑付梓

瓜牛山在伏羌縣西南二十里高五百餘丈周圍四里上有日月空日月未出

其光先照余故有詩云鑿空雄藏鳥窺天日月出瓜牛

日貫齋塗說

錢唐梁同書

廣韻載姓氏獨詳。而留字下失引子嗟。金字下失引東方朔。按詩傳。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王充論衡。東方朔本姓金。王伯厚云。充字有充。唐歸字有齊歸皆缺。漢冀州從事郭君碑。大荒載紙月戊申。紙月甚奇。隸書以為不詳所出。余意紙當即子。猶氏之為是。飛之為非。漢隸同音通用。多類此。

隸書為徒隸而作。執趨簡易。不遵古文。今之俗書。往往因之。如漢碑蟲為虫。豐為豐。離為離。須為須。圖為圖。類為類。迴為迴。準為準。皆是。準字自宋至今文。移用之一成不易。有謂減去旁點及下十字。始于遵萊公諱者。周必大。二老堂雜志。已言其非矣。南齊書宋順帝諱準。故史皆作准。

冬。省今韻上一字平反。兩收。省字不入青韻。唯廣韻省字注。冬。省小龍。或平从青。反从省。一字兩寫。未可知也。按唐元魯山蘇舜卿宋陸放翁黃山谷秦少游皆押作平。則省字自有平聲可知。本朝邵子湘古今韻略。亦云當有兩讀。而載入叶韻。未免騎牆之見。獨元陶南村集。濯足五律一首。押作陽韻最奇。

詩末自注云元結自釋音郎當。按自釋能帶岑省。全獨而保生。能聲聲保

宗而金家上二句是以庚通音唐人庚音本通非以陽通庚也。而詩不知何

所據而云然。宋孫奕示兒編亦云音郎。桑東坡西齋詩杖藜觀物化亦以

觀我生。莊注師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庚讀陽音却與此合。按今吳下土音

之省並讀如願則知桑乃願音之轉而當又桑音之變也三韻方音各異元道州之自釋固自不礙而南村竟押入陽韻終屬杜撰

爾雅曾元以下來鼻仍雲太元經九屬逆推而上一為元孫二為曾孫三為仍

孫四為子則是以仍孫為孫也。前漢書元孫之子又為耳孫。案漢書注耳音

或云耳孫即曾孫晉灼則云元孫之曾孫以世數言之元孫為五世仍孫為八世也其說不一而太元三為仍孫之語獨未詳及

二南非風日知錄辨之詳矣。然左氏風有采繁采蘋都是風確證。鄭康成詩譜序亦云風有

周南召南

韓祖小名付。以其生子符離也。見祖自為墓志。本集誤作符。并年譜亦不知即

祖名。

沈周為趙鳴玉作化鬚疏見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又當置竹莊出疏以墓竹。其

事甚韻。載孫退谷庚子消夏記。

莊子得之于手。應之于心。時人每誤倒得心應手。東坡送南屏謙師詩一首。其

序云云。已先之矣。

惟開尹子三極篇有得之心符之手語

唐書鮑防字子慎。工詩。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此又一鮑謝也。

詩教採升木如塗塗附。注疏作二事解。余謂當作一事。採善投材。故古以塗墍者為獲人。如字作而字貫下。較為直捷。

和有栢音。陸德明經典釋文。尚書和夷底績之和。鄭康成讀曰洹。水經注極水出蜀郡岷山條下。亦引之。變文曰栢。並引西傾。因栢以證之。而宋賈昌朝羣經音辨。和字獨不載。字同音異。門考玉篇廣韻。和字下。亦闕栢音。此可以補諸書之漏。又栢亦有和音。前漢酷吏傳栢東注。如淳曰。舊亭傳于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栢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栢陳案之俗音。栢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二字古通用。然諸書皆無明文。

盛物之器曰盂。此俗書也。廣韻有此字。解作去水義。與渡同。其不可通明矣。說文竹高墜曰簾。又作簾。今人簾又用之。然不若虎綠落之為古也。國語市無

亦未而困鹿空虛圓曰困方曰鹿鹿大小不同其義一也禮記大司馬大
夫簠八定于綠中鄭注綠謂棺內四隅又曰將寢爪髮棺中必為小簠或之
此綠或為簠則簠亦簠之意又揚子方言梧落郭注威梧器籠也按此落字
古而通俗不知今人何以不用大約如簠落虎落四周其意不得出而以物
寢其中亦可云自上落下之落也特拈出之

連字無平聲世人往往誤讀唯杜詩巖巖瑚璉器作平聲用璉亦無平聲按周
禮秋官赤友氏屬炭注故書璉為晨則璉字古亦有平聲可知

詩家用字如東坡郵鷄凍不歌歌字又同魚小猶論尺鷃鷃欲問銖銖字唐虞
蛤哭明朝雨鷄鳴聞夜潮哭字下得最奇又范石湖詩學業荒呻畢歡棕隔
笑鹽二字博考未知所出

宋祁景文集上春晦日到西湖一首暗浮蠹事役閒立鷺鴒事役二字奇不
審所出

論語摘輔象孔子素王丘明素臣人習用之素相未有用者論衡超奇篇孔子
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

封演聞見記儒教一條流俗婦人多于孔廟祈子殊為褻慢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此事匪夷所思

公治長解豬語燕語見皇侃論語疏他書所未有也

古者年通謂之齡任彦昇哭范僕射詩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王仲宣從軍詩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張景陽雜詩霖淫過二旬散漫亞九齡皆改用經史語今人則但以年齒為齡不更通用

淮南子繆稱篇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湍湍然曰孤鄉止而死我其首禾乎又廣志孤死首上豹死首山見廣韻所引今人習用首上而不及首禾首山何也陶南村輟耕錄以陸龜蒙蟹志用緯蕭二字為奇而不知出莊子列禦寇篇不中用三字引左傳杜預注為證而不云見史記漢書及王制木不中伐句注王伯厚困學紀聞以致意二字為出晉簡文紀而不引漢書朱博傳經閣何兩先生先後校勘亦未拈出近時如查注蘇詩于何公橋一首數字韻下注云玉篇廣韻從無平聲不思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即叶平有學問人往往忽于常見之書所謂目不見睫也

元顧阿瑛和楊鐵崖唐宮詞錦綉畫浴天驕子絳節朝看王大娘注王母也此王母蓋謂貴妃而王大娘三字不知何出索明皇雜錄明皇御勤政樓大張音樂教坊王大娘善戴竿于百尺

上為木山狀顧詩若據此則注中王母又不可解

張協詩雨足灑四溟李白詩日足森海嶠今人但用雨脚日脚未有用足字者
騫騫二字字書從未混收而唐宋大詩家往往通用不可解東坡書黃庭內景
經尾詩通首用先韻內殿以二士蒼鵠騫作元韻騫字解與杜詩寄岳州賈
司馬一首同山谷次韻亦作飛騫惟子由次韻云知我此心不虧騫押本韻
不誤又東坡仲天既王元直自眉州來六言詩本押言騫而山谷次韻又押
先韻騫字

論語山梁雌雉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也陸德明音義引之知梁梁古通
也秦漢人印章篆梁姓从米有自來耳

古人姓名有偶然湊合者漢牛崇為隴西主簿馬文淵為太守羊喜為功曹涼
部云三牲備具見風俗通岱縣人姓九百名里為縣小吏功曹姓萬縣中語
云九百小吏萬功曹見姓苑而水經注第九卷有主簿向珽虎荀靈龜亦一

時好對

爾雅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郭注。世世昌盛長無窮。似古詩。杜甫詩。題野望。因過常少仙。似律詩。

韓詩外傳。藍有青而絲假之青。于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于地。淮南子以湮染。緇則黑。于湮以藍染青。則青。于藍。今人只引用青藍。而假黃染緇。未見有用者。

白香山題坐隅詩。伯夷古賢人。魯山亦其徒。時哉無奈何。俱化為餓殍。元注。元魯山山居阻水。食絕而終。與杜少陵牛肉白酒之厄政同。亦一奇也。

淮南子。秦族訓。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葉芒。鋒殺穎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高誘注。象。象牙也。是今廣南人製象牙花之。九十春光。三分春色。習用語也。而曹植詩。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注以三年為九春也。陸龜蒙正月十五日惜春詩。六分春色一分休。是以十五日為一分也。

趙次公注杜詩。以箋釋文句為事。其注麗人行。感金二字下云。感金寔事。唐人

常語故杜牧自謂其詩風金結繡而無痕迹按唐無言第十卷有趙牧者大
中咸通中數李長吉為短歌可謂風金結繡而無痕迹所云杜牧語蓋趙之
語錢箋杜詩據之當改正

句讀法華經作句逗馬融長笛賦觀法于節奏察度于句投音如逗亦作句度
唐撫言切磋一條書字未識偏旁高談授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又支
同詩驅聯以大語句度寔奔放于此可知度曲度字之義即俗所謂板眼是
也

癸辛雜識載松雪云杏仁有大毒須煮令極熟中心無白為度方可食用生則
能殺人凡煮杏仁汁若飲犬貓立死又宣都魏隆瑞詩石山人畫蓮絕句注
蓮身皆藥惟心食之令人類雜二味今醫者常用不知語出何書近日張芝堂

次偶及海鹽有中杏仁毒死者甚奇余以此條證之信不虛也

孟子被衽衣注衽畫也釋文云衣之美者卒不得確解按魏志裴注引文帝令
曰昔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衽裘要二
如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云云衽衣為珍裘二字之譌無疑

董宗伯跋蔡帖云。蘇黃米蔡宋時以蔡京為殿。已易之為君謨。當云蔡蘇黃米。康熙間。毘陵四書家薛瑄白某場大鶴。唐某有薛白楊唐之目。是天然一妙對。

魏志田疇傳注引魏書鍾繇議。以為原思。薛稷。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云云。裴據呂氏春秋子路拯溺事云。原文不與繇所引相應。疑繇誤。或事別有出。余曰非也。政反用此事耳。詳按上下文義自見。

元好問游天壇雜詩注。仙貓洞。土人傳燕家鷄犬升天。貓獨不去。又魏禧畫貓記云。俗傳二危合畫貓。鼠輒避去。蓋宿與日並直危也。二事竹垞詠貓詞隸事所未及。

方言。燕齊之間。養馬者謂之娠。注。今之溫厚也。他書未見。魏志袁紹傳。紹使弟衍。選溫厚虎賁二百人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是溫厚二字之證。唐僕射孫會宗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同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則皆是酒涎。咄咄而出。不相識。泊即席說于主人。咸無此官。沈思之。乃是

行酒時于階上酌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酌飲令側身恭跪一酌而已自孫氏始也見吳曾能改齋漫錄今尚有此禮謂之告奠

元遺山天壇雜詩仙貓洞一首云同向燕家故丹鼎不隨鷄犬上青雲吳梅村我是淮王舊鷄犬二語脫胎于此亦兩公心事同也

陳簡齋村景絕句盤上樓時桑葉少水鳴車處稻苗多上樓即今所云上山而上樓二字未經詩家用過

宋祁賦得敗荷詩盤側漏鮫啼以鮫啼為珠非止澀體乃誕語矣

釋名拜于婦人為扶自抽扶而上下也畢沅刻疏證云胡氏本或作曲扶御覽引作相扶愚意抽當是袖字之譌近偶閱汪氏刻困學紀聞卷四鄭司農注肅操一條下闕校引釋名元作袖扶亦可以為證也

宵衣旰食四字連用始于後蜀孟昶頌諸縣邑銘內載容齋五筆序香山長恨歌

歲久倦于旰食宵衣不始于後蜀也虞永興廟堂碑亦有宵衣旰食四字則隋以前有之矣

山谷陳留市隱刀鐻工一首末句云彈鐻送飛鴻余幼年所見凡業是工者皆手持大鐻彈之作聲今則絕響矣始知彈鐻乃古也

村野人名

晉書五十二卷列傳。史臣曰。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四字甚新。而未解其義。木芙蓉亦可云木藥。因芙蓉而通用之也。山谷聞吉老縣丞按田絕句。苦雨初聞喚婦鳩。紅粧滿院木藥秋。

孟宗獻字友之。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第一。號孟四元。見金史楊伯仁傳。其閏九日詩有云。但訝難逢雨寒食。閏餘今值小重陽。載中州集。小重陽未見他書。

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儀表。號沒字碑。安叔千亦謂之沒字碑。見舊五代史。趙崇凝亦號無字碑。見北夢瑣言。

舊五代史王敬義傳。善用鐵槍。重三十斤。後又有王彥章。是一時有兩王鐵槍也。

草篆始于趙宦光。不知宋已有之。元遺山王華墨竹七古云。君不見忠恕大篆草書法。

遺山詩有跋酒門限邵和卿醉歸圖詩。首二句云。邵翁頭白甫三十。高吟大醉無虛日。酒門限三字。不知何語。

畫史即今之冊葉見山谷題鄭防詩橫披起于金元中州集遺山集多有之然
宋元章畫史荆浩畫段絨家有橫披則唐末已有之

元遺山種松詩百錢買松栽小松也比松于羊奇又秋蟄一首室人篋中無寸
縷一箇秋蟄課諸女朝來飼部上馬桑隔篋仍聞竹間雨上馬桑訪之鄉人
皆不知

山谷有次韻楊君全史彥昇送春花二絕其詩云化工能幹大鈞回不得東君
花不開誰道纖纖綠窓手磨金翦綠喚春來又云千秋搖落照秋空忽散樓
花在眼中蝶繞蜂隨俱入坐君家女手化春風蓋翦綠為花也以綠花為春
花詳詩意似與時節景物不同隨時皆可名春也

亭林集薊門送子德歸關中詩豈可日月無弦望與量當唐詩同押按阮籍是
時鵲火中日月正相望却作平然相望則可弦望恐不可

成削文選上林賦眇閭易以邱削注又作成言如刻畫作之也宋荔裳雪夜頻
圓聽何山人彈琴歌醉時攜得虎頭筆滿壁烟雲峰削成二字倒用詩中僅
見

竹垞古藤書屋長歌送別得要字一首末句相留浮白還炊彫彫胡單用亦先生始

境上行書舍澤中守草樓二語見說文郵字樸字注天然五言律句前人未曾拈出

感舊集董文驥問始皇墓處詩通首七遇韻內有千金寶客軀東縛同山足讀如足恭之足按廣韻亦收此字但解作添物也與本音不同豈去入可相通耶因思讀去聲或齊魯之音若然則論語足恭竟當作手足解與言色相類不知經解中曾有此說否

陳與義詩六日取蟾蜍世用三年刻楮見天機上句不知所出

稱妻曰內子見白樂天詩題稱人之妻亦曰內子見北夢瑣言孫內子條妻弟稱內弟見顏真卿家廟碑

姪曰猶子習常語也又有猶女見唐撫言九卷防慎不至條張峴妻顏蕘舍人猶女又元微之贈工部尚書李公墓志銘夫人房氏容州濟之女在太尉瑄為猶孫唐貞元十五年徐浩碑後題表姪前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即今

填諱杜集有送重表姪王珣詩

杜詩火旗還錦纜。疑即今船頭上所鑒百脚旗。四邊作火紋紋也。二字他詩未見用過。

高門曾門唐段行琛碑。謂高祖曾祖也。

三藏法師譯毗奈耶雜事律第十卷緣在王城時。常嬰疾病。曾吸藥烟。得蒙瘳損。諸苾芻以緣白。佛言有病者聽吸烟治病。苾芻不解安藥治病。佛言可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于中著火。置藥吸之。不應用竹。可將鐵作長十二指。勿令尖利。亦勿麤惡。置椀孔吸烟。用了不應輒棄。可用小袋盛舉。挂象牙杖上。或凭竿上。後于用時。不應水洗。應置火中燒。以取淨云云。似今喫烟器具之權輿也。

男子下體曰燭營。淮南子精神訓。子求脊管。高于頂。燭營指天。高誘注。脊管下竅也。燭陰華營。其竅也。而佛家名陰為馬藏。觀佛三昧經云。時耶輸陀羅及五百侍女。或作是念。太子生世多諸奇特。唯有一事。于我有疑。采女眾中有一女子。名修曼那。白妃言。太子是神人也。奉事歷年。不見其根。況有世事。復

有一女名曰淨意。自言大家我事太子。經十八年。未見太子有便利。患況復諸餘爾時諸女各異說。皆謂太子是不能男。太子晝寢。皆聞諸女欲見太子。陰馬藏相。爾時太子于其根處。出白蓮花。其色紅白。上下二三花相連。蓮中忽有身根如童子形。又忽如丈夫形。諸女見已。不勝喜悅。現此相時。羅睺羅母見彼身根。華華相次。如天劫貝。一一華上。乃有無數大身菩薩。手執白華。圍繞身根。現已還沒。如前日輪。此名菩薩陰馬藏相。又佛告阿難。我初成道。在熙連河側。有五尼捷。共領七百五十弟子。自稱得道。來至我所。以其身根繞身七匝。來至我所。鋪草而坐。即作此語。我無欲。故身根如此。如自在天。我今神通過。踰沙門百千萬億。爾時世尊告諸尼捷。汝等不知如來身分。若欲見者。隨意觀之。如來積劫修行梵行。在家之時。都無欲想。心不染黑。故得斯報。猶如寶馬。隱顯無常。今當為汝少現身分。爾時世尊從空而下。即于地上。化作四水。如四大海。四海之中。有須彌山。佛在須彌山。正身仰臥。放金色光。其光晃耀。映諸天身。徐出馬藏。繞山七匝。如金蓮華。華華相次。上至梵世。從佛身出一億那由他。雜寶蓮。猶如華幢。覆蔽馬藏。此蓮華一億有十億層。

層有百千無量化佛。一一化佛百億菩薩無數比丘。以為侍者。化佛放光照

十方界。尼捷見已大驚。心伏佛梵行相。乃至如此不可思議。此尤梵夾中奇

語也。列子仲尼篇。設今發于餘。或子亦將承之。注。幾穴也。亦同。瑜伽師地論。謂陰莖為誓。又素問。謂卵為畢。九畢。古泉字。皆陰別名也。呂氏春秋。

孝行覽。丹山之南有鳳之。凡注。凡即古卯字。

舅母之稱。屢見唐人奏議。似魏晉已有此稱。近古可用。開元禮舅母袒免。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人周氏為夫曹因作墓銘。其文全

載容齋五筆。

南史王彧傳。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景文也。弓長張永也。

偶閱南史。摘對范縝不肯賣論取官。本傳。虞寄豈願買名求仕。虞嘉傳。韋放兄。

弟同室卧起。人比三美。徐伯珍兄弟白首相對。時呼四皓。解子文宗對

茅。終身鳴咽。蕭叔明傳。陶子鐸營葬。慟哭斷味。本傳。兼天子。孔休源傳。意聖。

人。沈不害傳。

魏叔子文集有龍骨記二篇。文義不可解。問之余戚友許宗彥。宗彥解之似有

理。蓋一種海外紙。似魚鱗類者。作字不滅。而垢汙可洗。國初遺民多有通問

海上事敗被戮者。叔子之意。謂以龍管作書。則不致敗事。所謂水有滅波。酒飲藥之能。蓋是物畧同。魚肝故又云無裏之用。噓以元氣。酒水藥三者皆可。盛陸有烟幕丹。浮褚衣塗附之用者。蓋作字後。或塗以泥。或薰以烟。或塗以丹。或裱以紙。用水洗之。仍可去而字見焉。文中云。古有割股以濟者矣。何其酷而不再也。宋高宗時。苗劉之亂。宗室士儼。割股肉納蠟丸其中。文即用此事。末所云忠臣義士。當指明末遺老耳。

儀禮注。銘書名于旌。又周禮小祝。儀禮既夕注。並云。今文銘皆作名。若檀弓則又作明旌。

李商隱白文公墓碑銘序。有胖胖兢兢四字。胖胖重文。不知所出。

唐莆田黃滔。潁川陳先生集序。先生諱黯。字希孺。十歲能詩。十三袖詩一通謁清源牧。時面且新愈。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胡不詠歌。先生應之曰。玳瑁應難比。斑龍定不加。天嫌未端整。滿面與裝花。面且。醫家所謂天花。未有入詩者。此其創見也。

四十二章經。夫人為道者。猶如鍛鐵。去屎成精。器必好也。鐵屎二字。今人未有。

道都

容齋三筆夫兄為公一則容齋使金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賽願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壻從行蓋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為然改用爾雅兄公云云二字既經宋人造語亦可以備一典

廣韻寢寢牀也朱稼翁無題詩常用之不知何出

關與貫通論衡程材篇春秋五經義相關穿廣韻扛字注引說文橫關對舉亦此義

山谷薛樂道自南陽來詩每持君家書平安觀款縫注引匡謬正俗款縫語出魏晉律令字林本作欽刻也古人簿領皆用簡牋其編連處于縫上刻記之呼為欽縫今紙縫上書名猶取舊語呼為款

乾嘉詩壇點將錄并序

大興舒位

夫筆陣千人必謀元帥。詩成五字。厥有偏師。故登壇而選將才。亦修史而列人表。遂覺星辰可種。借其說於九百。虞初。將使風月常新。和其聲於三千。雅頌。或蓋棺而論定。或蓋簪而勿疑。或廉蔭之無猜。或尹邢之不避。爰仿東林姓氏之錄。演為江西宗派之圖。嗟乎。雙淚墜南州。叔子不如歌使。一尊傾北海。中郎何似老兵。此則汝南之評。不遺孟德。元佑之籍。未列歐陽。豈曰以下無譏。實乃於斯為盛。文章千古。玉帛萬重。惟善將將者。始可與言詩已矣。鐵棒藥廷玉序。

詩壇都頭領三員

托塔天王沈歸愚（德潛）

（贊）衛武公。文中子。風雅有篇。隋唐無史。然而築黃金臺。以延士。則必請自隗始也。吁。嗟乎東溪村。曾頭市。

及時雨袁簡齋（枚）

（贊）非仙非佛。筆札唇舌。其雨及時。不擇地而施。或膏澤之沾溉。或滂沱而怨咨。

王麟麒畢秋帆（沅）

（贊）智勇功名天下太平。

掌管詩壇頭領兩員

智多星錢鍾石（載）

（贊）遠而望之幽修漏熟而視之廈透皺不知者曰老學究。

入雲龍王蘭泉（袒）

（贊）盛名之下。一戰而霸。湖海詩傳隨園詩話。

參贊詩壇頭領一員

神機軍師法梧門（式善）

（贊）前有李茶陵。後有王新城。具體而微。應運而興。在師中吉。張吾三軍。其機如此。不神之所以神。

掌管詩壇錢糧頭領一員

小旋風阮芸臺（元）

（贊）宗廟之事。願為小。其旋元吉。其風肆好。

馬軍總頭領三員

大刀蔣心餘（士銓）

（贊）四十斤者魏朱亥。十萬兵者漢樊噲。巨刃摩天揚。則不如輕裘緩帶。

豹子頭胡雅威（天遊）

（贊）十八武藝皆高強。有時誤入白虎堂。

霹靂火趙歐北（翼）

（贊）燦以赤。堆霹靂。

馬軍正頭領十四員

雙鎗將邵夢餘（無恙）

（贊）兒女英雄。天下健者。惟董公。

雙鞭蕭子山（掄）

（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是孫武子。是傳修期。

沒羽箭舒鐵雲（位）

（贊）棄爾弓。折爾矢。高固王翦有如此。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一一擊走十五

子。

小李廣陳雲伯（文述）

（贊）無雙國士飛將軍。孰為前身孰後身。昨夜彎弓射猛虎。詰朝視之石飲羽。

金鎗手彭甘亭（兆蓀）

（贊）鈎鐮鎗若是班。連環馬不復還。家藏雁翎之甲最精妙。竊此者誰敢上。

撲天雕楊蓉裳（芳燦）

（贊）鏤金刻玉落雕都督。

病尉遲孫子瀟（源湘）

（贊）恃一鞭鬥呼延。

青面獸張船山（問陶）

（贊）殿前指使將門子。可惜寶刀用殺牛。二。

美髯公姚春木（椿）

(贊) 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未若髯之絕倫軼羣

插翅虎查梅史 (揆)

(贊) 虎頭萬里飛食肉何如朝汲湖光飲山漾

九紋龍嚴麗生 (學塗)

(贊) 瓦官寺前少華山上誰曰翩翩少年不敵幽燕之老將

急先鋒周釗雲或作蜀 (為漢)

(贊) 長鎗大戟震動一切

沒遮欄許周生 (宗彥)

(贊) 結客少年場春風滿路香

井木犴翁霽堂 (照)

(贊) 青松磊落白鶴瘦謙謙君子上應列宿

步軍先鋒正頭領二員

花和尚洪雅存 (亮吉)

(贊) 好個莽和尚俗名六十二斤鐵禪杖

行者黃仲則（景仁）

（贊）殺人者打虎武松也

步軍衝鋒挑戰正頭領一員

黑旋風王仲瞿（曇）

（贊）牛而鐵風則黑突如來如學萬人敵

步軍衝鋒挑戰副頭領一員

浪子郭頻伽（麟）

（贊）東京燕東林錢合傳之體司馬遷

水軍總頭領一員

混江龍姚姬傳（鼎）

（贊）家住潯陽江上歎乃一聲有時絕唱

相士頭領一員

紫髯伯翁章溪（方綱）

（贊）滄江夜夜虹貫月必有玉蟾蜍清淚滴

探信接賓四酒店頭領四員

摸著天盧雅雨(見曹)

石將軍李味莊(廷敬)

雲裏金剛曹賓谷(賜)

旱地忽律程魚門(晉芳)

(贊)八百孤寒三大白豈有酖人難再得

管理文報頭領一員

神行太保戴金溪(敦元)一作全謝山(祖望)

(贊)飛行絕跡其言不出

水軍副頭領五員

立地太歲劉美初(嗣綰)

短命二郎樂蓮裳(鈞)一作楊六士(夢符)

活閻羅吳蘭雪(嵩梁)

船火兒呂叔訥(星垣)

浪裏白條錢竹初(維喬)

(贊)不平則鳴如水上之風行

馬軍護衛二員

小溫侯高東井(文照)

賽仁貴陳梅岑(熙)

步軍護衛二員

毛頭星袁湘湄(棠)一作李墨莊(調元)

獨火星袁笛生 一作李鳧塘(驥元)

水軍護衛二員

翻江蜃錢謝庵(枚)

出水蛟錢叔美(杜)

管理軍政頭領一員

鐵面孔目王鐵夫(芭孫)

(贊)斷斷不附和顧公在座

馬軍驃騎舊頭領十員

百勝將孫補山(士毅)一作李鶴峰(因培)

天目將趙璞函(文哲)一作張少華(熙純)

聖水將顧晴沙(光旭)一作錢竹汀(大昕)

神火將孫淵如(星衍)一作吳竹嶼(泰來)

鎮三山吳穀人(錫麒)

醜郡馬夢文子(麟正)

火眼狻猊張瘦銅(項)一作史赤崖(善長)

鐵笛仙趙味辛(懷王)

摩雲金翅伊墨卿(秉綬)

赤髮鬼查榕巢(禮)一作劉松嵐(大觀)

(贊)小邪宮大齊魯迭長敦盤各建旗鼓

專治諸病頭領一員

神醫薛一飄(雪)

芒碭山舊頭領三員

混世魔王抗厘浦(世駁)

八臂那吒齊次風(召南)

飛天大聖鄭炳也(虎文)一作王西莊(鳴盛)

登雲山舊頭領二員

出林龍吳竹橋(蔚光)一作祝宣臣(維詰)

獨角龍吳巢松(慈鶴)一作祝芷塘(德麟)

宋家莊舊頭領一員

鐵扇子袁青亭(樹)

桃花山舊頭領二員

打虎將朱青湖(彭)

小霸王項金門(壩)

枯樹山舊頭領一員

喪門神宋茗香(大樽)一作陳東浦(受茲)

清風山舊頭領三員

錦毛虎盛青巖（錦）一作徐尚之（書受）

矮脚虎王芥子（太岳）一作王秋塍（復）

白面郎君方子雲（正澍）

少華山舊頭領二員

跳澗虎陳古漁（毅）

白花蛇何南園（士顯）

後寨頭領三員

一大青王介人（文潞）

母大蟲陳筠樵（聲和）

母夜叉沈芷生（情瑞）

飛書走檄頭領二員

聖手書生吳澹川（文溥）

玉臂匠陳曼生（鴻壽）

行刑劊子頭領二員

鐵臂膊錢南園(澧)一作謝香泉(振定)

一枝花尤二娛(維熊)一作胥燕亭(繩武)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員

病關索王夢樓(文治)一作邵二雲(晉涵)

拚命三郎毛海客(大瀛)一作徐朗齋(鑠)

錦豹子楊荔裳(揆)一作楊笠湖(潮觀)

金錢豹子石琢堂(韞玉)一作顧立方(敏恒)

轟天雷侯夷門(嘉緒)一作謝蘊山(啟昆)

神算子蔣藕船(知節)一作潘榕皋(奕騫)

鐵叫子陶篁村(元藻)一作秦小峴(瀛)

玉簫竿汪劍潭(端光)一作鐵梅奔(保)

兩頭蛇徐龍友(夔夔)一作周迂村(準)

雙尾蝎李客山(果)一作張槩夫(錦芳)

小尉遲陳桂堂(廷慶)一作孫蓮水(韶)

病大蟲趙夏甫(函)一作蔣立崖(業晉)

金眼彪屠琴塢(倬)一作范瘦生

鬼臉兒薛香聞(起鳳)一作楊簣山(之灝)

催命判官沙斗福(維杓)一作黎簡民(簡)

中箭虎宗聖垣一作崔漫亭(龍見)

花項虎嚴道甫(長明)一作英夢堂(廉)

沒面目金壽門(農)一作張浦山(庚)

青眼虎李載園(符渭)一作鄭楓人(澐)

笑面虎詹石琴(應)一作吳白華(省欽)

通臂猿畢子筠(華珍)一作王載揚(藻)

操刀鬼汪小梅(淮)一作屈悔翁(復)

菜園子童二樹(鉦)一作金棕亭(兆燕)

小遮欄許青士(乃濟)一作沈雲樵(初)

活閻婆林遠岑(鎬)

險道神鄭板橋（熨）

隱姓理名頭領四員

金毛犬 白日鼠

九尾龜 鼓上早

額外頭領附錄

黃面佛彭尺木（紹升）

壬甫圓明園詞序

長沙徐樹均

圓明園在京城西出平則門卅里暢春園北里許。世宗皇帝藩邸賜園也。聖祖常遊豫西郊。次於丹棱沚。樂其川原因明武清侯李偉清華園舊址築暢春園。藩邸賜園故在其旁。雍正三年乃大宮殿朝署之規。以避暑聽政。前臨西山環以西湖。湖水發源玉泉山曰鑿山。度宮牆東流入清河水。經注所謂剡縣西湖淶水澄澹燕之舊池者也。東流為洗馬溝。東南合高粱之水。故魚稻饒衍。陂泉交綺。高宗皇帝嗣位海宇殷闡。無事每歲締構專飾園居。大駕南巡流覽湖山風景之勝。圖畫以歸。若海寧安園江寧瞻園錢塘小有天園吳縣師子林皆仿

其制增置園中列景四十以四字題扁者為一勝區一區之內齋館無數復東拓長春西闢清漪離宮別館月榭風亭屬之西山所費不計億萬園地多明權璫別業或傳崇禎末諸奄皆以珍寶窟宅於茲乾隆間濬池發金銀數百萬時國運方興地不愛寶上心悅豫殫精構造曲盡游觀之妙元明以來未之聞也每歲夏幸園中冬初還宮內廷大臣賜第相望文武大臣並從直園林入直奏對昕夕往來絡繹道路歷雍乾嘉道百餘年於茲矣文宗初粵寇踞金陵盜賊蠭起上初即位求直言得勝保曾國藩袁申三三臣既以塞程徐陸先朝重望相繼傾覆始擢用前言事者各界重任三臣支柱賊不犯畿然迭勝迭敗東南數省蹂躪無完土上憫蒼生之顛沛慨左右之無人九年冬郊宿於齋宮夜分痛哭侍臣悽惻大考翰詹以宣室前席發題憂心焦思傷於禍亂然後稍自抑解寄於文酒以宮中行止有節尤喜園居冬至入宮初正即出時園中傳有四春之寵皆漢女分居亭館所謂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是也然上明於料兵委權相外起次用人海內稱哲而部院諸臣無所磨厲頗襲舊轍晚後肅慎敢言自任故委以謀議先是道光二十年英吉黎船至廣東香港求通商不得又

以燒烟起釁。執政議和。予海關稅銀千八百萬。英人請立約。廣督耆英與期十年。屆期而徐廣縉督兩廣。英使至廣州。拒不許入。以受封英帥。恨焉。志入廣州。咸豐元年。英吉黎佛郎西米利堅各國。乘粵寇鴟張。中國多故。復以輪舶直入。大沽台王僧格林沁託團練之名。焚其二船。盡擊走之。外人知大皇帝無意於戰。恃臣民之私憤。乃潛至海岸。買馬數千。募羣盜為軍。半年而成。丹犯天津。稱西洋馬隊。聞者恐栗。西人馬步登岸。我未陳而數騎長驅矣。十年六月十六日。上方圍居。聞西騎至通州。倉卒率后嬪至熱河。道路初無供帳。途出密雲。御食豆乳麥粥而已。十七日。英帥叩東便門。或有閉城者。聞礮而開。王公請和。和議將定。十九日。西人至圓明園宮門。管園大臣文豐當門說止之。西兵已去。文都統知奸民當起。環問守衛禁兵。一無在者。索馬還內。投福海死。奸人乘時縱火。入宮劫掠。西人從之。各國皆火起。三晝夜不熄。非獨我無官守。詰問西帥亦不能知也。初英使臣巴夏里已拘刑部。和議成。以禮釋囚。於是巴夏里與英帥各陳兵仗。至禮部訂約五十七條。予以海關稅銀三千六百萬。而西人抵償圓明園銀二十萬。王公奏言未敢斥夷。文豐與主事惠豐同死於園。不稱殉節。但言遭

兵燹而已十一年七月文宗晏駕熱河今上即位奉兩宮皇太后還京垂簾十載巨寇削平而西人通商一海往來貿易設通商五大臣以接外使常言某省士民燬天主教堂某省不行其教某省民教構釁日以難我應之不暇蓋岌岌乎中外雜處又忽忽十有一年園居荒虛鞠為茂草西山大寺西婦深居余旅京師惻然不敢過也同治十年春同年王壬甫重至輦下追話舊游適張子雨珊亦以計偕來約訪故宮因駐守參將廖承恩許為東道主四月十日命僕馬同過繡漪橋尋清漪園遺跡顏垣舊瓦零亂榛蕪宮樹蒼蒼水鳴鳴咽由輦路登廓如亭南望萬壽山但見牧童樵子往來林莽間暮從昆明湖歸橋上銅犀卧荆棘中犀背御銘朗然可誦明日訪守園者得董監自言歲七十餘自道光初入侍園中令秩五品居福園門旁導予等從瓦礫中循出入賢良門而北指勤政光明壽山大和四殿遺址至前湖圓明寢殿五楹後為奉三無私殿九州清晏殿各七楹壞壁猶立拾級可尋董監言東為天地一家春后居也西為樂安和諸妃嬪貴人居也洞天深處皇子居也清輝殿為文宗重建與五福堂鏤月開雲臺朗吟閣皆不可復識鏤月開雲者即所謂牡丹春也世宗為皇子嘗

花時迎聖祖至賜園而高宗歲十二以皇孫召侍左右三天子福壽冠前古集於一堂高宗後製詩常誇樂之經其廢基徘徊想焉東渡湖為蘇堤長春仙館藻園又北為月地雲居舍衛城曰天琳宇水木明瑟濂溪樂處僅約畧指視所在東北至香雪廊階前葦荻蕭蕭廢池可辨有老監奉茶自池畔出訝客所從來頗似桃源人逢漁郎也渡橋循福海西行為平湖秋月水光溶溶一瀉千頃望蓬島瑤臺島上殿宇猶存數楹惜無方舟不達其下流水潺湲激石成響董監示予此管園大臣文公死所也西北至雙鶴齋又西過規月橋登綺吟堂經采芝徑折而東仍出雙鶴齋園中殘燬幾遍獨存此為劫灰之餘亂草侵階窗櫺宛在尤動人禾黍悲爾雙鶴齋西為溪月松風翠柏蒼藤沿流覆道斜日在林有老宮人驅羊豕下來東過碧桐書院地跨池東為金鰲西為玉螭坊楔猶存又東去皆敗壞難尋遂不復往暮色沈沈棲鳥亂飛揖董監出福園門還於廖宅廖澧州人字楓亭少從塞尚阿僧格林沁軍亦能言行間事感予來遊頗盡賓主之歡既夕言歸則禮部榜日也雨珊既落第南去予與壬父每相過從言念園游輒惘惘不自得壬父又曰園之盛時純皇勒記必殷殷踵事之戒然仁

宗始罷南幸宣宗尤憂國算秋獮之禮輟而不舉惟夫張弛之道宜及嘉道時補純皇倦勤之功而内外大臣惟務慎節監司寬厚牧令昏庸諱盜容奸以為安靜八卦妖徒連兵十載無生天主教目滋繁由游民輕法刑廢不用故也江淮行宮既皆斥賣國之所患豈在乏財又曰燕地經安史戎馬之迹爰及遼金近沙漠之風矣明太宗以燕王舊居不勝改宅仍而至今地利竭矣又園居單外非所以駐萬乘廢而不居蓋亦時宜余曰然前年御史德泰請按戶畝鱗次捐輸復修園宮大臣以侈端將啟請旨切責謫戍未行忿悔自死自此莫敢言園居者而比年備辦大婚費已千萬結彩宮門至十餘萬公奏朝廷動用錢糧婚以成禮豈在華飾若前明戶部司官得以諫爭予且達言矣又余聞慈安太后在文宗時有脫簪之諫闕睢車牽之覽中興之由也又園宮未焚前一歲妖言傳上坐寢殿見白頭老翁自稱園神請辭而去上夢中加神二品階明日至祠諭祠之未一棋而園毀豈前定數子能詩者達於政事曷以風人之意備繁霜雲漢之采於是壬父為圓明園詞一篇而周學士潘侍郎見之並歎其傷心感人筆墨通於情性余以此詩可傳後來慮夫代遠年逝傳聞失實詞中所述

罔有徵乃為文以序之

圓明園詞

湘潭王闓運

宜春苑中螢火飛。建章長樂柳十圍。離宮從來奉游豫。皇居那復在郊圻。舊池澄綠流燕薊。洗馬高梁游牧地。北藩本鎮故元都。西山自擁興王氣。九衢塵起暗連天。辰極星移北斗邊。溝洫填淤成斥鹵。宮廷映帶覲泉原。淳泓稍見丹雘泚。陂陀先起暢春園。暢春風光秀南苑。蜺旌鳳蓋長游宴。地靈不惜鑿山湖。天題更創圓明殿。圓明始賜在潛龍。因何邸第作郊宮。十八籬門隨曲澗。七楹正殿倚喬松。軒堂四十皆依水。山石參差盡亞風。甘泉避暑因留蹕。長楊扈從且弢弓。純皇繼業當全盛。江海無波待游幸。行所留連賞四圍。畫師寫放開雙境。誰道江南風景佳。移天縮地在君懷。當時只擬成靈囿。小費何曾數露臺。殷勤毋佚箴。驕念豈意元皇失恭儉。秋獮俄聞罷木蘭。妖氛暗已傳離坎。吏詔凌遲民困痛。長鯨跋浪海波枯。始驚計吏憂財賦。欲賣行宮助轉輸。沈吟五十年前事。厝火薪邊然已至。揭竿聲欲犯阿房。不探丸早見誅文吏。此時先帝見憂危。詔選三臣出視師。宣室無人侍前席。郊外有恨哭遺黎。年年輦路看春草。處處傷心對花

鳥玉女投壺強笑歌。金杯擲酒連昏曉。四時景物愛郊居。玄冬入內望春初。嬀
嬀四春隨鳳輦。沈沈五夜遞銅魚。內裝頗學崔家髻。諷諫頻除姜后珥。玉路旋
悲車轂鳴。金鑾莫問殘燈事。鼎湖弓劍恨空還。郊壘風烟一炬間。玉泉悲咽昆
明塞。惟有銅犀守荆棘。青芝岫裏狐夜啼。繡漪橋下魚空泣。何人老監福園門。
曾綴朝班奉至尊。昔日喧闐厭朝貴。於今寂寞喜遊人。遊人朝貴殊喧寂。偶來
無復金閨客。賢良門閉有殘磚。光明殿燬尋頽壁。文宗新構清輝堂。為近前湖
納曉光。妖夢林神辭二品。佛城舍衛散諸方。湖中蒲裨依依長。階前蒿艾蕭蕭
響。枯樹重抽盜作薪。遊鱗暫躍驚蓬網。別有開雲鏤月臺。太平三聖昔同來。寧
知亂竹侵苔出。不見春花泣露開。平湖西去軒亭在。題壁銀鈎連到轡。金梯步
步度蓮花。綠窗處處留羸鬢。當時倉卒動鈴馳。守宮上直餘嬖嫉。盧加短吹隨
秋月。豆粥長飢望熱河。上東門開胡雛過。正有王公班道左。敵兵未蕪雍門荻。
牧童已見驪山大。應憐蓬島一孤臣。欲持高絮比靈均。丞相避兵生取節。徒人
拒寇死當門。即今福海宛如海。誰信神州尚有神。百年成敗何忽促。四海荒殘
如在目。丹城紫禁猶可歸。豈聞江燕巢林下。廢宇傾基君好看。艱危始識中興

難已懲御史言修復休遣中官織錦紃錦紃狂竭江南賦驚文龍爪新還燕鵲
饒結彩大宮門何如舊日西湖路西湖路薄比郇瑕武清暫住已傾家惟應魚
稻資民利莫教鶯柳門宮花詞臣詎解論都賊挽輅難移幸誰車相如徒有上
林頌不遇良時空自嗟

金陵紀事雜詠

上元 吳家楨

金陵自古帝王州虎踞龍蟠擁上游二百年來逢浩劫秦淮嗚咽水東流

國初時天兵南下明福王迎降江南底定已二百年矣

六朝都會舊陪京半壁江山幾戰爭猶憶當年郎制府曾將一戰保危城

順治辛丑海逆入寇江寧被圍危甚總督郎廷佐一戰破之

三載掄才鑽院開門前偽示忽飛來七千里外藏奸細堪笑諸公夢未回

壬子鄉試時貢院門首偏貼偽示地方官並不查究

雞鳴十廟建前朝法象金容簇絳霄忽現低眉菩薩像頻將雙眼失中宵

賊未到時雞鳴山各廟神像眼俱挖去皆奸細所為

開府東南擁重兵書生萬里作長城陸機竟有河橋敗辜負封疆廿載名

總督陸建瀛久任封疆素負
能名江海失守寶尸其咎

犀甲樓船氣聲雄牙旗斜颭半江風六壬神課燈前卜自詡周郎赤壁功

陸素善六壬占得
吉課自恃必勝

扁舟黑夜到龍關千里長江一夕還飛渡中流天險失青旗已過小孤山

陸敗後小舟逃回賊兵從
後追趕前隊俱用青旗

忠孝傳家世共知誰云難弟竟難為劇憐羊侃身亡日正是臺城急難時

祁方伯係壽陽相國胞
弟憤鬱積勞唱血而死

十二重門晝不開驚人突起地中雷校場戰敗青州卒已見西城鐵騎來

賊用地雷攻城滿營兵與青州兵
爭門賊乘虛從西門入城入

誰肯城亡亦與亡甘心一死是劉郎睢陽厲鬼常山舌覓得頭顱骨亦香

上元令劉公冠纓罵賊被
害其僕竊取顱骨逃去

登陣健婦竟成羣矢死同仇禦賊氣懸首城闔生氣凜路人猶識故將軍

賊攻滿城婦女俱上城守禦
將軍被害兩目怒視顏色如生

倭眼街頭盡白旗北門傳說閉門遲網開一面人爭避黃口紅顏泣路歧

城破後街巷編插白旗各城門俱閉官禁止出入惟北門賊首鍾力禮許百姓出城逃避出者數千人婦孺擁擠數萬者無數

挨戶傳催進貢單約期三日一齊完那知刮盡金銀後依舊沿門不放寬

賊假稱進貢給單即免搶掠民爭先饋送後仍逐家抄掠

高臺百尺入青雲天父傳言下界聞第一惑人藏幻術陰晴三日預先分

賊中偽令預知天以此傳語陰晴三日預知天以此傳語

棘闌先設女科場女狀元稱傳善祥堪惜揚州朱九妹含冤六月竟飛霜

賊將女館內識字女子考試取傳善祥為第一喚入偽府令司批各揚州人朱九妹亦工書算謀用毒鴆暗殺揚遂未成被殺極慘

銅鉦列隊等雷轟五色雲幡擁繡龍卅六輿夫飄翠尾一雙童子擊金鐘

揚逆隨從極盛有銅鑼十餘對五色繡龍長數十丈輿夫三十六人俱戴花翎美童二人在轎前打小鐘以記里數旗幟簇擁如雲

綠旗黃纛女元戎珠帽盤龍結束工八百女兵都赤脚蠻靴紫袴走如風

女賊蕭三娘偽稱元帥有女兵八百人或云實係戲旦假裝以惑人者其兵亦男女參半

傳期拜上聽宣揚黃紙簽名寫綠章男女分班齊下跪火華為父水為娘

每逢七日禮拜天父稱為拜上有大父水娘魂得昇天之咒

高堂午夜沸笙歌紅粉兩行列綺羅彈到琵琶合手調男伶不敵女伶多

賊每夜宴男伶女樂分列兩隊對彈琵琶以為行樂

六軍女館重關防廿五嬌娃取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遍野鶯鶯

每女館住二十五人有大足廣婆看守每日給米四兩犯奸者立死逢月晦日賊眾各取一人任其奸宿

誰使雄飛竟伏雌難分撲朔與迷離血光湧處刀光燦重到轉輪殿上時

賊取幼童十二三歲以上者六千餘人盡行閹割連腎囊割去得活者僅七百餘人

么鳳香塵步步蓮研羅雙幅繡行纏如鈞新月纖纖樣縱不凌波亦可憐

閹割幼童姿色粗笨者俱令服役名為打扇端麗者悉行裹足有一童子不肯即斬足示眾

幻緣忽現女人身鸞鏡蛾眉赧效顰蹙踰街前分隊立黃羅帕子素羅巾

裹足幼童俱作女裝楊逆先行挑選合意給黃羅手帕刺下者給素羅手帕分賞厚賂蓄為男妾丞相以上多者十餘人

十大鸞能貼地黃烟噴猊鼎夜焚香霞觴競獻屠蘇酒萬朵紅雲忽吐光

楊逆令織匠織成黃緞地衣除夕張燈開宴宮中墮一大球如斗雲時烟燄四起偽造宮殿悉成灰燼

糕菓攢成百壽形衙前新選女娉婷今朝誕日開筵宴競把黃金鑄壽星

奉逆生日女館送禮俱用米糕做成百壽圖式偽丞相蒙得天送美女六人各偽候俱送金壽星偽指揮以下俱送銀壽星

銅駝石馬列宮庭小樹迴環勢建瓴欲奏通天台下表遺臣無處哭冬青

明祖孝陵殿樹
木焚燬殆盡

鬼燐如火滿山紅。十里松楸盡故宮。白骨千家同日燼。冤魂夜夜泣秋風。

城外塚墓盡遭發掘
斷取棺木製造戰具

前朝古剎號承恩。龍象莊嚴舊跡存。一夜罡風吹劫火。風流剩有小桃園。

賊眾焚燒承恩寺附近道院小桃
園獨存其中道士俱年輕貌美

銅殿巍峨二丈餘。頽來內府想當初。九蓮菩薩陳娘造。一縷青烟返太虛。

銅殿一座高廣均二丈數尺前明內府鑄造賊眾鎔化作砲中有
九蓮菩薩像背鵲陳娘造字樣下爐時化作青烟冲天而起

丁字簾前舊板橋。紅樓兩岸夜吹簫。合歡杯酌鴛鴦酒。知是魂消怨也消。

秦淮妓女王憶香用毒
酒藥死偽都督施姓

紅顏亦肯矢孤忠。易水蕭蕭烈士風。百尺高竿懸掛處。天燈光燭滿城紅。

金陵李姓女用寸許小刀藏在髻內刺傷楊逆左肩被剝皮懸在高
竿上經火焚燒名為點天燈自後楊逆奸淫婦女先令裸體散髮而入

連朝跣足走長街。昨日新穿厚底鞋。更羨紅靴新樣好。何年旅帥進官階。

廣西老賊多赤足破城後
以厚底為尚偽旅帥以上一穿紅靴

參苓逐戶遍搜求。纔進刀圭已瘳。朗翁雙眸雲霧淨。奇珍新賜補天侯。

楊逆恥色封病有醫人尹姓用藥調治又患目疾復薦一僧人醫愈偽封補天侯將東水關于姓房屋給之賞賜甚厚

珠冠十二女傳宣拋却鸞釵與翠鈿從此不知丞相貴隨班聽鼓候門前

楊逆偽府前有女傳宣十二名均朱冠黃風帽偽丞相以下進見俱由傳宣通報

滿街傳箭掩雙扉新令齊穿聖庫衣藍印換來紅印繳憑教牌尾去如飛

賊因男館內暗通官兵令在衣上添寫聖庫勝兵等字又加用藍印以作暗記將丁男編入牌內其老幼附入牌尾者令出城自去

撼山難撼岳家軍少保先聲遠近聞如此書生當大任定看麟閣奏奇勲

胡宮保以翰苑起家在北殺賊威聲大振賊恐其泛上游直下甚為驚懼

將星耿耿燭天南一月居然奏捷三諸將竟甘巾幘辱世間到底有奇男

向星使勦賊連獲大勝賊斃頗衆

辜負胸中百萬兵彼蒼未必願承平天津橋上逢裴度莫笑龍鍾事竟成

康生張繼庚等糾合同志向官兵約日獻城已為內應不成而死

一葉扁舟渡石頭常州行過又蘇州大江東去銅琶唱難洗胸中萬斛愁

子當時逃出城後附舟過蘇常遂至滬賃屋以居

飄泊天涯歲月催敝廬已付劫餘灰挑燈夜讀蘭成賦說到江南劇可哀

都門紀變百詠

青西復懷氏同著
青村杞慶氏

馬路新開四達衢。太平時節帝王都。無端三月咸陽火。燒破塗山玉帛圖。

京城新築馬路自東交民巷迤邐至崇文門大街直達總署平坦可行無復從前崎嶇之象

初起山東號義民。忽延保定忽天津。俄驚輦下紛紛徧。真似神仙會駕雲。

國民起於山東直隸接壤之處延及保定天津今年三月間流入京師脅從益衆踴躍忽相傳有駕雲之術

洋氣須教一例除。先燒電線火輪車。琉璃河接長辛店。此是鵬程發軔初。

五月初一奉民肇事焚拆琉璃河長辛店一帶鐵路並毀電桿

使相巡行歷保陽。空名墨敕散千張。城鄉一夕標黃纛。奉旨國民字幾行。

五月十一日朝旨命剛相馳赴保定察看情形聞剛相沿途徧召豪家散給空名劄子獎勵備至遂成招撫之議

頤和園裏鬧神仙。疑有疑無鼎沸傳。衛士倉皇宮監走。大家跪奏佛爺前。

皇太后皇上駐蹕頤和園五月十二夜二鼓後宣傳神仙下降附近居民爭購香楮向空跪拜喧嚷之聲達於大內翌日遂有回鑾之謠旋步軍統領等獲造言生事之人係李羣仔一名立即正法宮中稱太后為老佛爺

燒香供水喊連天。白混青皮一氣聯。嚇殺人家小兒女。紛紛羅拜大門前。

自五月十六日起每至夜分滿街喊聲大作令各家燒香供水其聲震耳居

王府門前大燹高黃巾夾路怒提刀神仙符錄無憑準誤把京官當二毛

招撫議成諸王貝勒府第設立神壇門前高建大燹上書替天行道奉旨義和團等字樣有某京官携眷出都為團眾逐獲獲至莊王府燒香焚表僅而獲免團眾呼教民為二毛子

裊裊香烟捲禁城登壇焚表迓神明滿朝紆紫拖青者低首齋呼大世兄

每壇有一大世兄領之壇事悉聽主持縉紳朝士詣壇跪禱往往相與抗行

閉目揮拳咒有靈洋人鎗礮噤無聲陣前只作娑娑舞殺敵原來不用兵

團眾到壇焚香一炷叩首三遍便即渾身發顫口中呼呼有聲少頃蹶然而起謂之上神閉目揮拳力大無敵事畢之後始焚表退神

八戒沙僧與悟空不教口角透微風東南三叩喃喃語瞥見封神姜太公

團眾念咒有八戒悟空不准透風及太公在此等語跪拜必向東南方

結束登場咒語同鐵眉鐵眼鐵肩胸羽林龍武虢如虎輸與香村五尺童

咒中又鉄眉鉄眼鉄肩胸等語鄉愚無知信從益眾雖鄉間五尺之童亦皆報名入團

包頭粗布色鮮紅怒目斷江氣象雄素日蠢愚如鹿豕偶憑神力便威風

團眾皆用粗布包頭禁用洋布持械遊行氣談可畏

黃乾紅坎滿城閨統率新增王大臣。昔日八旗今八卦不妨名目略翻新。

紫黃巾者為乾字國紫紅巾者為坎字國涇渭各分不相連屬五月二十六日朝旨命端莊二邸及剛相督帶奉民

舉刀劃壁燄光青。都道神仙敕勒靈。一事真無思議處。四圍焦土擁官廳。

相傳國眾舉火之術劃壁作國中界十字形以刀連觸之呪着着然時烈燄飛騰矣十七夜焚燈市口教堂四圍俱燼獨留一巡街官廳上蓋涼棚亦未延及人皆異之

轆轤街頭碾水車。神旗映出字龍蛇。一瓢分解炎天渴。都道壇中不飲茶。

國眾以車運水上插黃旗有神奉水車字樣壇例不准飲茶惟飲涼水而已

不須轉饒更齋糧。口袋新儲辟穀方。却怪街坊太多事。手持黃簿寫捐忙。

聞國眾每人帶一口袋內儲辟穀丸日服兩三粒即能止飢自六月初旬起街坊無賴輩挨戶寫捐未麥銀錢隨意捐助然則所謂辟穀者特彼中愚人之術耳

尺方絳布挂門前。道是仙壇敕令宣。八夜紅燈齊照眼。依稀萬壽太平年。

國眾令居民鋪戶各于門首懸一紅布六月十四夜滿街多挂紅燈翌日又復傳令禁止

抹十愁兮改十歡。玉皇把筆坐雲端。由來天上人情重。大帝猶將佛面看。

國眾用黃紙列迷傳單言今年本月初有大劫因觀音大士慈悲眾生于玉皇前竭力面求遂將十愁改作十歡按十愁兵災凶荒等事十歡則天下太

平年穀豐登也

鍊氣三年導養勤。槍刀難入火難焚。自言術是金鈴子。不數奇門與易筋。

團中有功候較深者。自言金鈴子術。三年後始能不畏槍火。

洪鈞老祖降從天。一日燕齊去復旋。宮錦袈裟月牙鏤。非僧非佛亦非仙。

團中所謹奉者曰洪鈞老祖。五月十七日傍晚有人見一異人。衣宮禁袈裟。執月牙鏤鏢。疾馳進永定門。聞上午自山東起行。申牌已抵燕京。是夜遂有焚燒各教堂之事。

青年高弟術通神。飛過黃河一葉身。三角黑旂兩丸彈。好憑法寶殺洋人。

傳聞有黃撓老祖者。將生平奇術傳授高弟兩人。各予黑旂一面。鐵彈兩丸。言開仗時黑旂一搖。天昏地暗。彈丸飛去。便可盡殲敵人。故團中奉為法寶。

軍中有女氣難揚。天使神兵便不妨。寡婦嬌娃齊奮勇。紅燈挂後黑燈張。

團中有所謂紅燈照者。均以十四五歲閨女充之。衣履皆紅色。相傳能避火。砲黑燈照則皆青年嫠婦也。

古貌銀髯二百秋。新來八老說甘州。自携五百田橫士。飛過重瀛蹴墨歐。

都中喧傳新來八老。皆甘肅人。年近二百。白髯過腹。望之若神仙。中人係團中最老前輩。自言將携五百團民航海西行。偏援歐美各洲地界。

但願尋仇不願封。山東團首覲深宮。一龍二虎羊三百。隱語參詳七字中。

聞端邸引團首四人入覲。太后面奏。不願封官。但願得一龍二虎三百羊。俾了心願足矣。七字隱語各有所指也。

黃色肩輿力士扶。轅門投謁競傳呼。將軍揖客今重見。儀注翻新會典無。

聞天津圍首張德成等四人進謁裕制軍身坐黃色肩輿戰門武弁一律跪迎相見時長揖不拜氣餒頗薰灼

西方佛子大神通。統率兵團奏戰功。立馬陣前紅斗笠。隨身還有四金童。

傳言天津開仗時有老僧披紅斗笠四童子隨侍左右策馬先驅指揮兵團前進因獲勝仗

夫人統率復讐兵。來自齊州越禁城。粉黛兜鍪一佳話。白團三萬擁銀旌。

左提督寶貴陣亡於甲午牙山之役日來喧傳其夫人統率白團數萬人與洋人抵敵作復讐之舉

傳言寶坻大辛莊。奉法相師總姓黃。兄弟六人分領袖。麥花山下是家鄉。

寶坻縣東南鄉有大辛莊居民數十戶皆務農為業今年三月忽來拳師數人其領袖者自稱黃天霸兄弟六人皆住麥花山一鄉之人信奉甚謹

一般裝束兩般情。假假真真辨未明。放火殺人神不管。仙家亦是做聾盲。

自副都統慶恒全家被害後奉旨着將義和團分別真偽嚴加約束

虎詣邯鄲請鐵牌。深宮總為小民禱。窮鄉自有歸耕處。好雨聲中散爾儔。

都中苦旱已久王府丞培佑馳赴邯鄲縣恭請鐵牌六月初到京連日淫沛甘霖四鄉團眾有田可耕私自散歸者不少

聖祖當年用楚材。遠人恭順敢生猜。而今驅遣同羊豕。疑是晴天霹靂來。

康熙時南懷仁湯若望等以曆算術受知聖祖久居京師教建天主堂于宣武門內城根二百年來奉教者日多而教民橫行之勢日甚今則奉旨驅逐矣

摩西十誡守真傳。駢首街衢命不延。到死猶呼天主護。可能呵護盡昇天。

及團眾搜殺教民極為慘酷聞教民臨死時尚有呼天主救我者其愚真不可

天主堂高偏地燒無如西什庫堅牢。訛言中有人皮陣。破法須將狗血漂。

京中教堂焚毀淨盡惟西什庫堅不能破砲大環攻殆無虛日宣傳堂中以人皮為陣故能辟除槍砲軍機某章京獻剋制之法言殺黑狗取血以噴筒連射之可以立破

穢血塗門事有無。狐鳴篝火夜驚呼。可憐丐婦無名氏。到死猶疑作鬼奴。

五月十六日團民殺死某丐婦于草廠十條胡同言該婦受洋人賄託晚間以穢血塗人門戶將不利于居民

東倭書記德欽差。途遇無端白刃加。一蟻潰堤全局壞。重貽憂患到天家。

五月十五日殺日本書記生杉山彬于永定門外二十三日德國欽使克林德赴總署議事歸行至東長安街倉卒被賊

西兵矯健捷如猱。右手擎槍左執刀。銅帽蠻靴紅靸鞋。幾人扼死御河橋。

五月十五日西兵十五人兵官兩人扼守北御河橋團民不敢過

錫作彈丸布作囊。積沙四壁坐中央。如何不識軍謀狡。不見人兒只放槍。

洋兵佔住民房搜羅五金鎗作彈丸縫粗布為囊滿貯泥沙堆置牆壁間而相與藏躲其中吾軍應亂放槍竟未能傷其一卒

蠻邸戕戕十一邦。半無牆壁半無窗。槍林礮雨相持苦。白旆曾無一卒降。

交民巷使館計有十一國兵團圍攻一月之久洋兵盡力抵禦不少退却○
西例投降則堅白旂

繞過楊村半日程一千精銳泰西兵赴援無計通前路陷入重圍不放行

西員續調救援使館之洋兵由天津入京行至楊村左近被團匪圍住不能
前進仍回天津

跋烏西匿陣雲開上將麾旄擁衆來可惜甘涼諸健卒枉將血肉委塵埃

董軍攻交民巷炮火轟天血肉狼藉甘涼精銳傷亡至二千餘人

使館沈沈鑿地營往來傳命屬章京雷池一步君休懼認取前途賜白旌

總署章京往來傳命均相見于地營之下其進退時以白旂為號

甕中捉鱉豈能逃公使全權氣斂消不信長房能縮地冥鴻海外已逍遙

軍機處接粵督從香港轉電言各國公使已有潛蹤出京者

不堪忍辱再圖存天語嗟咨國體尊率土人民齊下淚幾行明詔比興元

五月二十四日下宣戰諭旨有與其苟且圖存受人挾制何如大張捷伐一
決雌雄等語

捷書夜半到甘泉百萬優頒內府錢前敵兵民齊感奮溫綸賁自九重天

五月二十一日直督奏天津開仗奉民獲勝奉旨嘉獎賞銀四萬兩由天津
鹽庫給發○五月二十五日賞給武衛中軍甘軍神機虎神兩營及義和團
民各十萬兩由內帑頒發

徵調紛紛亂若麻。軍符四出捉官車。行人嗟嘆窮官樂。十日關門不上衙。

軍事日亟徵調紛如官兵四出捉車甚至大員所坐之紅呢車亦被捉去中城御史陳璧請飭大宛二縣設立官車局其事始定

龍旂飛颺大沽臺。賊火雷轟藥庫災。兵力未能當一面。兩三敵艇上塘來。

五月二十四日直督奏大沽失守情形東砲台為日本所佔西砲台為英兵所佔先一日專摺奏報有大沽兵力太單聞藥庫失火自焚恐難堅守然則彼時已有失守消息何摺中猶未明言耶

靴刀首帕出京門。健將如飛馬玉崑。行近大沽三百里。可能奪得舊營屯。

五月二十五日諭馬玉崑迅速回津助戰二十七日到京召見諭馳赴天津救援即日率兵出都其時已聞天津失守矣

津沽南北漲沙龍。千里烟台一綫通。鐵甲魚雷齊擁住。回颿難鼓巨鰲風。

喧傳大沽烟台海中同時漲兩沙龍將洋艦盡行擁住不能進退

趕造檣槍與背槍。軍書火急匠工忙。舊傳利器稱無敵。洋式翻嫌仿後膛。

諭豫撫裕長趕造抬槍背槍迅速解赴前敵

守城專屬大金吾。啟閉重門驗虎符。白塔安排傳信砲。誤公校尉敢枝梧。

諭步軍統領豫備守城事宜管理白塔信砲之某校尉因誤公獲譴

大官廷議面團團。一字言和便漢奸。且莫當前爭意氣。可知收拾劫棋難。

五月二十二日召內閣六部九卿會議國事內閣學士聯元奏言不可輕於開釁端即廷叱之幾遭不測

電召疆臣李合肥綸音重疊出軍機要他水陸兼程進一柱擎天合伙伊

五月二十日奉上諭粵督李鴻章着即來京六月初七電催迅速來京初十日又奉水陸兼程迅速來京之諭

奉詔勤王首着鞭錚錚佼佼定興賢如何忽作偷安計不賦同仇但議遷

召蘇撫鹿傳霖迅速來京聞鹿中丞有信函致榮剛二相國力主遷都之議

膺狄懲荆李海城忽持和議眾人驚老臣自解忠君國不是窮嫠節不貞

李鑑堂欽使素惡洋人為國眾所信服近在長江一帶發來電奏亦持和議都人士譁然謂之改節

強弱相懸釁漫生諸臣痛哭上書爭錯疑湖止唐藩鎮中葉朝廷令不行

宣戰旨下東南督撫疑係矯詔均不遵行旋聯元抗章力諫亦未遷俞允

巨艦飛來瞬息中未從江海鼓腥風全虧諸老能調護半壁東南保障功

沿江沿海安堵如故皆張劉二制軍調護之力

羽檄飛馳名將才曾無外省一兵來老成全力持和議恐把生靈付劫灰

電催各省勤王兵一月以來尚未有一軍報到各督撫不遽調遣者猶望釁端速弭與各國言歸于好也

北門鎖鑰寇萊公幕府英才一夕空夜草軍書朝視事兩旬三疏太匆匆

直督裕制軍幕客聞變呈散奏報太希奉旨申飭

元元金湯山海關將軍猿臂月弧彎朝廷自重千城寄莫把巖疆看等閒

六月初二日諭增祺派兵嚴防山海關

乍聞三晉霧端開又見遼陽釀禍胎惟有山東袁撫院清風千里淨塵埃

六月初十日晉撫毓賢奏山西民教仇殺同日盛京禮部侍郎清銳奏拳民焚毀奉天所屬教堂惟山東則安堵如故

聯英聯日又聯俄電旨飛傳一刹那為問國書呈遞日使臣能否力調和

六月初七日電諭出使英日俄三國使臣向外部呈遞國書言議和事

窄窄衣襟短短槍少年內監易戎裝分班西苑門前立擁衛慈輿出上陽

皇太后選少年內監數百人手持新式快槍衣服整潔慈輿出入前後擁護

肘腋何堪有寇氛中涓逃避忽紛紛禁中大索威如虎龍準王孫將北軍

端邸疑皇上左右有崇奉天主教者帶領國民數百人入宮中搜查內監紛紛逃避

巍巍肅邸富收藏劫火銷為瓦礫場骨董圖書盡拋却害金千萬賸空坑

肅親王府鄰近英國使館珍藏金石書畫古帙為都下首屈一指富聲甲諸皇族今為洋兵所佔付之一炬

當朝老道住洋場愛惜門前土一方第宅園亭無片瓦中堂還是舊中堂

某中堂素有老道之稱其宅在東交民巷門前有土一堆阻碍馬路洋人
重價購之堅不允許云此係吾家風水所關豈肯輕易鏟去今則全宅皆燬
於火矣

軍機堂上鐵丸飛禁藥沈沈晝掩扉多病可憐樞密使白頭留值不能歸

交民巷開仗時樞密飛入軍機堂上舊例軍機大臣晨入午散自軍事緊急
各大臣輪流值宿時某中堂適抱河魚之疾偃卧禁中形容頗悴

乞選漁船鑽鐵甲議挑井水灌城濠料渠謀國憂勤日異想天開首獨搔

中州李侍御奏請挑選海戶潛伏水底鑿沈鉄甲船崇尚書奏請挖深京師
城濠運水灌注以阻敵人

沙場裹革此身輕枉鍊前軍三十營死敵死民同一死可憐到底未分明

直隸提督聶軍門士成統武衛前軍三十營奉旨剿國為國民所痛恨六月
十三日在天津與洋人開仗力竭陣亡全軍潰散或曰為國民所害也

臚唱曾傳第一聲黔南冠冕擅才名募苗也作勤王計弱冠終軍自請纓

夏殿撰同龢奏請自備資斧歸募苗民率赴前敵詔允之

文士終輸市僧姦無端囚服辱清班多財更比多才惠日下何人救對山

六月初八日國民持莊郎手諭立捉黃慎之學士到府幽閉數月遂送詔獄
聞其起事之由緣學士于京中開設三肆平時精于出納頗結怨于小人值
此兵亂充斥其掌櫃人等意欲乾沒致遭此禍

銀刀簇擁大司徒複壁藏人事有無大獄全憑神語定豈知神語總模糊

宣傳戶部尚書立山家中藏匿洋人莊郎親率國民三次搜查無所得遂
據該尚書以去令其到壇燒香焚表俄而諸神下降歷數其罪尚書彩色倉
皇未能分辨莊郎奏交刑部監禁

貴介匆匆走急裝身懷虜使乞援章潞河義士搜衣得一夕宣傳滿帝鄉。

旗人某身藏日本使臣乞援書單騎出走行至通州為本地國民所獲立時
砍殺

巨億償金昔款倭就中漁利善張羅一朝投首邊塵外帶到泉臺有幾多

六月初七日諭斬廢員張蔭垣于新疆戍所因甲午之役張曾經手賠款者
也

津通百里近相望轉運千艘日夜忙糧道忽然無下落朝廷有詔問倉場

天津被擄江浙糧道及押運委員等四散逃走有旨諭倉場侍郎等查明下
落迅速督運

健兒擁護出京都鶴子梅妻又橘奴都道相公移眷屬原來小事不糊塗

方事之殷也某相國移眷出京所部官軍沿途護送

選人新自八閩來未謁金門已釀災飛落彈丸齊洞脇累然主僕不生回

閩人某捐納縣丞來京驗看五月二十八日赴部過堂行至前門內忽有彈
丸飛至洞脇而仆僕馬殲焉

苦行焚修淨六根忽驚明詔下禪門笑渠參透蒲團後也會和南學謝恩

有詔召山西五台山極樂寺某僧來京蓋出自軍機大臣啟尚書意也

中堂令箭滿街飛武衛軍中脫號衣只要錢財不要命馬馱車載幾羣歸

五月二十六日武衛軍四出搶掠榮相親持令箭拏獲三十餘人當場正法

華俄西去滙豐存雪白紋鈕百萬屯想發洋財人似蟻崇文門接正陽門

華俄道勝銀行被毀其時滙豐尚存屯銀甚多都中無賴人人想發洋財矣

第宅連雲美奐輪貴官氣象邁羣倫不圖暴客垂涎久白晝揮刀不避人

徐中堂孫中堂曾襲侯等宅同日被劫一空

故家篋笥秘奇珍發視無端墮劫塵翡翠朝珠貂膝袖賣來不值幾多銀

諸宅被劫後均于前門外消贖有以京缺三十千得帶膝貂袖者有以京平銀四五兩得翡翠朝珠者

戶部衙門積蓄多甘軍大隊作巢窠堂司官屬紛紛散銀庫郎中沒奈何

戶部衙門為董軍所駐辦事人員均遷至會典館內

宮殿巍峩畫裏開洛陽王氣鬱佳哉而今不似東周樣少箇元公劃策來

春間軍機處接到豫撫裕長摺件內有精繪洛陽宮殿圖一紙

旂分八面下秦州推背圖中一語留紺宇琳宮清淨地大興土木待巡遊

聞陝撫在省城豫修一大寺院土木丹青極為華麗以備西巡之用

輓粟飛芻絡繹過神倉玉粒積多多。如何直待兵爭歲始發。緡錢治運河。

朝旨命漕運總督江蘇山東兩巡撫濬治運河以利轉運

稅司教習聘歐西卅載勤勞未可訖。一自紅羊同墮劫。冤禽夜夜上林啼。

總稅務司赫德大學堂總教習丁韋良為中國辦事三十餘年素稱得力皆授有二品官階今則同因城中

宏規大起育英才。學貫中西馬帳開。笳吹一聲絃誦歇。諸生雲散講堂裁。

京師大學堂經營三載規模初具經費若干萬均存正勝銀行自該行被燬此款化為烏有管學堂大臣遂有裁撤學堂之請

揆文奮武兩難兼。郡國新停舉孝廉。多少星軺馳驛路。邯鄲枕上夢初甜。

六月十二日詔停今年鄉試緩至明年三月舉行典試一律召回

曹部郎官散若雲。誰將案牘理紛紛。漫云請假循常例。嚴旨全教予處分。

京城開戰各部院司官紛紛回籍諭分別請假未請假一律嚴予處分

紙人豆馬舞漫天。又見林清開白蓮。六十餘人齊就縛。一朝駢首禁城邊。

步軍統領領擎獲白蓮教匪六十餘起出紙人一箱黑豆數斗審明後均押赴菜市口正法

交民兩字改雞鳴。共說今名勝舊名。試把六書參體例。居然轉註與諧聲。

國衆改交民巷為雞鳴街因推背圖中有金雞啼後鬼生愁一語也

大柵欄前熱鬧場。無端一炬燼咸陽。問渠閉火多奇術。為底神靈誤主張。

五月二十日國民焚大柵欄。若德記藥房。雲時全街俱燼。延及觀音寺街。煤市街。廊房頭。條胡同。二條三條胡同。西河沿珠寶市。東西荷包巷。均及正陽門城樓。計焚二千餘家。相傳團眾有閉火之術。至此獨不靈驗。

祝融虐燄上千霄。金店銀爐一例燒。百萬商民齊束手。市廛景象太蕭條。

大柵欄之火。金店銀爐。房盡燬。京中銀源頓竭。銀號錢鋪典肆一律停閉。市面蕭條。為從來所未有。

深宮不忍苦吾民。百萬新頒內帑銀。傳諭四恒齊復業。大家借給要均勻。

六月初九日。發內帑銀五十萬兩。戶部銀五十萬兩。借給四大恒銀號。令其規復舊業。以維市面。四大恒者。恒和。恒利。恒源。恒裕。都中錢肆巨擘也。

發棠乞請允羣臣。紅票源源指百圓。門榜大書平糶局。禁城內外潞河濱。

兵亂之後。飢民載道。順天府請發倉米萬石于京城內外及通州一帶設局平糶。

輝煌金碧店懸牌。洋字洋名一律揩。歐墨新書千百種。滿投溝井自沈埋。

國民從日俄都中譯言洋字店肆招牌一律改換。如洋布改作粗布。洋藥改土藥之類。西國書籍皆于夜深人靜時暗中拋棄溝井。皆滿。

置閔羲和始帝堯。春秋冬夏四時調。如何八月成妖孽。人與黃楊兀共遭。

相傳閏八月必不利于國家。今又驗矣。均莫測其所以然之故。

家家寒食問何為。一紙紛傳禁火期。七夕中秋與重九。古來幾個介之推。

國衆訂期于七月初七八月十五九月初九等日居民鋪戶一律不准舉火
積屍穢氣上干雲。亂後須防疫癘重。黑豆花椒薑一片。沿街黃紙送紛紛。
民間刊印救疫方沿途分送

動魄驚心三十天。槍聲不斷礮聲連。阿儂日日閒無事。百首新詩次第編。

夫宏達大雅之羣深遠上清之選盤辟承明之右迴翔周衛之間暮鑰宵鈴殿
東西而鵠立晨豪夕炬日雙隻以鳬趨當其密命親承殊恩疊沛遠道上供之
品許以儀分尚方洽賚之珍免其占謝私衷忭舞奉賜物以名堂別集流傳編
德音而弁簡荷盛世非恒之貺極儒臣希有之遭斯所云班禮俱崇恩華特重
者已若夫李珣為當代士僅博明經石苞是我輩人竟甘小縣家法既試驅薄
笨而出國門除書倏來戴惠文而趨公府鮮清切論思之美有喧囂犯慮之煩
未免勞薄領以經年帳觥棧於萬里乃竊觀於研孫觀察而有異焉觀察稟靈
井絡流譽汾臚以揚馬之同鄉效宓巫之為邑惟斷斷偏方之小宰實翩翩盛
府之元僚卓子康宜以褒德侯子封杜牧之乃為奇章公掌記方刊碑於邑子
爰推轂於疆臣判牘游登倣裝赴引倘依流於平等墨綬常施儼擢秩於參食
丹毫特注維時士衡入洛景倩登仙朝貴歡迎卑禮欲招之門下勝流訓答新
詞已徧於都中孫宏有材館重賓汲黯為勛門揖客當筵擊節秦七黃九之知
名代舍聯裾王後盧前之競美方謂有井水處爭唱歌頭那知無定河邊忽堆
戰骨紅羊換劫青犢憑妖警宵燧之漫天觸炎風而戒路遂隻身以歸晉復重

跣而入。秦友朋將短策贈行。妻子共長鏡託命。露車休憩。清蹕來巡。嶽蓮十丈。以迎鑾。灞柳千條。而拂仗。翠華待幸。萬靈拱夫。神皋繇範。習儀百辟。朝於王所。蓋關陝之山川如故。而漢唐之宮闕已非。飾使節之故轅。張屬車之行幄。堂階隘偏。門閤洞連。非樓宇之高寒。尚池臺之陰鬱。微泓印月。宛通太液之波。嘉蔭迎暉。如借上林之樹。設中樞於左城。布前席於東榮。司壺析其如聞。奉羹牆而易見。聖情少豫。儉德孔昭。堯觀華以匪康。禹卑宮而勿恤。竊惟支應內廷之役。宜有管司。總局之員。觀察膺師帥之尊。攝監司之重。奔奏承乏。委它在公。句當慎選。夫尼堪承遞。端資乎諳達。壽膳御膳。大坦坦之攸司。朝班夕班。暇吾吾而悉辨。貂璫未備。則下吏趨風。雉扇常開。而外官向日。踞承明。問記十四見。而猶稀。渥荷隆施。賜十七餐而未已。染毫素策。俾分王者之香。揮翰朱牋。為錫天家之福。紀綸音之問答。自可成書。勞敕使之往還。曾無虛月。敬陳蠶管。納下臣濟變之言。優賚褻蹕。給遠宦辦嚴之費。此東方滑稽之輩。未堪比其光榮。即南齊清秘之倫。抑且輸其矜寵者也。爰屈馳驅之暇。特資譔著之端。本宣德以抒情。亦感恩而紀遇。仰城臺之儉樸。所見所聞。述似幄之焦勞。欲歌欲泣。碩屑胥

登之日錄。謳吟悉播為風謠。紀以七言。都為百首。宛披秀水舊聞之帙。如讀江村退食之編。屬移節於茲方。謬索言於下走。曾烜濫竽赤縣。捧袂青門。當三輔之僑居。正六飛之臨涖。迂蹕車旄之側。祝釐桂栢之前。將引覲以循資。適言旋而謁假。鳩營巢其逾拙。驥伏櫪而自甘。辱惠瑤緘。獲觀錦製。較花蕊夫人之作。比擬非倫。景繡衣使者之尊。欽遲曷極。勉訓來愜。良切歎私。光緒壬寅四月。秦中屬吏南通州顧曾烜。

長安宮詞

行在內庭支應局督辦署陝西鳳邠鹽法道授江安糧儲道臣胡延恭紀
鏡裏八流紫紫旬雲中雙闕擁黃圖漢唐王氣今銷歇又迂鑾輿作帝都

光緒庚子八月兩宮在太原下詔巡幸西安護撫臣端方奏明設局恭備供奉事宜飾南北兩院為行宮北院巡撫所居南院則總督行館也聖駕蒞止居于北院取其屋舍較多然草草修葺僅蔽風雨而已

傍水千廬似客寮六飛停處雨飄蕭王公箇箇如楊柳泪眼愁眉過灞橋

聖駕于九月初四日幸西安午到灞橋百官跪迎道周傳膳後入城是日微雨

南院高寒北院低御厨東設炭房西日中殿上呼寬達零落貂璫總不齊

行宮極狹隘膳房在東炭房在西內監惟御前供奉者在宮中餘俱在宮門外東街箭道謂之大坦坦兩宮太監數千人其奏事首領稱為寬爾達餘亦各有品秩此次隨扈者不及百人在御前給事者數人而已

新立屏風對寢宮朱牋戩穀字當中聖人初試霜毫筆寶硯烘殘墨暈紅

皇上寢宮門外新立屏風上以朱箋親書戩穀二字黏于上時硯冰久汪命熾炭炙之委員湯志尹等侍于側

多難尤應惜寸陰卑宮非食聖人心土圭五寸臺三尺但覺長安日易沈

寢宮無暑漏懸聖命于院東置小土臺上設木榻以測日景

不因苦諫伏青蒲。崩角都教內監扶。祇為月宮門戶小。團圓不便老臣趨。

兩宮初蒞長安。在行宮二重殿東室。召見臣工。門作圓月式。垂幃布簾。王相國趨入。輒為門限所阻。仆於室內。趙尚書繼之。又顧兩宮亟命內監扶起。次日即斷圓為方。寬綽無礙矣。

聖壽都教罷御筵。每逢佳節泪潜然。從臣漫點梨園籍。更有何心奏管絃。

聖駕幸陝。未久。即值皇太后萬壽。當事者欲選梨園樂部以進。餉聖聞之。嚴斥不許。嗣後每遇佳節。一切典禮筵宴。均先期降詔停止。

雨裏青螺路百盤。秦雲西望怯長安。三城才得蕪亭粥。信有人間行路難。

延拜西安知府之命。十一月初二日。謝恩召對。兩聖為述七月二十一日出都情狀。及道上所遭泪隨聲下。延亦痛哭失聲。慈聖云。曩在宮廷。即聞譴緯。有西幸長安之說。故出都後。一言幸陝。心輒悸之。兩聖過懷來縣。始得進膳。三城懷來地名。

拾橡空山蘭足行。麻鞋謁帝不勝情。重勞天語詢兒女。知在長安望月明。

慈聖詢延出都月日。并問過宣大時。家小曾否。受驚延詳陳。以對聖恩高厚。舉家感激涕零。

減稅蠲租卹曠災。興元重下詔書哀。二千石要知民隱取。汝曾為縣尹來。

兩聖深以秦中災荒為念。命延官山西時。曾否從事賑撫。延奏山西壬辰年北路被災。曾隨護撫臣胡之籌辦。急賑慈聖云。胡聘之為京師時。派辦畿輔賑務。甚為盡心。諭延到後。務以賑事為重。且云。汝歷官劇縣。必能周知民隱。延以特簡首郡者。正以此耳。

百萬哀鴻泣路歧。九重連日沛恩施。炊烟濃處朝曦上。正是城中飯熟時。

秦中苦飢遠近飢民聚于長安而聖命于城闕增設粥廠二十餘所就食者日恒十數萬人苟非聖駕在此鄰省赴羅者多斷乎無此財力就

朝來積雪壓柴門鷄結爭趨祇樹園共喜萬間開廣廈寺名真合號慈恩

慈聖又命撫臣于城闕初設粥廠十餘所城外雁塔寺齋舍較多飢民就撫者倍于他廠

供奉何人進畫圖行宮亦有憚清子日長頻喚先生入伏地閒談當說書

雲南楚婦繆素筠以畫供奉慈甯久矣太后西幸隨駕至長安仍居宮中太后幾暇無事輒召入寢宮賜坐地上閒論今古內監皆稱為繆先生

藁礎遠隔雁門關禁院深深鎖玉顏不是內家有拘束出門早化望夫山

繆素筠有姪留滯北都姪婦年二十餘素筠隨駕至秦携以入宮居于太后寢宮東偏小室中終日不得出戶

繡函遠自故宮來料得威姑恐泪開獻機正逢長至日北風吹老一陽回

十一月冬至前二日北京人至行在留京王大臣各有貢獻皆食物常品惟穆宗某妃遣人貢獻慈聖履襪數事為適用之物

栗烈何人耐歲寒尚方猶自御絨冠敝貂淺託紅絲結多少從臣帶泪看

長安諸工皆劣貂皮人遠莫能致皇上冬日猶御絨履秋帽秦撫岑春煊請易貂簷親手捧出編兒豐貂不得僅以敝貂羅之

鳳池春暖衍恩波玉紐朱絲字不訛竹契魚符遺制在不愁少府費錢多

慈聖防弊極嚴應禮臺支應局或不免中人求取特召主者宮中支一錢一未必以朱泥小印為信以致兩局月費不及萬金始終無求索之弊印文曰

鳳沼恩波慈聖所常佩者也

祀罷勾芒送卻冬。土牛濺濺鼓蓬蓬。小臣自捧新圖進。畫筆居然有戴嵩。

庚子十二月立春先一日迎春祀勾芒神因念都城是日應由順天府進春牛及春山寶座延守郡行京與順天無異特選畫工依欽天監頒式寫春牛圖進呈而順天府亦寫圖由驛馳至同於是日呈進

半臂輕籠繡蟒衣。中官三五立金扉。聖人新御黃絨帽。長穗垂肩看賜緋。

除夕前數日名行在官員有內廷差使者各賜綢緞數端是日午後同詣前殿謝恩皇上御便服小冠冠頂綴紅絛結垂肩黃絨穗長尺有咫內監皆服蟒袍外罩青色半臂而以藍布裹頭如營兵

鏤玉堆槃菜甲鮮。咬春遺制至今傳。小臣不作承明夢。也傍堯厨撰御聯。

立春日宮中以大槃二各盛生菜蘿蔔二條鏤字為聯分呈兩宮謂之咬春延應命撰二聯語內監有善鏤字者刻畫甚精此沿前明之遺制也

忽傳五福降中天。黃帶蓮裙拜殿前。天語溫和褒政美。臣心不二主恩偏。

十二月二十八日兩聖賜臣廷及內務府郎中增崇河南布政使端方署陝西布政使胡湘林按察使馮光遠署督糧道李紹芬御書福字各一方諸臣同詣前殿謝恩慈聖數目延端布政奏曰此西安知府胡廷較前清瘦首邱政繁勞

苦可知也

門鎖金蟾夜漏長。中官吹燭倚迴廊。碧闌干畔施茵褥。直把珉階當玉牀。

兩聖寢宮窗外每夜有內監數人更番坐守臥者即在階上陳茵褥焉

金貂簇簇紫茸翻。鷺鷥分行靜不喧。平日宮廷能造膝。朝班却在二重門。

辛丑元日百官詣行宮朝賀。皇上御前殿正坐。王公班在階上。樞臣及各部院秩一品者在階下。侍郎以下各官皆在二門外。延等平日供奉在寢宮階上。跪安此日序班則速在大門內二門外矣。

在大門內二門外矣。

奉宸久作禁臣看。幹辦勾當事幾端。宮監不分中外秩。傳宣猶自喚都官。

延守西安之日。即充行在內廷。支應局提調。每日辰初入內。午初散值。日晡入內閣。門散值。值俄權。擅道。蒙充督辦。仍兼提調。如故。聽差。委員。湯志尹。馬蔭梧。舒鑒。陳官。韶等八人。則朝夕在宮門應候。遇有傳辦之事。內監輒語委員曰。有旨傳爾。堂官胡廷來。蓋不知中外官秩之分。竟以堂司為長官。屬吏

員曰。有旨傳爾。堂官胡廷來。蓋不知中外官秩之分。竟以堂司為長官。屬吏

稱之通也。

亦有材官似虎羆。迎鑾為說出關時。播遷倍覺君王重。翼蔽方知聖母慈。

京師七月之變。兩聖乘車至沙河。岑春煊帥師迎之。遂隨扈以。西材官林泰清者。短小精悍。臂力過人。步行扈駕。跣步不離。濟兵亂。民有來犯者。輒手刃之。日恒殺十數人。在長安行宮。為延言聖駕出居。廟時。匪黨四出。槍彈如雨。兩聖共乘一車。皇上在車內。慈聖坐于轅上。藏之。皇上固請易位。泰清亦跪請之。慈聖泣然曰。皇帝關繫重。何可使臨鋒鏑。子老矣。殆無妨也。嗚呼。患難之際。慈孝益彰。泰清言至此。涕泗交下。鬚髯盡張。延革聞之。幾于痛哭失

難之際。慈孝益彰。泰清言至此。涕泗交下。鬚髯盡張。延革聞之。幾于痛哭失

矣。

矣。

八扇金扉向曉開。凌寒奉帚暫徘徊。當階仰見天顏樂。笑汝秋風折桂來。

聖駕初至宮門。委員陳官。韶等八人。則朝夕在宮門應候。遇有傳辦之事。內監輒語委

清人說

獨駕柴車出建章。黃雲龍首望新疆。可憐十萬橫磨劍。祇賸臨歧汨雨行。

兩聖至長安後。趙貴華。禍諸臣命下之日。延請公。英年趙舒。勉行。儲宣。公就道。公以宗室近支。得從議親之條。發遣新疆。

那有釐山畫采繒。帝城元夜冷如冰。中宵好是團圓月。滿照宮庭當試燈。

長安元夜燈火最盛。兩聖以年歲荒歉。宵旰憂勞。不許民間放燈。宮中惟以紙糊數燈懸于門楣。十六夜後即命撤去。

蠡牕高敞試嚴妝。八扇門開透曉光。禁院無人花露濕。當階新燕一爐香。

太后寢宮每晨當院設案置爐燒香。一技太后妝罷傳膳香亦爐焚矣。

塵綫宮闈久被恩。何年重返苧蘿村。昨宵新作聲還鄉夢。春水如雲綠到門。

慈聖在京召選浙中婦女。能紡績工針繡者數人。納于宮中。以教宮人。聖駕至秦隨者一人而已。

長養宮中似日磬。五年繞膝愛嬰婉。北風驟緊蘭芽折。內侍人人哭弄兒。

織婦挈一子居宮中。歷五齡矣。能言能笑。請安跪拜如儀。慈聖劇愛憐之。每膳投以果餌。必跪謝然後食。冬月行宮驟感寒疾。一夕而夭。慈聖不憚者。

日累

半開鸞鏡淺勻妝。來往珉階姊妹行。問罷早安垂手立。數珠新染布衫香。

慶邸三女皆年少。居于行宮。極為儉樸。平日皆著布衣。其少者但施朱粉入寢宮。問安恒持香珠串長尺許。

莫唱迴波棹歌風霜老卻鏡新磨挑燈為說當年事曾奉湘君走熱河

內監有萬四者年六十八矣自言昔隸宮中樂部為生脚旋改隸後宮給事庚申京師之變曾侍慈安皇太后幸熱河後復隸乾清宮每夕挑燈至直廬叩以舊事頗能道其始末又自言歷事三朝兩隨播遷衰病侵尋思歸至切回憶五十年前圓明園紅堆輪上綠髻簪花不知是真是夢言次懷惋欲絕無異上陽宮人說天寶遺事也

覽奏臨牕耐曉寒。雙移日影上花開。監奴長跪從臣立。彷彿儀鸞殿裏看。

兩聖晨間覽奏章俱在寢宮窗下奏事太監呈摺訖即跪于案前延等有事入內輒立于牕外

徹銀頻聞步屨聲。挑燈夜夜繞廊行。重門聽下黃金鑰。倖直歸來恰二更。

慈聖晚膳後必在寢宮前後巡行一周然後闔門宮監謂之遶彎延等聞下跪鑰即歸休矣

出納絲綸仗老身。手擎黃匣往來頻。六曹三院諸司吏。都作奎章閣下人。

舊制內廷設內外奏事官外奏事以滿部員充之內奏事則太監也行宮無外奏事惟內奏事率太監一人遞摺宣旨往來兩宮間各部院司員領摺者悉集前殿東室而軍機大臣內直廬亦假此室廷輩直內廷者俟樞臣去後亦憩息于此辛丑夏門都中外奏事官始至行在

鏡鑷經旬整御容。侍香昨夜返金童。近臣逸樂天顏喜。不復殷勤覓雜工。

聖駕出巡十日一薙髮宮監執此役者均未從行居日特命侍郎溥興覓工出入由侍郎帶領每請髮一次賞工銀四兩辛酉西安半年後內監擅此藝者始自都來行在

草草穿成百八珠朝冠一樣伴珊瑚探囊幸有辛家料未必千金值一壺

意從諸臣平日俱行數惟萬壽元日若將龍補服八佳相國以數金買一朝珠而聖見而問之相國具以實對君臣感噴之餘轉以為笑皇上言出宮時竟未携有烟壺適相國囊中貯有一壺係自都携出者立以進御近

年事家皮料壺價極昂中家貴爭購之有以千餘金買一壺者

魚貫何人永巷迎一星長傍月邊明臨牕夜夜呵鸞鏡畫燭高擎過五更

聖駕西巡後宮從者惟皇后瑾妃二人同居皇上寢宮後小屋三楹每晨皇上梳櫛皇后必親往侍奉

無人深夜抱衾稠那見新詩出御溝祇有垂髫三五輩簪花捧悅不知愁

兩宮侍女不及十人年皆在二十歲內月錢在前路糧臺支給謂之女子口分

慈甯儉德幾人傳夾布簾開踐破繡最是寢宮門扇小玻璃斷處綴連錢

兩宮力崇節儉宮中布地用極薄舊繡延等入內欲易以新者慈聖不許寢宮門榻玻璃破命以紅紙剪如錢式連綴黏之

翠鼎濃煎上藥宜太原回首下車時行宮日午鵲行散別遣中官召御醫

兩宮西巡以來雖極憂勞而聖躬甯豫慈聖卜有違和在太原時巡撫薦縣丞葉嗣高請脉立和胃舒肝之方煎膏以進幸西安後大臣復薦知府吳觀

樂知縣徐本麟與太醫守和等子視朝後入內請脉

月頭不費買花錢那要官定粥米田信是周南風俗好王姬先詠柏舟篇

慶邸有女三人適駕至長安其一少寡宮中呼為元大奶奶奶葛被練衣不施朱粉居下太后寢宮西偏

微聞戚里走香車。隔關遙看內苑花。面藥口脂新賜與。拜恩曾不過三家。

王公福晉及外戚夫人隨扈者祇慶邸二側福晉及桂公夫人每逢令節頒賜入宮謝恩平日未嘗召入

局布無嫌吉貝麤。繚綾雖細亦模糊。江南進得千番錦。得似成都貢綵無。

湖北貢局織布疋數百束蘇州貢綢緞而無紗羅延等分購紗羅數十疋進呈兩宮夏衣始得無缺惟江甯織造增崇貴呈綢緞袍褂料數十箱以備賞需

不聞衛署報嚴更。那聽城頭警夜聲。祇有羽林兵四五。殿頭兀坐到天明。

行宮禁衛雖嚴夜無傳警報更者兩重門內邏者各二十人皆參撫部下甘軍殿上惟虎神營兵四五人秉燭守夜而已

將璣傳盃早暮趨。玉階簇簇擁官奴。有人昨夜新承寵。綴上冠頭一顆珠。

兩宮傳膳內監十數人來往傳遞杯盤極為嚴肅供此役者冠皆無珠蓋新進無秩者也間有供奉勤慎者超出儕輩冠始有珠矣

強扶愁病走天涯。回首并州泪旋揩。同伴相逢還絮語。來時曾薦人闌齋。

兩聖在太原啟鑒時有內侍二人病不能從遂留于太原無何元其一冀甯道許孟度為營管驗寄觀蘭若作佛事三日其一帶病行問關至于長安兩

聖以孟度能恤旅客也頒江綢數卷賞之

行宮無地奏笙簧。頻遣中官賜篚筐。一樣被恩寬禮數。殿前惟拜左賢王。

聖駕在長安各省貢方物無貴賤悉以分賞臣工從扈人多雖王公不能備及而延與撫藩每賞必預一年之中先後得二十餘次恩至渥矣故事凡

內廷賞資由奏事處頒發者必詣閣謝恩由中官頒發者往往謝恩惟家古親官必賜宸翰殊珍方入內叩謝餘俱由中官頒到傳旨免其謝恩惟家古親

清人

說

長安宮詞

五

王那彦圖但被賞必詣殿跪拜蓋皆由奏事處頒養也

天中誰復佩靈符處處朱門綴艾蒲惟有寢宮循舊俗當楣倒貼紙胡盧

瑞午日行宮內外門各綴蒲艾數莖兩聖寢宮門楣倒貼紅紙胡盧蓋北都舊俗也

雲牕高敞幕輕羅奈此炎曦返照何十丈竹簾新掛穩珉階風細感微波

慈聖寢宮階仄長夏日光偏射殊苦炎熱特命製竹簾數掛垂于簷際

為想琳瑯夢石梁小牕黶黶午晴初坊間覓得新繙本不遣陳農訪異書

兩聖在行宮無書可觀時遣人在坊間購石印三通九朝聖訓御批通鑑輯覽淵鑑類函諸書當事者欲求善本以進竟不可得

曲榭層樓宛轉通聖人居處百花濃緒黃袍映朱闌立正對終南第一峰

行宮惟終南山巡撫畢沅筆也上于視朝之暇時往登眺

玉龍汨汨引泉源水暖應知土脈溫新種荷花三百本小紅橋外綠雲翻

終南山館池水久涸上命汲井水灌之新種芙蓉因水性溫暖不能開花惟翠葉翻翻而已

行宮無地築金龕妙相空來麗跋藍贏得從官三奉使香林深處學和南

西藏蒙古屢貢佛相至行在兩聖以宮中無地供奉先後命胡相林李紹芬及臣廷貴至省城卧龍寺設龕以祀

畫棚高揭紫繩拖硤礧森森倚翠城日午忽驚花影暗夜來新覺雨聲多

行宮夏日搭蓋涼棚延與巡撫升允布政使李紱等逐日入
內帶匠棚凡四處搭蓋見殿及太后皇上皇后寢宮耳

賜茶小憩曲房隈抵得金莖露幾杯鈴索無聲花院寂揭簾忽報聖人來

五月某日延與升巡撫李布政三人同入內帶匠棚時太后初起知延等早至
特命在東院小房內憩息各賜茶一杯忽皇上揭簾入延三人亟長跪請安
上勞問數語而出上蓋閒步
馮八初不知延三人在內也

玉食何曾備萬方黃綈輕羅試羹湯大官選得雛盈握別有金錢出便房

聖駕在長安力崇節儉兩聖每月茶膳兩房所需不過三四千金大坦二坦厨
房百餘人茶飯皆在此數每晨支應局進生菜悉依傳單購備雞三四隻猪
肉十餘斤而已如膳房添進時鮮或多用雞肉則
在內司房領價不得于支應局常保有所增益

幾日南薰滿漢宮御牀茵褥一重重枕筵象簟渾難得即剪輕黃葛布蒙

長安四月已苦晴矣行宮卑陋尤甚兩聖寢宮及召見殿御牀茵褥仍用棉
布慈聖召延入內諭買黃葛布蒙之秋後撤去仍可施設其節儉如此

日暮陳宮失應劉淮南雞犬亦荒陬翩翩鳳翽延鴻閣此是天潢第一流

近支王公隨扈者惟貝子溥倫每晨必至行宮貝子擬重清淑性尤好文宗
室令器也行宮前殿西室為王公及禁衛武員直廬東室則軍機大臣及延
等侍諮處貝子喜近文士恒自西而東嘗見其所書小楷極似天
瓶又見所作明蝶詩四律亦清雋可誦貝子自號延鴻閣主人

日午槐陰轉玉除御妝移傍小方壺畫長人靜渾無事一瓊清茶一卷書

皇上寢宮搭蓋涼棚延與升巡撫李布政八內帶匠棚上遊于東園小
方壺內盤膝書卷茶銑以隨小方壺者池上堂名巡撫畢沅所題也

覆臺城頭報五更。四來堂上候雞鳴。宮奴雙舉黃羅幃。碧瓦如波曉暈生。

皇上所食宵衣每日常初必起靈櫺後天猶未明候太后與即入寢宮問安同覽章奏少選出御便殿召見臣工日以爲常不與寸暑所居東院北室本名四來堂今改四喜兩聖每出凡遇晴雨兩內監掌黃纓蔭之天陰則否

不聽沖沖納凌陰。幽風古詠竟難憑。宮中新購青瓷甌。滿注寒泉當貯冰。

長安苦熱倍京師當事者欲求冰以進遣人至南山深處求之竟不可得于是升巡撫購青瓷大缸二分進兩宮日注清泉以充冰桶

長陵何處望松楸。湘瑟無聲泪暗流。說到華胥虹降日。人間天上一時愁。

六月初九日延署陝西鳳郅鹽法道篆入內謝恩見前殿燒燭燕香諸近侍屏息以待頃間太后率皇上出詣案前行禮內侍皆匍伏延在門外亦隨之猶在曉出問近臣始知是日爲文宗顯皇帝誕辰也

桐酒如泉不易求。大官乳酪費尋搜。木欄新樹長楸側。下直歸來學飯牛。

御膳房製乳酪買牛最難蓋秦中年荒牛少故也數月之間僅購得七八頭聖駕將行慈聖不忍棄之特命西安府秦養翁秣秣取給公家府署於馬廄側以養之

隔廡施杖聽呼號。家法嚴防秦趙高。強項令逢驄馬使。鷄冠入狴犴牢。

兩聖御內監極嚴但有過犯輒施鞭撻至六月中大坦安知縣有細民闖入法篋失衣物數事太監郭姓年十四竟至朝房詰長安知縣責令捕賊關入狴犴譴訶謾詈極無狀知縣白于巡撫升允據以上聞兩聖召升允問狀立將郭太監斥革職以千數鞭訖命發咸甯縣監禁蓋惡其侮辱官吏也按乾隆時郭

內廷太監首領專用秦趙高三姓以示警戒聖意至深遠矣見紀昀筆記

漢濱桂樹復園芳金粟如沙用斗量記得當時充貢品尚衣曾蓄隔年香

漢中丹桂最盛某家復四所產尤觀郁秋間初結惡時即采擷之曝乾致於四方重衣久而不散意偶憶在京時曾有貢者與樞臣閒話及之適延新有所得聞之亟揀數兩敬呈仰蒙賞收

輦轂如波色正黃含風易惹御爐香近臣都賜雷州萬抵得絲袍蜀錦纈

廣東貢雷州萬質細而色黃兩聖以為佳特頒內廷行走諸臣延與撫藩皆得與焉

畫扇淋漓鳳藻翔朱泥寶篆耀奎章拜恩親入荷蘭殿捧出人間第一香

四月二十二日慈聖特召升選撫李布政及廷三人入內面賜御筆畫扇各一柄背面題上絕五首延所得有願作人間第一香句南書房張尚書百熙筆也三人與賞蓋異數云

附張尚書題詩
空谷無言孰見知何當披采到華枝深宮欲寫求賢意獨向瑤階寄春思

董 叢 蕤 綴 紫 氣 含 芬 妙 繪 新 頌 下 五 雲 殿 間 風 微 香 不 斷 祇 疑 中 有 御 爐 薰 謝 覽 才 華 竟 體 芳 清 時 何 用 擬 蕭 森 幽 姿 不 與 羣 花 伍 願 作 人 間 第 一 香

一 香 鶴 禁 深 深 不 染 埃 託 根 新 喜 得 滋 培 風 微 複 道 輕 香 動 簾 外 尚 書 進 御 來 漢 苑 移 來 小 草 榮 九 重 宸 賞 恆 瓊 瑛 看 花 好 向 荷 蘭 殿 玉 輦 春

風入上京

輕點唇朱淡染眉飛花博子特相宜珠簾玉盞都滿客聊遣中官購土瓷

皇后出都倉皇未遑其范太原日始稍增置冬月長
安命官出購資合木遂以成脂粉皆民間常用至粗之品

漢宮忽報柏梁災屬王樓傾長草萊誰向北風問消息尚書新自故都來

吏部尚書敬信自北京至行在召對移時面
奏儀鸞殿被焚及都中近事兩聖慘然不悅

金泥漉漉灑長街伏地爭傳少婦佳斜軀雲鬟紅暈頰漫擡纖手接銀牌

慈聖入長安時聽民間婦女瞻仰某家婦年二十許在宅門內鑒與修至少
婦懾于尊嚴輒出跪門外太后見其補服知為命婦嘉其有禮命以銀牌賞
之迴鑾時蹕路左右有老小廢疾跪送悉賞銀牌命
桂公芬車等按名發給牌由前路糧臺先期鑄進

同州瓜與渭南桃日盼車聲過灞橋竹篋盛來冰枕薦深宮和泪試并刀

長安果品少無可進御惟同州瓜渭南桃較佳延與撫藩屈時各購數百枚
以進兩聖轉增悽感再三慰勞并止後母進呈慮費財力其實每貢一次不
過費十數
千幾而已

不撰青詞奏九天宮中日夜裏爐烟火雲如織輶車疾乞得龍湫太白泉

秦中久旱兩宮軫念災黎發帑撥漕恩詔疊下特于五月初吉命侍郎桂春
詣太白山乞水水至供于宮中日夜禱祀不數日大沛甘露農田霑足居然
轉歉
為豐

豐碑兀兀起山岡寶篆雙鈴下墨香祇有杜遷能市石撰文應讓蔡中郎

長安既降甘雨聖發帑以金修太白山神祠召翰林院撰碑文頌揚神功而以延董市石立碑之役

金頂黃綵鑲玉玉鸞輿新試啟朱簾聖躬磐折慈顏喜始信天家禮數嚴

迴鑾有日上命將新製二轎并八內廷演試延興升巡撫李布政督夫昇上
皇上奉皇太后出命內監八人奉之皇太后先坐以為適乃命皇上坐試上
因太后立于地不敢輒坐太后笑謂曰汝畧坐無妨上乃作半跪式畧坐即
下一時融融洩洩太后之意愛皇上之孝敬于茲可見矣是日各官蒙賞賚

東西衛尉兩邊分門裏材官萃若雲禁旅新添程不識鵷行忽有上將軍

行宮大門內外二門內宿衛皆岑撫部下甘軍以全造林泰清馬福祥三人
分統之聖駕將行特命固原提督鄧增率所部隨扈鄧遂日至殿上與延輩
同進退焉

黃卷新添翠墨輝琳瑯滿篋載將歸石經字愛開成好不數江南蔣布衣

兩聖知長安碑林多古刻命撫臣各拓一本呈覽而拓本百餘種惟命將唐開
成石經精揭數十本車載以歸餘選閣帖數種而已鴻都興學之意于茲可
見按鑾輿出巡行李謂之黃卷

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論從新功退朝高敞蓬萊館旌節花開一品紅

陝西護撫臣瑞方當奉饒方張之際懷遠諭旨保護教堂最力偶有亂民蠢
動立真重典羽書下州縣責令謹守條約保教安民幕府草檄手腕欲脫雖
指摘交乘平糶鎮定之力全境人安聖駕得以晏然臨幸者瑞方之力也兩
聖蒞止深獎其能推任湖北巡撫旋加頭品頂戴尚書銜陸辭之日召對獎
勉時逾六刻之久瀕行復賚宸翰殊珍以寵異之陝撫所居南院因曾飾
為行宮非奉命不敢輒住岑端升三任均奉旨賞住者然祇由前道出入正

清人

說

長安宮詞

八

門仍局
鋪如故

擾象馴屏事萬端又傳邊警到長安北門坐鎮須平仲扈駕何如守土難

二月中山西警謀至長安云洋兵將自直境來侵已踰晉境撫臣奉春煊立請召對面陳款守事宜而以艱巨自任兩聖深倚界之雖不欲令離行在然晉邊事急非春煊莫辨即日下詔移鎮春煊銜命馳往撫卹被戕教民嚴勅釀禍官吏一面繕治邊備洋兵竟不犯邊秦晉安堵如故

五柞長楊何處求盆花點綴漢宮秋朱蕤翠葉耿相向偏愛臨階安石榴

慈聖寢宮最窄院中亦無花木局中月進盆花數種修詩皆不如法惟端方進石榴數盆老根蟠結如石慈聖愛之常臨階賞玩

牀牀屋漏萬家同生恐雨衣損漢宮將作有人新入匠報名聲在雨聲中

六月長安大雨延等恐行宮屋漏時帶匠入內補葺一日同新署西安府知府傅世煒在寢宮門外相視雨聖遽出肉並跪請安慈聖不識世煒指問臣延曰彼何人也延未及對世煒即跪奏街名慈聖復詳問籍貫仕履世煒奏對如儀聖意甚為忻悅

輕揭珠簾敞畫屏寶光煜煜透疎櫺朱衣三寸慈甯筆玉女牕中現壽星

四月中命將寢宮窗格改糊冷布東西配殿三格格所居延等帶匠入時格避於他所見壁上黏一小幅畫壽星小像純用硃筆鉤勒筆意超妙問之近侍云是慈聖御筆以賜格格者

尚食無多翠釜虛三河不復貢龍魚青苴昨自潼關入小店秋燈訪鱗胥

兩聖在行在膳房極為簡率又以生魚難求傳單不用此品八月中聞有販活鱗自津門來者延于市店訪之購得八頭進呈秦晉撲陋有魚龍鴨鳳之

詔

世變都絲政教乖採時醫國正需才嘉謨已入宗臣告立盼鴻都大學開

七月二十二日延授江安糧儲道呈晨召見兩聖問救時之策廷對以奉
之變皆由教化不行士夫不學所致今非廣興學校不可昨見江鄂督臣會
奏變法可與政務處商之但有裨于時政予與皇帝無不虛衷采納立見施
行延退後樞臣繼入兩聖
即命下詔開大小學堂

又向宮廷論將才府兵曠騎盡凡材王朝琥虎彬彬士都自膠庠肄業來

兩聖又問武備延言古昔文武不分學校羽籥詩書與射御並習泰西各國
兵士莫不自學堂中來今宜仿其制度開武備學堂以儲將才庶幾有勇知
方可備干城之選若今之緝練各營將弁皆不知書非疲
弱即曠悍斷不可用兩聖曰俞不數日降筆整頓武備之詔

豈有人人張釋之明光執戟聽輪貫從今別定停年格著意清源正本時

延又言捐納實官最有妨于新政賜亂吏治阻閣人才莫此為甚江鄂督臣
會奏疏內亦曾言之今欲整頓變法請即下詔永遠停止庶幾人人學事兩
聖深以為然立命樞臣擬旨遂于
二十八日降詔永遠停捐實官

斑髻婆娑進御勞開門輕拂鳳凰毛晴窗對整盤龍髯玉案鏗然落剪刀

慈聖寢宮有老婦二人侍奉皆自北都隨至者宮中呼為媽媽月錢在櫃臺
支給延等一日入內時慈聖出御外殿聽政見二婦在櫃整理髯子飛板拋
履意甚整暇寢宮風門
慢上并畫鳳凰一隻

清人說

長安宮詞

九

寶髻雙分尺半長。佩環搖曳出昭陽。平時不著雲霞帳。祇罩攢花繡襦。

皇后晨詣慈聖寢宮問安。恒立于殿後拱候。平日但祇平曁御便服。長袍外罩繡花半臂。

今年八駿東歸日。去歲六龍西幸時。聖主還京天下樂。老臣謀國幾人知。

兩聖以庚子七月出都。以辛丑八月迴鑾。歲適一周三泰。父老國樂。聖駕久居臣工亦意見不一。有請就長安建陪都者。有請還襄陽開封者。兩聖雖懷宗社日思還都。而危言囑陳。亦清聖慮。惟杞臣瓜佳。相國力排羣議。堅請迴鑾。并乞先期降詔。以靖人心。故降詔之後。款局大定。中外歡忻。

豹節鸞旂滿近郊。安排車駕過函嶠。前驅莫漫愁風雨。行幄新添蒙古包。

聖駕將行。有人進蒙古包十餘座。製如行帳。以布為之。有窗有門。可容十許人。做之一馬可臥。至為輕便。兩宮命在行宮東院張之。親臨驗視。

石銚甌鑪聽煮茶。行廚惟恐食單奢。驚漿麟脯都無用。祇載城西水一車。

延七月杪奉命勸視東路行宮。驛路遙遠。聖諭飭各州縣官不得妄事供張。一切務從儉約。早晚兩膳。仍依傳單備進。由膳房烹飪。惟去秋西幸沿途井水。味劣。此一次命汲本地山泉。以供御茗。臨潼無山泉。特自長安載西。關井水一車。足一日之用。渭南以下皆有山泉。不復用西關水矣。

荒園白日走鼯鼯。狹徑難停頓使車。誰信六龍能駐蹕。叢篁深處置行廚。

東路五州縣行宮皆極簡陋。僅蔽風雨。華陰火營假道旁李氏廢園。尤為草率。延覆命時。面陳此園。欲隘狀。悉聖謂然。曰。火營但有一室。傳膳足矣。予上年在直隸道中。求如此園。尚不可得。而奚數載耶。按唐書天子巡幸食宿處。謂之頓。元宗西巡。特召御史大夫魏方進為置頓使。

縹流望幸付空談。薦福慈恩久不堪。祇有黃楊霑雨露。片時恩降八仙菴。

長安漢唐古蹟久湮如藍名園百無一存存者亦不堪臨覽縹緲流羽士雖人望幸而聖駕不肯輕出惟微鑒時道經東城八仙菴兩聖從內務府大臣繼祿之請暫憩片刻而去菴較他廟畧淨院植黃楊二株蟠鬱蒼秀數百年物也

銀絹特頒殷令名黃羅雲榜一朝成琳宮紺宇都生色更遣毘盧鼓吹迎

鑾輿將啟行泰中祠宇悉頒扁額共四十餘所是時南齋供奉惟尚書陸潤庠一人奉召一日畢書上以銀絹賚之

莫上蓮花玉女峰天梯如綫路才通一言又使山靈怨不得開雲迓六龍

兩聖因來時未登華山深以為歎此次迴鑾擬登山遊幸樞臣不知險夷未敢諫阻適延奉使東路回覆命之日面奏華山險巇欲登山為風雨所阻幸之意始輟然華山險特甚實非宸遊所宜次日延進華山志一部

繡嶺雲開駐綵旌行厨日午斷炊煙去時饑渴來時飽信是溫涼兩樣泉

迴鑾前一月東路五州縣各發帑金萬數千有差行宮驛路及隨扈王公大臣供張悉取給于公不以累縣官臨潼一犬兩宿領帑較多去年聖駕經此知縣舒紹祥倉卒供應極為整齊從官亦皆果腹本年八月二十四日聖駕還駐華清宮翌日駐蹕零口署知縣夏良材竟不為從官設食王公以下聖駕不枵腹以致人人怨怒巡撫升允勅之兩聖不欲以供張之故重譴州縣加恩交吏部議處良材藉口于兵丁擅食其實署內僅設一厨即無擅奪之事亦斷不足供千人之食也

前旌不用載飛鳶雨裏何妨降玉泉此是唐虞巡狩地明堂高對華峰顛

聖駕過華陰駐蹕二日華山下玉泉院縣官畧加修飾以備宸遊兩聖于召見臣工後親往臨覽是日微雨大臣騎馬乘蓋以從院距縣城八里對院道

觀志稱即古時明
堂地正對三峰

賜金增秩劇懷慚別主情懷益不堪魂夢依然隨鳳節祇餘身向大江南

聖駕九月初五日駐潼關延仰蒙召見諭以職守為重宜赴新任不必隨扈
連行延以供奉日久受恩至深叩別天顏無任依戀奏對哽咽不能成聲兩
聖亦凄然復再三溫言諭勉延益不勝涕泣是日蒙恩賞黃金四十兩以為
之官路費初賞銀千兩慈聖恐取携不便改賞黃金天恩厚渥如此宜何如為
感激圖報也次日同地方官在關外跪送并叩頭謝恩仰望天顏誰不悽愴
嗟乎河梁送別今古銷魂況君臣之際乎況供奉最久受恩至重之小臣乎
臣延蒙 賞珍物敬紀于後
庚子十二月十七日賞大卷袍料二件 江綢袍褂料四件十九日賞海參
荔枝 江瑤柱 鮑魚 筍乾 鰻魚 珍珠菜 蕨菜乾 魚肚 宣威火腿 乾
荔枝 蓮子 鮑魚 葛仙米各一匣 鮮荔枝 奶子各二箇 宣威火腿 四
條二十日賞黃羊一隻二十三日賞海參 鰻魚 魚肚 香菇各一匣
糟魚三罐 蝦子 鮑魚 五十包 香片茶葉一箱 鮮荔枝 奶子二
箇 新會橙一簍 黃牛半隻二十八日賞御書福字一方辛丑正月十二
日賞橘子 橙子 冬笋各一包 板鴨 風雞 各二隻十三日賞湯元五十二
枝 萬應錢 平安丹 會橙一桶二十三賞香薰丸 製太乙紫金錠 靈應痧藥
丸 清溫解暑丸各一匣三月初一日賞香薰丸 製太乙紫金錠 靈應痧藥
五斗 清溫解暑丸各一匣三月初一日賞香薰丸 製太乙紫金錠 靈應痧藥
日賞御筆畫蘭摺扇一柄十九日賞黃葛布二疋五月初一日賞花吉紗袍料一
州葛布袍料一件二月初一日賞黃葛布二疋五月初一日賞花吉紗袍料一
件初六日賞普洱茶一袍二月初一日賞黃葛布二疋五月初一日賞花吉紗袍料一
月 初六日賞普洱茶一袍二月初一日賞黃葛布二疋五月初一日賞花吉紗袍料一
枝 一筐八月初八日賞大卷袍料二件江綢袍褂料二件紅綢袍褂料
二件十三日賞月餅一合九月初五日賞黃金四兩袍料

不待中官頻致辭。九重慈孝盡人知。新聲若比香山樂。此是元和聖德詩。

延供奉行在內廷將及一年宮中纖悉之事莫不周知故所述聖德悉是實事昔王建作宮詞全得自傳聞故有不是中官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之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題詞

樊增祥

南國徐陵最有詞。玉臺篇詠幾人知。曼珠末運耽新學。獨愛延陵掌故詩。

嘆鳳嗟麟一喟然。國風亡熄寶書傳。高吟十二朝中事。左史毛詩合一編。

禁中事語秘能詳。賦罷梨雲硯墨香。月旦後來多淺見。強云花蕊勝王郎。王仲初實

宮詞聖手有謂不及花蕊者殆強作解事耳

太史謙謙託馬牛。風人下筆自溫柔。絕勝明季張蒼水。苦把微詞詆建州。

易順鼎

班管新來費幾叢。仲初花蕊欲爭工。故都遺老張孤雁。雜事詩家屬太鴻。黎火青餘天祿閣。土花碧徧未央宮。玉堂父子金鑒客。淚滴秋鐙一穗紅。

清宮詞

錢塘九鐘主人撰

峨峨長白映無垠。朱果祥徵佛庫倫。集慶星源三百載。覺羅禪亦衍雲初。

滿洲發祥之始。肇自佛庫倫。浴於長白山下之布爾湖里。有神鵲銜朱果。置其衣中。吞之而生子。名布庫倫雍順。是為愛新覺羅氏。及入關定鼎。凡顯祖以下之本支。皆為宗室。顯祖之伯叔兄弟各支子孫。皆為覺羅。凡皇子皇女及近支所生子女。每歲終。由宗人府記之於表。名曰星源集慶。次年正月。交入大內。每遇丁年。纂修玉牒。一次其私生子。則不入屬籍。賜姓氏曰覺羅禪。

星火援師救女孫。蟲沙莽莽愴招魂。他年大恨終當雪。古勒城邊戰壘存。尼堪外蘭居蘇克蘇。許河部圖倫城陰。構明寧遠伯李成梁。遣將攻殺沙濟城主阿亥章京。復合兵攻古勒城。城主阿太章京之妻。為禮敦巴圖魯之女。景祖恐女孫被陷。偕顯祖往救之。阿太不令其妻出城。尼堪外蘭以計誘殺阿太。二祖均遇害。成梁屠城中人。其後太祖以七大恨誓師伐明。蓋以景祖顯祖為成梁所戮也。

九疊四鳳禮尊堂。驕侈宜懲漢晉風。八角殿中遺訓在。天姬首重德言功。
天命八年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母陵侮其夫。恣意驕縱違者罪
之。

華風纖巧束雙纏。妙舞爭誇貼地蓮。何似珠宮垂厲禁。防微早在入關年。
順治初年孝莊皇后諭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此旨舊懸於神武門內。
七載金縢奉至尊。宮闈秘史那堪論。名姝來自句驪道。素旄淒涼喀喇屯。
睿忠親王娶高麗女二人。以出獵喀喇河屯中途病卒。

雙成明靚影徘徊。玉作屏風壁作臺。薤露彫殘千里草。清涼山上六龍來。

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相傳詠世祖端敬皇后董鄂氏事。康熙親王允禩子著
目下舊見載世祖七絕一首知遼荒之說非無因也。詩云我本西方一衲子黃袍換却紫袈裟

吳娃中歲譜離鸞。朱郎金尊進合歡。盛鬢豐容矜絕世。過虛一志未叢殘。

過虛志一書記豫通親王娶崑山黃氏婦劉三秀事。具詳始末。

秋獮行圍重木蘭。柳條邊外地平寬。永安莽喀嘉名錫。博得高年大母歡。

木蘭秋獮之制。昉自康熙。所以習武事綏遠人也。行圍之地為喀爾沁。教漢

翁牛特諸部所屬地康熙間畝地一千三百餘里四面編柳為界謂之柳條邊聖祖曾奉皇祖母孝莊皇后至威遠格爾行圍圍場分兩翼東口首圍名曰永安莽喀西口首圍名曰永安湃聖祖親定嘉名皆以漢語冠於滿語之上永安取吉祥之義也滿語沙岡為莽喀沙地為湃。

思子無臺異漢皇皇孫終老鄭家莊從今正大光明殿御管親書禁扁藏

聖祖皇太子理密親王既廢其子弘皙始而禁錮繼遷居京西鄭家莊仍襲郡王自康熙後不立儲貳默定繼體者之名親書密鑄於正大光明扁中迨末命時始派大臣啟視頒詔冊立。

阿其那與塞思黑煎豆燃其苦不容元武門前雙折翼泰陵畢竟勝唐宗。

阿其那塞思黑世宗改其弟兄裸允糖之名也。

黃教由來國俗崇雍和潛邸闢離宮須知我佛名歡喜丈六金身色即空雍和宮在北新橋之北為世宗潛邸登極後升為宮乾隆初莊嚴法相以喇嘛守之宮內法輪殿塑男女裸體佛像謂之歡喜佛蓋從蒙古俗也。

鉅族鹽官高渤海異聞百載每傳疑見旒漢制終難復曾向安瀾駐翠旌。

海寧陳氏有安瀾園高宗南巡時駐蹕園中流連最久乾隆中嘗議復古衣冠制不果行

鐵牌請到自邯鄲齋醮連旬詔設壇步禱深宮家法在木郎詞付近臣看

乾隆間京師大旱孝聖皇后於御園龍神祠內步行親往禱雨旋即渥沛甘霖宮中禱雨之文謂之木郎詞凡三十餘句以三四五七言為句類漢時郊祀樂章孝欽皇后曾以示軍機大臣

便宜發粟為揚仁嚴嫗何期白簡陳鳳艗暫停溫詔下中官宣進太夫人

高宗奉孝聖皇后南巡行至山東境濟寧州知州顏希深以事他出適地方急賑其母夫人何氏即發倉粟予之巡撫某以違制嚴劾孝聖以其母為賢不加處分召見何氏於舟次賜以扁額褒敘備至會濟南府出缺即蒙超擢不數年洊至河南巡撫

拖牀碾出閱冰嬉走隊橐弓五色旗黃幄居中奉慈輦劇憐貂座日舒遲

每歲十二月於西苑三海閱冰嬉所以習武行賞御前侍衛率八旗兵隊奔馳迅疾如飛張弓挾矢分樹五色旗以為次第乾隆間高宗歲奉孝聖皇后

閱視三海中。冬令乘坐冰牀。亦謂之拖牀。上用者以黃緞為帷。如轎式。然以八人推挽之。屬轎貂座。見高宗御製冰牀聯句詩。

昆明湖水漾秋清。鷓鴣鵒鵒浴晚晴。水獵罷時簫管進。珍筵紛錯啟慈寧。

淀園舊有水園。其後停罷。而水亦涸。總督高斌復濬之。乾隆甲戌。高宗嘗奉孝聖皇后觀水獵於昆明湖。嘉道以還。不復踵行矣。

九老香山禮數殊。瑤華妙筆手親摹。臚歡八豔重開宴。畫苑能成第二圖。

乾隆辛巳。孝聖皇后七旬萬壽。賜三班九老宴於香山。在朝王大臣九人。武職九人。致仕諸臣九人。有香山九老圖。為貝子弘旿所繪。迨孝聖八旬萬壽。亦於香山宴之一。為文職九老。一為武職九老。一為致仕九老。仍分三班。命畫苑艾啟蒙作圖。

寧壽宮中萬象春。金川鏡吹凱歌新。慈顏晬穆天顏喜。抱見傳來卅六人。

乾隆丙申。平定兩金川。孝聖皇后御寧壽宮。高宗侍膳。賜將軍阿桂豐昇額等功績最著者三十六人。宴於階下。為歷來未有之盛典。凡兵事奏凱。召見有功之臣。行抱見禮。亦國俗也。

瑶星坤極鵲祥光。宮訓圖成十二章。歲歲春朝重展視。雲縑深護學詩堂。
乾隆間繪歷代后妃之有德者為宮訓圖。凡十二幀。曰燕姑夢蘭。徐妃直諫。
許后奉案。曹后重農。樊姬諫獵。馬后練衣。西陵教蠶。姜后脫簪。太姒誨子。
姁好當熊。每歲終張於東西六宮。平日收藏於景陽宮後之學詩堂。見宮史聯
句詩註。僅載十圖之目。餘二圖闕。

星實蒼龍失國儲。巫陽忽又召倉舒。長秋從此傷薨落。雲黯纖阿返桂輿。
康熙以後既不立儲。高宗以皇次子永璉為孝賢皇后所生。特書名封貯於
正大光明扁中。未幾薨。謚曰端慧太子。復以皇七子永琮亦為嫡出。隱有書
名之意。而永琮又薨。孝賢傷悼過甚。不數年崩。

列戟通侯十四人。外家恩澤古無倫。君王親誅河洲德。檢點祿筭倍愴神。

孝賢皇后事孝聖皇后。最得歡心。高宗稱其淑德為古今之賢后。故待遇后
族貴寵無比。先後膺五事封爵者。富察氏凡十四人。孝賢崩後。御祭文字。哀
婉沈摯。見於嘯亭雜錄。凡平日所御奩具衣物。不令撤去。照常陳設。聖心眷
注。亦古今所罕見也。

長樂宏開饒歲筵。駢詞吉語燦珠聯。一堂五世空前禊。此是乾隆極盛年。

乾隆間皇六子永瑤繪歲月圖進呈孝聖皇后。高宗御題有永綿奕載奉慈娛之句。其後命取永綿奕車四字為近支宗室命名行派。然未有明諭也。甲辰親見皇長子定安親王生曾孫載錫。是為皇元孫五世一堂。因於雍和宮後室及大內景福宮避暑山莊皆書揭五代五福堂額。誠古今帝王中所僅見者。道光丁亥欽定續擬溥毓恒啟四字。其時溥字輩已命名奉字皆令改之。咸豐丁巳又欽定續擬壽闡增祺四字均見諭旨。

鬢雲截去獨含顰。不學文昭望孟津。祔廟但虛椒屋禮。生前依舊儂中宸。

高宗繼后那拉氏隨侍孝聖皇后南巡。忽自剪髮失其常度。中途送還京師。滿洲舊族最忌剪髮。高宗諭旨謂本應廢立以其繼位中宮故優容之。越數年薨逝命以皇貴妃禮治喪不得祔廟。其時有滿員上疏力爭謂宜用后禮留中不發。迨嘉慶四年高宗上仙始將此摺封固交內閣收貯。至今尚存。或謂廢后在杭州為尼者誤也。

漢姓難同色目儕。當年卻特制誠乘。東朝未下通婚詔。聖母曾聞氏魏佳。

滿漢向無通婚之例。至光緒季年。孝欽皇后始詔令滿漢聯婚。然聖祖妃嬪已有年氏。王佳氏。陳佳氏。仁宗生母孝儀皇后為魏佳氏。皆漢人而投旗者。故稱為某佳氏。佳者家之叶音也。視元時尊重色目。輕視漢人者。固有異矣。家人燕見重椒房。龍種無端降下方。丹闈幾曾封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福康安孝賢皇后之胞姪。傳恒之子也。以功封忠銳嘉勇貝子。贈郡王銜。二百餘年所僅見。滿洲語謂后族為丹闈。

雛鬟生長大宛西。鈿合無情寶劍攜。帝子不來花已落。紅顏黃土王鈞迷。回部某王之女。事見王壬父湘綺樓文集所撰傳。

秦簫仙館倚雲霞。玉水縈紆賜主家。獨有沁園今閨寂。馬神廟外馬纓花。仁宗四女莊靜公主下嫁土默特貝子瑪尼巴達拉。賜第在德勝門內東蔣家房。與成哲親王第均賜用玉泉山水。引入邸中。城中諸邸皆無此也。今其後人貝子棍布札布尚居。高宗四女和嘉公主額駙福隆安故第。在後門內馬神廟。今已改為大學。

定昆池沼舊山莊。複道逶迤綺繡牆。尊養兩朝崇聖孝。含暉西爽並滄桑。

含暉園在圓明園之東。有復道相屬。仁宗三女莊敬公主薨降時。賜居於此。公主薨逝。額駙索特那木多爾濟照例繳進。又以成哲親王寓園西夾村。均併入綺春園中。道光時。宣宗尊養孝和皇后於綺春園。中文宗初元。亦奉孝靜皇后居此。問安視膳。一如道光間禮。蓋文宗幼時失母。為孝靜所撫育。故即位後。孝靜由康熙皇貴太妃尊為太后也。咸豐庚申。淀園之災。綺春亦同歸煨燼矣。

蕙質蘭心。並世無雙。髻曾記住姑蘇。譜成六合同春字。絕勝璇璣織錦圖。

孝全皇后為承恩公頤齡之女。幼時隨宦至蘇州。明慧冠時。曾仿世俗所謂乞巧板者。斷木片若干方。排成六合同春四字。以為宮中新年玩具。咸豐初。京外有仿其遺製者。

如意多因。少小憐螳。杯鴆毒兆當筵。溫成貴寵傷盤水。天語親褒有孝全。

孝全皇后由皇貴妃攝六宮事。旋正中宮。數年暴崩。事多隱秘。其時孝和皇后尚在家法森嚴。宣宗亦不敢違命也。故特諡之曰全。宣宗既痛孝全之逝。遂不立他妃嬪之子。而立文宗。以其為孝全所出。且於諸子中年齒較長。

捧硯調朱玉漏遲。御前製帛太懸。癡才人一別。披香殿。明月羊車繫夢思。
宣宗勤於政事。披覽章奏。常至夜分。某日有寵姬取而製之。翌晨遺出。亦不
加以他罪。

中使傳宣急召蛾。乾清宮畔月籠紗。龍顏一怒蛾眉死。御劍封送帶血花。
道光中。某夜宣宗在乾清宮。盛怒厲聲呵斥。立召值班侍衛王某入宮門。授
以寶刀。令一宮監帶至某宮第幾室。於牀上取一宮眷首覆命。不知其為何
事也。王某黃巖人。曾為其從孫致南太常言之。滿洲語謂侍衛曰蛾。
太平湖畔啟朱門。分府時承同輩恩。表叔含和資母訓。宮中蘭膳體常尊。
醇賢親王母琳皇貴太妃烏雅氏。性賢明。文宗即位。王分府於太平湖畔。太
妃例應歸府。文宗甚尊敬之。故仍居宮中。

纖步金蓮上鈿墀。四春顏色鬪芳時。圓明劫後宮人在。頭白誰吟湘綺詞。
咸豐間圓明園各宮。有牡丹春海棠春諸名。謂之四春。皆以居嬪御者。見王
壬父湘綺樓詩集圓明園詞。

女伴三旂結隊偕。繡襦錦襪映宮槐。禍牙已命南征將。選秀仍聞擢綠牌。

文宗時選秀女。有一女子。謂東南髮匪方熾。不聞朝廷選將命師。尚於此時。循例選秀女耶。語多侃直。文宗不以為罪。王壬父亦為之作小傳。滿洲俗語。謂引見不入選者曰。不子。

北狩經年。蹕路長。鼎湖弓劍黯灤陽。兩宮夜半披封事。王璽親鈐同道堂。

咸豐辛酉秋。文宗崩於熱河。穆宗初立。孝貞皇后及孝欽皇后。垂簾聽政。凡行在所頒諭旨。皆鈐御賞印於首。同道堂印於尾。此二印。皆文宗末命時。親付兩宮者也。

玩物紛羅。不倒翁。聰明英毅欲鋤凶。梓宮返闕爰書定。鐵帽終存朔戴功。

在熱河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肅順。矯稱奉遺命。贊襄政務。朋比為奸。孝貞皇后。孝欽皇后。召見恭忠親王。密定機宜。於還京之日。即治載垣端華罪。賜自盡。並令肅順護送梓宮。於中途挈問。解京處斬。仍以怡賢親王鄭獻親王之子。孫毓嵩。答謂從龍入闕。世襲罔替之親王。為鐵帽子王。穆宗時方六齡。在灤陽行宮。戲土偶。折其首。曰。此載垣端華肅順也。吾必殺之。其英斷如此。

鐵牌深鑄未曾刊鑄詔俄聞遣內宮祖訓煌煌齊典寶聖明中外仰慈安

國初鑒於前明瑞禍世祖時特鑄鐵牌諭十三衙門立於神武門內所以防微杜漸者垂訓甚嚴同治己巳有藍翎太監安得海者偽稱奉命至蘇州採辦珍珠自天津乘船南下行至山東驕縱不法道路震駭巡撫丁寶楨派員拏獲至省具奏請旨孝貞皇后平日於用人行政悉委之孝欽皇后不輕發言獨於此案力持大體謂宜遵守祖訓就地正法不可輕縱一時中外交相稱頌得海既伏誅寶楨令陳尸三日其隨從太監蘇拉鍊手均斬絞發黑龍江如律

納蘭一部首殲誅婚媾仇讐並脫弧二百年來成倚伏兩朝妃后姪從姑入關以前太宗先聘尼堪外蘭之女而葉赫納蘭部爭娶之太宗遂征服尼堪外蘭復討葉赫納蘭滅其部落納蘭之後以部落為姓即那拉氏孝欽皇后其後裔也

寶鑑編成號治平宣仁

致清明尚書圖說曾欽定更選儒臣值通英

同治初孝貞皇后孝欽皇后垂簾聽政命南書房翰林錄孫嘉淦三習一弊

疏進呈備覽。既又命南書房上書房諸取歷代帝王治術足資法鑑者。彙纂成書進呈。名曰治平寶鑑。光緒癸卯甲辰間。命南書房翰林撰書經圖說排日呈覽。書成頒行。丁未久。又派儒臣七人輪班進講。孝欽及德宗每日辦事後。聽講於勤政殿。庫箋滑笏。劈窠書。龍虎盤。聖勢卷。舒朝罷熏修。惟禮佛。大圓寶鏡映雕疏。孝欽皇后喜作大字。用大餘之庫臘箋。書龍虎松鶴等字。每歲多至數百幅。宮中及西苑頤和園。均喜以大圓寶鏡四字為扁額。

大雅齋中寫折枝丹青鉤勒仿筌熙江南供奉。雖承旨不及滇南女畫師。內廷如意館畫工皆蘇州人。光緒間昆明繆素筠女史嘉惠工畫花卉。承直二十餘年。每當拈毫染翰。孝欽皇后並坐指示之。眷遇始終不衰。大雅齋。孝欽自署齋名也。

開國科名幾狀頭。璇閨女誠近無儔。昭陽從古誰身殉。彤史應居第一流。國初滿漢分榜取士。順治壬辰科。滿狀元為麻勒吉。乙未科亦分兩榜。其後滿漢同榜。惟同治乙丑科。崇文忠以一甲第一名及第。孝哲皇后稟承家訓。母儀懋著。當未受冊封之時。已有明德和熹之令譽矣。

寢園新屢妙高峯。鋸斧摧殘馬鬣封。銀杏半枯松柏老。宵深風雨泣潛龍。
醇賢親王園寢在妙高峯。峯巔巨樹可數人合抱。某年孝欽皇后命人斲之。
根深數丈。有巨蛇數十盤互其下。

姊姒原從姊妹行。遙源葉赫啟靈長。宮庭每敘家人禮。八座安輿賜杏黃。
醇賢親王福晉。為承恩公惠徵之女。孝欽皇后之胞妹。光緒間曾奉懿旨。賜
坐杏黃轎。福晉秉性謙冲。每至內廷。仍不敢用也。

求郎不徇館陶情。湯沐頻頒視所生。異數今同長公主。連雲甲第峙東城。
榮壽公主。為恭忠親王之女。文宗以其聰慧軼羣。屢欲撫為己女。同治初元。
奉孝貞皇后孝欽皇后懿旨。封為固倫公主。恩遇甚渥。額駙志瑞早卒。子麟
光。以先代世職襲公爵。屢求要差。孝欽以其年少。終不予也。公主府在安定
門大街大佛寺後身。

桑園深鎖綠陰酣。油蓋安車重祀蠶。召取吳興村婦至。綺華館內染雲藍。

桑園門在金鼇王竦橋之北門南響。與蕉園門相對。每歲三月吉巳皇后於
園內親祀先蠶西陵氏之神。妃嬪二人。公主福晉命婦七人。隨從采桑。皇后

有事或遣妃恭代。光緒間孝欽皇后命浙江巡撫選湖州蠶婦數人入京教習飼蠶之法。設立綺華官。招募機匠。繅絲織綢。

麗眉入夢是何緣。遂我江山一慨然。後夜相逢人似舊。驢兒年改馬兒年。

德宗於甲午前屢於夢中見一老人曰。汝幾時遂我舊物。德宗無以應。他日奏聞孝欽皇后。孝欽曰。如再夢見。告以驢兒年。遂爾旋。又夢見此老。倉卒之間。則誤曰。我於馬兒年。遂爾。比寤猶能記憶。復以聞於孝欽云。

別殿排雲進壽觥。慈懷日夕軫遺情。諸州點景皆停罷。饋餼頻聞發大盈。

甲午冬。孝欽皇后六旬萬壽。各省疆吏派員祝嘏。自頤和園至西苑。沿途分段點景。會中東戰事方亟。廷臣交章諫諍。乃命停止點景。僅於園內排雲殿受賀。頒發內帑。以犒前敵將士。

千步廊前竦碧岑。佛香閣畔恣登臨。長衣窄地盤旋上。親挽復輿有福金。

孝欽皇后在頤和園。每日必登佛香閣游覽。閣在萬壽山之巔。俯臨排雲殿。矗立雲表。松槐夾峙。千步廊由玉瀾堂樂壽堂迤邐而西。達殿門外。為光緒間所新創。非當日園中之舊。廢端郡王載漪之福晉。為阿拉善王之女。雅善

詞令能侔孝欽之意旨。日侍左右。親為扶輿。廢大阿哥溥儀之入嗣也。福晉之力為多。福金即福晉。

列肆分廛。厠禁林園。城翠栢蔭蕭條。步行親詣承光殿。為識閭閻疾苦心。孝欽皇后居西苑時。命官監於北海承光殿側。設列市肆。羅陳百貨。親往問價。以考鏡商賈之情。團城亦稱團殿。即遺時梳妝樓舊址。其旁有白皮松數株。八百年前遺植也。

宮車晚出。鳳城隈。豆粥蕪羹往事哀。玉鏡牙篋渾忘却。慈幃今夜駐懷來。聯軍入京之日。孝欽皇后晨起聞警。尚未盥漱。以綠綢襖首就道。德宗終日飢餓。行至貫石。僅食冷綠豆粥一盃。以簞箕為枕。卧土坑上。翌日抵懷來。知縣吳永迎入署中。孝欽居吳永妻之臥室。始取其奩具梳洗焉。

九月蒲津官渡寒。翠旂夾道萬民歡。冰梨火柿家家獻。手賜銀牌帶笑看。庚子九月。兩宮由蒲津渡河。入潼關陝境。婦孺跪迎道左。咸捧果物上獻。孝欽皇后於輿中手取一二。親以銀牌賜之。

芬敷歐碧八仙庵。移貯銅瓶景泰藍。一御金根瞻佛座。華鬘雲影護經龕。

長安城外八仙庵。唐興慶宮故址也。孝欽皇后親往禮佛。庵內牡丹最盛。綠者尤佳。宮監時以折枝插行宮膽瓶中。

太白參天靈氣鍾。宮碑麗人密層峯。差同玉簡投龍壁。不似金輪詠石淙。長安苦旱。孝欽皇后命大臣禱雨。太白山果獲甘霖。御製申謝之文。泐石山巔。碑首全題。皇太后徽號。蓋前代碑文無此例也。

甘泉烽燧逼嚴城。禁掖傳籌夜不驚。承直膳房依例進。寒衣紐就寄西京。

聯軍入都城。宮內先朝主位尚有祺。皇貴太妃諸人。禁門以內不敢驚擾。每日照例進膳。主位等手製棉衣。令太監資至行在。進呈孝欽皇后。

春蒐駐蹕晾鷹臺。意馭當年兩度來。百載重修巡幸典。收京樂府唱鑾回。

南苑在京師之南。為元時南海子故址。亦名飛放泊。乾隆以後。謁陵回蹕。輒於此行春蒐之典。晾鷹臺在苑之迤南。蒐畢。命虎鎗營人員殄虎於此。乾隆時。孝聖皇后。道光時。孝和皇后。皆嘗一幸南苑。光緒辛丑冬。德宗奉孝欽皇后回鑾。壬寅癸卯。謁東西陵。均至南苑駐蹕數日。惟春蒐之典。曠廢已久。不克舉行矣。

朱丹繡屬大秦妝。綬數人來海宴堂。高生璣宮親賜譔。真更召克姑娘。
戊戌以後。各國使臣春屬。每以歲時入覲。厚加宴賚。辛丑回鑾。以舊時瀛
秀門內儀鸞殿址。改建海宴堂。專為接見外臣之地。甲辰春。孝欽皇后召西
女士繪御容。宮中呼為克姑娘。

翔鸞飛艦掉湖波。天上嬉娛樂事多。不愛內家妝束貴。居然雨笠與煙蓑。
孝欽皇后於頤和園。率后妃乘小艇照像。用漁家服。

幽風堂外駐虹旂。自在莊前闢綠疇。親御麟毫題賜額。至尊侍坐暢觀樓。
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改為農事試驗場。德宗奉孝欽皇后親往閱視。以場
中高樓為傳膳之所。孝欽命之曰暢觀樓。其餘自在莊幽風堂諸額。皆御題
也。

別開博局恣清娛。尺幅羣仙慶壽圖。傳記旁徵翻舊譜。拜恩得似近臣無。
乾隆間。高宗曾取列仙人物。繪羣仙慶壽圖。用骰子擲之。以為新年玩具。
孝欽皇后晚年。重加增。言後繪新圖。頒賞內廷臣工。並以銀盆牙骰為賜。
義髻盤雲兩道齊。珠光釵影護螭蟠。城中何止高於尺。义子平分燕尾低。

宮中梳髻平分兩把謂之叉子頭。垂於後者謂之燕尾。孝欽皇后時製成新式較往時之髻尤高。滿州婦女咸效之。

玉座珠簾五十春。臨朝三度抱冲人。扶牀一見雛孫拜。定省儀鸞僅隔晨。

戊申十月十九日。迎醇親王載灃之子入宮。孝欽皇后已病篤。尚能召至牀前。明日德宗升遐。樞臣草遺詔。孝欽扶病披閱。又明日孝欽上仙。相去僅二日耳。

懶夢山人冰雪姿。婕妤寵幸冠當時。焚香繡佛應多暇。自繪林巒綴小詩。穆宗之瑜皇貴妃能畫山水。墨筆作蘭。自題小詩。署款曰懶夢山人。

豈有諸兄筆硯供。翻從草聖學鸞龍。延春閣上澄心紙。釵股分明染墨濃。隆裕太后承恩公桂祥之女。桂祥父子未嘗學問。隆裕侍孝欽皇后久。喜學草書。宣統初元時以草法書學。窠扁聯。延春閣自署齋名也。

御花園近石廊西。靈沼軒頭榜字題。引得玉泉三百斛。光明世界現瑤瑤。大內御花園之東有土阜一區。向以日者之言不宜建築。宣統己酉興修水殿。四圍浚池。引玉泉山水環繞之。殿上窗櫺承塵金鋪無不嵌以玻璃。隆裕

太后自題扁額曰靈沼軒。俗呼為水晶宮。辛亥之冬。尚未畢工也。

趙家姊妹共承恩。嬌小偏歸永春門。宮井不波風露冷。哀蟬落葉夜招魂。

瑾貴妃珍貴妃為侍郎長敘之女。己丑同被選。戊戌珍貴妃被黜。庚子之變。死於宮內井中。

石頭舊記寓言奇。傳信傳疑想像之。繪得大觀園一幅。徵題先進侍臣詩。

瑾珍二貴妃。令畫苑繪紅樓夢大觀園圖。交內廷臣工題詩。

坤寧宮裏拜南膜。薩滿名稱譯語殊。世襲竟同三品俸。曼珠舊俗亦崇巫。

坤寧宮中供奉神位。皆依盛京清寧宮舊制。應由皇后每日行禮。設一女官代之。食三品俸。名曰薩滿。俗謠稱撒麻太太。舊會典謂之贊祀女官。清晨入神武門。至宮禮神。薩滿身故。則傳於其媳。而不傳女。蓋其所誦經咒。不輕授人也。

喫肉迎神。朔國風。官家舉案樂融融。地衣新襲西洋毯。促坐齊來女御宮。

滿洲風俗。最重祀神。祭餘之肉。席地坐而食之。謂之喫肉。每歲二月初。皇帝

皇后同在坤寧宮喫肉。妃嬪以次咸入座。

英華殿闢舊時基。七樹菩提貫若纍。歲歲園官來進奉。黃絲百八綴牟尼。

大內英華殿為前明所建在壽安宮之北宮中自皇太后及皇后以次均以此為禮佛之所殿中有菩提樹七株采擷其子以為念珠

鵲駕凌秋璧月懸甘瓜素果敞清筵中宮自向天階拜願祝人間恨海填

七夕宮中設果桌祭牛女皇后親行拜祭禮其神牌曰牽女河鼓天貴星君天孫織女福德星君

長街深邃列西東綺館椒廷署後宮答應更兼常在號漢家增級未須同

妃嬪位次凡七級曰皇貴妃曰貴妃曰妃曰嬪曰貴人曰常在曰答應較漢時增級十四者可謂減損大內東西各列六宮六宮左右謂之東西長街從龍右族世為姻盡是天家肺腑親教取年齡高四姓指婚先及近支人

凡近支王貝勒公及外戚之子女既及歲者開具姓氏年齡進呈奉旨謂之聯姻名曰指婚滿洲語又謂之拴婚

四節頒頒戚里恩

吳梅村句

面脂賜出月華門會親內殿關防密朱數黃纒集禁垣

凡公主福晉格格及外戚眷屬歲時有賜入內謝恩謂之會親於宮門外施以黃纒謂之關防

殿西船塢對山樑畫鷁飛輪似御艤萬炬通明傳電汽春波欲灑繡漪橋

頤和園有船塢琢石而成在仁壽殿之西南與萬壽山相對舊名寶蓮航亦名石舫光緒中葉昆明湖中始置小輪舟二艘復於園外東南隅設電汽房專司園中電燈繡漪橋在園牆之南湖水出閘自橋下東流匯入高梁河潑寒妙伎奏昇平南府新開散序成不是曲終悲伴侶似嫌激徵雜秦聲

宮中掌戲曲者曰昇平署其後今年幼太監習之謂之南府南府之名始自康熙間道光初元力崇樸實將南府人役一概遣散至光緒間復之內廷向演崑曲其後好演梆子腔此腔出自秦中說者知有六飛西幸之事矣

百寶華燈密炬紅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換衣試作迴身舞可似幽州渾脫工每歲上元或萬壽節令樂工舞燈衣五色畫衣分行成字凡數十變有太平萬歲萬壽無疆諸字以黃綾冊書成字樣陳諸御案以備觀覽

寂寞山高與水長銀花火樹不成行迎春別啟新堂宇燕九年年樂未央

乾隆以後每歲燕九日於圓明園山高水長殿內扁額以此名看煙火庚申園燬至

光緒中葉興修三海築迎春堂始循舊例於堂外放煙火焉

官磁采釉重康熙。汝定哥均不足奇。敕取宮燈明似鏡。御窑尚有舊人知。
官窑磁器勝於前代。尤以康熙時製為最。同治間大婚禮。飭九江道於景德鎮御窑廠定造宮燈罩。頒發舊樣。其質潔白光透。中含花紋。勝於玻璃。廠中無人能造。百計采訪。惟一舊工人。年八十許。頗知之家藏一書。備言製造之法。秘不示人。以重金賂之。始出此書。乃按其遺說精製進呈。與康熙間物無異。

角黍猶沿楫木名。筵前桐酒注罍罍。花糕醺醬皆蘇造。食譜當年御製成。
宮中於五月食楫木餛。爾雅釋草楫木槿。方言燕之東北朝鮮冽水之間。謂之楫。此關外舊俗尚沿古時名稱。又有蘇造糕。蘇造醬諸物。相傳孝全皇后生長吳中。親自仿造。故以名之。

分例無多月賜。綉何如乞巧問鍼神。宮奴攜向前門賣。刺繡盤龍一色新。
先朝嬪御退居別宮者。每月分例銀至薄。不足自給。往往作針黹。令內監鬻於市肆。

觚廠秋老結深青。范合方圓各異形。款識精鐫題御玩。扳陶而外有新鐫。

園築曠地徧植瓠。當結實之時。斲木成范。其形或為瓶。或為盤。或為盃。鐫以文字及各種花紋。納瓠獻於其中。及成熟時。各隨其范之方圓大小。自為一器。奇麗精巧。能奪天工。歎識隆起。宛若孰文。乾隆間所製者。尤為樸雅。此御府文房之絕品也。

百年宮史久湮沈。密記金鑒費討尋。話到開天如瞥電。虞淵落日閔窮陰。

秦淮感舊集上

金陵古帝王都。秦淮古佳麗地。天子有無愁之徽號。佳人有莫愁之芳名。玉樹後庭。年年歌舞。輕烟淡粉。處處樓台。念往昔之豪華。曾不知樂極而哀來也。泊乎家山唱破。金粉飄零。楊柳彎腰。茴香滿地。昇平樂國。遂變為烟雨愁城矣。然而故宮禾黍。漫生今日之悲。畫舫笙歌。尚有當年之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為。江左風流。今猶昔也。

余澹心謂秦淮為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珠泉居士稱為山温水軟。地氣使然。其實錦繡家山。曾經血染胭脂井上。應有啼痕也。武進黃仲則綺羅香詞云。念曲裏錦繡家山。禁幾回北兵飛至。只添他來往詞人。多少滄桑淚。嘆千古之興亡。感百年之哀樂。傷哉秦淮。應亦為之嗚咽。

長板橋早泯沒無迹。雖有小橋數處。作板橋續記者。已不能辨其是非。安得起曼翁於九原而詢之耶。予作秦淮雜詩云。門巷泱泱近市囂。也無楊柳自彎腰。一泓秋水成平陸。何處重尋長板橋。模糊舊院是耶非。聚寶城頭夕照微。淡粉輕烟都剝落。桃根桃葉更安歸。蓋不勝今昔之感焉。

利涉橋以東。大通橋以西。為釣魚巷。沿河一帶。妓家鱗次。有河房以供遊譚。板橋雜誌謂舊院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續記謂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麗姝締比。今則皆為市廛。惟此釣魚一巷。尚有風月之作坊耳。

金陵當大兵之後。有人世蕭條之感。曾太傅規復六朝之舊。爰作畫舫於青溪。設女閭於曲巷。所以永慶昇平。潤飾鴻業也。又限以妓院六家。院中許增妓女。不許增妓院。以示樂不可極。慾不可縱也。六家者何。陸家。李家。劉家。韓家。小師家。三和堂也。三十年來。一仍其舊。雖美人黃土。名士青山。而桃花門巷。猶是兒家。訪翠平康者。猶言經過趙李馬。

妓院門巷。頗湫隘。室內頗脩潔。到門則有人雁行立。有人唱諾。有人引導。有人高呼客來。繁文增多。韻事轉失。較之鴉兒。吠客。鸚哥。喚茶。已有雅俗之別。

秦淮畫舫。初由砲艇改編。不施窗幕。是為敬船。曾太傅曾與薛慰農太史泛舟秦淮。見兩岸河房之盛。遊楫之多。顧而樂之。以為太平景象也。予作秦淮雜詩。云。東山太傅解風流。士女而今盡莫愁。兵器銷為農器矣。更將砲艇作蘭舟。蓋紀實也。

樓船之作。不知起於何人。大率因曾太傅泛舟秦淮後。士大夫慮船都無屏障。與諸姬同舟而遊。易招指摘。有時客與諸姬方舟以游。亦減豪興。點者造樓船以應之。畫棟珠簾。明窗淨几。尊疊盤皿。色色皆精。開筵坐花。飛觴醉月。爲履交錯。香澤微聞。盡情歡笑。咸有畫舫爲家之樂。不羨載西施泛五湖也。

白下頃言爲秦淮燈船。昔人稱之。今則純用玻璃。舊時羊角。久無用之者。其船大曰走艚。小曰簾棚。嗣又有小於走艚大於簾棚者。謂之四不象云。以視今之樓船走艚諸船。不啻小巫見大巫矣。

秦淮夏令水漲。釣魚巷全成澤國。曲中諸妓。咸移家於船。以避水患。仙源何處。每易迷津。舊約不來。幾回抱柱。亦花叢之佳話。

壬子秋到廣州。與婦書有云。凡倡女治客。多樂隱蔽。獨此邦視同商賈。或連房比屋。如諸生齋舍之制。或聯舟並舫。做水師行營之法。其實秦淮妓女。自昔已如此。板橋雜記諸書。記之甚詳。壬秋名儒。何少見而多怪也。

板橋雜記謂游楫往來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今則河道日仄。不便游行。畫舫三四十艘。皆泊於青溪桃葉兩渡。首尾連接。游楫難通。予作

秦淮雜詩云。東水關通西水關。當年游櫓任回環。而今畫舫知何處。只在青溪桃葉間。

昔時青溪凡九曲。晉郁僧施泛青溪。帆到一曲作詩一首。吾邑李訥金沁園春詞云。青溪好比詩腸。更曲興緒未猶。蓋紀實也。今青溪一灣無處能尋九曲。由大東橋以至復成橋。畫舫甚稀。風景迥異。但見垂楊蕭瑟。水烟凝碧而已。每當落日放船。平分雙槳。清風徐來。塵襟盡滌。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直飄飄欲仙。名士傾城。每徘徊不忍去。

夫子廟在貢院前面。秦淮為泮池。名曰月牙池。舊時燈舫。夕陽時則張燈上五彩篷。齊赴月牙池搶水。自樓船作。而搶水之盛。遂不復睹。又南門外報恩寺塔遙竄。月牙池右環有燈。不數點。點則池內有倒影。泛舟者必聚觀之。亂後塔毀。月牙池愈減色矣。予作秦淮雜詩云。塔影遙遙倒入池。燈船搶水快游嬉。一從劫後滄桑改。風景而今也變移。

板橋雜記謂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今則舊院成廢。貢院荒廢。才子佳人當不勝天涯淪落之感。予作秦淮雜詩云。舊院笙歌感舊

塵荒涼貢院悄無人。羅郎已負成名志。又負雲英掌上身。此固罷科舉後之現象也。然而金陵南都。文明薈萃。經文緯武。如火如荼。當星期休假之時。結駟連騎。徵歌選色。其逸興豪情。不減前代也。矧科舉三年而一見。中間尚形冷淡。今則七日來復。彙集湖海風雲之客。賞文明窈窕之花。或為長夜之歡。或訂百年之約。投桃贈李。名姬恰是知音。雅歌投壺。佳士都無俗韻。昔之為才子佳人而說。今殆為英雄兒女而設歟。

西俗尚武。閨秀以嫁軍人為榮。亦由我國閨秀之爭嫁詞林也。年來曲中名妓。爭嫁軍人。尚武之風。不妨請自陞始。蓋足徵才子佳人。轉而為英雄兒女。其說非虛。予作秦淮雜詩云。青年將校最精神。選色徵歌賞好春。贏得曲中諸姊妹。從良爭欲嫁軍人。

板橋雜誌之品。顧橫波則曰。己蠻纖小。同時又有張小。腳顧大脚之稱。續記之。品徐二。亦曰。裙底弓彎。却又瘦不盈握。可見當時之重纖足矣。自歐風東漸。秦淮名妓得風氣之先。以不纏足為時髦狎客評花。亦皆重纖腰。不重纖足。不可謂非審美思想之進步也。予作秦淮雜詩云。曲中名妓最時髦。不重蓮趺重柳

腰昨日綸音禁纏足。還應旌獎到香巢。

秦淮聞見錄載美人粧面既傅粉。復以胭脂傅掌中。施之兩頰。其畧濃者為酒暈粧。淺者為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為飛霞粧。當時曲中競尚飛霞粧。三五年來。爭妍鬥媚。競效新粧。每見秦淮名妓之最著者。不施脂粉。淡掃蛾眉。長髮如雲。鬆鬆編就。纖腰似柳。款款生姿。或效美男子裝。愈增斌媚。或效女學生裝。居然大家。是以湖海賓朋。烏衣子弟。靡不目炫神迷。逢迎恐後。情長氣短。沉溺日深也。

士夫游宴之所。以秦淮之畫舫。妓院之河房為最。番菜館則有貢院前之金陵春。與金陵邨。利涉橋之海國春。中正街之悅賓樓。戲園則有大東橋之昇平府。東街之慶昇。歌舞樓台。金尊檀板。洵足樂也。邇來下關新開商埠。鼓樓甫設公園。日斜風定。裙屐少年。携三五妖姬。駕言出遊。綠楊陰裏。寶馬香車。常絡繹不絕。美景良辰。賞心行樂。前代所不及也。

妓女早起以亭午為常。午膳以日暮為常。亦有日暮方起者。夜膳則以三鼓為常。開樽譙客。不卜晝而卜夜。曾所謂家家寒食。夜夜元宵矣。板橋雜記謂凌晨

則卽飲盈盈。蘭湯灑灑。亭午則蘭花茉莉。沉水甲煎。今日之曲中。凌晨則簾帳低垂。幽歡未已。亭午則好夢初醒。嬌柔慵起。日暮則晚粧初罷。含笑簪花。入夜則歌舞未終。不覺東方之既白。

龍舟競渡。自昔稱盛。每逢五月五日。士女傾城出游。一河兩岸。萬頭攢動。龍舟一到。歡呼喝采。聲與鼓吹聲爆竹聲相應答也。前年午節。文德橋欄杆下塌。落水傷命者。念餘人。大吏乃嚴禁龍舟。此風遂絕。板橋續記謂五月十三為竹醉日。士女出游。端午尤盛。此風之絕。又在數十年前。七月為中元節。盂蘭之會。至今尤盛。畫舫中有香花供佛者。齋魚粥鼓聲。又與豪竹哀絲聲相應答也。每見上流施放荷花燈。隨波蕩漾。如流星歷歷。終夜不絕。

夏令秦淮水盛。燈船畢集。火龍蜿蜒。真有一團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之盛。故時人謂之熱水市。一陶庵夢憶有西湖春秦淮夏之說。至秋風搖落。團扇都捐。流水漸冷而漸枯。又有野渡無人舟自橫之概。予作秦淮雜詩云。隔岸垂楊三兩株。曉風殘月有啼烏。秦淮應似愁人淚。每到秋來一例枯。

舊例每逢日月食。官吏皆焚香鳴砲。望空拜。民間敲鑼響應之。謂之護日護月。

己酉十月望。明月正圓。二更後。月漸蝕。予與狄楚青適游淮。見諸妓亦有焚香
禱拜。雜敲銀盆者。戲詢諸妓何故迷信。有一雛姬答云。今夜日本團圓。忽爾遽
缺。僕但欲其團圓耳。不知其他。楚青因口占一絕云。烟水丁簾夜氣深。銀盆敲
亂漏聲沉。不關迷信隨官例。為護團圓一片心。兒女情腸。為之一語道破。
語曰。青溪之北。樽疊絲竹。青溪之南。啼飢號寒。東關頭在青溪南岸。乃乞兒所
居。彼岸則妓家鱗次也。可謂哀者自哀。樂者自樂矣。然而樂籍嬌娃。原是蓬門
弱女。假母但知愛鈔。狎客止解求歡。雖一曲紅綾。每多投贈。而數聲金縷。長此
飄零。迨年華老大。門前之車馬。既稀。雖欲為商人婦。亦不可得矣。嗚呼。名花無
主。弱絮仍飛。安得十萬之花鈴。以護之。萬間之金屋。以藏之耶。予作秦淮雜詩
云。幾人嗚咽五更風。幾處笙歌樂未終。哀樂不同休認錯。可憐一樣是哀鴻。
桃花扇有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樹柳彎腰之句。每吟唱之。為之低徊不置。今秋
寓秦淮水榭。臨河適有殘柳數株。對景傷懷。誰能遣此。予作桂枝香詞云。青溪
畫舫。十七八女郎。曼聲低唱。唱到桃花扇。子增人惆悵。曉風殘月。垂楊岸有啼
鳥啞啞枝上。板橋陳迹。迷樓佳話。都難尋訪。念錦繡家山無恙。嘆南渡君臣。

風流相尚。南部烟花到此。幾回興喪。春燈燕子。迷離甚。但殘金剩粉。飄颻至今。
淮水年年。嗚咽。永無相忘。（讀仄聲）嗚呼。雖一日莫能忘也。（以上紀雅遊）
予僑居金陵三載。常集風雅之士。商量舊學。考正音律。勝遊狎宴。亦常與世浮
沉。又喜談秦淮軼事。可歌可泣者。不一而足。拉雜記之。以存板橋之流風餘韻。
言者無罪。聞者曾足戒也。若備輶軒之採。則吾豈敢。左太保駐節金陵時。曾通
青溪秦淮水利。上元秦伯虞。稱為數百年封疆大吏。所徬徨瞻顧。屢舉屢輟。有
志而未逮者。公則毅然為之。排浮言。考故道。於費無所惜。於力無所靳。（見左
侯相七十壽序）規復秦淮之盛景者。曾太傅。規復秦淮之水道者。左太保也。
（現湘人擬建左太保祠於清溪之南。以誌其功云）時至今日。秦淮久失脩
濬。兩岸河房。日有佔侵。遂使河流日仄。市人臨河漂絲。（機業瑣言謂江甯織
機以玄色著名。而染坊多近秦淮兩岸。漂絲必於青溪東水關北。銅管三水合
流之間。其色烏亮）水都易色。大碍衛生。蔣山則童然無樹。其荒涼可想。昔人
謂而今只有蔣山青。秦淮碧。當易為而今止有蔣山黃。秦淮黑。而今已不如昔。
後更不如今。曷勝感喟。

由來作秦淮詩詞者每借柳以咏嘆之。徐雨亭詩云：長堤剩有多情柳，依舊絲絲綰畫橋。此二句全從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烟籠十里隄脫胎。然此猶借春柳以寄慨也。厲樊榭秦淮懷古云：贏得渡頭殘柳在，瘦腰無力倚風斜。孔雲亭哀江南曲云：你記得跨青溪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樹柳彎腰。咏嘆至於秋柳，感慨愈深。張文襄鎮金陵時，於河干新種楊柳無數，今已成陰，曾為甘棠之遺愛，但秋來風景愈增蕭瑟耳。

溧陽尚書督兩江時，公餘之暇常與繆小珊太史、程洛安京卿泛舟秦淮，時人有官舫時同花舫接，帥旗還共酒旗飄之句。

相傳秦淮名妓有名大姑者，某觀察眷戀之，曾太傅為之戲作一聯曰：大抵浮生若夢，姑從此處銷魂。至今傳為笑談。

曾忠襄鎮金陵時，幕僚招權納賄多在釣魚巷妓館，或改節署東轅門額三省釣魚四字為三省釣魚行，樊雲門詩云：秦淮畫舫暖圍春，時有漁郎來問津。閑坐河房思謬字，釣魚誰是釣魚人。

沈文肅鎮金陵時，下令嚴禁娼妓，曲中諸妓咸風流雲散。適揚州太守來見沈

文肅告以禁娼之政策。且詢以揚州曾禁娼否。某守對曰。大帥禁娼。而卑府之娼愈多。妓女多揚州產。卑府不能不許其回原籍也。文肅為之恍然。遂弛其禁。昔人詩云。妖姬從古說叢台。一曲琵琶酒一盃。若使桑麻真遍野。肯行多露夜深來。真知本之言。

粵賊踞金陵時。既脅令士子應試。又考試女子。取傅善祥為女狀元。鍾氏為榜眼。林氏為探花。招入偽府。令掌簿司批答。以獻媚。得諸逆歡。獨秦淮名妓王憶香者。為偽都督施姓所得。佯為歡笑。醉以酒。抽刀殺之。而自經於後樓。一班之偽科甲。能不愧殺成仁取義。曾不可以品類限也。予嘗作秦淮雜詩云。偽府新收女狀元。歌功頌德盡名媛。可憐殺賊全名節。止有秦淮一野鴛。

自來南中將相多風流。相尚周都督之雅善顧曲。謝太傅絲竹陶情。夏乎不可及笑。有明之末。如合肥龔尚書之納顧橫波。常熟錢宗伯之納柳如是。保國公之納寇白門。皆秦淮佳麗也。白門袁柳記。謂陸二者。秦淮名妓。江甯某方伯。公餘退食。常過其家。談風月於此。會衣冠於此。陸制軍之公子。亦最晚愛之。士夫習見。不以為怪。金陵克復後。曾太傅尤以規復秦淮風景為急務。近年某尚書

固私淑曾太傅者。公餘之暇。偶與諸名流泛舟秦淮。不過偶效樊川。畧同謝傅。某侍御竟謂某尚書性好冶遊。造淺水小輪。每攜挾娼優遊秦淮河。相聚為樂。列款嚴參。嗣經某尚書復奏。以為所置小輪一艘。畧如長龍之式。偶為遊覽河濱之用。臨行轉送藩司樊增祥。迄今尚泊河干。若謂挾妓冶遊。身任封疆。抑何至此。惟秦淮為江南名勝之地。某身為疆吏。置船遊覽。觀瞻所繫。未免有損威重。某尚書因之遭譴責。抑秦淮之小劫也。

百菊溪齡總督兩江時。司道以下多朋飲妓船。酣嬉無度。百公患之。而不欲顯發。乃召一尉謂之曰。某所有妓船。為我驅之。索尉手版書絕句云。宛轉歌喉一串珠。好風吹送莫愁湖。緣何打緊忽忽去。煮鶴焚琴是老夫。尉持手版往。眾官踉蹌而散。雖屬煮鶴焚琴。而以風雅出之。尚非俗吏所能也。

文少如某方伯公子也。性豪縱。貌又甚都。曾與某觀察共曠。使女小才子小才厚公子。而薄某觀察。因釁開戰。直至藩署。事為新甯尚書所聞。其事始寢。嗣某方伯被議罷官。公子不能謀生計。來金陵演劇。效女兒妝。大官厚贈之而去。李範之乞兒嘆云。經薄自稱唐杜牧。青樓夜夜傍花宿。此身老死溫茶鄉。那計一

朝窮途哭足為統褲痢戒

南海沈鳳樓觀察風流自賞才調無雙在建德尚書幕時眷秦淮名妓小五寶常作聯贈之曰小樓一夜聽春雨五鳳齊飛入翰林小五鳳樓二字均嵌入聯中一時傳誦當是時建德尚書春秋已高事無巨細一以決之鳳樓鳳樓一日不見小五寶即食不甘味寢不安枕節署公牘每於曲巷中籤押之一班趨炎附勢之俗吏逐日奔走於小五寶之門鑽營請託無所不至小五寶見有落拓之名士每喜為之說項患得患失之鄙夫則不屑也鳳樓乃益重之因贈以詩曰頗愧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識荆說項尋常事第一相知總讓卿蓋不僅悅其姿色之艷亦且悅其才識之高也未幾建德尚書移督兩粵鳳樓以戀小五寶故不願隨節建德尚書如失左右手乃遣某太守為之媒妁小五寶因之歸於鳳樓明年鳳樓奉天子命分巡奉錦山海鷄雙雙遂由南而北每過通都大邑名勝之區流覽風景攜手偕行不知者以為老父攜弱女而鳳樓不顧以為人間無此樂也然而使君有婦吼以河東鳳樓不勝交謫之苦竟卒於任今年春小五寶復來秦淮旋移家京口文君新寡雅有風情每談往事真

如潯陽商婦泣訴琵琶也。為誦白樂天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死去不相隨之句。五寶為之潛然流淚。識者謂五寶之從鳳樓本非素願。乃強而後可。又因扼於大婦不得已下堂求去。其情亦可憐矣。吾邑丁秀甫孝廉有怨歌行以紀其事。

附怨歌行

道旁女蘿枝。引蔓依喬松。喬松恨千年不壽。愁絲怨縷縈秋風。陌上楊柳花。化作青浮萍。浮萍命薄風波惡。孤根弱葉終飄零。盈盈十五秦淮女。纖細腰支好眉嫵。小字排成宋嫂行。新聲繙出龜年譜。節樓上客沈休文。轉綠回黃炙手薰。軍府惟憑王長史。金吾常護杜司勳。相逢陌上花開日。一見傾心便膠漆。畫舫笙歌向曉間。鈴轅燈火深宵出。笛步春深閣狹斜。紅樓夜夜擁如花。怪他騶唱千官騎。不向南衙向妾家。好是尚書耽卧治。令公喜怒尋常事。九子鸞釵七寶鈿。終南一徑趨如市。蕩節量移到五羊。當筵展轉動離腸。便移花種新昌里。免寄詩來慶湖堂。從此鰥鷄形影共。白頭盟誓如山重。南海珠光並蒂圓。析津槎影幾雙橈。動自天雨露九重。頒使節。鋒車到玉關。鴨綠波光開。

曉鏡盧龍山色照。烟鬟塞草黃時。邊月白。貂褕玉面。馳華轂。公主琵琶蔡女。
笄。紅顏一樣輸。儂色中天好。月不長圓。膏燭分香事。可憐。過頭繁華成一夢。
回頭恩眷已三年。燕子樓高。人不住。春風重問長干路。過去郎恩水共流。再
來妾貌花猶妬。座上何堪識舊人。回眸低首。怕逢。喚便携一片金陵月。來泛
千盃。鉄甕春。當時珠翠圍金屋。此日間。花紅踰躑。張好愁吟小杜詩。冬郎怕
聽臨淮曲。我亦當年投轄賓。雲英一見。一傷神。不須更唱霜天碧。滿路飛花
愁煞人。

載酒尋芳。留髡送客。乃裙屐少年之快事。客有年稍長者。雖妓咸呼之曰乾老。
子以示尊之而不親也。薰葭倚玉樹。應亦自慚形穢。有改唐詩自嘲曰。花酒三
千棹。茶園二十年。一聲乾老子。雙淚落樽前。真堪絕倒。

李青蓮詩曰。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此不獨朋友相交如此。男女
之交。何莫不然。板橋雜記載有江左名士與張元同寢。元轉面向帷。不與之接。
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為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令人絕倒。
予有水龍吟詞云。舊院風流何處。但迷樓而今猶是。春宵一刻千金。名士值錢。

能幾自命風流者。當亦為之恍然矣。

陳洛安京卿每稱謝驚鴻為今之李香君。蓋因其尚書欲以重金購之。驚鴻不願。嘉其志也。其實某尚書非開府田仰之流。驚鴻娟秀靜美。雅善書律。又以貞美自命。當似李十娘也。

驚鴻乳名金紅。常從吾鄉茅北山先生學南北曲。乃為之易名驚鴻。予性喜聲律。北山每道驚鴻之才藝。心焉慕之。逾二年。偶與二三詞客月夜訪之。值驚鴻危坐而吹洞簫。幽閑淡雅。曠世而秀羣。時微風引簫。萬籟都寂。明月窗前。海魚出聽。疑非人間矣。因贈以詩曰。神交已歷三年久。邂逅相逢倍有情。好是綠窗明月在。吹簫低唱到天明。蓋驚鴻秉冰雪之姿。孤芳自賞。予性亦孤僻。於戲場中。常若有所思。故與驚鴻有針芥之契云。

今之善譴者。每以官吏比妓女。以其譏笑事人。氣節喪盡也。以吾所聞妓女有賢於官吏者。則為李翠鳳。李翠鳳初與知縣汪某訂終身約。適有某觀察夢於寢。見翠鳳而悅之。汪某常奔走其門。因勸翠鳳薦枕席焉。翠鳳大罵汪某無恥。立與之絕。旋歸於李觀察。

翠鳳之妹曰小四。艷如桃李。體骨皆媚。尤物也。曾為某侯側室。因不安於室。復來秦淮。某京卿眷戀之。欲納為小星。已有成議。其夫人戒之曰。小四前在侯府。尚不能安。汝能供其揮霍耶。京卿乃止。嗣某侯聞小四在秦淮。重張艷幃。有忝家聲。函請江南大吏。交官媒發配。某觀察乃以五千金贖之歸。

銀仙娉婷娟好。膚理潔白。年十五。軍事參謀某公為之梳攏。情好甚篤。每於歌舞筵前。相偎相倚。私語喁喁。倍極憐愛之態。而每因細故。因愛生憎。動生醋海。風波。予戲吟向子諶梅花引調之曰。莫猜疑。莫嫌遲。鴛鴦翡翠。終是一雙飛。後某公果以三千金贖之歸。

自皖省有徐錫麟之變。黨禍日興。被逮者雖昆弟朋友。不敢相救。且有投井下石者。吾於此得一妓焉。曰二寶。二寶居於大行宮。以限於地。不能與秦淮妓女相頡頏。乃徒吳生由京來。一見悅之。遂訂終身約。二寶乃杜門謝客。為吳生曾游學日本。妬之者乃以革黨誣之。捉將官裡去。二寶上堂代辨。義正詞嚴。證明吳生之非革黨。偵探隊之誣陷。問官不能屈。遂釋吳生。此賢者所難能。不圖於娼妓中得之。予擬作二寶傳奇以風世。

小杏子丰姿秀逸。袅袅亭亭。有弱不勝衣之態。與某都護情好甚篤。某都護無子。欲納為側室。小杏以體弱。頗厭風塵。亦亟欲嫁之。已有成議。而其母不欲。以為某都護雖甚豪華。究是旗員。性情習慣。與揚州人不同。力阻之。某都護遂另納他妓。小杏因之鬱而成疾。得肝血而亡。臨終時。猶連呼某都護之名。某都護聞之。倍極傷感。出貲以厚葬之。一時曲中諸妓。臨吊者甚眾云。

小銀紅貌不甚美。而妙於辭令。喜周旋廣筵長席間。每使人盡懽。某公子方自費游學日本。素以辨才著。暑假回里時。一見悅之。因攜之東渡。未幾公子得官費。游學美洲。復與之偕。玉人一對。雙宿雙飛於新世界中。儼如新婚夫婦之度蜜月。銀紅本以辭令見長。壯游而後。當成為女外交家矣。

潘小愛顏色艷冶。但不善歌。某觀察與某公皆嫵之。小愛待某公甚親厚。而待某觀察甚冷淡。某觀察不自覺。猶日出其逢迎上憲之手段。以逢迎小愛。繼聞小愛將嫁某公。則對之痛哭流涕。不能止。聞者為之酸鼻。而小愛不顧也。俚語有曰。痴心女子負心漢。某觀察待於小愛。可謂痴心漢子。負心女矣。某日予詢某公何時納寵。某公尚諱莫如深。告以已有人痛哭。則嗤然一笑。予曰。哭者常

情笑者不可測。必歸公。某公笑曰。恐是表者勝也。嗣小愛卒歸於某公。

小松姿首清秀。善歌。崑曲。秦腔。某太史見而悅之。以為溫柔鄉也。小松艷名藉甚。與文仙小愛相頡頏。座上之客常滿。某太史常獨坐他房以待。每至夜闌人靜。始得一見。某太史常語人云。今之官吏。在冷官廳中。聽鼓數樣。始得見面。若冰霜之大。人且有時終不得一見。較之吾默坐冷房間。終得見。豈如桃李之笑。麝相去不啻霄壤也。戊申上巳日。孫太史在小松處大醉。酣卧繡榻。不能去。小松不得已。暫時謝客。予口占俚句調之曰。聞君酒醉小松家。欲吐還呼滿座譁。惺然一班靴兄弟。一齊又顧而之他。一時相傳以為笑。明日設宴於秦淮畫舫。予復步前韻作俚句一章曰。秦淮畫舫且為家。絃管聲中笑語譁。酒意濃時含醋意。半因靴弟半因他。小松自歸於某公子。公子適鼓盆。納小松後。一舉而得二男。曲中姊妹行。皆稱羨之。

丁玉珠初在秦淮。後移居京江。玉貌珠神。性情豪爽。輿論事故。每能談言微中。蓋妓中之有才也。茅北山贈玉珠聯曰。玉貌偏饒名士氣。珠喉常作健兒聲。予贈玉珠詩云。玉貌珠神自不羣。肯教為雨復為雲。紅兒自昔誇無比。更比紅兒嬌十分。

薛文仙。願身玉立。跌宕風流。美貌之名。喧傳於青溪桃葉間。某公雄豪蓋代。常大集諸姬於秦淮水榭。酒酣時。左抱右擁。捉腕抹胸。諸姬皆畏其黠。惟見文仙。則不復恣肆。非徒姚聲冶色。足以惑人。其才智敏捷。婉孌萬狀。有令人樂於降心相從者。會真記謂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於文仙亦云然。

文仙之姊曰文卿。柔曼豐潤。善歌小曲。小曲多男女相悅之詞。又俚俗易解。文卿因之篤於情。與估客李某有啗臂盟。客歲除夕。估客商業虧損。不能清償。宿逋假母命文卿親至其家。索花酒費。至則債戶盈門。估客已潛避於下。關某旅館。文卿由電話通問估客。知其窘迫狀。淚隨聲下。電話器都濕。估客之妻因勸之曰。姑娘不必傷心。如此子家。每逢三十晚。皆此情況耳。文卿乃以金條脫一雙。並私蓄之百金。盡贈估客。而反假母詢纏頭索得也。無則曰。無繼。詢腕上金條。脫何在。則曰。已為估客償他債。假母聞之大肆辱罵。則曰。阿母不必。若子惜。予止有金條脫。若有他物。將盡贈之矣。假母無如之何。嘆惜而罷。今春偶於文仙處遇文卿。談及估客事。輒哽咽不成聲。痴情若此。視李娃何讓焉。惜估客非

某生比也。

變童狎客京華最勝。金陵久無此風。有之則始於陸蘅芳。蘅芳曾赴新加坡演髦兒戲。名噪一時。其弟小龍長勝亦名優也。舉家偕來金陵。有招蘅芳侍酒者。每携其弟偕往。變童姜女雜沓於歌舞筵前。別饒興趣。

年來葉子戲之風盛行。都人士泛舟秦淮。每藉此為消遣物。曲中妓女尤為擅長。陸琴仙陸蘅芳皆酷好之。每睹諸妓圍坐。嬌聲雜遞。香澤微聞。玉腕輕颺。秋波斜睇。較諸淺斟低唱。另有一種風情。至於大家閨秀。學校名媛。每逢宴客。亦有手談。淫盜交誨。殊屬有玷令名。此文太史所以疏請嚴禁。江蘇學界賭風也。

蘅芳姑蘇人。長於京師。其妹曰芸芳。皆善歌。予嘗有詩云。陸家姊妹盡名姝。宛轉歌喉一串珠。怪底口音清又脆。長於京內產於蘇。孫子瀟太史香奩詩有云。齒音清脆帶京都。又云。清脆鄉音畧帶蘇。京蘇語音出於嬌婉之口。尤為清脆。陸氏姊妹既兼京蘇之音。又能以歌喉出之。惜未令子瀟聞之。

妓院隸於巡警局。別設巡官一員以治之。諸妓院月納千金於警局。是為妓捐。

某君咏妓捐詩云。賴有皮毛全國計。誓將涓滴答皇恩。風人之旨微矣。

凡遇國制禮節。用樂設而不作。宋王黼傳。遭欽聖之喪。猶召樂妓舞而不歌。號曰啞樂。客歲國制中。挾妓秦淮者。却有此種景況。自某尚書嚴禁官界軍界學界治遊。啞樂之風益盛。

客歲興辦公園時。某公以常年經費不敷。建議設秦淮花船捐。每年共約千餘金。嗣因禁止治遊。生涯寥落。諸船戶公請停捐。諸妓院亦屢請免繳花捐。秦淮之風景。日見蕭條矣。

茅北山。丹徒人。善崑曲。尤精古樂器。居無定處。不在深山古剎。即曲巷勾欄中。也。家貧常斷炊。雖其子亦不知其處。有時欲向阿父求食。北山對之高歌。其子竟不能進一辭。年七十。來游金陵。溧陽尚書引為上客。設音樂傳習所於朝天宮。以保存國樂自任。然猶日在曲中。教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岸曉風殘月也。夏劍丞觀察贈北山詩。有堪羨絳帷諸弟子。醜顏玉面出燈前之句。然北山每遇俗吏。僮父則又嘻笑怒罵。以為常。殆柳敬亭蘇崑山一流人物。嗣有人控諸學署。謂北山背手禮法。大江南北。女弟子不下千餘人。遂攜轡以去。歸著樂說一

卷於樂理多所發明。予擬為刊行。以存絕學。

謀野集刪明王穉登所著稿。久不傳。沈太侔輯國學粹編。始採之。有與秦淮馬娘書曰。二十七日發秦淮。殘月在馬首。思君尚未離巫峽也。夜宿長巷。聞雨聲。且起不休。輿夫泥沒。駢良苦。見道旁雨中花。彷彿湘娥面上啼痕耳。陸先生大有俠骨。遂以君屬之。必能出君於險。幸勿過自摧殘。使王生乞茅山道士藥。恐無益。千金軀。千萬自愛。情真語摯。益以見美人名士惺惺。原惜惺惺。因亟錄之。
(以上紀軼事)

秦淮感舊集下

板橋雜記所載秦淮題咏。有風致。有感慨。余澹心所謂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畫壁也。板橋續記。隨園詩話。所載題咏。亦多佳作。至秦淮間見錄。選徵當時名人詩詞。尤為宏富。蓋自王漁洋作秦淮雜詩二十首後。作者已如林也。紅羊劫後。秦淮勝景。稍稍規復。過江名士。磨唱迭和。不乏佳篇。有所見聞。隨時筆記。不及半載。已得數百首。蓋不獨存一時之風流。亦以寄一時之感慨也。

王漁洋曾作秦淮雜詩。多言舊院時事。當時人競傳寫。板橋雜記曾載其三首。內有一首云。十里秦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樓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阿男名映淮。適杜氏以節聞。以青燈白髮之孀婦。與莫愁桃葉同列。殊為綺語之過。漁洋後入為儀郎。乃力主覆疏。旌其間以自懺悔。（見漁洋詩話）又吾邑李訥齋。雙調南鄉子詞云。（桃葉渡）名士喜清談。渡口桃花帶雨。憑何處。偏船雙打槳。珊珊恐有桃根姊妹還。淮水自拖藍。尚有秦時月。影涵我比院亭來。較後慘慘。重憶題詩紀阿男。訥齋既生阮亭後。不應再以二百年前之孀婦。與桃葉桃根同咏也。

嘗見薛慙農藤香館小品有集句贈阿男云。生小未嘗離阿母。願天速變作男兒。此阿男當非閨秀也。

按漁洋詩話所載之阿男。乃國初詩人紀伯紫之妹。其秦淮柳枝詞。漁洋愛其樓鴉流水。點秋光七字。阿男又題桃葉渡詩云。波搖秦代月。枝帶晉時春。亦係佳句。至薛慙農所言之阿男。當時同光時人物。

上元秦伯虞題金澹心板橋雜記絕句二首。笙歌畫舫月初沈。邂逅才人訂賞音。福慧幾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東林。茉莉香中送晚涼。渡頭桃葉趁潮忙。十三樓上春如許。草草山河已夕陽。洵有漁洋神韻。明初於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烟淡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所謂花月春風十四樓也。十三樓當是十四樓之誤。

板橋雜記桃花扇院本。皆有一代興亡之感。不僅寫美人名士也。吾邑李吟伯明經題桃花扇院本云。豔說清溪水。一鉤媚香樓。勝顧迷樓諸君也。自耽聲色。爭怪官家不解愁。玉樹凋殘壁月涼。湖山依樣送降王。南朝亡國都風雅。詩酒乾坤粉黛場。一夕金城鉄鎖開。過江青蓋最堪哀。桃花扇子梅花塚。都是情天。

血性來

元薩都刺詞云。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近人熊李真詩云。兩戒河山經浩劫。秦淮明月古今存。天下之月皆同。而在秦淮則增人無窮之感。殆所謂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耶。予舊作秦淮懷古詩云。蕭瑟秦淮絕可憐。輕烟淡粉總如烟。多情只有天邊月。曾照南朝歌舞筵。予又有秦淮雜詩云。酣歌恒舞任流連。恁奈徒無不散筵。只有秦淮一片月。酒闌猶自照窗前。此則傷心人別有懷抱矣。

任渭長嘗為周雲將畫扇。一面寫折枝桃花。一面寫李香君小像。譚仲修為題虞美人詞云。春風冷向花枝笑。轉眼花枝老。淡烟依舊送南朝。何事美人顏色念奴嬌。天涯一樣文章賤。公子空相見。酒杯傾與隔江山。山下無多楊柳。不嫌攀文道希和云。南朝一段傷心事。楚怨思公子。幽蘭泣露悄無言。不是桃林桃葉鎮相憐。若為留得花枝在。莫問滄桑改。驚鴻一雙雙。欲採芙蓉隔岸。悵隔秋江。後周雲將亡。扇存其姬人沈果娘處。果娘看秦淮名妓。也有香君風流為情死。俞樾南有詩云。千秋兩柄桃花扇。前有香君後果娘。易堂詩云。

無艷福臨波館。死有香名燕子樓。曹君直筆樓詞云。公嫌如此。使我作迦陵。要存舊筭。芳名字。待君箋入。婦人集裏。嗚呼東坡。洵足為秦淮生色也。

黃公度夜泛秦淮和易實甫詩云。九州莽莽忽忽走。兩麓蕭蕭漸漸枯。隔地蓬萊來附鶴。折餘楊柳可藏烏。雲留白石飛仙句。袖有青溪小妹圖。猶是人間乾淨土。莫將樂國當窮途。當時當廢子之龍。翠華西幸名士之渡江南者。不減前代。雖秦淮清溪。忘其治遊。莫愁鬱金。供其高會。而蒿目時艱。不禁感慨係之。

板橋雜記謂茉莉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真媚夜之淫花。滯人之妖草。都昌徐變亭詩云。酒闌嬌情抱琵琶。茉莉新堆兩鬢鵲。消受香風在良夜。枕邊俱是助情花。又吾邑李訥齋詠茉莉（翠樓吟）詞云。枕函薰透。問同夢。今宵花心開否。又最好是秦淮巷口。隔河招手。記簾捲斜陽。新妝巧鬥。可謂描寫盡致。

白門新柳記。海陽許養和所作。成於壬申。記叔後秦淮名妓甚詳。附記白門哀柳。皆昇平舊人。近尚掛籍。平康者。尤有滄桑之感。

白門新柳記。題詩最夥。其佳者如上元方伯雄詩云。秦淮依舊水盈盈。五載歸來百感生。漸喜近時復佳感。鼓鼙聲變管弦聲。沈江張春陔詩云。紅橋鬢影雜

衣香一曲琵琶最斷腸。露華風枝可憐甚。瘦腰強學鬥新妝。金徽蘇慰農詩云。
白門有客惜芳華。振觸前游舊酒家。多少幽懷成影事。故將彩筆記烟花。結伴
尋春得得來。赤欄橋畔重徘徊。可憐一樣秦淮柳。都是紅羊劫後栽。酒榼茶盞
載上船。有人艷說散神仙。那知客裡無窮感。多在倡條冶葉邊。東風著意管春
芳。花史修成字是香。此是昇平新記載。披風抹月未荒唐。展卷長吟喚奈何。數
株殘柳也婆娑。(附記白門衰柳)漫云老大無人問。記取當年璧月歌。北平丁巳
香詩云。又見春風上柳條。夕陽簫鼓水迢迢。南朝金粉飄零盡。舊記依然續板
橋。晴波揉盡綠楊絲。畫舫銀燈夜泛遲。惆悵曉風殘月裡。為卿重譜柳塘詞。江
甯陳雲榮詩云。碧玉年華妙入時。徐娘老去也堪思。番風念四重頭數。一卷烏
絲絕妙詞。上元姚友梅詩云。青溪曲曲水多情。冶葉倡條管送迎。解作曉風殘
月外。人間惟有柳耆卿。宰相風流憶謝安。重將錦繡換凋殘。夾城一路垂垂發。
當作平泉花木看。古歛江海門詩云。南朝金粉底飄零。城角啼烏不忍聽。快起
昇平傳盛事。白門新種柳青青。

又題詞之佳者。上元秦伯康詩。羅香詞云。乞覓題紅。裁箋續草。寫出妝樓新色。

波漲秦淮依舊花晨燈夕。悵往事、如火忽忽。勝迹水都華。堪惜。又今番、冶葉倡
條送人都作有情碧。花間燕鶯私語。話到六朝烟水。似曾相識。揉玉吹瓊。一
卷烏絲綺格。再休怨粉絮飄零。天付與、生春妙筆。怕早晚、化作青萍。東風吹太
急。休寧楊子。願滿江紅詞云。丁字簾前。全不是、舊經過處。更休問、玉簫金管。綠
窗朱戶。裙屐無從尋北里。煙花誰解。說南部、只秦淮河水。尚西流。情波逐。金
粉地。須培養。風流。數爭傾慕。慕錦囊心血。品題花譜。才子文章工。附會。美人聲
價。遭奇妬。問幾人、幽怨托琵琶。情如訴。上元劉雨生臺城路詞云。綠波漲滿。青
溪渡。頻年漸吹春好。冶葉含情。倡條寄恨。依舊烟籠月照。鶯聲破曉。喜近水人
家。晨妝纔了。青眼爭邊。幾回臨鏡。淡蛾掃。司勳舊曾遊處。悵笙歌兩岸。都長
寒草。環燕重評。頓楊細數。別有傷心懷抱。板橋再到。且續作、羣芳小名新稿。更
祝東風成陰。須及早。上元王雪香念奴嬌詞云。玉簫聲裡。暮心頭觸起。舊游情
思。十載歸來。重問。說水閣朱闌刺幾。蛟瘦偎烟。蟹寒叫月。往日追憶。地青溪無
恙。水流終古西逝。畢竟六代烟花。風流艷跡。興廢隨時事。一樣依依堤畔柳。
今我來思稍稔。才子吟豪。美人歌板。各有滄桑淚。板橋閒步。與君聊且謀醉。

侯官林述庵題桃花扇傳奇云。江山無恙說興亡。草草南朝夢一場。送送英雄
兒女淚。勝他檀板演西廂。領袖詞壇舊有名。陳吳慷慨兩書生。可憐繞出閹奴
醜。從此東林黨禍成。春光不負賞花時。燈影秦淮萬柳絲。惆悵娟香樓舊事。繁
欽手贈定情詩。從來巾幗幾英雄。慷慨當筵罵相公。笑看閹兒阮圓海。春燈謎
裡可憐蟲。風流天子說無愁。按拍徵歌菊部頭。花落後庭飛燕子。江山猶帶秣
陵秋。文章無價筆通靈。水碧山青掩淚聽。收拾敗殘棋一局。戲場忙煞老雲亭。
一彈三唱。猶想見南都之舊塵也。

上元許海秋金縷曲云。別有傷心處。儘消磨。刻灰金粉。大江東去。樓閣斜陽秋
易晚。嗚咽青溪如訴。祇衰柳殘鴉無數。龍虎雄圖悲豎子。剩遺編細載。聞歌舞。
亡國恨。哽難語。年來烽火臺城路。念無端。家山唱破。淒涼誰主。似有簫聲。聞
鬼哭。忍憶板橋風雨。慢惆悵。美人黃土。繞郭旌旗霜影重。恐將軍。愁擊軍中鼓。
早哀絕。子山賦。慷慨悲歌。可當哀絲豪竹。

中州周星詒朝中措詞云。畫船明月客衣單。日暮水生寒。白板垂楊。門巷紅樓。
臨水闌干。而今寂寞。淡烟疏雨。人在天邊。正是燕梅時節。那堪重客江南。

乃板橋感舊之作也。

張孝達相國著有金陵游覽詩。謂兩假江節。不暇遊觀。甲辰春奉命來興江督議事。公事無多。日日出遊以謝客。其咏青溪云。劉江諸大宅。一礎不可尋。遺此衣帶水。穠華變清深。稍稍種桃柳。寡薄無繁陰。聊借三人航。寓我五湖心。燥吻甘止酒。茗碗自酌斟。清曠人語絕。時逢禪叢林。烟際聞相呼。三兩歸暝禽。何必牛渚片。已足愜素襟。得享一舸閑。勝擁千鎰金。曠達之念一消塵。意又金陵難。詩云。兵力無如劉宋強。勵精政治數蕭梁。原何不享百年祚。耽毒江山是建康。荒陂野水尚西流。朱雀橋邊繫釣舟。莫道南朝無可念。求書今少大航頭。孟老錄中思汴臺。連摩曲裡鄴城灰。世間少有蘭成賦。便覺江南盡可哀。宰相荒墟夜宴闌。保儀新拜掌書官。春風一半殘桃李。獨有潘郎忍淚看。北橫天塹雪濤春。東擁鍾山翠壁稠。堪笑謂之無遠致。賞心偏在水西門。丁謂所作賞心亭在合水西門。一耽隱周雷不可攀。樓霞訪古長鄉閒。明賢專說板橋水。讓與貧僧住攝山。

樊雲門和張孝達青溪詩云。沿流入青溪。磷磷俯白石。鵝散蔣王祠。草深江令

宅六朝廟妖嬈荒怪久成習。將妹第三人云是神君匹。導源是宋玉神女極瑤
飾。張孔即朝雲。叔實陽臺客。酣嬉三閣中。坐賴頻與弼。玉女朝朝花能無外患
集江山如龍虎。王霸由此得。不聞獬廌嘆。全為桓王策。舉國悅妍華。皆掩遂無
力。願持此溪水一洗金粉迹。

又樊雲門調典翁卜妾秦淮高陽台詞云。雀桁開花雉場秋柳。渠儂不解傷春
墮策閑坊。一株紅柏遮門。十三樓下秦淮碧。側烏絲親訪桃根。漫銷魂三十年
來此度纔真。〔下畧〕

洵貝勒蒞金陵時薄游青溪莫愁湖。慨然有懷舊之念。在莫愁湖題詩云。風月
依然不老春。誰將蘊藉話前塵。鬱金堂畔波如鏡。照澈千秋畫裡人。美麗湖山
更添一段佳話矣。

嘉興張公東憶舊游詞云。正鳴笳送晚。疊鼓驚寒。重繫吟橈。滿目滄桑感漸荒。
蕪綠遍。戰墨蕭蕭。板橋幾株疏柳。霜悴短長條。笑社燕歸來。烏衣巷冷。舊隱誰
招。魂銷冶游地。賸古渡斜陽。流水迢迢。畫舫飄零盡。只莫愁湖上。烟艇輕搖。
指點遠山眉黛。金粉語南朝。但夢繞空江。柳心此夕隨去潮。

洪秀全陷金陵時。於秦淮間立有女館。令人自擇配有女官媒以司其事。止許月晦同宿。餘日不得犯。上元吳家禎詩云。六軍女館重閑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遍野鴛鴦。蓋咏其事也。

通州范伯子謂秣陵中秋伯嚴以城間勝處在復成橋。約諸公擇小舟往會。至則風甚月不瑩不能望遠。伯嚴遂欲出馬路窮探。而陶公所攜妓尼之。及返權至四象橋。月色轉瑩。余與伯嚴徘徊良久。述以詩。詩曰。天高無雲但有風。分明璧月紗來籠。淒淒柳路行無窮。紆迴照暗燈微紅。鍾山只在城南東。高下一氣青迷濛。復成橋下煙景雄。到來指點殊難工。吾知陳生興墮空。祇欲急走爭溟濛。藉非有妓哀疲癯。遂入深深灌莽叢。須臾回舟月色融。敢管寂寞三更終。澄輝朗徹天當中。真鑒毫髮無昏瞳。可憐四象橋邊水。正照天涯兩虎翁。蕭山任孝和題桃花扇傳記云。餘春已被燕銜殘。流徵商音賸獨彈。重唱後庭花一曲。內人爭識孔都官。屏山九曲華燈照。午夜淒涼子夜歌。送別秦淮水鴨咽。短衣匹馬獨投戈。曲子新聲譜石簫。紅牙拍板紫檀槽。白門橋上綠絲柳。一別無情送六朝。中使傳宣選教坊。銅車香滿入昭陽。從教拋却巫山夢。檢點黃

絕入道裝夜半飛沈大將星冰霜三尺拂青萍江聲流恨靈旗黯長古忠魂慘
孝陵烏絲欄字寫冰紈細譜宮商叶管絃腸斷一聲河滿子江南頭白李龜年
哀歌搔首望茫茫落日青山坐話長濁酒何能澆靈塊兩行老淚哭興亡秣陵
秋色仍如昨憔悴蘭成感髮華賸水殘山無限恨一齊收拾付琵琶

又任孝和送人之金陵詩云白門楊柳蘼煙低殘月西風烏鵲啼醉倒旗亭小
鬟唱頽唐扶上錦障泥

秦淮聞見錄載有武進黃仲則中秋夜游秦淮七古詩一篇近覽黃仲則所著
之兩當軒集其秦淮題咏尚有詩詞數篇因選錄之金陵雜感詩云平淮初漲
水如油鍾阜峨峨在上頭花月即今猶是夢江山從古不宜秋烏啼舊內頭先
白客到新亭淚已流那更平生感華屋一時長慟過西州又過秦淮詩云淒涼
苔蘚掩金釵無復笙歌動六街回首南朝無限恨杜鵑聲裏過秦淮又中秋夜
秦淮水榭臨江仙詞云三載紅橋舊路輕塵暗換年華依然燈火照香車玉簫
吹子夜明月在誰家前度青衫淚濕重來破帽簷斜殢人風景又天涯垂楊
空繫馬流水有歸鴉

會稽李杰伯題扇頭李香君小影詩云粉本南朝絕可憐。扇頭璧月尚嬾娟。清
流何與人間事。花下長翻燕子箋。傾城一笑太情多。十斛明珠奈若何。畢竟秀
才空嫁與輸他。一品顧橫波。秋柳情深大道玉。掌中猶見舞時妝。只憐曲裏桃
花扇。唐突當年鄭妥娘。

合肥李可亭有秦淮雜詩十六首。綺筵中饒有清趣。茲錄其七云。年來夢繞秣
陵舟。又作秦淮十日遊。長板橋空金粉謝。烟波猶帶六朝愁。丁字簾前送晚潮。
輕橈幾度載紅綃。一聲短笛催歸去。涼月隨人過畫橋。參差水閣倦寒流。面
面珠簾盡上鉤。十里新隄楊柳色。美人樓上不知愁。晚風畫舫上燈時。絃管聲中
半醉癡。夢竹哀絳聽不得。一腔心事幾人知。纏頭盡阮公囊。贏得琵琶半面
妝。一曲當筵金縷恨。蕭蕭暮雨怨吳娘。莫愁居處石城西。又向湖亭認雪泥。煙
水不知人去久。寒風說與杜鵑啼。詞客梅村舊擅名。曾與詩酒識傾城。可憐踏
遍秦淮路。孤負江南卞玉京。

元和江建霞題卞玉京橫帖二絕句云。想見衫舒劍重時。玉窗香滿界烏絲。獨
愁一事梅村誤。不覺能書祇譽詩。舉舉師師姓氏迷。飛瓊仙迹近無稽。蜃眠小

字珊瑚押莫誤楊家妹子題又題玉京畫云愛讀琴河感舊詩楓林霜信數來
遲秋風紅豆相思穩定為蕭郎寫折枝信筆揮灑妙緒天成覺余澹心板橋雜
記之言亦可徵信

溧陽秋夢農秦淮詩云秦淮疏柳臘絲絲金粉南朝又一時潮水碧涵妝閣冷
夕陽紅上釣船遲箋翻燕子新聲艷扇畫桃花舊夢癡往事風流那堪問卅年
前共客題詩

桃葉渡在利涉橋旁按古樂府注蓋晉王獻之送妾地也金陵王紹欽桃葉渡
懷古詩云閒來買棹青溪渡春花秋月都非故問到儂家舊姓名桃根桃葉知
何處記得當年打槳迎朝朝暮暮不勝情美人一去隔秋水風雨猶聞腸斷聲
魚端烟月悲空散六朝歷盡南朝換黯黯秦淮慘不春柳旁艇子何人喚我今
懷古悲荒涼尋春江上弔斜陽欲歸渡口歸不得祇恐愁殺雙鴛鴦

南甘泉毛元徵（乃庸）偕公約龍慧秦淮舟飲詩云可憐曲曲青溪水到此
愁心肯暫消飲博無聊何獨我爭歌未散不知宵眾生戀夢爭哀樂斜月催人
墮沈寒莽莽九州艱一騁願駘虬鳳聽仙簫又秦淮肆飲詩云縱有憂虞亦謀

樂世羅入手已全乾。燈船掠水搖花影。風檻平波逗夕寒。人事膏騰且醉眼。天
衢幽遠阻塵翰。酒酣不那應難忍。提取金丸向月彈。

閩縣林穎叔（壽眉）題顧橫波墨蘭（後有龔夢麓跋語）詩云。分明九畹
寫靈均。解佩如逢洛水濱。異代尚書雙合璧。趙文敏有管夫人。老大風流擅畫
眉。墨花悟入折釵枝。梅村不遠東山隱。枉及文青未嫁時。板橋雜記謂柳敬亭
善說書。常往來南北曲。以彈詞著。長樂謝枚如（章鉉）題柳敬亭畫像詩云。
居然傾倒到衣冠。不朽誰知在稗官。老死丹鉛凡幾輩。埋頭遙望敬亭山。蕭然
抱膝意如何。好友難題盡短歌。知否昆明朋友刳。換國殤遺老紙邊多。（畫有范
質君冒巢民題句）

吾邑茅子貞咏秦淮河燈七排詩云。給孤長者普燈傳。撒落清漪的暈圓。竟拔
沉冥騰碧炷。頓生歡喜到黃泉。僧伽短帽游行隊。鬼趣長河不夜天。彼岸莫迷
關口路。慳囊分破陌頭錢。罡風過去仍為紙。法界飄遙盡是蓮。黑暗獄中聊解
脫。大光明界締因緣。送他北里臙脂澤。接引西方泡幻禪。寒渚乞兒驚照席。火
坑妮子對鳴絃。隔開屏井淒香骨。繞出州門燭墓田。一霎曇華留小住。九幽色

相現無邊。上流低放。婆心細畫。閣遙窺媚眼。穿魔女嬉遊。涵鬢影。辟支梵唱。雜
經筵。幢幢景擾。星稀後。艷艷花爭。日上前。雙燕恨他旋滅度。橫橋庇爾。乍團烟。
微波木葉吹秋朗。甘露盆蘭灑佛先。無賴中元催去速。明年會看釣魚船。

予嘗徵秦淮雜詩於江都梁公約。旋得其復函云。風雨江皋。亂愁如織。愴懷時
事。不復能為綺語矣。前承雅命。搜羅故篋。十不存一。僅得詞一闕。小詩四首。不
值方家一笑也。其秦淮秋夜菩薩蠻詞云。湘簾做暝。詞珠歇。雙鬟紫茉莉。顏香雪。
何處笛聲柔。水痕衣上秋。燈闌香已灺。隔檻聞雙舫。雙舫催人醒。羅幃知月
明。題龍慧扇頭詩云。姹紫嫣紅中酒天。風尖月小思慙慙。拼將十日江南醉。別
後風塵一惘然。劉郭江湖最少年。當歌對酒放狂顛。如今都醒樊川夢。一任青
溪柳作絲。翠羽明璫諺小。玉簫金瑣舞僊僊。思拋後約。將人誤。珍重秋宵月
子圓。雙玉亭亭泥酒邊。離愁萬疊似增川。秋風趣放江南棹。況是木樨香可憐。
數篇皆風神摇曳。信是才人之筆。愧無烏絲欄格以寫之也。

秦淮雜詩。自王漁洋後。題咏者名作如林。如金壇馮夢華中丞（煦）秦淮燈
舫曲云。羅衣初試晚風柔。春盡秦淮碧玉流。芳藥將闌新燕乳。有人催上木蘭

舟渡口春波故。故生夕陽西畔。弔殘英。桃根桃葉今無恙。不見王郎打槳迎。冰
荷初熟。夜如年。銀甲重調六國絃。消得鬱金香一朶。泥他龍月與龍烟。不羨南
唐照夜珠。銀缸萬點。足清娛。一彎眉樣初三月。來關清溪最小姑。銀箋後句更
誰裁。江總樓頭。百往迴。大樹銀花開且合。更移一舸開江來。孤負詩囊與酒瓢。
閒愁都逐水雲消。鸞膏鳳腦。明如畫。搖過蓮花第四橋。素化簾子望盈盈。一
抹梨雲浸玉笙。燈影似人人。似月。十分圓處。不分明。北斗初斜。六柱移。衣香鬢
影正參差。中央四角垂珠的。省識盤中白玉詩。邀笛人歸蠟炬殘。夢回閒煞曲
闌干。玉繩轉後。微雲淡。小簾輕褰。各自寒。雲一窩。分水一梭。九華影裏得春多。
酒闌歌歇。斑駁遠。盡贏得。檀郎喚奈何。又上元。秦伯虞太史（際唐）咏秦淮燈
舫曲。云。桂楫蘭橈。不染塵。夕陽漸有喚船人。沿堤種遍新楊柳。留得南朝却後
春。春花簾下一停橈。潄雨輕烟過板橋。弄笛更無桓子野。小鬟隨意學吹簫。綺
夢年來薄似雲。石城楊柳易斜曛。雜花一夜春生樹。添得揚州月二分。衣光鬢
影眼模糊。扶醉歸來客思孤。猶有幾株舊時樹。櫓聲驚起後棲烏。又淮安莊夢
蝶（培孫）秦淮雜感詩云。秦淮鳴咽水聲酸。九曲青溪月一丸。恨煞南朝阮

司馬誤人猶甚孔都官。舊事追維劇可憐。梅花孤塚大江邊。平章逃去降王死。閑
煞春燈燕子箋。赤欄橋畔柳絲絲。歌吹聲中月上遲。清絕漁洋懷妙句。樓鴉流水
阿男詩。氣節爭成復社名。天涯寥落哭侯生。可憐一柄桃花扇。却是人間血性情。
供奉南朝老妓師。梨園法曲艷當時。舊人只有何戡在。淅落延陵祭酒詩。又秦淮
感舊詩云。題壁猶存舊畫箋。月光如水柳如烟。秋娘已老紅兒嫁。錦瑟樊川尚
少年。絕俏張家淨。宛腰新詞曾譜念奴嬌。美人一舸歸何處。冷落青溪長板橋。
近來見有秦淮題咏其佳者。即錄存之。偶于民吁日報見秦淮七律一首。下署
三石投稿。佳作也。詩曰。秋月平分柳色黃。酒樓弦管韻淒涼。歌翻舊部春猶暖。
魂斷南朝夢亦香。玉樹花痕亡國淚。板橋人迹五更霜。可憐一掬燕支水。淘盡
英雄付夕陽。

李符曾咏秦淮燈船好事近詞云。五十五船舊事。聽白頭人語。又踏莎行詞云。
游人休弔六朝春。百年中有傷心處。勝國之感。妙于淡處描寫。情味最永。

毘陵汪逸雲詩云。蔣山蕭瑟夕陽遲。白水橋垂憶舊詞。何處空侯彈夜曲。青溪
明月小姑祠。秋風空悵桓伊笛。衰柳全迷江令居。惟有隄前萬楊柳。荒烟冷雨
六朝餘。

莊眉叔訪江總持故宅詩云。嗚咽青溪水。江頭浣白沙。敗牆巢鬼蝶。古樹集神鵝。石引牽牛草。窗明朱雀花。後庭歌舞散。冷月不能華。又紀遊示汪山人詩云。離懷別緒亂如絲。賸有餘情付酒卮。秋水夕陽紅板渡。畫船烟柳白門詩。松寮塵暗無人到。竹逕雲歸有鶴知。別後汪郎莫惆悵。春來潭水費相思。

新建吳次梅著有願長醉齋詩稿。其泛舟秦淮詩云。地老天荒賸此台。幾人還為釣魚來。扁舟坐愛風光好。無主桃花歷亂開。江陰金桂生。稱為此種神韻稿中變格。

秦淮楊氏有停艇聽笛水閣。薛慰農題聯云。六朝金粉十里笙歌。裙屐昔年遊最難忘。北海豪情。西園雅集。九曲晴波。一簾夢影。樓台依舊好。且消受東山絲竹。南部烟花。

數年前校書室內集句嵌字楹聯甚多。近則甚少。其可傳誦者如秦伯虞贈鳳仙聯云。鳳兮鳳兮。仙乎仙乎。薛慰農贈愛卿聯云。為愛餘春培芍藥。認卿小影是桃根。又贈巧雲聯云。燕子鶯兒都讓巧。蕙香蘭氣聚成雲。又集句贈綠卿云。綠淨不可唾。卿言亦復佳。方澤山贈金紅聯云。掌上舞為誰容。金縷衣君莫惜。

江南春有何好。紅豆子最相思。劉廙軒集句贈明仙聯云。不知明月為誰好。莫辨仙源何處尋。趙銘辛贈小杏聯云。小鳥依人入懷裏。杏花留我殢江南。予嘗集句贈石金聯云。我心匪石。其利斷金。集句贈某校書聯云。秋水為神玉為骨。雲想衣裳花想容。

又祥符周文之贈富金聯云。我富才華卿富艷。黃金身價斷金情。運俗字而使之雅尤不可及。

何廉訪秦淮雜咏斷句云。平分虎踞龍蟠地。半著鶯愁燕惱人。又能消六代英雄氣。漫博三生薄倖名。又都昌徐燮亭秦淮斷句云。流水未消亡國恨。落花都是美人魂。皆能妙句天成。

周櫟園與胡元潤談秦淮盛事詩云。紅兒家近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桃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相簾緩。翠幔歌輕紉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蕭聲只在板橋西。見江陰金桂生栗香隨筆。江甯程一夔著有金陵賦一卷。搜羅宏富。文亦典麗。其紀載秦淮一段云。重以桃葉為靡曼之業。秦淮為麗都之數。水榭河亭。夾岸而處。金壁雲甍。蔥楊輟舉。公子詞人。此為清署茶寮。

酒肆。膠轕從平。人語喧呶。載縹緲而買醉。外有歌台舞閣。悅性之鄉。南曲眉娘之宅。盧家少婦之堂。彈娟此秀。袿服靚妝。蠶織寒簪。寒泊憑欄。儂才齊敏。和適心腸。獻倩程靈。蠶蠹蝶狂。縱縱葉草。此烏中藏。中畧。其樓船則綺錢迴檻。步欄清箱。彫楹焚燎。檀几銀牀。珠簾錦幕。玉塵琴囊。致飾綵綬。鋪陳榮煌。試登舟以睨覬。若詣畫閣。與華堂。於是招頑老。邀妥娘。沂中流。集羣芳。瑤筵啟仙樂。張命姮娥。使秉燭。詔杜康而驅愁。酣喝月之拇戰。過雲旁沛其歌喉。其豪雋則有蕭翼。徐買。錢王之流。其狎客則有張吳。盛沈。宋柳之儔。巾箋兮紛綸。蜜釀兮盈尊。釘瓜果兮碧琅玕。茶葉裝兮籃景翻。香風颭颭。滯魄蕩魂。蓋牙橋錦纜。石何叢薈。若光若滅。達旦不絕者。常淤漣相羊乎十里之外。

吾邑李納。蠶雲鬆詞云。青溪寒。紅板壞。舞袖拋殘。北處無聊賴。舊地兵戎推粉黛。誰占殘春。又長瓢兒菜。蔣超過舊院詩。荒園一種瓢兒菜。獨占秦淮舊日春。憶湘關。尋下賽。舊日烟花。管甚南朝派。一幅新愁無地賣。破屋頽垣。倚在斜陽外。又沁園春詞云。好個秦淮。而我來遊。何其太遲。正脂香粉盡。綠封苔蘚。牆腰瓦縫。紅逗花枝。月麗風恬。山溫水軟。莫把繁華憶昔時。長橋處。恨憑欄。

獨眺不見蛾眉。瓊簫今夜愁吹。問何處重尋沙嫩兒。記青衫舉子。珠簾醉酒。
白門名士。畫舫題詩。桃葉重生。楊枝再種。憑仗東風好護持。平康里。盼昇平弦。
管。點綴昌期。此乃劫後過秦淮舊院之作也。又同陳綺堂封翁等飲于旂亭並
放棹青溪。掃花游詞云。秋風乍起。喜利涉橋頭。嫩涼時候。樽中携酒。為白髮蒼
顏。皤然兩叟。揮塵清談。饒有詩朋勝友。憑欄久。問潮比閑愁。溪痕減否。吟舫
來左右。倩柔艣枝枝。秦淮渡口。青衫消瘦。任湘簾畫檻。清歌正溜。負指浮嵐。
謂蔣山一宛似蛇龍雲走。漫歸驛。艣前灘。夕陽疎柳。

郭楚生自題清溪欸夢圖。瀟波塘詞云。問青溪露桃烟杏。也應為我僞憇。蘭舟
不管東風大。掛却蒲帆便走。歌折柳。問底事。干卿春水鱗鱗皺。悲歡亦偶。且叮
囑斜陽。緩歸鍾阜。一醉尚能彀。江湖夢。我已年來作。去聲。透。那堪夢了
還又。故人三五情深裏。極肝胆輪囷各有。甯思。貧况鏡裏雙眉。第上雙纖手。酒
痕易舊。但重話江南。庾郎腰帶。也要自今瘦。又再題清溪欸夢圖。臺城路詞云。
蘼蕪瘦盡春波懶。天涯後遊何處。照影驚鴻。收香小鳳。曾侍舊時尊俎。風萍小
聚。有翠尊傳籤。紅巾寫句。一晌遽然。當年那識別離苦。江南酒人無恙。便黃

金散盡難買遲暮。羅隱無成。雲英早嫁。翻羨名花有主。歡場細故。記燈背私盟。
眉心軟語。喚醒梨雲。紙窗深夜雨。真州陳孝起題。楚生清溪款夢圖詩云。不學
荀奉倩。翻成馮敬通。爾來遊子夢。多與故人同。狼藉隋堤柳。飄零白下蓬。那堪
百年後。一例泣沙蟲。楚生又有題清溪感別圖金縷曲詞云。九曲青溪水。買吳
船。第床茶竈。偶然安置。化底琵琶冰弦急。這得春愁猶旋。要鎮日當花沈醉。過
眼雲烟難捉摸。恨東風。吹老垂楊細。鶯與燕。那知此。書生落魄渾閑事。弄回
頭。十年夢覺。揚州書記。采曲春屏仍無恙。依舊雲階月地。只少個燈邊羅髻。金
盡牀頭表敵了。賸填胸塊壘。縱橫起。離合事。等閑耳。

楚生著有五十絃錦瑟樓詞四卷。丙申之歲。予始來金陵。曾共飲于問柳酒肆。
其詠秦淮之作頗多佳句。如夏夜同公約瘦生泛舟秦淮玲瓏四犯詞云。烟柳
弄涼水。萍催晚。清宵休更辜負。筆達輕似舊。三兩人能受。冰甌小團細瀹。更何
用雪桃霜藕。鍾阜雲低。畫橋風軟。眉月照人瘦。年時翠樓沈醉。記春屏按曲。
拋盡紅豆。鬢絲催綺夢。書燭消殘漏。彩雲已散纖波縵。怕重簾。箇牀歌袖。君記
否。枇杷下。瓊扉共扣。又中秋夜秦淮燕集水調歌頭詞云。明月幾時好。今夕更

圓些。離人雖自惆悵也。共惜韶華。滿注玉參差。爵分付。兜羅絲手。扶醉撥琵琶。
一曲幾回顧。雙靨暈紅霞。眉樓願。白門冠。在誰家。簽名鳳紙。河上盼斷七香
車。一半粉雲脂霧。一半箏心笛語。秋思在萍花。歸去更何事。烟水艣嘔呀。楚生
作有浣溪紗詞十闕。皆咏金陵勝跡。自敘云。頻年浪跡。隨處為家。中間留滯石
城。閱時稍久。賓朋文酒之會。山水春秋之遊。亦於斯為盛。蘭陵息影。長觸舊歡。
發為曼聲。什之舊雨。嗟夫。情天易老。往事成塵。今夕夢魂。定在蔣山雲斷處也。
其咏秦淮水榭云。玉撥珠弦夜未休。滿湖燈火接蘭舟。是鄉端公號溫柔。粉
黛三千新按隊。朱簾十二半垂鈎。素心花下看梳頭。又秦淮感舊（一夢紅）
詞云。莽天涯。問蘼蕪幾許。遮斷莫愁家。屏角釵聲。波心燈暈。相約吹老韶華。漫
問訊舊時鶯燕。怕西風。懶護斷腸花。鏡碎鸞孤。箏涼雁苦。瘦損髮鴉。不信題
橋司馬。又殘衫破帽。來聽琵琶。鐘鼓清時。舳舻往夢。空牘雙鬢。風沙便瀉盡綠
尊銀罍。但清愁。目送月鈎斜。斜月送人何處。歸艣咿啞。

新建夏劍丞著。以重詞一卷。其秦淮感舊早梅芳近詞云。蜜醺遠。酒杯浮蟻。倩袖
擎扶起。青簾白舸。雉堞春深。醉紅裏。映山黃帽側。掬月金盞洗。漸林間。樺燭妖

難照眉際。這般嬌。一霎事。縱酒拚人棄。玉盤嬌樹。別後桃鬟最堪記。綠綺殘
柳在。錦席飛花。感更傷心。道是金釵水。又秦淮舟中。倚窗怨詞云。喚酒城陰。等
醉冷。風微蕩舟。度水曲。繡幌凝香。空花裡半見紅樓。誰家飛腔玉笛。蛾眉細黛
色雙斂。愁弄素弦。怨抑素聲。龍香撥。傍屬初障羞。舊時暗隨淮流。黃鸝出處。暮
前醉困扶頭。串咽珠喉。倚歌袖。寫繁憂。梅脂漸欺霜鬢也。笑我恨盈眸。燈殘宴
休。鳴驕放。轡去難再留。

板橋雜記謂顧橫波善畫蘭。歸合肥龔尚書後。客有求尚書詩文及乞畫蘭者。
鱗箋動盈篋。司書歎所書橫波夫人者也。高郵夏玉延題顧橫波寫蘭柳梢青
詞云。春去天涯。江南哀怨。定屬誰家。想見臨時。無多幾筆。玉腕微斜。風流翠
袖烏紗。空賺了尚書鬢華。扇底香消。眉邊墨淡。愁對湘花。玉延又有咏畫船百
字令詞云。便過十里亭台。三更燈火。別有停橈處。夾岸青樓人不寐。珠箔斜通
波路。(此二句的是秦淮夜景)載酒豪情。傳花韻事。風雅誰為主。治遊散後。
短篷來聽疏雨。玉延又有南浦(秦淮惜別圖茶農為其校書作)詞云。魂已
黯然銷。寫愁心。認是柳灣蘋渚。烟綠渺無邊。渾忘却前夜落花流處。蘭舟凝滯。

分張怕趁斜陽暮。酒半停歌人漸遠。莫誦江郎詞賦。誰知此別難逢。花塵沙
便作塞垣羈旅。紅粉也飄零。休問舊日陳娥衛女。清淮照影。倘留得。天外鷺鴻
住。有客曾從此逝。竟不識江南歸路。（茶農設于潮陽）

文道希秦淮有所贈（疎影）詞云。涼蟬墮葉。正碧波渺渺。秋在城堞。酒所淒
涼。相喚移船。華燈掩映。佳俠宜城。放客多愁思。寫不盡。琴心三疊。數合歡。製就
齊紈。誰料未秋先篋。坐對江湖興香。便當自此去。同理舟楫。却恨青銅華髮
星星。那稱絳唇丹靨。綴渠自向空王懺。恰難忘。嫩花香裏。甚四弦解訴。飄零歌
畔。淚珠盈睫。（宜城放琴客詩見顧況集。記柳惲事。吳夢窗詞曾用宜城放客
字）又南樓令詞云。泛秦淮。春水方生。却想歡期。渾似夢。憑綺語。駐芳塵。

涇縣翟楚材秦淮雜感詩云。九曲清溪漲碧波。往來遊楫疾如梭。算來只有秦
淮水。占得南朝艷跡多。朱雀橋頭夕照紅。年年鬢影怯西風。記從賭罷旗亭咏。
怕聽尊前唱惱公。

門存集作于庚子亂後。一時渡江名士。倡和殆遍。作者凡六十二人。都五百八
十首。當時予亦有和作。今歲予編秦淮感舊集。將脫稿矣。爰取其秦淮題咏以

寶子之詩話。武陵陳伯弢與陳伯嚴。吏部楊范甫。孝廉張伯純。部郎陳梅生。監
察袁叔興。戶部夏彝恂。楊誥甫。俞恪士。壽丞。四觀察。飲秦淮酒樓詩云。碧瓦青
樓映白門。江南猶有莫愁村。脫冠捉鳥杯壺急。隔水飄燈竹肉喧。歌獻盡傷朝
士氣。滄桑重聚故人魂。興酣競奏雲台議。却愧今吾舌尚存。義寧陳伯嚴酒集
東閣河廳詩云。秣駒履烏爛。盈門俯檻魂。迷鷗鷺村。虎幌乍含林。氣潤當筵暗。
覺酒盃喧。人間事。托支離叟。水調歌。飄窈窕魂。岸柳朦朧舟月細。板橋歸及析
聲存。又飲秦淮酒樓聞陳梅生侍御袁綬瑜戶部述出都遇亂感賦云。狼號豕
突哭。千門。戰血車茵處處村。敢幸生還攜客共。不辭爛漫聽歌喧。九州人物燈
前淚。一軻風波劫外魂。霜月欄杆照頭白。天涯為念舊恩存。長沙袁叔興青溪
畫舫曲云。胭脂水浸赤欄門。羅綺雲圍靄靄村。鴛鴦蕩蕩烟蘭紫。鶯囀桃葉柳
風喧。銀階香濕珊瑚簾。月。玉鏡燈深粉閣魂。人散夜闌霜暗露。燭花猶映臉霞存。
又伯嚴招同梅生彝恂誥甫伯純伯弢恪士集金陵春西殯詩云。綠樹銀河讌
白門。高城霞綺散江村。九州雨集英靈接。四座雷轟笑語喧。愁盡騷腸千日酒。
豔摩花骨六朝魂。風漚枉用傷離後。定在人天萬劫存。又連日諸公招同梅生

侍御水榭飲集詩云。碧幌紅燈水閣門。渡頭桃葉酒家村。三生杜牧豪情劇。十日平原痛飲喧。殘夜星光沉雨氣。夕陽花影送秋魂。舞衫歌袖青溪夢。他日相逢蔓草存。漢壽易實甫遊舫宴集詩云。鏡作屏風簾作門。烏啼烏夜昔時村。殘脂賸粉三篙膩。豪竹哀絲四座喧。如虎如龍名士氣。驚魚驚雁美人魂。六朝無恙惟烟水。賣菜傭知幾個存。又即席再賦云。重見尊前冠白門。新詩哀怨比梅村。畧同天寶官人病。豈學宏光復社喧。錦纜白鷗三尺水。烏衣朱雀六朝魂。東南人物多凋謝。此會今年是告存。江陰繆小珊青溪即事詩云。女俠今無冠白門。詩豪並少杜茶村。琴尊北海聊驅寂。絲竹東山亦厭喧。畫舫疎燈猶在目。板橋流水自銷魂。青溪一角誰煊染。除是清湘與目存。又詩云。楊柳新枝又白門。無煩歌笛傲山村。尋來佳境消長夜。教就清釐壓眾喧。玉甕酒濃春盎盎。金爐香滿氣魂魂。板橋雜記秦淮錄。前輩風流可尚存。湘鄉張伯純伯嚴招飲秦淮酒樓詩云。萬古悲秋此白門。月籠疎柳尚搖村。京華歷劫人還在。一謂彝恂梅生叔興。一水榭聞歌夜更喧。半壁河山容避地。十年哀樂總消魂。六龍何日回天馭。愛國孤懷每飯存。又楊詒甫觀寒酒集東門河廳詩云。小集青溪月在門。

畫船歌吹傍江村。酒波還注多能飲。海水羣飛未覺噓。六代雲山成醉夢。九州風雨黯吟魂。閒居謝客囊緘口。物外逍遙為道存。彭澤歐陽等齊客。座過舊妓感賦云。十日朋簪醉白門。如來世外避秦村。烟塵過眼誰猶記。畫舫徵歌夜尚喧。妓到秦淮工感逝。客談天寶見銷魂。桃花何幸生仙地。却後能留笑口存。善化孫姬瑞伯弢同年招飲秦淮酒樓詩云。一曲青溪畫閣門。殘霞明滅柳邊村。當筵歌舞醒還醉。隔水樓台靜不喧。濁酒暗澆名士淚。幽花疑是莫愁魂。興酣誰唱旗亭句。座上元龍氣尚存。一時名作美不勝收。蓋當庚子之亂。京華不守。海內騷動。賴劉忠誠與各國定東南自保之約。江南得以晏安。名士之過江者。尚得于秦淮青溪間賡唱送和也。（以上紀題詠）

自敘

夫竹枝雅調。繼遺響於葩經。蘭芷清芬。驅逸情於騷僕。過黃陵之廟。暮雨瀟瀟。啟白蘋之囊。香風冉冉。漢皋神女。佩影依稀。湖上湘靈。瑟聲縹緲。古稱荊豔。夏乎遠哉。而乃墜粉遺宮。莫問細腰之址。零綠畫冊。難尋高髻之妝。閑僮楚於衆。咻操土音於哀些。聲傳下里。笛刺嘔啞地。近巫山。女多粗醜。選勝載橘洲之酒。杯一一以空傳。飛花泊杜老之舟。漿雙雙而不舉。秋澄湘月。只是孤明。春擁蘼雲。遙看片影。絮絮門子。涉江雖采芙蓉。渺渺美人。空谷但懷香草。一聲欸乃。詎儕越豔。吳鉞八尺。閑干誰貯。豐花旋鳥。此萬竿斑綠。九畹心紅。不能鬥北地之胭脂。競南朝之金粉也。然而鍾情在我。甄賞隨人。嫫母莊嚴。無鹽刻畫。粉黛雖無顏色。風月自有平章。作小排當。生大歡喜。十層錦帳。尤雲殢雨之天。一串珠喉。紙醉金迷之地。香車流水。環繞錦尼。門巷桃花。茶呼鸚鵡。或羊羔美酒。逗太尉之雄豪。或檀板清樽。渡屯田之綺曲。或東山綠竹。女妓亦屬蒼生。或滄浦琵琶。謫宦偶逢白傅。或少男少女。璧月雙輝。或錢樹錢神。妖風四射。或污泥不接。蓮池見清淨之身。或墮落自甘。花陣捉迷藏之影。年年芳信。無夜無明。種種因緣。

是魔是佛。客有熱腸被酒。冷眼評花。從壁上觀。得箇中趣。風風雨雨。曾經無限。相思燕燕鶯鶯。都作有情春屬。爰仿羣芳之譜。藉為記事之珠。志考青樓圖妓。仕女卻嫌脂粉。繪來彼美風神。細意丹青。付與諸君月旦。嗟呼。吳宮花草早已淪落。西風勝國煙花。無復傳呼南部。燒當筵之蜂蠟。殘淚成堆。擲記曲之青繡。空箱委地。歌翻玉樹。金穴旋銷。彈罷銀箏。銅山易倒。蟋蟀吊秋聲之館。麋鹿游響屨之廊。歷數花妖。通成禍水。今日者。楚邀天授。人謂材多。唾手功名。稱心歲月。百卉敷春。而豫茂。雙丸麗午。而剛盈。白酒邀頭。固昇平之盛事。黃金虛牝。亦消耗之權輿。所冀洛浦留蹤。花叢回顧。不礙題襟。送抱。但妨樂極悲生。然則是編也。其亦敲紅樓五夜之鐘。警翠被十年之夢乎。挑燈起草。豈徒錄彼小名。說偈散花。僕亦悟茲大旨。

蘭芷零香錄

蓬道人戲編

列傳

桂齡

桂齡。戊申巳酉時魁楚也。陽羨方伯開藩楚南。維時海宇乂安。承平日久。方伯輒於暮柳後。乘簾筍。偕山長某公。作曲中游。與姬尤暱。嘗代撰楹聯獻觀音寺。云十七載風塵辛苦。我獨何辜。劇憐蓮性。雖胎難堪。是檀板清樽。千呼萬喚。五百年香火。因緣身將誰託。漫道藕絲自縛。只願得慈雲甘露。并帶連枝。至今猶懸蓮花座下也。未幾方伯罷官。姬亦避地岳州。踰年粵逆震蕩湖湘。蛇紫嫣紅。悉被金風捲去。不知姬為罵賊之毛。惜惜乎。抑為從賊之李師師乎。想金戈鐵馬中。不復按紅牙拍也。

寶翠

寶翠。四川人。甲子來楚南。年十七。主某紳家。紳因樵務。斂怨鄉黨。侵漁致富。構宅萬春池。書室即藏嬌所也。訪翠者投刺於某。藉某為青鳥使。始得通殷勤。非

有聲勢者。不得一見。嘉定以名翰林守長沙。首與翠暱。若丞若倖。若令皆趨附。陳典史費數百金。與翠締姊妹。翠揚游於太守。遂列剡牘。嗣是梯榮者。咸以翠為終南捷徑。矣。未幾陽湖中丞廉得之。罷太守。以次十餘人。褫某職。以其宅入官。脫翠籍。適張秀才。余第耳其名。初無半面。戊辰觀劇城隍廟。值翠燒香。有人指示之。玉肌纖削。秋波動搖。仍含蕩意。桂與翠為官紳狎妓權輿。故首列云。

金芝

金芝益陽人。庖人周大妻也。沈公子跳而慙。構華居。迎娶長沙。久之。貲蕩盡。遂入樂籍。故稱沈金芝云。名動一時。陽羨方伯以五百金為贄。始近芳澤。自道光末年迄同治初元。魁花選垂二十年。性好擣菹。一擣百萬。纏頭所入。隨手輒罄。頗任俠。相識者凡有求。視力所能逮。未嘗或吝。喜與青油幕中人往還。硯耘失業者。恒假館不取值焉。山陰謝生尤當姬意。為之謀得武陵硯席衣四笥。皆姬所製。謝去半年無一字寄相思。姬憤甚。泛舟朗江。徑入縣治。曳謝出堂皇。且批且詈。出笥中衣。手裂之。謝長跼哀乞。姬不顧而去。己巳秋初。有小婢患痘垂危。姬恐其死於內寢不吉。裹以薦。命傭活埋於東郊。婢過市而呻。人偵其實。誦集

姬寓執付邑令。令固其座上客也。左袒之。民情洵洵。勢將激變。淮安觀察督查街圍力反其事。姬荷校徇於市。值稠人處。則扶其背二十。閱兩日始徧省城。計受責不下千餘。姬受此挫辱。其家為無賴搶掠一空。年駸駸四十矣。慨然棄沈公子。擇人而事。湘潭汎陳弁娶之。任繡幃花冠。居然命婦。

玳梅

廖玳梅。龍陽人。住湖壩。設藥肆。邑人王某見而惑之。耗纏頭之費。申嚙臂之盟。外舍十年。棲梁雙宿。析其產剖分之。王某死後。姬雖未吟寡鵠泣冤禽。而禪心已作沾泥絮矣。擁貲既豪。慕馬四娘之為人。置千里之驛。備八厨之珍。屋列東西。客分上下。達官豪賈游士山人。懷刺甫投。簾鉤高捲。或小具杯盤。或代供靡屨。必得其歡心而去。某進士未達時。贈詩有當年乞食楚王孫。一飯難忘漂母恩之句。其傾倒感泣若此。王氏中落。弟子屢與姬鬻。漸結訟仇。為姬謀者欲甘心於王久矣。已巳之秋。邑令忽奉中丞飛檄。訪有王某如千人。將搗竿起。飭令弋獲。就地正法。令檢其人。皆姬案中人。素非不軌者也。駭異未敢遽決。姑繫以待鞫。邑人大譁。投保狀者趾相錯。令據實上聞。中丞初無是舉。愕然莫測其

由密偵之。始知其戚竊虎符為姬洩私憤。故作一網打盡計。中丞遂其戚。因姬以縲絏卒。賴巨紳力為誣諉。仍作脫籠之鳥。從湖上狎鷗門前車馬。猶不冷落云。

蘭卿

蘭卿姓戴。長沙人。讀唐詩畧能上口。好與文士相往還。顧蕩甚。屢脫籍不果。明經某刲臂療親。宗族稱孝。母喪甫期。遽迎袝。某頗為士論所少。未幾嫌某弱。怒而求去。瀏陽周某富而吝。見姬忽迷罔。以五百金購歸。未幾嫌周老。怒而求去。有陳生者。善房中術。姬委身事之。貧無以自存。遂有永明之役。先是蜀人周某入貲為令。與姬比屋居。陳故縱姬與通。周補永明。竊姬以逃。陳亦不之追也。居署逾年。忽攫金五千。單舸歸陳。陳患周之索金也。先控周姦拐以制之。周因此掛計。與姬與陳為夫婦如初。比目雖成。芳顏未老。未知能終焉否也。

毛大

毛大。老伶工。童養息也。為其弟子錦源所誘。無屋置金。有門售玉。豔名傾遠近。而錦輒斷斷焉。寶馬香車。未嘗入市。翩翩貴介。罕得登堂。半放紅梅。仍不免竹籬茅舍也。翠喜者。咸豐初名伶。鉅閣方伯因而罷官者也。以重金啗其姑。據而

有之。錦念火中燒。懷利刃壞寢門而入。翠喜跳兔女慘罹凶鋒。頃刻畢命。時已
已正月二十有八日也。某令素狎錦。故緩其獄。援救減死。女蓮舌潤翻。綽有風
致。輒倚衾支頤。以犀叩牀沿。弓弓作細響。度以俚曲。頗中節性。喜蟋蟀。雕籠羅
列。其殊者以繡帕覆之。日以相鬥為戲。其實秋聲後身耶。錦素睚戾。值怒發。吼
聲如豺。碎其籠而踐蹂之。女但啜泣而已。不與校也。葬長沙北郊杉湖橋下。墓
門植桃花楊柳。碑題斷腸人墓四字。碑陰刻五言排律五十韻。玩其詞殆與女
未真箇銷魂也。詩云。今古成長恨。人天此別悰。錯從當日錢。情為箇人鍾。譜系沿
毛女。齊諧協子丰。瘞癡疑中酒。母老待尸癯。璞玉何心銜。流雲有意衝。芳陵尋
下馬。小市訪臨邛。外戚來瓜葛。庸材類非莠。推花飛蛺蝶。附樹集狂蜂。琴語經
三變。犀靈奈五壘。鴉偏隨彩鳳。鷲竟起乖龍。絮落黏塵溷。花開屬菜傭。戚施戲
燕婉。怨藕雜孤茸。鳩拙香巢據。鷓鴣張毒語。訕叫吹揮手。盜新憤觸眉。峰禍起同
槽。夢文占入腹。山刺牀剛反。目利刃忍椎胸。寸寸腸先斷。絲絲力漸慵。迷離啼碧
血。宛轉委青鋒。解脫徵仙術。超昇仗大宗。可憐薄命妾。巨耐負情儂。巨甕囚先入。
虛堂吏不庸。法應西市伏。土任北邙封。鎖業冤魂護。冰天淚點淞。妙齡花十八。錦

壙樹千重。蘇小湖邊路。朝雲墓上榕。何人題片碣。有客感游蹤。太歲蹉依卵。清
商律中冬。偶歌折楊柳。隨意采芙蓉。戲謔唇疑沸。迷藏鬢屢鬆。殷聲擲紅豆。陣
法試秋蒼。豔體輕輕度。香囊密密縫。情傾蠶繾綣。味永酒醺醺。潘果當懷落。胡
麻特地供。鷄籌聽隱約。鴛夢待惺忪。流水萍聯絮。高枝鶯附松。誰知太常癖。不
諱魯男羞。蓮粉清猶膩。茶心淡更濃。華雲雖藹藹。明月自溶溶。對面分勞燕。連
腮失鮒鱖。行看鳶跼跼。信斷雁離離。令節過元夕。狂鋒罹短種。事奇喧遠近。慟
極走躑躅。黃隕桐心死。紅搖蠟淚鎔。見人佯作達。殉汝欲相從。脫手連城璧。酸
心碧海鐘。來生終恫恍。遺綫尚橫縱。敲竹留餘韻。當花想醉容。悔深添懊惱。夢
醒謝華穠。春雨朝啼鴉。秋風夜泣蛩。他年九泉下。掩面莫相逢。

小春

小春王姓饒氏童養息。藁砧從軍不返。遂大歸焉。丙寅丁卯間。壓綫蓬門。冷落
殊甚。迨後聲名鵲起。貴方悟稀。向之白眼者。亦垂青矣。有呂秀才綺歲盛顏兩
美相悅。星盟月誓。矢以白頭。從戎隴西。隕於中道。呂母招魂以葬。姬往臨其家。
為營齋奠。並出餅金為堂上壽。母哭曰。不能消受佳婦。老身福薄哉。有貴公子

為勞某所愚。以重貲給以貿易。不十年折閱十餘萬半。為勞某侵漁。家亦富矣。勞某為姬所愚。罄其貲以買笑。姬居然構華屋。貨沃壤。家亦富矣。姬又為胡某所愚。悉以纏頭供其博。不足則並華屋沃壤償之。貨悖而出。天道好還。何挹注之速哉。於是姬無家矣。不得已歸勞。勞雖擁妻妾。幾乞墻間。居半年。隨江公子遁之粵西。未知究竟。姬落落大方。有前明顧柳遺風。蹴鞠之場。春燈之市。靚妝豔服。掉臂游行。若自忘示色身度世者。好讀書。真記能背誦其詞。呂生將行前。夕置酒祖道。歌碧雲天。黃花地一折聲淚俱下。

盈秀

盈秀年十九。風致可人。六寸圓膚。不損其媚。其王者為池氏。慧道人顏其居曰池上草堂。巾烏交錯。殆無虛日。每值燈炮酒闌。密坐深談。不勝身世之感。固早知非池中物也。太原公子年少入官。彼此傾心。目成已久。忽為免脫。竟協駕盟。不待索紫雲而已。遇紅拂矣。天壤王郎。雖饒豔富。司晨有北。療妒無羹。入門即鉗其雙趺。浸至潰腐。有林之洋。受困女兒國之慘。乘其入月。偏食西瓜。因而成疾。未半年已憔悴非人矣。公子于役武昌。其婦亟召媒氏。貨於酒傭。行有日矣。

姬艷服自綾。嗣是屢示聲響。泣雨啼烟。慘惻欲絕。一日其婦理髮鏡中。忽見姬形。亦感心疾而歿。公子猶漁獵不悛。

桂憐

桂憐。朱姓。四川人也。夫唐氏早死。其翁挾之游澧州最久。庚午來長沙。聲價少減於若蘭。而品較潔。有假妹曰丹桂。曰金桂。均妖麗。客至則丹金應之。非跨李十郎。青駒騾。墜榮陽生。珊瑚鞭者。桂憐不之見也。喜談詩。學畫蘭有致。誓不與有鬚者狎。某將軍財雄一鄉。而于思可憎。百計媚姬。未得所欲。臘月六日。挾姬宴雪。姬索白狐裘。南中素少是物。意借以難之。將軍敬諾。時統防軍駐城上。歸集諸謀士。籌之有客進曰。向在湘潭曾見之。索值五百金。將軍甚喜。召健兒手契箭。限時刻以購之。果以五百金而得。往返只七十刻。其程則百九十里也。臘八佛誕。姬已著之禮佛矣。其曲意逢迎如是。顧牀第間。輒涕泣告以夫死後無外。遇將潔身以報泉下人。將軍嘉乃節。不復強。常舉以告人。稱之曰貞婦。貞婦。辛未秋。丹金均適人。得善賈。姬擁貲頗豪。翁死了然一身。亦不嫁。徘徊長沙湘潭間。與烏巾少年相贈答。見將軍猶懍懍也。

六秀

葉六秀湘陰人。琵琶老妓也。年逾四十。風韻猶存。與之狎者。動輒迷罔。姑蘇蔡生齒逮其半。誓欲娶之。其母不許。戊辰燈夕。飲鴆以死。秀聞之。猶遣使索舊逋。蔡母怒。鳴諸官。邑令逐秀。朝以出。夕以入。擅名如故。有吳某佐將軍幕。博致萬金。暱秀甚。不履婦閨年餘。婦恚。飲藥詣秀索。吳未見而毒作。赫然死。秀座。邑令驗訊。答秀而逐之。亦猶戊辰之逐也。近蓄假女曰阿三。亦與秀埒。將來不知更殺幾人。

若蘭

若蘭吳人。幼為湘勇所掠。鬻於江某。庚午來省。年已二十有二。體態豐盈。語音輕脆。騁其談鋒。終日不倦。招之入座。或謂以鳥鳴春云。傾動一時。門盈車馬。秋娘雖妬。春士爭投。尤與茶江公子厚。公子固懷盈。潘果者也。辛未春三。嘗作楔游。登嶽麓山。飲三閤大夫祠。香草美人。風流未墜。湘潭尹生。工西人影相術。就酒邊照之。新紅欲然。淨綠如洗。姬倚闌遠睇。公子凭肩而笑。作指示狀。神情宛若。試喚真。真櫻口欲應。余嘗見柳如是。小像陳圓圓冊子。張憶娘簪花圖。皆名

手作以此較之。猶覺有筆墨痕。士申僑寓湘潭。忤西商。時有聶典史嘗因巨室豪僕觸其前導。當街仗之。因此以風厲名。西商招聶飲。故謂姬唱聶多金。從而庇縱。聶立辨其誣。西商遂激之曰。若不庇。敢責之。歟。聶曰。何不敢之。有。西商曰。渠自中丞以次顯僚。巨紳鮮不相識。若典史敢乎。聶奮然曰。渠豈某巨室比哉。吾且仗其僕矣。擲蓋而起。至姬寓執之。答於通衢。凡二十。姬受此無妄之災。明光頓滅。興致亦闌。輒言欲改緇服。見比丘身。以懺綺語。姬果具蓮花根蒂耶。或亦參口頭禪耶。姑俟其究竟。花榜以姬領袖羣英。此外如劉梅卿。張京玉。不下三四十輩。治情側豔。炫爛春光。皆野草花也。故不列傳。濡筆俟後來之秀。

紀事

楚南風氣僻陋。遠不逮吳越燕趙。道光中葉。始有歌妓。合省城不過三四輩。招之侑酒。必於重簷秘室。偶一開觴。鄰里亦耳而目之。詫為僅見。咸豐改元後。陽羨方伯嘉定太守先後蒞官。提唱風雅。時作文酒筵歌之會。烏紗紅粉。鎮日排當。官紳從而和之。即下及傖楚。亦慕雅效尤。若輩遂以省城為花藪。軍興以來。湖湘子弟。怕首荷戈。富貴而歸故鄉。揮金如土。每值豪宴。洵如王愷。

有若慶春園有若萃賢閣有若如松館玉壺春而以老怡園為最。臺石為山。栽花作障。長廊小榭。疏密合宜。月可上衣。雨不溼屨。每值佳日。有女如雲。鶯鶯燕燕。狂左宜右。有雖秦淮之丁字簾。吳門之冶芳浜。無以過之。其聲咄嗟可辨。池蓄鯽鯉。極肥。舉網可得。乘其潑刺。急投諸釜。躍於油中者。再配以醬。酸骨酥而肉色如玉。蓋仿西湖五柳居製法。或宋嫁之遺歟。下箸時。得魚處。荇藻猶動。

近有洋酒作琥珀色。味香而性冽。酒戶窄者。三蕉輒醺。製銀瓶高三寸許。若桃若梅。暨博古圖式。蓋上以小管作樞。欲飲者左旋而啞之。右則退也。美人輒絡以五色絲。佩詞子側。藉香汗溫酒。心許者始出。以相勸。芳澤醅醲。氤氳鼻觀。不待飲而先醉矣。

板橋雜記謂張魁官非惠山泉水不飲。非四槎冬春米不食。非孫春陽華燭不寐。近日曲中。汲白沙泉烹茗。山雨前茶。米則楚南所產。紫如雲子。若蘭以茶蘼露蒸飯。食後噓氣皆香。西洋近販洋燭。皎若霜雪。蒸之無煙。著衣不浣。孫春陽瞠乎後矣。

初入桃源。茶罷即請作煙雲戲。彼美橫陳。輕舒皓腕。阿芙蓉化為繞指柔。噓氣

成雲四照花正不厭霧中看耳吸煙之槍華則翡翠玳瑁素則方竹湘斑嘗見有紫竹者大若拇指周環刻三都賦字小如蟻無破體無省筆紅豆山齋物也某公子應庚午秋試來省放榜之夕集名花為慶榜宴凡十六人人贈五十金金鐲凡二轟飲達旦在貢院之側故事貢院寫榜張於巡撫署前鼓吹導榜經其寓門公子取胡床當戶而坐十六人各執洋燭雁行侍立衣香人影望若神仙觀榜者詫為奇遇停趾以觀頃忘得失有鼓吏吹喇叭驟睹此異神魂飛越躑而顛圓轉入一姬裙下口中喇叭猶作嗚嗚響公子大笑是科雖落第論者謂較榜花尤豔

臘月杪汾陽公歸自武昌江夏公子招若蘭為之洗塵朔風撼屋密霰布空鑪灰不溫酒力遽縮姬至探袖出小盒有丸若梧子人贈一粒吞之煖香貫膺腹炊許四體皆溫幾忘為消寒會也汾陽公豪富冠一時莫名之寶收蓄頗多獨少是物詢所由得笑而不答蓋某勳貴所贈得自洪逆偽宮中者

辛未燈節某公招集名花作博捕戲布席凡四某立高机搖玲瓏花骨忽自結其長鬚作小辮斜插鮮花又取某姬繡花半臂著之顧盼作媚態見者笑不可

仰東山綠竹。女妓蒼生亦中年陶寫所應爾者哉。

翠賢閣在青石街。冠蓋通衢也。宏農公子挾桂憐就飲。姬著紅綠閃花摹本。緞
狔猊裘。緣繡花邊。鏤紗作散花蝴蝶。貫以銀絲。穿插滿身。偶一舉動。栩栩蓬蓬。
逐繁英而舞。公子忽披其裘。脫局出。市人大譁。疑其病狂。越日與清河關中諸
公子。張宴浙江鄉祠。演金瓶梅淫戲。諸公子各擁一姬於膝上。弛袒衣。效陳敬
濟弄金蓮。雙乳狀。場上場下。是戲是真。觀者如從鏡殿。看三十六鴛鴦也。宏農
具督力。忽肩荷桂憐。登紅氍。上作天魔舞。伶人為之罷劇。

武弁廖某有翠玉鐲。值百餘金。若蘭把玩。失手墮地。碎之。廖怒形於色。若蘭啟
篋。有十七雙。皆倍於廖者。任其揀償。廖慙沮遁去。

某帥致命沙場。其猶子扶櫬歸葬上湘道。過省城。某公徧集名花。祖道。因客居
喪為羣姬製素羅衣。裙簪釧胥玉。燒白蠟張角燈。盤盃用水晶。廳事糊淨絹。鋪
楊花氍。人幾疑入瓊樓玉宇。侍從都騎白鳳凰也。

辛未中秋。有品花主人定花榜。以江若蘭劉梅卿張京玉為鼎甲。另有同年齒
譜。羣姬有妻有妾有婢。皆座上客也。視其資格。以判等差。狀元夫人候補同知。

李某合潘驢鄧小閒而一者寵以專房宜哉是冬有周太守者寵娶王姓女為妾。女父固無賴。乘周儀從出當街呼之曰婿。周怒批之。適武試諸武生不察以婿毆翁為非理。叢而搏周。曳周至布政司擊鼓訴冤。周因此罷官。有輕薄子榜楹帖於官廳云。女非女。男非男。李同知嫁作狀元婦。大不大。小不小。周太守推倒丈人峰。

有甲榜部曹誇官於若蘭者。姬曰。吾向不知科甲之貴。近有花榜。謬置我於龍頭。而竈下婢巧雲亦列三甲。彼從此亦賜同進士出身。頓增聲價矣。

某公子獵得秀才。不通文墨。一日於簞生座上。見一雛姬極歎賞。姬曰。此詩所謂花面鵝頭十三四也。某曰。如此美人。屈作花面。唱潤口。殊為可惜。姬大笑。近日長沙稱謂。每稱人之姓。並其行曰。某幾先生。關中公子挾簞生觀演諸葛丞相七擒孟獲劇。輒呼諸葛五先生。姬曰。正與菜花三娘子作對耳。關中行三。故以此侮之。可謂敏捷。

宏農清河兩公子飲於老怡園。酒酣。忽聞女伶歌聲出自牆外。審其音似京玉。使人偵之。確甫在園右之陳宅侑酒也。亟往招呼。因座有醴商。京玉應應不遠。

捨兩公子躁不可待。短衣徒步。壞陳宅大門而入。闢入筵所。京玉正伏椅斜坐。兩公子並椅阜之急。走疾若風雨。始終不發一聲。滿座驚駭。幾疑將軍自天而下。京玉則以為邏役也。至老怡園。置座隅。猶哭號。老爹饒命。老爹楚俗。尊稱差役也。

桂憐生日。宏農置酒為壽。演司馬師搜魏宮劇。扮司馬都督者。塗黑面掛長鬚。朱袍雉冠。猙獰可畏。客有稱其善飲者。公子就場上拉之來。立席前。命桂憐親酌巨盃以勞之。司馬都督故不善飲也。既懼公子之勢。又慕桂憐之色。勉強飲七八盃。漸不能支。固辭欲遁。公子怒。左手執其耳。右手拔所佩木劍架其頸。又連灌十餘盃。司馬家兒玉山頽矣。鞠部中人急抬去。醉幾死。猶塗黑面掛長鬚。朱袍雉冠。猙獰可畏也。

辛未初秋。茶江公子糾諸名士。挈羣姬登妙高峰。為尋秋之會。風日清美。雲樹瀟灑。舊筍引紅新萍。沸綠嵐光迴繞於裙角。帆影迎送於樽前。拾飄不寒。頗醺微暖。公子樂甚。舉酒屬曰。值茲佳賞。爽我塵襟。觸景怡情。各言所嗜。從志由衷。毋夸毋誕。於是譁然而起。其致雅者。嗜宋版書。嗜名入畫。嗜哥宣。嗜秦碑。嗜

古甌嗜琴嗜漢玉嗜金石博古器嗜古樹嗜時花其濃麗者嗜徑寸珠嗜翡翠嗜祖母綠嗜貓兒眼嗜龍腦香嗜宋時大花錦其近於時者則花梨紫檀之器紫蠟黃柑之味豐豹捨刺之服洋鐘扣表之供即下逮紙筆墨硯脂粉釵釧莫不探喉而出自快生平獨若蘭則睨視而笑似有不愜於懷者衆叩之則謂與諸君子殊酸鹹也再四強之若蘭大聲應之曰嗜錢衆出其不意為之闕堂姬曰諸君子何笑乎吾所嗜固探諸嗜之源嗜吾嗜而後嗜若嗜也

詩文

無題集杜少陵句十八首

姹女凌波日姑蘇客海邊如行武陵暮故泊洞庭船銀甲彈箏用金壺隱浪偏
異花來絕域解纜不知年

籬弱門何向深藏數十家霜橙壓香橘疏竹隱秋花欲問支機石堪留衛玠車
區區甘屢趼細細酌流霞

勝地初相引千崖秋氣高哀音饒白雪汀草亂青袍天上多鴻雁林間跼鳳毛
玉樽移晚興終日困香醪

芳宴此時具。庭春入眼濃。竹高鳴翡翠。褥隱繡芙蓉。往者十三四。煙花一萬重。尚思歌吹入。相識自兒童。

今夕復何夕。他鄉勝故鄉。乞為寒水玉。莫羨紫羅囊。醉客雲鷗鷁。昆山生鳳凰。離亭非舊國。風至憶襄王。

生長在空谷。佳人絕代歌。高秋收畫扇。朱袖拂雲和。一見能傾座。百年知幾何。長沙才子遠。風雨亦來過。

夜醉長沙酒。題詩蠟炬紅。江通神女館。霜薄楚王宮。碧海真難涉。清樽幸不空。蓬萊如可到。告別莫匆匆。

野館禮花發。山杯竹葉新。寒空見鴛鴦。瑞錦送麒麟。豈異神仙宅。時邀江海人。少年別有贈。手自與金銀。

已忝歸曹植。過逢類楚狂。細聲侵玉帳。久坐密金章。日晚煙花亂。歸軒錦繡香。鴛鴦不獨宿。莫學野鴛鴦。

神女花鈿落。燕姬翠黛愁。四時無失序。一月不梳頭。繡段裝簷額。真珠落臂鞦。捲簾還照客。蕭瑟倚朱樓。

恣意同遠步。終朝有底忙。花羅封蛺蝶。江檻俯鴛鴦。遲日江山麗。名園花草香。掉頭紗帽側。裘馬頗清狂。

節屋還堪賦。源花費獨尋。莫令膠漆地。虛費短長吟。青瑣陪雙入。華筵直一金。酒醒思卧簟。隱几亦無心。

衡霍生春草。荼瓜留客遲。憶過楊柳渚。搖蕩菊花期。歸鳳求凰意。朝雲暮雨祠。數杯巫峽酒。來往亦無時。

結舌防護柄。巢傾翡翠低。何時一樽酒。送女萬行啼。赤雀翻然至。青雲不可梯。所過頻問訊。跡有但羈棲。

昔別是何處。高秋爽氣激。感時花濺淚。割愛酒如澆。烏鵲愁銀漢。金波耿玉繩。歡娛兩冥漠。離恨兼相仍。

詩憶傷心處。林鶯遂不歌。涼風起天末。落月去清波。山鬼迷春竹。幽人泣薜蘿。人生不相見。秋水席邊多。

三年門巷空。揮淚各西東。歲晚仍分袂。天邊今轉蓬。犬迎曾宿客。花發去年叢。牛女漫愁思。更長愛燭紅。

記贈卿家有新詩錦不如猶殘數行淚。目寄一封書。寄語楊員外。悲涼楚大夫。
洞庭秋欲雪。及此問吾廬。

無題集李義山句十二首

十二層樓閣苑西。赤簫吹罷好相攜。深知身在情長在。不是花迷客自迷。曉鏡
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訝玉繩低。嗟余久抱臨邛渴。百里陰雲覆雪泥。
卧後清宵細細長。五更鐘後更迴腸。嫦娥應悔偷靈藥。青女丁寧結夜霜。下苑
經過勞想像。謝家離別正淒涼。紫雲新苑移花處。但惜流塵暗燭房。
東望花樓會不同。後門前檻思無窮。玉桃偷得憐方朔。香麝何勞問石崇。永憶
江湖歸白髮。至今雲雨暗丹楓。閨門日下吳歌遠。昨夜星辰昨夜風。
有箇仙人拍我肩。碧眉紅頰一千年。朝雲暮雨長相接。對影聞聲已可憐。何處
拂胸資蝶粉。可能留命待桑田。嗟余聽鼓應官去。長遣游人歎逝川。
來時西館阻佳期。恐是仙家好別離。憐我秋齋夢蝴蝶。空教楚客詠江蓠。桂宮
遺影光難取。羅薦春香暖不知。誰與王昌報消息。洞房簾箔至今垂。
曾逐東風拂舞筵。五雲章色破巴箋。為憑何遜休聯句。莫見洪崖又拍肩。搖瑟

惜惜藏楚弄。雲孫帖帖卧秋煙。從來此地黃昏散。百尺樓高水接天。
曲岸斜陽極浦雲。水邊風日半西曛。銀燭故錦迷輕袖。睡鴨香鑪待夕熏。獨坐
遺芳成故事。人生何處不離羣。枉教紫鳳無棲處。繡被猶堆越鄂君。
新人來坐舊妝樓。樓上黃昏欲望休。神女生涯原是夢。月娥嬌獨好同游。相攜
花下非秦贅。不及盧家有莫愁。卻憶短亭迴首處。遠書歸夢兩悠悠。
用盡陳王八斗才。廊深閣迥此徘徊。重吟細把真無奈。因漆投膠不可開。煙幌
自應憐白紵。柳綿相憶隔章臺。纖纖粉斨馨香餌。青雀何如鴛鳥媒。
碧潭珍重駐蘭橈。我為分行近翠翹。願我有懷同大夢。暫憑樽酒送無憀。仙舟
尚惜乖雙美。銅雀春深鎖二喬。腸斷吳王宮外水。王孫歸路一何遙。
雲屏不動掩孤嚔。錦瑟驚絃破夢頻。刻意傷春復傷別。可堪無酒又無人。風朝
露夜陰晴裏。苦海迷途去未因。馬上琵琶行萬里。枉緣書札損文鱗。
慢妝嬌樹水晶盤。相見時難別亦難。何處更求迴日馭。孤心直上相風竿。芳根
中斷香心死。紫府程遙碧落寬。憶事懷人兼得句。南風無處附平安。

無題集吳梅村句八首

關河蕭索暮雲酣。纔上征鞍又解驂。為道故人相送遠。一鉤新月印湘潭。
小杜曾游記昔年。驂驢凋喪使人憐。請傾百斛葡萄酒。三醉酡顏柳共眠。
香銷寶鴨月如霜。窄袖輕衫便洞房。休道玉人心事懶。錦囊添綵繡鴛鴦。
少年走馬過紅樓。狼籍珊瑚露未收。殘酒未醒驚睡起。隔簾小婢喚梳頭。
簡得遺香起夢思。誤他舉舉與師師。青衫憔悴卿憐我。漂泊楊家有雪兒。
回首關河數暮鴉。霓裳三疊遍天涯。他鄉已過故鄉遠。珍重雕闌白玉花。
湘山木落洞庭波。雲雨臺荒憶楚娥。正遇秋風蕭索甚。奈他明鏡淚痕多。
夜深銀燭最分明。灑盡青衫調不成。手把定情金合子。玉釵恩重是前生。

有贈集詞七律三首

魂是湘雲骨是蘭。

高觀國

情紅悶翠掩青鸞。

韓偓

夢回鴛帳餘香嫩。

趙鼎

風入

羅衣貼體寒。

馮延巳

星靨笑偎霞臉畔。

和凝

雀釵斜壓鬢雲殘。

姜夔

綺窗人在

東風裏。

阮閱

悄倚西樓第幾闌。

周密

晚妝無力鞦雲鵲。

程垓

金鳳搔頭墜鬢斜。

張泌

百結柔腸無晝夜。

蔣令女

數聲

啼鳥怨年華。

僧暉

玉樓冰簟鴛鴦錦。

牛嶠

簾月梁塵燕子家。

蔣景祁

早為不逢

巫峽夢。李珣春愁畢竟有些些。王紹

寂寂閒庭雨。昨晴。唐世漸瑣窗小語雜流鶯。顧仲從繡牀斜凭嬌無力。李後主

羅帶同心結未成。林逋空遣橫波傳意緒。歐陽炯慣猜閒事為聰明。吳偉業少

年不識愁滋味。辛棄疾相共凭闌看月生。馮延巳

有贈集詞七絕四首

疏櫺皎皎月如霜。趙可銀漢雲情玉漏長。魏承班檀板輕聲銀甲暖。煬帝春風

一曲杜韋娘。無名氏

略成輕醉早惺忪。毛滂一隻橫釵墜鬢叢。毛熙震倚著雲屏新睡覺。張泌罩紋

如水浸芙蓉。周邦彥

未經惆悵不知愁。于張仲殘夢膏騰下翠樓。馬洪昨夜酒多春睡重。程垓日高

花謝嬾梳頭。柳永

日西初見下妝樓。于張仲煙外垂楊綠影浮。王暉閒倚繡簾吹柳絮。賀鑄不知

飛上玉搔頭。嚴恭

有寄集櫻帖字十一首

昔日清游地。蘭言領取初。同時生不偶。及坐左因虛。寄迹嗟若此。隨形豈舍諸。少年不放誕。靜趣樂相於。

隨遇每自得。生天信有因。竹清文與可。蘭趣管夫人。盡合羣言契。能生一室春。情長及情短。懷抱若為陳。

長曲又短曲。絲絃日自娛。幽情寄蘭若。春信及文無。相向每遽坐。同游偶騁殊。風懷期有作。詠事樂于予。

領得幽閒趣。風情合寄將。坐懷猶攬帶。盛會偶流觴。蘭氣絲絲引。春山曲曲長。至今足欣樂。殊品每同嘗。

託足雖無地。幽蘭品自崇。一生此初日。萬古在春風。知己又誰是。時流不與同。暢游當既暮。每至管絃終。

合作長春敘。言將座右盛。室因誕日集。人是未年生。祝辰在紫竹林設樂地欣同樂清時悟。大清仰期觀。自在可察此。間情。

年時無足迹。靜宇若山林。大地分悲樂。情天自古今。曲長當日暮。人倦況春陰。每得幽期信。閒游偶惠臨。避賢甚私

一水臨天外。無時又樂羣。及今殊感悼。昔日極娛欣。後會可相遇。春懷不足云。
有風猶寄信。情至自生文。

世世生生在人天。信可修。每興今日感。曾作少年游。迹相諸天悟。春情逝水流。
悲嗟與欣快。隨事有因由。

相與期終古。長言及萬年。死同九幽地。生向有情天。自昔言猶在。于今事豈遷。
永懷雖惜惜。至趣樂無絃。

無盡無無盡。齊觀萬類時。人間每風浪。天上寄游絲。畢世殊幽契。長懷託故知。
水流雖九曲。情致若相隨。

書後

己巳初秋。淮安觀察以加青沈金芝事過激。罷其督查街團差使。遂請急回籍。從合肥節相軍陝西。嗣此督查街團者。矯枉之不獨未加驅逐。容有樹五綵旛作護花使。若輩趨赴長沙。紛如鶩集。油壁香車。交馳市閭。至庚午之冬。稱極盛焉。辛未雖羣花如故。而新奇之事較少。似有日斜花冷之漸。越壬申。淮安觀察復來湘中。仍有督查街團之役。六安廉使新秉楚臬。風厲殊甚。花天酒地。洗滌分明。紫燕金衣。咸成反舌。矣。是編所紀。獨庚午較詳。不欲刻畫無鹽。炫人耳目。品翠評香。絕無溢美。至所紀之事。必斬新日月。獨闢雲山者。始類及若夫矜風雅。涉猥褻。啟誨淫之漸。增文字之障。概付闕如。體例既嚴。見聞又狹。區區數則。掛漏實多。閱者毋笑少見多怪也。

[illegible]

潮嘉風月

山陰 俞蛟 青源

青樓珠箔。能勾蕩子之魂。赤飯雲繒。難實妖姬之壑。被無窮之遺害。溯作
俑於何年。金縷歌殘。豔名花而早折。玉簫聲咽。傷幽會以難期。洞號迷香。
入尋何衆。泥惟沾絮。洗脫者誰。僕也不解溫柔。貽譏風雅。遇紫雲於席上。
敢發狂言。賡綠水於牆邊。頗忘綺夢。墨堆雪嶺。美醜無煩。加黑白之評。風
颭荷珠。姻緣何必有短長之喻。乃梅州帶水。毗接封圻。而潮郡連疆。地隣
瀛海。徹夜之笙歌。臺奏撥鵲絃。而驚起潛鱗。侵晨之粉黛。皆香籠蟬鬢。而
艷留碧漪。采風問俗。紀載宜詳。品翠題紅。篇章爭麗。逞擲心而賣眼。母氣
盡於綺袴。團中。竭獻笑以呈歡。徒魂斷於蓬窗深處。迨夫色荒情倦。繼以
表敝金殘。對此日之蕭條。傷懷殊甚。憶當年之佳麗。回首難堪。是用箴規。
爰資蒐輯。

麗景

潮州居羊城東北。山海交錯。物產珍奇。嶺表諸郡。莫與之京。以故郭門內外。商

旅輻輳。人烟稠密。儼然自成都會。昔韓文公貶潮陽刺史。驅鱷魚之害。開文教之端。後人追慕其德。名其江曰韓江。越今七百餘年。烟波浩渺。無滄桑之更。而繡幃畫舫。鱗接水次。月夕花朝。鸞影流香。歌聲夏玉。繁華氣象。百倍秦淮。此外如梅州之八角亭前。齊昌之西河塘外。雖規模不及。而雨絲花片。殫人魂魄。如出一轍也。若非在上者惠養有方。則荒徼之區。安能富庶華美至此極哉。

潮嘉曲部中。半皆蛋戶女郎。而蛋戶惟麥濮蘇吳何顧曾七姓。以舟為家。互相配偶。人皆賤之。間嘗考諸紀載。蛋謂之水欄。辨水色。即知有龍。又曰龍戶。秦始皇使屠睢統五軍。監祿殺西甌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意者。今之蛋戶。即西甌之遺民歟。生男。常事蓬蒿。祇在清溪潮陽五百里內。往來載運貨物。以受值。生女。則視其姿貌之妍媸。或留撫畜。或賣鄰舟。父母兄弟。仍時相顧問。稍長。輒勾眉敷粉。擬管調絲。蓋其相沿之習。有不能不為娼者。非如燕趙之區。隨處可遊。資生多術。乃不顧廉恥。以身為貨。可同日而語。故遇交好者。擇純謹可倚。即託以終身。不俟老大始嫁作商人婦也。廣東蛋戶與浙江墮民。曾蒙諭旨。准其為良。與居民一體安居習業。土豪地棍橫加逼辱。依律治罪。載

在令典此真胞與為懷欲滌斯民舊染之污無如結習莫除甘於下賤亦可哀也已

六蓬船形製昂首巨腹而縮尾首長約身之半前後五艙首艙居則設門并几席之屬行則并蓬去之以施篙楫中艙為款客之所兩旁垂以湘簾雖寬不能旋馬而明廠若軒庭前後分為燕寢几榻衾枕奩具熏籠紅閨雅器無不精備捲幔初入覺錦綉奪目芬芳襲衣不類人寰然此猶麗境之常耳頃年更有解事者屏除羅綺卧處橫施竹榻布帷角枕極其樸素榻左右各立高几懸名人書畫几上位置膽瓶彝鼎閒倚蓬窗焚香插花居然有名士風味對榻設局脚床二非詩人雅士不延坐韓江抵清溪往迴千餘里處處修篁夾岬每乘此船與粉白黛綠者憑欄偶坐聽深林各種野鳥聲頓忘作客是何異古之迷香洞非胸有卓識安得不為之惑諺云少不入廣職此故歟

潮嘉風俗朴魯良家婦女布衣椎髻形頗惡劣舟中則雲髻分梳薄如蟬翅蛾眉約秀淡若春山綵袖曳風唾花凝碧繡鞋步月瘦玉生香至於環珮聲低芳踪漸遠釵鈿製巧新樣頻翻更有不能枚舉者而儇荒之徒囿于習俗每嫌蓬

船不來無論妍媸見而齒冷是皆指大之見烏足與品題佳麗哉從來歌咏美人未嘗語及其足唐史稱楊妃羅襪宋書稱婦人圓履韓冬郎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纖皆不纏足之明驗且昔人論東坡詩如名家女大脚步便出是女之美惡不在足之大小今有人焉濃眉潤目碩腹粗腰雖裙底雙鈎不盈三寸亦謂之佳麗乎如余之所見潮州之竹姑興寧之貞娘月鳳郭十娘麥蓮鳳梅州之吳小金麥鳳妹皆眉黛楚楚一笑嫣然緩行獨立倍覺娉婷余雖不解個中三昧而知當日西子太真足以傾人城者斷不在鳳頭窄小也

琵琶古樂器也自康崑崙而後能彈五十四絃者已久無其人矣然當時太常卿王瑤嘗云琵琶聲多琵琶聲少亦未可彈大絃豈俗手所能擅其伎哉今舟中女校書度曲動輒亂撥石槽以倚和其韻雖有巧者時變新聲究不足與言樂也但空江秋夜月印澄潭雁橫碧落箕踞蓬窗靜聽隣船輕彈低唱亦復不惡友人金柳南贈林香竹姬人大美云香楓一曲欲銷魂紅燭青尊忽夜分無限幽懷寫不盡滿江涼月白紛紛

鴉片烟出外洋諸國色黑而潤凡遊粵者無不領其旨趣余初不知為何物後

按本草綱目云鴉片一名阿片。又名阿芙蓉。天方國種紅罌粟花。不令水淹頭。七八月花謝後。刺青皮取之。此說甚確。余嘗見人煮烟熬膏。其中尚有花瓣如蓮者。不過形體略小。其為罌粟所製無疑。友人姚春圃嘗為余道鴉片之美。謂其氣芬芳。其味清甜。值悶雨沈沈。或愁懷渺渺。矮榻短檠。對卧遞吹。始則精神煥發。頭目清利。繼之胃腸頗開。興致倍佳。久之骨節欲酥。雙眸倦豁。維時拂枕高卧。萬念俱無。但覺梦境迷離。神魂胎宕。真極樂世界也。余笑曰。其然。豈其然乎。然近日四民中。惟農夫不當其味。即仕途中多有耽此者。至於娼家。無不設此。以解客。然嗜好過分。受害亦甚酷。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為精緻。爐形如截筒。高約一尺二三寸。以細白泥為之。壺出宜興。密者最佳。圓體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許。杯盤則花瓷居多。內外寫山水人物。極工致。類非近代物。然無款誌。製自何年。不能考也。爐及壺盤各一。惟杯之數。則視客之多寡。杯小而盤如滿月。此外尚有瓦鑄棕墊。紙扇竹夾。製皆樸雅。壺盤與杯舊而佳者。貴如拱璧。尋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將泉水貯鑄。用細炭煎至初沸。投閩茶於壺內。沖之。蓋定。復遍澆。

其上然後斟而細呷之。氣味芳烈，較嚼梅花更為清絕。非拇戰轟飲者得領其風味。余見萬花主人於程江月兒舟中題吃茶詩云：宴罷歸來月滿闌，褪衣獨坐興闌珊。左家嬌女風流甚，為我除煩煮鳳團。小鼎繁聲逗響泉，蓬窗夜靜話聯蟬。一杯細啜清於雪，不羨蒙山活火煎。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極佳者，每斤需白銀二枚。六蓬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見焉。

潮州土俗以蛇之青色者為青龍，奉之如神。每歲二月望前，結綵為輿，管絃鉦鼓，舁之以行。名曰迎青龍。各船女郎之未經梳櫳者，皆濃粧艷服，扮劇中故事，隨神遊行。望之燦然如錦，始濯如花，始發艷心眩目，莫可名言。紈袴子弟，裙屐少年，爭備金繒，擇佳麗者以次給之。受者名曰得標。得標多者，聲名噪甚。即有大腹賈不惜千金為製衣飾，與之梳櫳。昔邱海陽鎮香有觀妓詩云：鳳城二月好春光，社鼓逢逢報賽忙。百戲具張全不顧，爭圍擡閣看新粧。又云：一枝花開一枝新。公子王孫逐後塵，奪得錦標載月返。不知春思屬何人。蓋實錄也。曲中稱謂多不可解。如余澹心秦淮雜誌所載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客至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之類，皆不離

乎本來面目。惟潮嘉妓呼客曰老燕。客呼妓曰老裏。外人呼之曰阿嫂。或曰潮人阮讀如燕。裏讀如相。即劉阮楚裏之意。是真癡人說夢。楚裏非女子。何以客反呼妓為裏耶。燕裏之稱。必有命意者在。惜無從考據耳。舟中妓女親生者少。皆買自貧家。或得諸他舟。教習絃歌。傳授衣鉢。頗費劬勞。迨梳櫳後。一切家計。取給于女。謂之當家。當家日久。遇意中人。任其繾綣。不甚管束。惟私本船篙工。則與良婦犯奸無異。阿母忿相責詈。不少寬容。姊妹中亦鄙薄之。娼家家法也。

麗品

濮小姑。韓江人。態度豐艷。柔情綽約。雖不嫻文翰。而吐屬溫和。遇少年服飾炫麗。舉止浮蕩者。厭薄之。名士騷客。聯句飛觴。則櫻唇微綻。粉靨生渦。侍坐終日。不倦。否則邀之不至。即至。酒數行。先姊妹歌滿江紅一曲。便向座客敬辭。辭去。雖有力者。陷以金帛。挾以威勢。亦不顧也。故當時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如奉為吟壇主。臨安吳殿撰。擲雲校試潮嘉。適乘其舟。嚴諭從人。禁妓不得入。謁小姑。竊窺而心慕之。然以學使尊嚴。何敢遽為毛遂。輾轉于中。莫可排解者。累日矣。一日傍晚。舟次齊昌江口。密雨如注。小姑曰。此天贊我也。因與其母定。

計設筵醉僕從於他舟。潛令篙師紆當暴寢所。穴篷數處。頃之衾枕淋漓。吳急起狂呼。莫有應者。小姑偽自夢中驚覺。挑燈出視。謂吳曰。秋溢何可憩息。後有小榻尚潔。敢請貴人移寢。何如。吳睨之。嫣然一笑。媚致橫流。不覺心動。遂與燕婉。及試罷返省。題便面以贈小姑曰。輕衫薄髻。雅相宜。檀板佢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後月明初見。鄭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袂。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篷窗便百年。小姑捧詩而拜。欲脫籍隨行。吳不可。殷勤慰諭而止。於是潮人咸呼小姑為殿撰夫人云。小姑益自矜貴。即名士騷客亦難輕覲其面。假母逼之。小姑曰。兒曾侍寢玉堂。何可復理故業。遂出私囊千金。於湘子橋邊築精舍數間。焚香禮佛。後聞吳君逝世。設位哭奠。數日不食而卒。至今潮人艷稱之。噫。歌妓中如濮小姑者。亦傭中佼佼者乎。余聞吳公臚唱後告假完姻。其夫人雙目失明。自慚非偶。告之父母。遣人謝絕。吳曰。夫婦之義。一與之盟。終身不易。漢宣帝即位。尚求微時故劍。余何人斯。敢背此盟。卒為夫婦。其高義有足稱者。因紀其遇小姑而并及之。

艷妹不知其姓氏。或曰。即濮小姑之妹。姿態豐艷。舉止蘊藉。頗有小姑風。浙人

沈靜常贈以詩曰。蘭湯試罷倚新粧。回憶巫雲幾斷腸。寶樹自歸珊網後。一枝紅艷獨凝香。生平不諳絃歌。酷喜彈棋客至其丹。有善弈者。即煮茗對局。終日不倦。靜常每勸其脫籍。而妹不悟。因題詩棋枰以寄之。殘棋一局費思量。小劫頻經未散場。困到垓心纔回首。滿枰花影已斜陽。妹得詩泣下曰。靜常真愛我也。敬當什襲。無負明訓。然同心難得。至今尚在曲中。

才娘眉目如畫。能學內人粧束。樵風居士贈詩云。百結雲鬟七寶釵。曉粧纔試鏡奩開。不知宋玉傷秋甚。鎮日牆東盼楚才。其隣舟有福來青姑。色藝與才娘頡頏。而談吐流利。應酬圓轉。則過之有無名子。贈福來云。石槽一曲奏新聲。彈向江天月正明。泪濕青衫緣底事。兒家前歲學初成。又贈青姑云。素馨百朵綴釵梁。蟬髻輕盈燦雪光。勻罷晚粧人倚檻。好風吹去隔江香。

曾春姑澄海人。自幼父母俱喪。依於孀母。容娘丰姿穠粹。如碧桃初放。滿座生春。顧性情孤峻。每日晨起梳洗畢。輒閉戶焚香。或臨窗刺綉。不喜見人。嘗有販米客備百金。願親薌澤。春姑鄙其人。毀妝稱疾。客去。容娘讓之。春姑曰。撫養之恩。兒豈忘懷。容俟得當以報。無相迫也。容娘無如之何。然春姑之名。從此噪甚。

欲締交者。蠲首屢滿。俱不當意。吳江金大司馬聽濤。為諸生時。作客韓江。聞其名訪之。值午睡。因朗吟梁簡文美人春睡圖。低鬟壓落花之句。驚迴幽夢。倦眸斜注。覺金公神彩不似庸流。整衿徐起。敘談良久。情意頓洽。遂成燕婉。未幾金公鄉試旋里。春姑祖餞江邊。攬衣揮涕。金公取小端硯。勒其事於背。贈之曰。我苟富貴。携此而來。當不相負。春姑珍如趙璧。後十餘年。金公以內閣學士校試潮嘉。向例當道往來。蛋船應役。時春姑猶在舟中。未脫籍。隨蓉娘至清溪。聞學使姓名。里居甚確。伏篷底窺之。態度宛然。密謂蓉娘曰。是誠前度劉郎也。夜分設筵舟中。延其幕客沈靜常者。邀金公過飲。春姑作別時妝束。俟酒酣。用盤承硯獻之。金公就燭取視。驚詢曰。爾豈昔年韓江曾氏春姑耶。春姑嗚泣不成一語。金公携硯返舟。作詩二首。贈白金五百兩。慰遣之。春姑遂留金於蓉娘。曰。兒不能復事賤役。聊借金公之惠。以報阿母恩。因擇士人委身而去。詩曰。含顰憶昔侍尊前。麗服靚妝似水仙。今日相逢卿老矣。不堪回首問當年。不抱琵琶過別船。芳心與石一般堅。相思有証分明在。淚漬模糊滿硯田。潮嘉河畔。至今傳頌焉。

蓉娘字秋卿。不善飲酒。每醕半杯。卽紅暈滿頰。如落日芙蓉。情致纏綿繾綣。凡與交者。均不能忘懷。黃岡張司馬贈詩云。被池香煖睡昏昏。日過高齋尚掩門。怪煞雪衣頻喚起。梨花滿地見春痕。江頭小宴捧霞觴。風送芙蓉隔岸香。有酒却防呼唱曲。潛邀姊妹理霓裳。其女姪曾春姑落籍後。蓉娘老大。隨土人而去。郭十娘居齊昌西門外。早著艷名。一時名流爭妍取媚。尋盟責諾無虛日。十娘蔑如也。獨與余友金柳南傾蓋輸心。如董小宛之遇辟疆。柳如是之懷謙益。其私心竊計。謂意中目中。微斯人莫可委身者。柳南名作機。與余同里。家計山卓。聲不羣。意氣豪邁。工吟詠。屢應童子試。不售。卽棄去。遊於滇楚。臨流攬勝。慷慨悲歌。久之賦歸。益無聊。因挾申韓業。遊嶺南。公卿間理文案。詳慎明敏。雖久居要津者。不能及。人多忌之。以是恒賦閒。然雖貧。猶典衣聚書。至數千卷。嘯歌不廢。而所為詩益工。宜其縱情風月。欲銷壘硯鬱勃之氣於溫柔鄉也。先是柳南遊募齊昌。公餘登河濱之鄉樓。樓屢招十娘不至。因以蟬翼紗二端。並蒂蘭一枝。遣僮申款曲。十娘收蘭返紗。謂僮曰。歸語汝主。好珍重此花。拜惠多矣。越日柳南張燕邀姬。少選十娘珊珊來。雅服靚粧。容華妍秀。席間奏湘妃怨一曲。宛

然幽篁浥泪音韻悽楚定情未幾而十娘嬰疾柳南為之焚香默禱由是十娘
情意逾密欲脫籍相從而柳南旅囊羞澀因製如意一鈎各執半要盟以待異
日適某邑某公夙聞柳南名端俾厚幣以聘勢不可却刻日戒途十娘設燕以
餞相對沈瀾酒半柳南偽醉離席馳馬去從此關河間隔歡會難期矣柳南以
世無黃衫客恒鬱鬱因賦如意詩寄十娘曰如意不如意其如如意何望穿春
信杳別久淚痕多孤月照晨屐重雲鎖黛螺回頭似一夢壯志盡銷磨後十年
柳南重過娜嬛十娘已卧病牀第玉容憔悴握手失聲柳南賦詩二十首歌以
當哭節錄其半十載重來事已非梨花零落燕分飛徐娘未老風姿減泪濕當
年舊舞衣幽蘭一剪証前因蟬翅紗輕穩稱身對鏡嫣然渾一笑分明我是意
中人挹翠偎紅正暮春名花齊折闌芳辰一枝冷艷誰堪似妙手玲瓏寫洛神
樺燭高燒照綺筵清歌兩部醉羣仙漏聲欲斷人初散偷近熏籠倚玉肩小閣
濛濛細雨中殘燈隱約背窗紅傷春倦卧無人問獨熱心香禱碧空沈疴乍起
倍清癯閉戶兼旬似隱居興至偶然乘彩蠟閒憑水榭數遊魚不曾豎指學紅
綃鐵鍊何須鎖綺寮怪底連宵玩明月出門動即遣垂髫

原注十年前假母慮
十娘故紅拂故事

命行小丰鉤如意締三生密誓雙雙對短檠小語有時紅兩頰欲呼夫婿又低聲悲莫悲兮生別離臨歧揮淚共牽衣明朝南濟橋頭水不見鴛鴦相並飛賣賦慚非司馬才空教紅粉委荒萊不知海國蒼茫外何處黃金可築臺未幾十娘奄逝埋香黃土柳南携尊哭奠其生前愛桃花為購數十株環種墓門吾知異時花發成林香凝紅露猶似當年人面也

郭十娘有妹曰紐兒膚髮光膩眉目韶秀惜兩腋下有氣觸鼻甚穢俗名為狐騷臭遇譙集酒酣輒薰蒸滿座往往有掩鼻而去者友人周海廬與之暱贈以詩不啻聯篇累牘並遍徵諸同人之善詠者裝錦軸贈之余戲拈黃金縷一闋云芳思撩人當永晝無限柔情河畔心期久金屋勸君須早構六蓬船可藏嬌否底事尋春偏獨後綺夢初迴小字頻呼紐百和香濃薰莫透知君愛艷狐騷臭海廬大慚遂與紐兒絕後遇土人以百金為之落籍常與海廬有同好也

大美字美娘廉靜寡欲衣飾朴素每逢譙集酒酣拇戰羣輩紛起獨美娘默如善歌馬頭調其聲嬌而細宛而長如春鶯出谷然深自珍秘初見不輕度也真梅州陳生交逾年舉子即潛至其家母訪得之挾之歸不從因延道士作法俗

名狗頭符。美娘心動遽返。近主閩人林香竹教之誦唐詩。至劉希夷今年花開
顏色改。明年花落知誰在。為之憮然。亦有心人也。

蓮鳳玉膚花貌。雲鬟霧鬢。真曲中尤物。為人敏妙。廣筵長席間。使主觴政。纖悉
無訛。且能為酒客解紛。故凡有宴會。鳳不與。則舉座不樂。名重程江。惜其母貧。
鄙客纏頭輕者。輒形辭色。以是遊跡漸稀。惟余同僚北平松君。以貴家子弟。揮
金如土。恒至其舟。蓮鳳亦善事之。

桂姐姿首略堪寓目。故自矜莊。不苟言笑。僮夫妄稱其有閨閭態。互相推奉。桂
姐益自信不疑。甚至客至其舟。白眼相對。無一言酬答。有惡少恨之。偽為貴公
子。乘其舟至清溪道上。俟夜深人靜。令乞兒數輩。褫其衣而送就之。創甚。自此
稍斂戢。昔日伎倆。不敢復試矣。

酉姐品格端好。能誦毛詩及四子書。舟中以女學士呼之。吾鄉劉生曾至其舟。
見酉姐。憑几作札。致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惠而好我。命彼風駕。我有旨酒。
以燕嘉賓。其樂何如。如鼓琴琴。劉生不勝心折。因力勸其從良。酉姐不久即隨
杭州徐某脫籍去。粵中歌妓能讀書通文翰者。酉姐而外。指不再屈。

月兒姿首清麗。白晝相接。如對名花。映燭而坐。愈覺其妍。故人呼為夜嬌嬌。桂山邱學士贈詩云。春衫窄袖小。雲鬟燭影浮。杯照遠山怪。煞纖纖。江上月夜來。光彩滿人間。由是月兒名噪甚。遠近文學之士。得識一面。以為快。

大善一名西洋畫。姿色穠粹。堪與桃李爭妍。為殿撰劉大戎賞識。贈詩云。叱咤頃刻變風雲。橫槊江皋酒正醺。百鍊此身得一善。溫存不讓李將軍。其妹善姑亦娟秀。並有詩云。雲翹繼起賽雲英。踏月歸來調素箏。獨善何如兼善美。休言先已證三生。自是兩姝實錄。

小金舟居程江之東。容光韻秀。體態娉婷。頗有大家風範。與蕭山朱某交好。曾於秋夜乘艇閒泛。歌浣花溪一曲。音韻淒惋。兩岸旅人。為之揮涕。朱某臨別。贈七絕二首。銷盡爐香獨掩門。琵琶聲斷月黃昏。愁心正恐花相笑。不敢花前拭淚痕。棲鴉流水點秋光。愛此蕭疎樹幾行。不與行人綰離別。垂條空自舞斜陽。小金藏之枕篋。獨坐無聊。時一誦之。

琳娘不好粧飾。粗服亂頭。天然風韻。有潔癖。拂拭几榻。塵塵終日不去手。凡賈人與達官門吏等。雖挾重貲求見。概不納。獨與湘湖老人程介夫善。故介夫贈

詩有作客頭將白。逢卿眼倍青之句。後介夫得疾旋里。逾年無信。其同鄉友人王百川過琳娘。見淚痕滿面。伏枕不起。詢其故。曰。昨夜夢介夫死矣。百川多方慰諭。終不釋。已而凶問果至。琳娘為位哭之累日。噫。風塵中如琳娘者。蓋亦鮮矣。簪姑人物秀麗。服御繁華。有豪貴家氣象。韓江士人鄭之鼎常與交好。贈詩云。碧紗如霧護春粧。蘭麝熏多骨亦香。何處相逢曾識面。刺桐花底月昏黃。矜貴氣象。於此可見。鄭生貴介子弟。與簪姑往來。未及半年。所贈不下數千金。唐人北里志稱每席四鐙。燭盡加倍。較之鄭生。不亦陋哉。

玉娘膚理皙白。態度輕婉。每夕陽含波。晚風微颺。輒金鎖絳衫。獨倚水榭。望之如仙。座客王百川贈詩曰。滿江風月淨塵氛。獨立亭亭迥不羣。漫說玉娘顏似玉。軟香更勝玉三分。真實錄也。其母貪鄙。稍不如願。即令玉娘謝客。澄海豪客李芥園邀集韓江人士。張宴湘子橋下。玉娘每度一曲。擲錦十匹。其母聞之。匍匐船頭。口呼佛號以謝。芥園叱去。滿座闐然。玉娘不勝忿。旋舟數日不食。其母悔悟。惡習為之稍減。

石姑又名十姑。白如玉肪。眉目楚楚。饒有風致。曾隨僮父四年而寡。無所倚。遂

返程江理故業。曲中姊妹咸非笑之。獨小娜與之款洽。相對忘懷。小娜潔白可
匹石姑。而冶容柔態則過之。毘陵陳雲羈旅梅州。每月夜即招兩人煮工夫茶。
細啜清談。至曉不及亂人怪之。答曰。譬彼名花綴於樹枝。迎風浥露。神致飛越。
若折而嗅之。生氣寂然。有何意趣。後解維返省。石姑小娜南望零涕。甚於所歡。
噫。如陳生者。堪稱好色矣。非若登徒子徒有淫行也。

寶娘不知其里居姓氏。大抵韓江土著。或曰金姓。故又呼金寶云。頎而秀。玉立
亭亭。髮長委地。善歌工調笑。凡往來韓江及宦遊者。靡不與之相接。余友宗君
芥颿。攝南澳司馬篆。譙集其舟。寶娘平日遇富商貴介。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者。
都無所屬意。獨傾心於宗君。時宗君髦矣。視茫茫而髮蒼蒼。且於溫柔鄉中。即
其少壯時。初無所繫戀。故於金寶亦淡寞置之。僅以定情詩八首作纏頭之贈。
受代者至。旋歸會城。逾年揭陽有事。隨觀察張公朝縉。復至韓江。事畢。張公置
酒宴羣僚。席間為宗君曰。吾聞此間有名妓金寶者。欲委身於君。非一日矣。君
固名士也。以名妓事名士。如吾鄉當日董小宛之嫁冒襄。至今傳為美談。吾當
為君作蹇脩。以成其美。即令海陽令諭金寶之假母。是夕以彩輿簫鼓迎之。而

歸宗君出其當日定情詩。以示同僚。一時傳頌。羨金寶之得所歸。而張觀察實當代風流教主也。詩曰。去年良會共浮槎。疎雨如珠透臂紗。似此風流真絕代。妙香開到白蓮花。莊嚴喜聽腐儒談。打破機關絕愛貪。別有風光消不得。杏花春雨似江南。瓊花一見一回新。更向名花證慧因。畫舫簾波燈影下。紅粧偏對白頭人。細撥檀槽板未停。低鬟翠鳳動玲瓏。多情為我歌金縷。倦倚篷窗半醉聽。蒙蒙香篆障輕綃。髣髴橫斜奈此宵。觸迓校書狂杜牧。填詞紅燭又高燒。前身雪北與香南。拈取紅芳一指參。結習風懷除得否。載花船是散花龕。流轉濃華又一巡。幾番風信逐芳塵。蘭因絮果何時了。我是羅浮夢醒人。贏得清風兩袖輕。濃香淺夢記分明。愧無十幅纏頭錦。使面題詩贈寶卿。余讀其詩。宛麗纏綿。鍾情實摯。因拈如此江山一闋以贈。藍橋本是神仙窟。為問阿誰能遇。碎搗元霜。細斟玉液。夢遠韓江古渡。相逢競妒。覩鬟影脂香。輕盈媚態。畫舫橫波。錯疑解佩漢濱女。赤繩經早繫就。笑擲心竇。眼多少。紉袴。往日情癡。而今願足。知費幽懷幾許。韶華暗度。試品色題香。未云遲暮。月下花前。從今詩思苦。

小琳者。金寶之女。姿態不甚豔。而粧束雅淡。別具一種韻致。自金寶歸宗司馬。

舟中冷落不啻蓬門。小琳屈意款接。凡至其舟者。煮茗陪坐。終日無倦容。於是物望頓歸。家聲復振。江南士人張仲玉與交最密。贈以詩曰。客邸愁無奈。乘舸一訪卿。叩門驚好夢。倚笛奏新聲。小鼎茶初熟。疎簾月倍明。撥灰添百和。絮語忽更深。同時擅美者。有小足小蓀。皆色藝俱佳。沈靜常贈小足詩云。十六芳齡正破瓜。妙於酬應足當家。生成一種銷魂處。眼似秋波臉似霞。贈小蓀云。胭脂湖畔女兒家。冶色當春醉曙霞。未許尋芳誇解語。風流還讓合歡花。練江何似浣花邨。秀茁蘭芽有小蓀。莊蝶翻飛不知處。原註小蓀自莊空教杜宇漬啼痕。漁庄潮陽携來。

後小蓀因惡少招飲。堅拒不去。被辱。遂決意脫籍從良。

俊添色藝不甚佳。而性情豪放。每逢月夜。質衣沽酒。邀韓江士女作團圓會。清歌酣暢。恒數夕不休。後得消渴病。瀕危。囑其妹小鳳曰。我本瑤池侍女。誤愛色香世界。謫墮人間。今限滿當去。既而遍體嬌汗如澆。沈水香聞隔浦。視之玉筋下垂。雙眸合矣。蘭溪章鳴皋有遊仙詩二首。挽之。玉洞春迴萬樹花。箇中茅屋即儂家。閒邊姊妹臨流水。笑指蓬山隔彩霞。一春好事醉中過。偏愛黃鶯對酒歌。石徑兼旬無客到。不關風雨落花多。小鳳亦翩翩有致。今尚在韓江有無名。

子贈詩云。桃根桃葉莫爭妍。月旦湘橋憶往年。有妹嗣音誇小鳳。玉樓風韻更嫣然。味其詩。疑與俊添有舊者。

軼事

岐嶺抵韓江六七百里而遙。其間溪流曲折。隨山而下。月夜女郎獨坐船頭。輕彈低唱。時一遇之。風味亦足宜人。碣石衛先輩晞駿有詩云。曉風殘月滿江秋。獨倒芳尊澆客愁。十載宦游歸未得。不堪更聽古梁州。公以名進士除興寧令。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聚書至數百卷。公餘吟詩自娛。有事梅溪。必登女郎舟。倚翠偎紅。在所不免。玩其詩。可知其風格焉。

有滿姑者。本韓江妓。恒往來清溪岐嶺間。郡人故未之識。與餘姚翁寶山情好頗篤。後其母卒。姑挈千金欲從寶山。寶山避之省城。屢招不往。姑不得已。委身土人。或詰寶山以堅拒之故。寶山喟然曰。吾清白吏子孫也。豈可以不義之財玷辱家聲哉。夫世人娶妻。必訪其奩具之厚薄。為取舍。妓女挾貲而嫁。猶之乎娶妻而得奩具也。何為不義。寶山未免矯情。

昔陶朱公置富奇書。以養魚種竹為先務。齊昌境內。遍處皆池沼。既可灌田。復

可養魚。而舍旁及邱隴皆藝竹。宛有淇澳之風。而竹惟南濟橋一帶為尤甚。兩
岼綠影參差。迤邐十里。夏午蒸暑。盤旋室中。無坐卧處。輒與魏湘巖楊嘉幹路
玉峰金柳南諸君。携尊挈榼。放舟其間。登岸至池邊竹林深處。解衣席地而坐。
驕陽斂影。通體清涼。柳南折荷花為盃。注酒其中。以筋刺之而吸。相顧樂甚。一
日興闌思迤。林外忽有雙鬟冉冉而至。曰。聞公等敘李靖安故事。烏可無酒。紉
我曹故不速而至。視之。則柳南所賞之大小兩鳳也。遂命歌相府蓮一曲。同人
紛起洗花更酌。久之。夕陽欲下。飛鳥歸林。柳南載兩姬返棹。謂余曰。昔在傳家
孔公幕中。嘗與同人納涼此地。有時郭姬亦不召而至。今諸人散若秋烟。而我
儼然重至。能無如右軍蘭亭脩契俯仰。今昔之感耶。大鳳即磨墨舒紙。請賦詩。
以紀柳南成七律一章。脩篁兩岼綠參天。依舊風光似昔年。獨倒芳尊悲逝水。
空勞湘管吊非烟。朱門俯仰成春夢。白袷飄零老研田。何日偏舟返鑑曲。匡牀
夜雨話聯蟬。大鳳貌不及小鳳。而情勝之。與柳南無一夕歡握手纏綿。較嚙臂
者更篤。故柳南每有宴集。兩鳳必翩翩齊下。猶賣珠者得錦匣而光益顯也。
程江蛋船中有雛女。年纔十一歲。髦髮鬢髻垂肩際。若松塵。一夕窺見其母與

所歡橫陳榻上不覺慾心頓熾比曉告母欲人梳櫛母笑其稚年無識諭止之
女曰不如我願即服毒死母無悔也越日竊取鴉片和酒欲吞母奪棄之不得
已為之倩人梳櫛見者咸捧腹胡盧而去或有訐之者曰汝知姦幼女之律乎
是欲誘我以蹈法網也女則晝夜號泣欲死母因招無賴子與以金若傭值者
至今女長猶不滿三尺而為雨為雲已不止高唐一夢矣五代南漢劉龔每令
男女白晝裸淫後苑相視為樂名為大體雙後苑中鳥獸以及雞犬皆見慣亦
鎮日交合今雛女見母之交歡而遽思梳櫛是何異南漢苑中之禽獸哉

又有老娼年垂六十齒搖搖而髮星星狀極衰憊然夜無男子則寢不安枕一
日停橈江渚見一少年於水淺處褰裳以涉體貌豐偉娼愛之邀至舟中屈意
承歡欲與合少年不可曰汝髮其種種矣我方年壯母乃不倫請別選相當者
以求歡予不敢聞命矣娼因餌以重金少年遂勉就之至今倡隨如夫婦焉昔
夏徵舒之母雞皮三少嘗借陽精為駐景之丸故人或以娼擬夏姬夫夏姬年
髦而貌艾自陳靈公之後楚莊欲納之而不果後巫臣子反黑要之徒爭欲委
禽者指不勝屈其艷冶之態即少艾者猶瞠乎其後也記曰擬人必於其倫若

老娼者徒有淫行而無駐景之術。直母疾耳。烏足與夏姬全日語哉。

江左楊少愔者。年弱冠。丰姿妍秀。如好女子。見人面輒發顙。強與接數語。即避去。隨舅氏某公任潮州分司。舅嘗謂人曰。此余家賢宅相。有五代楊遵彥之風。真足消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者也。與一姬交最密。姬品貌年齒與生亦相埒。嘗細雨初晴。兩人乘舟閒泛。岸上觀者環堵。驚為一雙玉樹臨風。搖曳也。尋某公卒。凡親友隨任者皆旋里。生獨戀姬不去。逾年囊橐將罄。姬勸其歸。輒淚沾衿袂。姬因太息曰。我豈不欲脫籍相從。顧私蓄止百餘金。不足以飽阿母慾。然謀事在人。君携去。試向贖身。濟否聽命可也。生浼交好者說之。鴛不從。計無所出。惟閉戶掩泣。或散步青天白日間。一日徘徊樹下。望姬船鳴咽不已。忽有人自後撫其肩曰。異哉。子何悲之甚也。生驚顧。則一少年衣冠楚楚。爰詭詞以對。客搖手曰。觀子神氣。已知底蘊。自指其胸曰。此中有熱血斗許。願為世間佳士一洒之。君固未可與語者。咨嗟欲去。生知非常人。挽與共坐。備述顛末。客初無一語。但詢生姓名寓居而去。久之揭陽奸民朱阿姜謀不軌。制軍提兵往勦。文武員弁往來韓江上下者如梭織。一夕姬與他客酌酒篷窗。撥石槽度曲。忽有

皂衣者數人。至。疾呼曰。督轅巡官至。舉舟惶遽。客倉皇鼠竄。而巡官已高坐艙中。傳呼鴛母。責其買良為娼。令左右褫衣欲撻之。鴛哀乞始釋。顧謂姬曰。汝當照例發賣。姑念事不由已。許汝擇人而嫁。姬跪謝。以願從。楊生對巡官。即傳生至。舟視之。曰。真汝偶也。飭繳身價給鴛。促兩人買棹。遽行。生與姬喜出望外。而終不知巡官為何人也。次日薄暮。舟抵三河。有客携尊徑入。揖生稱賀。蓋即當日樹下相逢之少年也。笑問姬曰。昨夜驚乎。日者別後。謀為若兩人撮合而無術。非制軍臨郡。烏能作此狡獪。以遂足下願乎。生與姬頽頽若崩角。敬叩姓氏。客不答。但酬數觥。致聲珍重。騰躍登岸。長嘯而去。嗟乎。誰謂世無黃衫客哉。昔有浙東陳生。遊幕海陽。學問既優。人亦老誠持重。服食更儉樸。無華美。每謂同人曰。吾儕彈鋏侯門。所得脩脯。如傭工之值。贍父母妻子而無餘。豈可治遊以喪志。少年儂薄者。恒非笑之為迂。曰。彼孽緣未到耳。饒舌何為。凡同人設席河干。強之必峻拒。越十年。幕囊所蓄幾累萬。而生亦年垂耳順矣。因束裝思歸。戒途有日。驕其同人曰。諸君見我之歸。徒嘖嘖稱羨。盍亦學我之守。不作狹斜遊乎。同人銜之。思設筭以相傾。而無術。謀之某姬。云。此亦易與。先是姬小忤幕。

察虞有禍。轉懇陳生為之緩頰。而免。每欲置酒申謝。生拒之。至是招其僕敘容。致詞曰。我蒙陳君覆幬久矣。今聞遄歸有日。圖報無期。特備薄餞。以伸悃曲。煩謹達之。倘得一顧。當酬以羊蚨大行之數。非所吝也。僕利其金以告生。且慫慂之。生念僕相隨久。藉此一行。足償其勞。況刻即解維。何至喪其所守。因許之。姬遂盛筵延生至舟。翠袖金尊。殷勤持奉。無半語涉謔。亦不作狎昵態。生私心竊許。謂章臺柳竟不作臨風蕩颺耶。日暮辭去。姬並不挽留。送至鷁首。而預屬篙師。伺其登岸。擠之落水。姬即奮躍隨下。抱持狂叫。舟人全集掖之而起。衣冠沾濡。回坐舟中。呼僕旋寓取衣。良久不至。詢之則已入醉鄉。置主人濕衣沾體而不顧矣。生蹀躞欲死。已有雙鬟捧華服至。換畢。猶兀坐以待。夜分身倦。假寐於榻。姬為之遍體接摩。覺骨節盡酥。沈沈睡去。比醒。聞枕畔小語曰。渴乎。視之。姬也。語如鶯轉。氣勝于蘭。不禁神魂宕蕩。亟與定情。從此朝朝暮暮。至兼旬不返。僕促之歸。曰。舟中樂甚。吾將娛老于此矣。迷戀數年。半生心血所積。盡歸烏有。而面目亦憔悴。疴羸若病夫。有當日被其訕笑者。相顧曰。陳某素不治遊。其鐵石心腸之張乖崖乎。座中有妓。心中無妓。其有道之程夫子乎。今何以色荒若

此則直是河間婦矣。生聞之默然無以對。未幾卒於舟。妓殮而埋之。噫。女色為釣魂之鈎。妓館實陷人之窠。觀於此。可以猛省矣。

昔黃司馬之署梅州也。有家人張和者。囊無長物。與一妓交最密。至積逋累累。故往來雖頻。而纏頭甚薄。假母患之。令妓拒絕。而妓不聽。一日張飲妓所。夜半母喚去。借他事撻之無數。始令返。張見棒痕。為之揮涕撫摩。妓益感其意。謂曰。情好如我兩人。豈忍相離。然汝既不能脫我於風塵。而母日摧折。終不免於難。不如仰藥同死。結夫婦於九泉。不猶愈於生乎。張落魄計不得。妓無生人之趣。慨然許諾。妓拔釵付張。質錢沽酒。投鴉片於中。兩人對酌。各醺醉。抱持而卧。迨母驚覺。多方灌救。妓蘇而張則無及矣。母携妓向州署自投。司馬云。彼孽由自作。與汝等何尤。越日妓抱琵琶唱曲。為他客侑酒。不復念張之死。並張之何以死也。而張魂不昧。每夕至舟首呼妓名而罵。雞鳴始去。妓延道士作法。禳之。厲益甚。甚至掠磚拋瓦。解衣塞外。衣自豎起。種種怪異。不可殫述。而遊客之尋花問柳者。亦畏足不敢登其舟。久之。鴛不堪其擾。賣妓與鄉人為妾。妓夢張謂曰。汝誘我同死。而今獨活。行將與汝就質陰曹。以泄此憤耳。逾年妓為其嫡所辱。

忿激服毒死。人盡云負張之報。其所以不死於疾而卒死於毒歟。余謂張咎實自取其遷怒於妓。是張死而猶頑鈍無知也。妓之死亦命數會逢其適。非張之果能為厲而死之也。紀之以警世之戀妓者。

弁言

余為張文襄屬吏粵鄂相隨二十餘年雖未敢云以國士相待然始終禮遇不少哀去年丈襄作古不無今昔之慨今夏多閑撫拾舊聞隨事紀錄使爾成帙亦以見雪泥鴻爪之遺云爾其間系慨當世之務僭妄之罪固不敢辭昔人謂漆園南華一書為憤世之言余賦性疎野動觸時諱處茲時局猶得苟全亦自以為萬幸又何憤焉惟歷觀近十年來時事滄桑人道牛馬其變遷又不知伊於何極是不能不摧愴於懷古人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識者諒之

宣統庚戌中秋

漢濱讀易者識

[illegible]

張文襄幕府紀聞目錄

卷上

南京衙門

不排滿

虎門軼事

曹參代蕭何

大臣遠略

上流人物

書生大言

五霸罪人

清流黨

孔子教

新算學

孟子改良

踐迹

務外

生子

為人

公利私利

權

廉吏不可為

愛國歌

半部論語

理財

王顧左右而言他

官官商商

愛官

亡八蛋

禁嫖賭

倒馬桶

賤種

貴族

翩翩佳公子

庸言庸行

不吹牛毬

頌詞

馬路

大人有三待

不問民

卷下

真御史

西洋議院考畧

國會請願書

馬拉馬夫

爛報紙

督撫學堂

高等人

不解

看畫

照像

賣窮

葉君傳

贈日本海軍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在德不在辯

依樣葫蘆

風俗

政體

看照牌

愛才

不自貴重

不拜客

自強不息

猶龍

張文襄幕府紀聞卷上

漢濱讀易者撰

南京衙門

余同鄉李忠毅公之文孫龍田司馬名惟仁嘗詆論曾文正公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余謂曾文正功業及大節所在固不可輕議然論其學術及其所以籌畫天下之大計亦實有不滿人意者文正公日記內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問於何處可以見曾文正陋處余曰看南京制臺衙門規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無當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處也

不排滿

或問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處何在余曰在不排滿當時粵匪既平兵權在握天下豪傑之士半屬門下部曲及昆弟輩又皆烏雞恃功驕恣朝廷褒賞

未能滿意。輒出怨言。當日情形。與東漢末李黃巾起事。何大將軍領袖羣雄。袁紹董卓輩飛揚跋扈。無少異。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則天下之決裂。必將有基於三國者。天下既決裂。彼耽耽環伺我者。安肯袖手旁觀。有不續兆五胡亂華之禍也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髮短衣矣。

虎門軼事

前哲有言。人必有性情。而後有氣節。有氣節。而後有功業。余謂當日中興人材。其節操風采。最足動人景慕者。莫如彭剛直公。猶憶庚申年中。法構釁。剛直公以欽差大臣守粵省虎門。時余初入張文襄幕。因識剛直公左右。得聞其軼事。當時孝欽皇太后垂念老臣。不時賞賜參貂食物等品。每逢賞品齎至。剛直公一觀天家物。輒感激涕零。哭失聲。庚子年。辜鴻銘部郎名湯生。撰西文尊王篇。有曰。當時匪蹤蔓延十三省。大局糜爛。又值文宗龍馭上賓。皇太后以

一寡婦輔立幼主。卒能廓清禍亂。蓋皇太后之感人心。繫人望者。不徒臨政之憂勤也。三十年來迭遭變故。倫常之間。亦多隱痛。故將相大臣。罔不體其艱難。同心愛戴。云云。據聞辜部郎尊王篇之作。蓋有感於當日所聞。剛直公虎門哭失聲一事。

曹參代蕭何

梁啟超曾比李文忠為漢大將軍霍光。謂其不學無術也。余謂文忠可比漢之曹參。當咸同間。中興人材。除湘鄉曾文正外。皆無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謂之功臣。而不可謂之大臣。蓋所謂大臣者。為其能定天下之大計也。孟子所謂及是時修其政刑者也。當時粵匪既平。天下之大計。待定者有二。一曰辦善。後一曰禦外侮。辦善後姑且不論。至禦外侮一節。當時諸賢以為西人所以強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鐵艦鎗礮耳。至彼邦學術制度文物。皆不過問。一若得鐵艦鎗礮即可以抵禦彼族。此文正公所定禦外侮之方畧也。亦可謂陋矣。

洎文忠繼文正為相一如曹參之代蕭何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如此又何怪甲午一役大局決裂乃至於不可收拾哉

大臣遠畧

余同鄉故友蔡毅若觀察名錫勇言幼年入廣東同文館肄習英文嗣經選送京師同文館肄業偕同學入都至館門首則下車卸裝見一長髯老翁歡喜迎入慰勞備至遂帶同至館舍遍導引觀每至一處則告之曰此齋舍也此講堂也此飯廳也指示殆遍其貌溫然其言藹然諸生但知為長者而不知為何人後詢諸生曰午餐未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傳呼提調官旋見一紅頂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諸生始知適才所見之老翁乃今日當朝之宰相文中堂也於此想見我朝前輩溫恭愷悌之風度也余謂文忠風度固不可及而其遠畧亦實有過人者中國自弛海禁後欲防外患每苦無善策粵匪既平曾文正諸賢籌畫方畧皇皇以倡辦製造廠船政局為急務而文忠獨創設同文館欲培洋

務人材。以通西洋語言文字。學術制度。為銷外患之要策。由此觀之。文文忠之遠畧。有非曾文正諸賢所可及也。

上流人物

國朝張縉示張在人書曰。凡人流品之高下。數言可決者。在見己之過。見人之過。誇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見己之過。不見世人之過。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取長去短。人我互相為用者。其次焉者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長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見人之過。不見己之過。但誇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余昔年至西洋。見各國都城。皆有大戲園。其規模之壯麗。裝飾之輝煌。固不必說。但每演一劇。座客幾萬人。肅然無聲。今日中國所創開各文明新舞臺。固欲規仿西製也。然每見園中觀劇。座客舉止。罵張語言。龐雜雖有佳劇妙音。幾為之奪。由此觀之。中國

比西洋各國之有教無教即可概見。嘗聞昔年郭筠仙侍郎名松濤出使西洋見各國風俗之齊整。回國語人曰。孔孟欺我也。若郭侍郎者可謂服人之善而不知己有一毫之善是之謂上流人物。

書生大言

甲申年張幼樵在馬江棄軍而遁。後又入贅合肥相府。為世所詬。余謂好大言原是書生本色。蓋當時清流黨彥之。不滿意於李文忠。猶如漢賈生之。不滿意於絳侯輩。夫絳侯輩固俗吏也。賈生固經學儒生也。然當時若文帝竟能棄其舊而謀其新。命賈生握兵符為大將。果能係單于之頸而不為張佩綸馬江之敗衄者。幾希。至入贅相府一節。此猶見合肥相國雅量尚能愛才。若漢之絳侯。陳平輩。試問肯招賈生入贅為壻耶。

五霸罪人

庚子拳匪肇釁。兩宮巡狩西安。李文忠電奏有曰。毋聽張之洞書生見解。當時

有人將此語傳入張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書生，他是老奸巨滑。至今文襄門下論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詆詆。余曰：昔孟子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余謂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撫，又李文忠之罪人也。

清流黨

或問余曰：張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張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論道，此儒臣事也；計天下之安危，論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國無大臣，則無政；國無儒臣，則無教。政之有無關國家之興亡，教之有無關人類之存滅，且無教之政，終必至於無政也。當同光間，清流黨之所以不滿意李文忠者，非不滿意李文忠，實不滿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計也。蓋文忠所行方畧，悉由文正手所規定。文忠特不過一漢之曹參，事事遵蕭何約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計之所以不滿意於清流黨者何？為其僅計及於政而不計及於教。文

忠步趨丈正。更不知有所謂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論功利而不論氣節。但論材能而不論人品。此清流黨所以憤懣不平。大聲疾呼。亟欲改弦更張。以挽回天下之風化也。蓋當時濟濟清流。猶似漢之賈長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經大旨。以維持名教為己任。是以丈襄為京曹時。精神學術。無非注意於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猶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馬江一敗。天下大局一變。而丈襄之宗旨亦一變。其意以為非效西法圖富強。無以保中國。無以保中國。即無以保名教。雖然丈襄之效西法。非慕歐化也。丈襄之圖富強。志不在富強也。蓋欲借富強以保中國。保中國即所以保名教。吾謂丈襄為儒臣者。以此厥後丈襄門下。如康有為輩。誤會宗旨。不知丈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變法行新政。卒釀成戊戌庚子之禍。東坡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張丈襄勸學篇之所由作也。嗚呼。丈襄之作勸學篇。又丈襄之不得已也。絕康梁並以謝天下耳。韓子曰。荀子大醜而小疵。吾於丈襄亦云然。

孔子教

一日余為西友延至其家宴會。華客唯余一人。故東西客推余居首座。及坐定。宴間談及中西之教。主人問余曰。孔子之教有何好處。君試言之。余答曰。頃間諸君推讓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謂爭競之教。以優勝劣敗為主。勢必俟優勝劣敗決定後。然後舉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座客粲然。傳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孔子六經之所謂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後人知相讓。若世無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讓。則飲食之間。獄訟興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謂教之有無。關乎人類之存滅。蓋以此也。

新算學

辜鴻銘部郎云。日本故相伊藤侯。甲午後解職來遊中國。至武昌。適余所譯論語英文告成付刊。即持一部贈之。伊藤侯謂余曰。聞君素精西學。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於數千年前。不能行於今日之二十世紀乎。余答曰。孔子教人之法。

譬如數學家之加減乘除。前數千年其法為三三如九。至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為八也。云云。予聞此言。謂事部郎曰。君今尚不知目今二十世紀數學之改良乎。前數學謂三三如九。今則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如九。則變作三三如七。俟我還洋款三三如九。則變作三三如十一。君尚不知此無怪乎。人謂君不識時務也。

孟子改良

陶靖節詩云。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此言詩書自遭狂秦之火。至漢代真讀書人始稍能伸眉吐氣。然亦老矣。檢收殘編亦多失其真。且當時守舊黨如董仲舒輩。欲售其頑固之奸。恐亦不免改竄原文。近有客自遊日本回。據云在日本曾見有未遭秦火之孟子原本。與我今所謂孟子七篇多有不同。譬如首章其原本云。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仁義之說可得聞乎。孟子對曰。王何必仁義。亦有富強而已矣。云云。又如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其原本云孟子道性惡言必稱洋人云云

踐迹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朱子解曰善人質美而未學又引程子言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余竊以為踐迹一解蓋謂行善事不出諸心而徒行其外面之形迹即宋儒所謂客氣如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此皆所謂踐迹之孝也故孔子不謂之孝曾子論子張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朱子謂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務外自高而欲學為聖人之道其學必不能化其弊必至於踐迹故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此孔子對症下藥也蓋學聖人之道而踐迹即欲求為善人而不可得況聖人乎後有荀卿亦學為聖人之道者其學終至於大醜而小疵蓋亦因務外自高所致東坡論荀卿曰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自許太過是亦自高之一證也今日張文襄亦出自當日清流黨風以維持聖人之道自任而其門下康

梁一出。幾欲使我中國數千年來聲明文物。一旦掃地淨盡。東坡謂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噫。學為聖人之道。不化而至。踐迹其禍之烈。一至於斯。然其致病之原。乃由務外自高所致。禹對舜之言曰。無若丹朱傲。傅說之對高宗曰。惟學務遜。志時敏。厥修乃來。傲與遜之間。此聖學純粹與不純粹之所由判也。

務外

荀子儒效篇云。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按荀子勸學。不可謂不勤。然猶不免歆學者以功利。荀子譏墨之言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余謂荀子亦蔽於用而不知學。何謂學。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夫明道者。明理

也。理有未明而欲求以明之。此君子所以有事於學焉。當此求理之時。吾心祇知有理。雖堯禹之功不暇計。况榮辱貧富貴賤乎。蓋凡事無所為而為。則誠有所為而為。則不誠。不誠則偽矣。為學而不誠焉。得有學。此荀子之學。所以不純粹也。猶憶昔年張文襄貲遣鄂省學生出洋留學。頒行諸生來謁。文襄臨別贈言。慰之曰。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學。將來學成歸國。代國家効力。帶紅頂作大官。可操券而獲。生等其勉之云云。此與荀子儒效篇勉勵學者語。又奚以異。余謂文襄之學。本乎荀子者。蓋為其務外自高。故未脫於功利之念也。昔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知此則可以言學。

生子

袁簡齋言。昔方望溪先生有弟子某年踰商瞿。戚戚然以無子為慮。先生曰。汝能學禽獸則有子矣。先生素方嚴。忽作謾語。其人愕然問故。先生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處有人欲而無天理。今人年過四十。便有為祖宗綿血氣意。將天

理。攬入人欲中。不特欲心不熾。難以成胎。而且以人奪天。遂為造物所忌。子不見牛羊犬豕乎。其交也。如養由基之射。一發一中。百發百中。是何故哉。蓋禽獸無生子之心。為陰陽之鼓盪。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遂生乎其所不得不生。余謂此無關乎天理人欲也。斯即中庸所謂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為物不貳。不貳則誠。誠則有功。吾人當求學之時。不可存有國家之念。猶如人欲生子。不可存有祖宗之心。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余曰。正其誼。不謀其利。則可以生子。明其道。不計其功。則可以得真學問。為人

牡丹亭曲本有艷句。云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此原本於大學如好好色之意。余謂今日人心之失真。即於治遊賭博嗜欲等事。亦可見一斑。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余曰。古之嫖者為己。今之嫖者為人。

公利私利

余隨張丈襄幕最久。每與論事。輒不能見聽。一日晤幕僚汪某。謂余曰。君言皆從是非上著論。故不能聳聽。香帥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動聽。必從利害上講。始能入。後有人將此語傳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謂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謂余知利害。試問余今日有偌大家事否。所謂利者安在。我所講究者乃公利。並非私利。私利不可講。而公利不可不講。余對曰。當日孔子罕言利。然則孔子亦講私利乎。文襄又多方辯難。執定公利私利之分。謂公利斷不可不講。末後余曰。大學言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則小人為長國家而務財用。豈非亦係言公利乎。於是文襄默然讓茶。即退出。今日余聞文襄作古後。竟至囊橐蕭然。無以為子孫後輩計。回憶昔年公利私利之言。為之愴然者累日。

權

張丈襄嘗對客論余曰。某也知經而不知權。余謂文襄實不知所謂權者。蓋凡

所以運行天地間之物。惟理與勢耳。易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理之全體也。器者勢之總名也。小人重勢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勢。小人重勢。故常以勢滅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勢。欲以理制勢。要必知所以用理。權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謂也。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所謂可與適道者。明理也。可與立者。明理之全體而有以自信也。可與權者。知所以用理也。蓋天下事非明理之為難。知所以用理之為難。權之為義大矣哉。譬如治水。知土能克水。此理也。然但執此理以治水患。則必徒為堵禦之防。如此水愈積愈不可防。一旦決隄而溢。其害尤烈於無防也。此治水者之知經而不知權也。知權者必察其地勢之高下。水力之大小。或不與水爭地而疏通之。或別開溝渠河道而引導之。隨時立制。因地制宜。無拘拘一定成見。此之謂知所以用理也。竊謂用理得其正為權。不得其正為術。若張文襄之所謂權是乃術也。非權也。何言之。夫理之用謂之德。勢之用謂之力。

忠信篤敬德也。此中國之所長也。大艦巨礮力也。此西洋各國之所長也。當甲申一役。清流黨諸賢。但知德足以勝力。以為中國有此德。必可以制勝於朝廷。遂欲以忠信篤敬敵大艦巨礮。而不知忠信篤敬。乃無形之物也。大艦巨礮。乃有形之物也。以無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於疆場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勢也。甲申以後。文襄有鑒於此。遂欲舍理而言勢。然舍理而言勢。則入於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於是躊躇滿志。而得一兩全之策。曰。為國則舍理而言勢。為人則舍勢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說。吾故曰。文襄不知權。文襄之所謂權者。乃術也。非權也。

廉吏不可為

有客問余曰。張文襄學之不化。於何處見之。曰。文襄自甲申後。亟力為國圖富強。及其身歿後。債累累不能償。一家八十餘口。幾無以為生。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身本也。國末也。一

國之人。之身皆窮。而國能富者。未之有也。中國今日。不圖富強。則已。中國欲圖富強。則必用素世凱輩。蓋素世凱輩。欲富其國。必先謀富其身。此所謂以身作則。傳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文襄帥天下以富強。而富強未見。天下幾成餓殍。此蓋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民也。即此可見其學之不化。處昔陽虎有言。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君子既欲行有教之政。又欲務財用圖富強。此其見識之不化。又不如陽虎。

愛國歌

壬寅年張文襄督鄂時舉行 孝欽皇太后萬壽。各衙署懸燈結彩。鋪張揚厲。費資鉅萬。邀請各國領事大開筵宴。並招致軍界學界奏西樂。唱新編愛國歌。余時在座陪宴。謂學堂監督梁某曰。滿街都是唱愛國歌。未聞有人唱愛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試編之。余曰。一仁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願聞之否。曰。願聞。余曰。天子萬年。百姓化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座客譁然。

半部論語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朱子解故事而信。曰敬其事而信於民。余謂信當作有恒解。如唐詩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猶憶昔年徐致祥劾張文襄摺內。有參其起居無節一欸。後經李翰章覆奏曰。張之洞治簿書至深夜。間有是事。然譽之者曰夙夜在公。非之者曰起居無節。按夙夜在公。則敬事也。起居無節。則無信也。敬事如無信。則百事俱廢。徒勞而無功。西人治國行政。所以能百事具舉者。蓋僅得論語故事而信一語。昔宋趙普謂半部論語可治天下。余謂此半章論語。亦可以振興中國。今日中國官場上下。果能敬事而信。則州縣官不致於三百六十日中。有三百日皆在官廳上過日子矣。又憶劉忠誠薨。張文襄調署兩江。當時因節省經費。令在署幕僚皆自備伙食。幕屬苦之有怨言。適是年會試題為道千乘之國一章。余因戲謂同僚曰。我大帥可謂敬事而無信。節用而不愛人。使民無時。人謂我大帥學問貫古今。余謂

我大帥學問。即一章論語。亦僅通得一半耳。聞者莫不捧腹。

理財

昔年滬上報章。紛傳盛杏蓀宮保補授度支部侍郎。余往賀。及見。始知事出于虛。坐談間。余謂宮保曰。今日度支部為財政關鍵。除宮保外。尚有何人勝任愉快。宮保歛然自抑曰。理財我不如張宮保。余曰。不然。張宮保不如宮保。宮保曰。於何見之。余曰。張宮保屬吏。至今猶是勞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宮保僚屬。即一小繙譯。亦皆身擁厚貲。富雄一方。是以見張宮保之不如宮保。多多宮保聞之。一笑而解。

王顧左右而言他

辜鴻銘部郎云。昔年余至上海。謁盛杏蓀宮保。宮保問余中庸譯英文一書。刊成見索。謂余曰。中庸一書。乃是有大經濟之書。乞君檢送一本。為子輩讀。余對曰。中庸一部要旨。宮保謂當在何句。宮保曰。君意云何。余曰。賤貨貴德。宮保乃顧

左右而言他云云

官官商商

曾文正覆劉印渠制軍書云。自王介甫以言利為正人所詬病。後之君子。例避理財之名。以不言有無不言多寡為高。實則補救時艱。斷非貧窮坐困所能為力。葉水心嘗謂仁人君子。不應置理財於不講。良為通論。余謂財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國之所謂理財。非理財也。乃爭財也。馴至言理財數十年。其得財者。惟洋場之買辦。與勸業會之闊紳。昔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謂今日中國欲得理財之道。則須添二句。曰官官商商。蓋今日中國大半官而劣。則商而劣。則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幾成餓殍也。易傳曰。損上益下。謂之泰。損下益上。謂之否。知此則可以言理財。

愛官

近年朝廷整理財政。注意在絕中飽。然此猶治標。非治本也。今日民困固深。

而官貧亦迥異尋常如刻覈太至其害將甚於中飽曾文正所謂愛其赤子而餓其乳母則是兩斃之道張殿撰季直曾謂余曰中飽固不可而中餓更不可余曰中飽則傷廉中餓則傷仁兩不免皆有所傷甯可傷廉而不可傷仁昔國朝蔡漳浦先生復鄭魚門書曰士子廉隅不飭欲啟其羞惡之心不若發其惻隱之心惻隱者仁也惻隱之心一擊則己私自消親親仁民愛物一以貫之羞惡辭讓是非相因而有此謂知本之論

亡八蛋

學部侍郎喬君謂余曰君所發議論皆是王道其如不行於今何余曰天下之道祇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孟子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禁嫖賭

余嘗謂客曰周之末季自若以後無儒者今自張文襄以後亦無儒臣客曰現在南洋大臣張安圖出二示止官界學界軍界嫖賭以維持風化自任豈不

歸然一儒臣乎。余答曰。孔子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出示禁賭。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此行政也。非行教也。然行政亦須知大體。蓋嫖賭是傷風化之事。唯禮教可以已之。非刑罰所能治。刑罰所能治者。作奸犯科之事耳。小民嫖賭。易於聚眾滋事。擾害地方。此作奸犯科之事。得以刑法治之。故出示禁止。猶可說。至出示禁止職官嫖賭。即以行政大體論。亦乖謬已極。古人刑不及大夫。蓋欲養其廉恥也。夫以刑政施於小民。孔子猶懼其無恥。小民無恥。尚可以為國。至使職官士大夫而無恥。吾不知其何以能為國耶。今日職官放浪治遊。有失威重。固足以傷風化。若督撫不明大體。乃至將督部堂煌煌告示。黏貼妓館。娼寮。以為維持風化。不知其敗壞風化。實有千百倍於士大夫之治遊放浪者。君謂張安園為儒臣。安園如此。不明大體。是焉得為儒臣。張安園是幼樵胞姪。當時亦清流一派。幼樵入贅合肥相府。而安園亦與袁世凱結兒女姻親。所謂清流者。如是如是。昔班孟堅論西漢

諸儒如張禹孔光輩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倒馬桶

丁未年張文襄與袁項城由封疆外任同入軍機。項城見駐京德國公使曰。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我是講辦事的。其幕僚某將此語轉述於余。以為項城得意之談。予答曰。誠然。然要看所辦是何等事。如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着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

賤種

有西人問余曰。我西人種族有貴種賤種之分。君能辨別之否。余對曰。不能。西人曰。凡我西人到中國。雖寄居日久。質體不變。其狀貌一如故我。此貴種也。若一到中國。寄居未久。忽爾所。一變。碩大蕃滋。此賤種也。余詢其故。西人答曰。在中國凡百食品。其價值皆較我西洋各國低賤數倍。凡我賤種之人。以其價

廉而得之易。故肉食者流。可以放量咀嚼。因此到中國未久。質體大變。肉素素填起。大腹龐然。非復從前舊觀矣。余謂袁世凱甲午以前。本鄉曲一窮措無賴也。未幾暴富貴。身至北洋大。於是營造洋樓。廣置姬妾。及解職鄉居。又復構甲第。置園囿。窮奢極欲。擅人生之樂事。與西人之賤種。一至中國。輒放量咀嚼者。無少異。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必淺。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人謂袁世凱為豪傑。吾以是知袁世凱為賤種也。

貴族

嘗攷英吉利立國。原始宋真宗年間。有北族人據法蘭西西北郡。適英國內亂。北族王率大眾渡海平之。遂立為英王。於是國內北族為貴人。土族則概為平民。後有平民中俊秀者。乃得脫平民籍為士類。故至今英民分三等。曰貴族曰士類曰平民。近英國名下士艾諾爾德氏論其國風俗。謂我英人平民耐勞苦。尚力行。士類好學尚智。貴族本北方之強。好勇尚氣節云云。余謂今日滿人即

我中國之貴族也。滿人亦如英之北族。以武功立國。故至今猶以氣節稱。我漢人實遜焉。即以近年學西文學生觀之。亦可畧見一斑。其回國舊班學生不得意者不必論。其得意者無不身擁厚貲。以豪侈自雄。惟前外務部侍郎陞任荊州將軍聯春卿留守名芳。前在北洋為李文忠僚屬。十有餘年。歷辦要差。文忠門下之凡諳西文如羅豐祿輩皆腰纏巨萬。作富家翁。獨聯留守至今猶家如寒素。清操可風。真不愧為貴族人。

翩翩佳公子

國朝張履祥論教弟子曰。凡人氣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而已。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傲則為戾。為很。浮則必薄。必輕。論其質固中人以下者也。則不肯屈下。浮則義理不能入。不肯屈下則自以為是。順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必邪佞。所怒必正直。義理不能入。則中無定主。習之即流。誘之即趨。有流必就下。有趨必從邪。此見病之勢有然者也。余謂學。

問有餘而聰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則其學不化浮則其學不固其學不化則色莊其學不固則無恆色莊之至則必為偽君子無恆之至則必為真小人張文襄學問有餘而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撫考無良心沈葆楨當考第一余曰近日督撫考無良心端午橋應考第一或曰端午橋有情而好士焉得為無良心余答曰朱子解善人曰質美而未學端午橋則質美而未聞君子之道者也聰明之人處濁亂之世不得聞君子之道則中無定主故無恆無恆人雖屬有情亦如水性楊花之婦女最易為無良心事吾故謂督撫考無良心端午橋所以當考第一也至其好士亦不過如戰國四公子呂不韋之徒有市於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傾動天下耳豈真好士哉雖然既曰質美端午橋亦可謂今日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庸言庸行

英國名宰相論用人有云。國家用人。宜重德行。而不宜重非常之才。天下之人。既不可無君長。而君長之事。有大小輕重。即尋常之識量。亦未嘗不可以勝任。蓋造物於經理天下之事。未嘗秘有玄妙之理。一若非一二聖智之人。不可求解。惟忠信廉正儉約諸庸德。此固人人之所能。人果能行此。且加以閱歷虛心。於從政何難之有。若無德行。雖恃絕等高才。焉能有濟。故凡有才無德之人。斷不可以任用。蓋秉性敦厚而才識不足者。固能遺誤事機。然其害豈若彼心術邪僻。且有才足以鋪張揚厲。粉飾其邪僻者之能敗壞國家。至於不可補救耶。云云。此言庸德也。余嘗撰聯以自勗曰。不忤不求。淡泊明志。庸言庸行。平易近人。即此意云。

不吹牛毬

壬寅年張文襄在鄂。奉 特旨入都。陛見。余偕梁松生尚書隨節北上。時梁

尚書得文襄持保以候補道員奉 旨召見退朝告余曰今日在朝房聞錫清帥對客言曰如咱們這種人如何配得作督撫君試誌之此君子人也後有客謂余曰今日欲觀各督撫之器識才能不必看他作事但看他用人不必看他所委署差缺之人但看他左右所用幕僚即可知其一二余答曰連他左右幕僚亦不必看欲觀今日督撫之賢否但看他吹牛毬不吹牛毬人謂今日中國將亡於外交之失敗或亡於無實業余曰中國之亡不亡於實業不亡於外交而實亡於中國督撫之好吹牛毬也毛詩有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今日欲救中國之亡必從督撫不吹牛毬作起孔子謂一言可以興邦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錫清帥其人者可謂今日督撫中之佼佼者矣

頌詞

管異之嘗謂中國風俗之敝可一言蔽之曰好諛而嗜利嗜利固不必論而好諛之風亦較昔日為盛今日凡有大衆聚會及宴樂事必有頌詞竭力諛與

者受者。均恬不知恤。古人有諫墓之文。若今日之頌詞。可謂生祭文也。猶憶張丈襄督鄂時。自庚子後。大為提倡學堂。有好事者。創開學堂會。通省當道官員。教員學生到者數百人。有某學堂監督梁某。特撰長篇頌詞。令東洋留學生劉某。琅琅高讀。興會淋漓。滿座肅然。適傍有一狂士。俟該留學生讀畢。接聲呼曰。嗚呼哀哉。尚饗。聞者捧腹。

馬路

有某省某中丞奉 旨辦新政。聞西洋有馬路。即欲仿照舉辦。然又聞外洋街道寬闊。中築馬路。兩邊以石路廂之。以便徒步行走。今省城民間街道狹隘。礙難開闢。後聞南京武昌業經舉行。民亦稱便。遂決意辦馬路。既成。又在上海定購洋式馬車。出門拜客。皆 而車不用肩輿。亦覺甚適意焉。一日有某道之子。在馬路上馳馬。忽於人叢中。倒一老嫗。幾斃命。行路人皆為不平。道臺之子。停馬鞭指而罵曰。撫臺築此路。本要給馬走。故不叫作人路。而叫作馬路。你們混。

帳。百姓敢占了馬路。我不送你到警察局懲辦。已算你們造化。還敢同我理論呢。有一鄉人應曰。哎。約大少爺如此說來。如今中國惟有官同馬有路走。我們百姓都沒有路走了。後某中丞得聞此事。遂即停辦馬路。並不坐馬車出門拜客。仍乘肩輿。韋蘇州詩云。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某中丞亦可謂難得矣。

大人有三待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學生。以奴才待下屬。或問曰。何謂以匪待百姓。曰。今如各省城鎮市。以及通衢大道。皆設警察巡邏。豈不是以匪待百姓耶。曰。何謂以犯人待學生。余曰。今日官學堂學生之功課。與犯人所作苦功。同得一苦字耳。至於大人待下屬一節。今日在官場者。當自知之。更不待余解說。袁子才曾上總督書。有曰。朝廷設州縣官。為民作父母耶。為督撫作奴才耶。

不問民

廐焚于遲朝。曰傷人乎。不問焉。今日地方一有事故。內外哀哀諸公。莫不玉電交馳。亟問曰。傷羊乎。不問民。噫。竊謂今日天下之大局。外人之為患不足畏。可畏者內地思亂之民耳。民之所以思亂者。其故有二。一曰餓。一曰怨。欲一時即使民不餓。談何容易。故入手辦法。當先使民不怨。今民之餓者。新政使之也。民之怨者。非新政使之也。民非怨新政。怨辦新政之哀哀諸公之將。題目認錯耳。我朝廷今日亦知新政累民。然有不得不亟亟興辦者。無非為保民而已。非為保外人以保哀哀諸公之祿位也。上下果能認清題目。凡辦理新政事事以保民為心。則雖飢餓以死。民又何怨。孟子所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是也。

張文襄幕府紀聞卷下

漢濱讀易者撰

真御史

昔司馬溫公論言官。當以三事為先。一不愛富貴。二重惜名節。三曉知治體。三者具而始可稱諫官。然兼之者難矣。國朝陳黃中與王次山論諫臣書云。御史之職。本無所不當言。而其要在裨主德。肅紀綱。持大體而已。近日江春霖御史。因參權貴褫職。遂愀然去官歸鄉。由此直聲震朝野。人皆曰真御史。余謂江御史不畏疆禦。此顧名節也。愀然挂冠而去。此不愛富貴也。然今日國事如此。之陵夷。豈是如前代朝有大奸大惡。竊政柄以抑揚威福所使然耶。特以上下皆以頑頓無恥為有度。以模稜兩可為合宜。不學無術。以自是其愚。植黨乾沒。以自神其智。此真患得患失之鄙夫。而皆足以亡人家國也。而今日言官即賢如江春霖者。亦未聞上一言以裨主德。建一議以肅紀綱。能使朝野上下革面

洗心徒亟亟攻訐。一。二。貴人瑣屑之陰事。憤憤不平。一若與之有深仇積恨。而不能自已是。尚得謂之明大體哉。

西洋議院考畧

西洋自古羅馬後皆胡俗。胡人有事。其酋長則集羣胡以決可否。後西洋分列邦。猶循舊俗。國有大造大疑。國主集羣酋議決之。羣酋之會曰國會。此西洋中古通例也。宋季嘉定間。英吉利主約翰好講兵。徵賦無厭。英羣酋怨之。逼與盟。曰。後欲徵賦。必集國會議。可然後行。遂立冊書。永為國典。英人謂此盟書曰大盟冊。初西洋俗皆以戰獵為事。強有力者立為酋長。故民分曰世族曰平民。世族者酋長族也。當英吉利之立國會也。惟集世族。平民不與焉。久之郡邑平民之有賢望者。或由羣酋舉。或由國主召。亦入國會。於是國會乃分為上下議院。上院世族居之。下院平民望士居之。及有明中季。英俗罷戰獵。民間皆以耕織懋遷為事。於是國餉皆賴商賈富戶捐輸。乃許鉅鎮大埠有捐輸者。各公舉

素封之家一人入下議院。至是議院勢漸盛焉。國朝初英吉利主嘉羅斯第一朝用僉人。國用空乏。英主集國會令下議院派捐。議院不允。英主興兵將誅梗命者。議院亦募民兵與主戰勝。遂弑之。國大亂。議院望士之統兵者名格朗。它廢議院。亂乃定。遂秉國政。稱曰護國主。卒于庸弱。國人復故主嗣嘉羅斯第二。與盟復立議院。每年一集。議政事不復關白。蓋前國主欲微餉。始集國會。至是議院之勢彌張焉。嘉羅斯第二卒。弟嗣。又失民望。國人逐之。議院召其女與婿。婿荷蘭國主也。議院復與盟。至是議院之勢盛矣。此西洋議院之所由來也。乾隆四十一年。英吉利屬地在亞美利加洲各部落叛英官會盟。遂立為亞美利加合總邦。法亦多仿英制。設上下議院。且國主由民舉。所謂民主國是也。乾隆五十四年。法蘭西人弑其主。亦仿英制設議院。國遂大亂。那坡倫起執兵柄。閉議院。亂乃定。後西洋各國皆設議院。惟俄羅斯不置。夫西洋自議院盛。國主遂比諸餼羊。政皆由國人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哉。近年俄羅斯亦創開國會矣。噫。

西洋之亂於斯已極近有俄著名學士馬斯堆氏新著一書名曰世界末境蓋亦有所見而慨乎言之也

國會請願書

余嘗謂諸葛武侯之前出師表即是一篇真國會請願書何言之武侯謂後主曰宜開張聖聽云云此即是請開國會又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云云此即是請立憲蓋西洋各國當日之所以開國會立憲者其命意所在亦祇欲得平明之治耳今朝廷果能開張聖聽則治自明如此雖無國會亦有國會不如此雖有國會亦如無國會也朝廷能視官民上下貴賤大小俱為一體陟罰臧否無有異同則治自平如此雖不立憲亦是立憲不如此雖立憲亦非立憲吾故曰武侯之前出師表是一篇真國會請願書若今日各省代表之所請者乃是發財公司股東會非真國會也蓋真國會之命意在得平明之治得平明之治則上下自為一體然後國可以立股東會之命意在爭利權一

國上下皆爭利權。無論權歸於上。權歸於下。而國已不國。尚何權利之有哉。噫。馬拉馬夫。

昔年余至上海。見某國領事。謂余曰。今日中國督撫。凡辦一事。輒畏懼本省紳士。並且有畏懼學生者。尚復成何政體。余答曰。此豈不是貴國所謂立憲政體。領事曰。是非立憲政體。恐是馬拉馬夫政體。書曰。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余謂。民情固不可拂。然至遠道以干百姓之譽。則亂之階也。夷狄之有君。

辜鴻銘部郎云。甲午後。袁項城為北洋練兵大臣。時守京師者多北洋兵。隊適張文襄奉。特旨陞見。項城特派兵隊守衛邸寓。余隨張文襄入都。至天津。見項城。談間。項城問余曰。西洋練兵。其要旨何在。余答曰。首在尊王。項城曰。余曾聞君撰有西文尊王篇。尊王之意。余固頗聞。余答曰。西洋各國。凡大臣寓所。有派兵隊守衛者。乃出自朝廷異數。今張宮保入都。宮保竟派兵守邸寓。是以。

國家之兵交歡同寅。兵見宮保以國家之兵交歡同寅。則兵將知有宮保而不
知有國家。一遇疆場有事。將士各為其領兵統帥臨陣。必至彼此不相顧。如
此雖步伐齊整。號令嚴明。器械嫻熟。亦無以制勝。吾故曰練兵之要。首在尊王。
予聞是語。謂羣部郎曰。君言今日兵不知有國家。君抑知各省坐官廳之黼黻。
朝珠者。其心中目中亦皆知有督撫。尚知有國家耶。君於行伍中人。又何責焉。
羣部郎曰。信如君言。中國未經外人瓜分。而固已瓜分矣。

爛報紙

國朝朱竹垞先生秦始皇論云。當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孟氏以為邪說。
誣民。近於禽獸。更數十年。歷秦必有甚於孟氏所見者。又從人之徒。素以橫秦
為快。不曰嫪秦。則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則曰無道秦。所以詬詈之者。靡不至六
國既滅。秦方以為傷心之怨。隱忍未發。而諸儒復以事不師古。交訕其非。禍機
一動。李斯上言。百家之說燼。而詩書亦與之俱燼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

嘗習聞仁義之說。豈必以焚詩書為快哉。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說。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又謂邪說之禍。其存也無父無君。使人陷於禽獸。其發也至合聖人之書。燼焉。然則非秦焚之處士。橫議焚之也。余以為當日秦始皇所焚之書。即今日之爛報紙。始皇所坑之儒。即今日出爛報紙之主筆也。勢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者。

讀書人

袁簡齋原士論曰。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也。然則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在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為。惟其將為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士既少。故養之易。

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今則不然。才僅任農工商者為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為士矣。既為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妒造誹謗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為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余謂今日中國不患讀書人之不多而患無真讀書人耳。乃近日上下皆倡多開學堂普及教育為救時之策。但不知將來何以處如此其多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為公卿大夫之人耶。且人人欲施教育而無人肯求學問勢必至將來徧中國皆是教育之員而無一有學問之人何堪設想。

督撫學堂

昔年京師擬創辦稅務學堂。余適在武昌見端午橋因談及是事。午橋謂余曰。現在中國亟須講求專門學問。鄙意欲在鄂省亦創設釐金學堂。余曰。既有釐

金學堂則州縣官亦不可無學堂。午橋曰：誠然。余正襟而對曰：如此則督撫亦不可無督撫學堂。午橋聞之乃大笑。竊謂學問之道有大人之學、有小人之學。小人之學講藝也，大人之學明道也。講藝則不可無專門學以精其業，至大人之學則所以求明天下之理而不拘拘以一技一藝名也。洎學成理明以應天下事，乃無適而不可，猶如操刀而使之割，鋒刃果利則無所適而不宜以之割牛肉，也可以之割羊肉也，亦可不得謂切牛肉者一刀而切羊肉者又須另製一刀耳。

女子改良

西人見中國市招有重更無欺四字，嘗譏中國人心欺詐。於此可見一斑。余聞之幾無以置喙。猶憶我鄉有一市僧，略識之無，為謀生計，設一村塾，招引鄉間子弟。居然擁皋比為冬烘先生矣。為取信鄉人計，特書一帖黏於壁右，曰：誤人子弟，男盜女娼。其被誤者蓋已不知凡幾。內有一鄉董子弟，就讀數年，胸無點

墨引為終身恨。嘗語人曰。我師誤我不淺。其得報也。固應不爽。人謂汝師之報何在。曰。其長子已捐道員。而其女公子現亦入女子改良學堂矣。至今我鄉傳為笑柄。

高等人

昔有一身子極胖大之某教官。頗留心新學。講究改良。聞新到學憲亦極講新學。初謁見。稱學憲為高等人。學憲大怒。以為有心侮己。某教官即逡巡謝曰。高等人明見晚生。以為中國幾十年來連用字都多欠穩切。極應改良。故如今大學已改為高等學。緣學問之道祇有高等階級。並無所謂闊大者。即如目前憲臺身子比晚生身子並不大。不過憲臺官階比晚生官階高一等耳。故對憲臺不稱大人而稱高等人。

費解

袁簡齋晚年欲讀釋典。每苦辭句艱澀。索解無從。因就詢彼教明禪學者。及獲

解乃歎曰此等理解固是我六經意旨有何奧妙我士人所喜於彼教書者不過喜其費解耳余謂今日慕歐化講新學家好閱洋裝新書亦大率好其費解耳如嚴復譯天演論言優勝劣敗之理人人以為中國數千年來所未發明之新理其實即中庸所謂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之義云爾

不解

昔年陳立秋侍郎名蘭彬出使美國有隨員徐某風不諳西文一日持西報展覽頗入神使館譯員見之訝然曰君何時已諳悉西文乎徐曰我固不諳譯員曰君既不諳西文閱此奚為徐答曰余以為閱西文固不解閱諸君之繙譯文亦不解同一不解固不如閱西文之為愈也至今傳為笑柄

狗屁不通

近有西人名執放得苟史者格致學專門名家因近年中國各處及粵省常多患瘟疫之症人民死者無算憫之故特航海東來欲考究其症之所由來曾遊

歷各省。詳細察驗。今已回國。專為著書。其書大旨。謂中國疫症出於放狗屁。而狗之所以病者。皆因狗食性不相宜之雜物。蓋狗本性涼。故凡狗一食雜種涼性之物。則患結滯之病。狗有結滯之病。臟腑中鬱結之穢氣。既不能下通。遂變為毒。不由其糞門。而由其口出。此即中國瘟疫之毒氣也。總之此書之大旨。一言可以蔽之。曰中國瘟疫百病。皆由狗屁不通。噫。我中國謂儒者通天地人。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故儒者是無所不通。今若軌放苟得。史者連放屁之理。都通。亦可謂之狗屁普通矣。

看畫

昔有人與客談及近日中國派王大臣出洋攷究憲政。客曰。當年新嘉坡有一俗。所謂土財主者。家資巨萬。年老無子。膝下只一及笄女兒。因思求一快婿入贅。作半子。聊以自慰。又自恨目不識丁。故必欲得一真讀書宋玉其貌之人。而後可適。有一閩人。少年美丰姿。因家貧往新嘉坡覓生計。借寓其鄉人某行主之

行中土財主時往某行見美少年終日危坐看書竊屬意焉問某行主知是其里人欲謀事者遂託某行主執柯事成美少年即入贅作土財家嬌客入門後無幾何土財主召美少年曰從此若可將我家一切賬目管理我亦無須再用管賬先生美少年報然良久始答曰我不識字土財主駭問曰曩何以見若手不釋卷終日看書耶少年答曰我非看書我看書中之畫耳噫今中國王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亦可謂之出洋看洋畫耳

華僑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載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治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余謂范蠡者即當日之華僑也想當日齊國窮無聊賴之一般官紳大開歡迎會時必定要請招待員掛國旗奏軍樂吃大餐有一番大熱鬧惜太史公紀陶朱公事未曾將此熱鬧情形以龍門之筆描寫之至今猶令人費三日思云

照像

辜鴻銘部郎云。余昔年初到英國。寓學堂教授先生家。一日詣通衢。見道旁駐一高輪馬車。乘坐其上者為美男子。衣服麗都。花簇簇綴冠上。衣緣邊悉用金縷蟠結。似顯者狀。旋見一舊服者。自市肆出。升車。接轡在手。揚鞭而去。余歸告先生曰。今日見一貴官。並言其狀。先生曰。汝誤矣。彼冠簪花。衣金縷衣者。僕也。服舊服者。此僕之主貴人也。余曰。貴人何以不自著金縷衣。而反以施之於僕。胡為耶。先生曰。不然。凡貴人欲觀人者也。故衣樸素。賤者欲取觀於人者也。故衣華麗。汝謹誌之。此與吾中庸所謂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同義。我中國風俗。向賤優伶。固謂其欲取觀於人。也不謂今日中國號稱士大夫者。事事欲取觀於人。即如攝影小照。亦輒印入報紙。以夸眩於人。是亦不知所謂貴賤之分也。噫。陋矣。

發財票

國朝張爾岐先生蒿庵閒話云。荀子曰。國法禁拾遺。惡民之慣以無分得也。此語有味。人偶有所得於分之外。必不能復力於分之內。其得失常相敵而用之也。必侈侈於用而不力。則立盡之術也。原其始則無分之得。為之禍也。余謂無分之得。足以禍民。本國法所宜禁。此乃言禮教之常耳。如近今禁售彩票。蓋亦惡民之慣以無分得也。然亦須觀時局如何。若今日天下多窮無聊賴之人。有時購買一紙彩票。得者無論矣。即不得者亦尚可作旦暮希望。聊以博生人之趣。今併此生人之趣而亦絕之。吾不知窮無聊賴者以後更作何聊賴耶。

賣窮

袁簡齋詩話有句云。若使桑麻真蔽野。肯行多露夜深來。此仁人之言也。我中國江浙兩省。素號繁華富庶之區。倚門賣笑者固有其人。然昔年所謂蘇班妓女。其聲價甲於天下。未聞肯跋涉他省。作賣笑生涯者。今則不然。凡行省商埠無不有蘇班妓女。展轉營業。託足其間。觀於此。今日中國尚有教養之道耶。可

嘅也。有西人曾謂余曰。今日上海賣娼者。何如此其多。余曰。此非賣娼也。賣窮也。

不枉受窮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鄒吉水曰。世人相見訴窮。便是貪欲影子。這窮字。斷送多少豪傑。試看先輩赫赫者。大段窮人。如何他便耐的。今人便不耐。此處不可不思。先生此言。真我輩藥石。又念耐窮如何得。赫赫出來。此中大有事在。不得所事。只知耐窮。一懶惰無能之人而已。要之。知所從事。遇窮便自增長氣骨。開通識見。不然富貴枉受富貴。窮亦枉受窮也。勿求增財。但求減用。減欲斯減用矣。余謂吾人居今之世。當以增長氣骨。開通識見八字。書諸紳以自儆。

葉君傳

辜鴻銘部郎曾撰葉澄衷傳。其文曰。太史公作游俠傳曰。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云云。近世自我中國弛

海禁沿海編氓因與外人通市而暴起致貲財者不一而足然或攻剽推埋或弄法買姦宗強比周侵凌孤弱類皆鄙瑣齷齪不足道也我獨見滬上富人葉氏當初赤手自掉扁舟以治生而卒起富至巨萬又慷慨好義清刻矜已諾此猶是古之任俠而隱於商且隱於富者也葉氏名成忠字澄衷先世居浙東之慈谿縣後遷鎮海沈郎橋遂家居焉父名志禹世為毗之邱垠後因成忠三世皆邀追

贈榮祿大夫成忠生六歲而孤母洪氏撫諸幼弱居一椽蓬屋刻苦僅以自給成忠九歲始就學未幾仍以家貧故從母兄耕年十一就傭鄰里居三年主婦遇之無狀成忠慨然曰我以母故忍受此辱然丈夫甯餓死溝壑耶遂辭去欲從鄉人往上海臨行無資斧母乃指田中秋禾為抵始得成行至上海時海禁大開帆船輪舶麇集於滬濱成忠自黎明至暮掉一扁舟往來江中就番舶以貿有無外人見其誠篤敦謹亦樂與交易故常獲利獨厚同治元年始設肆於虹口乃迎母就養初肆規甚微然節飲食忍嗜欲與傭婦同苦樂

又能擇人而任事。故數年間。驛業日益遠大。乃推廣分肆。始偏通商各埠。又在滬北漢鎮創設縲絲廠火柴廠。以興工業。且以養無數無業游民。既饒於貲財。自奉一若平素。絕無豪富氣象。若構洋樓集珍物之類。遇人固肫肫言必信。行必果。交友必誠。見顯貴士大夫。言猶閭閻如也。毫無諂諛意。又好引重後輩。善體人情。各如其意之所欲。故人樂為用。性好施予。無倦容。無德色。客外雖久。戚鄰有緩急。阨困者。苟有請罔不欣助。待族人尤篤。捐金置祠田。又建忠孝堂義莊。以贍族之貧苦無告者。附以義塾牛痘局。歲事則曰是我母之志也。凡里中之善舉。必力任其成。在滬北購大地立蒙學堂。以教貧窮子弟。撥充十萬金經費。又特倡捐二萬金。建懷德堂。凡肆業中執事身後。或有孤苦無告者。歲時存問。俾免饑寒。至各直省遇有水旱之災。則必出鉅貲以助賑濟。封疆大吏高其義。嘗請於 朝。屢邀 寵錫。並傳 旨嘉獎。光緒己亥年十月在滬病篤。召其子七人曰。吾昔日受惠者。各號友。竭誠助吾任事者。汝曹皆當厚待。勿替以繼。

吾志卒年六十。先是由國子監生加捐候選同知。賞戴花翎。尋升候選道。隨帶二級。賞加二品頂戴。余謂王者取貴。取富之權操之自上。日漸凌夷。則不馴至一商賈之天下而已也。悲乎。然世之賢豪不能立功名。布德澤於蒼生。若富而好行其德者。此猶其次耳。故司馬遷曰。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云云。余謂辜部郎此作乃譏世語。非諛墓之文也。故錄之。

英將戈登事略

戈登英國名將。名查里斯若耳治。道光十二年春。生於烏利刺城。父為御軍礮隊大將。娶婦宴德庇氏。名以利撒畢。生四子。戈登為季。戈登之先出於巴克邑之民族。即今英國侯爵亨特利氏之支派也。戈登初在塘墩就學。年十四歲。進烏利刺武備館。十九歲。授御軍工營校。咸豐五年。英人伐俄羅斯。始從征至俄國。圍西拔斯拖浦海口。在此晝夜守城。濠督戰。自咸豐五年春至城陷。始罷。嘗受微傷。先城南既陷。戈登即調赴梗盤。尋仍回西拔斯拖浦城。陷。令毀城中礮

臺船。英俄事平。從勘定俄突新界。咸豐十年。中外構釁。英人犯我順天。戈登從英軍陷京師。焚圓明園。事平。適中國粵匪亂。同治二年。江浙兩省上游在滬。設洋槍隊。將校皆用歐美人。乃向英官商使戈登領之。戈登遂與賊轉戰於江浙兩省。二年間。凡三十三戰。克復城邑無算。江浙為中土最富繁之地。數年經賊蹂躪。至是兩省強寇始悉殲平。是役經時一十八月。僅費軍需一百萬金。人皆以為奇功。稱戈登為當時名將。戈登謙遜曰。平此烏合之賊。豈足稱耶。但緩以時日。中國官兵亦可以平賊也。然中國上官急奏膚功。遂在上海招募外洋無業亡命之徒。欲借以平賊。不知此輩既以利應。反復無常。幾將貽害中國。較土匪之禍尤烈耳。鄙人得統此輩。嚴加約束。事後設法遣散。不使為患。此則鄙人所以有微功於中國也。當時蘇州克復。江蘇巡撫李公毅降賊。戈登不義之中國賜戈登萬金。戈登辭之曰。鄙人効力中國。實因憫中國百姓之荼炭。鄙人非賣劍客也。同治三年。自中土回國。遊橐索然。如故。尋擢補格列弗司。

恩海口軍領工程隊居此六年。每於公餘之暇。籌給貧乏。遇有病疾者。施醫藥。民間流離無依小兒。皆為收養。教之讀書。或薦至各船傭工。不使失所。先英俄諸國。議開漂扭河。准各國商船出入。各派使守河口。同治十三年。戈登解任。簡赴渤波勒卡利亞國。為漂扭河河口使。光緒元年。戈登應埃及王之聘。至蘇丹。先是埃及國沿尼羅河南邊近赤道之境。總名曰蘇丹。皆沙漠荒野之地。然此域土地寬闊。極南近又尋得大湖數處。埃及王曾令英人伯客沙謬往開闢。二年未竣。事辭職去。王聘戈登仍令往接辦其事。戈登在此煙瘴絕域三年。竭力任其事。凡地理之險阻。天時之惡劣。以及土人之悍梗。皆以堅心毅志。勝之。沿尼羅河一帶。皆設汛兵。又自埃及定造輪船。使上駛尼羅河。遇灘水淺。即將船折為數段。過灘後。仍再合攏。於是蘇丹南境大湖曰亞勒伯堤恩舍。始有輪船行走。戈登在此苦心竭力任事。其意不在徒得土地之利。蓋此域土人之強者。向剽掠人口。販鬻為奴。戈登至此。即欲化其俗。禁販奴事。然蘇丹西境有二省。

曰哥爾多番。曰達爾夫。此皆為販奴者澤藪。兩省不歸戈登一人統轄。則販奴之事。實不能禁絕。埃及王乃不授此兩省。故於光緒二年。戈登遂辭職回國。光緒三年春。經埃及王再三重請。戈登乃復至埃及。授蘇丹全境總督。凡北自尼羅河之第二灘。至南境之大湖。東自紅海。至西境。又特湖諸水發源之處。皆歸戈登統轄。三年之間。徧巡諸地。居無定所。時或至東境。與啞比西尼亞國諸部。勘定疆界。時或輕騎減從。驟至西境。達爾夫省。捕拿販奴暴客。並以懾服部酋之倔强者。常竟月在駱駝背上。未嘗解鞍。政令一出。志在必行。境內強暴雖多。沙漠烈日。雖酷。皆不能稍抑其堅力。銳志。又四出無常。土人視之。猶鬼神出沒。無所不至。故諸部蠻夷。皆為震服。而蘇丹境至此始有王法。政令行焉。當時外人在埃及。獻說干預政事。王大臣不能鎮定。遂聽外人遊說。紛紛更改法制。以致政令朝出而暮改。於是戈登在蘇丹。覺事事掣肘。於光緒六年。遂又解職回國。此年英國簡命子爵黎本為印度經畧大臣。黎本辟戈登為參軍記室。同至

印度無幾戈登覺經界幕僚意見與己不能合。即請解任。適中國與俄國為伊犁事牴牾。中國洋關總稅司赫德。逕電請戈登至中國商量事件。戈登此行。英國政府因戈登係英國職官。干預中俄事。恐貽俄人口實。故電止戈登。令即時回國。戈登復電曰。我至中國為排難而已。如朝廷因我係職官。恐貽口實。請悉除銜職。則萬無誤事。戈登至北京。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力陳中國武備不修。戰無策。不如遷就護大局。大臣問曰。如事決裂。肯相助否。對曰。事如決裂。皇帝肯速駕內地。鄙人當為中國効力。任疆場事。後事遂解。當時戈登行至天津。見中國北洋大臣李文忠。文忠對外人怨北京諸大臣主戰誤國事。有某國公使勸中國李文忠。借戈登力。擁兵至京師。黜諸大臣。廢皇帝。自立為皇帝。戈登聞之。歎曰。鄙人雖一武夫。作事何肯鹵莽。至此耶。戈登回國。是時英國阿爾蘭島富豪世族。兼并貧戶。私歛重於公稅。民庶困窮。亂人充斥。戈登因往徧歷阿爾蘭諸郡。目覩田疇荒蕪。農夫凍餓。遂條陳變田租法。朝議不可。然所建白。皆切時弊。後

數年。英廷竟改阿爾蘭田租法。本戈登意也。戈登條陳多忤朝臣意。自知在朝必不得大用。適英屬地毛里西亞島統兵大將出缺。毛里西亞在印度洋大海中一孤島也。英人置戍兵。英官畏遠戍。皆不願往。戈登遂自請往署焉。戈登官斯島一年。軍民稱之。會阿非利加洲極南有英屬地曰度朴。或曰好望角英人建埠頭。闢地利。英民與鄰境番部時有爭鬪。官吏不善處置。各部遂叛英國。駐度朴大臣因請英廷特派戈登往調停其事。戈登即由毛里西亞航海至度朴。檢察情由。即上書大臣曰。番部之叛。皆由官吏不能約束本國人使侵害番人。今擬先簡嚴正之員。令其約束本國人。然後可以服番衆而保無虞也。乃條陳處置法。然所議皆為大臣幕僚梗阻不行。戈登遂請解任回國。戈登既在閒散之列。請假往遊猶太國。猶太昔西人教主耶穌生育行教之地。多古名勝。戈登至此。感古今興衰滄變之蹟。徧歷流覽。一年始回國。是時埃及國南境之地。自戈登去後。官吏貪酷虐民。各屬回部皆叛起。殺官吏。攻官兵。有大酋自稱救世主。

奉天命復回教。誅無道埃及。官兵竟被困在噶墩城。於是埃及王乃請於英廷。借一大將使救出困兵。英廷仍派戈登。隨帶將校二員。至噶墩城。時圍尚未迫。戈登即欲率被圍官兵出城。然城中避難官吏及家屬老弱婦女萬餘人。戈登不忍棄之。故留守先將婦女二千餘人護送出境。逮及城圍既重。英廷有電催戈登率部曲棄城。戈登復電曰。軍民為我抗賊守城。今事迫。乃棄之。此豈丈夫之所為耶。戈登在圍已五閱月。外援已絕。糧食將盡。然猶從容督率軍民拒守。於是英廷乃撥兵合埃及官兵溯尼羅河赴救。兩月後。救兵始至。然城已陷。戈登卒被害。時年五十三歲。喪耗至英國。官民皆哀傷之。英廷賜其家屬十萬金。並為鑄銅像於都城。以誌其忠烈云。

贈日本國海軍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日本國海軍少佐松枝氏新一領其國戰艦來遊長江。時余差次武昌省垣。蒙松枝君屈駕來訪。余亦詣戰艦答禮。遂即在漢皋邀

集東客六七人。借西人酒市。命酒叙談。主客萍水相逢。歡若平生。余心感焉。余少遊西洋各國。習其語言文字。因畧識其沿革立國緣由。夫西洋近百年來。風氣盛開。講智術。精造器。惟生齒日繁。故航海東來。於是東洋諸國。因亦多事。我中國自古聖人教民。重道不尚器。故製造器械。皆遠遜西人。兼以近來中國民俗苟安。士氣不振。故折衝禦侮。常苦無策。惟日本與我華義屬同族。書亦同文。且文物衣冠。猶存漢唐古制。民間禮俗。亦多古遺風。故其士知好義。能尚氣節。當西人之東來。皆慷慨奮起。致身家國。不顧性命。當時又有豪傑如西鄉諸人輩出。皆通古今。能因時制宜。建築修國。制定國本。噫。日本今日之能振國威。不受外人押侮。其亦有以夫。然嘗聞日本國人。近日既習西文技藝。往往重西學。而輕漢文經書。余私心竊疑焉。今得識松枝君。諮詢底蘊。乃知其不然也。松枝原日本士族。幼年習西人兵畧航船之術。然尤好中國文學。故能荷其國家重任。余於是益信日本之所以致今日之盛。固非徒恃西洋區區之智術技藝實。

由其國存有我漢。古風故其士知好義能尚氣節故也。余不能操東語前日與松枝晤談用英一以酬對未盡欲言今聊書數語以誌景仰云爾。

士說

張文襄曾問余曰。外國各領事本文職而佩刀何故。余答曰。此士服也。西洋本以封建立國。一國之中有貴族有平民。平民脫民籍後武者為士。文者為史。其服制史則寬衣博帶。如今在中國牧師神父所服者是士。則短衣佩刀。領事雖文職亦屬士類。故遇大典禮則短衣佩刀服士服也。竊謂今日我中國有史而無士。攷古制通六書者為史。在行伍者為士。故有甲士士卒之稱。兩漢三國時宰相猶以劍履上殿。為當時朝廷特賜異數。然於此見古制尚存。是時為士者亦尚知士之本義。自唐以後古制漸泯。乃以能文章應科第者為士。於是名則為士。實則為史。士之本義全失矣。吾故曰。今日中國有史而無士。

在德不在辯

近有英人名漢蘭德者。曾充上海工部局書記官。後至北京為銀公司代表。著一書曰江湖浪遊所載皆瑣屑。專用譏詞。以揶揄我華人。內有一則曰。黼黻為厲。大致謂五十年來。我西洋各國。因與中國通商。耗費許多兵餉。損失無數將士。每戰輒勝。及戰勝以後。一與交涉。無不一敗塗地。是豈中國官員之才智勝我歐人耶。抑其品行勝我歐人耶。是又不然。若論其才智。大槩即使為我歐人。看門家丁。恐亦不能勝任。論其品行。亦大半穿窬之不如。如此等無才無品之人物。何我歐羅巴之欽使領事遇之。便慙慙畏懼。若不能自主。步步退讓。莫之奈何。其故安在。余於此事。每以為怪。研究多年。始得其中奧妙。蓋中國官之能使。我西人一見。而慙慙恐懼者。無他。諛巧乃其所服之黼黻為之厲也。鄙人之意。以為今日我西洋各國。欲圖救交涉之失敗。亟宜與中國商訂新約。以後凡外務部及各省與交涉之大小官員。不准掛朝珠穿黼黻。逼令改用窄袖短衣。聳領高帽。如我國制。如此黼黻即不能為厲於我。則我西人之交涉庶不致

於失敗矣。中國果能遵此新約。我西人即將庚子賠款全數退還中國。猶覺尚操勝算也。云云。按如濮蘭德以上所言。其藐視我中國已極。然君子不以人廢言。其言我中國黼黻衣冠能使西人畏懼。雖係戲言。然亦未嘗無至理寓乎其間。孔子不云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且嘗揆之人情。凡遇人之異於己者。我不能窺其深淺。則有所猜忌。故敬心生焉。遇人之同於己者。我一望而悉其底蘊。則無所顧畏。故狎心生焉。今人有以除辦變服為當今救國急務者。余謂中國之存亡。在德不在辦。辦之除與不除。原無大出入焉。獨是將來外務部袞袞諸公。及外省交涉使除辦後。窄袖短衣。簪領高帽。其步履瞻視。不知能使外人生敬畏心乎。抑生狎侮心乎。

自大

光緒十年日本名下士岡千仞振衣氏來遊中國。曾撰觀光紀遊一書。內載其友人櫻泉氏論中國弊風一則。謂櫻泉游學中土。其論弊風極為的切。曰所貴

於中士士大夫。重名教。尚禮讓。志趣高雅。氣象溫和。農工力食者。忍勞苦。安菲素。汲汲營生。孜孜治產。非我邦所能及也。而士人謂經藝。耗百年有限之力。於白首無得之舉業。及其一博科第。致身顯貴。耽財賄。肥身家。喜得憂失。廉恥蕩然。不復知國家之為何物。而名儒大家。負泰斗盛名者。日夜穿鑿經疏。講究謬異。金石說文二學。宋明以前之所無。顧炎武錢大昕諸家。以考證為學。以來競出新意。務壓宋明。紛亂拉雜。其為無用。百倍宋儒。其少有才氣者。以詩文書畫為釣名譽博貨賄之具。玩物喪志。無補身心。風雲月露。不益當世。此亦與晉時老莊相距幾何。吏胥奴顏婢膝。奉迎為風。望門拜塵。欺己賣人。自為得計。商賈工匠。眼無一丁。粧貌銜價。濫造粗製。騙取人財。此猶可以人理論者。其最下者。狗盜鼠竊。不知刑憲為何物。立門乞憐。不知穢污為何事。其人輕躁擾雜。喧呼笑罵。此皆由風俗頹廢。教化不行者。嗚呼。政教掃地。一至此極。而侮蔑外人。主張頑見。傲然以禮義大邦自居。歐米人之以未開國目之。抑亦有故也。云云。此

日人櫻泉二十年前語也。猶憶道光末年徐松龕中丞名繼畬撰瀛環志畧當時見者譁然謂其張大外事橫被訾議因此落職。自來我中國士大夫夜郎自大其貽譏外人固不足怪。惟今日慕歐化者又何前倨而後恭也。孔子曰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所謂廉者無他但知責己而不責人但求諸己不求諸人而已。

依樣葫蘆

子曰學而時習之。朱子注謂學之為言效也。余竊謂學之義甚廣不當作效字解。如僅作效字解使後之為學者只求其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所謂依樣畫葫蘆者是也。猶憶中國嘉乾間初弛海禁有一西人身服之衣傲當時又無西人為衣匠者無已招華成衣至問汝能製西式衣否。成衣曰有樣式即可以代辦。西人檢舊衣付之成衣領去。越數日將新製衣送來檢視剪製一切均無差。惟衣背後翦去一塊復又補綴一塊。西人駭問故。成衣答曰我是照你的樣式

做耳。今中國銳意圖新。事事效法西人。不求其所以然。而但行其所當然。與此西人所儼之成衣。又何異。與噫。

學術

宋陸象山云。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惟篤行之而已矣。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

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篤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云云。余謂宋代學者。偏在踐履。而不知講明。故當日象山乃有此論。今之學者。不特不知講明。而亦並不知士之所業何事。不以國無學術。無人材。無風俗為憂。而斷斷以國無實業為急務。遂至經生學士。負赫赫山斗之名者。亦莫不將畢生精神。注意於此。顧名思義。尚得謂讀書人耶。昔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

風俗

管輅之擬言風俗書云。臣聞之天下之風俗。代有所敝。夏人尚忠。其敝為野。殷人尚敬。其敝為鬼。周人尚文。其敝也文勝。而人逐末。三代已然。況後世乎。雖然。承其敝而善矯之。此三代兩漢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矯之。此秦人

魏晉梁陳俗之所以日頹也。而欲美則世治且安。俗頹則世危且亂。天下之安危繫乎風俗。而正風俗者必興教化。居今日而言興教化。則人以為迂矣。彼以為教化之興。豈旦暮可致者耶。而臣謂不然。教化之事有實有文。用其文則迂而甚難。用其實則不迂而易。夏商成周之事遠不可言。臣請以漢論之。昔者漢承秦敝。其為俗也貪利而冒恥。賈誼所云孳孳嗜利。同於禽獸者也。自高帝孝文困辱賈人。重禁賊吏。遂不久而西漢之治成。其後中更莽禍。其為俗也又重死而輕節。逮光武重敬大臣。禮貌高士。以萬乘而親為布衣屈。亦遂不久而成為東漢之治。由是言之。移風易俗所行不過一二端。而其勢遂可以化天下不為難也。云云。我朝咸同以前。科場弊竇百出。買槍手通關節。明目張膽。習為故常。及咸豐初年某案出。朝廷震怒。將當朝宰相柏俊治以重典。天下悚然。由此科場舞弊之風少減。可見風俗之轉移。操之自上。朝廷能肅綱紀。實行不過一端。即足以使上下悚然。洗心革面耳。

政體

國朝潘耒上某學士書云。某聞善為治者。不務為求治之名。而貴有致治之實。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後儒亦言有治人無治法。衰弊之世。法制禁令與盛世無殊。而不能為治者。法意不相孚。名實不相副。上下相蒙。苟且成俗也。若徒恃科條以防姦。藉律令以止慝。有立法之名。無行法之實。竊恐彌縫掩護之弊。更有甚於前也。假如今制督撫地方官。與在京大臣交通者革職。此其所得而禁者。輦下拜往之儀文耳。使在數千里外。私人往來。潛通貨賄。能知之乎。官吏坐贓滿十金者。即論死。審能如法。則人人皆楊震鄧攸矣。度今之作吏者。能如是乎。夫立法遠於人情。則必有所不行。而法故在。則必巧為相遁。掩覆之術愈工。交通之跡愈密。而議者且以為令行禁止。中外肅清也。夫天下未嘗無才。其才未嘗不能辦事。特患無以驅策而激勵之。於是以其才智專用之於身家。以其聰明專用之於彌縫掩護。設也一變其習。以其為身家者為朝廷。以其彌

縫掩護為拊循保障。則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立。所賴二三大臣為。皇上陳其綱領。辨其本末。以實心實意。振起天下之人材。以大機大權。轉移天下之積習。開誠布公。信賞必罰。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紀綱肅而民生安矣。云云。竊謂中國自咸同以來。經粵匪攪亂。內虛外感。紛至迭乘。如一叢病之軀。幾難著手。當時得一時髦郎中。湘鄉曾姓者。擬方名曰洋務清火湯。服若干劑。未效。至甲午。症大變。有儒醫南皮張姓者。另擬方。曰新政補元湯。性燥烈。服之。恐中變。因就原方。畧刪減。名曰憲政和平調胃湯。自服此劑。後非特未見轉機。而病乃益將加劇焉。勢至今日。恐非別擬良方。不可。昔宋蘇軾當哲宗初年。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云。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茲姑撮錄前篇。為正本清源之論。儻有醫國手出。或有取於此。庶不無小補云爾。

看招牌

昔有一洋行主人作軍裝生意者。嘗與中國官場酬應。不時宴請各省委員。以

為招徠。每宴會飯罷。出雪茄烟供客。概用上品。價值不貲。而華客每每食未半。輒輕擲之。行主人性素愜且黠。以後宴客。即暗易以最劣品之烟。而襲以最上品之烟盒。一日有某省辦軍裝之道員。素自名為熟悉洋務者。至該洋行主人家晚膳。食罷。主人出烟供客。道員瞞其所裝之盒。訝然曰。噫。我知此品。一盒當值十洋。即抽取一枝含嚼之。噴其烟。揚揚自誇曰。吾說十洋味道。果不錯。主人惟掩口胡盧。噫。西商在中國售洋貨。最重招牌。凡有仿冒其招牌者。必請官懲辦。蓋知中國人。不論貨之優劣。而但看招牌耳。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蓋有以夫。

愛才

國朝沈歸愚尚書有曰。昔歐陽文忠公之好士也。士有一言之合於道。不憚數千里求之。甚至過於士之求公。良以國家得一人。則轉相汲引。至於數世。猶享其利。故好之如此。其篤猶憶昔年張文襄督鄂時。督署電報房有留學生梁姓。

者。領袖電報房諸生。專司譯電報事。向例朔望行禮。署中文案委員與電報學生分班行禮。梁學生固與電報房諸生同立一處。文案委員無一與交語者。一日。文裏出堂受禮。見梁學生與電報諸生同立。則親攜出班外。置諸文案委員班。曰。汝在此班內行禮。大衆愕然。此後文案委員見梁學生。則格外慇懃。迥非昔日白眼相待可比。昔日之梁學生。即今日之外務部梁崧生尚書也。余記此。非特藉以著官場炎涼之世態。亦以誌文裏之知人愛才。真有大臣風度也。

不自貴重

國朝張爾岐先生蒿庵閒話云。趙宣子囚叔向。樂王鮒欲為之請。叔向弗應。室老咎之曰。祁大夫必能免我。祁大夫卒免之。其知人之明。處變之度。不待言。至一段守身經國遠識。更不可及。鮒。小人也。小人不可與作緣久矣。況受其脫囚之惠乎。受其惠而與之為異。彼必有辭。徇其所欲。又將失己。君子之受制小人。身名坐墮者。皆自一事苟且階之。叔向甯不免其身。必不肯受小人之惠。而為

所制大臣之識也。余謂小人不可與作緣一語最有關係。昔柳子厚因附和王叔文黨身名坐廢。遺恨千古。韓文公謂子厚少年時不自貴重。顧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夫以子厚之品之學。一不自貴重。卒不能自展其才。以裨世用。至如今日。以貴緣奔競。為能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尚望其挽回大局。宏濟時艱。得乎。

不拜客

唐李習之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云。凡賢人奇士。皆自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人

何求而來哉。丁未年余隨張文襄入都。得識瑞仲蘭京卿。彼此契合。恨相見之晚。京卿問余曰。君今入都已拜客乎。余曰。我不拜客。京卿曰。久聞君才學之名。冠儔輩。余意君當久經騰達。乃至今猶屈抑在下。令人不解。今聞君言。余乃恍然悟矣。君竟不拜客。正無怪其然也。彼此相視而笑。

自強不息

唐棟之華。偏其翻爾。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余謂此章即道不遠人之義。辜鴻銘部郎曾譯德國名哲俄特自強不息箴。其文曰。不趨不停。譬如星辰。進德修業。力行近仁。卓彼西哲。其名俄特。異途同歸。中西一轍。曷哉訓辭。自強不息。可見道不遠人。中西固無二道也。

猶龍

孔子適周。將問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

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余謂虞舜聖人也。而大禹猶戒之曰。無若丹朱。傲。孔子聖人也。而老聃亦戒之。若此。誰謂孔子之所以成為萬世純粹之聖學者。非受老子此一番之誥誠也耶。

卷下終

提牢瑣記

提牢古獄吏也。位卑而責重。易孽亦易福焉。國家哀矜庶幾。不遺一夫。豈容愚賤妄議損益。然今昔異宜。變通乃久。雖曰小惠。無傷大體。亦聖朝所不廢也。文選循職無狀。因時補苴。瑣瑣載筆。私備檢點科條所布。則概從略。自惟不文。體段懵如。意者劬嫗絮言。病夫呻語。明知厭聽。或亦有以諒其心矣。作提牢瑣記。

清慎勤官箴也。箴提牢尤亟。衆獄所歸。竿牘易行。清則絕之。猾役作威。大盜階厲。慎則制之。躬理巨細。耳目入微。褻毋嫌瀆。煩不憚勞。勤之謂矣。三者之中。清慎在心。勤乃妙用。凡所類記。惟勤有功。一弗親歷。即屬虛文。亦記所不必記也。關領囚糧。歲凡三期。雖具官司。仍煩商戶。既便支存。亦易操縱。呈式先驗。隨時可核。米糲且塵。搜之務淨。炊或失宜。非饅則腐。盛以巨桶。覆以大布。冬則加棉。用辟寒氣。健役交荷。時防索朽。雨雪艱步。尤宜慎之。辰申飯囚。毋或先後。立受以序。戒競戒譁。範銅為杓。實容半升。上周鐫文。以防磨減。先備潔水。數數澤之。積垢斯除。粒亦不膠。膠積太多。受者損矣。規木量杓。欲其平且盈也。傾

杓惟速欲其不寒也。揚而覆之。欲其無餘也。計口一杓。日凡兩給。人飽一升。定例然也。飯給而湯隨之。人沃一瓢。冬加菜菔。夏加綠豆。春秋則茶。禁苦水。禁冷水。禁不熟水。暑則多儲。惟所需飲無時。犴狴之側。別設盞漿。夏日提訊諸囚。則出入飲之。淡食可憫。以鹽蔬給之。毋過與恐。益煩渴。或靳之飲。尤苦。箸折者裂者。盥損者滲者。穢者不足者。時時察之。易之增之。囚給熟麪一觔。佐以葱醬。或增肉數兩。良辰佳節。則為之。長官同僚。惠於平日者。亦為之。例餐仍不撤。酒與洋烟有常禁。屋環五牀。守者居中。久禁而貸死者。居潔地之兩牀。鑿垣通便溺。餘兩牀與近死囚居之。牀表丈餘。廣可五六尺。支厚板去地尺許。朽必易。溼必曝。穢必濯。藉於板者。夏蓆而冬薦。蓆宜澤。薦宜厚。皆於寬宜加薦。以氈尤於冬宜。紉布而實以絨。為大枕長如其牀。月一浣。敝乃更。屋日必洒掃。牀下尤督之勤。冬之煤氣。春之溫氣。夏秋之交疫氣。汗氣。朝夕之廁氣。泡漏氣。溼熱氣。皆足致疾。以死。蓄朮。柏。艾。蕭。頻重之。或屑雜藥。益佳。蜚蟲噬人至酷。蚤虱繼之。不終夕已瘡。瘻其體。血痕縱橫。四壁如繪。獄中第一苦惱境也。蟲有自壁出者。有從牀上緣者。有自梁柱下墜者。隔以承塵而塗茨其旁隙。

則稍得眠。屋外隅皆多設廁。日必一淨。別具柳匡一。交繩而貫以木。渣滓悉入之。日荷以出。母有少積。夾堵尤戒之。慮塞溝渠。或至高積。將可梯而踰也。囚定讞者。許女屬入視。皆朔望後一日。先注門籍。出入以時。別納一屋。閉戶而守。禁窺伺。嚴私遞。戒偶語。絕謔言。面日一沐。三日一櫛。木梳草紙。疏巾。繅豆。敝斯易之。斯給。女獄倍之。或携嬰稚。護視益當謹。女獄恒鍵。非公事。男役不得入。扉之心。特洞一穴。藉傳所需。加片板而時掩焉。擇役之老而誠者。司其鑰。病者。刑者。宿疾者。孕者。產者。醫必速。藥必具。日詢所苦。而躬督之。飲勿強。他囚與俱。勿移之。廁旁及穢溼地。非大瘳不止。藥疾不可為者。立移空屋。杜傳染也。死則有停屍所。縛屍於板。而虛懸中央。恐為鳥獸殘。呈驗勿稽。夏秋尤亟。痧藥。喉藥。痢藥。瘡藥。疥藥。金瘡藥。杖傷藥。解毒藥。求可預製者。蓄以應所急。夏給扇。早啟封。而遲錮之。守者加嚴。衣一袴一。秋夾而冬綿。絮多敗布多。粗縫綴多。䟽多垢膩多。縲綆磨刮。則皆易敝。禦一寒必二三易。厚厥直。倍厥數。施乃不窮。巾襪不具。冬即寒皴。首所覆。足所藉。皆給焉。惟察所乏。秋冬夜永。祈聲難續。破寒往督。或風雨雪。督尤勿懈。平居巡獄。勿與定時。絕遷就也。

役有告必察。囚有訴必受。微疾微傷必詳詰。隱處不潔處必躬巡。築頽葺漏。平道疏渠。事皆舉矣。垣周老棘。火災之媒。大旱大風。非時往察。囚屋出入有定時。坐卧有定方。眠食有定候。狡者悍者。喧笑者。鬪者。導訟者。商飾獄詞者。結死黨者。輕長跪。重杖。或加桎梏。甚者鐵索掣其肘。懸之梁間。仍餘其索。俾可坐卧。惟不可行。死囚中不得已乃一施之。囚不遵法度。屋則彼此移。監則南北調。有訐之者。實諸守役證。諸囚以實以情。然後行法。守者或虐囚。不敢以非法也。但喝而渴之。強雜穢疾者同坐卧。無傷可證。已不堪命。故飲食必躬監。夜必核宿者之數。數必均。牀必有限制。罪輕者不繫。稍重曳鎖於項。又重拘手足至重。乃加桎梏。其間老幼廢疾。樸魯安靜。嚴寒酷暑。刑傷太重者。皆可寬法。而仍時防之。新製琅鐺。芒屨未銷。著膚易傷。別給尺布護之。支木為橙。聯床而屬焉。淫雨積潦。以渡奔走。自吏及囚。罔不利之。長官所施。厥價甚鉅。收發有時。修補有資。首役之責也。司獄八員。輪宿在獄。見聞最習。力求和衷。事乃有濟。正役二。散役百有二十。巡夜武弁十。兵八十。司炊者二。鈴櫝者三十。有。二。咸輪期代役。縱則玩。激則變。專寄耳目。則蔽衡其輕重。以為張弛。弊絕。

殊未也。免咎或庶幾焉。獄有神。有總司。有分司。統尊之曰獄神。在祀典者。若關帝龍神門神。他若佛典之大士閻羅社公。若道流之太乙藥王瘟部火部。皆為位以祀。別一楹祀前明椒山楊公。而刑部尚書王公世貞郎中史公朝賓司獄劉公時守得祔焉。庭隅老榆盤錯陰森。不畫傳為忠愍公手植者。南則阿公祠。公諱世圖。康熙時官滿司獄。以除夕縱囚元旦囚悉來歸。一囚偶後。公懼竟仰藥死。囚踵至。痛公甚。亦觸柱死。即令肖像牽馬侍公側者也。諸神朔望則祀。履任則祀。報賽日則祀。勾決日則祀。必躬親香帛虔潔。宜專厥司。庶幾覆盆之中。亦有臨質。神道設教。用佐官箴。瑣記如右。蓋緣煦子以為彌縫舍本齋末。美裨勸懲。循吏不必為。能吏又不屑為也。文遲於是投筆而喟曰。嗟乎。斯所謂惠而不知為政者歟。雖然。周易言訟厥卦凡三。噬嗑利用獄。著乾肉黃金之像。旅不留獄。協懷資得令之占。無財不可以為惠。聖人得無深意存焉。至於議獄中孚。乃格豚魚。豚蠢可益。魚愚可罟。獄近之矣。必格以信。厥道何先。天下萬事。所不疑者惟生與養。所不變者惟衣與食。本此立信。孚乃化邦。矧茲囹圄。饑寒所毆。記言瑣瑣。固屬私恩。要非徒手遂堪坐理。冥頑有衆。玩視鋸鑊。夫豈口惠。

可以行賞溫拊可以代續哉。試以勺水人增一飲不羹不薪夫亦何費而計因三百積勺溢斛已非一力可汲一甕可儲況其他乎。洪惟國家深仁厚澤靡隱不周恤囚僅為政之一端而原情立法計日靡帑誰非聖君賢相憂勤惻怛所推被於無窮者哉。我不敢知曰名存而實亡然法積久則弊生政待人而後行上挈大綱下釐細目遵茲成憲濟以權宜亦小臣所當自盡也是故生者不使枉死死惟其法不惟其心刑官之職固應爾爾下逮提牢厥責惟均夫新舊相代政必以告古人在官之義也益由廣受思以集成救弊補偏敬俟來哲光緒二年十月朔提牢廳主事濮文運謹記

八旂人著述存目

八旂人。才國初最盛。乾嘉而後已少遜矣。余思輯刻八旂人著述。曾記書目一紙。以無力而輟。後見八旂通志書目。與此互有詳略。今錄之如左。通志所載亦不復補入。所以存蓋闕之義。曼殊震鈞

周易補注。簡獻親王方圓二圖解一卷。同上。律呂元音四卷。禮恭親王合

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性德。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同上。原易

三卷 李錯 詩解頤 同上 春秋通義十八卷 同上 讀易滙參 和瑛 易貫近思錄

同上 讀易擬言內外編 同上 毛詩多識 多隆阿 論語注商 樊封 讀孟稽疑

同上 易學答問 強謙 尚書持平 寶廷 禹貢注 伯錢 以上經部

嘯亭雜錄十卷 續錄十卷 禮親王昭棟 通鑑本末紀要 蔡毓榮 史遷句解

吳興祚 粵東輿圖 同上 通鑑參注 范承勳 雞足山志 同上 文廟從祀先賢

考郎廷樞 旗軍志 金德純 治河方略十二卷 靳輔 式古堂書畫彙考七十

卷 卞永譽 彙草辨疑 馬雄鎮 尚史 李錯 滇南新語 張宏 斯文襄奏疏 靳輔

趙清獻奏疏 趙良臣 撫豫宣化錄 田文鏡 撫虔奏疏 佟國器 靖海紀事 施

琅 西域聞見錄 七十一 番社采風圖 六十七 異域錄 圖理琛 黑龍江外紀

西清 吉林外紀 薩英額 黔南紀略三十二卷 愛必達 西征紀略 孫紹昌 撫

苗錄 鄂海 西清載筆錄 介福 張襄壯奏疏 張勇 槐廳載筆 法式善 清秘

述聞 同上 成均備遺錄 同上 衛藏通志 和琳 滿洲四禮考 索定安 除邪紀

略百齡 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卷 傅宏澤 李文正公年譜 法式善 畫學心

法二卷 布顏圖 一得錄 榮沛 召對粗語一卷 居官切要一卷 先福 西招圖

| | | | | | | | | | |
|----------|--------------------|---------------------|-------|-------------------|-------|--------|------|--------|------|
| 略四卷 | <small>松筠</small> | 古品節錄 | 同上 | 河工器具圖說 | 三卷 | 麟慶 | 牧令要訣 | 一卷 | 璧 |
| 昌瀚海雪山遊覽志 | <small>佛龍武</small> | 城西古蹟考 | 廷玉 | 西甯東節錄 | 東純 | 那文毅 | | | |
| 奏疏 | <small>那彥成</small> | 初使太西記 | 二卷 | 志剛 | 乘槎筆記 | 二卷 | 斌椿 | 明刑管見 | 一卷 |
| 西行日記 | 一卷 | <small>海需</small> | 蜀輶記程 | 一卷 | 文祥 | 南北朝朔閏表 | 恩華 | 金貞 | |
| 祐銅印題詞 | 錫鎮 | 于清端 | 公政書 | 于成龍 | 蒙古世系表 | 咸昱 | 以上史部 | | |
| 實踐錄 | 二卷 | <small>簡獻清王</small> | 花間堂載筆 | 慎靖 | 邵王 | 金錯膾鮮 | 禮恭親王 | 鵠鷄 | |
| 菴筆塵 | 一卷 | <small>宗室敦誠</small> | 淶水亭雜識 | 卷 | 性德 | 隙光亭雜識 | 六卷 | 續識 | 六 |
| 卷 | <small>揆敘</small> | 在園雜誌 | 十二卷 | 劉廷璣 | 測算刀圭 | 三卷 | 年希堯 | 視學 | 一卷 |
| 面體比例便覽 | 同上 | 對數廣運 | 同上 | 萬數 | 同上 | 平立方表 | 同上 | 算法纂要 | |
| 總綱 | 同上 | 太平勝算全書 | 年羹堯 | 思舊錄 | 斯治 | 荆勝飲編 | 郎廷樞 | 集唐要 | |
| 法督漕奏議 | <small>蔡世英</small> | 鮓話 | 一卷 | 佟世思 | 耳書 | 一卷 | 同上 | 割環密率捷法 | 四 |
| 卷 | <small>明安圖</small> | 增補合璧事類 | 永誠 | 亞谷 | 鼓書 | 鮑珍 | 稗勺 | 同上 | 陶廬雜錄 |
| 善約西雜記 | 同上 | 備遺雜錄 | 同上 | 西齋偶得 | 博明 | 鳳城雜記 | 同上 | 受宜堂 | |
| 居官說 | 二卷 | 居家說 | 二卷 | <small>常安</small> | 續同書 | 福慶 | 古鏡約編 | 二冊 | 和瑛 |
| | | | | | | | | | 鐵園筆 |

錄二十四冊 同上 二樓紀略 終賦偉 定軒談粹 繼昌 鴻雪因緣圖記 麟慶

兵武聞見錄 壁昌 守邊輯要一卷 同上 艸竹軒雜錄 善泰 倭文端公日記

一卷 倭仁 篇一卷 同上 紅葉山樵印譜四卷 敬文 鐵若筆談四卷 薩

保庭聞憶略 寶廷 退復軒隨筆一卷 錫鎮 五倫大義四冊 馬氏日記 鍾祺

以上子部

稽古齋集 和恭親王 友竹軒詩 康親王 恭壽堂集 鎮國公高塞 春和堂集

果毅親王 靜遠齋集 同上 奉使紀行詩集 同上 爾吟詩集 贈簡親王 玉池

生稿八卷 花嶼讀書堂稿 恪敏貝子 蘊端鳴盛集 果恭親王 日課詩稿 貝

勒永基 花間堂集二卷 紫瓊崖詩集二卷 慎靖郡王 寄暢齋稿 履端親王

九思堂詩鈔 質莊親王 明善堂集 怡僖親王 怡情書室詩鈔 睿恪親王 清

修室稿 鄭恭親王 身雲室稿 睿恭親王 誠正堂稿 禮恭親王 瑤華詩艸 貝

子宏 昨詒晉齋集 成哲親王 倉龍集 同上 石琴室稿 鄭愨親王 樂循理齋

集 瑞 邵王行有恒堂集 定郡王 樂道堂集 恭忠親王 萃錦吟 同上

醇賢親王 紫幃軒集八卷 宗室文昭 香嬰居士集 同上 白燕栖

稿宗室博爾都問亭詩稿同上曉亭詩稿宗室塞爾赫主善齋詩稿宗室
 德善鶴鳴集宗室伊爾立詩瓢宗室書誠石琴艸堂集宗室宏照冷吟集
 宗室宏峻清訓堂集宗室永璣鑑山堂詩鈔宗室永珏嵩山集宗室永愈
 延芬室集宗室永忠思元齋集宗室裕瑞月山詩集宗室恒仁懋齋詩稿
 宗室敦敏四松堂詩集宗室敦誠選夢樓詩鈔宗室豫本不遠復齋稿宗
 室奕經北海集鄂貌圖范忠貞集范承謨公餘詩艸卅三元靜菴未定稿
 賈漢復葛莊詩鈔劉廷璣與梅堂集佟世思撫江集滕王閣集蔡世英栖
 友堂集佟鳳彩通志堂集性德益式堂集雞肋集揆敘世美堂詩文奏疏
 范承勳憂畏軒遺稿姚啟聖梅崖集李基和培風堂稿阿金式古堂集卅
 永譽來遠堂集卅永吉塞上集喻成龍徽音集梁儒顧文端詩節鈔顧八
 代課慎堂詩集李興祖獨坐軒稿齊克慎杏渚集佟鏌花雨松濤閣詩文
 集巢可託鏡烟山房詩集蘇良嗣棟亭詩鈔曹寅雛鳳堂集范承烈承仁
 堂詩集花色青藹山房詩集赫奕竹圃詩艸孫川韞園遺詩高其位長虹
 齋集洪奕沔守餅集僖同格西林全集鄂爾泰夢堂詩稿英廉味和堂集

高其倬 守素堂集 蔡挺 蘭雪堂集 岳禮 夢痕齋小集 佛倫 檢心堂稿 滿保 悔
 翁集 法海 自拙堂詩草 石芳 嘉樂堂詩集 伊都立 盤村居士稿 文明 於止齋
 詩 朱蘭泰 無垢詩集 索泰 泰谷山房集 吳麟 漫翁詩草 固興 額 綠雲堂
 集 塞爾登 香山樵集 明鼎 間青堂詩集 朱淪 瀚 塵缶集 吳孝登 倚松閣集
 德齡 滇南游草 賽都 通介堂詩稿 徐湛恩 南堂詩集 施世綸 步雪堂詩集
 孫紹昌 靜觀堂詩 國璉 慎餘堂詩文集 何溥 自鏡齋詩稿 占鰲 竹園詩集
 張廷弼 春暉堂詩鈔 張廷枚 拳石齋詩文集 連禮 桐軒集 李岱 近青堂詩
 集 卓爾堪 淡如齋稿 鄧佳 友蓮堂集 佛喜 劃沙集 訥爾樸 冷月山堂詩 珠
 亮 樂賢堂學吟小草 舒清 額 千頃齋詩稿 黃德 溥 紅葉村詩稿 同上 城南
 集 餘生 草蘭言 小草 北征紀事詩 師古堂詩 卞之 鑰 綠雪書屋詩草 額 勒
 洪宜 園集 溯源堂集 賽音布 書鞭小草 慶福 印月齋詩集 伊爾謹 爾爾齋
 詩草 佟 鐵 偶然集 徐琨 以約堂 焚餘藁 嵩壽 澹甯齋詩鈔 和明 兆園集 貴
 昌 補履齋詩集 蘇章 阿玉汝堂集 西成 野園詩集 介福 留都集 關中紀行
 草 采江 小草 退思齋集 同上 德蔭堂集 阿克敦 尹文端公文集 尹繼善 虛

亭遺稿 鄂容安 太谷山堂集 夢麟 親雅堂集 雙慶 誤菴詩鈔 卓奇 圖道腴
 堂集 鮑珍 樗亭詩鈔 薩哈岱 陶人心語 唐英 鑄陶集 永甯 寸寸集 同上 居
 白室集 陳景元 雷溪草堂集 長海 自我集 明泰 靜廉堂詩文集 顧琮 雲樵
 詩稿 天保 昆山詩稿 懷玉 聚英堂詩鈔 金班 積翠軒集 高述明 固哉草亭
 詩文集 高斌 玉華堂集 趙宏恩 晴嵐詩草 孫紹武 江湖夜雨集 郎廷槐 柏
 翠山房集 岫山 崑崖詩鈔 吳久成 坦菴遺稿 關舒 歸卧集 金良 春蕪集 胡
 星阿 西園集 羅泰 行園集 柏格 聽花樓集 王敏 游外詩草 六十七 臺陽雜
 錄 同上 悅雲集 王以中 廢村詩稿 額爾登 綠雪堂詩稿 常裕 枏香詩草
 何貫曾 樂倫堂自娛草 孫紹昉 睫巢集 李鎔 深省堂集 富昌 國香堂詩寶
 善清虛齋集 鄂忻 惟清齋詩稿 李鎔 澄悅堂集 國梁 石堂詩鈔 高書 勲靜
 遠堂詩鈔 張永貴 敬齋吟稿 楊師震 卧雲堂詩稿 傅顯 時齋偶存詩稿 國
 棟 桂舟游草 王站住 餘廉堂集 嵩山 晚香堂集 永亮 鍾秀室詩鈔 寅保 受
 宜堂集 常安 枝巢詩草 圖韜布 來鶴堂詩鈔 于宗瑛 野人居稿 保祿 鶴亭
 詩鈔 白衣保 酌雅齋詩集 福增格 錦繡段詩集 慶玉 郵囊存略 嵩貴 海愚

詩鈔朱孝純絢春園詩鈔慶蘭柱笏軒詩草現玉墨卿堂稿恒裕含溪詩

草王秉韜早開堂詩集汪松竹巖詩鈔明新於意云何齋稿德瑞讀易樓

詩稿玉棟博虛宥詩草博卿額嘯月堂集那霖燕市杖藜吟劉滔乘槎集

全魁西南于役草穆丹山曉堂詩集秦廷堃存齋詩稿盧崧塞游小草同

上讀易山房詩成桂蕉雨山房詩趙濂亦嘯集亦步集適晉車草孫沛抱

筠亭集景文坦園初稿二稿焚餘草富森泰椿蔭堂詩存稿虔禮寶聽匏

軒詩集陳大文一枝軒偶集郭深瞻園詩鈔託庸挹翠軒詩福明安長大

軒詩稿高謙雲軒詩稿石岱慎餘堂詩文集和溥北窗吟稿明瑞買桐軒

集張宏誠齋詩存高厚多識書屋詩鈔那禪嚴思堂詩鈔季宏寄素州堂

詩艸李永標茗溪宦游詩艸李珣紅杏山莊遺稿繩武萃蘋遺稿彭振朝

懷立堂詩集李方勉李村集滋蘭室集洗石山房詩鈔李方勤據鞍艸憑

軒小艸德昌蘭巖詩稿恭泰晴窗詩錄慶雲保香湖文存詩鈔李堯文幽

栖堂吟稿奎林靜怡軒詩集毓奇習靜軒詩文集鰲圖栖碧山房文稿紅

亭文集李洞德竹軒詩艸宗福易簡齋詩鈔和瑛惟清齋全集梅菴詩鈔

淮上題襟集鐵保 白山詩鈔伊福納 守意龕集百齡 不堪持贈吟牧子詩
 錄光勳 嘯崖詩存甘運源 長江萬里集西域集 同上 舞蔗軒稿甘運瀚 多
 歲堂詩集成書 存素堂文集詩集法式善 石經堂詩集玉保 蘭藻堂詩集
 舒瞻雲川詩稿顧邦英 枕石齋集江松謙 益堂集賈虞龍 樂賢堂詩文集
 玉保補亭詩集觀保 寄萬卷書室詩鈔世泰 慎一堂詩鈔彥惠 瑞留堂詩
 稿托渾布 精勤堂吟稿文幹 蘊山詩集永福 蘭泉詩稿福慶 適園詩錄阿
 林保操縵堂詩稿瑞昌 耐菴集伊湯安 知了義齋詩集貴慶 恩福堂詩鈔
 盛京賦卜魁城賦英和 十六硯齋詩鈔瑞元 棗花軒詩鈔達綸 秋潭相國
 詩存文孚 紀夢吟草富斌 抱冲齋集斌良 繩樞齋集蔣攸銘 黔軺紀行集
 同上 適齋居士集覺羅舒敏 懷古田舍詩文集徐榮 敬儀堂經進文稿詩
 稿覺羅桂芳 凝香室集麟慶 還初堂詩鈔斌桐 滙羅菴詩稿法良 勉益齋
 偶存稿裕謙 松閣閣詩集慶霖 清籟閣集惠敏 魯齋詩存文穎 求是山房
 遺集鄂恒 薛蘇吟館詩存柏俊 香南居士集覺羅崇恩 韻雪齋小艸出塞
 雜詠東使吟艸汧園吟艸花沙納 佩衡詩鈔寶鑒 樸學山房文集樊封夢

香艸堂詩集知足知不足齋艸寶琳大小雅堂集承齡艷雪山館稿文煒

掃葉亭詩集來秀江上艸堂集清瑞惜陰軒賸稿壽昌妙香館集銘岳游

晉艸試椿天外歸帆草同上如舟吟館詩鈔瑞常小琅玕館詩存崇實畫

禪詩艸書紳報好音齋文稿廷樾仿玉局黃樓詩廷桂敦教堂集官文怡

園詩艸盛元靈石山房詩艸貴成退復軒詩文集錫鎮窺鐵生齋詩存希

晦堂遺文附雜著宗山偶齋集寶廷右專集

飲水詞性德詞韻正略同上棟亭詞鈔曹寅冬白堂詞佟世南冰蠶詞承

齡還初堂詞斌桐窺鐵生齋詞宗山紅葉山樵詞敬文右詞集

古文約選果毅親王據經樓詩選慎靖郡王古詩管唐詩管五朝詩管十

四冊宗室文昭宸夢集同上全唐詩選性德唐宋詩選徐炎勝國遺民詩

十二卷卓爾堪熙朝雅頌集一百三十四卷鐵保白山詩介同上淮上題

襟集同上二十二史文鈔一百九卷常安古文披金二十四卷同上風雅

正音六冊和瑛山莊祕課同上杜律同多歲堂古詩存成書朋舊及見錄

法式善感舊拾遺集錫鎮八旗文經盛昱楊鍾羲合輯斯文精萃尹繼善

右總集

素言 覺羅學誠 花堦叢談 完顏克 蘭閣寶錄 惲珠 養易齋集 養易齋學

人宗室氏 蘭軒遺稿 宗室蘭軒 蘊真軒詩艸 蔡琬 絢春堂吟艸 烏雲珠 紅

雪軒稿 高景芳 友蓮堂合璧詩存 熙春 竹屋詩鈔 四馬主人 夢月 冷齋吟

初稿 冰月 帶綠艸堂集 端靜閒人 韓氏 實情艸 兆佳 翠年 合存詩鈔 思柏

西園詩鈔 兆佳氏 如亭詩艸 甯古塔 瑩川 子春集 顧太清 連香閣集 盧淑

紅香館集 惲珠 國朝閨秀正始集續集 同 絮香詩稿 齡文 右閨秀著作

以上集部

光緒帝大婚粧奩單

光緒十五年正月二十四。進上賞金如意成柄。進上金如意二柄。帽圍一

九一匣。領圍一九一匣。帽圍一九一匣。又一匣。各色尺頭九疋一匣

又一匣。又一匣。銅法瑯太平有象卓鐙成對。紫檀龍鳳五屏風銅鏡

台一件。雙大紅緞綉金紫檀雕福壽鏡支一。隨金卡金大元寶喜字鐙。金福

壽雙喜執壺。成杯盤金粉妝成對。金海棠花福壽大茶盤成對。金如意茶

盤成對 金福壽碗蓋成對 黃地福壽瓷茶盅成對 黃地福壽瓷蓋盃成對
 對 金腴子盒成對 銀胭脂盒成對 銀喜相逢栴檀盒成對 金點翠紅
 花紅碧玉 盆景成對 紅雕漆太平有象饔餮棹成對 脂玉夔龍雕花插
 堂富貴 屏成對 座紫檀 黃面紅裏百子五彩大果盤成對 古銅獸面雙環罐一件
 脂玉葵花御製詩大盃成對 古銅三足鑪一件 古銅蕉葉花觚一件 脂
 玉雕魚龍一件 脂玉雕松鶴山子一件 翡翠大盃成對 漢玉松鶴筆筒
 一件 碧玉福壽圓光璧一件 郎窑大盃成對 漢玉雕仙人插屏成對
 青花白地西蓮大盃成對 漢玉雕和合山子一件 脂玉雕荷葉雙連一件
 雕碧玉鑲脂玉乳璧棹成對 漢玉雙環喜字獸面鑪一件 脂玉雙獸面喜字
 有蓋瓶一件 翡翠瓷觀音瓶成對 漢玉獸面方鑪一件 脂玉雙環獸面
 雕坐龍有蓋扁瓶一件 粉地五彩瓷八仙慶壽罇成對 脂玉雕西番瑞草
 芳彝一件 脂玉獸面雙環有蓋扁瓶一件 古銅周雲雷鼎一件 古銅周
 父癸鼎一件 金轉花洋鐘成對 金四面轉花洋鐘成對 銅法瑯龍鳳火
 盆成對 以上均 紫檀雕花炕案成對 紫檀雕事事如意月圓卓成對 紫檀

茶几成對 紫檀寶椅八張 紫檀琴卓成對 紫檀連三成對 紫檀雕花
架几案成對 紫檀書格成對 紫檀雕花洋玻璃大插屏鏡成對 紫檀足
踏成對 紫檀雕龍盆架金面盆一大紅緞 紫檀雕花匣子二十件 紫檀
雕花箱子二十隻 紫檀雕花大櫃成對以上共 二十五日卯刻進上賞玉
如意成柄 領圍一九一匣 又各色福履一九一匣 又大紅緞 金小元
又 又 紅雕漆喜字卓燈成對 紫檀雕福壽連三鏡支大紅緞 金小元
寶喜字燈成對 金油燈一件 金漱口盂成對 金抵頭缸成對 銀胰子
檯成對 銀粉檯成對 銀牙箸成對 金喜字羹匙成對 金喜字又字成
對 黃地福壽瓷膳盃成對 金漱口盂成對 金麥斗成對 金洗手盆成
對 銀痰孟成對 銀溫子罐成對

民國六年新編

清人說薈
集二

掃葉山房發行

印石年七十國民



葉山房商標

清人說薈二集總目

松江雷璿君曜編

國初品級考一卷 秘抄本

失名

圓明園恭紀一卷 秘抄本

嘉善黃凱鈞

陳氏安瀾園記一卷 秘抄本

海昌陳璵卿

牧翁先生年譜一卷 秘抄本

崑山葛萬里

墨花吟館感舊懷人集二卷 傳抄本

桐鄉嚴辰

十二硯齋隨錄四卷

儀徵汪鑒

避暑山莊紀事詩一卷

成書

八旗詩媛小傳一卷

曼殊震鈞

華嚴色相錄一卷 傳抄本

隱名氏

拳匪聞見錄一卷

江甯管鶴

吳中判牘一卷

合肥蒯德模

海漚小譜一卷

青州趙執信

金臺殘淚記三卷

華胥大夫

長安看花記一卷

粵東楊掌生

辛壬癸甲錄一卷

前人

丁年玉筍志一卷

前人

夢華瑣簿一卷

前人

藝蘭四說一卷

秀水杜文瀾

說鈴一卷

長洲汪琬

初月樓聞見錄五卷

宜興吳德旋

國初品級考

康熙九年題定

正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從一品

少師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誥封俱光祿大夫朝帽起花金頂上銜紅寶石中嵌東珠一顆帶用金方玉版四塊中嵌紅寶石仙鶴補服坐褥冬用狼皮夏用紅褐心青褐鑲邊

襯紅毡俸一百八十兩

正二品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內閣大學士兼各部尚書銜 各部院尚書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

誥封資政大夫朝帽起花金頂上銜紅寶石中嵌小紅寶石帶用起花金圓版四塊中嵌紅寶石錦雞補服坐褥冬用雅皮夏用青布心紅布鑲邊

襯紅毡俸一百五十兩

從二品

布政使司布政使 宗人府宗令凡缺或親王郡王管理各從藩服

誥封通奉大夫朝帽頂帶
補服坐褥俸銀同正二品

正三品

各部院左右侍郎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都察院左

右副都御史 宗人府府丞 通政使司通政使 大理寺卿 詹事府

詹事 太常寺卿 順天奉天二府府尹 按察使司按察使

誥封通議大夫朝帽起花金頂上銜紅寶石中嵌小藍寶石帶用起花金
圓板四塊孔雀補服坐褥冬用貉皮夏用青布襯紅毡俸一百三十兩

從三品

光祿寺卿 太僕寺卿 布政使司參政 都轉運鹽使司運鹽使

誥封中議大夫朝帽頂帶
補服坐褥俸銀同正三品

正四品

都察院左右僉都御史 通政使司左右通政 大理寺左右少卿 詹事

府少詹事 太常寺少卿 提督四譯館少卿 太僕寺少卿 鴻臚寺

卿 督捕左右理事官 順天奉天二府府丞 按察使司副使 各府

知府

誥封中憲大夫。朝帽起花金頂。上銜藍寶石。中嵌小藍寶石。帶用起花金圓版四塊。銀鑲邊。雲雁補服。坐褥冬用野羊皮。夏用藍布襯白毡。俸一百五十兩。

從四品

國子監祭酒 布政使司參議 都轉運鹽使司同知

誥封朝議大夫。朝帽頂帶補服。坐褥俸銀同正四品。四品以上挂素珠騎馬拴踢胸。

正五品

左右春坊左右庶子 宗人府理事官 通政使司左右參議 大理寺左

右寺丞 光祿寺少卿 各部院郎中 順天奉天二府治中 欽天監

監正 太醫院院使 按察使司僉事 各府同知

誥封奉政大夫。朝帽起花金頂。上銜水晶。中嵌小藍寶石。帶用素金圓版四塊。銀鑲邊。白鵝補服。坐褥冬用袍皮襯白毡。夏用白毡。俸銀八十兩。

從五品

內閣侍讀學士 翰林院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 左右春坊左右諭德

司經局洗馬 宗人府副理事官 鴻臚寺少卿 各部院員外郎 都轉

運鹽使司副使 鹽課提舉司提舉 各州知州

誥封奉直大夫朝帽頂帶
補服坐褥俸銀同正五品

正六品

翰林院侍讀 侍講 內閣侍讀 左右春坊左右中允 國子監司業
各部院衙門主事 宗人府經歷 都察院經歷 都事 理藩院院判
大理寺左右寺正 太常寺寺丞 欽天監監副 春夏中秋冬五官正
太醫院院判 京府通判 京縣知縣 兵馬司指揮 神樂觀提點 各
部院衙門六品筆帖式 六品朝鮮通事 王府包衣大 阿敦大 布大
衣大 各府通判 都司經歷 斷事 僧錄司左右善世 道錄司左右

正一

誥封承德郎朝帽起花金頂上銜水晶帶用玳瑁圓版四塊銀鑲
邊鴛鴦補服坐褥冬夏用白毡俸銀六十兩坐褥以下皆同

從六品

左右春坊左右贊善 翰林院修撰 光祿寺寺丞 大理寺左右寺副
鴻臚寺寺丞 光祿寺署正 欽天監滿洲五官正 布政司經歷 理問
鹽運司運判 各州同知 僧錄司左右闡教 道錄司左右演法

誥封儒林郎吏員出身者宣德郎朝帽頂帶補服坐褥俸銀同正六品

正七品

翰林院編修 六科掌印給事中 各道監察御史 行人司司正 大理寺左右評事 太常寺博士 典簿 通政使司知事 各部寺司庫司牲官 上林苑監監丞今裁 兵馬司副指揮 京縣縣丞 各部院衙門七品筆帖式 七品朝鮮通事 王府烏林大 五旗弓匠固山大 各縣知縣

按察司經歷

誥封文林郎吏員出身者宣議郎朝帽起花金頂中嵌小藍寶石帶用素銀圓版四塊滿漢補服俸銀四十五兩

從七品

翰林院檢討 六科給事中 中書科中書舍人 內閣撰文辦事中書舍人 行人司司副 行人 詹事府主簿 光祿寺典簿 署丞 鑾儀衛經歷 順天奉天二府經歷 京衛經歷 太常寺各祠祭署奉祀 欽天監五官靈臺郎 布政使司都事 鹽運司經歷 各州判官 各衛經歷 宣慰司經歷 招討司經歷

誥封後仕郎朝帽頂
帶補服俸銀同七品

正八品

翰林院五經博士 國子監監丞 理藩院知事 上林苑監署丞 欽天

監主簿 各部院衙門八品筆帖式 八品朝鮮通事 太醫院御醫 太

常寺協律郎 王府法克師大 衣杭大 按察使司知事 各府經歷

各縣縣丞 僧錄司左右講經 道錄司左右至靈

誥封修職郎朝帽起花金頂帶用明羊角
圓版四塊銀鑲邊鵪鶉補服俸銀四十兩

從八品

內閣典籍 翰林院典簿 國子監博士 助教 典籍 鴻臚寺主簿

欽天監五官挈壺正 太常寺各祠祭署祀丞 神樂觀知觀 布政使司

照磨 鹽運司知事 僧錄司左右覺義 道錄司左右至義

誥封修職佐郎朝帽頂
帶補服俸銀同正八品

正九品

禮部太常寺讀祝官 國子監學正 太常寺贊禮郎 理藩院副使 寶

水局大使 會同館大使 營繕所所丞 欽天監五官監候 五官司麻
布政使司檢校 按察使司照磨 各府知事 茶馬司大使 各縣主
簿 教坊司奉鑾 左右韶舞 左右司樂協同

諸封登仕郎朝帽起花銀頂帶用烏角圓版四塊
銀鑲邊練雀補服俸銀三十三兩一錢一分四釐

從九品

各部院衙門司務 翰林院待詔 司經局正字 詹事府錄事 國子監
學錄 典籍 鴻臚寺鳴贊 序班 製造庫司匠 欽天監博士 五官
司晨 京府儒學教授 兵部督捕司獄 刑部司獄 京府照磨 庫大
使 太醫院吏目 太常寺司樂 孔顏曾孟四氏儒學教授 都司儒學
教授 鹽運司儒學教授 各府儒學教授 各衛儒學教授 宣庫司大
使 按察使司檢校 各府照磨 各州吏目 都稅司大使 布政使司
倉庫大使 守道庫大使 府稅庫司大使 鹽課提舉司吏目 司獄司
司獄 巡檢司巡檢 各府倉大使 土司副巡檢 僧綱司都綱 道紀
司都紀 各府陰陽學正術 各府醫學正科

諸封登仕佐郎朝帽頂
帶補服俸銀同正九品

未入流

翰林院孔目 各部院衙門無頂帶筆帖式 各部烏林大 禮部鑄印局
大使 兵馬司吏目 京縣典史 崇文門副使 宣課司副使 教坊司
排長 各州縣學學正 各縣儒學教諭 各衛武學訓導 各府州縣儒
學訓導 各關大使 各府檢校 各縣典史 鹽課司大使 副使 布
政使司庫副使 府庫大使 副使 鹽引批驗所大使 茶引批驗所大
使 驛丞 批驗所大使 州庫大使 稅課司分司大使 鹽運司庫大
使 堤官 州縣衛稅課司大使 閘官 遞運所大使 河泊所所官
道倉大使 州倉大使 副使 縣倉大使 副使 州倉場大使 州陰
陽學典術 州醫學訓術 縣醫學訓科 僧綱司副都綱 道紀司副都
紀 僧正司僧正 道正司道正 僧會司僧會 道會司道會 長官司
吏

補服頂帶同從九品俸
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乙丑七月。余客武林。於廢紙擔頭得此數頁。因抄一過。并假國初會典悉為參校。以正二百年來官秩之升降。亦通今者之一助焉。嘉平上浣。六十九叟管庭芬謹誌。

圓明園恭紀

嘉善 黃凱鈞 退庵

圓明園在挂甲屯之北距暢春園里許園為世宗藩邸賜國康熙四十八年建園內為門十八南

曰大宮門曰左右門曰東西夾門曰東西如意門曰福園門曰西南門曰水閣

門曰藻園門東曰東樓門曰鐵門曰明春門曰蕊珠宮門曰隨牆門正北曰北

樓門為閘三西南為一空進水閘東北為五空出水閘為一空出水閘源玉泉

山由西馬廠入進水閘支流派衍至園內曰天琳字柳浪聞鶯諸處之响水口

水勢遂分西北高而東南低五空出水閘在明春門北一空出水閘在蕊珠宮

河北水出苑牆經長春園出七空閘東入清大宮門五極門前左右朝門各五極

河大宮門前輦道東西皆有湖是為前湖其後東為宗人府內閣吏部禮部兵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

鑾儀衛東四旗各衙門直房東夾道內為銀庫又東北為南書房東南為檔案

房西為戶部刑部工部欽天監內務府光祿寺通政司大理寺鴻臚寺太常寺

太僕寺御書處上駟院武備院西四旗各衙門直房西夾道之西南為造辦處

又南為藥房大宮門內為出入賢良門五極門左右為直房前跨石橋度橋東

西朝房各五楹西南為茶膳房再西為繕書房東南為清茶房為軍機處出賢良

門是為二宮門凡武職侍衛引見御此門較射左右直房為各部院臣工入直之所東西設兩軍門各衙門奏事由東軍門進茶膳房太監人等由西軍門

出入門前河形如月中駕石橋三其水自出入賢良門內為正大光明殿七楹。西來東注如意門開口會東園各河而出東西配殿各五楹。後為壽山殿。東為洞明堂。圍景四十。正大光明殿其一也。勤政親賢殿五楹。四十景之一也。殿東為飛雲軒靜鑑閣。北為懷清芬。又北為秀木佳陰。轉後為生秋庭閣。東為芳碧鼓。後為保合太和殿三楹。又後為富春樓。樓東為竹林清响。正大光明殿後曰前湖。湖北為圓明園殿五楹。後為奉三無私殿七楹。又後為九州清宴殿。四十景之一也。七楹。東為天地一家春。西為樂安和。又西為清暉閣。閣前為露香齋。左為茹古堂。為松雲樓。右為涵德書屋。富春樓北為御蘭芬樓。後為紀恩堂。鏤月開雲。四十景之一也。原名牡丹臺。乾隆九年易今名。三堂後有池。池西北方樓為天然圖畫樓。四十景之一也。北為朗吟閣。又北為竹邁樓。東為五福堂五楹。堂後殿五楹。為竹深荷淨。其東南為靜知春事佳。又東渡河為蘇隄春曉。由五福堂渡河而北。山阜旋繞。內為碧桐書院。四十景之一也。前宇正殿後照殿各五楹。其西岩石上為雲岑亭。書院西為慈雲普護。四十景之一也。前殿南臨後湖。三楹為歡喜佛場。其北樓三楹。上奉觀音大士。下祀關壯繆。東偏為龍王殿。祀圓明園昭福龍王。慈雲普護之西。臨湖有樓。上下各三楹。為上下天光。四十景之一也。左

右各有六方亭。後為平安院。西折而南。度橋為杏花村館。四十景之一也。西北為春雨軒。軒西為杏花村。村南為礪堅餘清。春雨軒後。東為鏡水齋。西北室為抑齋。又西為翠微堂。杏花春館之西。度碧瀾橋。為坦坦蕩蕩。四十景之一也。三楹前為素心堂。後為光風霽月堂。東北為知魚亭。又東北為萃景齋。西北為雙佳齋。坦坦蕩蕩之南。為茹古涵今。四十景之一也。五楹南向。其後方殿為韶景軒。四面各五楹。軒東為茂育齋。西為竹香齋。又北為靜通齋。茹古涵今之南。為長春仙館。高宗舊時賜居四十景之一也。門三楹。正殿五楹。後為綠陰軒。西廊後為麗景軒。長春仙館之西。為含碧堂。五楹。後為林虛桂靜。左為古香齋。其東楹有閣。為抑齋。為墨池雲。後為隨安室。由長春仙館西南門。迤西為藻園。內為曠然堂。五楹。堂後為貯清書屋。堂東池上。為夕佳書屋。稍北為鏡瀾榭。東南為凝眺樓。樓為懷新館。西北為湛碧軒。西南為湛清華。杏花春館。西北為萬方安和。四十景之一也。建於池中。形如卍字。萬方安和後。度橋折而東。稍北石洞之南。為武林春色。四十景之一也。池北軒為壺中日月長。東為天然佳妙。其南為洞天日月多佳景。舊總名桃花塢。雍正四年高宗讀書于此。額曰樂善堂。武林春色之西。為全璧堂。東南亭為小隱棲遲。堂後由山口入。東為清秀亭。西為清會亭。

北為桃花塢。西為清水濯纓室。又西稍北為桃源深處。塢東為綰春軒。東北為品詩堂。萬方安和。西南為山高水長樓。四十景之一也。西向九楹。後擁連岡。前帶河流。地勢平行。凡數頃。其地為外藩朝正錫宴及平時侍衛較射之所。每歲燈節則陳大戲於此處。山口入梵剎一區。為月池雲居殿。四十景之一也。五楹。前殿方式。四面各五楹。後樓上下各七楹。東為法源樓。又東為靜室。西度橋折而北。為劉猛將軍廟。月地雲居之後。循山徑入。為鴻慈永祐。四十景之一也。安佑宮前琉璃坊。座南面額也。左右石華表各一。坊南及東西復有三坊環列。其南為月河橋。又東南為致孚殿。三楹。西向。宮門五楹。南向為安佑門。前白玉石橋三座。左右井亭各一。朝房各五楹。內重檐正殿九楹。為安佑宮。內中龕敬奉聖祖仁皇帝御容。左龕敬奉世宗憲皇帝御容。右龕敬奉高宗純皇帝御容。左右配殿各五楹。碑亭各一。燎亭各一。鴻慈永祐後垣西北為紫碧山房。前宇為橫雲堂。山房東岩洞中為石帆室。東南為豐樂軒。北為霽華樓。迤東為景暉樓。橫雲堂西池上為澄素樓。西北為引溪亭。東垣外徑連岡三重。度橋而東。則彙芳書院也。四十景之一也。內宇為抒藻軒。後為涵遠齋。齋前西垣內為翠照樓。東垣內為倬雲樓。又東為眉月軒。樓南稍東。

為隨安室。又東啟宇三楹為問津通溪橋。有石坎為斷橋殘雪。棠芳書院之南為日天琳宇。四十景之一也。西前樓下之正宇也。其制有中前樓中後樓上下各七楹。有西前樓西後樓上下各七楹。前後樓間穿堂各三楹。中前樓南有天橋與樓相屬。天橋東南重檐八方者為燈亭。西前樓南為東轉角樓。又西稍南為西轉角樓。中前樓之東垣內八方亭為楞嚴壇。又東別院為瑞應宮。前為仁應殿。中為和感殿。後為晏安殿。日天琳宇連東稍南稻田彌望。河水週環。中有田字式殿凡四門。其東北面皆有樓。北樓玉宇為澹泊甯靜。四十景之一也。東為曙光樓。殿之東門外為翠扶樓。西門外別垣內宇為多稼軒七楹。其東臨稻畦者。前為觀稼軒。後為怡情悅目。為稻香亭。又東稍北為溪山不盡。為蘭溪隱玉。多稼軒西池南為水精域。西偏為靜香屋。為招鶴磴。池後東北為寸碧。西北為引勝。正北為五妙樓。澹泊甯靜度河橋而西。為映水蘭香。四十景之一也。東南為釣魚磯。北為印月池。又北為知耕織。為濯鱗沼。西南為貴纖山堂。祀蚕神。映水蘭香東北為水木明瑟。四十景之一也。其北稍西為文源閣。乾隆三十九年。建與文淵閣。文閣皆以四庫全書。均有記。閣西為柳浪聞鶯。西北環池帶河。為濂溪樂處。四十景之一也。後為雲香清勝。東為菱荷。

深處折而東北為香雪廊。廊東為雲霞舒卷樓。為臨泉亭。其南為棠蔭總春之廟。正殿為蕃育群芳。東北為香遠益清樓。西為樂天和。為味真書屋。又西為池水共心月同明。廟東沿山徑出。為普濟橋。濂溪樂處。迤北對河外稻塍者。為多稼如雲。四十景之一也。前為菱荷香。東南為湛綠色。東北為魚躍鳶飛。四十景之一也。四面為門。各五楹。東為暢觀軒。西南為鋪翠環流樓。南傳妙室。又南出山口。為多子亭。其東禾疇彌望。河南北岸仿農居村市者。曰北遠山村。四十景之一也。北岸石垣西為蘭野。後為繪雨精舍。其西南為水村圖。又西有樓。前後相屬。前為皆春閣。後為稻涼樓。又西為涉趣樓。右為湛虛書屋。東北渡橋折而西。為湛虛翠軒。又西為耕雲堂。為若帆閣。西南臨河。為西峰秀色。四十景之一也。河西為小匡廬。東為含韻齋。又東為一堂和氣。又東南為自得軒。後垣東為嵐鏡舫。西為花港觀魚。迤東東西舡塢各二。北岸為四宜書屋。四十景之一也。安瀾園。乾隆壬午賜海陵陳氏之正園名因仿此有宸翰記。宇也。東南為昨經館。又南為采芳洲。後為飛睇亭。東北為綠帷舫。西南為無邊風月之閣。又西南為涵秋堂。北為烟月清真樓。樓西南為遠秀山房。樓北度曲橋為染霞樓。四宜書屋之東。臨池樓宇。為方壺勝境。四十景之一也。南建二坊。其北為

噦鸞殿為瓊華樓殿東為慈珠宮宮南舡塢西北為三潭印月度橋為天宇空
明後為澄景堂東為清曠樓西為華照樓澡身浴德四十景之一也在福海西南隅即
澄虛榭正宇南為含清暉北為涵妙識折而西向為靜香館又西為解愠書屋
西南為曠然閣北度河橋為望瀛洲其北為深柳讀書堂為溪月松風平湖秋
月四十景之一也在福海西北隅正宇西為流水音東北出山口臨河為花嶼蘭皋折
而東南度橋為兩峯插雲又東南為山水樂其北為君子軒為藏密樓蓬島瑤
臺四十景之一也在福海中央殿前東為暢襟樓西為神洲二島東偏為隨安室西偏
為日月平安報好音東南度橋為東島有亭為瀛海仙山西北度橋為北島接
秀山房四十景之一也在福海東隅正宇後為琴趣軒其北方樓為尋雲東南為澄練
樓樓後為怡然書屋稍東佛堂為安隱幢南為攬翠亭別有洞天四十景之一也在接
秀山房之南依山臨河西曰納翠樓西南曰水木清華之閣稍北為時賞齋西
為夾鏡鳴琴四十景之一也南為聚遠樓東為廣育宮前建坊座後為凝祥殿宮東為
南屏晚鐘又東度橋為西山入畫為山容水態西為湖山在望為佳山水為洞
裏長春涵虛朗鑑四十景之一也在福海東即雷峰夕照正宇其北稍西為惠如春又

東北為尋雲榭。又北為貽蘭庭。為會心不遠。其南為臨衆芳。為雲錦墅。為菊秀松巖。為萬景天全。廓然大公。四十景之一也。在平湖秋月之西。前為雙鶴齋。西為環秀山房。西北為規月橋。為臨湖樓。東北為綺吟堂。又北為採芝徑。經岩洞而西為峭蒨居。西為披雲徑。為啓秀亭。為韻石淙。為菱荷深處。北垣門外為天真可佳樓。西垣外為影山樓。坐石臨流。四十景之一也。在水木明瑟。東南澹泊甯靜之東。麴院風荷。四十景之一也。又在坐石臨流東南。碧桐書院正東。其西佛樓。為洛伽勝境。其南跨池東西橋九空。坊楔二。西為金鰲東為玉竦。金鰲西南河外室為四圍佳麗。玉竦東亭為飲練長虹。又東南度橋折而北。設城關為甯和鎮。其東南為東樓門。其北為同樂園。前後樓各五楹。前為清音閣。東為永日堂。中有南北長街。街西為抱璞草堂。街北度雙橋為舍衛城。前樹坊楔三。城南面為多寶閣。內為山門。正殿為壽國壽民。後為仁慈殿。又後為普福宮。城北為最勝閣。洞天深處。高宗御書四十景之一也。在如意館西稍南前宇。乃諸皇子所居。為四所。東西二街。南北一街。前為福園門。四所之西。為諸皇子肄業之所。前為前垂天貺。中為中天景物。東宇為斯文在茲。恭應至聖先師神龕上。後為後天不老。四額世宗御書。圖明圓冊。

陳氏安瀾園記

海昌陳璣卿石眉

園於城之西北隅曰隅園。隅陽公故業也。歸文簡相國更號遂初。迨愚亭老人擴而益之。漸至百畝。樓觀臺榭供憩息可眺遊者三十餘所。制崇簡古。不事刻鏤。乾隆壬午。純皇帝南巡。復增飾池臺為駐蹕地。以樸素當上意。因命名以賜。園由是知名。曲巷深里之中。雙扉南向。來遊者北面入數武。有亭翼然。巍石特立。刊純廟賜題五言詩。駐蹕凡四次。故碑陰及旁皆偏焉。稍折而西。歷一門。中為甬道。左右古榆數十本。參天鬱茂。垂枝四蔭。道盡為門三楹。奉御書安瀾園三字榜於楣。少進又一門而繚以垣。不復可直望。乃更西折入小扉。為廊三折。而至滄波欲景之軒。軒面池。有橋焉曰小石梁。為入園之始。徑云自軒後東出。有屋九架。背於前而面於後。左右皆湘庭平曠。歷階而登。為正室。由其左循廊而入。後又有室。左右亦各翼以廂。是內外二室者。老人所自居。故並未有名。老人秉資高明。早直絲綸之閣。及奉相國考終。遂幡然定謀。養志林泉。平居不即於宅。而於園偃仰嘯傲。夷猶幾三十年。春秋佳日。招集群從。酌酒賦詩。效李青蓮桃李園之會。又嗜音律。蓄家伶。遇宴集輒陳歌舞。重簾燈燭。燦若列星。老人

中座年最高。而風采跌宕。若神仙然。一時從容閑雅之色。播聞遠近。人爭慕之。小石梁之西。戟門雙啓。內藤花二樹。共登一架。架可盈庭。徑必自其下而入。春時花發。人至遊蜂隊中。紫英撲面。鬢影皆香。其南為堂。舊名環碧。今奉御書水竹延清。及怡情梅竹二榜於中堂。後為樓。面廣庭。負曲沼。幽房邃室。長廊複道。甲於一園。入其內者。恒迷所向。凡自仁廟以來。所頒宸翰。及駐蹕陳充上用燕賞玩好之器。並貯樓中。樓前曲折而右。有軒然於湖上者。和風皎月亭也。三面洞開。湖波潏潏。秋月皎潔之時。上下天光。一色相映。北瞻寢宮。氣象肅穆。南顧赤欄曲橋。去水正不盈咫。西望雲樹。蒼鬱萬重。意其所有無窮之境。其南十數武。澹蘭之館。以補亭望月之或有不足。別有廊。南行以達挾藻樓之西。偏挾藻樓者。居環碧堂之西。檐枳與堂遷迤相接。旁有桂六七樹。開最早。樓四面皆廡。廡南則其正向也。階瀕池。砌石作洲。暗水入於其際。可供泛觴。因摹御臨東坡尺牘數行。自古藤水榭西來。為環碧堂。又西來至此。皆面水。隔岸有山。亦合沓而西。為之障焉。由樓右小亭。垣角斜出。即為赤欄曲橋。既過橋。歷山徑二十餘武。豁然開朗。一亭中立。浸桂十餘本。周繞之。天香塢也。群芳閣踞其東南。由閣

底入更東南行繞養月軒之後而入於其中。軒東嚮瀕水。故其前不可入也。迤南沿池為堤。過竹扉。轉向東行。經一亭。可六十七步。始北轉。至十二樓。南向面水者為南樓。其左東向者為東樓。轉而北向者為北樓。亦面水。與古藤水榭斜相望。由南樓之西有山路達於水濱。水似溪通以小石。過溪山下有隄。南行涉山。尋折西而北。登羣芳閣。道旁有樹本分而復合者。交枝楓也。若不涉山。則緣隄北行。出於閣下。復經天香塢。斜趣西北。入月門。經一小樓。又西北入一扉。睹木香滿架。架旁翠竹幽蔭深秀。西走折而北。出水次山。隄迤北而接以虹梁。稱環橋。橋之南西折入竹扉。有亭北向。為方勝之形。亭後修竹秀石。脩然意遠。迤西東向。跨水而居者。為竹深荷淨環橋。正當其面。左出過璞石之橋。甚小。可一人行。轉向池之北岸。沿之而東。則三四步有徑。北去。循行至筠香之館。館之名純廟之所命也。蓋是處多竹。左右翠竿彌望。內外不相窺。故得是名。館在叢竹之中。又別有徑。東去。復曲而南。環橋之北。當以山壁綠篠蒙密。路頓窮。循壁西轉。其途始見。旁有小屋。臨池可望竹深荷淨。一門在道左。窺之。瑯玕正綠。即筠香館。東別出之徑也。東行數武。北望有層樓聳然。掩映於竹樹之間。意復為之。

無盡。然無他奇徑。亦至樓止耳。舍是而東。倏入山徑。左右皆高嶺。古木凌漢。風篁成韻。池臺亭館。不可復見。彷彿有猿啼狖嘯。鸛鶴悲鳴之象。向登和風皎月之亭。所言西望雲樹蒼鬱萬重者。至此始信其境之果不同也。山漸開。徑亦漸寬。一舉首而寢宮在望矣。寢宮舊稱賜閒堂。自奉宸居。而其額遂撤。為屋三架。架各三層。譬井田然。周以步櫺。三面若一。皆拾級而登。東則別為二廊。前一廊東去為梅花島。偏種梅。厥類不一。林盡板橋。隔岸有屋相接。即環碧堂之後樓也。稍北一廊。亦東去。入門有屋三架。後有樓亦如之。以為宸遊翰墨怡情之所。其東皆曲屈步廊。一東一南行。或接以飛樓。或聯以棧閣。委宛而達於老人自居之室。宮後一峰矗立。多植篋簞。西北有磴可上。逼視城隍。自山徑來在宮之右。轉步而前。庭廣數畝。寬平如砥。欄俯清流。縠紋渺遠。望隔湖山色。在烟光沓靄之中。夏日荷翠翻風。花紅絢日。雖西湖三十里。無以過之。緣湖西南隄行。抵碕石磯。有亭俯於水濱。可偃卧垂釣。返行數步。又登山之徑。在綠篠間。尋之至巔。又一亭。榜曰翠微。四圍皆箭竹。密不可眺。瞰遠亭而北。亦有徑可下云。若命舟。則於梅花島板橋之西。便可鼓枻。西入於寢宮前之大湖。又西循隄而行。南

過礪石磯有港西北去遂入環橋迄竹深荷淨璞石橋而止宮前放乎中流東南過曲橋分兩道一南行水漸狹經群芳閣下之隄過石砭乃出溪口西至養月軒而東迄於十二樓之南樓一東行經拔藻樓與環碧堂及古藤水榭乃北轉過小石梁又北入於飛樓亦漸狹不勝篙楫然涓涓者仍西流而達於梅花島之板橋焉若夫負陵踞麓依水臨流或藤蓋一椽或花藏四甌因地借景點綴閒閒皆有可觀不能殫紀嗟乎天地之道以變化而能久故成毀恒相倚伏蛇虺狐兔之區忽焉而湖山卉木騷人文士佳冶窈窕聽鶯而攜酒坐花而醉月覽時樂物詠歌肆好日樂歡闌流連不去何其盛也至於水閣依然風簾無恙而其人既往事不可追有心者猶俯仰徘徊興今昔之感矧當華屋山邱遺踪歇絕其慨嘆當復何如耶夫自湖山卉木而更即於蛇虺狐兔之時非數百年不能盡復其故而碩果之剝必有值其時而無可如何者又況生也有涯神智易敝更不若草木之堅與花鳥之往來無息也不尤可太息耶自老人沒一再傳於今園稍稍衰矣然一邱一壑風景未異猶可即其地而想像曩時過此以往年彌遠而迹就湮余恐來者之無所徵也故記之

謹案南巡盛典云。安瀾園在海陵縣拱宸門內。初名隅園。前大學士陳元龍別業也。鏡水淪漣。樓臺掩映。奇峰怪石。秀峭玲瓏。古木修篁。蒼翠蕭蕭。乾隆二十七年。皇上親閱海塘。駐蹕於此。賜名安瀾園。園中景物與今不同。內迴改太子宮。環碧即水竹延清內設御座。靜明書屋即賜閒堂。今拓而為寢宮。

頃有自北來者云。八月中。暎夷駛入天津。直薄都門。焚燬圓明園。劫掠歷代所藏寶器而去。嗚呼。庸臣持柄。使大將不能立功。以至辱國喪師。作城下之盟。草莽之臣。為之同聲一哭。況今巨寇偏於東南。民皆塗炭。慘禍極矣。而暎夷反資寇以火藥鹽米。使不能絕其餉道。故議亂之首者。暎夷罪不勝誅矣。何天亦相之。是豈醉而夢耶。然園囿之興廢。寔關世運之盛衰。吾邑故相陳氏之安瀾園。圓明園中曾仿其景而構造之者。近為其後人斥賣幾盡。故附其小記。以存梗概。時咸豐庚申九月晦日。芷翁記。

牧翁先生年譜

崑山 葛萬里 編

明神宗萬曆十年壬午九月二十六日先生生

二十四年丙申 十五歲

先生作顧端文淑人朱氏墓誌。余年十五。從先夫子以見於端文。又題跋。余年十五。作留侯論。盛談其神奇靈怪。又言余十五六。喜讀吳越春秋。刺取其語。作伍子胥論。長老吐舌擊賞。又送幻空上人序。余十五六。奉持準提咒。六十餘年不輟。

二十六年戊戌 十七歲

補郡學生員。

二十七年己亥 十八歲

佛頂鈔記。蒙年十八。先宮保命閱首楞嚴經。中秋之夕。讀衆生業果一章。忽發深省。夜夢世尊手授楞嚴云云。

二十八年庚子 十九歲

娶陳氏

二十九年辛丑 二十歲

偕表兄何君實。讀書破山。相傳先生少時。往返北麓。見白骨必手拾而瘞埋之。正下帷興福寺中事。

三十二年甲辰 二十三歲

先生作徐女廉允祿集序。郡守大校士女。廉為大師都講。從衆中覓予拱揖而言曰。此虞山錢受之也。今日乃得相見。幸甚。既而定交於崑山之西寺。先生祭姚母文夫人文。昔在甲辰。始識孟長。希孟

三十三年乙巳 二十四歲

自記乙巳。瞿稼軒年十六。從予讀書拂水。

三十四年丙午 二十五歲

領鄉薦第三。與同年李長蘅偕上公車。出滁陽走濠徐道。

三十五年丁未 二十六歲

下第還。自記與長蘅並馬過滕縣。賞酒看花。又作雪浪塔銘。丁未偕李長蘅。

扣師望亭。又撰管公東溟行狀。丁未秋。執弟子禮。侍公吳郡竹堂寺。公老且衰矣。晨夕訓迪不倦。

三十七年己酉 二十八歲

秋。公車北上。長干行序。己酉十月。偕計吏過臨清。新安何周無黨。邀谷范兩名姬置酒。勝流歛集。

三十八年庚戌 二十九歲

舉進士。廷試第三人。及第。授翰林編修。旋丁父憂回里。九月至武林。入雲棲。薦先禮懺。

四十二年甲寅 三十三歲

有吳門送福清公葉臺山還閩詩。

四十五年丁巳 三十六歲

按慈山肉身塔院碑。丁巳大師東遊。泣三峯。然燈說戒。漢月師請升堂勘辨。學人余與漢師左右侍立。又耦耕堂記。丁巳夏。余有幽憂之疾。負疴拂水山居。孟陽從嘉定來。留連旬月。遂有棲隱之約。

四十六年戊午 三十七歲

作楚女對及富貴主人文。自序里居食貧。峭獨自意。時聞大冠擲掄。聊述其語。

四十七年己未 三十八歲

十月遊武林。有祭于忠肅文。

四十八年庚申秋 光宗泰昌改元 三十九歲

八月還朝。嫁女詞序云。里居奉母。垂十有一年。乃詣闕補官。是時神廟上賓。國論喧騰。別母北上。中心惻愴。而作是詩。有九月十一次固鎮驛。聞泰昌皇帝升遐。挽詩過滁州。趨臨濠道中諸詩。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 四十歲

官京師。清明陪祀定陵。有西山碧雲諸詩。命典浙試。陞右春坊中允。程孟陽作初學集序。先生浙闈反命。相會於京師。時方在史局。分撰神廟實錄。兼典制誥。杜門注籍。不泛為詩文。據談往云。韓求仲林居思計多暇。泛擬七字經。詭託牧齋友使。遍東西浙之入闈時髦人。各私與戲。以觀其去取。嘉禾錢千

秋得一朝平步上青天之句。千秋獲雋。浙人皆慶名士不終訕。謂救齋得佳士。禮垣章允儒磨勘亟入告。幸稟擬容情。下撫按究擬。千秋實貧而才。非僥而財。擬停會試。

二年壬戌 四十一歲

場事已明。疑忌環集。遂決退志。冬病假出京。

三年癸亥 四十二歲

先生書東都事畧後。癸亥春。濟上放舟南下。日讀數卷。凡半月而畢。又壽耆壙誌云。我先君與余皆單子。余妻生子佛霖。殤妻王氏生檀僧。亦殤。汲汲焉嗣續之。是虞。癸亥告歸。八月生一男子。是時吾母年七十。湯餅之會。與壽筵相逮。遂名壽耆。

四年甲子 四十三歲

秋以諭德赴召。繇滁陽路入京。充經筵日講官。

五年乙丑 四十四歲

陞詹事府少詹。五月削籍南還。潞河登舟。兩月方達京口。壽耆誌云。逆奄用

事余首隸黨籍。奮鉤黨急。遷者錯迹里門。余錮門扃戶。若頌繫然。

七年丁卯 四十六歲

五月壽耆塲有登茅山諸詩。九月作慈山五乳塔銘。有恭聞登極恩詔諸詩。

懷宗崇禎元年戊辰 四十七歲

正月與邵僧彌入郡看梅西山有光福諸山遊詩。七月繇陸路應詔赴闕。補詹事府詹事。尋轉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廷推枚卜。十一月初六召對奉嚴旨革職待罪。孟陽初學集序云。召起田間。方且柄用。而僉倖力齟齬之時。烏程興對壘之師。假塗聞事也。

二年己巳 四十八歲

閏訟結。六月廿七舟發潞河南歸。有阻舟安山間。及七月廿三過仲家淺。諸詩。重九日妾朱氏生子孫愛。後名上安。

三年庚午 四十九歲

卜築山莊。先生序孟陽詩。罷官里居。構耦耕堂於拂水。要與偕隱。後先十年。

六年癸酉 五十二歲

正月丁太夫人顧氏憂。歲臘有讀杜小箋。寄德州盧德水。

九年丙子 五十五歲

自記從形家言。斥山居以為墓。作明發堂於西偏。徙耦耕堂於丙舍。以招孟陽。

十年丁丑 五十六歲

春盡被逮北上。事詳本集獄志。先生抵德州。居程氏東壁樓。浹旬。自記閏四月望發德州。將歸死於司敗。吏卒促迫。僕馬惶遽。不獲與主人執手。賦欲別東樓去四章。題於樓之前。禁壁上。又題霖雨集云。閏四月二十五日。下刑部獄。尚書侍郎暨臺諫郎署相見者五十餘人。先生豫卜歲臘。合葬兩親於拂水阡。在請室郵囑家中襄事。後歸里。追服廬墓也。

十一年戊寅 五十七歲

自記獄漸解。五月二十四日。以火災肆赦。遂得出。有中秋夜餞馮爾賡使君於城西方閣。老園池詩。九月初三謁少師高陽公於里第詩。南還謁孔林詩。十月朔抵廣陵詩。除夕偕孟陽守歲詩。明日還尋抱關吏。塞驢應過小橋東。

時泰和蕭伯玉士瑋僑居瞿氏山園也

十二年己卯 五十八歲

廬居丙舍明發堂記云。雖中之冠帶。汝南之車騎。蜀郡之好事。鄠杜之諸生。聞聲造門。希風枉駕。履舄交錯。舟船填咽。邑屋聞其無人。空山為之成市。

十三年庚辰 五十九歲

春移居北郭。夏廣陵鄭超宗元勳以黃牡丹詩送先生品定。仲冬河東君至。止半野堂。文譙浹月。既度歲。與為西湖之遊。

十四年辛巳 六十歲

三月遊黃山。自記與孟陽訂黃山之遊。約以梅華時相尋於武林之西溪。踰月而不至。遂挾吳拭去塵以行。孟陽序耦耕堂詩云。辛巳春受之過松圓山居。題詩壁上。歸舟相值於桐江。篝燈永夕。涼然而別。先生合歡詩注。六月七日葦城舟中作。諸詞人賡和。稱前七夕詩。按顧苓云。美作河東君傳。湖上別去。過期不至。宗伯使客構之乃出。君年二十四矣。自記六十初度。避客南湖。毛氏子晉開法筵供貫。休十六應真像。為余祝延。韓蘄王墓碑記。辛巳長至。

日與河東君泊舟京口。指顧金焦二山。想見蘄王夫人佩金鳳。瓶傳酒云云。
時先生為復社一案。遵旨回話。

十五年壬午 六十一歲

八月撰高陽孫公行狀。時朝中汲引者。謂先生一出。即可以安社稷。慰蒼生。
然終未能用。

十六年癸未 六十二歲

絳雲樓上梁。以詩代文。河東君傳云。築絳雲樓於半野堂之後。仿李易安翻
書賭茗故事。至廣陵與李懋明諸公謀國事。送李北上。自記艱危執手。潸然
流涕。是年瞿氏梓先生初學集成。

皇清順治元年甲申 六十三歲

春特旨召起。而詔書阻絕。迨福王監國南京。以原官起用。

二年乙酉 六十四歲

弘光改元。先生官禮部尚書。加宮保。大兵下江南。隨例北行。

三年丙戌 六十五歲

授內秘書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尋謝病歸自記南還寓杜亭浹旬與德水談詩甚快

四年丁亥 六十六歲

和西臺詩序三月晦日忽被急徵銀鐺拖曳命在漏刻河東夫人沉疴卧蓐冒死從行誓上書代死否則從死余賴以自壯焉詩注與二僕共楷拳者二十日自記再蒙大難思文明柔順之義名為蒙叟又記冬過金壇

五年戊子 六十七歲

頌繫金陵度歲先生序人詩戊子羈囚金陵乳山道士林茂之偃行相慰問桐皖間遺民盛集陶何寤明亦時過從相與循故宮踏葉悲歌相和忘其身為楚囚也有次他字韻諸詩又千頃齋藏書記時有採詩之役從人借書得盡閱本朝詩文之未見者

六年己丑 六十八歲

按賴古堂文選序己丑春釋南囚歸里盡發本朝藏哀輯史乘得數百帙選次古文得六十餘帙不戒於火列朝詩序瀕死訟繫復有事斯集託始於丙

戊。輟簡於己丑。又黃甫及壽序。逼除閉門。君自金陵過訪。俄為余張燈開宴。吳門名倡校童有三王生。取次畢集。

七年庚寅 六十九歲

夏浙遊。有西湖雜感諸詩。先生題夏五集云。訪伏波將軍於婺州。自睦之婺。憇於杭。往返將匝月。同行有馮范研祥。十月絳雲樓火。先生云。甲申之亂。古今書史圖籍一大劫也。庚寅之火。江左書史圖籍一小劫也。

八年辛卯 七十歲

春遊武林。夏有哭稼軒長篇。自記九月避喧却賀。扁舟詣白下。懷東。終中丞寓朱雀桁。市囂聒耳。乃出城。棲止長干大報恩寺。與二三禪侶。優游浹月。論三宗而理八識云云。

九年壬辰 七十一歲

自記夏遊長水。閭瀛益旭公演法茗溪之巖舍。扁舟造焉。

十年癸巳 七十二歲

季春遊武林

十一年甲午 七十三歲

秋遊武林按季滄葦振宜詩序中秋余過蘭江時季謝令也十月有假我堂文謙詩是年卜築芙蓉莊亦名紅豆莊

十二年乙未 七十四歲

自記中秋棲虎邱石佛院吉州施偉長男過訪偉長頃謁臨海先廟觀周成王饗彭祖二事鼎鼎足篆東澗二字余老耄不忘先烈遂號東澗遺老遊震澤洞庭逢重九地主許更生邀同侯月鷺翁于止路安卿諸人登高莫釐峰頂冬月寶應淮陰諸詩時三韓蔡魁吾為總漕又自記小至日宿白塔寺與介立師兄夜話長干度歲偕介丘道人同榻有詩

十三年丙申 七十五歲

自記丙申春就醫秦淮寓丁繼之水閣浹兩月臨行作絕句三十首是歲移居紅豆村莊金剛鈔緣起論六月廿八述心經箋緣起論中秋日書九月遊松江序高會堂詩不到雲間十有六載矣十一月有吳門送龔孝升大憲頒詔嶺南詩

十四年丁酉 七十六歲

四月過無錫訪華仲通佛頂鈔輟簡再記於碧梧紅豆莊曰蒙之鈔是經也創始於辛卯歲之孟陬月至今年中秋而始具草七年之中疾病侵尋禍患煎逼僦居促數行旅喧呶無一日不奉經與俱又云暗燭暈筆殘膏漬紙細書飲格夾註差行每至目輪火爆肩髀石壓氣息交綴懂而就寢蓋殘年老眼著述之艱難若此今得潰於成焉幸矣冬往金陵逼除乃歸自記長至日禮佛大報恩寺偕石溪即介丘諸道人然燈繞塔乙夜放光應願歡喜

十五年戊戌 七十七歲

春夏之交遊武林遇覺浪和尚劇談採花釀酒歌自題中秋日仙酒告成有桂殤詩孫名佛日小名桂哥辛卯生又夫人陳氏卒

十六年己亥 七十八歲

正月杪至無錫訪華仲通病不見自記夏五靈巖夫山和尚偕魚山相國靜涵司農枉訪村居又記佛頂鈔己亥歲晚覆視舊業良多驕駭抖擻筋力刊定繕寫五閱月始輟簡

十七年庚子 七十九歲

正月下澆登靈巖天池諸山繼遊淮上夏往武林秋足疾詩文名脚氣漫叢
訪求懸山夢遊全集校讐卒業與人尺牘村居多暇料理宿逋草得李忠文
劉文端二公碑誌

十八年辛丑 八十歲

三月晦邨居被盜先生適置酒拂水山莊譙糧道李石臺來奉得免於難與
李梅公元鼎簡相知聚首樂極生悲山堂燕及之辰即江村脍篋之夕山妻
稚子匍匐荒田片紙寸絲遂無遺剩又云五月被表石臺公捐俸為製締紵
始得蔽體更治裝為武林之遊旬日逼暑促迴又序某集云夏過武林俛仰
今昔懷然有雍門之悲自記紅豆樹二十年復華九月賤降時結子纔一顆
老夫欲不誇為已瑞其可得乎是年箋註杜工部集成臘月移居入城

康熙元年壬寅 八十一歲

有登樓行元夕賦示施偉長松江弔許霞城詩

二年癸卯 八十二歲

先生晚歲註經工夫居多。是夏華嚴經註將成。病榻消寒雜詠序。冬苦上氣疾。

三年甲辰 八十三歲

五月二十四日卒。

胡樂山房

墨花吟館感舊懷人集自叙

余抱病三年。聊以筆墨自遣。上年春夏間。編成年譜一卷。已付手民。冬間。遭亡兒之變。懷抱愈惡。病益增劇。無意人間事矣。乃延至今春。尚難解脫。後思藉吟詠以自遣。因念平生師友。存少亡多。而知遇之感。交際之情。有不能忘於心。即有不能已於言者。每夕枕上。得詩數首。不兩月而成。感舊詩一百二十首。為亡者作。懷人詩六十首。為存者作。其中軼事瑣言。恐閱者索解不得。乃各述其爵里與詩中所指。於詩後降格叙之。間有詩文可相證明者。附註於後。詩之先後。以爵為序。實用前人成例。叙中稱謂。各有所當。而非敢意為輕重。即刊附詩鈔年譜之後。用示後人。俾便參觀。並題四絕云。一編感舊有新詩。更咏懷人數半之。死者何多生者少。祇因暮景迫崦嵫。朝端師友半公卿。交到忘年有後生。得識中興曾李左。此生不負富雙睛。道成而後同光繼。屈指生將七十年。歷數四朝人物眾。不知他日幾流傳。杜門不得事游行。枯坐何能了此生。却得病中消遣法。朝朝枕上報詩成。懷人詩中。選中丞張學士陸殿撰。皆未謀面。竊比於古人之神交云。時在光緒己丑九月。桐溪遠叟嚴辰作於吳門之沈氏耦園。時年

六十有八

感舊詩一百二十首

瑞邸西園主人

西園昔日別鄰校。忘勢賢王獨愛才。猶記消寒招雅集。琴歌酒賦許追陪。

主人為睿廟之孫。瑞親王之子。諱奕誌。封郡王。娶滿洲文露軒侍郎蔚之女。

道光戊申己酉間。年甫二十四五。因浼侍郎延一詞臣至邸。討論文學。侍郎

遂以辛丑典試所得士。吾郡張海門年丈金璠薦充是選。余因海丈得謁主

人。招與談讌。並入書社。詩社極承盼矚。嘗作消寒會。射覆藏鉤。脫落形迹。曾

進謁淀園邸第。為之鼓琴一曲。泠泠可聽。好士憐才之雅。令人感念不忘。

附錄西園主人見贈詩。秋雨小園靜。書窗對竹開。悶無新句破。喜有故人來。煮茗掃殘葉。敲棋餘劫灰。題糕遲後約。花下倒金罍。

連緒齋公將軍

西園曾記侍論文。戚畹多能世罕聞。晚作湖山東道主。竟容揖客重將軍。

公為滿洲正黃旗人。乃開國功臣武勳王楊古利十世孫。襲封一等英誠公。

為瑞親王之婿。睿廟孫婿也。與西園主人為內弟兄。余於道光戊申己酉間。

識公於西園座上。迨同治甲子。乞假歸里。適公來為鎮浙將軍。辱蒙招致。自

此歲至杭垣。倚公為東道主。每啟華筵。輒陪座末。談今論古。晨夕言歡。念舊憐才之雅。真足令人銘佩。癸酉奉召入都。猶通音問。公能詩精篆刻書法。專摹右軍。能作左書。余謹代刊喜聞過齋詩稿。以志欽感。

附錄緒齋上公見題拙集四詩。○適志林泉暫屈身。論才端合掌絲綸。文章自古隆身價。待展春風迥出塵。○獻賦才高猶未遇。文人際會亦何常。新篇贈我迴環讀。筆下生花字字香。○湖山秀氣蔚人文。風月吟懷獨羨君。一水滌滌人宛在。湖湘只有賦停雲。○由來咳唾盡珠璣。曲好其如和者稀。雷門布鼓自非。

曾文正侯相師國藩

聖代中興第一功。紫光追配費英東。攀鱗附翼人多少。自愧荒莊守釣筒。師為湖南湘鄉人。原名子城。甲午鄉舉。後改名道光。戊戌翰林。仕至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丁未考試漢教習。為閱卷大臣。余得出門下。在京時頗荷垂青。曾以金粟後身圖乞題。蒙賜二詩。惜已失去。惟記有與子一談身後事。今宵天上果何年。兩語謹誌於此。散館出都。擬投幕下從戎。惜為人事所阻。歸里後。曾於庚午辛未兩游江南。謁師於金陵潤州。曾蒙以金陵局刻四史見贈。且屬蘇省大吏。延入吳中書局。師以功臣畫像紫光閣。費英東為

天命朝功臣乃創滿洲文字者。

左文襄侯相

宗棠

不登甲第。贊黃扉。異數酬庸。曠代稀。我為遺黎。曾乞命一言。許救萬民饑。公為湖南湘陰人。道光壬辰舉人。同治朝入相。未登甲科。以功臣得枚卜。異數也。余於甲子還鄉。辦賑。適公撫浙。曾經晉謁。請賑桐邑遺黎。蒙飭邑令毋使吏胥干預。人心無不感佩。

周芝臺相公師

祖培

相君文柄。幾回持。每得佳章朗誦之。小子獨深知。己感。褒然名字玷彤墀。師為河南同城人。嘉慶己卯翰林。咸豐朝入相。湖州紐松泉年丈福保。曾為余言。嘗與襄校。見師每得佳文。必為朗誦。己未朝考。為閱卷大臣。余卷為師所取。時彭長洲相國師。以樞臣召對。上諭以諸卷擬疏多不合格。詩題罕知出處。出告同人。適師得余卷。遂以第一進呈。蒙恩首列。得與館選。微名所自。感佩良深。

賈筠堂相國師

楨

世上第幾中樞桃李盈門競步趨漫道閱人多不記暗中摸索到狂奴
師為山東黃縣人道光丙戌榜眼授職編修咸豐朝入相余己未座師也先
德曾官侍郎師疊掌文衡門下士不可數計人言師性健忘輒不辨其姓字
而余甫經一再進謁居然不在點額之列殊深僥倖

瑞芝生相國師

常

東閣調元老宰臣西湖載月舊詩人却欣三度龍門託桃李還兼桑梓親
師為杭州駐防旗人通籍後例歸京旗道光壬辰翰林同治朝入相丁未考
試漢教習閱卷大臣余嘗為師所取己未覆試又為閱卷大臣庚申又奉命
教習庶吉士適余尚未散館故前後及門三次

全小汀相國師

慶

不是尋常負笈從寵承帝命許登龍三番領袖稱高足如此恩知豈易逢
師為滿洲正白旗人道光己丑翰林同治朝入相咸豐己未師奉命教習庶
吉士己未兩次大課庚申散館前大課余皆忝首列

沈經笙相國同年大前輩

桂芬

相業當年飭紀綱。同科舉子獨鍾祥。華門曾辱高軒過。置腹推心語敢忘。

公為江蘇吳江人。寄宛平籍。道光丁未翰林。同治朝入相。時粵匪初平。捻氛尚熾。公在樞垣。以整綱飭紀贊成大功。計癸卯十八省。正副榜一千五百十五人。入相惟公一人耳。余忝同鄉舉。早相過從。壬戌散館。首列以賦中用女兒。舜字。奉懿旨。譴責。降置十名。改官刑曹。咸謂樞曹有人。媒孽其短者。公時已為貳卿。適派殿試讀卷。故特枉駕慰問。告以殿試曾置鼎甲。實出慈禧懿旨。則散館之事。亦必非由媒孽。戒勿怨尤。其言正而不阿。令人欽佩。

趙蓉舫大司寇師

光

許燕手筆抗三希。思白而還作者稀。畢竟文章知己感。點頭漫信有朱衣。

師為雲南昆明人。嘉慶庚辰翰林。官至刑部尚書。以書法名天下。己未座師。余卷為師取中。蒙諭閣中幾棄。而復取者再。故余撰有南宮僂失記。列入年譜。今再附刊於此。

南宮僂失記。○辰之捷。南宮也。出志春圖。師房。為座師。趙蓉舫大司寇。所取中。己未榜後。即知之。而其中。有僂失之故。則越歲庚申。始知之。至其間。有鬼神播弄之奇。則又越歲辛酉。始知之。是。不可不記也。庚申之夏。趙師以第二女許之。許字同年光緒。甫水部。然為繼室。而命孫奕臣。同年家。僂與

楊集山房

王愛堂大司空師

廣陰

因持傳其房師蕭所齋前輩之命。况長為之設法。蓋亦王之誼。鄉人不容解。謂此事當先求四座師。為之提倡。徒恃年知單無濟也。是固不為。鄉人而已。趙師請為倡。捐如札。便為扶求之舉。無已請讓未遑。謂王君於我。為。遂歷慈而頗有愧。對之意。因謂之曰。王君之父。本所請諸道。師無辭以拒。亦。照行焉。而頗有愧。對之意。因謂之曰。王君之父。本所請諸道。師無辭以拒。亦。為我手所取。有厚薄。今時之連喪。三同年。而獨為王君盡力者。固以其情較。年。亦以王君有同門之誼也。師為之愕然曰。王君與汝為同房乎。辰曰。同。出志師之房。有同門之誼也。師為之愕然曰。王君與汝為同房乎。辰曰。有。所以彌此憾。而執上年所談之事。謂師志師房中。而為師一卷。特百計搜羅。則。卷。以年闡中。如先廉得主君之卷。業經取中。則播弄也哉。辰於是益慊然。於。誤。以年闡中。如先廉得主君之卷。業經取中。則播弄也哉。辰於是益慊然。於。微。名之。司閱卷。棄之。旁有一神。拾置案上。再棄。再拾。而後得入。毅亭一劇。演。主司閱卷。棄之。旁有一神。拾置案中。再棄。再拾。而後得入。毅亭一。中。式也。將毋同。然此劇乃為應試者。有見色不亂之隱德。以此感動神明。辰則一也。無隱德。可資感格者。惟泣念先君子。到股盡孝。生平守不二色。之。成。因求料名。而不得。其望我後人。從之。心。雖在九泉。有不能忘情者。故。有。威。召耳。不可不記之。以我後人。從之。心。雖在九泉。有不能忘情者。故。有。三。神。主。持。即。場。中。揮。而。就。亦。鬼。神。明。即。默。相。成。之。其。說。殆。不。盡。虛。誣。辰。是。年。首。場。中。又。有。如。許。曲。折。謂。之。無。鬼。神。也。得。手。無。世。之。少。年。科。第。自。誇。文。能。命。中。者。未。免。大。言。欺。人。而。衡。文。者。輒。自。詡。老。眼。無。花。不。知。特。為。鬼。神。所。役。而。已。可。不。畏。哉。

上帝曾書五色雲。六卿正位久宣勤。君恩正渥騎箕去。自愧蕪才任誅文。
師為南通州人。道光癸未榜眼。授職編修。官至工部尚書。丁未考試漢教習。
閱卷大臣。咸豐壬子薨於位。適余為值年。故同年公祭之文。屬余秉筆。

桑可齋大司寇大前輩

春榮

廿年父執舊承恩。分屬蓬山老輩尊。猶記萱堂周甲日。勞公介壽自登門。

公為吾浙紹興人。家宛平橋。道光壬辰翰林。官至刑部尚書。先為雲南知府。
與先考通譜至交。咸豐己未會榜前。余為先妣六秩稱觴。演劇於湖州會館。
蒙公親臨祝嘏。

曹琢如大司馬同年

毓瑛

鶴立長身迥出羣。酒酣以往喜論文。無端身置青雲上。密勿陳謨不得聞。

公為江蘇江陰人。以道光丁酉拔貢。分兵部。入軍機。中癸卯舉人。官至兵部
尚書。公為李申耆先生高弟。時文專學天崇。每遇酒酣耳熱。輒喜自誦其文。
余因李鷺門房師與公同邑。為之介紹。故甲辰入都。即與訂交。乃隔省同年
中最相習者。丁未先考入都。兩次召對。皆公左右之。

志謁雲大司寇師

世列三台眾所欽家傳玉尺重詞林焦桐終墮焚琴劫孤負當年為士心

師為滿洲正藍旗人咸豐壬子翰林官至刑部尚書乃嘉慶庚辰翰林文露
軒侍郎之子余己未房師也是科如不出師房幾乎不能入彀見余所撰南
宮侂失記余屢薦不售久因登科知遇之恩終身志感特附錄會試卷本房

總批於此以示後人

附錄己未會試卷本房總批用法則脫化集處運思則追摹在陸取之
靈舉子以厚其氣卷本房總批用法則脫化集處運思則追摹在陸取之
作手讀次藝而驚其博雅孟藝而純手古文十知生三唐賢二文之
浸淫漢學糊名乍啟其喜得真才執贊初來蘇軾言往事知生三唐賢二文之
遊他鄉舉首登科弱冠生天微異夢蘇軾言往事知生三唐賢二文之
擬作陳同鄉舉首登科弱冠生天微異夢蘇軾言往事知生三唐賢二文之
負於朝鮮以詩酒為生客醉得山川之奇氣五嶽登其吟望附東湖新傳其
句於其一浮大江而上下三登黃雀之奇氣五嶽登其吟望附東湖新傳其
三沿其市上龍門被房薦者三唐堂備者六文偏惜命詩竟窮人自遭
十年燕市上龍門被房薦者三唐堂備者六文偏惜命詩竟窮人自遭
孤露以來了不拏雲之慮飢驅列國書微而不讀飽學平生壯心終在唐
教習素墨綬而不拏雲之慮飢驅列國書微而不讀飽學平生壯心終在唐
皇朝鎮耐他道三回蓋己為深清高聖人之謀因而成破斧焚舟之舉
一朝脫穎千里空羣果然名士無虛爭以得人相賀科名開一焚舟之舉
之天荒詩學紹三傳述陸機之祖德共之大善人門第皆後世必昌從知廉
兒孫彼蒼不負新衣未著惜手失永叔之說大魁重席皆後世必昌從知廉

獨生三鼓不竭一軍皆驚終同牛耳之盟略吐龍寶之氣雖揚名夙願自憐
遲我十年而降格奇文尤足如人一等當杏苑簪花之日正萱堂周甲之
辰六秩筵開一聲唱七千里泥金報至喜溢崇封三十年硯磨穿快
登蓬島且收拾名山事業留示後人好安排華國文章和鳴盛世何嫌晚
遇歷仙班而歲卜九邊如此奇才儲相
業而名儕四佐生其努力以副予言

羅羅村少司空師文俊

猶記探花使者來衡文兩浙廣搜材千言賦罷邀欣賞得意名場第一回

師為廣東南海人道光壬午探花授職編修官至工部侍郎道光庚子視學
吾浙試士以古學為重辛丑壬寅歲科兩試余皆忝列前茅而壬寅試聞雞
起舞賦長二千餘言為師擊賞發案後特傳八學前列之士十人進見余年
最少得陪座末並送入話經精舍肄業後以公車留京蒙師命與諸同年作
文社親為評隲獲益良多

侯葉庵少宰師桐

寄生桃李返鄉園要託龍門庇本根最感京華稱慶日登堂為我壽椿萱

師為江蘇無錫人嘉慶庚辰翰林官至吏部侍郎道光癸卯浙江正典試余
寄籍黔閩中式而甲辰會試後呈請改歸原籍應與浙省同年團拜故亦執

贊門下頗邀青目。己酉充覺羅正黃旗教習。為先考妣五旬稱慶。演劇於才
盛館。蒙師親臨祝嘏。向來門生為二親稱觴。於師門但請書壽言而不敢具
東。亦無親到者。師乃破格相待。殊令感念不忘。

吳和甫少宰大前輩

存義

文情今在記羣間。詩酒因緣不等閒。晚作西泠東道主。幸叨廣廈庇歡顏。
公為江蘇泰興人。道光戊戌翰林。官至吏部侍郎。癸卯視學滇南。與先考詩
酒論文。極為契洽。故余癸卯春在京。聞訃發喪。公來哭奠。自余得館選。忝為
後輩。時以詩詞就正。極蒙獎借。晚年視學吾浙。適余乞假歸里。每至杭垣。倚
公為東道主。

石襄臣少司空

賢清

大名赫赫震重洋。信有人間石敢當。却憶京華分手後。尚留一面在三湘。
公為貴州貴筑人。道光戊戌進士。由直隸知縣仕至工部侍郎。咸豐庚申。夷
入天津城。公為郡守。要求百端。不為屈。被挾至夷營。誓絕食以殉。夷人驚歎。
送還。由是名動九重。超授順天府尹。余往年游津。作石太守歌贈之。後同治

聖德詩有呼天欲告東方朔京尹居然用伯夷之句即指公也公長於詩詞
喜集唐詩有鉅釘集及紫荃山館詩餘余乙丑年道出長沙適公為湘藩辱
承厚贐石敢當為古勇士見史游急就章

附錄紫荃山館詩餘
視為余痛哭因作此示之滿江紅
哭聲悲咽海國直教銀管誤天家且恐金甌缺恨潼關不決粒求死幸縉國來
名裂聲裂段公筠蘇御節雖陽齒常山舌算古今臣子後先同轍養氣久無助
心可動招魂印一有恩難一絕戴頭顱三萬一箇此間來津縣令並屬幕友在營語辛
編曰署中官印一有恩難一絕戴頭顱三萬一箇此間來津縣令並屬幕友在營語辛
余集唐詩事後緇述以笑謂余命且明決爭怪我書生積習臨危
因作此用前韻沒世無稱足山語昭然明決爭怪我書生積習臨危
因取司案頭燈冷幾回天上錦囊投前將軍豹死尚留皮名休裂事外
孫之用前韻絕兩般兒總是與一般情留心血有問天營中情事者作此
答之
信國讀書何事得椒山有勝休公垂念還時一箇念頭差身名裂敢自
訓堅多朝絕恨樓蘭
己是三朝絕恨樓蘭
未斬竟歸來空嘔血

錢湘吟少司寇世丈同年前輩 寶原

文章有福到公卿何必空爭赫赫名記得當年公譙地高談雄辯獨無聲
公為吾浙嘉善人道光庚戌翰林官至刑部侍郎乃萍江師之弟才不及師

而以度勝。迭司文柄。位副六卿。福亦視師為勝。

葉棣如閣學師 觀儀

許我登科眼獨青。未開燕榜賀椿庭。文場水鑑能操券。更比朱衣點首靈。
師為江蘇六合人。道光癸巳翰林。官至內閣學士。庚子以雲南正典試留視
學。與先考詩酒交歡。至相得也。時余留家習舉業。每寄文字至滇。先考即携
以就正。極蒙擊賞。因拜門下。故癸卯寄籍黔試。闈作寄到。師即向先考稱賀。
決以必售。榜發果如其言。

成魏卿倉帥師 琦

九遷欲到九霄傍。手柄文衡物色忙。祇為曾充鄧瑤客。至今人惜蔡中郎。
師以庚戌進士官戶部。不數年。即擢至工部侍郎。旋放倉場侍郎。余己未座
師也。惜為鄭邸所舉。故辛酉事發後。牽連罷職。

賀耦庚制府師 長齡

久鎮遐方酷愛才。寄生桃李當親栽。巍巍鈴閣森嚴地。校藝曾容八座陪。
師為湖南善化人。嘉慶戊辰翰林。官至雲貴總督。道光癸卯。余寄籍黔闈中。

式適師以巡撫為監臨。因拜門下。發榜之日。見余二場經文。極賞之。己巳升任滇督。每於先考衙參時。譽余文不去口。觀風課士。命余至節署。獨校書院文字。朝夕侍膳。親炙訓言。

陸立夫制府師

建瀛

愛才如命。古之遺。殉節巖疆。四海知。竟有流言。疑許遠。好憑韓筆。黜韋詩。

師為湖北沔陽人。道光壬午翰林。官至兩江總督。咸豐癸丑。江甯失守。殉節。乃事後有傳其適作黃冠者。正如韋應物睢陽感懷詩之疑許遠。賴有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一文。為之辨雪。師於丙午撫滇。下車觀風。以三邊利病策課士。余為人捉刀。得邀物色。因拜門下。蒙手書楹聯見贈云。文字之交。通於性命。詩書所得。有此才華。並酬以孫子兵書一部。追念恩知。彌深感愧。

吳仲昀制府大前輩

振橫

蓬萊夙望老疆臣。每侍談詩笑語親。為念平生知己感。至今清夢繞平津。

公為吾浙錢塘人。嘉慶甲戌翰林。官至雲貴總督。咸豐癸丑。余奔先考喪。至滇。適公為滇撫。晉謁節署。索觀詩稿。從此得邀青目。為之集腋歸喪。館選後。

託鉢游秦適公已乞病為寓公得以後輩禮見晚年歸里余亦時至杭垣公
每見必勸刻詩且尤賞余之試帖實平生第一知己故壬申年吊公之喪敬
撰長聯奉挽云三十科承明前輩官高一品壽滿八旬通籍後甲子將周偏
靳此兩載光陰不使士林覘盛典七千里孤露餘生初見滇中重逢陝右歸
田後步趨更切却追憶廿年酬唱空繙詩卷感恩知

附錄仲制府滇中見贈舊作一飽不可得去家依故人黃梅萬山雨
小別亦酸辛鈍馬愁溪張昏燈動壁塵幸聞無盜警書札慰慈親
無方略平生負國深艱危遂如此嘯咏復何心邊地才尤少衰年病
更誰相慰勞口語似風琴萬里麻衣淚來穿棧閣雲還聞絕交論詩
西華萬城語誰念送窮文梁苑風猶在舊年瑞却已病忘青山付歸
曉幾年流落恨北雁歸愁聞退隱消諸妄吾今已病忘青山付歸
髮過疏負聖明天高百變遠恩重一身輕小功何罪景忽顧唐君問
事經年政未平方今重顧收白面敢談兵嗟嗟誰壯士赤手挽天河
驚魂過江寒戰骨多時江南郡縣多失守故鄉書不到諸將竟如何
驚湖畔相携聽棹歌以上各詩皆
依舊本故與花宜館詩鈔刊本略異

沈文忠制府師

北霖

信有人經並可師勤官水死太離奇不堪回憶稱觴日獨賞荒莊介壽詩

師為吾浙錢塘人道光丙申翰林官至陝甘總督余己未座師也師久值南

齊咸豐辛酉垂簾新政。大司馬簡任樞臣。適有甘番之變。出為星使。留任總制。剿番凱旋。中遂為山水湮沒。實為奇變。余撰有同年公祭之文。述其顛末。庚申年值師六旬介壽。實余為值年。因約諸同年稱觴於謝公祠。並各賦詩為壽。余詩特蒙擊賞。謂如彈丸脫手。殊自愧也。

馬瑞敏制府

新貽

唐時賊刺武元衡。奇事相同四海驚。我昔為民曾請命。一天霖雨慰蒼生。

公為山東荷澤人。道光丁未進士。由安徽知縣。任至兩江總督。被張文祥刺死。實為千古奇變。余於同治甲子還鄉辦賑。並請開善後局。所遞章程。蒙公贊賞施行。而乙丑丁未為嘉府合屬稟請寬徵。竟得徵七免三。永民受惠不淺。

丁稚璜制府同年前輩

寶楨

憶同矮屋兆文光。天為名臣早示祥。忝附鵬搏終翊翼。雲程九萬獨翱翔。公為貴州平遠人。咸豐癸丑庶常。以軍功保留館。由湖南知府。升四川總督。任山東巡撫。時捕得內監潛行出京者。稟請正法。以是名震天下。並被兩宮知遇。故在川督任內。屢遭蜚語。而恩眷不衰。余於道光乙亥初應浙試。禱

於天竺大士得籤云。玉兔待重生。光華當滿室。癸卯寄籍黔試。三場適坐重字號。號軍忽告眾曰。昨夜月沒後。忽見光明如晝。誤為天曉。起視則有光自號座出射。其為諸君之奎光乎。余因憶籤語。頗自竊喜。及獲雋後。公車入都。見諸同年。頗有談及重字號放光之事。因共證之。則是號共中四人。公與余及鄧碧泉。玉峯。余壁臣。象穀也。後鄧余皆以一榜終。余雖忝與館選。而名業一無所就。獨公仕路飛騰。位望烜赫。卓為一代名臣。矮屋放光。實為公一人之瑞。餘三人者。聊為末光之附耳。

何小宋制府同年前輩

環

陶潛一飯思冥報。况復尊嚴八座躋。三度摠衣三折肱。不教舊雨隔雲泥。公為廣東香山人。道光丁未翰林官。至閩浙總督。與余鄉舉同年。又為詞垣前後輩。故在京時相遇。從迨公貴顯後。一遇於皖。再遇於蘇。三遇於浙。皆承畧分言情。款留談讌。

蔣濂生中丞太夫子

霽遠

窮途阮籍感深恩。正值邊烽匝地昏。三上罪言曾不罪。祇因先世託龍門。

公為漢軍廂監旗人。道光乙未進士。由部曹外放知府。官至貴州巡撫。曾官雲南府。為先考舉主。余於咸豐癸丑奔喪至滇。適公撫黔。故於甲寅託鉢至黔。蒙公為登高之呼。藉潤行囊。且得刊成先集。是冬桐梓奸民楊龍喜倡亂。連陷三城。余乃自黔返滇。途中三上書於公。言討賊事。語多懇真。公不罪之。殊可感也。

徐新齋中丞大前輩之銘

感恩知己在窮途。猶記依依送出都。可惜官高偏速謫。自今死事尚模糊。

公為貴州開泰人。道光丙申翰林。官至雲南巡撫。余於甲辰公車入都。拜謁鄉先輩。即得識公。迨咸豐乙卯。由黔携眷入都。應禮部試。困於成都逆旅。適公以奉諱作寓公。投詩進謁。極承盼矚。逾等為之盡力揄揚。乃得集腋成行。丁巳。公以服闋入都。簡放滇臬。酒盞詩筒。於倥傯中唱酬不輟。迨己未得館選後。猶通音問。後乃聞滇中漢回構釁。而公左袒回人。大干清議。卒為回人所害。不得其死。可勝歎惋。

蔣鄉泉中丞

益澧

百戰勲名冠九州。獨將遺愛越中留。鰥生曾拜分金惠。每撫甘棠說故侯。

公為湖南湘鄉人。以軍功起家。官至廣東巡撫。余於同治甲子。還鄉辦賑。旋設善後局。適公恢復全浙。以藩司護撫篆。凡為民請命之事。無不言聽計從。並拜分金之惠。至今遊西湖。過蔣公祠。輒為留連不去。

鮑花潭中丞前輩

源深

避劫澄懷授館餐。曾邀大庇問家歡。自從旌節還山後。得讀宏篇侍講壇。

公為安徽和州人。道光丁未翰林。官至山西巡撫。余己未館選後。始以後輩禮進謁。不相習也。乃庚申八月。夷犯都城。倉卒携家避至澄懷園。蒙公伉儷款留。得安喘息。由是兩家往來無間。公夫人與內子約為姊妹。並以第三女字公膝下。故予假歸後。公於丙寅視學江蘇。招余襄校。余曾一至茸城試院。及公還山後。在浙在滬。皆得相見。蒙以補竹軒詩屬為校定。

勒少仲中丞同年

方琦

不換頭銜惹眾猜。居然真箇踐三台。八旬壽母稱觴日。曾辱戎冠一拜來。

公為江西新建人。以道光丁酉拔貢。官刑部。中癸卯副榜。甲辰舉人。官至貴州巡撫。乞假歸。余本以癸卯同年。在京相識。迨公官江蘇時。相過從。乙卯值

先妣八旬壽辰。稱觴於吳門之拙政園。蒙公親臨祝嘏。軍興以來。名器稍濫。道員無不保二品銜者。公亦得是保。而獨不戴用。直至真除藩司。始丹其頂。其力矯浮俗類如此。

錢萍石副憲師寶書

先為益友。後各師。每憶長歌痛哭時。文字之交真道義。非因謁卷感恩知。師為吾郡嘉善人。道光辛丑進士。分戶部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擢吏部侍郎。師六藝精通。五官並用。實為吾郡空前絕後之才。故入樞曹後。樞臣皆倚如左右手。而尤為恭邸所眷。咸豐己未。為覆試朝考。閱卷大臣。故余以師事。然余與師相知十數年。眷屬往還如一家。而忝為道義之交。於考試事不通一毫關節。故得館選後。呈師詩云。李廌竟邀坡老薦。祇因金簡竊援持。蓋紀實也。迨公之喪。余作百韻詩哭之。

龍蘭蓀太常師元信

遐方覓舉託龍門。知己生平最感恩。獨愛寄生桃李種。而今摧折正枯根。師為廣東順德人。道光乙未翰林官。至太常寺卿。乞養歸里。壽逾八秩。癸卯

濟急此恩感佩終身。

家
楮

同為退鷁獨翔

負負。

清人說薈二編

墨花吟館感舊懷人集

十一 帶葉山房

而大之即事父事君之所也。以昌而天之所以安樂詩人也。詩也者。原其本。忠厚
之白。鷺水大父封亭。銀臺政錄等。齋幼。聞文集。父竹。嶼。詩。宜。著。江。實。影。吟。關。
詩。之。銑。浙。江。水。利。考。宋。州。從。政。錄。忠。孝。大。義。年。伯。母。湖。山。之。助。此。詩。工。實。影。吟。關。
受。也。得。三。百。篇。宗。伯。太守。比。善。政。生。連。孝。事。太。年。伯。母。湖。山。之。助。此。詩。工。實。影。吟。關。
佐。餐。湯。先。意。承。志。曲。盡。於。堂。上。時。第。氏。方。構。於。財。太。夫。人。以。人。中。所。携。以。信。
錄。一。餐。湯。先。意。承。志。曲。盡。於。堂。上。時。第。氏。方。構。於。財。太。夫。人。以。人。中。所。携。以。信。
夫。人。最。得。姑。心。平。日。所。界。金。玉。寶。玩。無。算。惟。心。出。以。分。諸。季。人。家。中。所。携。以。信。
穆。姑。親。得。姑。心。平。日。所。界。金。玉。寶。玩。無。算。惟。心。出。以。分。諸。季。人。家。中。所。携。以。信。
雅。其。補。博。於。世。弟。子。之。用。基。此。名。先。生。敦。學。行。其。體。用。於。厚。而。後。積。私。毫。私。隱。和。
弱。冠。權。邊。要。赤。紫。各。缺。補。雲。南。郡。丞。推。知。麗。江。府。調。順。寧。府。所。至。備。聲。惠。政。
來。善。去。思。其。情。惜。各。缺。補。雲。南。郡。丞。推。知。麗。江。府。調。順。寧。府。所。至。備。聲。惠。政。
富。且。工。佐。太。夫。人。之。間。萬。里。之。心。見。諸。琅。玕。同。心。操。持。內。政。儉。以。佐。生。之。
虞。慈。以。佐。太。夫。人。之。間。萬。里。之。心。見。諸。琅。玕。同。心。操。持。內。政。儉。以。佐。生。之。
官。舍。咏。懷。諸。詩。及。外。生。運。銅。北。上。望。親。天。涯。懷。報。手。足。秋。聲。鴻。雁。任。別。懷。花。
然。於。是。有。贈。行。寄。外。生。運。銅。北。上。望。親。天。涯。懷。報。手。足。秋。聲。鴻。雁。任。別。懷。花。
則。有。思。親。公。子。懷。三。妹。諸。承。家。訓。之。令。人。油。然。生。孝。弟。之。心。焉。所。生。成。立。者。文。
夫。子。三。女。親。公。子。懷。三。妹。諸。承。家。訓。之。令。人。油。然。生。孝。弟。之。心。焉。所。生。成。立。者。文。
為。教。非。風。雲。月。露。三。妹。諸。承。家。訓。之。令。人。油。然。生。孝。弟。之。心。焉。所。生。成。立。者。文。
中。亦。諸。子。風。雲。月。露。三。妹。諸。承。家。訓。之。令。人。油。然。生。孝。弟。之。心。焉。所。生。成。立。者。文。
送。女。伯。雅。以。觀。內。則。宜。姑。思。固。極。道。無。違。為。最。此。太。夫。人。文。忠。教。之。大。端。時。也。
長。君。伯。雅。以。觀。內。則。宜。姑。思。固。極。道。無。違。為。最。此。太。夫。人。文。忠。教。之。大。端。時。也。
胡。文。忠。公。為。郡。守。同。官。尤。相。得。卓。然。成。家。可。一。觀。其。詩。而。知。其。賢。見。其。工。而。即。
丞。薦。膺。太。方。為。郡。守。同。官。尤。相。得。卓。然。成。家。可。一。觀。其。詩。而。知。其。賢。見。其。工。而。即。
成。進。太。夫。人。以。詩。之。被。教。文。也。宗。顯。生。皇。帝。年。之。太。知。人。考。權。子。第。一。初。入。詞。垣。壬。戌。補。散。館。又。第。

分承明。遇不可謂不隆。於諸人倫極盛之意。宜有以我培而光大之矣。乃遇之於佳。扶崇隆之。而予所以人倫極盛之意。宜有以我培而光大之矣。乃於所生。則繼生之所志。而亦同心。過天麻者。詩曰。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則繼生之所志。而亦同心。過天麻者。詩曰。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為序。

馮文介光卿前輩

塔元

後輩名稱許預支。當年戲語實深期。後來泰學花磚步。不識忠魂可得知。

公為吾浙仁和人。道光甲辰探花。授職編修。官至光祿寺卿。咸豐壬子。典試楚北。遂留視學。癸丑。武昌城陷。殉節。公通籍後。即相過從。送抱推襟。十年無間。然余每尊為鄉先達。而不敢雁行。簡牘則稱名以進。公一日忽於廣座謂余曰。君他日必為翰林後輩。何不預稱侍生。眾皆大笑。言雖近戲。而期之實深。迨余追步蓬山。而公已不及見矣。念之黯然。

丁濂南先師前輩

紹周

采及芻蕘。信大賢。衡文到處。頌聲傳。吏胥斂手。人才出。選士而今不選錢。君為江蘇丹徒人。道光庚戌。翰林官至光祿寺卿。同治庚午。視學吾浙。適值選拔之期。余以詞垣後輩。在京舊識。時以詩文投贈。因為言浙省舊習。凡士子考優拔者。院吏必橫索卷費。以致寒士皆不能與試。君納其言。為設厲禁。

故是科優拔多寒暖力學之士人心無不感悅

附錄丁源甫學士見和詩君有龍蛇在筆端神風何意引迴瀾胸中磊塊舒奇氣眼底湖山得大觀傳世工夫間裏足情才懷抱古來難上林多

少翻飛翼誰是凌風七尺翰文字因緣石引針肯教榛莽園理林十年白紵能前夢五夜青燈鑒此心畢竟時趨非故步要從大雅振元音自憐

頭腦冬烘甚詩愧益深

章采南祭酒同年前輩

眼看平步上金鰲。皆及歐門望獨高。最憶玉堂同詠史。聯吟三友興偏豪。

君為吾浙鄞縣人。咸豐壬子殿撰官。至國子監祭酒。余與君同受知於羅羅

村師。道光甲辰。公車留京。即與君聯文社。壬子臚傳之曰。余以下第舉子。亦

隨眾在乾清門聽宣。親見君以第一人及第。己未館選後。曾邀君與張香濤

解元三人同作詠史詩社。

王蓮西常少親家

屢操文柄拜恩偏。直諫休官亦自賢。君有佳兒我佳婿。兩家遺現並能傳。

君為直隸天津人。以道光己酉拔貢分禮部中。咸豐辛亥舉人。庚申進士官至

太常寺少卿。素負才名。尤工書法。三次襄校春闈。同治丁卯為閩省正典試。

余以第三女適令子朵垣。垣頤熟。由膳錄得官。現補奉天岫巖州牧。頗有吏才。為上台所引重。

支少鶴學士前輩清彥

獻賦彤廷及盛時。相思蜀道正栖遲。却欣追步蓬山後。得向秦中一捧卮。君為吾郡海鹽人。道光戊戌成翰林。丁未大考。一等第二。擢授庶子。旋晉學士。遂視蜀學。咸豐癸丑。余奔喪過蜀。君以任滿乞病未歸。乙未館選後。辛酉託鉢游秦。適君為寓公。屢陪談話。相得甚歡。

張海門侍講年丈前輩金鑄

高文典冊重巖廊。羣紀交情異泛常。十載長安詩酒契。可知始願畧能償。丈為吾郡平湖人。道光辛丑翰林。官至侍講。係乙酉拔貢。與小漁從伯副車同年。故予執年家子禮。與先考本舊識。丁未入都。復約為昆弟。故癸丑先考之喪。丈來哭奠。余留京十年。詩酒言歡。相得無間。丈本詞垣名手。而久未得掌文衡。咸豐乙卯。宣廟實錄告成。前後序無敢秉筆者。掌院以屬丈。奏御稱旨。遂得典試山右。視學楚南。余丙辰下第。丈書來勸就京職。以待再試。謂畢

竟春秋尚富。安知始願之不可償。期許之殷。始終如一。惜文未任。即奉諱歸里。旋遭寇亂。轉徙以殁。余倖捷南宮後。不復通音問矣。

沈文節中允同年前輩 炳垣

諫草題詩筆有神。忠魂感召信前因。當年小作消寒集。死節無端得二人。

公為吾郡海鹽人。道光乙巳翰林官。至右中允。咸豐乙卯。視學廣西。丁巳殉節梧州。甚慘。奉旨優恤。贈內閣學士。官其三子。異數也。余於戊申冬。邀同鄉諸公作消寒雅集。會者八人。而公與馮小亭前輩。皆以視學殉節。且初集拈題。公得楊忠愍諫草亭題詩。成慷慨激烈一座。皆驚。蓋忠魂已為之感召。不亦奇哉。

附錄沈文節公戊申冬小至日消寒第一集分韻得晚字詩。駒光日易駢。迅若驅長坂。朔風捲草枯。寒雁逐雲遠。閉門自瑟縮。松窗習成懶。故人君平。商殷勤作嘉歎。冷朋集舊懷。春韶動波瀾。管輕冰衣。故稜燈火明。如織青燐。燕。獸炭室凝煙。綠綺對舊醅。醉波激瓊盤。三雅取次飛。百罰亦何算。青人。青冥士才。筆振霜雪案。諸子各英妙。闢題韻重。鐵銅壺漏轉。深銀燭燒。天下。無窮巷士。冷螢凝雪案。鄰難向夜鳴。霜氣入刀剪。願消永夕寒。遂令天下。諸朝一陽生。風律晴和轉。星轉曰漸長。其恨歲。還曉是集。以歲晚務閒。歡宴為樂。八字分韻。又分韻得楊忠愍公諫草亭落成紀事詩並序。忠愍兩疏道墨。觀其跋尾。總論咸丁未松筠庵僧心泉屬海鹽張受之。手摹勒石。並築亭於廟之西南。

謂以弄之。刻峻而受之。嬰疾。於廟。蓋斯亭之為。而疏。而後。有作者。長安。市上。多銅。書。畫。壁。畫。此。石。何。幸。勒。誅。疏。孤。亭。元。石。星。辰。高。公。生。有。終。死。有。節。兩。疏。萬。言。言。血。造。物。特。為。忠。盡。留。紛。紛。徒。競。古。張。君。勁。鐵。筆。一。枝。惜。不。錫。公。臨。死。詩。醒。雲。漉。漉。壁。上。噴。丹。心。更。令。魂。魄。我。欲。汗。亭。地。盈。磨。以。印。識。平。原。琴。信。國。沈。此。鋤。奸。骨。鯁。存。林。泉。尚。發。容。城。墨。我。欲。汗。亭。地。盈。尺。以。鈇。鑄。賊。仆。亭。側。賊。身。朽。盡。疏。不。減。戰。手。署。賊。恨。噴。咽。

倉少坪方伯師景愉

年少詞臣薦鶚忙。同門有客老名場。當年笑語今猶記。師正懸孤弟舉鄉。師為河南中年人。道光戊戌翰林官。至雲南布政使。甲辰會試同考官。予卷出師房。執贊後。蒙招薦卷同門。飲讌。余年最少。叨陪末座。首座為山東人。年長矣。忘其姓氏。為嘉慶丙子孝廉。座中人因言門生鄉舉之年。乃老師誕生之歲。師年二十九也。一座皆笑。

王月川方伯同年友端

轉漕年年到析津。相逢杯酒倍情親。無端超授屏藩任。為報君恩遂殺身。公為安徽婺源人。道光丁未進士。由戶曹放浙江糧道。咸豐庚申奉旨署藩。不由巡撫奏派。異數也。適值杭城陷賊。遂以身殉。與余癸卯鄉舉同年。在京

不甚往還。自丙辰會榜後。託鉢津門。適公督運蒞止。相得甚歡。戊午己未。亦相見於津門。極送抱推襟之雅。

王曉蓮方伯同年 大經

輕裘共敝州年前。爭譽文章共選錢。不道好官非易得。歸來騎鶴富腰纏。君為吾郡平湖人。道光庚子優貢。癸卯舉人為時文名手。同人至有天下文章王曉蓮之號。春闈無次不薦。而竟不得售。僅得膳錄知縣。咸豐癸丑。棟發安徽。後入合肥。爵相之幕。疊遷保薦。官至湖北布政使。宦囊甚富。君本寒儒。以乙科而得高官厚祿。實非意所及。固是余貧賤之交也。

王子仁廉訪師 壽昌

童子軍中忝與然。襦衫利市受恩偏。回思拜舞黃堂日。彈指光陰五十年。師為江蘇高郵人。乃伯申先生引之之子。以蔭生部曹外放知府。官至廣西按察使。道光戊戌守嘉興。余年十七。初應童試。即蒙首列入泮。後進謁郡齋。彈指五十年。猶如昨日事。

郭玉麓廉訪師 祥瑞

先值樞垣後諫垣。衡文妙手去陳言。鯁生正擬他途進。為感恩知止駕轅。
師為河南新鄉人。道光癸卯優貢。丁未進士。由戶曹入植軍機。官至廣東按
察使。余丙辰薦卷房師也。是年余已擬以教習知縣謁選。因蒙薦卷。且得堂
備。自覺文章銳氣猶存。遂改就主事。以待再試。故擬作來歸詞。有寶馬香車
知己到。感郎一顧又躊躇之句。

鄭譜香都轉

蘭

選官場裏唱名同。羨子鴻毛遇順風。莫笑當年窮措大。措將大事不終窮。
君為吾浙餘杭人。道光庚申舉人。官至山東鹽運使。在京以時文得名。故余
令亡弟謹執贊門下。咸豐癸丑。湖北請揀發。余與君同赴揀。而君得之通丁
大亂之時。君承辦荆沙鹽務。藉以裕餉。而君亦名利兼收。不數年。遂升江漢
關道。然同揀發者二十人。其後或遭難或罷官。十九人無一得志者。獨君取
富貴而登壽考。真可稱奇遇矣。

金眉生都轉

安清

世皆欲殺我憐才。山木生來自召災。奉曲倘教逢大匠。何嘗不是棟梁材。

君為吾郡嘉善人。由河工州同官至湖北糧道。記名鹽運使。君長於吏治。兼善理財。雖由貲郎通籍。而文筆敏贍。不難倚馬千言。實足超越流輩。然往往恃才傲物。故當時名公卿雖交章論薦。而毀之者亦多。卒以此偃蹇仕途。不得一伸其志。君昔入都。即與余相識。迨余歸里。時相遇於吳越之間。送抱推襟。雅相結納。因得窺君底蘊。而深惜君之不善自用其才也。

朱采山給諫年丈大前輩

昌頤

文章經濟冠時流。一踏金鰲事便休。我喜吟緣聯老輩。皇州過後又秦州。文章為吾郡海鹽人。先以道光乙酉拔貢。官戶部內成。得殿撰。散館。復首列。假詔案發。牽連罷職。賞還主事。後官戶部。海升給事中。復與同官言事不合。去職。顯廟登極。復賞主事。余自甲辰會試。謁丈京邸。因與先考舊交。視如子弟。庚戌公以奉召來京。辛酉余託鉢游秦。適丈就養同州。皆得叨陪文譚。唱和成帙。

陸眉生給諫同年前輩

象樞

文章俊偉肖其人。信是西臺一直臣。如此長才偏短折。知交那得不傷神。

君為吾桐邑人。同居烏鎮。道光丁未翰林官至工部給事中。奉命贊河南軍務。遽以病歿。君為人豪邁而鯁直。咸豐季年。以直諫名動中外。與余鄉舉同年。又為同館前後輩。約為昆弟。中以婚姻。同遊京師二十年。交久而密。故君之亡也。作百二十韻詩哭之。

謝夢漁侍御前輩

增

追步蓮山愧後賢。祇因小謫倍相憐。當年去國情無限。都在先生集杜篇。君為江蘇儀徵人。庚戌探花授職編修。官至御史。余於己未館選。大拜前輩。後亦不甚往還。迨壬戌。以進呈第一。散館改官。君乃大為扼腕。時承枉顧。所以慰藉之者。獨至。癸亥出都時。曾以集杜四章見贈。

徐蓉塘太史前輩

塘

玉堂仙吏困貧居。不作枯螢作涸魚。三十年來消息斷。不知後起定何如。君為吾浙歸安人。道光辛丑翰林。值直十餘年。未得一司文柄。余於甲辰乙巳間與君訂交。迨丙辰三至京師。即不相見矣。

周蓮士太史前輩

宗源

吳興才士最能文。高步蓬山氣薄雲。與我曾為昆弟約。可憐不久卽離羣。

君為吾浙歸安人。道光辛丑翰林。余於甲辰乙巳間。與君及徐蓉塘太史。同訂蘭交。君於咸豐辛亥。襄校京闈一次。癸丑聞亂歸鄉。卒於途次。深為扼腕。

金翰臯太史同年前輩

鵬清

歐陽門下早相知。喜見書雲得意時。正盼鵬搏遭折翼。直由地運繫興衰。

君為吾桐邑人。金本吾邑巨室。至君中落。少而隨宦。長而游幕。生有雋才。小試輒冠軍。道光辛丑。與君同受知於羅羅村師。奉師命以納交。癸卯君以優貢得鄉舉。乙巳遂以第二人及第。吾邑自前明以來。五百餘年。無得鼎甲者。自君開之。旋直南齋。行將大用。遽以瘵卒。殆地運為之也。余作百韻詩哭之。

周織雲中翰

文翔

蓮史太史前輩

文翔

昆弟

君家兄弟真難得。直有同生共死情。合傳新編輝邑乘。笑他姜被尚虛名。

君兄弟為吾桐邑人。家居江蘇之震澤鎮。道光庚子同科舉人。蓮史乙巳入翰林。織雲癸丑得中書。兄弟友愛之篤。為余生平所僅見。咸豐丁巳。織雲歿於京邸。蓮史哭之慟。戊午分校鄉闈。未終場而得疾卒。余新輯桐志。為作合

傳列於孝友。允稱無愧。

徐傳山太史前輩元熟

燕臺花月共琴尊。歸訪鱸鄉把釣緇。最羨及門雙節鉞。鮮香敬祝報師恩。

君為吾浙海寧人。道光乙巳翰林。己酉典試湖南。以病歸。遂不出。余與君在京舊識。歸里後。僑居海境。曾訪君於鄉居。臧家橋。君楚南所得士。有譚公鍾麟。黎公培敬。皆位至封疆。君疫後。醵資為君建祠於鄉。

徐勉如太史前輩申錫

蓮山接武紹家聲。羣紀交情感畢生。莫謂卅年無一語。轉嫌焚券近沽名。

君為吾邑平湖人。乃雅菴少司農士芬之子。道光丙午丁未聯捷入翰林。少司空與先考舊交。故丁未入都時。以資斧不繼。貸君多金。迄未歸趙。而君始終絕口不言。令人感愧。

汪慕杜太史前輩承元

高張壇坫帝京春。領袖蓮山愧步塵。得向金壺傳秘訣。居然磨墨不磨人。

君為江蘇甘泉人。咸豐癸丑翰林。以乙未公車留京。幾二十年。始捷南宮。丙

辰以館元留館。平時專精寫大卷白摺。講求筆墨。不惜資本。凡應試者。率不用硯。而磨墨汁。清絲棉。或以銅盒。取便場屋。君獨出新意。墨不用磨。但取陳墨。清水候爛。以杵搗之。其墨光勝人數倍。然必墨之陳而重者。如都中敝肆所售乾隆御墨。最為合用。若尋常松烟所製。不任用也。余試其法良然。咸豐辛亥。君邀余作字課會者九人。後八人皆得館選。可謂盛矣。

花次江比部

燕春

曾師庾衣事新鄉。得識花鄉姓氏香。廿載西曹工五聽。雖然重聽亦何傷。君為貴州貴筑人。父兄皆翰林。道光癸巳進士。官刑部。余癸卯寄黔籍中式。因葉棣如師與君同年。為之先容。故到京後。過從甚密。君患耳疾。因是終於西曹。

何藹卿吏部世丈

紹瑾暨令子蝶雲茂才

福嘉

兩姓交情託紀羣。誼同管鮑有金分。故鄉歸後遭烽火。阻絕音書不復聞。丈為吾郡平湖人。道光辛丑進士。官吏部。丁未戊申間。先考入都。與丈訂金蘭之誼。余亦與令子蝶雲約為兄弟。先考出都時。曾蒙貸以資斧。後丈以奉

諱歸里。適遭兵燹。不復入都。

汪安齋觀察前輩

堃

曾同徵逐向京華。翰苑文章老作家。世上今無歐六一。遺書漫詆碧雲駝。君為江蘇崑山人。道光辛丑翰林改吏部。選授四川永寧道。以誤捕逆匪為某制軍所劾。事由某學使主之。君著有盾鼻傳聞錄。逆黨禍蜀記。其記蜀中縱匪遭亂事皆實。而藉以醜詆劾己之人。則多涉譏言。有傷忠厚。識者當分別觀之。余在京時。因星階令兄識君。後往還蜀道。及晚至吳門。皆相遇從也。碧雲駝一書。為宋梅聖俞所撰。皆記當時名臣之有遺行者。然相傳有記歐陽公事。則公所刊本已刪去矣。曾於說郭中見之。

薛世香觀察同年前輩

書常

同游官學向皇都。忝入承明學步趨。記得申江重見日。春風被我正窮途。君為河南靈寶人。咸豐壬子翰林官。至江蘇淮徐道。屢擢藩臬兩篆。余與君丁未教習同年。又為詞垣後輩。癸亥出都。託鉢滬上。適君權糧道篆。借重春風。噓拂得潤窮途。後至吳門。亦時相遇從也。

丁仲山觀察同年

壽祺

頤志淵源海內知。多才昆季掌曹司。宣南聚首多歡會。記取臨歧送別詩。
君為江蘇山陽人。咸豐己未進士。分刑部授雲南迤東道。未之官。卒於家。尊
翁儉卿年丈。為著作名家。有頤志齋集。令兄頤伯前輩。亦有文名。君與余同
登會榜。後始相識。詩酒交歡。迥殊恆泛。癸亥出京。承以短歌行送別。

朱筱漚觀察姪堦

鈞

誼託江東小橋忠魂何處可能招。似聞先軫歸元日。面目如生恨未消。
君為吾浙海甯人。由廩生納粟。先官廣西通判。後官江蘇同知。由蘇州府保
道員。屢權糧道。咸豐庚申權臬事。適值粵逆陷城。以身殉節。迨癸亥冬克復
後。始歸其櫬。眾恐有誤。啟棺視之。面目如生。無不歎異。余與君同為外舅。馬
小眉先生之壻。然在家時。僅一二見。惟丙辰至己未。屢游津門。適君以轉漕
到津。頗得詩酒唱酬之樂。

沈秋帆同年親家

西序

循吏聲名到上台。狂談長共一樽開。因緣詩酒聯婚媾。惜我蘭芽竟早摧。

君為四川開縣人。道光甲辰進士。貴州知縣。以循吏登上考。歷任首邑。首郡。保升道員。曾權臬事。與余癸卯同年。咸豐癸丑。奔先考喪。至滇。識君於畢節。次年遊黔。遂假館於貴筑署中。詩酒言歡。幾無虛日。遂以次女許字君。次郎。惜余女未及遣嫁而歿。

吳引之觀察表舅

父生

歷數平生。母黨親。卅年踪跡。往還頻。北平聚後。西泠聚。又見歸尋茂苑春。

公為江蘇吳縣人。道光辛丑進士。分工部。升御史。放吾浙衢州府。保升道員。曾權臬事。與先妣為中表兄弟。余於甲辰會試。謁公京邸。後官吾浙。及引退。歸蘇。皆相過。從母黨之親。無如公密矣。

薛慰農觀察同年

時雨

勁節高風冠一時。願辭人爵作人師。狂奴喜得吟緣結。誦我詩還索我詩。

公為安徽全椒人。咸豐癸丑進士。浙江知縣。由杭州府保道員。權糧道事。偶與上台不合。即拂衣去官。掌教吾浙崇文書院。後主江寧惜陰書院。詩酒徜徉。以終其身。余於同治癸亥出都。至滬。始相識。見余留別二詩。三年三罹服。

天下一德一心扶至尊。極口揄揚後在杭。相遇屬題雲烟過眼圖。亦承許可。

何得英觀察姻丈國琛

農曹乞郡阻烽烟。歸舞萊衣有歲年。酒盞詩筒還往地。令人長憶鳳城前。

丈為吾浙海寧人。道光辛丑進士。分戶部官至湖北候補道。權糧道事。余自丁未入都。與丈相識。往還頗數。壬戌癸亥間。丈告養歸京師。詩酒往還。樂數晨夕。歸里後。猶在武林相遇也。

陸星農觀察前輩增祥

初踏金鰲幸識荆。方州九萬奮鵬程。誰知熟讀郊居賦。一字偏教誤一生。君為江蘇太倉人。道光庚戌殿撰。識君於登第之日。後得追步詞垣。適君值清秘堂。時相遇從。君散館詩內用寬字。依郊居賦讀作仄音。顯廟指示閱卷者。謂非用雌寬。仍當讀平。故雖予留館而從此不得一掌文衡。乃以觀察需次楚南。竟無所遇。余於同治乙丑道出長沙。猶及一見。

劉仙石觀察前輩書年暨令子伯恂明經

曾邀青眼慰途窮。復令郎君矯紆通。老鳳既叱雛鳳靡。令人吐吐欲書空。

公為直隸獻縣人。道光乙巳翰林。官至貴州候補道。余於咸豐甲寅。道出安順。與公相識。以詩就正。極承鑒賞。迨丙辰到京後。又與令子伯恂明經交契甚深。

朱顧岩觀察 夔元 申庵太守 元慶 兄弟

弟兄異趣。却同歸。各自娛親。舞綵衣。憶我游梁。復游陝。授餐適館。盡依依。君昆季為吾郡海鹽人。采山平丈之子。顧岩中。道光庚子副榜。官至河南候補道。申庵得道光己酉拔貢。官至陝西同州府。余於丙辰己未。兩游梁園。皆主顧岩。辛酉至同州。以申庵為東道主。而申庵在京為中翰時。過從尤數。

鍾潤齋太守師 裕

藤廳判事本曹郎。忽帶冰銜化遠方。喜見寄生丹桂種。殷勤拔取一枝芳。師為漢軍鑲黃旗人。道光己丑進士。分吏部。庚子由郎中視學貴州。部曹放學政。例加翰林院銜。二甲則編修。三甲則檢討。取可與督撫平行也。余於癸卯寄籍黔。試錄遺蒙首取。到京執贄。師復放吾嘉興守。

王秋卿太守師 桂

忝列門牆二十年異聞更仗鯉庭傳。後來五馬先驄馬。兩度徵文獻壽筵。
師為江蘇甘泉人。道光己丑進士。分吏部。癸卯科以御史為貴州副考官。余
座師也。官至直隸廣順府。令子小秋孝廉。癸卯同年。官直隸蔚州。在京過從
甚密。甲辰至京。值師五旬正壽。迨同治癸亥。值師七旬正壽。師皆指索余文
為壽。

陳柳評太守 宗元

銓曹受惠記當年。殉節西江萬古傳。臣死君前子死父。一門忠孝耀青編。
君為江蘇吳江人。道光庚子進士。分吏部。丁未掌選司郎。適先考以銅運入
都。半途題升麗江府。請先引對。而為吏書所持。令候交銅。君特指某年某案
有例可援。吏不能隱。無不佩君之精強。後放江西吉安府。適值粵寇陷城。死
之。即君亦從殉焉。

朱慎菴太守年丈 慎元 令子玉園太守同年 澄瀾

先友難忘伍與聲。宣南賃廡倍多情。而今又結文孫契。三世論交似北平。
丈為吾郡秀水人。道光丙戌翰林。散館改刑部。值軍機處。由御史選甘肅慶

陽府令子玉園為癸卯同年亦由御史放江西饒州府余戊申乙酉留京賃其廡下朝夕聚處相得無間今令孫詵伯太守奉檄在滬病中獨承過訪

袁雪舟太守師泳湯

棄取由來在主師得登薦牘感恩知況兼刮垢磨光妙信有人間一字師

師為山東歷城人道光甲辰翰林庚戌會試同考官余薦卷房師也余是科場作頗為諸師友所傳誦詩題取人以身適當顯廟御極之初頌揚停捐新政有詔絕他途進之句羣謂絕字在擡頭處恐遭指摘心殊怏怏及領卷出則絕字已改罷字細審之知蒙師用水敲洗泯然無迹師恩可感而卷為堂備殊可惜也

賈小樵太守同年瑚

二百同年此酒豪每逢徵逐興偏高如何一秉文衡後五馬驅來聽海濤

君為山西夏縣人咸豐己未翰林官至山東青州府與余同年同館極相得自命酒豪同人每有讌集輒推君為盟主曾一視學楚北旋守青州卒於任

錢伯聲太守親家卿

爭誇釋石後人賢。忝附門楣百福錢。天助山人逃法網。不須悔學況青天。

君為吾郡秀水人。道光戊午舉人。入合肥爵相之幕。以軍功保江蘇知府。歷權蘇常郡篆。守常時。詞知靖江。有夫出圖奸致死。本夫案發。其獄須蒸檢。忤上台旨。格不得行。君遂憤鬱以卒。余為子擇婦。得君之姪女。君為擇石少宗伯之曾孫家。君郡城百福巷。

胥室松司馬

壽榮

忠君愛國愛斯民。去後棠陰不復春。綢語遙傳吾獨信。生為循吏歿為神。

君為江西金溪人。僑寓楚南。以軍功得保。同治癸酉來為吾烏鎮同知。在任五六年。清操自勵。不染一塵。雖處閭曹。而於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尤汲汲於講鄉約。辦保嬰兩事。余歸里卅年。所見長官粹然無疵者。惟君一人而已。余於本鎮倡設警心會。倡辦豫魯賑捐。皆借君之力。以為提倡。而當乙亥歲首。聞大行之喪。陪臨時。見君涕泗橫流。以疏遯小臣。而忠忱若揭。尤足令人感動。自戊寅年調任玉環。有地方之責。得所施為。循聲益復大著。甫兩年而卒於仕所。身後宦囊蕭然。至貸其衣物。以資孤寡。傳聞屬續之夕。環人有見其

呵導出城者云。迎作海神。故余挽公聯云。蘇城來佐郡。惟此間遺愛孔多。應有部民揮涕淚。榴嶼歿為神。豈地下需賢尤亟。竟教海國失循良。

沈茂庭司馬表姪 寶樞

積善如何轉召殃。竟遭奇禍斃巖牆。與君十二年同志。痛哭何由問彼蒼。

君為吾邑爐鎮人。遷居青鎮。以同知分發江蘇。未赴官。家本素封。遭亂後亦僅小康。而平生樂善不倦。余於咸豐癸亥出都。遇君滬上。時適故鄉初復。遺黎無所得食。君倡載米歸賑之舉。浼余為之綜理。自此同在鄉里。凡有為民請命之事。皆賴君助成之。乃於光緒乙亥之冬。忽斃巖牆之下。知君者無不痛哭。謂天道之無知也。

沈梅谷司馬 以熊

蓮村高足眾人推。曾藉觀優勸善來。為感道南分宅惠。五年家住小樓臺。君為江蘇嘉定人。候選同知。為余蓮村善士高弟。同治癸酉。君承師命。帶善戲來吾鎮。因得相識。嗣於光緒甲申。避地至滬。承君邀往滬北保安公所。小有樓臺。居之頗適。君於故鄉勸辦保安。至十數州縣之廣。功德未可量也。

沈虞臣別駕世良

少同侍宦向滇池。長宦黔山遂死之。世受國恩能報國。後來予季亦追隨。
君為吾浙歸安人。仕黔為通判。君翁復齋先生炳。與先君同官於滇。故與君
為世好。咸豐甲寅。余曾謁君於水城通判署中。次年君權平達州。遂死於賊。
而予季叔和謹。亦於同治乙丑殉節石阡府任。皆能無忝先人云。

家小如別駕兄樊斌

同族無端聚異鄉。借根桂窟發芬芳。當年把酒談心樂。追想容顏未渺茫。
君為吾浙歸安人。在郡城之東街。與余家向不通譜。嗣因君翁二如先生昌
鈺以嘉慶辛酉翰林。改官貴州知縣。捧檄至滇。與先考結為兄弟。自此往來
無間。君自失怙後。寄居於黔。故余癸卯黔試。實倚君為主也。君曾為黔臬之
司獄官。後以納粟得通判。曾一權婺川縣事。甲寅乙卯。余至黔陽主君。辛
酉壬戌。君至京師主余。詩酒交歡。親如骨肉。

章鴻門刺史師貽燕

微郎乞外得專城。薦鶚恩深更有情。廉吏歸來生計薄。且欣繼起有科名。

師為江蘇江陰人。道光壬午舉人。官內閣中書。選貴州廣順牧。癸卯科充同考官。余卷出師房。幸邀鼎薦。得遂微名。師時權安南令。余持到署執勢。極蒙殷勤款接。後聞乞病歸里。直至同治庚午。在潤州權署。遇師同邑人。方知世兄登鄉舉。為之欣慰。

李煦齋刺史邑侯

春餅

循吏真同碩果懸。至今遺愛口碑傳。已修邑乘歸名宦。俎豆還須待卅年。

君為貴州貴筑人。咸豐己未舉人。以知州揀發來浙。同治壬申權吾相邑令。下車三日。即親祭楊園先生墓。在任甫十閱月。而盡心民事。政績釐然可舉。故余新輯桐志。列之名宦傳中。至請祠之舉。則新奉部章。必待之身後三十年也。

錢味根明府姻丈

聚仁

交到忘年見賞真。宣南同舍意何親。誰知萍水言歡日。已種三生石上因。文為吾郡秀水人。嘉慶癸酉舉人。由武英殿校錄官四川知縣。道光丁未。以彭水任滿來京引對。同寓嘉興會館。朝夕相見。遂訂忘年之交。猶憶丈偶言。

當年在京見英相國和為人作書輒用鸚哥嬌印章不知何解余謂此必草書古人以學書雜用真體者謂之鸚哥嬌譬之鸚哥學人語不全也見東坡文集丈因賞其博覽廣為延譽丈後引疾歸里卒於家余今為子聘婦即得丈之孫女乃鹿門親家之女鹿門早逝未及相見也

都子秀明府同年

榮森

崇邑三年經百戰土橋一刻即千秋回思徵逐京華日酒地花天不解愁君為吾浙海寧人道光癸卯舉人援例選授江蘇六合令適值粵賊南犯守城三月有保障之功嗣以賊大隊掩至遂於土橋殉節首二語即邑人輓辭余與君在京時相往還酒地花天不堪回首

吳樸安明府

熊

強記真堪匹李華名場舊事共相誇高才宿學今何往碧血長埋澧水涯君本名鳳毛吾浙歸安人道光庚辰舉人是年鄉試與予同寓杭之水星閣偕同人偶遊書市見玉尺量才集內有新主司之文索價甚昂購之不得歸皆悞甚君忽笑曰我已買歸矣索筆錄之不遺一字眾皆服其強記後以教

習留京與余往還相得君旋以知縣發湖南任綏寧令遭粵寇亂城陷殉節

崇野漁明府

吟風弄月一詩人把酒論文藹若春不道見危能授命先生十八共成仁

君為漢軍旗人乃于襄勤公成龍之後以知縣需次貴州余於咸豐丙寅遊黔識之君好談詩又豪於酒往還相得權普安縣事適值土匪倡亂城陷朝服坐堂皇罵賊而死作絕命詩四章有他年若共先生祀遂有成仁十九人之句蓋普安屬遵義為明時南籠府當永歷時孫可望倡亂乃十八先生成仁處事見明季南北畧

沈玉士明府同年

熙齡

文場領袖得傳名補牘偏能絕技呈記得花封曾適館新詩多為弄麋成

君為吾浙歸安人道光癸卯優貢甲辰考教習試卷例不得添註塗改而君適誤書一字乃刮補而改書焉許滇生尚書得君卷賞其寫作俱佳以視羅羅村師時同閱卷師反覆審視而得其補綴之迹尚書謂即此補手足為第一遂首取之蓋殿廷考試每有刮補者以大卷厚七層白摺亦厚四層故可

受科教習卷則僅有二層。而君亦能用刮補可稱絕技。然要其用筆之超。故得墨痕不透紙背也。君教習報滿。以知縣官山右。余館選後。於咸豐辛酉冬訪君於太平。適君五十四歲得側生子。作湯餅會。賀詩今存集內。

周初白明府

錫桐

衡官曾忝紀羣知。先集多存唱和詩。漫薄雕蟲為小道。慄然大節挺邊陲。君為吾浙山陰人。寄籍直隸清苑。著有醫竹軒詩集。懷才不遇。小就一官。由雲南白水巡檢。游升甯洱令。道光癸卯。先考權易門令。君為少尉。以詩受知。請為弟子。故與予兄弟三人皆稱莫逆。君詩才超越流輩。先考小琅玕山館集中。與君唱和甚多。後於咸豐戊午。在大理府城殉難。余癸丑奔喪至滇。猶及一見也。

汪星齋明府

耀奎

易文矮屋事新奇。蛩駘交情略似之。題到遺圖增感慨。且欣繼起有佳兒。君為江蘇崑山人。道光庚子舉人。援例選授河南杞縣。後調祥符。余於甲辰會試。過君矮屋。時予寄黔籍。而能學作吳語。君大奇之。是歲場規極嚴。士子

無敢懷挾者。因相約交易文字。各盡所長。故余作兩易藝。君作兩書藝。彼此互易。出場後遂訂蘭交。自此往還無間。咸豐丙辰。託鉢至汴。猶與君相見。自後不相聞問。直至予歸里後。見令子爾祉。明府肇敏。屬題遺照。因為歷叙訂交始末。爾祉旋來權吾桐邑。篆以紀羣之交。為游羽之契。且命令孫芭孫受業門下。故己卯歲。先妣八旬壽辰。喬梓登堂祝嘏。而君夫人亦慶八旬。余率兒孫三代。躋公堂而稱兕觥。咸稱盛事云。

吳子白明府

師邱

子選明府

師祁

昆弟

兄弟學生桂獨芳。後先結納。恕詩狂。當年燕市相逢日。誤認元方作季方。

君為江蘇上元人。兄弟學生。容貌酷似。同歲游庠。同官縣令。惟子選中甲辰舉人。而子白不得鄉舉。為異。余於乙巳下第。與子選並轡出都。遂訂蘭交。已酉在京。適子白來應京兆試。遇諸途。誤兄為弟。因遂訂交。迨後託鉢并門。薄游沽上。與賢昆仲相遇。詩酒交歡。頗極唱酬之樂。

張益川明府

光裕

少年相識在西湖。待詔還同客帝都。最憶潯陽萍聚樂。翩翩仙令正飛鳬。

君為吾浙仁和人。咸豐乙卯優貢。官江西廬陵令。余與君少年在杭。即相識。後在京師時相過從。迨同治乙丑。道出潯陽。適君權德化令。相逢萍水。談讌甚歡。

戴幹廷邑侯枚

竹馬爭迎郭細侯。兩年猶幸挽能留。正當雪虐風饕後。坐我春風分外柔。君為江蘇丹徒人。以縣丞仕吾浙。保升縣令。補新昌。同治庚午來權桐邑宰。適當前任苛政之後。君能與民休息。興利陳弊。孜孜求治。余每有陳說。立見施行。故相交三年。毫無間言。

陸定國廣文師以恬

誼兼父執與師資。請業曾從東髮時。品學共推桑梓冠。故應俎豆享宗祧。師為吾桐邑人。同在烏鎮。道光丙申進士。由湖北即用縣。改就教職。選授台州府學。調杭州。少與先考同硯席。約為昆弟。故余與伯兄入塾時。即從師授讀。余游庠後。猶以文字請業。迨通籍歸里。在滬在杭。尚及從容待教。同治乙丑。師歸道山。鄉人公議請祀鄉賢。余為謹擬事實公稟。申請大吏。奏奉俞旨。

重輯桐志謹為列傳文苑

萬鏡吾廣文師

明臣

萬里長江侍宦遊。緇帷亦共駕扁舟。朝朝文思如潮湧。贏得吾師譽不休。師為雲南阿迷人。嘉慶丙子舉人。官保山縣教諭。道光丁未。余年十六。隨先考銅運南旋。為聘師於途中。評改文字。極蒙嘉賞。受益良多。次年即得遊庠。惜余通籍時。師已不及見矣。

鄭拙言廣文師

鳳翔

文章曾忝得薪傳。佳傳新將邑乘編。一事捫心猶抱憾。遺書未得付雕鐫。師為吾桐邑人。寄居秀水之新塍鎮。道光甲辰舉人。官開化縣教諭。余於游庠後。遂從請業。多蒙指授。門下極盛。最賞陸眉生。同年前輩。及余兩人。幸皆得竊科第。不負深期。迨余歸里。師已謝世。曾創輯新塍瑣志。搜羅頗費苦心。余輯桐志。謹為列傳文苑。惜不能代輯遺編。為憾。

李鶴杉廣文丈

日熾

平生著作等身高。泮水重游侍宴叨。若仿柳州先友記。謫仙交誼壓同袍。

丈為吾桐邑人。同在烏鎮。道光乙未舉人。選授壽昌縣訓導。升衢州府教授。壽至八旬。與先考同歲入學。又同受業於沈鹿坪先生。實為生平執友。故余少時。即侍教言。頗邀刮目。見贈詩有福時譽兒。非是癖。季方為弟。故應難之。句。甲辰公車留京。邀丈同寓石頭胡同。之準提庵。朝夕論心。迨余通籍歸里。猶及與丈詩酒招邀。從容道故。光緒丁丑。丈與沈儒淵丈重遊泮水。余為撰公呈請之學使者。得邀旌額。是歲兒子開元。以府首入泮。孫繩祖武。甲子適周。而丈乃院首。沈丈為府首。故入學之日。龔鳴山邑侯設宴明倫堂。余亦在座。為題聯堂柱云。二老喜重遊。恰是當年雙領袖。一覺看後起。不知他日幾元魁。一時傳為佳話。

附錄公請李沈兩耆紳重游泮水文。竊惟算疇先壽考。禮經垂尚齒之文。聖代重科名。貴序為進身之始。所以春秋試。年逢周甲。題名則賜宴重。叨而弟子員。歲值同庚。良亦旌門有例。况以一鄉之叢。爾而有二老之。歸然佳話。爭傳。上聞。敢復伏查。同邑現任衢州府學教授。道光乙未恩科。舉人。嘉慶丁丑歲試。入學。第一。名。邑紳李曰燾。童子之科。文扶經心。高列。經背誦。如流。一萬。首。手編。成集。賦。傳。長。李曰燾。童子之科。文扶經心。高列。孝廉。共。選。種。兩。瑞。允。符。之。桃。李。己。看。土。類。依。歸。擲。三。世。之。藻。芹。嘉。慶。丁。丑。歲。試。師。資。共。仰。人。瑞。允。符。之。桃。李。己。看。土。類。依。歸。擲。三。世。之。藻。芹。嘉。慶。丁。丑。歲。試。入。學。第。八。名。邑。紳。沈。德。博。弱。冠。游。席。中。年。入。幕。增。名。場。之。聲。價。標。冷。宦。之。頭。銜。平。雀。五。燕。六。之。衡。助。度。支。以。不。虞。習。熊。經。鳥。仲。之。術。縱。步。履。以。如。飛。

令子亦茂才。傳家學而琴堂爭聘。聘文孫。方小試。絕守祖武。則中則難。得水隨行。八
方齊。二難適並。茲者龍驤。看丁丑。剛周六十。年華。蟠守庚申。則中則難。得水隨行。八
某等。同居里社。並。亦。魚。幾。上。介。上。賓。舉。下。邑。鄉。人。之。飲。憶。去。歲。登。文。端。俊
慈。荷。先。朝。大。老。之。褒。亦。庶。幾。上。介。上。賓。舉。下。邑。鄉。人。之。飲。憶。去。歲。登。文。端。俊
彥。既。接。瑞。輦。而。聯。轡。喜。今。年。入。泮。者。英。亦。齊。驅。而。並。駕。福。皆。具。瑞。花。封。之。樹
盡。交。柯。瑞。輦。而。聯。轡。喜。今。年。入。泮。者。英。亦。齊。驅。而。並。駕。福。皆。具。瑞。花。封。之。樹
兩。山。靈。鍾。文。史。惟。士。林。所。景。仰。於。新。臺。省。之。段。榮。之。期。領。班。公。具。呈。詞。附。有。大。憲
復。祈。俯。察。核。迅。予。轉。詳。應。準。仰。於。新。臺。省。之。段。榮。之。期。領。班。公。具。呈。詞。附。有。大。憲
賜。書。之。額。合。邑。增。榮。行。看。重。進。鸞。旂。歷。數。五。朝。之。先。師。而。對。扶。小。游。仙。並。傳。萬
眾。之。聽。觀。率。新。進。以。奉。芹。大。父。行。堪。為。領。袖。禮。先。師。而。對。扶。小。游。仙。並。傳。萬
衣。冠。此。時。驗。足。規。聖。主。作。人。之。化。添。壽。向。蓬。閣。更。增。此。邦。多。士。之。光
宿。學。有。松。喬。足。規。聖。主。作。人。之。化。添。壽。向。蓬。閣。更。增。此。邦。多。士。之。光

蕭琳村廣文丈儀賦

一生喙硬眼無人。偏有狂奴意獨親。猶記黃巾初返正。斥邪竟有胆包身。
丈為吾桐邑人。同居烏鎮道。光辛卯舉人。官山陰縣教諭。余於甲辰。公車入
都。與丈相識。迨余通籍歸里。與余同辦撫卹局善後局務。深資臂助。時當反
正之始。丈力斥往時附賊之人。眾皆懾服。余特集蘇詩為聯贈之云。此叟神
完中有恃。一生喙硬眼無人。

汪謝城廣文曰楨

少年著作壓駘壇。老去傳經就冷官。猶記海濱曾話舊。五君寫入畫圖看。

君為吾浙烏程人。家居南潯。道光壬子舉人。官會稽縣教諭。為吾家督妻兄。生有異姿。讀書等身。少年即負博雅之名。著作皆發前人所未發。惜未竟付東梨。余於弱冠時。就君問業。請為昆弟。曾蒙手札指示經史源流。娓娓數千言。迨余通籍歸里。遇於滬上。適陸定圃師李崔杉丈董枯匏兄與君皆避地至此。銜杯道故。極一時游燕之樂。曾作海濱話舊圖以記之。

沈伯淵廣文丈 德溥

吾家祖武孫繩。曰泮水重逢二老遊。却感君傳熊鳥術。得支病骨幾春秋。丈為吾桐邑人。寄居嘉興之王店鎮。候選訓導。以錢穀世其家。常游兩浙。嘉慶丁丑遊庠。至光緒丁丑重遊泮水。適值予子開元入泮。詳見李崔杉詩註。丈壽至八十八歲。精神矍鑠。自言少壯時。得人傳八段景法。因以傳余。其訣云。兩手託天理三焦。左肝右肺如射雕。調理脾胃須單舉。五勞七傷往後瞧。握拳睜目增氣力。馬上七顛飲食消。搖頭擺尾舒筋骨。兩手扳尖固腎腰。每作一段以七為度。一七二七可以遞加。余於癸酉年得此行之十六年矣。今已抱病三年。而猶起居自若。人皆謂作功之效云。

余蓮村廣文治

生為善士死為仙。此語無端為我傳。果念當時同道友。願求解脫病纏綿。
君為江蘇無錫人。由附生保訓導。加五品銜。請祀鄉賢祠。君平生以勸善為
主。手著勸世文字。不下數千篇。凡化導愚頑之法。幾於窮思極想。百出其奇。
並集各善舉章程。彙刻一編。名曰得一錄。余於辛未年。因君來吾鎮。勸化溺
女惡俗。始得相識。嗣於戊申。在滬辦保安。癸酉。來游演善戲。余亦稍效微勞。
甲午年。君即化去。門下弟子甚多。後倡義賑。以濟西北災黎者。皆其人也。大
江南北。皆稱君為余善人。其亡也。弟子私謚孝惠先生。申江仁濟善堂。設有
此壇。相傳君為主壇之神。八九年前。聞君憑壇諭眾云。謂凡紳董請公款辦
善舉。當以桐鄉嚴某為法。余聞而惶愧無地。迨上年。余抱西河之慟。君又憑
此傳語。勸其達觀。何以同道之緣。生死不相忘耶。然病困餘生。求死不得。何
不一引手救也。

家公寬直州同表弟而肅

聊將一第振家風。小就功名便告終。幸有竹林人繼起。賀詩感慨意相同。

君為吾浙仁和人。咸豐壬子舉人。官江蘇直隸州同。乃小農河帥娘之孫。子高。姨丈遜之子。故與余為中表兄弟。幼為世父後。世母孀居苦節。猶及見君。貧第惜未及補官而死。猶子曾鑑。於光緒乙酉舉於鄉。乃遺腹子也。母亦三十年苦節。兩世發科。皆為節母之報。故遙遙三四十一年間。余兩作賀詩。皆為慨乎言之。

陸鯤溟直州判姻丈憲曾

卑棲時作鳳鸞吟。每共談詩互賞心。跨竈家駒方共羨。空傷駿骨市千金。

丈為吾桐邑人。同在烏鎮。以名諸生屢薦不售。小就一官。補山西解州判。乃先叔昆圃公之妻弟。與余在京相識。後遊太原。倚為東道主。每共談詩。極相契洽。令子晴湖太史芝祥。由粵東通籍。同治戊辰翰林。光緒乙亥。充廣西副考官。道年人共惜之。

馬簡香少尉妹婿內弟振玉

干戈甫定。乏歸槎。曾假君家作我家。莫惜黃金今散盡。五株玉樹半開花。君為吾浙海鹽人。家在馬橋。以少尉需次江蘇。與余家世結。朱陳故。君婦為

余妹我婦亦君從姊也。余自甲子歸里後，以青溪故宅，遭賊蹂躪，即寄居君家。嗣後奉母以歸，前後賃廬六年。君本素封，遭亂後家頓落，不得已而小就一官。不數年遂以疾逝，有子五人。遊庠者三，長子瑞熙諸生，孝友能文，以江蘇府經歷為沈仲復中丞奏調粵西，又帶至皖，四子敏諸生，亦以巡檢捧檄在滬。次子奉樛諸生，暮遊江左，尚應秋試，並得薪水以養其母。昔見先大父王竹嶼先生滄江感舊詩集，有感懷先祖考少谷公句云：「九原莫怨黃金散，玉樹森森盡向榮。」蓋指先考及三四兩先叔皆已出仕。今余此詩猶此意也。

楊樸園解元師 識

文場領袖幾人能，好比禪參最上乘。慚愧當年衣鉢授，竟無智慧得元燈。師為雲南宜良人，道光乙酉拔貢，庚子解元，制藝力追先正，受知葉棣如師。有沆瀣之契，余於十四十六歲時兩次受業，嗣於甲辰會試入場，猶邀師同寓，後遂不復見矣。

王祖香孝廉

何憑作合訂交初，第一文章第一書。更得因君交魏野，迎人善氣溢公車。

君為吾浙仁和人。道光庚子舉人。生平好刻善書。余因奉先妣之教。以刊送善書。但得千百人中。有一二奉信者。功德即已不少。故於甲辰下第留京時。曾刻孚佑帝君戒淫文。題曰天下第一篇文章。又刻勸懲淫書淫畫徵信錄。題曰天下第一要書。印以送人。為君所見。特蒙見訪。訂交。並為作介。得交杭州魏條三農曹。亦喜刻善書者。然自己已出都後。不復相見矣。

錢小泉孝廉

寶珊

宣南旗鼓每相當。文戰何如拙戰強。歸去嵯山烽火盛。至今無處問存亡。

君為吾浙嵯縣人。道光甲辰舉人。余於庚戌辛亥間。遇君京邸。一見如故。因約兩人同作詩文。並寫大卷。互相評閱。杯酒招邀。往來無間。君自負拙戰必勝。時同中共推顧子山。利曹長於拙戰。幾於十戰九勝。余因引君與鬥。竟爾不分勝負。惟子山飲量甚豪。而君不勝酒。以此為軒輊耳。

陳子銘孝廉

右曹

兄入詞垣弟隕身。美如冠玉惜斯人。春風下第同揮淚。何獨傷心苦認真。君為吾郡嘉興人。十八歲中道光甲辰舉人。年少雋才。且有美丈夫之號。丁

未會試後公車留京與余訂文字之交約為昆季顧君名心甚熱每遇下第輒悵悵不樂以是成疾至咸豐辛亥君兄若弟同榜登科士子三人同試春官乃榜發令兄子燕登第得館選而君仍下第益復佗僚無聊遂至病歿於貢荆山太史館中同人咸為痛惜

諸葛榴生明經同年

壽燕

宣南尊酒共論文同賞名花我與君一策屯田遭黜落誰知今世有劉蕡

君為吾浙蘭溪人道光癸卯拔貢豪邁負氣文如其人甲辰應京兆試已取中第八名而京闈前十卷例於九月朔先行進呈恭候欽定故各主試必詳加覆閱是科三場有問屯田策君對言屯田當在關外若在關內慮開邊釁時正辦新疆屯田主試者嫌其傷時遂遭黜落君下第後佗僚無聊乃潦倒於花天酒地中時都下春福堂三雛伶寶森寶琴寶琳有名於時而寶琳尤艷絕君獨眷之至傾其囊然寶琳故是可觀故余亦賞之

馬梅梁明經親家內弟

克祁

黃金散盡尚豪華每過君家樂事賒賭酒不嫌觴政酣呼輒到斗西斜

君為蘭香妹婿從弟食餼於庠貢入成均家本素封亂後中落而慷慨好客自忘其貧兩家世結朱陳余之世母為君胞姑余之婦亦君從姪又以婦姪女為君子婦故自余歸里二十餘年與君過從甚密君豪於酒每過君家必治具相款賭酒為樂而君有從弟百眉亦能繼之惜余連年病困不復能重過黃壚矣

董枯匏明經曜

三世交情互負螟忘年不覺更忘形陶詩歐字倪黃畫芹藻重流泮水馨君為吾郡秀水人家居濮院附貢生同治庚辰重游泮水壽至八十有四君翁樂聞老人為吾郡書畫名家與先考為莫逆交故每來吾鎮輒主予家余幼時即寄老人膝下游庠後時往侍教因以兄事君其實長於余二十二歲乃忘年交也君書畫能世其家而取徑尤高嘗自刻印章曰陶詩歐字倪黃畫君子味青茂才又寄予膝下故有贈君舊句云十年趨對同陪鯉三世交情互負螟惜全詩已佚未載集中

儲小漁茂才姚丈宗泗

少小耽吟未有詞。忽聞高唱倚樓詩。他年豹死留皮在。實賴先生借管窺。
丈為江蘇泰州人。諸生與先考為僚壻。尊翁漁溪先生。為吾浙杭紹鹽運分
司。遂家於杭。故丈入浙籍。曾同應庚子鄉試。余少時每至杭垣。輒往侍教。丈
好讀趙甌北詩。余聞而喜之。承以甌北分體詩鈔見贈。余從此學為古今體
詩。輒宗其派。後雖遍覽唐宋諸家詩。終不能脫其窠臼也。

張復古茂才

仁師

患難之交不可忘。全家蹈險繫存亡。陳平奇計憑君出。能效夷言有紀綱。
君為貴州郎岱人。諸生乃丁酉拔貢。尊五農曹仁政之弟。余與尊五在京舊
識。咸豐乙卯。余奉母挈全家。自滇至黔。行次郎岱。忽聞紳匪據坡貢之扁擔
山。驛道梗塞。進止維谷。君時以紳董帶練辦防。頗負人望。乃造訪而問計焉。
君教以迂道大岩鄉。以達安順。可以繞避。且選鄉人之能夷言者四人。隨行
萬一遇賊。亦可仗三寸舌以退之。遂得脫險以出。感君大惠。沒身不忘。聞君
後以軍功保縣令。仕於滇。惜道遠不得其詳。

岳蓉村茂才

昭壇

曾遊京洛共流連。歸訪枌榆續舊緣。生死蠹魚文字裏。縱能辟穀不長年。
君為吾郡嘉興人。在濮院為諸生。與陸眉生給諫為總角交。相偕遊都因與
余相識。迨余歸辦撫卹局善後局務。招君為助。君好吟咏。書法尤勝。於故鄉
文獻頗多搜採。嘗手批濮川所聞記。多所訂補。生平不穀食。惟以菽麥充飢。
此其異乎人者。

鮑希齋上舍

寅

艷說家聲。鮑夕陽聽評。月旦重吾鄉。廿年講舍勞相助。莫怪傷懷誅語長。

君以皖人而僑居吾桐之楊樹灣。為淶飲先生曾孫。先生於乾隆朝進書六
百餘種。奉旨嘉獎。嘉慶朝以進呈所刊知不足齋叢書。蒙恩賞給舉人。有夕
陽詩三十首。贈炙人口。因呼為鮑夕陽。君承其家風。於書籍板本源流。頗能
識別。諳習吾鄉風俗。故名門巨室。每有慶吊事。必聘君為主持。余歸里辦善
後局務。以采訪忠義事屬之。創建立志書院。聘君為司事。始終二十年。凡院
款之出入。課卷之收發。皆君主之。而保安會警心會諸善舉。亦多資臂助。故
君歿之日。余輒以聯云。三十集叢書承祖德。何居乎歸賜籍於文淵。送遺編

於學海。要不令整戴飽盡。可稱善繼家風。歎而今花韻之傳人。從此夕陽無影。廿二年。嘉舉賴君襄。其大者聚青衿以樂育。保赤子以誠求。莫非仗下筆春蠶。乃得毋墮我事。悵爾後。蘭雲成獨立。那堪舊雨不來。

朝鮮使臣李藕船尚迪申琴泉錫恩

外交東國富詩人。我獨相逢李與申。私覲未嘗通縞紵。祇開公譙歎嘉賓。

高麗為本朝屬藩。歲有貢使入都。多能詩者。輒令往還談讌。己未年。余在孔繡山閣讀韓齋席上識李君藕船。即席見贈一聯云。自古客星驚太史。於今詩派重滄浪。又承以先集見贈。余亦以先集報之。辛酉年。又識申君琴泉。先在韓齋同席。旋又親至予寓談讌。顧東國雖同文字。而不通語言。問答皆用筆談。而申君頗好寫古書。僻典冷句難人。忽書帝江二字。合座茫然。幸潘伯宣前輩知出山海經為異獸之通音樂者。又書一與一三字。合座亦茫然。幸余記出左氏。崔子弑齊君傳中一與一。誰能懼我。故猶未至不知所對也。

感舊詩終

懷人詩六十首

李少荃爵相同年大前輩

鴻章

天下奇才古罕倫。能教萬國識尊親。公忠更欲全私誼。三感編中第一人。

公為安徽合肥人。道光丁未翰林。先以癸卯優貢。中甲辰舉人。故余亦忝附年誼。公奇才應運。文武兼資。留館後。由曾文正師。奏請隨營。累立戰功。遂遷兩宮特達之知。以候補道。超授江蘇巡撫。旋升總督。同治朝入相。年五十。以平寇功封肅毅伯。現為直隸總督。文華殿大學士。中興名相。共推曾左李三公。然曾左僅刻平內寇。而公則馴服九夷。通商萬國。創千古未有之局。勲業更在曾左上。余於甲子謁公吳門。乙丑謁公金陵。謬采虛名。頗邀獎借。迨光緒癸未。進謁申江。適吾鄉有土客之釁。而客民誣控紳富主使。首列余名。公為言得劉仲良中丞書。已知其事。即為函屬。慎斷斯獄。戒勿株連。惟諭令以後勿管地方事。且言以紳士為官。陳說利弊。原屬有益民生之事。奈今之牧令大都不可與言。不如明哲保身為妙。所言洞見下情。真足感佩。後客民案結。諸紳富一無牽涉。皆公之賜。蓋公為劉中丞舉主。故能使奉令承教也。余有

三感篇附錄於後

附錄三感篇詩並序○三感篇者以三詩志感三公也三公者何人一為合肥壽相李公鴻章一為豐潤學士張公佩綸一為吾嘉興府城隍之神何民不倫不類哉蓋為光緒癸未春吾郡有秀桐兩縣土客之變客民被土民燒殺而誣控紳士為主使首及辰與秀水高舉人而烏鎮漢院諸富人皆與焉蓋意在羅織也若在前朝可成冤獄然即當聖明之世若不得此三公者則雖能辨雪而纏訟不休牽連對簿其受累將有不堪言狀者今此公能庇之一紙書以屬劉中丞而於內被誣者脫然無累此豈易得而奉旨交辦則勢不能不對簿矣適會張公以庶次京控若察院據以上聞辰雖為詞館前勢不能不對簿矣適會張公以庶次京控若察院據以上聞京控案向無不奏者近以中朝意旨所任府府第奏請定章以後酌量情節在奏兩辦故外省亦知中朝意旨所任府府第奏請定章以後酌量情節在奏此而客民之為辰言之張公內有為謀則許竹簣星使景澄為辰言之一曰魏松濤竟投其牒乃於嘉興府城隍廟謂官庇紳士不究主使甫三日皆累死然後眾謀頓寢其釁乃平此事為吾甥馬鳳北茂才奉榜於丙戌春曰在杭州逆旅聞之於孝豐朱明經春姓名鑒當非謬言故辰擬題廟聯云陽律陰行果然誣告加三等幽官明察從此爭端靖一方神人之底宜不皆可感哉辰今老病將死無可言謝不察民在鄉無惡特補作三詩存諸集已久適有秀水人感而己此事實起於客民在鄉無惡特補作三詩存諸集已久適有秀水人之陳先風譚名陳木大乃客民在鄉無惡特補作三詩存諸集已久適有秀水人之之而不意誤斃多命也乃事發即逃之太湖泉窟中無可蹤跡後乃聞其母免之被繫也歸而就縛自承倡亂不謀爰書甫定累死於獄奏請戮尸部議免焉鄉人至有以就縛自承倡亂不謀爰書甫定累死於獄奏請戮尸部議神道且此獄不得罪魁終非鐵案而我輩之誣亦無以大白於天下也特附著之

中興分左命西平真大賢包含偏中外四海民無冤一夫有不自獲聞之心
側然先雖雲泥隔結翼有附攀方公成均是我鄉舉年逢山泰近志一
紀剛後先崇輟再展謁甲子春見於天江蘇撫署乙丑冬見於江寧督署儀
米識鳳生微三見於中江龍門望如天衣冠曾參一紙屠人母聞欲踰垣
况交構鍛鍊夫何難非公大有力此於事孰保全已沉黑海底忽倚青
雲端此瑞恩不報地獻賦事何由來忽憶當年事同被御史彈至中年
千公傳施恩不報地獻賦事何由來忽憶當年事同被御史彈至中年
首列三威縵南陳與北李奎相詩言范滂崔光韶後皆奇緣和奚免
兩情已三縵南陳與北李奎相詩言范滂崔光韶後皆奇緣和奚免
宦我昨修邑乘上登之寓賢傳然皆以文字結主而交患難豐潤張
天冠每讀所上書筆與胆俱流風矯且合莊子豈敢無使人為仇家
讀張多為幻籍一見謂其文被誣那復行遭玷叔子豈敢無使人為仇家
賤名是以曾謫籍一見謂其文被誣那復行遭玷叔子豈敢無使人為仇家
賤誰知急難時畫餅亦可中朝方意來申江正擬易辭談生忽以數奇
不招辰作陪公以疾辭公今遇坎填荷戈北庭星使教人不與公於
園教會見天心張幼環復恩春朝陽鳳再鳴親其政楚拜獻區區明報
燕香一立辦應我生不佞佛於神則深信問其所然佛遠而神近
感召可立辦應我生不佞佛於神則深信問其所然佛遠而神近
福主吳山據勝境相傳周大夫前明康信使任杭州城隍廟而神近
有靈民力察使重困新有冷而寒夫嘉興之城隍雖未傳名姓要正
可過三日一覽二命若土客閑是然知起一物靖誣告加三條神聽神
官

乃從寬神於折稱人間有冤獄地下直者勝欺官或可售欺神豈能
幸昔者羅池神廟咸致敬李儀為海神暴死不以病昌黎有碑記古事
今可證小子本自知十日記天幸辰著有天幸十日記今聞神之靈
雷霆無其迅咸歎拜下風鬼神德何或誰能告九重請教加封贈右嘉
興府城
隍神詩

孫熒臣少宰同年 家鯨

一榜孤寒賜第年。讓君領袖大廷前。果然文福非常大。坐擁臯比向九天。

公為安徽壽州人。或豐己未狀元。授職修撰。余倖以朝考首列。亦得館選。與

公在京往還甚數。迨余壬戌散館。改官。乞假出都。於同治乙丑奉母返鄂。適

公視學此邦。適館授餐。並承厚贐。公後游列清班。於光緒乙亥。今上登極後。

蒙兩宮簡為毓慶宮授讀。現為吏部右侍郎。以大魁而為帝師。稽古之榮。殆

無倫比。

徐頌閣少宗伯 郝

兩冠蓬山命不支。如君三試冠形墀。金甌唾手何須問。憶否滄浪蹈險時。

公為江蘇嘉定人。同治壬戌狀元。授職修撰。朝考復得元。次年散館。又得元。

余是年適以館元降置改官。故有兩冠蓬山了不奇。如何薄命尚難支之句。

為公而言。公旋入直南齋。歷司文柄。現為吏部右侍郎。余癸亥冬日。出都始識公於津門。遂同坐五雲連輪船南返。將抵申江。夜半忽有輪紅之變。一炸則全船將為齏粉。時諸客皆睡熟。余急呼公起。告以故。公方奉母在船。急問計將安出。余策謂無他計。惟念舟中客。以閣下為最貴。速往船頭。稽首求天而已。公唯唯否否。余因自出。跪船頭禱曰。嚴某願殺身報國。不可使我死於無名之地。公聞之。亦稱壯哉斯言。幸紅輪為洋人用皮条引水救滅。得以無恙。然亦險矣。

徐小雲少司馬 用儀

曾從判事向西曹。轉盼飛騰位望高。此日雲泥雖隔絕。貂應記舊同袍。公為吾浙海鹽人。以道光丙午副榜。援例得主事。分刑部中。咸豐己未舉人。入直樞曹。游歷卿貳。現為兵部左侍郎。自癸丑粵逆踞金陵後。江浙人士皆慮故鄉非樂土。適捐例減成。遂紛紛就京曹。為避地計。且得藉印結費。以自給。故公與余先後列刑曹。然捐京職者。兩省殆不下千數百人。而不得甲科。遲至通顯者。江省僅有卞頌。注制府寶第。吾浙惟公一人而已。固天之所鍾。

美也。余自丙辰重到都門，與公相識，以同郡之誼，往來甚數。我朝章服之制，四品以下，必翰詹科道。方許服貂，部曹則為軍機得服之。余館選後，曾以朱提五流，置貂裘一領，壬戌改官，無所用之。公特向余購取，乃以原值歸公。今公得披一品之衣，可為此裘賀得主矣。

楊石泉制府

昌濬

為民請命，託長生再起。東山感聖明，會見酬庸同恪靖。金甌異數極恩榮。

公為湖南湘鄉人，咸豐間，以諸生從戎，在左文襄幕下。最所推重。文襄於幕

客，無論高下官職，率呼以字。惟於公必稱石翁。

胥雲松司馬亦在文襄幕下，為余言如此。蓋公為

羅羅山先生澤南高弟，講求理學，故文襄敬之。余自甲子歸里，謁公杭州時，

方由糧道遷臬司。後任藩司四年，任巡撫八年。余為桐民請命，凡建書院，復

嬰堂與保嬰會，重修邑志，無不言聽計從。而當乙巳年，有貪酷吏縱暴吾鄉，

言諸公，公為斥去之。故桐溪書院，供有公長生位。丙子為桐邑漕米，改收耗

折，不便於民，具牒訴公。公已先入守令之言，頗有袒悟，乃越日復見，而自悔

前說為之嚴批飭縣，是真得改過不吝之旨者。丁丑以失入楊乃武案罷職。

臨去時猶延余為書局校對。旋由文襄奏保復任甘肅。甲申法夷關於陝。乃由漕督晉制閩浙。余猶時通音問。今又移督陝甘。他日勛名位望。必當繼文襄而起。

譚文卿制府大前輩

鍾麟

再到西泠幕府。開校書許我廁羣才。如何雙節遷秦隴。竟被邊塵障目來。公為湖南茶陵人。咸豐丙辰翰林。余己未大拜。未曾晤面。甲子歸里。適公由侍御外任杭府。丁卯余次妹歸沈仲復前輩。因公同年。請作蹇修。自此往還無間。迨己卯公來撫浙。念舊殊殷。命書局刊李燾長編。選八人為總校。余亦與焉。先妣捐直賑千金。奏請建坊。先考奏請入祀鄉賢祠。皆公任內成之。公方嚴飭吐荒。而為各縣所持。幾欲徇其改收耗折八百文之請。余不敢直言。而微述桐邑前辦耗折不便於民。公聞之而悟。遂止不行。故辛巳壽公楹聯。謂增十餘萬之糧。而民無加賦。增升餘萬之釐。而商無加稅。非虛譽也。乃自晉督陝甘後。忽櫻目疾。遽疏乞歸。朝廷不許。已而允之。向例部曹謁見督撫。亦循堂司之禮。惟公與梅小村。則不受。屬仍用館中前後輩禮見余。

乃改稱晚生而身為大前輩。蓋翰林七科內只稱侍生。惟庶子以上則不論科分皆稱晚生。今以督撫比庶子自無不可。兩公以余言當理亦不過讓也。

張香濤制府之詞

天縱奇才景運開。豈徒為我一門來。却憑旋轉乾坤手。挽得孤寒劫數回。

公為直隸南皮人。同治癸亥探花授職。編修。父春潭公官黔。故公生於黔。幼有神童之目。刊有十二朝吟草。十六歲中咸豐壬子解元。奇才應運博學多聞。乙丑以館元留館。疊司文柄。歿歷清班。遇事敢言。受兩宮特達之知。由閣學簡授山西巡撫。遷兩廣總督。今調兩湖。任兩粵時。正值法夷構釁。閩海喪師。幸得公調度。馮蘇王諸軍血戰越南。乃得法夷受創。就歿。直不世之勛也。余識公於黔陽。後同寓京師。文字之交頗深。互盼成名。關懷綦切。余忝先入詞垣。而實不副名。旋遭謫墮。公則望實相符。扶搖直上。余歸里後。於丁卯見公於杭垣。方為典試。甲申見公於滬濱。則已秉粵節矣。兒子開元猶子開第皆受公覆庇。捧檄海南。今又以猶子文詞相託。去歲兒子暴亡。公謀所以恤其孤寡者。無微不至。惠周萬姓。不遺匹夫。真有古大臣風度。

附錄香濟制府見題金粟後身圖舊作一夜見月光天本無兩月生藏
無窮已我身豈有二若張名我後便是立異同後復有後身外復有身
更歷千百年如川東到海我今讀此圖結心乃爾能尚物以法性面目本
滿月三毛不留一示現大清淨此何畫工乃爾能若幾百由旬而自我視
無分別故中秘與郎署並是電露明世人分貴賤若幾百由旬而自我視
之不能差累黍君且白噴然謂是功行淺然則令達官皆是大摩尼若再
自膠縛便為還本性八棒十三棍請君認
當下同治二年四月南館居士說偈

梅小巖中丞同年大前輩

啟照

樞謁西冷列上台少年同學在金臺翰林乃有巴圖魯每誦儂詩笑口開
公為江西南昌人咸豐壬子翰林散館吏部由御史放廣東惠州府游升浙
江巡撫內遷侍郎旋授東河總督以事去官余與公為丁未教習同年皆曾
文正門下士也在京同作社課導酒論文極相契洽歸里後曾至金陵謁文
正適公為寧藩余贈以七古一章收句云吁嗟乎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同治
天子邁漢祖翰林乃有巴圖魯公後每見必誦之蓋亦自鳴得意也任浙撫
時每至杭垣輒蒙款洽戊寅為先叔大父王竹嶼先生請祀名宦己卯請提
桐邑積穀款五千元移賑山右皆由公成之

陳秀承中丞士杰

升年請命為吾民。容易逢公造命人。天意報施真不爽。蓬山有子已騰身。

公為湖南桂陽人。道光己酉拔貢。由部曹在籍。勦匪立功。得保薦升浙江巡撫。調撫山東。乞病歸。余於公素不相識。同治壬午。進謁杭州節署。極承關心。民瘼殷殷。下問並命。條陳漕務。因獻留議一篇。頗蒙許可。是秋監臨鄉試。嚴防薦卷。謄錄諸弊。士林感頌。是年適值浙西大水。余遞呈查荒說帖。亦蒙飭屬施行。公子兆葵。是秋得領鄉薦。余以詩賀。有能使萬民無菜色。先看一子到蓬山之句。迨丙戌。公子果得館選。可稱報施不爽。

德曉峯中丞啓

屏藩兩浙。感公恩。憑仗三台照覆盆。一自西江開府去。雲泥不隔尺書存。

公為滿洲正紅旗人。由刑曹外放知府。現為江西巡撫。曾任浙藩。五年兩權撫篆。余晉謁杭垣。頗邀青睞。癸未遭客民誣控。公大為不平。及所以調護而保全之者。甚至甲申東節。西江後猶音問往還不絕。

潘偉如中丞爵

當年避地寄山城。親見鋤姦策騎行。忽地飛騰持節鉞。籌邊萬里告功成。

公為江蘇吳縣人。由諸生援例。官直隸蘆溝橋巡檢。精攻黃術。咸豐丙辰。曾以桂燕山相國良保薦。為孝靜皇太后視疾。後由州縣存擢巡撫。公家科第之盛。甲於寰區。而公獨由末僚致通顯。可稱奇遇。余自丙辰託鉢津門。適公為令。始與公識。嗣於庚申避地昌平。公為州牧。親見公曰。必策騎至鄉。捕治土匪。而夷人之發州編管者。獨善視之。故和議既定。夷人德公彌甚。由是上邀帝簡。敬歷封疆。先撫楚北。今撫黔南。奏開清溪礦廠。為邊興大利。余初識公時。卜公必大貴。有書頌公。公貴後相遇於蘇。謂此書猶存篋衍也。公可作汾陽。我愧非太白耳。

邊仲誠中丞寶泉

當年一疏達堯天。故把卿雲合傳編。此日中興刊諫議。微名附驥也流傳。

公為漢軍旗人。同治癸亥翰林。由御史放道。游井河南。巡撫乞病去官。余與公雖為翰林前後輩。並無一面識。乃當壬申年。公奏彈李爵相。以麥秀兩歧。侈言祥瑞。並及余散館事。無識者方疑公為下石。不知以小臣詞賦之掄揚。例大臣奏章之稱頌。陽似牽連。陰為辨雪。故余竊附神交。賦詩志感。並錄原

疏於後有識者自能辨之此疏已列入中興奏議矣

附錄御史邊寶泉禁言祥瑞疏○竊惟獻諛貢媚瑞端必有其所由開而杜漸防微機貴嚴於先見祥瑞之說或世不言即豐年為瑞瑞一語亦謂年穀順成民安其業以是為瑞馬耳未聞有祥水旱瑞其始倡之生凋一散之餘而猶復陳嘉祥瑞應者也自漢迄唐臣下競言祥瑞其始倡之生凋一散之餘而猶復陳嘉祥瑞李鴻章奏無已修縣逸上心愚惑天下屬呈報此甚為兩歧並進如麥大樣以為靈異此六歧各外傳述物議紛紜考之宋太祖乾德四年澶州濮陽縣麥秀兩歧至五麥一莖兩歧每至七八歧近約十餘畝往有或連野一代之故如此他代有或得氣臣少居鄉里見麥非歧甚歎雙歧之往有或連野一代之故如此他代有或得氣偏厚皆足以致之物理之常何異之有即瑞應言之漢章帝時大旱不雨臣等以穀芝草瑞諸議改元章和當時何異之有即瑞應言之漢章帝時大旱不雨臣等以恒有無異瑞之物而以為祥考乃舉歷代祥瑞統謂之瑞災之大為異夫祥且所謂之異今田廬幾成澤國至不獲已而集捐外直隸水災倉議賑議補上之南之歉况收成多者不過五六分近聞永定河雨經歲工北岸又行潰決順天之祥抑州何暨保大抵遲迎諛諂乃庸劣州縣之故習遇事揣度希圖見好上之祥抑州何取行者因而藉端貢媚撫拾微物妄事掄揚弊實由此現值好省軍務未竣民困未蘇該督臣身膺重寄名望素隆當敬體皇太后皇上宵旰之憂以慰何微之公忠懲宋由袁安之導媚如素隆當敬體皇太后皇上宵旰之憂以慰何宸廑於此等庸劣官紳宜明曉諭以宣物理之常不足為異故絕其迎合之可多為嘉祥據乃其時民殷物阜百濟宸聽而之援為政而歌之以為比例陽為歸小民流離可憐乃竟飾為瑞應上濟宸聽而之援為政而歌之以為比例陽為歸

美於朝廷。陰實自譽其政績。竊恐此端一開。地方官相率效尤。務為粉飾。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湖查同治元年。嚴廷考。試翰林院庶吉士。嚴辰曲意。頌揚當奉旨嚴飭。中外同欽。夫嚴道人心。關係尤鉅。相應請旨訓飭。庶各將所微揚。不致長浮。今而荒竇。政天下幸甚。臣為預防。流弊起見。冒昧直陳。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譚序初中丞鈞培

詞林後輩任疆臣。不改謙稱禮數遵。武穆文成兼取法。流傳青史共千春。

公為貴州鎮遠人。同治壬戌翰林。由御史放江蘇常州府。調蘇州。余因事至蘇。與公相識。公關心民瘼。於閭閻大小事。秋毫必察。人頌神君。題聯客座云。武穆兩言。不愛不怕。文成一訣。即知即行。其立身行政。可以想見。存升蘇藩。屢權蘇撫。旋擢鄂撫。今為滇撫。嘗與余書問往還。記室偶忘去後輩之稱。即曰致書謝過。其謙尊而光若此。

任小圃中丞

道銘

昌黎愛直贈君房。直道難行困謗傷。我愛任鈴天所賜。願教振響向巖廊。公為江蘇宜興人。道光己酉拔貢。由教職保知縣。游升巡撫。同治丁丑戊寅間。為浙藩。余始識公。公性豁達。無城府。言無不盡。可稱古之遺直。與余極相

投契故當公調任直藩時。余擬作詩送之云。昌黎昔贈君房制。作文贈之名。愛直我今却作愛直詩。為贈宜興大方伯。惜未成篇。迨壬午之冬。公由山左調撫吾浙。方喜重庇棠蔭。乃以末耆被議左遷。今作吳下寓公。深盼節鉞之重膺也。

沈仲復中丞妹壻大前輩

秉成

壯我門楣大有光。頻伽同命不同翔。難忘往日承歡事。四代齊登眉壽堂。

公為吾浙歸安人。咸豐丙辰翰林。由侍講放道。任江蘇常鎮上海道五年。遷蜀臬。乞病十年。即家拜京兆尹。異數也。旋升閣學。授桂撫。今調皖撫。余於庚戌在京。遇公於星士陸星鑑所。即知我兩人八字。只差一字。迨丙辰公登第。而余仍報罷。乃從知命同而運遲三年。至乙未。而余亦獲雋。頗信子平有驗。顧此後通塞殊途。因憶宋稗棠鈔載文潞公。與開封老卒同命。而每遇被召。小遣除。則此有小過犯。彼有大封拜。則此有大譴責。公將為潞公。余其為老卒乎。余丙寅在里門。公自京來書。求次妹為續膠。請於先妣允之。遂於丁卯。子歸。迄今已二十三年。兩甥皆已成立。而公之富貴壽考。正未有艾。壯我門。

楫足分光寵眉壽堂為公蘇寓正寢堂名先妣就養公處十二年。至辛巳始奉歸故里。四代齊登眉壽堂。乃丁丑年事。君命為壬午庚戌辛巳戊子載在三命通會。為前明錢牧齋之命。而余則曰支為未。故早公生十日在京時。曾為公題織簾讀書圖有句云。生平月日時略同。虞山蒙叟今在覩。其文可傳。人可鄙。奪命還須力共努。特錄於此。以質知命者。又余生時先妣夢為浮屠。再世公亦夢前身為永春寺僧。遭際之迴絕耶。承題金粟後身圖詩。附錄於後。

附錄中復中丞題圖舊作○漢永平時蔡愔等至月支國載摩騰竺法蘭
 還洛中中原始有僧後世士大夫多為僧再世僧可得須陀洹果可得斯
 陀含果可得阿那含果可得阿羅漢果人中最為第一故其再世猶得宰
 官身。縑生二哥與成同壬午生。同官中秘。又自知前身俱為僧。則與什伯
 昏夢異。不大可喜耶。前身不能得阿羅漢多羅三藐三菩提。復現此身於五
 濁惡世。不大可懼耶。楞嚴經曰。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皆由不知常住真心。結
 故有輪轉。維摩經曰。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習盡者。花不著身。然則有結
 習。即有輪轉。身外有身。後更有後。無有窮竟。是故如來。不可以身相見。安
 得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皆入無餘涅槃耶。四十二章經云。樹下一宿。
 慎弗再矣。吾於斯言。三致意焉。雖然。指體非月。即指見月。以有我之相。求
 無我之真。本無所。何有身。本無前。何有後。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如。一不動。還我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我於此時。合掌。
 跌坐而說。偈曰。古今幾須臾。婆娑一點墨。覺路自圓通。火宅有生滅。我
 本瞿氏子。永春依古刹。五鶴未消融。後此墜塵垢。君已悟真如。應得大解。

墨花吟館藏書人等

脫乃亦落蔗種世網受羅網才瞻數春華神朗印秋月茲來固有用宏願
獨超越度恒沙累生里間賴全活君歸田後創造講院力請緩捐懇減
漕折眾善具舉鄉閭蒙福軒冕與林泉天豈有差別福德不應捐法性
本昭徹與君證前修正受得寶筏破除渴塵想了悟飛鳥迹頂禮觀自在
無眼耳鼻舌同治戊辰季
春三月前身永春寺僧和南

錢子密太常應溥

少同射策長分曹老訂蘭交誼獨高却羨年來達蔗境九天風順看鴻翱
君為吾郡嘉興人以道光己酉拔貢分吏部入軍機乞養歸里適值粵寇之
亂乃投曾文正幕府中草檄飛書功在帷幄而堅辭外吏之保人皆高之既
終養仍回京供職年將周甲矣竟得游領樞曹歷躋卿寺且見郎君捷南宮
得館選蔗境之樂殊堪艷羨余與君少時同戰文場即曾相識後又同官京
師歸里後兩至金陵適君在兩江幕府相得甚歡及君重到春明忽有書來
約為昆弟真可謂白首如新矣

李若農少詹同年文田

才比相如我不如卿雲能捲亦能舒故山久住無心出糾縵無端滿太虛
君為廣東順德人咸豐乙未探花授職編修歷司文柄入直南齋因與同直

者有薰蕕之異。拂衣歸山。士論高之。十年再出。名譽益隆。連主江浙闈試。所取皆知名士。今為詹事府少詹事。君才於己未同榜中。實為翹楚。而余忝為知己之列。同治庚午。君初典浙試。適余至武林行館。樂數晨夕。迨今年再到。則余以卧病吳門。不能相見矣。

張幼樵學士 佩綸

神交志感。報難圖如此。天才世所無。可惜知人無鮑叔。竟將怯戰坐夷吾。公為直隸豐潤人。同治辛未翰林。天授奇才。目無餘子。開坊後。屢有建白。皆言人所不敢言。以是被聖母特達之知。由庶子越次權左御史。行將大用。乃甲申法夷之變。公受命監軍閩嶠。竟被法夷用詭計殲。吾戰艦而公以持重不敢先發。遂坐失機。被議削職遣戍。余與公雖為同館。而無一面識。乃癸未吾浙土客之案。客民誣控紳富主使。首列余名。省控不報。遂過登聞。幸公適長諫院。見余名而疑之。抑不上聞。獄遂得解。覆盆之雪。公實右之。余所以有三感篇之作。公雖賜環。迄未起用。此才當為天下惜之。

許竹簣侍講 景澄

乘槎使者出蓬萊。滿載蒲萄絕域回。記否豫園陪雅集。座中師弟盡奇才。
君為吾郡嘉興人。同治戊辰翰林分升侍講。君本詞章作手。通籍後乃講求
西學。為合肥爵相所知。以能使絕域薦於朝。遂被命賜章服。為出使德法意
奧荷五國大臣。以奇才而膺異數。足為桑梓之光。甲申過滬。適君鄉試。座主
張香濤制府赴粵相遇。宴於豫園。邀余作陪。有詩紀事。

陸鳳石侍讀

潤序

卧病滄江戶不開。當關忽報狀元來。方今時事輕前輩。折節如公亦異哉。

君為江蘇元和人。同治甲戌狀元。授職修撰。今升侍讀。屢掌文衡。於視學山
左時。奉諱歸里。上年服闋入都。道出申江。知余僑寓。以後輩禮具東投謁。適
余卧病在床。不能接見。詞垣舊例。大拜前輩有認啟單。但列留館之人。與庶
常之未散館者。而散館改官者不與焉。其有投謁者。必有年世誼。或素識者。
余與君既非故舊。又乏攀援。乃承折節枉顧。彌覺古誼堪欽矣。

許星臺方伯同年

應錄

高張壇坫牡丹期。歲歲金閨醉習池。一自湖山歸福主。擁旄偏怪即真遲。

君為廣東番禺人。咸豐癸丑進士。分工部京察。放江西瑞州府。府升蘇臬司。晉擢浙藩。旋權撫篆。余與君癸卯同年。同官京師。而未相識。直至光緒初年。晤於吳門。備承款洽。君好吟詠。工駢體。自命酒豪。時妹婿沈仲復中丞。乙病寓蘇。有耦園故。余每至吳門。君必邀同譙集。輒極酣嬉淋漓之致。癸未年。君倡綠牡丹詩社。和者甚眾。余詩頗邀許可。迨乙酉丙戌。見於武林。則官書旁午。不復有此樂矣。

黃子壽方伯同年前輩

彭年

當年曾忝紀羣知。接武公卿此一時。未必雲泥兩相憶。祇因刪讀義山詩。君為貴州貴筑人。道光乙巳貢士。丁未補殿試。入翰林。留館後。引退不仕。幾及二十年。忽奉特旨。授湖北荊宜施道。旋升鄂臬。調陝臬。晉蘇藩。權撫篆。誠為異數。亦高明有以動天聽也。余以癸卯寄籍黔。試得鄉舉。與君同年。甲辰入都。謁鄉先達。得識年丈琴塢先生。時官吏部。忝附羣紀之交。迨君通籍後。過於黔陽。余通籍後。過於保陽。皆極相得有唱和之作。今存集內。自君開藩來蘇。而余已病困。不能進謁。但一通尺素而已。

龔謫人方伯同年 易圖

緣深文字兩情關。仕隱分途一面慳。咏到懷人互相憶。謫仙游戲尚塵寰。

君為福建閩縣人。咸豐己未翰林散館。改雲南知縣。道梗不能赴官。投効軍營。受知於丁稚璜制府。以功擢山東東昌府。洊升粵藩。調楚南。忽以細故被彈罷職。君為吾同榜少年。有容才兩絕之譽。己未榜後。同遊梁園。遂訂心知約。為昆季。乃先後散館出都。而君投筆從戎。獲登臚仕。差償其謫降蓬山之恨。余則自甘退隱。惟學馬少游。為鄉里善人而已。方君改官出都時。余曾集蘇詩。故人如故。今有幾。謫仙非謫。乃其游。為聯以贈君。烏石山房詩集。懷人詩中。曾經見及。今為懷君之作。聊以相報。惟年來在蘇。在滬。彼此相尋。竟無一面之緣也。

田熾庭廉訪同年 國俊

與君先後下蓬萊。喜見巡方秉節來。已報江南霖雨遍。喬遷萬里陟三台。

君為山西孟縣人。咸豐己未翰林散館。改工部。從公郎署二十餘年。始由御史選授江南鹽道。歷權四司。升授黔臬。幸君通籍時。年甫弱冠。故今方逾五

十也。余與君同年相識。甲申夏重過申江。自此常通音問。而君兩權藩臬。至蘇亦得杯酒言歡。殷勤道故。

應敏齋廉訪寶時

人誇經濟冠時賢。籌海勛名震九邊。我獨知君通理學。不遷不貳得心傳。君為吾浙永康人。道光甲辰舉人。就直隸州同。仕江蘇。存升蘇臬。內召乞養歸。先以熟諳洋務被合肥相之知。由候補府奏權蘇松太道。旋即真除。蓋異數也。君尤講求經學。特於上海開龍門書院。延講道學者為之師。課士專用此理論及經說。而屏除時文詩賦。實為創格。余嘗贈以聯語。不貳不遷。孔門絕學之語。蓋有所指也。

英續村都轉同年啟

十年不調子雲官。忽地超遷詔捧丹。正欲託孤孤忽死。滿眶血淚不勝彈。君為漢軍湘白旗人。咸豐己未翰林。清秘室例有漢軍一秩。久曠無人。故君甫得庶常。即充辦事。因是早得京察。遂放湖北黃州府。而君不事營求。竟致十年不調。直至光緒丙戌始以俸深知府。邀聖母特達之知。超授兩粵都轉。

亦奇遇也。余與君同年相識而出都後久不相聞。年來以兒子開元就場大
使。捧檄粵東。時通音問。乃方承推愛。而兒忽暴亡。慟哉。

俞蔭甫太史前輩

機

才子經師總必傳。隨園名在曲園前。曲園更有俞樓在。曾許狂奴借榻眠。

公為吾浙德清人。道光庚戌翰林乙卯視學中州。防弊過嚴。不免賈怨。竟以
命題割裂細故。被劾去官。從此一意著書。易勞世而壽世。所得多矣。僑寓吳
門。築室以居。海內外無不知曲園之名。直欲上掩隨園。中興曾李兩名相。為
公師友。時通慰問。而彭雪琴尚書。為時名臣。亦與公為親家。江浙當道。爭致
束帛。延為經師。浙中諸弟子。為築俞樓於孤山之麓。年屆古稀。親見文孫登
第。名山福分。勝於在官。余自壬戌散館後。始謁公於津門。自後退居里門。往
來吳越。必至曲園。俞樓兩處謁公。時以所作就正。近輯桐鄉縣志。告成。求賜
序言。頗蒙獎借。庚辰年。挈家人游西湖。曾蒙假榻俞樓。因撰聯奉謝云。昔之
王氏。今之俞氏。同為昭代經師。爭並世千秋。吳越他年分俎豆。前有隨園後
有曲園。具足他邦文獻。自斯樓一築。湖山本地借風光。樓中聯語甚多。公頗

賞余此聯多未經人道語也

附錄曲園前輩見答桐志求序書○芝生先生仁兄年大人閣下。承示大
著桐鄉縣志體大而義精。文詳而事覈。海內必傳之書也。近來各郡縣志皆
設局纂修。而或宜其多。與他志不同。矣。世之言志者。輒推重康氏志。由一
戶部。而意不。然此二志。乃子桑伯子止。一簡字耳。古志字與識通。志即
邑。孔子曰。多學而識之。此志所以名也。然則志宜耳。古志字與識通。志即
數年。之。力。舉。而。識。之。此。志。所。以。名。也。然。則。志。宜。耳。古。志。字。與。識。通。志。即
之。南。海。志。差。堪。伯。仲。然。彼。止。一。鎮。之。書。引。去。非。求。是。於。博。大。中。求。之。汪。城
皆。出。官。修。故。開。序。又。有。各。官。之。序。後。連。篇。累。牘。隔。難。檢。閱。一。望。而。知。非。名
筆。此。志。為。一。人。獨。修。則。有。各。官。之。序。後。連。篇。累。牘。隔。難。檢。閱。一。望。而。知。非。名
生。殷。之。意。更。欲。人。無。於。序。中。指。摘。其。疵。以。示。後。世。無。論。鄙。人。才。淺。學。疏
無。以。殷。之。意。更。欲。人。無。於。序。中。指。摘。其。疵。以。示。後。世。無。論。鄙。人。才。淺。學。疏
竊。見。職。官。表。中。張。如。戴。亦。無。此。序。文。體。則。惟。既。承。不。棄。舊。論。鄙。人。才。淺。學。疏
矣。惟。宏。光。元。年。實。本。朝。戴。亦。無。此。序。文。體。則。惟。既。承。不。棄。舊。論。鄙。人。才。淺。學。疏
之。元。於。義。未。安。欽。定。通。鑑。輯。覽。亦。止。附。宏。光。元。年。實。本。朝。戴。亦。無。此。序。文。體。則。惟。既。承。不。棄。舊。論。鄙。人。才。淺。學。疏
年。也。愚。謂。此。處。更。不。定。通。鑑。輯。覽。亦。止。附。宏。光。元。年。實。本。朝。戴。亦。無。此。序。文。體。則。惟。既。承。不。棄。舊。論。鄙。人。才。淺。學。疏
附。註。明。宏。光。元。年。實。本。朝。戴。亦。無。此。序。文。體。則。惟。既。承。不。棄。舊。論。鄙。人。才。淺。學。疏
治。二。年。則。又。書。張。如。戴。亦。無。此。序。文。體。則。惟。既。承。不。棄。舊。論。鄙。人。才。淺。學。疏
後。人。以。口。實。矣。至於。入。主。出。奴。講。學。家。積。習。秉。春。秋。之。筆。不。必。徇。門。戶。之
松。先生。意。在。獨。尊。張。楊。園。故。施。約。庵。不。為。立。傳。然。此。人。實。亦。一。大。儒。當。日。能。使
一。見。姓。名。猶。叙。崖。略。則。著。書。講。學。之。施。博。與。督。學。納。職。之。朱。荃。姚。一。江。淵。源。錄。下。
後。人。之。能。無。江。所。學。未。純。然。亦。楊。園。之。友。雲。之。故。附。列。之。如。此。與。尊。意。不。背。
約。庵。宗。主。姚。江。所。學。未。純。然。亦。楊。園。之。友。雲。之。故。附。列。之。如。此。與。尊。意。不。背。
而。後。人。亦。無。間。言。矣。

馬春暘太史同年

傳興

曾共蓬萊絕頂攀。偏遭謫墮到塵寰。如君已自登雲路。也向鱸鄉早退閒。君為吾浙會稽人。咸豐己未以會元入翰林。留館後曾得京察記名。以病乞歸。主杭州崇文講席。余與君同年。在京相識。歸里後亦常遇於西泠。顧我兩人皆曾為一榜領袖。而不得騰達仕途。亦足見吾榜運之不昌矣。

朱蓉裳太史

善祥

廿載桐溪闢講堂。借才鄰邑壯門牆。七年三作衡文使。化雨公然被遠方。君為吾郡秀水人。光緒丙子翰林。家居濮院。地屬秀桐兩境。故君為諸生時。肄業於濮之翔雲書院。桐之桐溪書院。余時忝兼講席。承君執弟子禮甚恭。供職詞垣時。通音問。君於癸酉得拔貢。甲戌朝考第一。用刑部小京官。乙亥應京兆試。中南元。次年聯捷入詞垣。丁丑留館。壬戌為福建副考官。乙酉為雲南正考官。戊子視學四川。文場之利。文差之密。為近今所罕見。而入閩使。施乘傳過里門。尤為榮遇。故余於桐志八景梅溪濯景圖說內特載之。

徐花農太史

琪

俞樓都講大名。家贈草曾將韻事誇。兩度衡文皆小試。喜待玉尺泛星槎。
君為吾浙仁和人。光緒庚辰翰林才名藉甚。照耀湖山。為曲園高弟。稱為俞
樓都講。余至杭州。與君相識。時承款洽。新知而若故交。辛巳偕游俞樓。見贈
書帶草。余作長歌謝之。乙酉戊子。兩與秋闈分校。今年典試山右。清班歛歷。
拭目俟之。

朱桂卿太史親家

福說

才兼元白與岐黃。近到蓬萊得禁方。病叟候門偏不至。折肱祇為自醫忙。
君為吾郡海鹽人。光緒庚辰翰林。係同治乙酉補取辛酉拔貢。與迪周從弟
鈞同年。申以婚姻。因與余相往還。詩文高出流輩。尚未得一秉文衡。上年奉
諱南歸。幸得令子志侯鄉闈高捷。即吾姪壻也。君精岐黃術。去冬來滬。余因
痼疾求治。而君忽以乘輿折其肱。久乃得瘥。未及為余一施妙手也。他日其
以醫國手而奏活國之功乎。

朱蓉生侍御一新

遠聽朝陽有鳳鳴。一鳴頓使滿朝驚。竭來邂逅西湖畔。從此歸昌不發聲。

君為吾浙義烏人。光緒丙子翰林典試。楚北晉階侍御。以直諫去官。余於丁亥之春。遇於武陵。承執後輩禮甚恭。並於友人處同讌甚歡。因作兩詩贈之。

金沅石給諫 壽松

故人有子不須哀。倒屣曾經識異才。更喜名駒能跨竈。已從東觀陟西臺。

君為吾桐邑人。光緒丙子翰林。係翰臯同年前輩之子。故總角時余即識之。由丁卯優貢。捷庚午京闈。蓬山繼武。克振家聲。今為刑科給事中。故人子弟當以君為魁楚。

教金甫比部同年前輩 冊賢

陶絲後裔善評詩。別後行藏繫我思。猶憶結鄰燕市日。狂歌輒被隔牆知。君為四川榮昌人。咸豐癸丑翰林。散館改刑部。余與君鄉舉同年。又為詞垣後輩。同治初年。同寓京師。北半截胡同比鄰而居。眷屬亦相往還。與君朝夕論詩。互相評薦。甚相得也。自余歸里後。聞君得京察而未記名。乞假還蜀。旋有大臣保薦。未見出山。其高蹈邱園耶。

徐亞陶比部 賢謙

卅年老作孝廉郎。忽報泥金殿選場。杖國杖朝皆有分。吾曹從可做馮唐。
君為吾郡石門人。光緒庚辰殿榜進士。先以咸豐辛亥舉人。援例得主事。分
刑曹。鄉舉三十年。始授南宮。年已周甲矣。今為安徽司郎中。已屆古稀。在通
商衙門行走有年。本朝科名晚達者。艷稱沈歸愚宗伯。君雖無其遭際。而康
強壽考亦足及之。余與同郡同曹。往還相得。歸里後猶有詩札往復。君精政
黃術。子多鈐以優貢。知縣官粵東。後福正未可量。

汪範卿主政

朝模

循良有後世承恩。館閣蜚聲弟繼昆。曾見紫薇花盛放。風光足可壯吾門。
君為江蘇常州人。光緒丁丑進士。用中書。今升宗人府主事。父杏村公。官吾
鎮同知。惠政甚多。至今人猶感頌。君隨任多年。因在立志書院肄業。試輒冠軍。
故於余執弟子禮。今兄玉生太史。乃丙辰前輩也。

顧子山觀察

文彬

消寒燕邸記同游。白首相逢迴不侔。十萬纏腰騎鶴返。蘇州更覺勝揚州。
君為江蘇吳縣人。道光辛丑進士。分刑部。由京察放湖北鹽道。乞病復出。授

浙江寧紹台道。數年復引退。歸裝甚富。於宅旁築有怡園。與吳園留園爭勝。優游林下。年近八旬。猶復姬侍盈前。殆得彭祖術者。余與君在京舊識。戊申倡消寒詩社。君亦與焉。詩酒交歡。幾無虛日。晚在吳門相見。重談往事。追憶墜歡。不勝今昔之感云。

黃幼亭觀察學曾

曾記黃堂助教文。飛騰轉盼到青雲。急流勇退何須惜。教子成名四海聞。君為江蘇陽湖人。為嘉慶乙卯會元。耕亭先生庚吉之子。以少孤。棄舉子業。援例以州判分北河。才長肆應。肝膽照人。咸豐庚辛間。以熟悉夷情。受兩宮特達之知。由京縣超授天津府。旋升清河道。權臬事。偶與同官齟齬。乞養歸。遂不出。年未艾也。君與伯兄訂金蘭之誼。故於余亦承以兄事。同治癸亥。邀余至津門。校府試卷。昕夕論心。歡好無間。自歸故里。往還吳門。必承款洽。令予西齋太史念慈。天授異才。連捷春秋闈試。翔步木天。後福未可量也。

江蓉舫觀察人鏡

艷傳獨秀領羣芳。唾手雲鰲願未償。捨却文章求政事。羨君仕路快騰驤。

君為安徽婺源人。中道光乙酉京兆南元賦得月中桂詩。有自天鍾獨秀。為世領羣芳之句。為時傳頌。銳志欲得大魁。而久困春闈。乃考取中書。得入軍機。放山西知府。非其初願也。旋升河東道。權藩篆。與大吏不合去任。今為湖北漢黃德道。余與君都門舊識。杯酒交歡。共踏名場。交相勸勉。余雖倖列詞垣。而一蹶不能復振。君則仕路騰驤。方隆隆日上也。

黃讓卿觀察同年元善

同年底事倍相知。為見師門介壽詩。此日遐方持節去。弓衣織句通蠻夷。

君為湖北鍾祥人。咸豐己未進士。分戶部。余與同捷春闈。後初不甚相往還。後以余約諸同年共為詩。介沈文忠師六十壽。見君五古一章。橫空盤硬。逼真昌黎。乃與訂交。約為昆弟。君曾分校京兆秋闈。今放貴州糧道。康權臬司。固同年之最得意者。

朱竹石觀察之榛

藉甚聲名列上台。幾回歡會在蘇臺。凌雲賦就逢楊意。始信賢郎有異才。君為吾郡平湖人。少負大志。留心經世之學。不屑從事帖括。以同知任江蘇。

通諱序初中丞為首郡大加刮目後遂列諸剡章被以道員需次大吏皆倚重之徐侍郎致和與君無半面識特疏保薦由是名紀御屏四權臬事惜以目眚未能入覲尚不獲大用於時余與君同郡而有舊每至吳門輒承款洽閒論時事亦多吻合

沈容伯觀察

康保

忠良有後振家聲遠道書來訴宦情清白兒孫難索米尊公金傳早編成

君為吾桐邑人同在烏鎮自幼隨父月海公湖宦游直隸咸豐癸丑月海公盡節滄州全家從殉而君適以謄錄投供在京得免於難後以同知選桂林游保道員歷任鹽巡左江兩道並權臬事年逾七旬矣余與君在京舊識官粵後間通音問余輯桐志特刊月海公於國朝忠義之首其事實即由君寄示也

鄒渭清觀察

仁溥

豈徒遺愛浙西流好善當為天下優却憶當年輸晉臬也曾借箸代前籌君為江蘇無錫人以縣令投合肥爵相幕下從戎游保知府筮仕吾浙歷司

權局為大吏所倚重。同治乙卯。權湖州府事。甫三月而政化大行。日坐堂皇。理民事幽隱。必察人頌神君。後權金華府。篆亦如之。今已保升道員。君天性好善。故凡遇勸捐助賑事。大吏輒以屬之。余與君在杭相識。戊寅歲。請以桐邑積穀五千元。移助晉賑。適君總理捐務。頗引為同志云。

張午橋太守同年

丙寅

當年同撥榜花高。羨子蓬山位置牢。底事一麾歸隱去。令人疑是種魚陶。君為江蘇儀徵人。咸豐己未翰林。覆試首列。庚申以館元留館。賦用頌揚體。余患頭風未及同試。以詩賀君。有尹邢避面之語。迨余壬戌散館。賦亦用頌揚體。倖得館元。君方欲和前詩見贈。而忽遭謫墮。文字之遇。亦有倖有不倖也。君於同館中共推作手。竟未一秉文衡。後由京察放廣東廉州守。素稱沃壤。任滿乞歸。忽有言官歷舉宦越之得。臚仕者。請勒助餉。君亦與焉。幸得彭雪琴尚書。以有乖政體。覆奏其事。乃寢。

光緒甫太守同年

照

西山蠟屐憶從君。兩兩吟聲出白雲。此日尋詩衡嶽去。還應熟讀補蛇文。

君為安徽桐城人。咸豐己未進士。分工部。後改禮部。同治乙丑充會試同考官。放湖南永州府。君為趙蓉舫師選作東床。而命孫樊臣同年與余作寒修。故與君往還較密。因訂蘭交。壬戌冬日。共遊西山。頗窮其勝。並轡看山。聯床覓句。回憶生平。此樂不可多得。

李小涵太守表弟

景曹

中表同曹。倍結歡。廿年徵逐在長安。而今老病空相憶。帶水睽違一面難。

君為江蘇上元人。道光甲辰舉人。為刑部郎中。後以知府需次吾浙。祖遺家資三百萬。為江南首富。遭粵寇之亂。竟至蕩焉。泯焉。僅得一官餬口。到浙後。屢司權局。一權寧波府篆。與余為姨表兄弟。兩人相繼得鄉舉。同試春官。先後入刑曹。同值四川司。在京師往還多年。余歸里後。適君來官浙。時復杯酒言歡。惟年來老病不能相尋。僅臨風懷想而已。

林少筠太守

祖述

君曾勸我奮鵬圖。却自潛身避仕途。名進士為賢太守。誰教歸去課生徒。

君為江蘇無錫人。同治戊辰進士。分兵部。以知府需次吾浙。歷司權局。權杭

湖二郡守皆有政聲。余在立志講舍。君來相詠。始得識君。自後每至武林。輒承款洽。甚相得也。余癸未遭先妣喪。乙酉服闋。已六十有四矣。君猶力勸出山。不知余非伏櫪之老驥也。然要見君期待之厚。乃丁亥至杭。聞君偶與上官齟齬。即拂衣去官。歸主錫山講席。名進士為賢太守。上官以此目君。而竟不能用。惜哉。

陳哲甫太守

明遠

少年喜近老成人。海外歸來意倍親。槎上蒲萄非意訪。定知尺蠖屈能伸。君為吾浙海鹽人。癸卯同年雲山孝廉之孫。仙海司馬之子也。以名諸生。屢試不第。乃北走京師。投匭上書。言通商事。頗蒙採用。遂為日本星使徐公孫麒麟為參贊。後來者為黎公庶昌。尤倚重君。由科中書。游保知府。論功晉秩。行將大用。今春誤中蜚語。事旋得白。余於癸未識君。吳門自至申江。時復相見。頻年卧病。君自海外歸來。特臨榻慰問。時有唱和。少年英俊。喜交老成。不可多得也。

吳子備明府

觀樂

循良餘技擅岐黃。醫國醫人總有方。見說瘡痍民盡復。如何不為起膏肓。

君為吾浙仁和人。以諸生從戎。保知縣仕江蘇。屢任大邑。今為無錫令。卓識宏才。長於吏治。尤精岐黃術。辛巳之秋。先妣在蘇患病幾殆。得君妙手回春。因請約為昆弟。然余抱病三年。諸醫束手。就醫於君。亦不見效。則非君術之不精。而我命之當絕也。

鄒芷汀明府

文沅

心中止此一賢人。杯酒何時得再親。見說浙東霖雨遍。可容借寇福吾民。

君為江蘇常熟人。投効合肥。爵相軍幕。得保知縣。並仕吾浙。先權蘭溪令。後補象山令。同治初年。君來司吾桐屠甸寺釐局。有異政。余作心中賢人記贈之。遂訂蘭交。然自抱沈疴。久不通問矣。

張少渠明府

豫立

積善由來可信天。爭傳脫難福星旋。世人不信延年說。請讀狂奴介壽篇。

君為吾郡嘉興人。以縣丞仕江蘇。保升知縣。歷捧海運之檄。君孜孜為善。凡當官之事。有可濟人利物者。以陳請上官。見諸施行。而天之報善人者。亦極

靈異方同治丙子福星輪船撞沉於海海運委員皆殲焉君本欲同舟前往忽以事阻未與其難是年適君五十故俞曲園前輩作文壽之余自來蘇與君相識極為投契丙戌值君六十余亦以延年之說作文壽之今特附錄於後以勵世之好善者

附錄張少渠司馬六十壽序以當開星家言有延年命子難算之說或疑虛中善美意者善也人壽之修短本定於生初而積善者獨能延之此其訓善見之古人而未嘗見之今人茲乃見於生初而積善者獨能延之此其時曾捧海運之檄已約同人共來福星輪船以謂君多善時忽以事阻乃附他舟去而福星遂擱於海同人之來福星輪船以謂君多善時忽以事阻乃附國前輩余一言此事何能加於今年六曲前輩又無文壽之延壽之說進以君復索余一語余何能加於今年六曲前輩又無文壽之延壽之說進以君前人之傳記謂於冥間者僅五十耳五十無不籍後之壽皆君所積以君之壽命於一語余何能加於今年六曲前輩又無文壽之延壽之說進以君前人之傳記謂於冥間者僅五十耳五十無不籍後之壽皆君所積以君之用江中救生船等二以記君所積之善焉君乾沒每師詞以權鎮江府知府前江中救生船等二以記君所積之善焉君乾沒每師詞以權鎮江府知府有江中救生船等二以記君所積之善焉君乾沒每師詞以權鎮江府知府必錄之金管書乃力請於此上必延復船額而於人所乾沒每師詞以權鎮江府知府主者而於病案之設尤言中必延復船額而於人所乾沒每師詞以權鎮江府知府亦有爭相募效者吾知冥中必延復船額而於人所乾沒每師詞以權鎮江府知府民望荒大為民害久而遂成光緒於嗚府之變而客民轉有若所籍二紀浙西客於十數年前獨業若垂於緩賦稅若切於勸荒後等語吾知冥中必延復船額而於人所乾沒每師詞以權鎮江府知府若善於歸善二篇

書之曰此事當延壽一紀浙西克後大中丞秉節重念民依下剔荒微之官吏
乘勢吞并大獲其利迨光緒庚辰後大中之後朝廷珍念民依下剔荒微之官吏
難登諸奏牘乃不盡微已荒而為名嘉興之難作賦最重故首及之更不
回各州縣乃免吐所賦增其漕數而商賈加稅皆六十年之語云則庚
辰並非大有年浙民又豈作倉卒無計正欲嚴其勤於一曰哉然當殿官
訕為巡視而浦上調披肝瀝膽以不保禾民之不變請其勤於一曰哉然當殿官
管書之曰此謀更延壽三紀西上乙酉君能所關甚大兵而兵符已下乃金
人阻運君力謀大府納米於西人乙酉君能所關甚大兵而兵符已下乃金
而修免重徵乃吾復知吳中必以銀管書之曰此力往來更延壽二紀嘉興官橋
吾知吳中必以銀管書之曰此力往來更延壽二紀嘉興官橋
延壽亦無量繼以不能比彭祖此河之更延壽一紀君今視年百九十之壽無
一山九老亦同用有不足為君頌者吾則以無不及焉之報善人必不專在大年
也如君之力護正供也當食錄萬鍾報如君之報善人必不專在大年
有田園報如君之力護正供也當食錄萬鍾報如君之報善人必不專在大年
當更得子孫科第報如君之力護正供也當食錄萬鍾報如君之報善人必不專在大年
壽在著為文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近時鄉先輩錢澣吾先生亦謂金石不
如紙壽其言皆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近時鄉先輩錢澣吾先生亦謂金石不
國前輩金眉生都轉及余之文然曲為之內經柳歐蘇未窺門徑特以
都轉不為古文耳而君亦嗜之其於文之壽徵矣是為序

丁松生明府

丙

好行其德共稱賢。猗頌君山况兩全。我欲贈之三積說。祇緣病久未成篇。
君為吾浙錢塘人。生長巨室抱負異才。藏書之富甲於兩浙。遭亂後猶能收
合餘燼重整家業。杭垣克復一切撫卹善後事宜。皆君主之。大吏倚如左右
手。故蔣果敏公呼君為大秀才。左文襄公保薦人才。請以知縣發江蘇而實
非君志也。故終不赴官。惟在鄉里大興善舉。廣搜書籍。因西湖文瀾閣被燬
藏書散佚。懸價代收。十得七八。繪有書庫抱殘圖。曾索余文為記。余歸里後
即耳君名。每到杭垣輒就君論說古今。擬廣溫公之說。作三積篇贈之。而遽
延未就。惟於滬上曾購得文瀾閣書目贈君。君喜獲至寶。而文瀾修復後。君
以所收書捐繳閣中。獨缺圖書集成一部。余為代購。吾鄉鮑氏賜書歸之。而
閣書乃全。譚文卿制府以此事入告。謂君志隱居不求仕進。歸美令兄。得一
增秩。君真畸人也哉。余輯桐志。感君借書之惠。特作瓶酒借書圖記之。

馬船西參軍外甥

瑞熙

展我甥兮酷似不。衙官屈宋異凡流。由來內舉親無避。定有封章薦馬周。

君為吾浙海甯人。簡香妹婿之長子也。以諸生就府經歷。需次江蘇。為沈仲復中丞奏帶至粵西。派充巡捕官。復帶至皖。頗資委任。君天性孝友。為人誠篤。故余幼時。即為刮目。既長。而好讀書。幕游官事之暇。手不釋卷。詩文皆追摹古作者。公卿多愛其才。且重其人。而馮蓮塘學使朱竹石觀察。尤為傾倒。許篆卿孝廉姪婿。文勛。

登龍以後始乘龍。盼到蓬萊第一峰。豈獨才高王子立。白圭三復似南宮。

君為吾郡平湖人。家居下浦。年甫十九。中同治癸酉舉人。尚未聘婦。適余姪女寄沈仲復中丞膝下。時為上海道。物色得君。招為快婿。君為人誠懇端謹。文亦養到功深。屢上春宮。薦而不售。持滿而發。當不遠矣。

盧小荊孝廉

景昌

讀書三代始登科。壯我門牆助我多。不向邯鄲尋舊夢。竟思養望老巖阿。君為吾桐邑人。同居烏鎮。同治癸酉舉人。祖若父皆績學能文。僅得一貢。君始發科。年亦逾壯矣。兩與計偕。而不復作進取想。品極端謹。性復恬退。文則功候甚深。故自余重興立志書院。每遇課士。輒取壓卷。今特聘為齋長。院事

皆以屬之。

徐篆香孝廉 鳳衍

畫地誰能測算精。得君妙手恆興評。他年若與承明選。好纂圖書續集成。
君為吾浙歸安人。光緒丙子舉人。父小慙孝廉有珩。同治丁卯以經學受知
張香濤典試。得高魁。君能世其家學。尤長於測繪之術。凡繪地圖能用西洋
測遠鏡。升高而測之。以勾股算法計鏡中目力之所及。定四望之廣輪。延袤
以合於羅盤之度數。可無毫髮爽。不必躬履其地也。余輯相志。所有全境輿
圖。聘君測繪。僅兩至吾邑。不數日而圖以成。真絕技也。他日登進於朝。庶幾
大展其術乎。

蔣稚鵠孝廉 廷獻

早知別下後人興。果有奇才貢大廷。願子遙追韓十八。豈徒譽作出藍青。
君為吾浙海甯人。光緒丙子舉人。少負神童之目。曾見賞於蔣果敏公。長而
博覽羣書。下筆有奇氣。父生沐公。席豐履厚。而好尚風雅。廣搜秘籍。刻別下
齋叢書。流播海內。尤喜扶植士類。遭亂流徙。家亦頓落。人皆卜其後之必昌。

君果與兄學。博連登一科。而君才尤為傑出。曾肄業於桐溪立志兩書院。故於余執弟子禮。而余則常為道青藍。藍謝青也。君行十八。故以昌黎期之。

都潮孫孝廉 守仁

爭名多士。總能軍。獨愛君文似我文。亦有小乘衣鉢授。他年安穩致青雲。君為吾桐邑人。家居城中。光緒壬午舉人。幼即穎悟。十五歲游於庠。初應童試。余即賞之。且喜其文筆之類我。特於同治甲戌。選諸生才質明敏者。充立志書院內課生。供給膏火。俾得專心舉業。以君為稱首。讀書三年。所業大進。名噪一黌。旋登鄉舉。吾邑後起之英。非君莫屬也。

徐鈞夫明經之榮 蔭甫茂才之璣 昆弟

艷說吾門大小徐。此才當為國家儲。竭來慰我西河慟。萬語千言一紙書。

君兄弟為吾桐邑人。家在居甸鎮。皆早遊庠。作舉業文字。能為湛深之思。發前人所未發。故於院課。並曾考取超超等。因先後選充內課生。在院讀書三年。所造日上。與亡兒伴讀。頗極投契。故去冬余抱西河之慟。鈞夫作書數千言。相慰語長心重。殊可感也。今歲秋闈。同邀房薦。他日其繼吾邑二馮而起。

乎。

朱蓮生茂才 達甲

卅年老友遇金華。重見中江眼未花。案上高堆三萬卷。為憑文字作生涯。
君為江蘇華亭人。諸生博覽羣書尤長經學。曾為黔南之游。以文字受知鮑
花潭學使。為張春潭觀察幕客。曾參軍務。事平列保。而君不願為外吏。故僅
得一膳部虛銜。後客京華。始與余識。曾為薦作成魏卿師西席。因是為諸王
貝子貝勒知名。爭相聘延。禮為上客。然曾與某邸一言不合。即拂衣而去。人
皆歎服。又曾兩次投匭進書。皆言軍務。惜未見用。晚歸故里。仍以筆墨為生
涯。每考上海求志書院。寧波辨志文塾。輒冠其曹。因得藉膏火。以餬八口。年
逾七十。猶復矻矻不休。所著經史文字。不下數千篇。且工鐵筆。善白描。余嘗
贈以聯云。絕藝漫驚流俗眼。羣經能折聖言衷。君頗引為知己云云。

懷人詩終

序

道光戊戌春余因華君子岡以識汪君研山譚藝累日心服其能後余官春明弗相聞者殆十載及子岡雋京兆客於余家詢研山近况若何子岡曰猶昔也詢研山交游若何子岡曰皆韻士也詢研山筆墨若何子岡曰佛家精進幢也余為神往者久之己巳春余自嶺南暫返邇江獲題研山所作諸圖且為余作焦巖行看子巒容川色如坐吸江亭三詔洞也余為擊節歎賞者又久之近讀其隨錄一編為卷者四詞約而理邃情深而文明乃有關於人心世教及吾鄉掌故之書必傳之作矣獨惜子岡釋褐得一官遠宦武夷不幸物故研山篤交誼必有以闡揚之此又余所望於研山者已同治辛未如月同里弟蔣超伯

自序

隨錄者有隨所見而錄有隨所聞而錄有隨所會而錄有隨所憶而錄第以身
經兵燹舉目河山落日大旗秋風金鼓其有擘畫既周苦衷靡告簡牘既縷素
志畢呈舊績或湮英詞具載惛伏草莽耳屬于垣鳴鳥申哀砌蛩訴月瓜棚指
撻沙邱評量關乎時政旁及藻翰非求標異聊誌播傳至於竹冊乞靈蕪城再
賦唏噓陳迹俛仰叢殘感雲物之摧頽索風簫之杳邈刊謠訂謬彰往察來偶
觸所懷低徊泚筆若夫早歲記聞頻年贈畲屬心懼忘闡義希揚緬師友而銜
悲援訓辭以垂戒發潛以管宣德於文不諱小言有慚大雅體沿南宋藁類西
陂信手書之略無詮次同治十年二月汪鏊自誌

十二硯齋隨錄卷一

儀徵汪鑒錄

吾鄉太傅阮文達公。由翰林歷為主考總裁。洊升督撫。登揆席。豐功偉烈。詳於國史及弟子記。其愛才若渴。獎勵後進。尤為性命。凡所甄拔。通儒碩彥。指不勝屈。其所著擘經室集四十卷。余未之見。道光戊戌之秋。予告歸里。其年已過七十。精力雖疲。而神明未蔽。猶能作詩寫楹帖。曾於岑秋舫扇上。見所書七絕云。小院康山隔一牆。康山草木太荒涼。四更殘月秋涼重。飛出山中絡緯娘。清脆超逸。白石千巖不能上也。又焦山自然菴楹帖云。從古桑田滄海。自然仙鶴梅花。八分書若不經意。而能得古趣。相傳在焦山。有僧求楹句。太傅以昔題某處集聯為書。凌萬頃之茫然。障百川而東之。僧以句重之字為問。太傅隨命。儼人攜回。至今人猶惜之。

昔人謂叙事簡捷。莫過禹貢。曰夾右碣石入於河。注碣石在北平郡冀州。北方貢獻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則此二字。能將曲折之意寫出。可謂簡而能達。

咸豐九年。屬泰州。買殘碑一包。內有一八分馬字。籤題曰石人頭上字。不解所謂。越年讀黃小松易嵩麓訪碑記云。中嶽廟在嵩山黃蓋峰前。有雙石人。比曲阜漢魯恭王墓前稍殺。冠冕執受。制作皆同。土掩其半。武君虛谷屬摹其形。因見東石人頭冠頂一八分馬字。古勁真是漢刻。然莫詳其義。今所見者殆是此矣。

同治四年。司濬瓜洲鹽河。挖至新壩。獲甃百數十塊。旁有字云。直隸蘇州府委官經歷陳震該吏目京質。又一行云。正德 年五月 日。窰戶金蘭造。其甃據今尺長一尺。寬六寸。厚二寸。

同治四年春。濬通瓜洲河道。為淮鹽出江之路。兩淮運使李公宗義有碑記云。淮南運鹽。向由儀徵出江。自咸豐三年。金陵不守。始改道泰興之口岸。同治三年。克復金陵。節相曾欲改歸故道。以儀河淤塞未果。命予相度地勢。適土人言瓜洲濟運橋迤東有河形一道。由新河口而達於江。浚而深之。甚便。節相曰可。於是鳩工疏濬。六閱月而告成。計長一千五百三十七丈。臨江築壩一道。曰新河壩。建立鹽倉。南挾批驗移駐於此。壩內築大塘。曰新河塘。廣約數十畝。以便

停泊。是年六月改由新塘出江。此沿革之一大端也。

瓜洲東水關。關帝廟在城頭高阜。有古柏三株。皆數百年物。階下鐵香爐。有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鑄造字。廟額三。正書雄深雅健。有北魏張猛龍碑額遺意。近為倉父磨改他用。惜哉。

鐵鷄子在儀徵南門外。星沙魁神廟內。其形若叉。而兩股相背。中緘以紐。有巨孔。長四尺餘。股寬各六寸。厚嵌土中。不可計。志稱為鎮水物。許纘曾鴈沙東還。記程載岳州城外沙磧中。所置鐵紐有五。其一較小。俗稱鐵枷。其狀正同。蓋星沙去江不遠。想取五行剋制之義。如志乘所云。

泰州程文伯紹昌。少負文名。至老不衰。嗜酒善書。專摹東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大草尤妙。所作詩文。隨手散失。僅錄和予蘭陵王落葉詞一闕云。楓林赤。誰看亭皋落日。西風冷。霜葉亂飛。伴我斜陽聽蕭瑟。聲聲咽。戍笛搖落江潭故宅。芙蓉老。漫點清池攪澄碧。荒階易盈尺。怕和去。入寒碁。都做淒惻。征鴻一夜催頭白。便歸騎乘曉。吟蛩送夕。閒情拚埽一屏息。又隨客愁積。猶替落紅惜。聽禽我空林。休訴狼籍。生前懽緣多香澤也。蟲蠶書冷。鷓鴣斑蝕。金衣何處。記夢裏。

喚曉月。韻長詞澀。具有清真遺意。於此可見一斑。

錢竹汀大昕云。陳壽於蜀專推重諸葛亮。傳末載文集及所進表。亮傳則曰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獨於後主評曰。國不置史。記注無官。是以行事多遺。以是責亮之未周。似有未周矣。以亮之治國細大皆躬親之。尚有疏漏。試問古今謀人國是如亮者有幾人哉。嗚乎難矣。

蜀書費禕傳。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張嶷傳曰。為魏降人郭修所害。至魏書齊王芳紀。嘉平五年八月詔曰。故郎中西平郭修於廣坐中手刃擊禕。常璩華陽國志亦曰。循曰。循曰。修曾取監殿二本較之亦然。按循與修古通。故三國志孫皓傳。滕循而呂岱傳注及晉書并作滕修。隸釋謂此二字止爭一畫。未知是否。

火輪船日行千里。運以機槓。以火力鼓行。不論風水順逆。皆可駛行。世人驚以為異。南齊書祖冲之傳。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千餘里。大約第以機行。無火力以

鼓之。是以所行不及。又南宋書岳飛傳。楊么浮舟湖中。以輪激水行。皆此類也。特人不察。以為奇耳。

揚州郡城東北灣頭鎮。即古之臨灣坊也。見貞元十一年田府君夫人冀氏墓誌。

休甯戴東原震嘗以水經注自北宋以來無善本不可讀。先生乃劃經注分別之例有三。一則水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以下毋庸再舉水名。而注內詳及所納群川。加以采摭故實。彼此相雜。則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舉。一則經文敘次所過州縣。如云又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賅一縣。而注則沿縣西以終於東。詳記所逕委曲。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有言故城者也。一則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不得相淆。有此三例。則讀水經注者。如庖丁之解牛矣。

東原先生曰。如閻百詩極能攷覈而不善做文章。顧亭林汪鈍翁較好。吾如大鑪然。金銀銅錫入吾鑪一鑄而皆精良矣。蓋合義理考覈文章為一事。知無所蔽行無少私。浩氣同盛於孟子。精義上駕乎康成。程朱修辭。俛視韓歐焉。

東原先生云。為古文當熟讀檀弓。又曰周易當熟讀程子易傳。又曰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又曰閻百詩善讀書。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又曰書年代略舊。便有些好處。

甘泉鍾鼓崖懷曰。物名有段借為虛活字者。如為本母猴。今以為作為之為。馬鳥黃色也。今以為語助。朋古文鳳。今以為朋黨之朋。鬚說文云鬚髮也。大人曰髡。小兒髡。今俗別作剃。即向書難亦非是。

道光己酉九月間。吾揚廣儲門外史忠正公祠牡丹玉蘭櫻桃并開。群以為花妖。吳笏庵京兆厲茶心太守皆以詩解之。謂儀徵太傅重赴瓊林之兆。故太守詩有廣陵秋熟蒸紅霞。史公祠中開名花。宋時金帶傳芍藥。古今瑞事真同誇。吾鄉太傅海內望。瓊林重赴况良相。壽逾八十精神強。此花應為此老放。未幾太傅卒於里第。越三年粵賊陷揚城。祠宇化為邱墟。誰謂草木之無知哉。甘泉李玉樵上舍有剔牙仗詩云。出共祇為鋒鋷露。得間都緣骨肉疎之句。精警絕倫。感慨係之矣。

余亂後得一石印。文曰新安汪氏章。旁刻小字曰丁卯古重陽日。子貞仿漢官

印為飲泉仁兄作。飲泉名汝信號。冬巢嘉慶庚申副榜。工詞善花卉。印為張老
疆鏐所作。厥後吳讓之熙載又於印頂刻字曰子貞吾父黨親也。此為冬巢作。
極有法。今歸硯山。可永寶之。蓋吳亦善刻。其推服如此。而印文又與姓籍適符。
彌足重矣。

華亭董文敏戲鴻堂帖十六卷。初刻木版。旋燬於火。乃重摹而刻於石。文敏即
世。石為施叔瀨所得。施氏增加目錄。其目有紅印墨印之分。其紅印者。世尤寶
之。叔瀨自稱用大齋。所謂用大齋本也。施氏後。其石歸於王尚書儼齋。以米海
嶽所書西園雅集圖記漫漶。儼齋自為仿寫。刻置其中。其視原刻較大。都無目
錄。儼齋自號橫雲山人。所謂橫雲山莊本也。久之流轉於北郭古倪園。沈氏因
整理原石。以完用大齋橫雲山莊之舊嗣。是又有古倪園本矣。見王惕甫未定
草。

儀徵程楷階大令紳。少與吳文節公文鎔。下光祿士雲。汪太守日宣及文節兄
文鑄。范徵君凌雲。朱茂才桂生。同結文會於城北大草巷。後中嘉慶己卯舉人。
試墨頗傳人口。屢赴春闈不第。以覺羅教習出為四川知縣。不數年。里議返里。

嘗謂人曰。余回家有二異事。一袁姓以匠人致富。一謂鑿居然成人。因贈以詩云。嶄然見頭角。之子正英年。學古傳家法。稱詩婉昔賢。與余文字契。對爾俗情捐。華實期相副。榮名尚慎旃。鑿曾和其六十自感五古四章。而先生尤善作楹句。蒲縣大堂云。犯法只坐爾身。還須念婦哭兒啼。徒荒了田間耕鑿。起釁皆由細故。若忍却一言半語。何苦在杖下哮號。沈痛警闕。覽者知戒。又有挽媳一聯云。作婦八年。因相夫遠別。慈幃視我直同真。父母懷娠六月。為生子懽登鬼錄。入棺猶着嫁衣裳。越年歸道山。有遺詩四卷。鑿為之訂。咸豐三年。城陷。妻子殉難。長月卿捐職。從九次。石生邑庠生。皆與鑿善。

吾揚自嘉道以來。凡鑿所見以詩畫名者。悉有可傳。詩則黃夢陔如崇巖深壑。大小兼賅。當其傾頽。不如培塿。盟漚四子如園林。疊石非不嵌空玲瓏。都無遠勢。梅嵇庵如善才證果。漸近自然。王舍是如金模范蠡。雖令人起敬。終是替身。文香月如美人却扇。起坐皆韻。許說文如盆松剪扎。伸宿可人。康小海如紫鳳天吳。顛倒衽裾。若畫則朱泚夫如天女散花。出手皆妙。陶立亭如孟方水方。未離迹象。虞半村如譙周見客。雖獷俚可笑。而外竭內腴。倪鉏夫如顏子隨師。亦

趨亦步而人物則古致歷落神光合離程梧岡如蝶化莊周栩栩欲活魏樹九如次公飲酒以醒為狂王古肅如抱璞自完不事雕琢李可安如春葩吐秀娟楚宜人汪甸卿如墮馬效妝取媚時目吳篴莊如邯鄲學步彷彿大家巫小歲萃衆美而未精倪種雲舍家學而或歎其他作者甚夥要難泛論後有識者請俟續諸

余謂人生有不甚破費之事當得辨者如春之盆蘭秋之籬菊不必拘乎園林廣廈即紙牕竹屋亦可隨意點綴既可聯氣味之芳兼能勵寒骨之傲每於曉起夜眠受無限清福

千里末下皆地名齊高帝置酒設尊膾崔神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沈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然則千里蓋吳中地名前以比末下鹽豉是皆為地名無疑見寓簡

西安城本隋唐而狹小之今城四門南曰永寧門至薦福寺三里許寺經廢徙非唐剏塔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塔裂為二癸亥地震復合無痕亦一奇也趙岫城南遊記

余近得張伯雨所畫清閬閣圖。紙心高三尺。寬尺八寸。淡赭墨。山下周以梧桐。於中一閣。右有題云。予戲寫句曲山房圖。雲林子見之。謬承推獎。輒以紙索畫。清閬閣。因仿北苑筆意應命。小巫伎倆。殊自愧也。方外張雨。左有題云。句曲老人。以北苑法為余畫清閬閣圖。絕非時人所能辦。桐陰下意欲添竹數竿。命余補之。雲林子。下圖章文曰。錫山倪氏清閬閣書畫記。又一文曰。一笠庵主。又曰。震澤山房濟之監秘。又曰。周公董父。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落。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貫珠。今人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蘊。謂之叫曲。

宋度支員外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往歲小姚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當求一敗牆。張素絹。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

之既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為。是為活筆。此即范寬所謂師造物也。夢溪筆談。

金陵侯青甫學博雲松善書畫。求者踵相接。不勝其擾。乃作金縷曲二首。榜其門曰。對客頻攜手。願諸君收回絹素。幸容分割。書畫詞章三絕技。此語最難消受。况八十龍鍾衰朽。終日涂雅涂不了。慣直從辰已。交申酉。問所得幾曾有。尤多親友之親友。貼簽條某翁某老。不知誰某。積壓縱橫旋失散。尋覓幾番搔首。媿爽約。又將誰咎。要不食言原有術。或先將潤筆從豐厚。問破鈔可能否。其二曰。潤筆由來久。古之人一絲一縑。不嫌情厚。翰墨生涯論價值。不出板橋索白。於廉惠何傷之有。風雅錢仍風雅用。向荒園老屋添花柳。五簋約。譙良友。漫嗤自享千金帚。算老來祇餘拙筆。尚誇人口。便類硃硃同瓦礫。索報却須瓊玖。書數目。榜之門右。博得道途聞者笑。謂是翁罔顧言之醜。掩兩耳。掉頭走。

倪文正公家書有云。世間至樂。無踰天倫。故枚卜之舉。誓不赴召。公之孝公之

所以成其忠也。展讀數遍，令人肅然起敬。

費袞梁溪漫志云：古今稱揚州為惟揚，蓋撮禹貢淮海惟揚州之語。然此二字殊無義理。若謂可用，則他州亦可稱惟徐惟青之類。而今則易惟作維矣。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謂瓊花海內無二本。曾敏行獨醒雜志亦云：揚州后土廟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取至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周公瑾齊東野語亦曰：揚州后土祠瓊花，天下無二本。昨讀何廉昉先生悔餘庵詩，有瓊花歌序云：贛州道署後有瓊花一本，本盈握，高及檐，花不常有。咸言觀察李君自揚州移來。馮子良太守因公至贛，花適盛開。按此則天下無二本之說誣矣。惟公瑾又曰：慶厯、清熙兩移禁苑，皆無花。後有宦者陳源命園工取孫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香色則大減矣。悔餘所詠殆亦聚八仙之接本歟。

吾鄉吳讓之先生熙載，書名遍海內，小篆鐵筆尤佳。蓋先生為包安吳弟子，盡得其傳，固能上窺秦漢六朝，而於北魏最近。詞章小學，不落古人後。余既刻詞數首於淮海秋笳集，又搜輯所刊石印為之作序。同治庚午冬，先生歸道山。今

存余處者。僅詠蘆花四律。聲調淒清。有漁洋秋柳餘韻。詩云。西風瑟瑟卷斜暉。清景涵秋望。欲稀野色牽愁烟。共暝碧空無際雁。初飛淒迷畏聽鄰家笛。蕭索誰矜子舍衣。極目山河餘故壘。天涯歸思已全非。溯洄烟渚復沙潯。金玉依然阻谷音。極浦響沈漁父曲。荒江夢斷美人碁。相逢鷗鷺參差散。底使波濤日夜深。對此風光景蕭瑟。白頭偏與苦沈吟。記得春州長荻芽。忽驚吹葉亂秋笳。沈雲是處同漂梗。作絮空憐誤柳花。紅樹新霜悲落木。青衫舊恨入琵琶。靡蕪采盡夫容老。莫向尊前問歲華。幕廕輕陰護曉霜。暗愁和織望蒼蒼。風回苦竹連沙白。石引藤蘿映月黃。楚客情懷悲逝水。玉孌蕭管罷橫塘。秋聲館外頻移立。豈獨春心付渺茫。

江都蔣曉瀛明經繼伯高才碩學。下筆千言。沈博絕麗。擬之山陰胡稚威。有過之者。咸豐三年。同避居北湖。有贈余七古一首。所梨遺稿未載。茲錄於此。詩曰。憶昨見君林庄圖。筆勢髣髴宗倪迂。胸中溪壑浩無已。時兼山子與水子。黃珏橋頭喜遇君。扇頭好句如春雲。劇談抵掌規時策。四顧渾忘天地窄。關中那逢王景略。蒼生尤望謝安石。雷公騎于氏根。跳踉踴睨乾坤大。城雪皴正狂悖。

浮雲飛燕相馳奔。惟我與子憂時事。飄泊干戈置何地。安得將軍黑稍驅五千。
掃除舊宇清紫躔。焚燒筆硯亦何惜。會見擊壤歌堯年。越年歸道山。同治己巳。
弟未起廉訪跋云。先仲氏遺書。其集中所未刻者。今於研山樓頭見之。不禁為
之流涕云。研山博雅君子孝友人也。其十二硯齋雜著。不屑為宋元以來人語。
宜吾仲氏之心折耳。

十二硯齋隨錄卷二

儀徵汪鑒錄

嘉慶十八年逆賊林清之亂。闖入京師。喬中丞鶴儕有煤黑子記一篇。專記其事。云東華門外有一煤肆。煤者石炭也。肆中擔夫日擔煤入東華門。送修書之館。以供炊。凡擔煤人率面目黧黑。故館中人呼此擔夫為煤黑子。逆賊林清之亂。羣賊出不意。闖入東華門。門子不及扼。方格鬪於門閭間。賊遂分半前趨阿斯哈門。阿斯哈門者。熙和門也。適煤黑子從館中出。橫取擔杖大呼曰。若輩何故執兵。豈反耶。賊見其為傭保。乃笑曰。誠反耳。汝問何為。煤黑子大怒。奮杖逐之。力甚大。賊不能當。踏者數人。衆賊攢刺之。煤黑子且罵且擊。不肯反顧。遂為賊殺。群賊與煤黑子角力。聲譟四聞。故熙和門得以閉守。大學士寶興時為尚書房授讀翰林。從奏事門下直。遙望見之。走還。促閉門以拒。奏事門者。景運門也。既閉門。乃集羽林虎賁戰。一日夜。賊乃敗。殺賊甚多。比事定。出諸賊屍。而煤黑子屍亦雜其中。不可辨。方其擊賊時。三館吏役輩或窺於牆上。或伺於門隙中。無不知煤黑子擊賊。賊平後。又轉相告語。以為煤黑子之功不可沒。顧其

肆主懦而畏官。不敢以陳於朝。而他人無昌言以明之者。煤黑子竟不獲褒卹。然上自士大夫。下至吏胥輿皂。皆知其事。相與太息。至今猶有能言之者。余兒時即聞長老言如此。近見郭蘭石廷尉遺文。為之作傳。時方用兵。余益感夫出死命以衛社稷者。不必蒙賞。而功未見錄者。其事或傳於人間。煤黑子亦其類也。因亦記之。煤黑子者。驚煤人之通稱也。昔人失其名。事在嘉慶十八年。論曰。環衛健兒如虎如豹。是以不旋踵而滅賊。亦何取乎煤黑子之一怒哉。顧其時賊已至三館側。距禁圍祇數百步。脫狂奔啟門。則大內將益震驚之也。持一槌而爭命於群。又交集之下。撓賊勢而收賊氣。守門者乃得以下扃。鑰具甲兵。其所擊固不細矣。賊入文穎館。陶侍郎方為纂修官。伏案下。賊欲得之。其僕舉手以格賊。斷僕掌。僕仆地而賊竟去。善視其僕終其身。為宣廟所聞。屢以垂問。陶僕之忠誠。不下於煤黑子。而其所遇獨何幸耶。

淮安郡署治事堂後有鐵鑊。以水之增減。驗洪澤湖水長落。曾賓谷都轉有記云。鑊不記代。亦未勒銘。水經闕焉。郡乘無攷。蓋斯器入土踰尺。銍繡斑剝。有水數斛。莫知誰何所注。天雨不增。歲暵不減。增減之分。惟與洪澤遙應。彼長一丈。

此則一尺落亦如之。歷驗無爽。殆亦雨礎霜鍾之亞歟。

人欲遷其祖父之葬而求福已。福未至而禍至者多矣。梁敬甫先生舉潘漂泉孝廉因遷葬致禍。並條其說言危理正。覽而知戒。其詞曰。蓋陰地宜靜而不宜動者也。魂妥佳城。神棲幽宅。陳人安則生人亦安。即謂貴賤貧富壽夭衰旺。係乎風水。亦既通籍顯禁。則其吉可知。居易俟命。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乎。狐埋狐搨。人類誓之。試思閭若牛眠。巍然馬鬣。夜臺長卧。方謂安且吉兮。而乃鋏鑽掀泥。松楸拔本。挾黃泉而見白日。此舉果奚為者耶。更張觀覲。談者固妄。而聽者實愚矣乎。況乎奕視先人之骸。海量後昆之福。是謂悖德。天下焉有悖德而天降之澤。地效其靈者乎。噫嘻。怨恫誰知。方作啾啾之哭。昏癡若夢。猶冀欣欣之禁。以順逆推之。必無是理。前鑒具在。盍亦反而思其本矣。

宋游師雄重刻昭陵六馬贊系云。歐陽詢書今不復見。惟高宗總章二年詔殷仲容別題馬贊於石座。其字仍存。如白踈鳥贊云。平薛仁果時乘。由此益知唐史誤以果為杲耳。趙岫跋云。殷書宋時尚在今。亦淪沒不可求矣。殷書仁果作仁杲。足以證史官之誤。仲容去仁杲不遠。益可徵信。

初琦文襄公善奉命迎剿粵賊乃賊於咸豐三年二月十四日破金陵二十三日陷郡城三月初七日文襄大兵至揚境旋進扎堡城距賊僅四里耳四月初一日大兵攻破揚州城外一帶賊壘賊退入城公勒兵還或謂此役儘可復城且是時陷於城中之民十倍於賊若我兵入必並起殺賊復城指顧間事奈何勒而不進公曰城破如器破然我若進兵賊必捷而走險南竄可知蓋瓜洲儀徵已為賊踞設若東北竄如仙鎮邵伯鎮高郵寶應一綫卑隄無兵可據無險可扼竟成不可遏之勢且賊抄我後腹背皆賊試問何處能立足否乃歎曰弃官可也弃完整之城不可也衆服其論時賊踞瓜洲公聞有當地土探甚能乃命此探帶告示數張貼瓜洲城廂內外貼已復命公曰爾貼告示可牢固否對曰牢固公隨命左右將探貼告示取出曰爾貼之件我已揭回旋賞以外委擢用公之精明如此事無大小無不令人慄懼是以秦家橋營去城里餘無一兵卒入城縱或與民貿易亦無毫末口舌之爭雖賊在瓜洲而揚民安枕當其時議者甚衆余乃揭其一端為之別白云

墨合便於場屋不知創自何人近讀方方伯子箴二知軒墨合詩序略曰磨墨

以硯未免勞甚。矧風檐寸晷間。時虞燥烈。無怪其潦草涂雅也。自祝衡畦夏蕃年丈。叛為斯製。人皆便之。數十年來。金馬玉堂之客。虎闥雁塢之英。對策大廷。構思矮屋。筆酣墨飽。運腕若飛。又曰。舍銀而范銅。直廉而用薄。舉凡佔畢窮儒。鈔書小史。並藉染濡之妙。倍形涂抹之工。云云。不特表叛始之人。且曲盡體物之用。

入都必由之地。曰劉智廟。廟中神土人。莫知誰何。按晉書律麻志。武帝時侍中平原劉智。嘗改黃初說。今廟之所在。正古平原地。為祀侍中無疑。見焦里堂詩集。

范隄世皆知為范文正公。仲淹所築。宋周輝清波雜志云。捍海置堰。肇自李唐。國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址。疊石外固。厥後剝缺不常。隨即補治。高熙改元。復圯於潮汐。時侍制張公子正守郡。益加版築。不計工費。惟取堅實。官貲不足。陰以私帑益之。迄今是賴。侍御史李粹伯處全記其成。輝是年適在鄉里。乃得其實。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陳亢既在聖門。何待伯魚告之。而後得聞耶。蓋亢實子貢弟子。何以知之。觀其問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則為子

貢門人無疑家語列於弟子中而史却無必自有據見雪履齋筆記

城隍之神不見於古左傳祝宗用馬于四鄰又云祈于四鄰杜預以為墉城也城隍之有祀也其濫觴於斯乎北史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祀城隍神始見於此至唐而益盛故張說有祭城隍之文杜子美詩有賽城隍之句然猶不見於祀典李陽冰城隍廟記可證也歐陽公跋云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是宋之城隍又盛於唐而縣猶不皆有祠明洪武初從禮臣之請加以封爵京都城隍昇福明靈王府曰威靈公州曰靈佑侯縣曰顯佑伯未幾詔去封爵祇稱某處城隍之神京都歲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禮諸府州縣則守令主之而祀典通於天下矣見潛硯堂金石文跋尾

咸豐辛亥三月十三日前兩湖總督周文忠公天爵有書致二南先生云二南老弟足下三十年濶別何由得訴我一生苦衷若見老弟我當大哭一場以一生用心不見信於天下非素知我之深者而不識治亂大體真沒開口處試觀今之天下以偽飾姑息壞乎以除殘去暴壞乎平心論之得失明焉今之禍根

不止一省也。而粵西為最。如一江一決口之水。先壞而焉有完魚。即如麻芥廣馬。皆粵東民也。以粵西土廣。民情而愚。客民故皆寄其地。良少莠多。莠者結土匪。而土匪資其兇。以害土著之良。若良者不堪其虐。且欲大逐客民之莠。而莠者且利良者之家室。於是讎隙日深。結黨互殺。而黠傑者出於其間。嘯聚成羣。以數千數萬者多矣。肆劫於左右江數千里之間。其始激於州縣。不為理其曲直。而下民嗟怨。邪教見民冤抑之狀。倡為蠱惑之詞。因好鬼神之俗。專為鬼神之語。而風教披靡矣。而大吏鄭公祖琛。又篤信佛教。酷似梁武帝。欲不殺一人。以為功德。於是一省鼎沸。魚爛肉餒矣。蓋自丁未至今。每月無不損兵折將。一切俱飾諱之。於是一省文武。亦無不魚爛肉餒矣。至去年學臣無處可考。欲入告而鄭乃發之。內廷視為小醜。遂命少穆。孰意天喪元老。而李石梧繼之。其為人力袒鄭夢白。而一切查問失事之人。皆出其手。於是一省之貪劣皆喜。一省之秀良皆悲。而我成一贅疣。反冒巡撫之名。一言兵。則省城僅有八九百名。懦弱之兵。一言餉。則藩庫撥來僅有朝不及夕之餉。一言官。則通省皆是求參。不得之官。一言將。則通省皆是莫言石郎之將。一言案牘。則無一不是被殺被

焚之案牘。嗚乎。此席是何等造化。得此。於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帶兵一百名。如駐馬菟坡。皆不願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乃於十二日甫抵武宣。而教匪偷越紫金山來。如虎兕出柙。先鋒已到三里墟矣。其大營在東鄉。即韓襄毅公所謂大藤峽之後戶。自昔為韓觀韓雍陶魯以及我王文成公用兵幾千萬衆。積年鏖戰之所。其大戰場。即武宣東西之三里墟也。方到時。騰縣令一人。一縣皆空。而紛紛向西逃者。渡口船無歇時。問縣官劉作肅。有何禦備。奮云。只有一繩。即大哭。我何等福氣。亦統大兵二百名。親履文成公仗鉞之所。湊拍之巧。乃竟爾爾。十三日留兵五十名。勇五十名。守城。餘百名赴前扎營。赴敵皆失色。我云。違我制者斬。其列隊亦甚有膽力。即扎營於雲湖邨之嶺。與三里墟人聲相聞。十四日我趨其地。見營外村庄。與官兵漠不相屬。孰知其不去者六七十村皆賊也。遂拔營退回朝鐘橋之西。自揣云。三日後賊知我虛實。必危矣。孰知老不怕死之張鎬風雨而至。即向軍門榮也。十四日至十五日扎營。而賊果來。望見大衆故不前。十七日向提軍遂大戰於臺村雲湖之間。帶兵六百名。貴州勇福勇五百名。不意各勇先潰。鎮軍兵大奔。我方作書。即提朝至。

之東勇二百名。自己兵勇二百名急援。時提軍被圍已時許。我催勇一百名揮戈直進。而東勇果怒氣而入。翼提軍破陣而出。惜我兵一百名如見鷗之雀。一百勇如畏足之革。無一動者。我手及二人。先惟用箭射殺二人。亦無動者。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不意如此。當是時賊皆聚擊於我。礮子如雨。我兵仍如喫烟點火者。按不住烟鍋。而擡轎者二人亦擡不起來矣。惜乎太平之民皆如此。何怪其然。於是申明號令。三月初二日復大戰。於一軍之後置一隊殺手。專斬退走者。四路出兵。置四隊殺手。皆有將弁領之。我一軍攻東零。張守攻臺村之伏。接應攻東零一軍。向提軍攻三里墟一軍。貴州秦鎮軍定三新至之兵攻三里墟之北。再由此而南抄賊之後。而向提軍恐我力戰太猛。傷一巡撫。我沒命矣。哭勸我不可督兵。當是時自謂胸有成算矣。孰意賊連夜調東鄉大巢之賊。悉師而來。僅三十里耳。而賊大元帥洪秀泉馮雲山皆親身督戰。南第一軍劉守所領之大頭軍先至東嶺。而賊營寂無人聲。發火箭數十枝。燔其房屋。賊始出數百人。兩下對礮對戰。方酣。忽出兩千餘賊。將我兵三面圍裏。東勇係張守敬修所帶。福勇係縣丞諸汝珩所帶。共千餘名。急救之。而賊又出兩倍之衆。統圍三

軍向提軍欲統大隊衝賊而下。不意賊又麾軍圍之。而貴州兵欲攻三里壩之北者。賊伏大林距其中。一股勁賊遮其前。一股大衆擊其後。貴州兵擊死穿黃衣紅戰裙者。孰意賊死視如歸。赤身赴敵。立刻殺死黔兵二十四名。受傷八名。而黔兵始大奔矣。此戰我兵用命。傷者七十餘人。自午逾申。真血戰也。奈我兵勇共六千餘人。賊三倍之。又喫迷藥。受創不知在已死而後已。事將奈何。然而此戰賊當陣死者三百餘。傷者亦多。仍未嘗寒心。聞其大股凌十八帶領教匪萬餘。所過州縣摧枯拉朽。誓來萃力於我。報者紛紛。三軍無不變色。提軍亦心動矣。不得已創為坐戰之法。立一拒敵大營。營下設礮二層。彼自環攻。我自環打。一人無所見。一礮不能傷。我兵更番迭打。一人不能走。其一人不能走者。四面皆厚牆深濠。死則同死。生則同生。蓋師淮陰背水遺意也。無奈肝氣鼓動。瘴氣太深。食少事多。三軍視我為長城。我若一去。奈國是何。要之賊匪用兵。全是洋夷之法。以洪秀泉係花縣人。而傳西洋天主教者。此人為軍師。軍令死一隊長。則一隊全斬。又飲以藥水。其剽忽不及閩獻。而深沈過之。締觀所有大帥皆無與倫者。噫。莫非氣數也夫。觀諸大營在武宣北。市不易肆。無一敢擾民者。僅

此一事可以上對古人。凡禽來可疑之人。必審實加刑。但有可矜可疑。竊失不經。此等時節。天在頭上。不忍妄殺一人。亦可對我弟也。此信我無暇再寫。可示光碧。並呈慈圃先生。此大公祖我所折服。恐怕他為兩廣督臣。山東再望此等大人。真無有矣。一一俱出肺腑之語。不盡。

向軍門榮復。賽中堂尚阿稟云。頃奉回示。有徒報勝仗。無顏仰對皇上之意。又有宜速進兵。毋得遲延等諭。迴環捧讀。心急如焚。竊以區區小醜。竄居永安。南北兩軍。不下四五萬眾。乃因攻四月之久。耗費帑金數百萬兩。所報勝仗。大約有二三十次之多。試問誰殺一真正賊首。有損城內一撮之土者。清夜捫心。殊深慚憤。無怪我中堂老夫子大人自覺赧顏抱愧。致形諸語言文字之間。然成大功者。不諱直言。任大事者。先籌全局。榮固深悔從前之失。此頃奉委總理北軍。誠恐負託有傷夫子之明教。故於至要之中。求一至穩之計。從三十里外。步步為營。移及城下。現今相隔不過三十里之遙。我兵每獲全勝。該逆八次敗走。遠近皆知。豈南軍獨無聞見耶。否則或不以計為然。而另籌神算耶。不然。數月之久。何以不出老營一步。前月雖作回營。至今未嘗移扎其中。曩者猶謂老成。

持重不肯孟浪輕進。自必計出萬全而後動。今則遲之又久。豈尚未得全勝之計。而待賊自斃耶。曩者猶謂北軍不足恃。萬一攻打過急。賊衆轉從北路撲出。所關誠不小也。今者北兵轉弱成強。敢於逼城下寨。豈尚有所藉口。仍欲觀望耶。幸也。賊不走耳。如欲走。無論之東之西。不可遏。即欲竄南而北。亦莫可誰何。況賊此時十有九竄。而南路居其八九。蓋楊秀清蕭曹貴韋政胡以光等。皆係桂平之南所產。烏鳥戀巢。狐死邱首。人情大抵皆然。向從此來。仍從此去。駕輕就熟。且居民稠密。易於掠食。賊將趨之如鶩。南路即逼賊扎營。尚恐守之未周。矧相距遠。而日日不進攻乎。查烏都統扎營佛子村。距莫村二十里。莫村至城三十五里。張許二道員營於莫村。而莫村如故也。推原其故。皆緣不敢移營。移且不敢。而又何敢進攻賊乎。乃聞今日破水竇矣。明日得莫村矣。甚至撲於東門。斬馘無數矣。吾誰欺欺天乎。若都如此。尤而效之。恬不為怪。禁恐不獨今年不能藏事。即明年亦遙遙無期。非為激烈之詞。實以該逆首多半不在城中。所以然者。其意便於逃竄耳。我若攻城。勢必挺而走險。我得一空城。而賊首在逃。此亦了而未了之事。萬一如此。非獨經費可虞。即聖怒豈可測耶。為今之計。惟

求老夫子大人申飭南路諸軍。一面移營水竇。莫村雖堅而我先客為主。以數營而先擊一處。縱高城深池亦無不破之理。況區區小村。又何難事乎。良以水竇之賊一敗。其勢亦必盡入城中。若城中之賊一敗。其勢亦斷不肯再入水竇。莫村矣。榮為軍務大局。未免語多過激。不知忌諱。然榮與吾師禍福同受。生死相共。又何暇他顧。敢不為我夫子直陳無隱。倘蒙採擇施行。庶或有裨萬一。何幸如之。

咸豐三年癸丑。賊陷揚郡。吳笏庵先生清鵬有感事四律。分詠當時預兵事者四人。其一曰可歎。夷亂纔經歲一周。賊來重又見揚州。癡心更欲黃金買。餘恨誰將白骨收。遺愛棠湖懷百姓。孤忠梅嶺表千秋。如何戰守都無策。忍死長貽外國羞。其二曰可惜。誓言本意守孤忱。一誤翻疑悔恨深。豈有愚民知大計。不應賢守易初心。鐵經鑄錯何由改。石到銜冤竟亦沈。得臯即今無可說。只教惋惜為悲吟。其三曰可憐。買盜翻教受盜欺。只憐汝亦太愚癡。為全覆卵情堪憫。轉近膏糧迹可疑。善果當時猶有說。臯名今日竟何辭。我言只為冤魂慰。泉下惟應自悔思。其四曰可笑。不用清人賦刺詩。付將一笑儘堪嗤。六千鴈化空君

子八十鷹揚尚總師健飯即今猶矍鑠後來毋奈已于思平生未敢傷輕薄此事聊為衆解頤

咸豐三年癸丑春正月二十二日更餘有鳥無數若在檐際啼聲甚哀居城者無不駭然兼之城中所飼之犬率皆仰吠不已鳥啼聲與犬吠聲相軋天色黝暗似有霞罩攷王秀楚揚州十日記云郡城未破之日有鳥啼如小兒嚔哭聲繼如笙簧聲去人首不遠蓋鵲鵲也聞則城破果於二月二十三日賊來城陷江都蔣繼伯曉瀛遺稿有松根偶記記揚州亂時事甚詳記曰癸丑正月中浣賊薄九江制府折回金陵皖省遂陷白門戒嚴是時漕帥楊防堵瓜揚檄李司馬安中總辦保衛局至二月中金陵失守揚郡益危二十二日賊船駛入瓜洲漕帥以兵單思北扼高寶賓屬隨之道路歌曰漕台八十三星夜上淮關揚州置不問弃之亦等閒市聲如沸二十三日賊入郡城紅巾狂噪市中言不犯百姓毋懼也二十四日昧爽便肆搜牢掘富家所產金銀無數錢米衣械無一不取外褂截為馬褂即貂裘無所惜有因不除小帽不去衣領而見殺者有因軀幹魁梧疑為官長而支解者一切神像多投園中旋括四鄉贏馬雞豚土匪亦

紅絹縛額詭稱賊兵。四境糜沸。繼而鳴鉦於市。以人頭二。徇衆曰。此不肯降我者也。遂無論老幼僧道。皆勒為兵。旦夜鳴桴。聲聞二十里外。其鼓皆僧寺中物。大倍常鼓。復於十門偏築高壘。括民間門扇窗櫺。插其中。廿四橋之老女兒墳。蓮性寺塔。皆據為望樓。其它寺觀園亭。悉付之火。三月初十日。大兵進扼城北。小茅山。蜀岡及礪子頭。皆屯兵。三十日。川勇燒賊營。拔廿四橋。禽斬無算。城幾破。或言恐有伏。遂中輟。迨四月後。賊分竄六合而敗。西犯滁陽。我師晝夜攻揚州。巨礮震激。而賊踞益堅。六月初一日。在籍中書鍾淮擊賊於紅橋。兵潰死之。自是瓜洲之賊。屢犯三汊河。皆毛都司三元擊退。而沿江鹽匪。又為賊誘。十月以後。儀徵復陷。哲副都統死焉。仲冬二十六日。賊開城撲東路。自徐凝門奔六淺。棄空城。與我軍官軍名搜賊巢。未免縱掠。鄉民乘機入竊。喧競不已。甲攬之於乙。而西又攘之於東。官府無從彈壓也。住時甲第皆成瓦礫。九衢之側。道殣纍纍。或肉飽鳥驚。僅餘顱骨。或色變蒼赤。有似茄皮。包以破氈。盛以書幘。絡繹於路。吁可痛也。俗言揚州竊形。北門竊膝。攻則立破。余親見官軍旬擊城北。卒不可拔。齊東野語。何足信哉。

十二硯齋隨錄卷三

儀徵汪鑒錄

四明萬先生季野有書王汝止劾胡宗憲二疏後曰宗憲之為害吾浙也可勝言哉。自借軍興之名行提編加派之法而民之苦賦甚於苦賊宗憲以朘之民間者半奉權要之懽半供聲色之欲故賊盜雖衰加派不止而民之苦宗憲更甚於苦賊當時之人第見其有平寇之功而真以為豪傑士也亦已惑矣嗚呼。輓近士大夫其不為宗憲者誰哉。

揚州三絕碑有二一為唐吳道子畫寶誌禪師像李太白贊顏真卿書謂之三絕今在上方寺一為元三絕碑在三元巷後關帝廟英濟王碑蘇昌齡起句馮子振脫稿趙孟頫書謂之三絕咸豐三年粵匪蹈揚郡廟遂圯尋此碑不見越年過昭武將軍第見是碑卧於地命工拓一本回後又訪聞被昭武裔孫某扛置家中。

顧處士亭林引鶴林玉露云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邁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

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為總制使。仿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殆即各捐之所由助歟。

瓜洲江防司馬閻學洵號榮園。去任之日。留聯句云。奇情都上筆端來。萬里長江千疊青山。二分明月。好夢未隨流水去。廣陵城郭。真州烟樹。北固樓臺。

金冬心農書畫高古。足以繼軌前人。其題畫別調異趣。不落昔賢窠臼。茲見畫冊題詠。不在陳曼生鴻壽所刻五種之內。其題松云。松風謾謾灑面涼。十丈不己。青蓋張。鍼如霧。鼠尾更長。松花黃。松卵香。下有茯苓夜有光。目明耳聰采作糧。山中之人百歲強。前村往往聞石羊。題竹云。山中籜龍三日眠。龍子龍孫飛上天。秋來弄雲埽紫烟。一唱竹枝人可憐。人不見。愁千萬。餘音在水湘江遠。瀟瀟暮雨增愁怨。題白桃花云。倡條冶葉百顛狂。一帶長廊新粉牆。疑是箇人花下立。銷魂笑着白衣裳。題梅子云。江南暑雨一番新。結得青青葉底勻。梅子酸時酸不了。眼前多少皺眉人。

人能立言傳於世。其賦質自異。潛研堂集載嚴百詩。若璩幼以口吃。讀書千遍不熟。年十五。堅卧沈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萬季野斯同生而異敏。讀書

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誦楊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嚴冬友道甫讀書十行俱下。年十一。李閣學紱典試江南。聞其早慧。令謁見。李舉子夏二字令對。旋應曰。亥唐。此與朱竹垞王瓜對后稷王漁洋白也對義之又何讓焉。

沈學子大成有揚州新舊二城圖記。備載甚詳。略曰。揚州之名。昉之於古。自漢

以下。或為廣陵郡。或為國。或為江都。江平郡。或為江陽。見唐墓誌唐武德時改為南

兖州。繼改邳州。宋復為揚州。元為揚州路。明初置淮海府。旋改維揚府。後改揚

州。本朝因之。府之新舊二城。皆因宋大城改築。宋有大城。又有牙城。後又建夾

城。是為三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二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蓋聯蜀岡上下以為

城矣。舊城即宋大城之西南隅。元至正末。明太祖所拔。僉院張德林始改築之。

約十里。周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五尺。廣一丈五尺。高倍之。門五。曰甯海。今曰大

東。又曰先春。曰通泗。今西門。曰安江。今南門。曰鎮淮。今北門。曰小東。今仍之。南

北水門二。引市以納於隍。新城即宋大城之東南隅。明嘉靖間。知府吳桂芳始

議興築。後守石茂華踵成之。自舊城外之東門。循運河而東。折而北。復折而西。

極於舊城外之東北角。約八里有奇。周一千五百四十二丈。門七。曰挹江。今鈔

關曰便門。今徐凝曰拱宸。今天凝曰廣儲曰便門。今便益曰通濟。今缺口曰利津。今東關南北水門各一。南即運河為隍。北鑿隍與舊隍連。亦注於運河。

廣陵城。楚漢之間為東陽郡。高祖六年為荊國。十一年為吳城。即吳王濞所築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王莽更名郡曰江平。縣曰安定。見水經注。

周官無太尉。漢乃有之。月令乃曰孟冬令太尉贊俊傑。此一錯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上春者建寅之月。用夏正也。月令乃曰孟冬命太史釁龜策。此又錯也。昔云禮記強半秦漢人筆。於此益信。

廣韻共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視沈韻多一萬六百七十四字。顧雖搜羅無遺。而音不及隱侯之嚴。且正也。宋楊誠齋云。無事當看韻書。朱晦庵則謂六經中要務。其反切則起於魏孫炎。四聲切韻則起於劉宋周彥倫。皆不可不知也。勇爵有巴圖魯。即宋史所稱巴士魯。元史號為霸都。劉國傑從巴顏南征。屢立功。賜號霸都是也。見稗販。

自粵匪之亂。君子小人皆求入營。為終南捷徑。曾有幾人動於義憤而專誠報。

國者十餘年來誠為罕觀其小者則鐵中錚錚惟田大令祚至於掌方面為八州督如侍郎彭公玉麐者稽之全史亦乏其人。有固辭署漕督奏摺一扣備載於此其辭曰竊臣於三月初二日具摺力辭署漕運總督之命竝請開兵部侍郎本缺茲於本月十八日兵部火票遞回原摺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仍著迅赴署任毋庸固辭欽此跪誦之下罔知所措臣上次自江甯拜摺後馳回裕溪口營次春令未旺舊時失血之症感觸復發較前加甚夜不成寐正調理間復奉諭旨仍令迅赴署任以櫻疾未愈之身蒙君父期望之切徬徨惴惴有不得不再行滙陳者臣本寒儒傭書養母咸豐三年丁母憂聞粵匪之亂激於義憤慷慨論兵曾國藩謬采虛譽屢次寄書強令入營臣勉應其招墨經從戎初次謁見即自誓不求保舉不受官職曾國藩察臣語出至誠矜而許之乃十餘年來不求保舉而膺破格之賞者已非一次不受官職而蒙非分之榮者幾躋極品返之初心愧汗浹背然有以自處者分職雖已居卿貳辦事常不離水營歷數月由知府擢至巡撫由巡撫而改補侍郎並未一日居於其位且從前每轉一階即具稟督臣曾國藩請其代奏懇辭開缺督臣以軍中辦事不能不略崇名

位既未赴任。何必固辭。故有時溫語會臣。有時以峻語折臣。除代臣一辭巡撫外。餘案均未代奏。而臣則始終不敢以實缺人員自居。歷任應領養廉俸銀。從未具領絲毫。誠以恩雖實受。而官猶虛寄也。此次欽奉恩命。署理漕運總督。並飭迅赴署任。自度褊急之性。迂愚之識。羸病之軀。斷難勝此鉅任。若強不能以。為能。譬猶責弱者以舉重。跛者以疾行。其為顛躓。可立而待。與其債事而追悔。何若量分而瀆陳。伏乞皇上天恩。另行簡員。署理漕運總督。仍准竝開兵部侍郎本缺。俾臣以閒員効力軍中。料理長江水師善後應辦事宜。實為至幸。抑臣更有請者。現在粵東淮北兩處。防堵均極緊要。未能迅速赴淮。吳棠即未能交卸赴粵。前此具摺請辭。往返以逾半月。此次重申前請。若皇上責臣以必行。臣惟有負臯再辭。在臣因辭官而獲嚴譴。固屬咎有應得。而兩處軍務。未免耽延貽誤。關係實非淺鮮。惟有仰求聖慈曲諒。允臣所請。庶幾微臣一身。幸免隕越之處。而粵淮兩地。速得主持之人。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田公名祚。字壽蓀。淞之山陰人。道光某科舉人。咸豐四年。以揀發江蘇。署丹徒縣事。是時蘇常迭陷。公署任閱四十月。鎮郡孤懸。屢經攻打。公登陴守禦。城賴

以完大吏以其苦調署泰州。州居揚之東。素稱安閤。而公乃以尋母堅辭。情詞懇摯。例以李令伯之陳情相似。而實不同也。因與彭公玉磨辭。署漕督。相先後並載。稟曰。竊祚蓬門下士。忝竊科名。捧檄已遲。祿不逮父。所有奉侍者。惟有一母。年已七十七歲。咸豐四年。揀發到省。迎養來蘇。菽水承歡。稍伸烏哺。九年八月。祚承乏丹徒。老母僑居吳會。十年四月。因蘇州告警。挈眷還鄉。其後賊勢披猖。蘇常迭陷。鎮郡孤懸江表。岌岌可危。老母數從間道寄書。時相慰勉。且手諭戒之曰。汝以書生。幸司民牧。見危授命。義無可辭。倘鎮江有事。而汝臨難偷生。或鎮江無事。而汝託故交卸。皆非吾子也。他日歸來。必屏汝於門外矣。故祚署丹徒四十閱月。雖公私萬分。踴躍不敢萌畏難避事之心。逆匪節次圍城。祚隨同在事文武。晝夜登陴守禦。少則數日。多則一二十日。得以志定神閒。置死生於度外者。秉母氏之訓也。上年九月。山陰縣被賊竄踞。各鄉義民接戰失利。祚廬舍被焚。老母及兄姪妻子。避居諸暨縣之包村。祚今春得信。差人往接。而包村先以被圍。守候多時。不能前進。七月間。聞包村被陷。祚即欲乞病尋親。特恐以託詞規避見疑。不獲俯如所請。且祚母教素嚴。丹徒一任。不許託故交卸。苟

渝此言。恐母氏不以為子。傍徨四顧。五內如焚。七月以後。每日嘔血升餘。九月間復患瘧疾。至今未痊。節次遣屬赴包村附近各鄉。及友親處探問。母兄眷屬均無下落。神魂飛越。心志昏迷。實有不能服官之勢。茲蒙恩施優渥。調署泰州。在上游無規避苦缺之疑。在老母無違犯教令之責。則祚得行其志矣。夫人臣委贄。義在致身。此為不避危難而言。非謂平日可置其親於不問也。古人有因親陷賊中。終身不事婚宦者。祚亦人子也。老母日薄桑榆。就使處順安常。固以懼多喜少。何況干戈滿地。消息全無。即或幸保安全。其驚恐憂愁。飢寒交迫。在所不免。衰年處此。自必更覺頹唐。勢等倒懸。危如朝露。而祚事上接下。談笑從容。晏然若無其事。高天厚地。何以自容。人生於親族交遊。遇有急難。猶應竭力赴之。祚身為人子。當老母顛沛流離之際。既不獲扶持其旁。又不能遠為援救。徒以入死出生之事。屬望於轉託之人。是猶父母有疾。而欲剗他人之股以療之也。不已僨乎。一生恩勤。顧復為母是依。及老母在患難之中。竟不得祚絲毫之力。是祚有母與否。尚未可知。而為老母思之。已不啻無祚之一子矣。興言及此。其忍勉親醫藥。適彼樂郊乎。伏惟推仁錫類。教孝作忠。籲求逾格。矜全給假。

數月。將泰州印務另行委員署理。俾祚得以力疾尋親。倘邀福庇。老母平安。脫離賊境。祚心病既去。所患諸症。自易就痊。容即銷假當差。另求驅策。母子有生之日。無非戴德之年。草木有心。敢忘報稱。否則亦惟獨行其志。俟老母得有確信。再行束身歸臯。聽候嚴叅。母子至情。事不容已。臨稟涕泣。不知所云。

王季重復秦朱明書云。一字三呼。還不止此。讀廣韻。則漢晉唐宋騷賦。誄贊祭文。詩銘等作叶韻者。皆在舌杪間一轉。不可泥求之也。切字法。惟竺乾等字。韻不差。然亦須有傳授。至尋常半切。可以意會耳。大抵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譬之噉呀二字。卒然起者。為驚聲。惜聲斂而伸之。則不然。不肯之聲。急暴大呼。則為痛聲。媚喝微感。則為快活之聲。非一端可盡。只存唇吻間輕重而已。

按十駕齋養新錄。有說文連上篆字為句一條。謂許氏說文。今所見者。唯二徐本。而大徐本宋槧猶存。凡五百四十部。部首一字。解義即承正文之下。但以篆隸別之。蓋古本如此。大徐以見例。其實九千餘文。皆同此式也。小徐本并部首解義。亦改為分注。益非其舊。或後人轉寫以意更易故耳。許君因文解義。或當疊正文者。即承上篆文連讀。如昧爽旦明也。胙饗布也。湫隘下也。腠嘉善肉也。

燧候表也。詰訓故言也。類癡不聰明也。參商星也。離黃倉庚也。當周燕也。皆承篆文為句。

宋太祖以庚申年受周禪。因陳希夷怕聽五更頭之說。命宮中於四更末即轉六更。而不轉五更。後遂循為定制。不知五更之暗寓五庚也。自建隆元年庚申。太祖始踐祚。歷六十年至真宗天禧四年為一庚。再歷六十年至神宗元豐三年為二庚。再歷六十年至高宗紹興十年為三庚。再歷六十年至甯宗慶元六年為四庚。又歷六十年至理宗景定元年為五庚。而元世祖即於四年即位。希夷所謂怕聽五庚頭者。於斯驗矣。乃宋之君臣。但知怕聽五更。而不知五庚當怕。僅閱十七年。遂以亡國。豈非前定之數哉。厥後順帝之生。亦在庚申。去景定初元適六十年。是又宮中六更之說也。方順帝在位時。天下皆稱為庚申帝。其為趙氏遺胄。人皆知之。逮明師北征。庚申帝以洪武元年八月北遁。而其次年即太行隱士權衡所著庚申君遺事。明言順帝為宋恭帝子。故閩中余隱賦詩紀其事。而袁忠徹黃潤玉並有是言。諸公皆明初人。聞見相接。所言必不誣。縱諸紀載不足信。元文宗之詔書亦不足信乎。夫元之混一天下。止八十九年。而

順帝反得三十六年。天之所以報趙氏者。豈不厚哉。萬季野書庚申君遺事後。咸豐十年。於市得一立幅。署曰讓圃圖。乾隆二十年。為漁川先生作。周笠寫。按李斗揚州畫舫錄云。讓圃圖。周笠畫。其圖所列樓亭。悉與記合。蓋讓圃為張四科。陸鍾輝別墅。在行庵西。先是張氏典賃。未經年。復鬻於陸氏。張未知為陸所鬻。以未及期為辭。會陸知其故。讓於張。張固辭不受。馬主政秋玉為之介。各鬻其半。乃名讓圃。張四科有讓圃記。載阮文達公廣陵詩事。

春風社。嚮圖。乾隆間。羅兩峯為吾邑方氏本谷兄弟所作也。本谷已酉同舉於鄉。圖以誌美。題自阮文達公以下。無慮數十家。迨至咸豐辛壬之間。其孫鼎銳。鼎銳又舉京兆。秦宜亭比部又作第二圖。後先媲美。題者益夥。同治庚午。鼎銳以溫處道為淞閩提調。鼎銳錄以潼商道為陝閩提調。科名官階差使如出一轍。亦奇矣哉。

金陵城為六朝南唐建都之地。古石刻之存者。僅數種耳。錢大昕金陵石刻記序云。相傳明祖營治都城。盡輦碑石作街道之用。竊意六朝三唐。世次久遠。靡滅殘毀。理亦宜然。惟宋元與明相去甚近。自宣聖廟以外。絕無宋元之刻。其為

洪武所毀無疑

鐘表肇自外洋。其說已久。吾鄉太傅阮文達公。據王伯厚小學紺珠內載薛季宣說。晷漏有四。曰銅壺。曰香篆。曰圭表。曰輶彈。此輶彈以輪為用。至時彈扣以成聲。非鐘表耶。然則此製已古。特西洋人傳而精之耳。故文達紅毛時辰表詩云。或曰此輶彈。於書見於宋。

揚州北門外斗母宮旁有茶室。臨河曰老盧齋。蓋吳人汪希文勺園故址也。注曾賣茶枝上林。與李復堂鄭板橋善。鄭為書移花得蝶。買石饒雲聯為贈。余嘗時過其地。老友林冬卉淮有詩云。秋風刺客衣。傍岸停雙楫。水館寂無人。寒蟬語黃葉。其地幽邃。可想見已。

先生之稱有二義。周孔之制。輩同而先生者。稱先生。儀禮有司徹先生之胥。鄭注先生長兄弟。賈疏文承長兄弟兄之下。故知先生非老人教習者。論語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皇疏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是也。戰國時則以先生稱其師。孟子離婁篇樂正子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又曾子居武城。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忠且敬也。是也。或非師而年齒甚尊。以師禮事之者。亦

稱先生孟子告子篇宋程將之楚孟子曰先生將何之自是以後先生遂為尊稱不以稱同輩

道濟字石濤號清湘老人又號大滌子又自號苦瓜和尚又號瞎尊者揚州畫舫錄所載亦同惟張庚畫徵續錄有曰明楚藩後也其由來究不能悉昨讀阮文達公所藏石公冊後有江都貢燉題識攷究綦詳謂石師於畫後往往鈐靖江後人印又嘗見石公手書臨池草載內官實錄一篇低徊吞吐意不盡言按靖江王係明高皇伯兄南昌王孫守謙以洪武三年同九皇子一體受封欽錫贊佐相規約經邦任履亨若依純一行遠得襲芳名二十字為派系後累坐梟廢尋赦復至末季嗣王亨嘉僭號於桂林閩中丁魁楚討平之公名若極應是亨嘉的嗣所云託內官以存活者其即在思文平粵之日耶吾邑洪文陔華以畫師事公得公自述一紙序次頗詳陳徵君撰為余言公與西江雪个為叔姪行而泉唐屬太鴻鸚獨辨其非勝國天潢不可解也乾隆二十三年痕雪居士識居士號周南江都耆名士也

按今之揚州在東漢為廣陵郡屬徐州西晉猶然此後僞置更易不一隋開皇

九年方於此置揚州總管府。故煬帝泛龍舟。曲云。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其分疆之精。無逾於此。潛邱劄記。

明季嘉定左通政侯峒曾率二子元潔元演同守嘉定。城陷。為李成棟所殺。其幼子元滯。雞髮亡命。間道渡江。匿於揚州天甯寺。見堯峯文集。

銅印惟別部司馬極多。按續漢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又古印有漢屠各率衆長。魏屠各率善阡長。晉屠各率善阡長。按屠各羌之一種。後漢書公孫瓚傳。瓚子續為屠各所殺。

六合冶山山口有祇洹寺。寺十數楹。甚荒陋。無碑記可攷。閱年檢永樂大典。見宋紹熙儀真志。載唐開元二十三年。六合令房翰祇洹寺碑。稱此寺吳始為象塔。梁以地若祇洹。遂以為名。宋國公鎮吳州建寺。隋皇為晉王時立白樓。隋末焚壞。唐開元重建。且有座飛萬鶴。門結千龍。影殿香臺。雕甍繡闥。三百間。寔宇十八。變雲圖等語。可想當年壯麗矣。見阮文達公擘經室集。

十二硯齋隨錄卷四

儀徵汪鑒錄

長州王惕甫芭孫有集漢碑聯句。從張午橋太守處鈔來。茲錄於此。其集尹宙碑五言云。清軌履貞壽。高居富文章。清身履儉德。博業稽高文。即景親風月。隨時篤詩書。博文心有宰。親雅業多師。詩興殊騰舉。文章迺清純。七言云。文章自傳壽者相。風雅即是仙之流。體載六書秦相字。高含百氏漢家文。六經三史歸典則。秋月春風愛景光。四時有興會。仙友百里可師為。宰官詩有興。時因作社文。當是處即名家。其集衡方碑五言云。砥行蹈前槩。悅書聞古香。藏書入清秘。含詠歸溫純。振逸剝浮假。翼古旌雅純。長風順鴻翼。威曜明虎文。竹室會清秀。茅齋長淡甯。新英出穎異。古石含聲光。經書在含茹。操行從溫純。美樹檻其秀。嘉苗稽其秋。素節呈雅則。良玉保温其。飛步尋大雅。拔身就古狂。七言云。階留竹樹從向背。室有詩書鎮晏溫。中朝雅操風霜色。太室高文金石聲。脩竹種階多秀拔。香茅蓋屋却清溫。竹舍舉尊留月色。茅庵敘詠遣風光。紫色文章聲動玉。絳宮書札色鑄金。二陸雁行名並美。軒方虎帥道尤光。其集張遷碑五言云。

溫良載珪月。芳潤披蘭風。良佩雙溫穆。新蘭獨芬芳。鄉風多樹藝。月令問魚鱉。
蘭言載芳潤。穀性多純良。詩書務敦重。蘭樹隨芳新。弦月留虛性。幕雲生遠音。
德潤自溫克。雅敦微穆如。蘭風體芳素。林月性高虛。詩書多歲月。城市有山林。
七言云。文有別才蘭在野。詩隨興到月流天。道以勤萌如種穀。詩多雅練勝燒
蘭。其集史晨碑五言云。談際月臨坐。書成烟在屏。經槌流河漢。文成煥璧奎。月
增天不夜。酒化日長春。七言云。書史變化日增古。烟月空靈時有情。書興酒情
屏上月。鈎經槌史坐。生春魯史漢。書文變古。周情孔思力鈎元。天然書興雲生
几。小有文情月到門。朝端德度瞻麟鳳。坐上文光映璧奎。鳳紀日長徵月令。麟
書春煥仰奎光。其集史晨後碑五言云。奉爵稱壽考。吹笙諧雅歌。表望恭琮璧。
稽材種梓桐。秋上桐廬月。春延石戶香。種桐因補屋。流麥為耽書。桐屋祗延月。
香亭還種春。門戶餘肅穆。宅里表謙嘉。七言云。對月歌因亭畔石。先秋賦到屋
西桐。戶外香流子時月。唐西桐作一行秋。其集百石卒史碑五言云。能脩漢雜
事。長擅米家書。問酒可一石。能文空百家。行文擅雄古。尊道立高嚴。常須酒一
石。雜覽書百家。六言云。六藝雜宗漢事。五言直到唐人興。到書如大米。典來酒

是文君。七言云。極選文章歸侍從。惟寅典禮領曹司。百郡憲司承典則。十行寵
詔奉褒嘉。學問寵嘉前。侍從文章典。領大宗師。掌制高文留太史。侍祠嘉禮領
南曹。案上書留三古篆。尊前酒作四時春。能通文選唐人學。直作經師漢氏宗。
長史字須從酒出。魯公書特以人傳。典故有如文學掾。藝能特選孝廉君。其集
韓勅碑五言云。洗觴來舊雨。流詠見高風。詠風親古道。觴月舉前聞。漢學尊記
注。韓文絕雄深。圖書宣古奧。言詠載風流。高詠月流字。雄文雷起空。七言云。義
存古奧語追賈。字載雄深文學韓。秦漢高文學自古。孔顏至樂道為尊。東華鍾
慶高青鏡。南極承圖壽。紫觴余亦有集琅瑯臺篆書。瘞鶴銘殘字聯句。但今兩
碑所存者。僅八十餘字耳。且字多重複。集瑯瑯臺五言云。帝德斯稱盛。臣書可
刻金。稱德成金相。言功嗣石夫。七言云。始具臣功金襲號。後稱帝德石成辭。八
言云。曰德曰功。其稱斯大。於金於石。為辭可書。又有集瘞鶴銘聯句五言云。玄
亭徵爽事。黃石表仙藏。仙侶亭前集。黃華山外留。華掩亭前石。禽浮江外山。丹
迺真仙事。黃惟宰相華。七言云。禽留篆勢徵於石。仙表銘詞藏此山。上下徵事
迺以固。髣髴真仙胎於洪。以黃留石仙不朽。惟楊集亭玄迺旌。楊厥銘藏徵篆。

勢。朱華詞重表江山。江上之山唯集侶。亭前以石廼留仙。相此禽也。山之侶。厥
唯仙乎。亭以銘八言云。留集亭前。浮家江上。相禽山外。侶石華陰。江表詞華。山
陰篆勢。真流黃石。仙侶丹銘。於玄宰徵。山陰篆勢。唯朱浮掩。江表詞華。九言云。
歲事表山家。唯留此石。午陰掩華勢。以銘吾亭。

吾鄉風俗。凡遊宦者。上自宰相督撫。下至州縣。未有不以清廉著者。古稱虎渡
河。蝗越郡。皆為廉吏感化。未嘗見諸實事。道光間。吾鄉屬茶心。太守任廉州府。
有還珠之異。許海秋比部屬廉州。詩序略曰。自太守官廉州。廉之民咸曰。漢有
孟嘗守合浦。珠之徙於交趾者。若有知焉。而自還。今廉之珠。不知其何所徙也。
蓋不獲見久矣。自太守至而珠。又不知其何自來。是漢孟嘗還珠之異也。感召
如此。其廉可知。故太守名其堂曰還珠。

姚姬傳先生惜抱軒筆記。謂魏志載國淵詐求讀二京賦。以得謗者。吳志載周
魴謫曹休之辭。並市井小人之行。而為之立傳。以為美談。則史家之無識矣。至
馬超乃亂臣賊子。在蜀又無纖毫功績。而為立傳。列關張之次。尤為謬甚。蜀雖
少才。亦何必載此耶。

湘靈峰在儀邑西南里許野田間石高一丈有奇。孔穴洞穿。不下百數十竅。天
矯玲瓏。有如舞女。俗呼美人石。為明天啟間汪氏容園故物。嘉慶某年。太傅阮
文達公以篆書署曰湘靈峰。又刻有嘉慶丙寅四月二十一日汀州伊秉綬觀
八分書十數字。同治戊辰。余攜筆對摹其狀。廣徵題詠。自喬中丞。鶴齋。厲方伯
鳧庵。蔣廉訪。叔起。吳蓮芬。楊海琴。兩觀察。及莊司馬。中白。王上舍。小梅。均有所
述。惟方伯七古首數句。盡體物之妙。有君不見辛女之巖。高極天。遺世獨立如
飛仙。又不見玉女盆。留太華頂。風鬟霧鬢。妝何妍。從來妙跡本天造。大化有意
窮雕鐫。吾鄉汪氏有奇石。半空倒插青花蓮。風來仙袂宛然舉。石兄翻笑成嬋
娟之句。蓋方伯為其鄉人。幾經目睹。故言之親切。

用典譎踳。雖古之高手名家。不能盡免。楊德祖畚臨淄侯牋云。有脩家子雲老
不曉事之句。按脩為太尉彪子。均為揚震一脈。而揚子雲自序云。五世傳一子
雄。無他揚於蜀。而雄又無子。即鄭固碑所謂陽烏不育。蓋雄之子不育也。而脩
之姓从木。雄之姓从手。不應若是之謬。脩且如此。他何言哉。

江先生艮庭聲遠於小學。不為行楷者數十年。凡尺牘名刺。率皆依說文書之。

不肯用俗字。其寫尚書灋水字。灋字不在說文。灋据淮南作屨。屨据爾雅義作孟。人始或怪之。後服其非臆說。見平津館江聲傳。

太平圩在揚州北鄉公道橋東北八里。道光戊戌。太傅阮文達公築隄。掘得宋紹定六年陳氏二孺人碑。碣一地。券二。碣方尺許。載周姓長子名行簡。登賢書。餘漫漶不可辨。地券碑刻字。塗朱載大宋國淮南東路太平鄉方陵前壩。從前志書無知此鄉為太平鄉者。

同治七年日行條云。陝西鞏昌府有山行入城內。傷人敗屋。詫以為誕。按張世南游宦紀聞云。永福古有讖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之謬。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橫山而行。鑿地成蹊。則知前代已有此異矣。

方望溪先生苞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臨川李巨來紱輕之。望溪常攜所作曾祖墓銘示李。才閱一行。即還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請其說。李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為桐城者。此不之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久之。然卒不肯改。其護前如此。潛研堂方望溪文跋。

焦山志謂山以焦隱士孝然遂名焦山。攷杜佑通典京口有譙山。戍太平寰宇記亦以譙山為戍海口之山。余家藏嘉定鎮江志云江淹焦山詩舊本作譙山。是北宋以前尚名譙山。北宋以後始以焦孝然事傳會之。孝然避兵娶嬪於揚州。見裴松之三國志註。爾時孝然年尚幼。竝無隱焦山三詔之事。且孝然為魏以後人。蔡伯喈卒於漢末。在孝然之前。焦君之贊當別有一焦君。斷無為孝然作贊之事。又焦山古鼎。王西樵始據韓公如石言為京口某公家物。嚴分宜啟之。康熙間人競以為詩歌故實。然自嘉靖以後。明人書集從無此說。某公究何公耶。然則為如石臆語耳。天水冰山錄於分宜家物無所不載。古銅器款識中祇有古鼎二物。共重一百四十觔。並未言及款識。且鼎甚重大。非今周鼎明矣。朱竹垞翁覃溪二君深於攷古。其焦山鼎詩中皆不言此事。為其無據也。故余謂焦孝然嚴分宜二事等諸無稽。勿聽可也。阮太傅元置定陶鼎。焦山詩註汪庸夫先生中廣陵對云。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中謁大興朱侍郎於錢塘。侍郎謂中曰。余先世籍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於此。嘗覽朱育對濮陽興語。意其賅洽。攷朱育之對。在吳志虞翻傳裴註中。

士人處世不可議論長短。而形諸筆墨則又不可。昔馬援誡兄子。使之效龍伯高。無效杜季良。所為則善矣。雖然。杜季良仇人訟書引援。誠為證。竟免官。而梁杜寶固因之被難。梁松由是恨。援死後。構陷至妻子不敢歸葬。若是則初時誠子姪好議論人之長短。而後卒蹈禍機。可不慎哉。

鄭文寶江南餘載云。南唐蘇洪規築揚州城。得石銘其文曰。日為箭。月為弓。射四時兮何曾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窿。夫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鳥叫烟濛濛。千年萬年松柏風。

今人購買田地。悉於契券上註明四至。其由來甚古。春秋左傳僖公四年。管仲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雅釋地云。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据此則古已立四至法。

江都汪庸夫先生中博聞強識。通知古今。其為文鉤貫經史。鎔鑄漢唐。所著述學內外篇。出入羣籍。發明奧旨。皆先生自訂。其未入述學者。有韻蘭軒題襟餘館詩序。又有擬陳商會韓退之書。其辭曰。屬思過苦。則造意反不深。誠吾之病。然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則不然。君子之道。非苟以求人好也。今徒曰不好。

瑟而已不幸而王不好士則將去而為工賈乎而淫樂百戲又可貶王之所好以中之乎且君子患瑟之不工不患人之不好苟瑟工而人不好雖舉一世之人弃之猶將挾空桑雲和之材奏於鈞天張於洞庭之野使伶人誇越素女操綬樂以鹿鳴四牡與虞舜文王孔子揖讓曾何齊王之云哉王雖不好吾固未嘗攬指而傲瑟也又何怨且怒哉世之君子屢試而不遇則憤然自負其學而於富貴有不屑名位已至則以仕宦為必可得而謂同列晚達者無志足下非其人也

揚州北門外鐵錢方圓徑丈余所見者傍花村左近三口又二口為阮文達公移置慧照寺錢邊刻移遷年月至南門外四口漠無所見相傳元鎮南王所鑄而享王錫之稱寶土人臆說見涌幢小品

馬惟與者逆臣馬寶兄也嘗為雲南總兵移鎮福建其人不諳文墨然時有發言合禮者順治之季特賜諸將三代贈封惟與久之不上撫臣問之愀然對曰下官少為寇虜相從作賊今幸際風雲之末實不知父何名母何氏若私撰以上之不惟欺君亦誣其先人也但求恩榮及身而已一時皆是其言嗚呼李德

林俊人也。尚妄加其父官爵。以招臯戾。豈但侯景哉。不謂草竊之徒所見如此。賢於郭崇韜遠矣。鮎埼亭集。

焦先生里堂曰。孔子十翼。即訓故之文。反復以明象變。辭氣與論語遂別。後世注疏之學。實起於此。

方環山士庶有論畫三則。載天慵庵筆記云。晉唐畫不多得。因不常見。若五代宋人之畫。則不出縱橫兩字。如用筆。則有長短大小。斷續頓挫。用墨。則有乾溼濃淡。魂魄骨肉。立局。則有賓主。反側。聚散。交插。至於著色。渲染。仍然補筆墨之不足。非特塗抹朱綠。為染工伎倆。故古人筆墨。具見山蒼樹秀。水活石潤。於天地之外。別具靈奇。即或率意。撫灑。亦皆鍊金成液。弃滓存精。曲盡蹈虛揖影之妙。又云。作畫之士。步步腳踏實地。多臨多看。又且熟味唐宋以來諸家論畫。神化一境。亦不難歷久而至。又云。畫之化者。幹前輩之丰神。融作家之形製。信手結格。隨筆生情。內無宿心。自外無常態。要必讀書養氣。以培其元。然後心明而筆和。貌古而神逸。

歸太僕有光山舍示學者書。道盡當時讀書之弊。可見數百年前。與今時無異。無怪乎愈趨愈下矣。書略曰。近來一種俗學。習為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效仿。更以通經學古為拙。則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寞之濱。其不為所嗤笑者幾希。然唯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為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為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秦富貴。蕩無廉恥之徒。雖極顯榮。祇為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也。

按五經之鏤板。宋史謂始於周顯德。不知唐長興晉開運已有之。世言馮道始鏤板官鬻於市。而叔始之功實被萬世。獨怪秦漢以來。其文字已經刻石矣。何故不知鏤板。然自鏤板之後。書籍日多。人以其得之易也。反置之不觀。而淫辭蕪說不可傳世者。亦率災夫梨棗。此又板刻之害也。

子書偽作者多。管子亦偽也。但奇奧非東漢以後之筆。管仲先桓公卒。書中小稱篇乃載桓公身後之事。其為偽作無疑。

錢鶴灘東友云。天下有二難。登天難。求人更難。有二苦。黃連苦。貧窮更苦。人間

有二薄春冰薄。人情更薄。有二險江湖險。人心更險。知其難守其苦耐其薄。測其險可以處世矣。

閻潛邱曰。孔子為命一章。其示人以作文之法乎。小子一章。其示人以作詩之法乎。孟子論武城取二三策。使得讀書之法。論北山以意逆志。便識得讀詩之法。

生平所見古名畫。無過厲方伯鳧庵收藏北宋孫知微所畫達摩象。絹心高四尺。寬二尺餘。象後佛光圓渾深邃。面貌奇古。鬚眉純以摘筆寫出。衣摺尤甚。神光赫奕。足令觀者駭目。真奇品也。下以泥金篆字署曰。皇宋明道元年春王正月。蜀人孫知微作於青城郡齋。畫右又題云。歸去渡江一葦。淹留面壁九年。試問瞠睛危坐。幾時却返西天。至正十一年拜觀敬題。時六月六日大熱。揮汗書晉甯張翥。畫上詩堂內又題云。亦不睹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菩提達摩大師甫里陸游。字徑寸餘。筆力沈厚。雅與畫稱。

太傅阮文達公邃於金石。而於古銅器尤殫心焉。所著積古齋鐘鼎款識攷訂。

精詳直駕薛尚功而上之。其門弟子朱椒堂先生所撰文達六十壽引。悉以吉金銘詞詮述生平功業。可謂壽文創格。備載於此。青龍集昭陽協洽孟陬之月。庚寅。為吾夫子六旬周甲令辰。時梅舒粵嶠。玉燭調陽。海寓澄鏡。門下士奉函製錦。以頌盛德。斯慶壽者遍天下。騁妍抽秘。華瞻典麗。各體咸備。弟子為弼侍隨。函丈二十有八年於茲矣。竊見吾夫子備德言功三立。通天地人三才。名言莫罄。頌贊難賅。敬思鞠脰。以侑稱觴。則唯當日侍坐時所請業之金石文字。銅花金薤。科斗篆籀。足以稱壽焉。謹成鐘鼎演壽引。以祝其詞。曰。粵自旂常勛閭。澤厚源長。由陳留尉氏而遷於揚。祖德可述。寶刀作歌。活人億萬。九谿功多。父槃作式。誥傳鯉庭。雖呂虔之遺佩。韋賢之傳經。奚翅過之。此商父乙鼎所謂子孫冊冊。商句兵所謂子執旂是也。洪惟聖世鴻運。熙載釐工。篤降崧嶽。股肱翼龍。內叅皋夔之密勿。外奏方召之駿功。代有賢哲。洪施勲庸。從未有如吾師之道崇德盛。武達文通。學勤藝備。祿總遇隆。此周號亦鐘所謂穆秉明德御于乃辟。得屯乍攸。啟帥威儀。嚴上翼下。愷愷熊熊者是也。懿夫孝德行本。色思載怡。八騶鼎養。湖山娛頤。圭田溥德於宗族。石室致馨於尊彝。雷塘築室。瀧岡麗碑。

選樓家塾圖史經帷用以成造子姓芝蘭嘉樹此楚良臣余義鍾所謂追孝先祖樂我父兄飲食歌舞孫孫用之後民是語者是也至夫註禮安素跡疏城市節鉞之仕引疾以辭金革之事陳辭弗避此周唯亦鬲鼎所謂在爾居晦者是也師幼通群雅長為經師以文學侍從受純廟特達之知宗經徵壽曠說祝釐夔歌常拜益贊皋膺石渠纂笈鴻都校經史館縹碧延閣藜青儼古疏於劉向規天象於張衡天題第一爰秩宮端講幄翺鳳丹蘂棲鸞珠林自擲溫樹不言遂乃視學齊魯移旌兩制訓士以道古誼是式集群材於鄧林量髦俊以玉尺樸學竝興詁經成集祠祀南閣馨行高密旁及九章六藝凡有一能者咸俾裁而植至今稱化雨頌春風者心折而口難彈述焉此漢劉枋鏡所謂佳哉文章周公望鍾所謂以愷諸士者是也還朝之明年恭值睿廟親政時以少司農仍直禁近嘉謨密陳用佐揚觀校士禮闈得士鼎盛寅恭靖共丹忱惟蓋先皇簡孚爰畀封圻之任此周公華鍾所謂畏冀威忌伯冏敢所謂用夙夕者是也師先後撫浙江凡九年培士氣勵儒行如舊而加勤焉時海氛方熾籌筆瀛舟巨艦振武戈船順流松門督剿風盪巨酋厥有壯烈協力周謀疆鯢之封山積鶴

鵝之氣風道。洎蔡逆授首。而紫海激秋。此周靈鼎所謂攻戰無敵。曾伯靈簋所謂武孔業克者是也。雨膏雪澤。潛心默祈。鴻啓偶聞。封豕風馳。廉泉分俸。山谷窮黎。川蜀汎舟。如身輻飢。授金紳士。嚴絕吏欺。爰乃詩歌乎遺穗。圖應乎嘉禾。而猶退然不以為多。此楚公鐘所謂夜雨雷。罇木甲木。少豐姑敦。所謂既自亦壽人者是也。至夫饗序鑄器。門關惠商。封卷湖曉。石鞏塘長。和樂政通。此齊侯壘所謂兩壺八鼎于南宮。司鼓鐘者是也。既而蜨夢開園。蒔花種竹。瀛洲再登。學尉先覺。蔬筍味甘。朋尊自樂。此周張仲簋所謂諸友。飡食具飽。未夜鼎所謂用鬻用鬻者是也。厥後銜命定讞。吉蘭泰。蠶池。設客問難。明徵其詞。此周克盃所謂作冊。內史鹵。百廬。散氏盤。所謂右還表于竟。竟導以南表于卻。萊導于西者是也。旋督漕正。軫接檣連。嚴迺侍備。竊舫晏然。此南宮方鼎所謂先相南國。貫行者是也。定簽盤之法。校弧綫之制。精以入神。簡而易理。此習鼎所謂禾十秭。遣十秭為廿秭。受匡卅秭者是也。豫章持節。簫勺羣。應迅奏膚功。曾不逾月。幾先燭於杼杵。鄰繼鏹其萌蘖。思綸載褒。宮銜晉錫。此仲偁父鼎所謂南淮節。鄒專鼎所謂錫帶束戈。琬戟縞繹。彤矢攸勒者是也。密高嶽嶽。伊闕戕戕。移

旌莅治。甘澍播和。旋以荆襄重鎮。八州作督。政循越豫之經綸。澤溥雲夢之霑
渥。爰乃上契簡畀。於粵東西。駐纛是邦。海山重疊。鱗集艮船。荏苒時聞。盟黨煽
毒。白波水仙。朦朧游泊。倉庫侵漁。罔恤瘼癘。蓋其由來匪伊朝夕矣。自吾師敷
治以來。越今七載。不兢不綵。懲荒懲怠。正色率下。澆風以改。師虞庶同。疊圻春
藹。此周岑父鼎。所謂率我友以事者是也。嘆厯險詐。唯利是競。定謀示威。俾不
敢逞。此宗周鐘。所謂服要廼遣。間來造昭王南節。東節。峻保三國者是也。下瀨
樓船。虎螭狙狙。瓊海珠崖。盪垢滌瑕。此商董武鐘。所謂董武周虞。彊者是也。戢
暴安良。疏免赦例。丹筆省除。雪乃輕繫。此邢永鐘。所謂對揚乃德。永于吉者是
也。倉塩充枵。府庫滿瀛。民樂熙皞。垂實庚庚。此曾伯簋。所謂綏邑湯金。道錫金
以征。以行。用盛稻粱者是也。今上御寓。觀光來止。造膝敷奏。動移時晷。三接優
賢。錫賚便蕃。此周頌壺。所謂受冊佩以出入。覲寵康虔。屯右通永。命周邑尊
所謂蔑歷錫馬。錫裘。吳彝所謂錫赤舄。金車。秦朱號旂。虎窠。東裏牽車。畫鞬
金甬馬者是也。夏日轉旆。言旋濟川。用船遄歸羊城。以奉揚聖德。環海晏安。此
齊侯鐔。所謂侯氏鎮靜且安者是也。且以著述宏富。宛委龍威。擘經築室。文昌

珠輝賦凌班馬文軼韓蘇經源孔鄭學訂程朱詩歌正始書分支派測規量矩
識綜大小公餘燕寢手編是勤凡筆於書者統經緯而炳大文執成而道咸尊
焉此冊父孟所謂作冊者是也吾師德壽人名壽世功壽寰宇當週甲攬揆總
祿集祐此和鐘所謂豐壽是保晉姜鼎所謂參壽維利者是也家事允釐頻鴈
潔敬翟曜令芳眉壽稱慶此仲姜鼎所謂綰綰眉壽者是也授經過庭銀艾相
承金倉佐政度支是程華鄂按武朱芾蜚聲桐孫碧珪芝房紫莖此齊鍾鐘所
謂則百斯男而執斯事漢東王父鑑所謂子孫滿堂者是也聖主任賢敷歷行
躋台鼎孟梅調燮此漢洗所謂富貴昌漢鉤所謂長宜君官位至三公者是也
師嘗曰彝器之作當周孔未生以前今徵引皆積古款識一編合千百古器祝
義壽之引延昔為弼受業於節館今官於柏臺引既成爰敬書以侑稱壽之盃
題襟館在運署內西偏嘉慶間曾賓谷都轉所建咸豐癸丑亂館圯今都轉方
公子箴葺而新之何悔餘先生贈以楹句不亞孫髯大觀樓之作妙能隱括古
今不匱情韻聯云當年領衆登龍歸依大雅記漁洋修禊賓谷題襟招來嶽嶽
羣英翰墨壯江山之色翳玉鉤芳草綠染吟牋金帶名葩紅舒讌席至今傳文

采風流。賢使君提倡騷壇。誰可與梅閣聯吟。蕪城續賦。有客腰纏騎鶴。爛漫閒游。悵玉樹歌沈。瑤花夢斷。歷盡茫茫浩劫。池臺賸兵燹之餘。祇橋畔紅簫。二分月在。樓前翠箔。十里春多。漸次復承平氣象。大都會搜尋勝境。我欲往雷塘泛酒。蜀井煎茶。

豐即鄉射記命弟子升設豐。注云設以承其爵。豐制蓋象豆而卑。鄭注鄉射與燕禮義同。阮文達公藏有拓本。跋云甲子冬在蘇州。錢獻之博士沾繪式。竝以拓本來。云形如豆而卑。内外有花以儀禮攷之。其名曰豐。以建初尺量之。高七寸。大徑一尺七寸。博古攷古諸書皆無其物。即聶崇義三禮圖所繪象人形載杆者亦非是。唯器之口周以篆銘。其詞曰非非而行。非之大者也。言諱而行非道之害者也。天之所罰皆為泰者也。去泰而天下無害。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惡其言之過其行。小人曰何傷禍乃長。何害禍乃大。

避暑山莊紀事詩

成書傳雲

端陽節至麥風溫郊祀初回萬馬屯避暑年年循例往年例於北郊後皆鑾千官送駕大

東門

鸞旂翠葆出圓明近野居民夾道迎不用羽林傳警蹕兒童相戒各低聲

委蛇輦路絕塵氛旂影徐飛樹影分正是久晴新雨後清河橋下水沄沄

相國行輿步驟遲每隨雙轡望前麾御蘇前皆御前大臣及乾清門侍衛扈從

皆騎馬時惟王書生也忝從行列駕馬常先八桿旂

趨撥如飛健步軍每經村市避行人乘輿所至凡遇村市湊集處則執竿拜唐

山鳴山者村也亦謂之走撥凡走一撥道旁樵牧多如織不近鑾輿總不嗔

白褶前驅後赭黃虎槍營皆衣白褂乾清門侍衛皆衣黃褂行宮將近趨行忙營門下馬看林立射

虎將軍蠟桿槍

沙孤堆上望行旌萬騎如雲按隊行豹尾遙分成小駐蘭溝河畔有興營沙孤堆在

蘭溝河之南

草輦沙輕輦路平石槽南畔認行營下門列帳還相勞屈指灤陽第一程行宮入

百官齊集謂之上門晚膳後散歸帳謂之下門

風山口內路迂迴土壁中間一徑開轉過坡陀三四里青山如面向人來至此始見

已近懷柔風候殊山城如斗勢盤紆鑾輿過後街衢靜閒坐農民說免租過地免租

歲歲居民望翠旄密雲一帶沐恩膏迎鑾父老能追憶六十年來世八遭逆旅

記憶甚悉亦絳縣之傳也

屈蟠妙筆寫荆關鐵幹虬枝翠靄環誰識百年培養力九松山作萬松山有山初

松故名今則不下萬株矣

萬馬連鑣靜不聞千山盤折翠旂分南天門上傳朝膳遙見金輿入五雲南天門在

萬山之巔乘輿小駐從行仰視黃屋翠蓋皆在天半

小邑當衢百貨陳連宵鐙火聚行人傳言石匣藏靈怪欲訪奇聞說未真傳聞

匣在巡檢署堅不可開故名問之土人或云不知或云有倉卒一宿不能住窮其怪也

白鶴澗溝風日晴山頭澗底白雲平下山却望來時路人在長空木杪行

邊風颯爽陣雲屯古北雄關瑣斷垣十萬貔貅齊勒馬元戎擐甲立軍門時古北口

提督陳兵迎駕

一色鵝黃孔翠斑北來嘉客觀天顏蒙古於本朝為客見御製詩注問安纔畢齊乘騎便入乾

清侍從班蒙公諸王公多有在御前行走者

關城迴望五雲中路入平川馬首東千里灤陽分別派雙橋如虹駕晴空

竟日看山眼漸明一山未盡一山橫欲窮絕塞峯嵐秀清曉來過巴什營巴什營直

南一山峯嵐秀絕

關門內外隔溫涼出口後氣候稍寒七站中間此站長路轉峯回迷向背御營近在兩

間房

茅屋石牆處處皆山家留客小安排晚餐莫漫愁沽酒御道中羅買賣街御營前多

支布帳貨食物酒果謂之買賣街

小戶編籬逐徑成村莊兒女善經營晚涼動我歸農興羨煞山田帶月耕地多

雨後泥深馬不前解鞍小憩古城川行人說虎日將夕榛莽無邊風颯然虎

駝裝深夜走前營部院百官下門後無事輒鈴鐸相聞歌笑摩寬轉莫愁官道先一日啓行謂之走前營

失路旁懸得火毬

步懸夫於路之兩旁隔數

石嶺盤空一徑開

爭塗隔夜苦喧騰

險青石梁路仄陡 驚看車騎分頭避 嚮導先

鋒躍馬來

鹿角杈枒當道橫

鑿輿過後放人行 山頭地底遙相應 盡是鳴鞭叱馭聲

老嶺纔過又陡坡

過青石梁數里即

黃土岡路亦陡險 兩峯相望鬱嵯峨 中間平坦無些子 銜尾

駝裝絡繹多

常山別殿午陰濃 謾謾寒濤靜院松 誰識九重無限意 雨憂行旅早憂農

侍從清班愧不才 橐韃日日上門來 黎明忽失前宵路 此處宮庭向北開

常山峪行

官背南山而建北向

雨氣空濛夜氣涼 嚴裝夙駕曉行忙 侵晨忽散千山霧 策馬先過三道梁

遠山隱隱見周牆 望近誰知路尚長 盼到河屯營裏住 計程明日是山莊

斷嶺回坡路折盤 曉行人在畫圖間 灤平迤北無喬嶽 一帶倪家平遠山

雙塔山頭處士祠 躋攀無路到今疑 曾聞有詔搜奇蹟 野韭盈階木主欵

臺一土

山半高十餘丈中分為二四圍立如削上有瓦屋三楹歷無登之者聞佳歲來 輿經過詔遣人梯而上 室中設香爐木案塵積數寸一木主題曰王先生之位

屋前地半弓種野韭數畦甚茂不知為何人之祠問之土人亦不能知所自始也

邊域甯虞生計微八旗蕃富似京畿防熱河設八旗駐之健兒站道誇身手一色鞭

刀短後衣

齒髮雖衰精力存黃衣諸老沐天恩道旁稽首還相告雙鑠應須遜至尊

輦路和風塞草薰提鑪香篆氣氤氳廣仁嶺過山莊近望見山頭五色雲

十里長街馳道通遙聞仙樂入離宮內臣傳旨千官散麗正門前日正中

草創規模質不雕山莊為聖祖所建棧極皆本色無丹牖之施茨茅階土仰神堯文孫繼武無增飾

奕葉欽承儉德昭

禁扁當門手澤垂避暑山莊額仁廟御筆百年堂構繫深思兩旁素壁無多地盡刻今皇

感舊時二宮門壁間石刻最多皆御筆也

日午當天火繖張薰風前殿送微涼戟郎侍直輪番入內藥仍頒祛暑湯門側置

漆桶貯暑湯冰水

遊豫何嘗慰睿思每憂水旱問瘡痍從臣召對無虛日纖細都勞聖主知

楠殿薰風婆律芬山莊正殿棟宇皆楠木小臣曾此切瞻雲臣書壬子扈蹕於此今番更荷如

清人說舊二編

避暑山莊紀事詩

三

掃葉山房

天寵獨聽君王論典墳。臣書今歲召見蒙詢及詩賦制義併問能為古

傳餐已下引諸曹。虎衛擎門執錦條。駕未出以前門盡闔侍衛執環

人語肅正中黃帕御牀高。

校射宮中集俊髦。駕時出看舊家風俗習弓刀書生合作千夫長

語褒。臣書中三矢得賜金馬

親王挾矢御墀頭。龍種英雄壓輩流。孔翠鵝黃新賜得。天閑騎出紫驊騮。鄭親

發五矢皆中詔賜三眼花翎黃褂內殿馬

天藻頒來雪日光。詞臣奉詔愧枯腸。烏絲繭紙剛騰得。中使傳宣進和章。萬皇上

餘暇聖製詩章日有程課率命應蹕詞臣和韻滿數日輒一稟寫呈進以單紀數前詩甫繳次單即下奎文炳煥富有日新實曠古所僅見臣書以翰林講官

隨行亦得一體恭和

射生人集曲城隈。白鹿黃羊攜載來。內侍迎門先導入。御前都尉打鮮回。

山雨吹晴不作泥。侵晨有詔幸須彌。寺名札什倫布蓋梵語也流杯亭外排仙

仗。水長沙平輦路移。

梵宇浮圖高出霞。下瞰城市如塵沙。撞鐘吹螺迎大駕。輦前無數金蓮花。

毡裘君長沐殊恩。泥首宮門聖語溫。六十年來勤教養。諸蕃一體等兒孫。

巴林盟長已華顛。拜跪依然禮數虔。聖主非常賜顏色。念他侍從幾多年。巴林王為

諸蕃盟長年近古稀。瞻觀時猶跪拜如禮。無衰遲之態。仰傲聖人久道化成。故一時毒害同登。對為世瑞如此。

無數明駝卧近郊。殊方貢使面顛顛。沙隄十里平如掌。一例排支蒙古包。

朱輪黃蓋傍天門。中使傳宣哲木尊。哲木尊西藏刺麻名。呂對出門還默坐。西

來大意本無言。

九齡稚子悟前因。又見章嘉萬劫身。逢著舊交都色喜。可知渠是再來人。前章嘉呼

圖克圖住世時。道法神異。最蒙優眷。示寂後。復轉輪關。教今九歲矣。來行在見前身所素識者。仍慰勞如平生歡。

捧詔名卿見佛回。法輪自轉不須推。丹書未遞行程緩。堪布先期進馬來。刺麻

進梵書通帛頂禮志虔名丹。書堪布亦刺麻之有品秩者。

振古奇功一日收。捷書驛遞看星流。宰臣入賀天顏喜。曠典頒來如意舟。如意舟乃

御園中別所於水中。疊石為洲。全作舟形。故名。

會龍山色曉空濛。萬壑朝宗一派通。錫以嘉名應為此。荒唐野語付齊東。會龍山下

水為眾水所歸。故有是名。傳言下為群龍所聚。殊屬荒誕。

清人說書二編

避暑山莊紀事詩

四

轟轟孤疣插斷崖。山靈也是費安排。依然頑石和沙礫。笑殺談詩薩質齋。名樺樵山孤峯拔起上豐下儉別無環拱狀極奇偉同官薩質齋曾有詩云云

山勢高低一徑開。石城內外隔塵埃。遊人莫傍牆根語。聖駕方從西峪來。

羅漢山頭羊骨灰。回官作法召風雷。傳聞札韃生牛腹。能致蛟龍送雨來。時遇旱

人輒於山頭播生羊誦回呪祈雨頗有驗蓋其國俗也札韃似石卵生馬腹中亦回人禱雨所用

簫鼓喧天達禁宸。土風祈雨走比隣。柳圍帕首胡旋舞。寡婦童男笑殺人。俗間祈雨

多折柳戴首

惟有山田望澤殷。經旬不雨便如焚。忽聞好雨傳鄰叟。僧帽峯頭望白雲。僧官帽山

名也土人每瞻峯巔雲起為雨候

宮牆下視小西溝。退食宗藩羽衛稠。忽地下輿騎馬過。始知天子在樓頭。

吹面西風酒力微。好山無限澹秋暉。碧天雲點長空靜。望見宮庭白鶴飛。

荒山如赭碎秋菅。遊牧兒童驅犢還。望見仙園規矩草。始知雨露勝人間。塞外土肥

草長高不見人然俱雜披蒙密可憎獨御園內所生修僅數寸一望如翠屬平鋪略無半莖參差錯出者可異也俗呼規矩草

中元法食集群僧。迎水隄前梵唱興。十里長渠通禁苑。御溝牆外看河燈。中元節施

食作佛事故河
燈一如都下

花破聲中璧月圓。中秋烟火二更天。居民都向山頭望。紫電金蛇滿碧天。

離宮秋曉瑞光寒。壽域宏開萬國歡。禁尉鳴鞭仙仗肅。二層門外拜鸛鷺。

鵷冠奇服遍城闔。盡是梯航祝嘏人。萬樹園中開御宴。湛恩亦許到陪臣。八月十三

日為聖壽節。每年祝嘏後例於萬樹園中賜宴諸王公大臣。有外藩使臣亦恩許入宴。

廣場迴望靜無塵。走索跳丸百戲陳。偃子僊侶排兩列。御前先喚摺交人。開宴時百

戲具陳輒宣善撲高等人員令於御前相撲以角勝負。

名是吳歆及越吟。踏歌連袂走相尋。熙朝樂舞聲容備。不廢兜離傑侏音。大樂奏時

亦有回部樂舞用鄉語聯袂頓歌其樂器形制絕奇。古非所習見我朝聲教遠訖樂備萬方鳳儀獸舞之盛虞廷不得擅美於前矣。

甫田秋宴仰同仁。甫田秋樹亦御園別所。金帛賴肩異數頻。拜賜向來皆九列。君王特旨

召詞臣。

鈴索無聲畫漏稀。時平微物亦忘機。一雙白燕衣如雪。來傍宮牆故故飛。

邊城五月似春陽。盡日山行挹衆芳。饒有風姿草芍藥。略聞芬馥野丁香。草芍藥草

本小花鮮紅灼灼劇可愛絕不類芍藥也。野丁香亦口外野花形差近似香遠遜。

清人說卷二編

避暑山莊紀事詩

五

石洞飛泉一道斜坡陀背轉少人家。平岡十里無行道。開遍空山桔梗花。

間滿望俱是初不產水澤也

僦居多在兩山頭。退值還為蠟屐遊。芳草鋪茵榛子峪。石林飛雨水泉溝。

迤邐芳草芊芊眠鏡有畫意退值後同人相與携尊籍草竟日忘返水泉溝有瀑泉傾瀉亂石間繁響琤琮如琴筑競奏

禁院風清絕點塵。冷官無事稱閒身。朝朝太僕朝房裏。揮麈清談似晉人。

炎威尤畏日西斜。邊地無冰酷暑加。夜半酒蘇肺疾作。牀前留得枕頭瓜。

皆精圓頗不類故有枕頭名

詩情畫意總相關。退值離宮鎮日間。數點斜陽紅樹晚。碧峯門外看秋山。

滿地清暉興未闌。孤吟無奈夜銍殘。中秋節到歸期近。御製詩交第四單。

以八月望後迴鑒

山村茅屋自高低。荒草連天曲徑迷。黃葉滿街秋巷靜。隔牆聲喚賣酸梨。

佳劇

勝跡都從遠處搜。一官羈絆苦相留。秋涼一枕遊仙夢。夢入朝陽洞裏遊。

此地名蹟遇駐蹕時遊人甚夥余以去舍遑遽竟未得一遊

終

八旗詩媛小傳

曼殊震鈞著

八旗婦女能詩者多。今類列於此。鈕祜祿烈婦希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永貴之子媳。員外郎伊嵩阿之室也。夫病。割股以療。不驗。矢以死從。因女弱無依。恐貽舅姑累。苦守十年。女嫁之次日。賦七言古詩見志。自縊死。翁錄其詩奏聞。高宗硃批云。著伊家好好收藏。特予旌表。今錄其詩。薦蘿松柏為婚姻。崢嶸夫壻超凡倫。盈門不須誇百兩。入座却喜驚千人。三周御後諧紅燭。華屋金堂伴珠玉。春風秋月見情懷。得事秦嘉願已足。一從清館理瑤琴。恩禮殷勤契合深。白璧寒冰知妾志。高山流水見君心。如賓如友意方遂。誰知運厄龍蛇歲。得疾三旬尚未痊。驅馳千里隨朝貴。病中作客病彌增。書報平安那足憑。去後妾唯心戚戚。歸來夫已骨稜稜。倚枕纏綿勢愈重。膏肓二豎誰能送。一時和緩總虛聲。百劑參苓皆浪用。眼看一局欲全輸。百計維圖拯我夫。聞說通靈惟割股。此時那惜肌膚苦。白刃如霜忍痛剗。一箇偷持和羹煮。愚孝愚忠一寸忱。皇天后土鑒應真。今日癰疽在弱體。當時血跡滿羅巾。人定勝天竟虛語。精神耿耿渾無補。瑤琴瑟瑟莫淒涼。可憐一旦成千古。傷心萬事盡彫零。弟妹多人尚弱齡。

伯道無兒悲似續。中郎有女痛零丁。妾亦何心立人世。泉壤同歸蚤決計。餘生尚在非貪生。強持妾意同夫意。臨危執手語諄諄。嫁娶經營妾妾身。泣言身了事未了。惟恃卿存即我存。我夫託我深知我。我不報君烏乎可。一死從夫妾不難。前言不踐死何安。九原會有相逢日。遲速須知事一般。向平嫁事今已竟。十載要盟此日應。夜臺銜命報夫君。嚼蘖肝腸差可證。遺稿中尚有烈婦嘆二首。為大學士舒文襄子婦棟鄂氏作。傷同志也。

誠嘉毅勇公明瑞之夫人常氏。滿洲人。明公征緬甸。夫人送之。詩云。家事紛紜莫挂牽。與君結締總前緣。不求長作雙棲鳥。但願同彫並蒂蓮。及明陣歿。夫人遂殉經以殉。

蔡夫人者。制軍毓榮之女。而高文良公其倬之配也。夫婦皆工詩。皆有集行世。余見公夫婦手寫詩稿一冊。惜未錄出。按閨秀正始集。謂夫人才識過人。魚軒所至。幾半天下。文良名重一時。奏疏移檄。每與夫人商定。閨閣中具經濟才者。隨園詩話載文良公與某不合。屢為所撼。公詠白燕第五句云。有色何曾相段借。沈思未對。夫人至代握筆云。不群仍恐太分明。蓋規之也。

德松如侍郎齡之母名坤秀松如幼時家貧經書皆太夫人口授乾隆八年太夫人年八十高宗賜詩云治身勤四德教子勸三遷樂易斯長壽令聞乃大年封柑曾著潔畫荻昔稱賢彤管芳規在千秋耀簡編夫人有冬夜偶吟云一篝鐙火歲將除寒素家風稱索居細剪刻藤三四幅為兒黏補讀殘書其勤苦可想

法梧門祭酒之母韓氏號端靜閑人有雁字詩三十首閨閣爭傳誦焉著帶綠草堂集

佛怡仙布政喜之室人熙春蒙古烏梁海氏夫婦俱工詩怡仙有何時譜就房中曲留得金徽好和歌之句著有友蓮堂合璧詩存若干卷

莽鵠立女名巴顏珠字佛圓受畫法於卓然先生亦工人物不用墨骨純以渲染皴擦而成神情逼肖因性耽禪悅守貞不字長齋繡佛以終有習靜吟云枯

坐小蒲團菩提結靜緣一庭花月好悟得美人禪鵠立為滿洲伊爾根覺羅氏諡勤敏

下淑媛侍郎永譽女永譽精賞鑒淑媛薰習庭訓遂悟畫法工花卉人物張浦

山畫徵錄深以未見為恨

漢軍汪氏總督滿保母年二十二而寡家貧甚撫前室子三親課經史子達泰滿保俱成進士康熙五十九年八旗博訪貞節氏以受封例不與特旨旌表藍鹿洲為作汪太君傳

覺羅學誠字丹奉巡撫雅爾哈善妹生有廢疾立志依父母以終好讀書談古今節義事將歿遺言火葬雅公不從為之銘而葬之著有素言一卷

快馬輕刀夜斫營健兒疾走寂無聲歸來金鐙齊敲響不讓鬚眉是此行此詩乃漢軍鎮平將軍一等男徐治都之夫人許氏所作馬上歌也夫人亦漢軍人精韜鈴善騎射偕夫出兵每自結一隊相為犄角以故戰功居最吳逆犯湖南襄毅往援夫人駐防江口康熙十五年鎮將楊來嘉叛應潭洪夫人脫簪珥擗以大義沿江勦殺屢却之八月猝犯鎮署夫人中礮歿特旨優卹予雲騎尉世職令次子永年襲

紅蘭主人蘊端女少習庭訓工詩善畫花卉然不多作有題畫牡丹詩云風風雨雨惜春殘為愛名花倚畫欄淡著胭脂濃著墨一枝圖向畫中看

慎郡王花間堂載筆云長白淡如女史工詩每譽慈仙天資穎異流覽經史寓

目不忘著有絢春堂吟草不以示人常云閨閣能詩固屬美事但止可承教父兄賡歌姊妹若從師結友豈女子事耶按蕊仙名烏雲珠大學士伊桑阿室瑩川字如亭滿洲甯古塔氏尚書鐵保夫人好讀經史工大草善寫蘭竹兼精騎射識大體治亭敷歷中外多所贊襄常登濟甯太白樓憑欄賦詩胸懷灑落非尋常閨閣所及又有嘉慶元年正月五日交泰殿朝賀禮成恭紀四絕句富麗唐皇古所未有又英樹琴相國夫人薩克達氏字介文亦善詩畫每自署觀生閣常與相國共襄冊立大典相國繪比翼朝天圖徵詩

完顏兄字悅姑都統穆里瑪室能詩善書曾輯古今閨閣瑣事為一卷曰花塚叢談

宗室養易齋學人一等男珠亮室工詩有養易齋集其子婦字蘭軒莊親王女亦工詩有蘭軒詩鈔學人子嵩山字伯仁有詩名中年病廢蘭軒性和多藝時以唯酬排悶伯仁頓忘疾苦蘭軒有同夫子游城南王氏園詩云一樽欲勸東君醉不許春風管落花

惲珠字珍浦江蘇陽湖人為滿洲完顏廷璐字曙堦太守室幼時侍父官肥鄉

典史。值完顏太夫人見之。試以錦雞詩。援筆立就。曰。開對清波照彩衣。偏身金錦世應稀。一朝脫却樊籠去。好向朝陽學鳳飛。遂聘定之。侍翁曉巖公。官河南。隨夫官山東江蘇浙江。又隨子官安徽河南。及歿。公子麟慶已官巡撫矣。太夫人幼工畫。得南田翁家法。而其子婦程孟梅。女孫妙蓮。保佛芸保。亦皆能詩文。一門之內。風雅所鍾也。太夫人著有蘭閨寶錄。以紀自古女士之嘉言懿行。選國朝閨秀正始集。皆一代女士之詩。又刊李二曲集四書反身錄。孫夏峯集。懋遜菴語錄等書。

絮香詩稿者。旌表節孝。誥封太恭人。長白庫雅勒氏。竹友女史所著也。道光中。隨其尊人嵩中峯鎮軍。宦游楚皖間。鎮軍曾任吾郡衡州協副將。延余主家塾。時竹友甫髫髻。及門數載。有夙慧。喜吟詠。博覽群書。好談忠孝節義。及聶隱娘紅線諸故事。眉飛色舞。躍躍欲試。自恨身不為男兒。咎兵萬里。取封侯印。蓋閨秀而具有豪俠根器者也。事親孝。歸御前侍衛忠善亭。未一載而寡。家徒四壁。立立夫兄蓋齋公之子吉順。榮帆為夫後。時尚黃口。撫育教養。為兩營婚娶。費不貲。半藉鍼黹以給。艱瘁備嘗。榮帆事母亦至孝。能體親心。自奮於學。由筆帖

式淳歷刑部郎中。倬直樞廷。與亡兒永釗同部。最稱莫逆。蓋世誼已閱兩世矣。竹友年及五十。已奉詔旌門。未幾榮帆復遷直隸口北兵備道。得晉封太恭人。歐陽子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今觀榮帆母子。何其食報之速。而捷於桴鼓也。非太恭人。九熊茹藥之苦節所致哉。光緒甲申春。余在嶺南軍中。榮帆自塞上以書抵余。擬鏤絮香詩稿行世。而丐序於余。余惟詩三百篇。半女士所作也。自古迄今。能詩者謂之才女。然或有才無節。如文君。文姬。朱淑貞之流。雖有才曷足貴哉。春秋時以節見者。惟衛共姜。宋伯姬。紀叔姬。節而兼才者。蓋尤難焉。惟柏舟二章。為共姜所作。是乃節婦而兼才女之詩。後此惟魯陶嬰之黃鵠吟。足以嗣響。今作者是編。即可作柏舟黃鵠詩讀也。余老矣。倥傯戎馬中。偶以盾墨餘暇。不辭而序其簡端。回憶四十年前。縷縷如昨日事。惜中峯先生已不及見矣。余是以握管而不禁蟬嫣太息也。右彭剛直公玉麈所序長白竹友女史名齡文詩集也。

余舅氏九山公。多寶繼配宗室氏。靈文恭公桂之兄女也。未成婚。九山公疾篤。夫氏請罷姻。夫人聞之。不可。請往視疾。入門。九山公卒。遂易衰服。九山公無子。

以猶子嗣甫昏而死又十餘年余舅麗山公璧山公相繼歿夫人為經紀其喪
葬撫孤姪成立為之娶婦家故無恒產也守禮慕嚴微嫌必謹有古貞女之風
及庚子亂日亟夫人恒顧娣媳曰我已自為計但頗為汝輩慮城破日娣與僕
婦先投井夫人曰善遂引藥飲寡媳視其既絕然後自飲從容而卒先是夫人
已以貞得旌及亂定又以節旌夫人平日不作兒女瑣細態亦不作慈嫗嘔育
態不肯佞佛而善談名理落落然有鬚眉致而鬚眉且愧之矣古有女師今見
之夫人焉

華嚴色相錄

隱名氏

增壽。姓張氏。字稚眉。亦曰寒鶴。年十九。居金匱廨左之永慶菴。俗所謂石獅子菴也。意寄蘭幽。影憐菊瘦。不務情飾貌。而丰采自都。極神光離合之致。雅具林下風。嗜楸枰。工楷法。筆態秀媚。宛肖靈飛。顧軻匿不自炫。周旋中窾。而能涵群動。用情也微。色藝才品。為當時冠。然在俗眼。恆以脆弱少之。嗟乎。天之生物。易生人難。於什伯千萬中。欲求如是之骨秀神清。名場且不數數覩。彼腸肥腦滿者。烏足相天下士乎。詩云。靜女其變。稚眉有焉。

贊曰。妙目涌現。并蓮騰光。明月房櫳。縞衣元裳。師子據地。天花散放。

庚申四月。粵氛近逼。稚眉隨眾徙避於鄉。既而錫城陷。語其曹曰。嚮所以忍死者。冀賊之敗退耳。今已矣。吾不可坐而待辱。奮身巖下。折脛以死。死閱日而賊至。嗟乎。何其見機明決。而從容暇豫若是。假使為須眉。攝尺寸。或不肯竄身苟活乎。紅豆生以詩弔之曰。

花月肌膚鐵肺肝。竟將薇蕨換旃檀。懸巖撒手緣何事。可惜斯人不在官。廩糈高軒好爵縻。見危授命僅優夷。有人遙指龍山上。赫赫昭忠又建祠。

慧真姓黃氏字蕙珍亞清侍者其別署也年十八居無錫附郭之西延壽菴光
流眄睇艷秘笑頰神致蕭閒不勝口說與人酬對落落大方撲淨俗塵三斗餘
不釣徒品為幽嫺沈靜獨出冠時知言哉工楷法兼能作擘窠大字結體嚴整
運筆堅凝無閨閣柔脆態初學畫蘭未經時已秀挺獨別造詣未可量已昔者
清微道人以書畫名播遐邇流風歇絕數十年矣今茲繼起微斯人其誰歸
贊曰秀語不語是定生慧古解流溢在翰簡外載源宗風清微衍派

小梅姓趙氏字月鋤蘇產也年十六居惠麓之下映山菴蕙穆敬馨茗鮮競艷
容光可鑑笑暈生渦不屑搔首弄姿而丰韻自然遠出性靜默寡言語以視穉
眉或均目為逸品然語於態度溫醅儀容閑雅則微有未逮也夫皮相者烏乎
知之

贊曰膏沐逞妍姿不在天奇采中秘如珠出淵靈巖所鍾群松娟娟
月娥姓蔣氏字素娟年二十居惠麓之寶珠堂光欺豔雪神冷嚴霜穠纖得中
不假膏沐雖亂頭粗服亦明靚照人性矜重似介介不苟者或少迂意輒白眼
遇之故好之者譽為娟憎之者詆為嬌二說姑毋辨也惟在今日脂韋成俗每

不惜貶己以徇人。如素娟何所為而不求合於時宜也耶。

贊曰：低眉努目，各具佛性。優曇凌霜，由媚得勁。玉峯巖然，介石貞定。

錫邑某生，名家子也。素娟夙與善。賊將至，依生避於鄉。賊陷城後，四出擄掠。及生所居，劫持之。素傾囊以獻。冀釋生。賊不許。且欲犯之。素乃肆口大罵。賊怒，攢刃斃之。而挾生去。不知所終。嗟乎！素一弱女子耳，乃能出身犯難，視死如歸，豈非平日不合時宜，有以中之歟？紅豆生以詩弔之曰：

梁溪淺土慘埋香，劫海難超事可傷。恨煞強梁沙叱利，畢羅不釋野鴛鴦。拚將玉玦博金鏢，蹈刃從容視等閒。難得青蛾留碧血，潑來紅徧好湖山。

三寶，姓成氏，字韻珊，年十九，居無錫西郭。之後護國庵，形癯肖鶴，音脆囀鶯。素羸弱，與病為緣，瘦骨愁蛾，益增娥媚。性柔順，不迂物，言詞恬利，而不肯逞其鋒。遇所投契者，則捉坐傾談，恒至燈施酒闌，娓娓不倦，欸洽周至。一往情深，而泛應亦能曲當，故不膺盛名，亦不蒙訾議。夫士憎多口，古也已然，吾人涉世，持若術也，以往其或庶乎。

贊曰：妙相常住，穆如清風。維摩示現，纖穠得中。入世出世，庶幾圓通。

巧琴姓朱氏字纖卿又曰蘋君年十七居寶珠堂光盈秋月質簇春雲一笑一顰宛無城府而若離若即未可以微窺淺測謝也豐肌膩理不失為中人以上之材而物論不齊或軒或輊陽春白雪下里巴人二者具存夫亦視乎歌而和者之衆寡耳

贊曰天重微言芬馥具齒匪報七襄請悟一指於意云何皆大歡喜

纖卿避地轉徙流離嫩蕊嬌葩不勝摧折甫至海門遽委朝露雖未足與稚眉素娟相提並論而名花似草弱絮飄茵亦可傷已餘不鈞徒譜念奴嬌一闋以悼之詞極哀艷附錄之云

無緣有恨記深嚙淺黛曾窺眉嫵歷歷飛泉剛入鏡鏡裏花光如許輕夢成煙韻華似水開謝誰為主優曇一現莫教風雨相妒堪嘆世事滄桑頻經風鶴鬱鬱埋香去回首龍山空悵望春色三分塵土芳草無情桃花依舊石火因誰悟珊珊月下夜來環佩何處

賽珍姓陸氏字墨陶年十九居金匱南郭之前永興菴地遠闌闌室臨河濤極為幽邃尋芳者故罕識之余展轉諮訪獲仲良覲暗香依影淺笑生姿體貌不

逾中人而閑靜自然。無浮囂氣。師增壽。故善畫蘭。墨陶傳其藝。曾寫四小幀。見贈。用筆鬆秀。着墨嫺潤。加以功候自足。成名。惜無與延譽。有美弗彰。世無九方歎。誰為以下。駟當上駟者。吁。負材而湮沒者多矣。亦何有於墨陶。

贊曰。面壁吐艷。取證般若。空谷天寒。幽韻自寫。嘉名之錫。是韞匱者。

松鶴姓邵氏。字侍普。年十五。亦居永興庵。墨陶之再傳弟子也。姿耀霞明。情含露潤。靜穆之氣。溢於眉間。所居室亦修潔絕俗。鏡奩研匣。茗盃薰爐。位置都復精雅。餘則未觀其深。唯即其可見者志之。玉爪金眸。故自不同。凡霜也。

贊曰。佛法澄練。法界辟塵。言詮未落。果證叢聞。所得具足。誰參妙因。

媚珠姓薛氏。字相蘋。年十八。居惠麓之上映山菴。修眉波橫。頰身玉立。言詞伉爽。有跡弛不羈之概。是於粉白黛綠中。欲別樹一幟者。妙解音律。調絃竹品。雅擅其長。善南北曲。第不輕為人歌。近習作書。頗饒筆致。優柔漸漬。當有可觀。論列及之。亦以藝取云耳。

贊曰。得大解脫。非逞辨才。聲音寶樹。菩提共栽。天樂餘響。繞明鏡臺。

慧能姓金氏。字宛真。年十六。居無錫城內之永甯菴。炫色曉笑。輸情夜合。善琵琶。

琶能度曲。當筵淺斟低唱。使人之意也消。儼然頗惑人。故昵之者衆。而流動如珠走盤。若甚深於世故者。夫上下其手。伯氏開其端。至於今為然。獨不解一介。雖髮未嘗奉教於君子。亦與於斯之甚也。充其義類。何地無才。

贊曰。長爪狡獪。佈地丹砂。佛曲瀾瀾。摩登髻髻。說平等法。靈光四遮。

桂鳳年十三。寶珠堂之稚也。金梯嫩柳。珠漾新荷。韶秀出塵。為諸髻戲之冠。此為和玉在璞。相以善工。何不可五城論價哉。

贊曰。胎孕奇花。桂生高嶺。神爵來栖。朝陽曜景。勿入枳棘。大衆猛省。

余自滄桑變後。重過錫山。一星終矣。維舟入訪舊遊。唯二泉清冷無恙。餘則名園曲榭。蕩為寒煙。梵地香臺。夷為墟莽。蘭亭梓澤。感慨係之。詢及錄中諸人。則悉歷茶毗淨劫。唯鳳僅存。而又匿跡銷聲。末由物色。嗣晤友人紅豆生。聞其言曰。初洗兵時。若輩各返舊巢。崇傾施塲。蠲藏制翳。方冀日新月異。漸還舊觀。孰知甫達句萌。又從踐踏。從此阿耨之山。開林何日。維摩之室。雜草無人矣。生故識鳳。冥訪潛搜。乃獲覲於斷井頽垣之下。華門圭竇。僅蔽風雨。蓮生潢潦。蘭植荆榛。尋舊跡以茫茫。感故人之戀戀。某年某日。如夢如雲。歷

訴所遭。歎歎不已。蓋不啻涕泣而談天寶也。生目擊心傷。賦詩數首。亟登之以志今昔之感云。

記從寶錄識摩登。般價連城次第增。昔日嬌雛今老大。那堪重話夢曹騰。

乾隆

聖人原不廢僧迦。留助詩壇與畫家。何事連天風雨惡。催殘香國刈曇花。

中有請沙汰僧尼者。御製詩云。類波日下豈能迴。二氏於今亦可哀。何必關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大哉王言足息迂議矣。

飄零羣弟與梅兄。碩果存餘亦寄生。我欲通天臺上表。仙蹤休再祕飛瓊。

美雲年十一。秀梅年十九。齡一居北延壽菴。一居西延壽。眉目如畫。麗質天成。

原相伯仲。然以北俗西雅。流派迥殊。趨步亦異。雖則玉山高並。終恐一薰而一

蕩也。近朱近墨。於此可悟其微比。而次之。固不僅為秀梅幸。亦不僅為美雲惜。

贊曰。孺歌滄浪。清濁判分。同源異流。孰探其根。遇正法眼。太和氤氲。

拳匪聞見錄

江甯管鶴

光緒庚子拳禍之起。余時客天津。四月間偶與二三同志談及。或謂小醜無大患。或謂即有邪術。亦不能持久。特良民不免受害耳。余曰。方今我國自知孱弱。而不求所以自強之方。第知仇人而不求所以自立之道。愈不振。愈閉塞。愈羞愧。乃愈憤懣。一旦有以神術售者。恐將信而奉之。情為禦侮計。愚人心意都較如此。是拳禍之不可量也。然是時直隸固尚無匪。果能先事籌防。蠢爾拳民。烏能成勢。則又不僅亂民之罪。且數萬亂民之命。實信用之者害之矣。或曰。信匪肇禍。幾至覆國。次則良善受害者。更不知千萬。何亂民之足云。余曰。拳黨之蔓延。實有感召之者。否則固良民也。彼以為官家用我矣。而不知乃驅諸必死之地。吾固以拳匪之死。同一可憐。至於教民倚勢凌人。不法情事。亦足令人不平。然是在地方官。平常明白事理。能與教士和衷共濟。即可弭患於無形。夫大臣既不能先事籌商良法。州縣官又往往遇事敷衍。因循日積月累。大禍釀成。伊誰之咎耶。

直隸易州屬之冰水縣軍祝公。字召棠。良吏也。知拳匪之不可縱。稟命大府。

請兵彈壓制軍令楊管官福同率兵往勦楊冀以好言撫之率數騎往與匪爭執竟被害并及材官數人拳黨益肆矣祝公亦被困幾不免夫義和拳自稱義民今既戕官是不奉法不奉法乃亂民之尤惡乎義果於此實力勦辦必能如山東之漸次肅清無待外兵之入也

勞公王初時宰清苑鑒山東之亂著義和拳教源流考載歷朝勦匪事實極言邪術之害印行於前一年當為育目共鑒之書即為後世臣民當守之法而在上者竟藐若罔聞嘗謂中國識字之人少故士氣不振國勢亦弱今有此詳明剴切之書不能奉為車鑒然則臣民皆不識字之人乎故知讀書而無卓識定見直與下愚不識字者等耳

涿水事後天津仍無多匪間有習者未敢公然設壇奉教謂其公所為壇亦曰壇然妖言所播傳之者故神其說以為新奇信從遂廣其根源之害仍在民不識字惟知鬼神士不識時胸無定見欺誑之既易恐嚇之不難也

旋聞京西一帶拳勢已衆謠言謬說日盈於耳蘆保鐵路之毀說者謂拳民用刀指處火燄立騰故鐵軌及電桿之焚甚速非人力所能為也余謂百姓而毀

本國路線是明明謀反何謂義民或曰彼實不知路線為國家之物以為洋人所設也此說誠然第本國自有之物而本國之民不知此又上下蔽塞之過矣五月初間津匪漸起晚間街巷小兒多有習練者衆僉神之余見一童伏地片刻遽起則張目大言自謂灌口二郎手舞足蹈彷彿神助實則此小兒不過聞人云云偶爾演以為戲觀者乃動色屏息深信不疑又曾見兩童一自謂齊天大聖一為託塔天王皆不值一噓

余所聞拳匪附身神號多出封神西遊諸書或尋常寺院塑像為鄉愚所習知者本無其神何能附體其謬不待辨矣此等妄民大府稱之以入奏樞臣用之以禦侮千古笑柄莫斯為甚余雖草野細民見此敗君誤國之事滿腔惡憤不能無言據事直書吾無恤焉

一日傳聞由津至京某處洋兵與拳民交戰拳衆只作揖不動步即能前進作一揖進數百步作三揖即與洋兵接洋兵不及開槍身已被刃且是時開槍亦斷不能燃故洋兵無不北者遂有某甲謂昨日洋人用船運赴出口之屍身不知其數悉用蒲席包裹不欲使人知其為洋兵也余搖頭不語傍一友素滑稽

忽正色曰。君不信耶。係中國河剝船有十數隻。上載皆席包。纍然無數。我親見之矣。某甲聞言。向余冷笑。復轉面謂友曰。非君親見。彼必不信。友頷之。且言此多船席包。我且見其却岸。並見其拆包。甲問包內屍身必已腐臭。友曰。否。問胡不爛。則徐曰。席包內皆落花生耳。烏能腐爛耶。甲色沮不語。余大笑。謂友曰。或是洋兵之屍。中途腐爛。而得日月精華。忽皆變為落花生。亦未可知。甲愈頹然。逡巡去。可謂一場雅謔矣。

次日有謂昨一東洋車夫。偶忤洋人。將受撲責。車夫畏而揖之。洋人即棄棍逃去。謂洋人誤以作揖為拳匪之法術也。

是時紫竹林戒嚴。各路口置兵安礮。修整老龍頭浮橋。夜至九句鐘。即不准華人在租界行走。洋兵之來津赴京者。亦絡繹不絕。而天津城廂多設拳壇矣。一夜約二鼓時。無明月。忽空中光耀閃灼。出戶仰視。白光一道。如亘長虹。或左或右。時暗時明。登屋觀之。乃知為洋兵所燃電燈。意在照看津城一帶。防匪徒襲取租界也。此等電光。極為明亮。且能及遠。誠軍行不可少之物也。

紅燈罩之說。僉謂夜半即見。余與友約。每夜必同升高處。伺察用極大遠鏡。尋

視終無所見而信者謂親見其起落游行狀如紅星然天津報紙紛紛議論以為係火藥偽作以惑人其實並偽作亦無之也

拳術練三個月即有神功紅燈罩練五個月即能升空隨意取之沙鍋罩則練成後空鍋能致食物不絕是時謠言且謂大師兄拳匪頭目之稱已遣紅燈罩飛往各國阻其來兵然後從事中國租界不難一掃而平云云豈值一笑乎

天津拳教願學者先期報名次日往見大師兄以為可用即需每日往習如不往謂其父母必受惡報入黨後不飲茶不如葷逐日食物皆責之鋪民號為得勝餅餅之堆積甚多

北方有一種在理之會

不知是此理字否其人自稱為有理或曰在門檻

入會者不御烟酒而鼻嗅明

目散如嗅鼻烟然崇奉觀音像有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之五字余昔有一僕曾在理後因不能戒酒出會告余不傳之五字即觀世音菩薩五字也此會中人拳教視為師兄弟不加害也

佛道兩教皆為拳黨所重先是有一怪狀游方僧到津肩鐵鐸大如瓢者十枚日游街市人咸異之後聞此僧與匪首張德成共事不知因何為張所殺云可

見異言異服多非良善。

五月半後津匪益衆。越日遂焚教堂。初聞凡焚教堂及教民住屋。斷不延及無辜。先以刀劃界。始舉火。火至界即止。不爽毫釐。乃初焚津城教堂。即已殃及四鄰。則曉於衆曰。此鄰家婦人。污穢敗法。自取咎也。焚城內教堂時。勒令左近民人各執香火。跪於街衢。以達神庥。老弱婦女無不遵者。蓋匪勢已成矣。

于是日有焚毀教堂捉殺教民之事。街上行人見匪避道。畏之如虎。匪亦自命為神。生殺任意。無辜受戮者不知凡幾。洋貨不准買賣。洋貨店多被抄掠。東洋車改名太平車。神團神壇之帖。爛語識詞之紙。張滿街衢。而地方官皆惟大師兄之命是聽矣。拳匪不准民人用洋貨。而彼黨所束紅巾紅帶皆洋布。即身穿亦多洋布。惟無人敢斥之。

津地土棍俗稱混混。分黨稱雄。藐視法紀。多有十二三齡童子。即能與人角。河東河北往往白晝持刀而行。以人命為草菅。以敢死為能事。械鬪之際。途無行人。保甲委員不敢彈壓。工局巡兵望而遠避。澆風惡俗久已習為故然。迨拳術播傳。遂相率入黨。故惡競較他處。彌甚。及至洋兵破城。遂變紅巾而為洋僕。藉

勢擄掠人皆挾背觀其衣服麗都日徜徉於妓寮茶肆者不料其為昔日之拳匪今日之漢奸也當初議和之際天津稍稍成市官商仍未敢去其熙來攘往者皆此輩耳余嘗謂京津之失失於信匪之大臣亦失於三津之土棍豈可論哉

一友之僕乘東洋車正行間忽一物中肩骨上痛甚急回視係一匪用刀背撲之速下車長跪始無事而肩骨幾折歸家仰臥如失魂魄又一婦人為匪捉住指為直眼立殺之

匪教民為直眼若謂入教後常吃洋人藥物其眼即與平人之目无活動否異矣

河東大佛寺一人正行間一匪遙呼曰此奸細也其人聞聲飛奔適有官兵乘馬過匪令追之兵躍馬舉槍連發不中為對面一匪截獲立殺之身上搜出火藥火柴官兵割其首攜去而此人之屍遂為眾所竊切

五月中旬某夜十一句鐘時內人兒輩均已寢余方擁衾觀日本維新史忽聞陳家溝左近人聲鼎沸似趨向老龍頭車站一帶余寓居為河東地方其地與老龍頭陳家溝成三角形每角相去不過一里有奇旋聞喊殺聲漸清晰約有千人余知為拳匪將攻租界欲由老龍頭而行也是時老龍頭屯紮洋兵並已

安置陸炮。余急披衣起。取梯升屋。見東北

即陳家溝左近

人聲聚處。紅燈炫耀橫趨東

南。

即老龍頭車站一帶

雜以毀折鐵路錚錚之聲。正審視間。東南火光倏發。炮聲如急雷。

直向紅燈聚處。即見數百燈光。蕩搖不定。緊接第二炮發。燈光遂散亂退落。瞬間人聲盡息。點火皆無。胥敗退矣。此次洋兵只發兩炮。自始至終。不過兩刻。匪之可恨。亦屬可憫。或謂匪先燃燈聲喊。不啻示洋炮以攻擊之的。倘知銜枚暗進。則車站洋兵。恐立脚不定矣。余謂即使攻奪車站。而隔岸槍炮齊發。亦烏能久居其地。總之以刀矛之遲鈍。當槍炮之快利。無論孫吳復生。莫能措手。況此種呆匪。又何兵法之足云乎。

是時內人等驚覺。呼余入屋。坐未定。四面人聲及兵行鼓號聲齊起。無何西南面槍聲如爆竹。然不知為洋兵官兵抑拳匪也。火光亦即四起。又不知為何處。次日有謂係匪徒往焚三义河大教堂。而聶軍門兵與匪接仗也。通夜騷然。黎明稍止。

次日往友處談夜間事。友曰。昨夜匪被炮彈者約數十人。死三十餘人。余問何以知之。曰。前數日余家園僕二人辭去。後知其往陳家溝習拳。今日他僕見此。

二人一已受傷一則幸免知拳術不驗已逃歸家此僕又識一人云昨夜羣趨車站時彼往斫電桿三數刀後桿未斷而刀已折大懼臨陣脫逃云

天津匪所用刀多係鐵片每刀不過數百錢無賴之徒購鐵刀一柄紅布數尺即可橫行無忌是時鐵匠店售刀極多地方官禁之不聽

聶功亭軍門主勦匪為衆唾罵後與洋兵戰於南門外西開地方首先陷陣而亡激烈之氣雖死如生

裕帥因津地勢亂檄胡千里直刺權天津府篆直刺謂若假兵權圍津門而殲拳匪乃能奉命裕帥難之遂假母命力辭繳檄奉母南行其識見可謂加人一等余謂是時樞臣已立意開戰即使授以兵柄而部署未定仍成畫餅耳

次日下午聞洋兵已奪塘沽礮台余適在友家坐談謂大禍將至矣忽街頭匪黨傳呼謂練軍將試礮不要驚怕云云練軍時為何羊舍鎮軍統帶所謂淮練

兩軍者是也余方疑練軍試礮與拳匪何與適有家奴報稱老龍頭洋兵出隊余益疑偕友升屋觀看洋兵馬步隊齊出散布車站一帶若有待者正審視間

礮聲突起於西北

即水師練軍等營駐紮處所

白烟一道飛向洋隊炸子爆落聲如數十面

鑼遂連發不絕。皆向租界攻擊。洋兵亦即開礮還攻。其礮聲小而速。蓋快礮也。然後知官兵已與各國開仗矣。

余所居地方。與水師練軍等營及車站。成一直線。兩邊礮彈往還。皆從余屋頂上過。恐家人不安。即趨歸。而內子兒輩。皆面無人色也。

此次與洋人開戰。不知何事。且不分何國。荒謬糊塗。可笑可歎。土耳其最爲蠻野。然未必肯如是之自暴自棄。中東之役。聚天下之兵將。不能勝一日本。今欲勝五洲各國。即謂拳匪可恃。則可恃之實跡全無。殊屬令人不解。每一念及。恨不欲生。而誤國之徒。尤必待外人指索。始正其罪。不惟失刑。更失權矣。此番若非東南互保有約。及各國重在商務。不占土地。則奚堪設想。慚甚憤甚。

余歸寓後。兩面礮聲益隆。無兩分鐘停者。未幾南面槍聲尤緊。直至午夜始稍息。洋炮漸停。而水師練軍。則間片刻必鳴炮一二聲。故終夜不能成寐。其南面槍聲。則練軍在西開地方。與洋兵接戰也。

是日匪黨沿街聲喊。令人送得勝餅。各家焚香。供楊老師位。向東磕頭。夜間需每家懸一紅燈。

是日香店生意絕好城廂內外香幾售罄

晚間傳呼尤繁是時洋兵休息則謂已禁令洋礮不響

皆口稱鬼子礮不過火

或云已打

勝仗殺却幾許洋兵或喊大師兄已入紫竹林未幾火光大起則云租界洋房均兆焚如其實租界左近華式房屋皆洋兵所焚為清野之計也

本日洋兵係載炮於火車上馳至將近陳家溝地方向水師營攻擊時而馳回少頃復來如此往還不絕

河東一帶是日人家落下炸子受傷者約百數十人全鄰老弱有驚而死者哭泣之聲遠近響應友家大門亦被轟毀

自此日起匪黨不令婦人出門防污穢也違則殺之不知而被害者甚多余遂不能攜眷他往惟有坐以待斃

次日水師各營礮攻租界極猛而敵人反無甚動靜余升梯遙望車站一帶未見一人不知何故於是匪黨遂謂洋人槍礮均被大師兄所毀不能再施相與傳呼惑人或謂是時洋兵在津者不多子彈亦少故不肯輕用彼只需守住租界令我不能攻入徐待救兵以圖大舉若謂彼已力盡則官兵與拳黨胡不攻

進紫竹林耶。此顯而易見者也。

是日午後。南面戰極惡。槍礮聲無一刻停者。

連日余家人皆席卧於地。窗櫺用木器障蔽。以妨炸彈。倦極而不能合眼。饑極而食難下咽。婦孺相對無語如癡。余偶開門出視。來往皆拳黨。紅巾偏地。刀光炫人。而四下槍礮聲急如爆竹。默計生平。目中所見。耳中所聞。當以此次為最奇特。

鄰人經商於滬者。一翁私謂余曰。連日官兵匪黨。死亡枕藉。匪術已窮。吾輩不設法他去。必及難矣。余唯唯。歸而謀之內人。僕輩仍恐為匪所害。不肯行。內人且曰。與其為匪辱害於街衢。吾甯坐死於此室耳。其言甚當。然亦愴矣。

是夜北面槍礮繼起。聞係京中洋兵。得信來援。與武庫一帶防兵相值而戰。夜間匪眾傳呼。令人家烟囪上。蓋以紅紙。諸如此類。花色甚多。

次日匪黨令人家燒香。勿間斷。需向東南時。時磕頭。無何又喊令每家均將糞桶倒置。插紙花於上。余聞謂內人曰。匪術真窮。糞桶插花。豈值一笑。相與嗟歎。再四。然特夫婦私語如此耳。是時雖僕輩亦不敢與言。否即有性命之憂。

是日匪且不令婦女出至階墀且不准在憲櫺內向階墀窺看街上捉拿奸細之聲日夜不絕

匪謂教民為直眼謂學堂肄業生及洋行司事人為二毛子

津人呼洋人為毛子

聞武備學堂前為拳黨所圍經肄業生力戰始解而天津各堂學生被害者頗不乏人余曾在育才館肄業為街鄰所知且室內英書及石印鉛印書約三千卷皆足以殺身之物也幸無擾及者豈非有天幸哉然叔父及二弟并族中人或在江西或在江甯皆疑余及難矣

次早鄰人傳說河東各處人多遷於城內街上婦女匪已不禁蓋昨夜匪受創甚劇今日勢已渙散風聲傳播人知匪不足恃頃刻間紛紛逃避且聞洋隊已至興隆街口駐紮河東漸為敵人所有矣

余告內人內人謂如此走與否皆死又何畏哉請從君行吾輩女子何足惜君以有用之身慎勿為婦孺所累況生死有命走亦未必即死惟財物不可攜帶耳余唯之是時街上人聲雜亂消息頗惡南面槍聲繁而近有似洋兵真至興隆街口者余急至向識之東洋車店商之至再始允僱車一輛索價四千錢立

給之。將車回。令內人兒子同登。只攜首飾數事。夏衣十餘件。銀元十五枚。米一包。車用紅被滿罩。傳聞婦女需用紅色布物遮蓋。始可出行。否則以為污穢而殺之。余步行車後。男女僕三人。給以川資。令各歸家。不能顧及矣。皆涕泣而別。此行倉卒特甚。余所有衣服書籍盡行棄置。最可惜者。則圖書三千五百餘卷。非朝夕之力所能致也。悲哉。

出門後。街頭難民擁擠。途為之塞。又值雨後泥濘。舉步維艱。婦女皆首戴紅袱。莫敢仰視。男子皆襟掛紅布數寸。以示信匪。其往來移運物件者。皆手執刀劍。或握小槍。余遇數友人。呼之。或不能應。或目余而無言。或向余搖頭不語。狼狽情狀。大都如此。途值匪衆。相率停避。呼曰。跪則皆跪。婦孺有叩頭不止者。余為家人故。數屈膝。而肩背尚為匪所擊。幾撲於地。內人車逢。屢次被匪擊刺。且有一匪曰。車內何人。是直眼否。余揖而告曰。車內是第一段保甲局周大老爺小姐也。此匪點頭而去。蓋外舅曾膺是差。且在府縣署審判案獄。津人多聞其名。幸以此得免。至過東浮橋時。亦甚險。此處匪設要卡。兩傍派黨執刀排立。口呼捉拿奸細。東洋車過。必挑簾審視。倘指為奸細。即不容置辨。種種危險情形。誠

難罄述也

匪之所謂上法

即神附體之謂

有閉目緩行者。有目不邪視。端步前行者。有數人扶持

一人者。有兩人掖一人。且斜步如酒醉者。有持大刀亂舞。行人躲避不及者。有數人持槍刀。魚貫而行者。有乘馬而擁導者。有受傷或已死。而肩以歸者。更有匪執小棍。上綴血物。聲言是毛子心肝者。或來或往。不知何為。紛紛擾擾。無復人狀。自河東以至城門。所見匪徒如此情形。嘗謂不啻地藏王遊阿鼻地獄一週。否則光天化日之下。安有是哉。

余衣稍瘦小。足着南式緞鞋。途遇一人曰。爾此等裝束。有似吃洋行飯者。大不相宜。請速易之。余稱謝。然已無可如何。內子遂呼余脫卻外衫。放在車內。惟鞋無可易。乃用泥滿塗之。殊為好笑也。

入城後。在戚家暫居。城內稍形安謐。皆以為有城垣可恃也。然購買食物已屬不易。且四面槍礮聲不停。傳說者所言不一。而行人無不執刀劍者。則仍是無刻不在危境耳。

是夜城內居民。驟資僱人守夜。呼衛之聲。遠近響應。仍難成寐。天津縣二尹。因

衙署被匪所占。借居戚家。與余同榻。二尹謂渠署差役已十人。九匪矣。

三鼓聞東南火極盛。登屋觀之。適南來一彈自耳傍飛過。身搖足滑。幾倒。急趨而下。是時飛彈之馳驟者。絡繹不絕。

連日津匪肆行無忌。商民敢怒而不敢言。忽傳獨流張老師帶兩萬人至。即張德成聲言天津假國太多。特來查拏。此說一播。次日津匪居然斂迹。蓋津匪皆土棍。自充拳民。故以為張德成真有神術。而懼之。又有曹老師亦津匪所畏服。是日亦至。故街巷間無復向日之紛擾矣。

是日城內道署中炮。說者謂洋兵知有旗桿處為衙門。故向之施炮。且易瞄準。於是各署旗桿立時鋸倒。

楊藝芳都轉途遇匪黨。呼之下轎。令其步行。至大師兄處。向神拈香。且聚童匪舞刀示之。都轉勉為獎譽。且喚侍者賞給銀圓。始從容回署。後聞城陷日。都轉足受槍子傷甚重云。

縣宰夫人遷出署後。忘密藏八百金。旋差人往掘。已被匪先得。無可如何。縣宰早已密藏友處。即二尹亦不知其所在。故未被匪所騁。否則必需厚挹廉泉矣。

河東友家一僕。升至天棚頂上。觀紫竹林洋兵。竟為飛彈中足面。滾落跌斃。無妄之災。亦自取也。

一友家院宇較廣。各院所墜落子彈及炸碎鐵片。約百十枚。窗扇器具。被毀甚多。幸人無殃及者。

初東南一帶火起。說者謂必需西北風。纔與燒祖界相宜。而連日皆東南風。是日傳聞紅燈罩已上城牆作法。呼風使轉。至遲明晨即改西北風矣。而次日東南風如故。連日四面槍礮聲極繁。無數分鐘之停。究不知何處接仗。及孰勝孰敗也。是時縣囚百餘人。悉為匪釋放。武庫及城內軍械所槍械等件。任匪携取。遂有一人而取大小快槍三四隻者。匪既得此。搶掠之志益堅。蓋不能發洋財。而必能發本國之財矣。洎至津城將陷之前一日。遂劫掠錢店鐘表行數家。一

開而散。此亦必至之勢也。

內有楊城行具。餘皆不能記憶。

是日携內人兒子出城。附舟南下。舟值極昂。尤不易覓。余一家三人。居一裝貨小艙內。本是侷促。而心中甚暢。午後船上人滿。催促開行。河下船隻。舳舻相接。每船皆數十人。男婦老幼。雜沓擁擠。一律南行。西沽一帶。戰聲切近。砲彈橫飛。

兩岸男婦無舟可附者。踉蹌前行。情形可憫。余初登舟。心頗展放。觀至此。又黯然神傷。內人謂余等在此小艙內。以視岸上人。幾同天壤。則區區衣物之棄置。何足惜哉。

將晚舟抵楊青鎮。耳中始不聞槍礮聲。內人兒子面色皆善。余亦怡然。乃洗菜煮飯飽餐一頓。覺異常馨美。蓋十日以來。未嘗好生吃飯矣。然沿河兩岸處處皆匪。以查拿奸細為名。每登舟搜索。遇有財物。即不免留難。甚至目為直眼。殺而取其資。亦殊可畏。幸余一家三人。身外無物。始能安抵青縣也。

凡過一鎮。需每舟舉一二人登岸。至大師兄處拈香禱告。謂我舟皆是難民。并無奸細。請大師兄慈悲放行。并請給團帖。俾至下鎮壇口呈驗放行。其帖係黃紙長寬數寸。居中書某處義和神團字樣。有此帖。途間稍免騷擾。惟財物多者。雖上站給此帖。而下站仍不放鬆耳。

沿河一帶。匪分乾坎等黨。說者謂坎字優於乾字。凡坎黨首有黃紙符。腰繫黃巾。一望而知。余默計紅巾黃巾皆為張角遺孽。且頭目是張德成。隱以張角自命矣。彼時張角以燒香惑眾。今拳亦最重燒香。尤屬相似。吾輩篤信古事。而獨

忘張氏之左道惑人且理學家必攻異教何以拳匪起時不聞諸有道先生素自以為守正不阿者建議闢之反因而用之是何故哉然後知吾華并無守舊黨耳

匪黨謂教民額有十字紋平人不能見惟上法者見之故指殺任意不能與之辨也

五月以來余所見所聞一腔憤懣無處宣發至青縣距津一百八十里往見同學陳君

曾蔭相與入密室始得暢所欲言陳為青邑紳富匪所垂涎者亦岌岌可危余

請其奉親暫避他處則百世安居有難忍置者反羨余三口之家脫然無累矣吾華政府向不與民共事蓋已久矣此次乃與民通一呼而起者千百萬人可謂志同道合然不通而害尚緩通則立受其禍豈華民固宜塞之不通耶抑通之不得其正也民之智未開不能強通否必生患民之智既開不能強塞否亦生患此其故非僉父所知乃反以為民心可恃而不問民之心究是何心夫民之心固非不知捍患禦侮也特其心之思想甚愚而拙故祇能召患取侮不能捍患禦侮在上之人以為可恃是恃之以召患取侮耶嗟嗟

說者謂百姓以血肉之軀與猛烈之槍炮為敵。此真難得。吾華之人四萬萬有奇。何不可恃哉。應之曰。血肉之軀四萬萬。誠不為少。惜死易而生甚難。十年之內。若以血肉之軀與槍炮敵。則此四萬萬人。恐要死去四分之一。試問十年之內。能生出四分之一。以補之耶。即使多生。亦苦不能及歲。是死之多而生之少。中國將無人矣。彼槍砲則生生不已。一日毀去一萬。一日可使增至十萬。不足奇也。夫槍砲則日益增。血肉之軀則日益減。將何如乎。呵呵。此等呆論。不得不為呆人一發之也。

是時青縣城廂亦有拳匪二百餘人。每日午後。在城外空地演習。余往觀。多十數歲童子。各執一刀。一年長者。手握小旗。領行一周。即揚旗遽奔。諸童隨之。至東偏盡伏地。俄頃突起。皆回身舞刀。且舞且進。勢甚洶湧。無何兩童額角受傷。血涔涔下。醫輔皆滿。乃扶之入一廟中。不知為己之刀所傷。抑他童誤中也。傍觀者竊謂此尚未學成。若工夫到家。刀不能入矣。余思匪自稱彈子不入。今為刀所傷。彼無以自解。而他人代為之解焉。豈非甚奇。青縣宰沈君顧菴。初婉止習拳為匪所恨。遂誣其私通洋人。余至其地。已謠言播滿街巷。余為危之。曾勸

其設法維持勿徒與匪較一時且事已至是一邑之力不能澤諸全省況本縣無兵力明哲保身此其時也後沈君應匪之求捐金濟之謠言始息無何津城陷信至青匪暫收斂公所旗牌立時捲落余謂青邑士商之福也乃張德成再至獨流鎮名匪聞仍聚旗牌懸如故又未幾京師不守匪始大懼兇紳董代陳縣君謂本應散黨歸田因兩月以來費用甚鉅無從彌補已成騎虎之勢此時若得數百千錢即當清厘積欠尅期罷散不再聚集云云沈君遂慨助廉泉青邑乃從此無匪此七月間事也

靜海縣令王某與匪首張德成交張以獨流為老巢即係靜海轄境王謂張為神仙張亦稱王為好漢是時王已率領本邑匪萬餘人與張赴天津前敵故一時王大令之聲名揚溢上台刮目獎賞禮貌有加後為李文忠公奏參革職則先已逃匿無踪矣友人謂王令平昔亦非甚惡不知胡以信匪之甚蓋熟中太過藉匪為迎合計欲得不次升賞遂不問事理之是非此等又肇禍諸人中之下品矣

譚文煥者由行伍荐至道員當津城陷後乘水師營炮划數艘攜帶姬妾泊於

青邑城下舟中綠竹時作。僕從聲勢赫然有謂其為拳匪推崇在津所得財物甚夥者。余初未之信也。後有為李文忠公道其劣跡昭著。罪實在尋常縱匪信匪之上者。文忠大怒。電飭直藩拿獲正法。先是譚曾親往保定謁見廷方伯。咸稱拳黨。且謂所隨去大師兄數人。咸有異術。請試驗重用云。廷以時局已非。未之允。譚遂行。未數日即奉文忠嚴拿之電。是時譚已行抵滄州。廷方伯因梅如筠軍門駐滄。以密拿屬之。而譚已聞風先逃。梅公急倩水師新副營黃星海副戎駕舟追之。及於中途。解送保定。訊明正法。聞其舟中財物當被獲時已所存無多。不知何故。余思譚文煥是借匪以取財。靜海王令是借匪以取官。兩人趣向不同。其可殺之罪則一旦一為監司人員一為縣令。其罪尤加人一等。乃譚服辜而王則漏網。是亦有幸有不幸矣。

俞復初明府名廷獻。臨安人。庚子拳匪勢成。明府時宰保定府之容城。以不能進言於上。復不能施禁於下。力辭解任。幡然南歸。明哲保身。明府有焉。胡千里直刺諱良駒。庚子夏初為大府檄權威縣。平反拳教事。直刺到任。親往勸誡。兩造胥服。後奉札將署天津府篆。解任赴津。拳教僉泣送不舍。故當直刺

居任兩月間威邑無戕害教民焚毀教堂之事可與俞明府共垂不朽

六月初津海關道黃公奉委辦理北洋轉運事宜先來青縣設局方黃公之初至也青邑拳民出隊迓於河干意甚恭謹一日拳衆路過黃公門外是時津城已陷遂有津人為黃公服役者傲然曰天津業已失守爾輩尚如此耀武揚威耶為匪所聞有怒目向之者少鮮即來黨與百餘人尋多言者刀矛齊舉勢將闖入幸為護兵勸阻旋經邑紳解說百端諾以驅責言者始各悻悻以去遂造言黃某在津實通洋人是日拳衆尋釁時黃公所帶護兵五十人已齊隊繼出肩槍排立門外皆躍躍欲試幸即了事否則兵拳一戰而青邑糜爛矣

余出津後沿河所見浮屍甚多或無頭或四體不全婦人之屍往往乳頭割去陰處受傷男婦大小愴形萬狀不忍屬目且有淺撾河邊鴉雀集喙者氣味臭惡終日掩鼻而竟無有出而收瘞者或謂此皆教民為拳匪所殺平人不敢過問也

余居青邑時一日聞上游一大船數十人皆為拳匪所戕午後屍已順流而下青邑士紳醵資撈葬已二十餘具傳聞係一商船皆由津而返晉豫者挾貲不

少所僱鏢師。攜有快槍。匪來搜查時。不免騷擾。鏢師怒與之爭。發鎗斃一匪。遂為匪衆所讎。此鏢師可謂不知輕重矣。

某處拳黨掠教民數十人。掘一巨坑。驅之盡入。實以土石。呼號之聲。淒慘之狀。不忍矚目。一友親見之。為余言。

南運河兩岸。素以滄州多盜賊。號難治。故拳匪亦最多。城廂內外約三四千人。攔流設卡。搜索行舟。商旅裹足。本州倉米資為日食。州官且周旋之一。有不當公堂之匪。立滿。復迫梅如筠軍門。捐給萬金。時梅軍久駐滄州。餉且不繼。尚勉力湊給五千金。匪不允。擲還之。密圍其營。禁令賣食物者入。軍士憤怒。而時方用匪。又不知匪術如何。不敢遽與抗也。一日有鄉民肩菜入營。為匪所殺。兵士乃不能復忍。適有數匪循營垣而過。堆堞內巡兵偶發一鎗。一匪應聲而撲。衆知其無能為。遂大呼羣起。不俟將令。立趨出營。見匪即擊。莫不立斃。梅公聞信。無可約束。遂傳令殺匪。令舖民闔門自守。無納匪。悉閉各城門。飭馬隊任城外堵剿。步隊任城內搜擊。匪黨遂如甕中之鼈。無可遁逃。惟十二三齡以下者赦之。無何紅巾紅帶棄置滿地。匪意謂棄此。即與平民無異。兵不能識矣。而不知

久束紅巾。額有汗漬痕。一時捺抹不去。故巾帶雖無其為拳匪則一望而知。仍難幸免。於是墜城死甚多。統計此次實斃三千人之譜。梅公祇以千餘上告。則是時京師尚未失陷。端莊等仍執前見。恐受遣責。且所報千餘人。仍以假團為說。以不違政府宗旨故也。自是滄州左近一帶肅清。而運河一帶匪勢亦從此稍斂。一戰之功。造福無量矣。

初運河左近匪黨騷擾。除教民外。多及紳富。少康之家。每指為通洋人。或誣為在洋教。必出重資賂之。乃無事。青邑商富大小七十餘家。匪黨均列之教民冊內。雖未盡肆騷擾。而各家流離遷避。財業已空。種種頑惡。人皆髮指。無何京師不守。兩宮蒙塵。溥海臣民同聲號哭。而各處拳黨勢焰猶雄。蓋是時尚未奉勅。匪之令。黃觀察花農胡直刺十里。梅軍門如筠。遂將拳匪不法各情。先後電達李文忠公於海上。得公復電。有放膽辦匪。吾能作主之言。于是始定以勦為主義也。

一日滄州傳言。謂舊城地方聚匪千餘人。將來襲城。居民聞信驚惶。城中立時紛亂。余亦將行。次日黎明。梅軍門遣馬步各一哨。并會綠兵若干人往勦。日出

後緣營退回。衆愕然不知何故。幸梅軍有回營取子彈者。始知官兵業已獲勝。全城始安。緣營則首先驚退也。此次斃匪約百餘人。

徐擴廷司馬來滄。談及裕壽帥事。茲記之。

津城被陷時。裕帥不欲行。為鄭鎮軍灼三負之。而出行數里。圍僕牽馬。趕至裕

公乘馬。鄭引之。始至北倉。

距津十里

居民家草屋中。時宋馬各軍皆退至北倉。

裕公倉卒出走。幕府無人隨者。筆札待理。乃覓本地學究暫為之。

擴廷至北倉。往見裕公。公歎息不已。談次謂擴廷曰。吾欲吸皮絲烟。亦不可得也。擴廷曰。卑職尚有半包。謹以奉送。公謝之。歸寓取烟送往。并送布襪二雙。及零星食物。鄭鎮軍時在裕公左右。不離。恐其以身殉也。而公每以小槍佩身。一日報敵人來攻。官兵已退矣。公命鄭出視確否。鄭甫及外室。即聞小槍聲發。急入觀。公已自擊倒地。須臾而終。是時其公子雖在側。然迫切之際。薄材麓服。草草成斂而已。余記甲午之役。公時留守奉天。日兵佔據各州縣時。公見僚屬輒以與城俱亡一語誓於衆。後日人祇到海城。即未前進。逆力於旅順。金復各處。而陪都以安。公遂未死。後調任福州。移督畿輔。終於一死。且未死於津。而死於

北倉。殆死亦有定所耶。

管某者。為馬景山宮保分統三營。當津城南面。與洋兵鏖戰三日。因無接應。退而謂馬公曰。我力已竭。請派員往代。俾吾兵士稍資休息。馬公曰。戰事方殷。烏能休息。不允所請。促令仍往督戰。管不憤。出怨言。馬公怒。大呼曰。謂我不能取汝頭乎。起身拔壁上刀。一舉手。管撲於地。遂殺之。

吾師羅先生

熙祿

為稷臣先生令弟。曾隨使英法各國。回華。官直隸知縣。通英

文。長於中外政治。余從先生受讀英書。師生甚相得也。庚子春。先生為大府委赴豫省辦礦。寄眷屬於天津。未幾聞匪亂。由豫回津。將携眷南返。抵保定後。僱舟東下。次日舟次新安。為拳匪所遮。搜出西書。遂指為教民。實則豔先生之箱籠也。牽至大師兄處。不容置辨。遂被害。僕從三人。泥首求以身代。不允。且兩僕亦被殺。以其包袱內有洋錢故也。其一僕甫十三四齡。經舟子跪保乃免。後此僕逃至滄州。為吾友方君少奎服役。余得以聞其詳。嗚呼痛哉。吾師學問經濟。未展什一。竟遭匪害。飲恨以終。師之眷屬。未識已否。得耗且屍骸日久。亦難尋覓。無從通訊。此心耿耿。與日俱深矣。

津城陷後大師兄曹某為洋兵所獲張德成則席捲而逃無何復至獨流鎮

此處

為張之巢穴
匪亦最多

倡於眾曰天時將至矣於是左近匪徒死灰復熾

一日張德成往獨流附近之某莊

似是王
家口

向莊富某強索米糧千石某已應之

張恐不給以其子為質携之舟揚帆去某大怒號呼於眾曰諸鄉鄰能為我殺張德成余以家財之半酬之里中諸少年本不直張所為聞言一呼而集者百餘人各持田具超越張舟之前伏草間先遣十數人乘舟迎張舟出其不意一躍而過先搶莊富之子張所隨諸人極力格鬪而某之子已登岸矣伏者盡起張無可逃與隨行諸人頃刻間皆成肉餅此可謂遭亂以來所聞第一快事也天津南三十里楊柳青一巨鎮也當聯軍之四出騷擾華民間風逃避而楊青市大民多艱於遷徙本鎮首富石姓者乃出其家財供聯軍之食用與之約勿擾居民聯軍義之如約行且為遣兵保護故楊柳青一鎮始終完善當時聞風遷往者數萬人石某之名遂益著余謂此等功德真所謂勝造十級浮屠矣天津城守千總某初以獲盜功結怨小人某籍隸靜海縣家少康結廬靜邑城內拳匪起詎怨家入黨遂焚某之居室盡殺其父母兄弟妻孥時某携一子寓

津門僅得免亦云愴矣。然某於津城破後為聯軍作引導至靜邑。藉報前讐亦有不免太過處。是某與匪之遞相讐報皆未得其當也。是時報紙謂某因洋兵而肆擄掠。雖云有因亦不免言之過甚。可見傳聞之不足深信。而評論之難昭公允。余故識之而隱具名存厚道也。

山東德州北五十里有鎮名柘園。為東省有數名鎮。四周寨牆完整。董事辦事嚴明。鎮民之列團練者兩千人。有事到局始給工食。無事各守其業。局存快槍拾砲十餘枝。子彈稱是。據云二百年來經亂十八次。而此鎮獨無恙。尤奇者鎮內無一教民。故已亥庚子之間遂無一拳匪。七月間他城鎮多半驚擾。惟柘園熙來攘往不異承平。當時稱為樂土。京津被難者多寄寓其間。余亦携眷寓焉。偶與董事晤談。皆稍讀書明曉大義者。惟大府不得其詳。未能優予鼓勵。殊可惜耳。

拳匪受傷則告人曰。此被穢物所污也。或練習未成也。津京已失。直境東南匪黨猶盛。則揚言謂時候未至。彼等操之過急。故大受創。我輩待時而動。時至恢復京津如拾地芥耳。且英俄雖稱大國。而其地不過中朝三四省。其人數不過中朝

一二省何足懼哉。以此欺誑，仍能惑人。觀此中國之民智未開，誠貧弱之源矣。彼時天津有所謂黃連聖母者，一土娼也。匪黨奉以為神，載以大舟。上結黃紅彩，日優遊河中。見者輒遙為跪拜。聖母至督署，由中門入，與制軍分庭抗禮。互相爾汝。軍械糧米，隨意指索。後津城陷，為聯軍所獲，屢於都署訊鞫，無甚要領。遂載往歐美各洲，以為玩物云。

武庫軍械既多，且利盡為匪眾所分。故事後淪於民間者甚多。有私售者，如曼利夏小口毛瑟，每槍索值不過數金。袁制府到直隸時，出示收買，已無多矣。李仲彭襲侯由津避亂，乘舟南趨。甫至東浮橋，即為匪所阻，迫令往謁黃連聖母。侯不允，匪大譁，羣擁至舟，勢將動武。諸僕從婉言請行，侯不得已，給一名刺，其名刺素甚鄭重，謂得此可了事矣。乃匪見之，即擲於河，笑謂爾自以為中堂少爺耶？侯為驚，與聖母抗，以刀斫舟楫，勢將入艙。僕從皆懼，跪求至再，始允行。時值炎熱，侯赤足急切，着襪不得上。而匪眾催迫甚急，赤足着靴隨去。到聖母舟中，呼之跪，即挺然遽跪。問以語，瞠目不能答。聖母以袖掩口笑之。蓋猶是土娼之故態也。跪刻許，始謂之曰：吾神姑看汝父之面，放爾行，可起去。而

侯如未聞者。諸僕從代之稱謝扶以起。掖之歸抵已舟。始稍稍能言。侯所乘舟為水師長龍船。船主某哨官。目擊其事。親為余言。夫所謂黃連聖母者。土娼也。平時欲見侯之面而不得。今乃受侯之跪拜。亦云奇矣。余因憶天津土棍常有幾時。攬和攬和之諺。意謂貴賤貧富不均。何時調和之使均也。今匪徒得勢得財。一時富貴者皆為之下。即如土娼而受通侯之拜。可謂攬和矣。諺語成讖。往往有然。

余友善謔。因言一土娼而與制府抗禮。受貴公子之拜。極為可羨矣。然吾不取所最可羨者。則更能游歷歐美各洲。曠觀倫敦巴黎伯靈及華盛頓甲於地球之盛。斯則我輩求之而不得者。吾不能夤緣而為使臣隨員。惜亦忘却求為聖母之侍香童子。一遊各國。真憾事也。且黃連之味甚苦。而黃連聖母則甚樂。豈非奇事。余謂如君言。是君乃不如一土娼矣。相與鼓掌大笑。

余寓青縣劉姓家。劉翁故稍讀書者。一日呼余出看紅燈罩。指空中黑雲一片。曰。此中無數紅衣女子。即紅燈罩也。余無所睹。而途人紛紛傳說。指天畫地。確切不移。劉翁亦隨聲附和。嘵嘵不休。余不解。後始悟劉翁實為保身計。故不覺

以假面孔向余也。當時之匪猶可知。

紅燈罩多青年女子。咸着紅衣褲。鞋襪佩帶。無一不紅。寓青邑時。劉翁一戚女。約十二齡。來劉家。內人呼入。問以所習何事。對曰。我等三四十人。拜一老婦人。為師。每日在家食畢。始往師處。並無所事。惟為師梳洗。浣濯。司爨。縫紉。執賤役耳。每人且需日進糧米一升。為贅見禮。故我等父母。皆有悔意。然畏吾師法術。不敢違也。觀此紅燈罩之伎倆。可知。

或謂裕師初不信匪。幕府馮婁諸君。皆知大義者。故匪燒三汊河教堂時。裕師尚發令箭。使水師船開礮擊匪。後乃迫於端莊之嗾。使耳。余聞是夜水師得令開礮。恐傷匪黨。而帥令又不可違。乃先告匪首。令其勿懼。蓋所放三礮。皆未實子彈也。此乃水師執事人親向余言者。想係實事。

水師營開礮攻租界之初。多不能中。或越過。或不及。皆平昔未能演習純熟。以致臨事慌迫。不能瞄準。第三日。鄭統領得疾。請副營黃副將星海暫代督率。黃君由武備學堂出身。測算極精。到營躬至營牆。親放十數礮。轟燬洋樓數座。火車頭兩輛。而車站一帶。遂無洋兵云。

余五月下旬由津逃出先至青縣後遷滄洲因滄地拳匪復肆將與梅軍為難乃再遷山東之柘園鎮七月間余往德州又携眷寓德無何傳言洋兵將由保定南來遂仍回柘鎮至十月間德法兵由津保兩路南下已至距鎮數十里之連鎮地方是時柘鎮圍門悉閉董總申禁無論何人不令出入而余將携眷南行又兼胡千里太尊之眷屬賴余照料且值大雨如注消息勾惡人心震驚而董總已傳知圍丁站牆各携槍彈如洋兵必欲入寨即開槍禦之此說一播眷屬等益刻不能耐不得已謁見董總極力婉陳說之至再始允開圍門一次且加派圍丁守門不令一人入這即殺之余始得以携兩家眷屬登舟解纜行至四女寺地方河冰夜合不能前進即在寺鎮僦屋而居事定復移寓德州計往返遷移已七八次矣驚駭迫切艱苦備嘗而十月間柘鎮之行倉卒間為女僕竊去銀八兩幸有餘蓄否則不能成行尤為可歎此女僕係天津人避難來柘困苦特甚余憫之留以服役擬事定携之回津也而彼自棄若是其竊銀也他僕僉知其藏匿何處欲發其覆以明衆心余力止之惟揮之自去而已

一友言天津所見數事云當天津開仗後渠仍住東局內距局不遠有拳壇聚

數十人。一日匪目兩人正行走。聞遙見一婦人。指而呼曰。直眼往何處逃。婦人聞而跪曰。我非直眼。乃某處某人之妻也。匪曰。爾額有紋。安能諱耶。捉至壇門外。呼其黨立殺之。

一日洋兵來攻匪。匪羣出撲之。洋兵忽返奔。奔數十步。回身舉槍不響。仍返奔。再回身。舉槍不響。仍奔如前。匪若謂洋槍不過火矣。極力趨之。勢將及矣。忽洋兵一轉身。排槍遽發。其聲崩然。立斃匪十數人。匪急退槍。又發。復斃十數人。餘遂四散。然是時有東局出巡兵一哨。先已躡洋隊之後。洋兵甫擊匪散。方整隊欲歸。而官兵之槍驟發。亦擊斃洋兵三四十人。餘亦逃散。此次官兵可謂坐享漁人之利云。

于是次日俄兵即來攻東局。至第三日。尤猛惡。駐局兵一營。頗能抵戰。然俄兵死傷不顧。且戰且進。下午遂抵圍牆外。官兵力不能支。東局遂失。余友隨敗兵出走。彈子橫飛。幾於不免也。

余嘗謂拳匪無他伎倆。平日所習。惟舞刀力奔兩事。與之戰。祇需且戰且退。使我之槍能及彼。彼之刀不能及我。匪即不支。若與之接。即勝亦多吃虧。聯軍得

此法故所向克捷也。

拳匪自謂刀劍不入者。能於大眾試之用利刀自斫數十起落。無毫髮傷。眾皆咋舌稱羨。不知此係運用氣力。江湖買技者多能之。烏足為奇。且刀斫不入者。割之則入。刺之亦入。況無烟火藥鋼皮子彈耶。

九月間。聯軍數百人至青縣。向縣主沈君最初索銀五千兩。未之允。遂并某富紳一同拘執。收於一室。百計拷索。第三日。諸官民雜湊多金給之。洋兵不饜意。某紳亦死。聞沈君髮皆落。遍體鱗傷。且聞是時本有官款數千金。正可挪移以救沈出。乃某書辦與沈之僕欲假洋兵之來吞沒此款。故當時默然。竟不為主人計。而他人無知此款者。余聞髮指。曾為君之文郎道及。已莫可如何。

沈君被拘時。二尹張君鎮崖改裝往探。為洋兵所留。迫令鋤馬草。兩時許始釋之。

余又聞當時同被拘者。尚有候補縣江某。惟某多計策。告洋兵謂我家有銀放我歸。始能給爾。洋兵諾之。派人偕往。乃江係至某紳家。即被執誑其婦曰。爾夫

被執命在頃刻令我來向夫人索二千金以拯其命。否則死矣。某婦急甚立與之江遂以給洋兵冒為已銀故得脫。即登舟南行云。此則得之傳聞。如果屬實。安有天理。且某紳至死未與家人見。則其事永無剖白之日也。

友人言拳匪數事云。當時傳言謂大師兄已遣紅燈罩赴四川招人。三日即回。川拳十日即到。所見足著草履者是也。然余所見各處匪徒無著草履者。

有謂靜海縣王令初見張德成扣其術。張即以足畫圈於地。用手招之。立出利劍一。光彩耀目。王遂欽服。約為弟兄。然亦傳聞也。有一人親至張德成室內。見其桌下一箕。盛大小旋釘無數。問何用。則曰。此是洋人槍砲上螺絲。槍砲失此皆成廢物。吾遣紅燈罩前往竊取者也。

直隸候補二人奉差獨流往見張德成。張曰。我本不願出來。祇以各弟兄推奉。義不容辭。且人心太壞。天意亦不可違云云。身着藍布衫。年約四十餘。意氣閒暇。悠然自得。余聞張為保定屬容城縣之白溝河人。該處水陸衝途。市面極盛。附鎮而居者數萬家。以張故。乃為聯軍所屠。夫一人飛升仙。及雞犬今一人為匪。不祇滅及九族矣。愴哉。以上友所言

先一年袁宮保駐軍小站。忽有一匪持當道荐函來營。自謂有術能避槍砲。袁公惡之。因與約。令其作法。立於教場中。選兵士二十人。執槍遙立。擊之。只一排槍。匪已立斃。計二十彈。中匪身者十五枚。此即拳匪之先聲也。

六月間。有直隸匪徒三人入山東境。為防兵所獲。匪出北洋。令箭傲然不服。蓋匪執此東來。欲以煽惑齊魯之民也。防軍統將稟明。悉予正法。以儆來者。亦快事也。

直隸景州朱家河教堂未破時。內聚教民男女三四十人。皆各處避匪亂者。拳黨屢攻不能下。蓋教民已成背水之勢。若不拚命抵守。死亡更速也。後值陳雨人勤王兵過。匪徒迫令往攻。兩日亦不能下。適李制軍秉衡到景。乃懸重賞。以示兵匪。于是合力猛攻。歷一晝夜始破。教民死者甚多。受傷亦夥云。

保定教堂某姑娘。為匪所執。牽出將殺之於市。姑娘號呼於眾曰。我雖外國人。然在此傳教施醫。十餘年於茲。皆有益華民之事。為諸君平昔所稱頌。今遭殺身之難。諸君向受余惠者。忍不一救耶。既而曰。我有存銀行款數萬金。有能救我者。當以奉贈。我且嫁之。然是時觀者如堵。莫敢應焉。須臾被害。

滄州商刺史遣眷屬回河南行至大名地方。拳匪見其稍寵甚富。遂全家被害。拳黨互相結拜。名曰拜團。亦多互相仇視。攻擊者。則此稱彼為假團。彼亦指此為強盜。故同一拳黨而有真假之說。肇禍諸人。迫於時勢已壞。公論不容。遂勉強下勦辦假團之令。以余所見。無論真團假團。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匪耳。況全屬空言搖惑。又何真假之能分。即使真有邪術。亦烏能於列強虎視之時。槍礮如雷之際。安身立命耶。夫治國自有遠謨。富強本有正術。醫貧救弱。一轉移間。事耳。不此之圖。而欲藉邪匪以成事。藉曰不學無術。胡以愚妄至斯。余也。江湖奔走。素筆依人。自顧藐躬。無補於國。因撮所聞所見。欲以昭告世人。或於人心風俗。不無小補。至於不文之譏。吾所不計者矣。

拳匪聞見錄終

序

唐書選舉志吏部擇人之法其四曰判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故唐人無不工判語張鷟所撰龍筋鳳髓判文詞典雅至今猶膾炙人口明人有以張文成判蘇文忠表並課子弟者蘇文忠亦工判語然今所傳如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及敦召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不允類皆遊戲之筆此外不傳者蓋已多矣由當時未曾薈集成書故也蒯子範太守為當代冀黃政事文學兼而有之嘗攝長洲令余寓吳下聞其析獄時手自判牘有古人電掃訟庭響答詩簡遺意輒為之忻慕曰佳乎吏也顧君事繁而余性嬾未得常見及君攝蘇州太守乃時相遇從未久而君移鎮江旋入都展覲拜夔州太守之命於是蹤跡又疏闊矣今年自蜀中貽書并寄示判詞一冊皆昔年為牧令時據情定案援筆直書者也其遇事之明察持論之公平固不待言而率爾命筆燦然成章有他人支頤搖膝竟日不能得者君於堂皇高坐隸卒環侍之時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與東坡判語同一風趣青錢學士獮祭雖富轉無此雋永矣至丁四姐王金妹等

事尤見用心之厚隨園詩云他生願作司香尉十萬金鈴護落花請為君誦之余山中筆墨不過抹月批風評量山水得讀此編詫為奇絕並勸君早付剞劂傳布藝林無使此零珠碎玉長沈埋於司空城旦書中也甲戌初夏年愚弟俞樾校讀於吳下寓廬春在堂

合肥蒯子範先生之宰長洲也值粵寇甫平蘇垣乍復之際一切善後事宜慘淡經營不遺餘力而于拯救難婦痛繩悍勇尤為人所稱道至今蘇民猶絃歌之嗣後刺太倉攝蘇府一例除暴安良不改其轍及蒙恩簡授四州夔州府公餘之暇乃將治蘇判語刊刻成書以留遺跡誠盛事也近從友人包君曉村處覓得川中原板喜其流風善政可泣可歌因為重付剞劂以廣流傳諒三吳之沐其澤者定必爭先覩之為快而家置一編也光緒四年歲次戊寅秋九月仁和葛元煦理齋識

吳中判牘

合肥蒯德模子範

余初蒞任。查閱籠房。見有高發美者。憂戚之形。見於眉宇。問何故羈押。曰。擺開麵餅攤。欠金子和麪店錢七千文。押經三月之久。屢以母病乞歸。未准。今母已故矣。言訖痛哭。判曰。兩手全空。沒麵為餅。一身在押。避債無臺。而且母死未歸。家貧如洗。未盡一棺之慟。徒虞三尺之追。在本官既少矜凶之情。在原告亦犯伐喪之戒。區區不畀。他日可償。哀哀徒勞。終天歆恨。錢債事本細故。况屬無多。親喪疚在終身。能無隱痛。乃召金子和至。以麪攤器具償之。而釋高發美歸。查張彭氏。係彭國禮之妹。已嫁與張成育為妻。賊擾金陵。被擄於賊。兵克禾郡。相依於兵。以不能自主之身。成無可奈何之事。原情可憫。論例無關。女流無知。原無足怪。乃者阿兄既來。故夫尚在。浮蹤飄泊。幸荆樹之可依。斷夢依稀。感靡蕪而念舊。斟情酌理。應即斷令領回。再圖完聚。惟黃佩元即收留張彭氏之人現在外出。未經訊問。若遽准領。則彼或欲久假不歸。竟以他辭相制。既不能箝其口。尤難以服其心。愛河未續。翻令慾海波興。殊堪逆慮。姑將彭氏寄存妥處。俟行催黃

佩元到案。託明斷領彭國禮着在外候示。此諭。

丁四姐一酒家女。年十七。嫁與蔡金和為妻。居鄰城市。學作當鑪來至田家。未諳負耒。以致見憎翁姑。難安家室。彼婦已經走出。蕭郎從此路人。乃舅家則控請官追。母氏又託詞賊擄。此中虛實。究未可知。迨武雲鵬以收留之詞自呈。乃知桃花墜雨。尚有餘春。柳絮因風。原無定所。丁年正妙。難禁司馬之琴心。武夫可依。偏愛子南之戎服。人盡夫也。天實為之。此亦事之無可如何者矣。第丁氏徒倚軍中。雅善黨家之斟唱。蔡某僉粗竈下。那知吳女之溫存。若必強以重圓。勢且拚將一死。愛河未續。禍水已成為兩家計。均失之矣。況武雲鵬者。得自亂軍。賄以金屋。非有潛逃之約。不比強暴之污。如斯婢子。見者皆憐。何況老奴戀馬。怎舍本縣用儒家之權變。參佛氏之圓通。破小拘墟。成大歡喜。斷令償以百元。平茲兩造。一則黃金買笑。得安歌舞之身。一則白首同歸。另覓糟糠之婦。因錯就錯。弦無用其更張。居安斯安。民或欣其得所。自謂是矣。聞者何如。

九月二十五日。本縣下鄉。行至北橋地方。據經保王春亭、尤公順等。拿獲盜棺犯人譚大興、徐二觀二名。奪獲斧鑿兇器各物送案。並據事主尤士芳、尤岐記。

錢景春等具稟前來提集該犯畧加詰責。供認前後共發九十餘棺。惟徐二觀年纔十七。供係引路之人。其為首窩留者。則有本地之姚阿福也。幫同動手者。仍有黃埭之小麻孜也。當將徐二觀交差。使為眼線往拏。而徐方出門。突於稠人廣眾之中。指而呼曰。來矣。此即姚阿福也。嗚呼。是何天奪之魄。而自來送死。毋亦數十家之鬼神。有以驅而遣之乎。於是觀者無不太息。其被害之家。子若弟。相與環跪而泣曰。吾父吾母何罪。而使已死之尸骸。顛倒於若人之手。而暴於風霜也。或又曰。吾兄吾弟何罪。而使送死之衣衾。盜賣於若人之手。而供其醉飽也。小人無知。但以親見其死為快。余時聞之。不知髮之何以指。而目之何以裂也。雖欲令其須臾緩死而不可得也。判曰。定例盜發人棺。其罪重於盜賊。誠以盜賊者竊人之物。發棺者攫鬼之財。理本絕無。事屬僅有。而乃姚阿福等。索黃金於鬼窟。奇貨可居。以白骨作生涯。問心何忍。不分新故。有一網打盡之思。礪乃斧斤。無九泉可逃之地。墓門不守。鬼物難藏。秋坟斷唱晚之聲。燐火無宵紅之影。蚩蚩何罪。猶嚴既死之誅。冥冥有天。斷無再生之理。惟是官格於例。而事必上詳。民迫於情。而勢難暫緩。如斯凶惡。誰不疾首痛心。況屬子孫。能勿

呼號籲請。本縣體共憤之意。施速死之刑。譚大興雖屬脅從。當與姚阿福一同杖斃。小麻孜尚未到案。姑留徐二觀以作線根。既申三尺之威。勿任一名之漏。用是徇鄉人之請。並為法外之誅。投諸水鄉。儘可飽茲魚鼈。剪除醜類。何妨學作鷹鷂。嫉惡之誠。尚其共諒。專刑之罪。在所不辭矣。

此案姚新周控姚阿士僭占車基。豈知姚新周已先占姚阿士田三尺。以致挾嫌啟釁。互有毆傷。愚民無知。每以纖小事故。釀成禍端。可勝浩歎。此次傷既驗明。尚屬不重。若再傳集鄰證。聽候質訊。書辦未飽其欲。則壓之。小民終歲勤苦之皮血。盡剝削於投到候審之日期。迨至日久氣平。並有兩造求息而不得者。為民父母。其何以忍此。當斷令姚新周與姚阿士將所互占之地。均各讓還。傷亦各自醫調。減一分訟累。即培一分身家。區區苦心。爾小民其共體之而共諒之。

張瑞和。張茂隆之子。嗣張王氏為孫者也。張順發。張呂氏之甥。嗣張呂氏為子者也。張呂氏死。而瑞和與順發爭產。順發有詞。瑞和亦有詞。然而順發非張氏子。不應得張家之產。瑞和嗣張王氏為嫡孫。亦不應得張呂氏之產。然則呂氏

之產將何歸乎。查張呂氏有自生子二人。一茂祿。一真德。茂祿被擄。真德早死。而真德妻張徐氏尚在。有子仁壽。年十二。此乃張氏之苗裔。而應得食張氏之祖稅者也。惜也。仁壽亦非真張家之子也。仁壽非張家子。其何以得張家之產。真德病篤時。遺命立仁壽為子。族之人莫不知之。真德死。而其妻則以夫命為辭。此又不得概以為非張家子也。然則以呂氏之產歸張仁壽。此則以情論。使無重傷張徐氏之心。所謂姑且畀之。而留以待茂祿之歸也。並斷令張徐氏立張瑞和子為孫。此則以理論。使無以異姓亂張氏之宗。所謂長久計之。而用以安張氏祖宗之心也。張氏有人。其以為何如。

梅徐氏乃徐傳生之妹。嫁與梅近川為妻。近川早逝。徐氏作未亡人。已逾十載。遺孤連生。業已成立。蘇城亂後。寄居催子。即管田莊人。蘇俗呼為催子。張瑞和家。一屋相依。

非有感慨驚厖之慮。三年於外。保無厖田李下之嫌。而乃徐傳生者。不為同根之庇。翻揚中書之羞。既控張某之誘姦。並串梅裕以作證。莫須有之事。何能據以為憑。不可道之言。竟忍宣之於眾。豈有此理。是何居心。迨伊母徐余氏以傳生不法自首。縱謂婦人愛女。亦斷無不愛其子之心。就令該氏可嘗。亦不應嘗。

於其兄之口。一經底訛。盡吐實情。乃知徐氏粗有衣食。惡黨利其資財。為素黃金。翻造白舌。當各予以重懲。梅裕占居梅徐氏屋。並押令遷出。

查顏祠祭田。先歸長房主祀。則顏懷義之祖也。後歸次房輪執。則顏懷恕之祖也。權歸宗子。本以絕覬覦之心。勢忽中更。亦必有凌夷之漸。乃懷義之祖曾否盜賣。懷恕之祖曾否贖回。蘇城亂後。案據遺失。礙難懸斷。惟懷義等既為聖裔。又屬職官。論世守必得其人。則懷義不必挾其祖為大宗。而長也將推以讓賢矣。論天倫必有其序。則懷恕不必執其祖之復舊。而賢也且奉以還長矣。本縣覺其本心。曉以大體。斷令公同收執。挨次承當。義也。當顧名思義。恕也。須責人也。恕慎毋為此區區。互相爭執。使簞瓢陋巷中人聞之。愀然不樂也。

呂朱氏與呂阿二嫂叔也。朱氏無子。立阿二子金壽為嗣。乃阿二不憐阿嫂之無告。但利其財。金壽竟因阿母之同居。陰竊其券。一朝追問。頓起猜嫌。朴責未施於庭前。忤逆先形於膝下。本應逃杖。翻敢拋磚。不假反覆。以三思竟成孤注之一擲。螟蛉也。而豹狼焉。宜乎呂朱氏之出首。請逐其子以歸還。異哉呂阿二之埋奸。又控其壻之播弄。婦人有私於其女。情本皆同。嗣子不得於其親。禮應

另立呂金壽送呂阿二家管束呂阿二控顧金元案注銷

尤薛氏乃七子之母薛氏歿其膳田應七股均分乃長子尤杲公然鳩占遽爾鯨吞始則抵押繼且盜賣黃金浪擲半託花費之名白手獨擎不作承分之想其意以為二三兩房僅餘寡婦四五等房均屬稚弟可以任我欲為無人見問也乃尤張氏竟以欺凌之狀為赴愬之詞本縣追明原價斷以公分既於一分之中析之而為七而不使其强者獨據之所謂惟禮定分使人不爭也又於六分之中並之而為二而必擇其苦者先畀之所謂苟以富人哀此憐獨也至於尤朱氏雖未尤與張氏並控而且分以與之所謂推己及人知其同此無告也尤權等雖應與尤張氏公分而獨勸其讓之所謂發政施仁必先此無告也阿兄不道難應將伯之呼群季皆賢尚有援嫂之意本縣用是嘉尚而於尤權等有厚望矣

王金妹幼許字於同邑之楊永升未續鸞膠頓驚鶴唳蘇州克復為楚軍曾吉祥所得落花無主祇好依人飛絮隨風難期得所其不能不徙倚軍中流連帳下者亦勢也然而蘇城咫尺是兜家生長之鄉楚水千尋有道路流離之苦通

暗中之消息。姻姬頻來。得意外之歡欣。夫家尚在金戈鐵馬。不安虎帳之身。月黑雲深。暗返魚舟之櫂。重還故里。再踐前盟。斯亦情有可矜者矣。而乃曾吉祥者。責以潛逃。肆將大索。莽深而戎暗伏。屋小而嬌難藏。虎吠不驚。登門而忽來。暴客燕棲方穩。伺巷而偏遇狂童。口角繞興。拳毆並起。豈知端麗夫婿。終屬蕭郎。處道家姬。仍還徐氏。理有一是。事無兩全。惟所控衣服幾襲。珠玉若干。將必謂其烏有。而愈不能平。若遽責以璧還。而貧真如洗。本縣愛成人美。不吝已囊。助以廿金。平此兩造。縱云負我。不偕鍾建以終。或是憐才。願贖文姬而返。此判查趙蓉江另娶新妻。方鳳姐已作棄婦。就令回歸。亦但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矣。至方陳氏憤女之無依。並控壻之吞沒。事不盡實。情有可原。斷令趙蓉江給洋四百元。其女鳳姐。即交該氏領回。夫也不良。母兮猶諒。或者夢斷蘼蕪。尚可憂忘萱草也。

陳曾錫之姊。許字於同邑之金元銓。生方綺歲。母不曾離。養在深閨。人多未識。乃因追荐其父。偶到剝宮。將歸其家。忽逢暴客。是何意態。霍霍怕人。不識姓名。卿卿呼我。客何為者。直欲昇之以歸。眾皆茫然。竟至爭之不下。當經陳某扭稟。

本縣查詢乃知其為金陵民人王正坤曾收某家之棄婢旋為踰里之逃人落
花堆裏偶拾殘紅蔓草叢中又成野綠以致求之不得因恨成癡立而望之雖
非亦是再三研詰堅執不移然而里居姓氏之不同亦笑貌殺音之弗類十年
未字幽蘭尚傍萱居一去無蹤僵李何能桃代惟念癡情若夢積想成迷實霧
眼之朦朧非色膽之敢大姑予杖遣以蔽其事

錢阿五阿六杭之仁和人也杭城將陷避居於鄉為奸戚賺賣於跳板船柳二
官二官無子託言取媳逼為娼不從輒笞楚繼之一日聞鄰船人係杭音作書
付之去使回杭刺探未幾持某戚書來相約過船逃甫下船而二官已覺索之
急阿五等懼避匿巡查武都司處有某鎮軍者二官之舊相識也往訴之故鎮
軍怒將罪武而索二女回武無奈乃白余余曰急送之來猶可為也比至余佯
立檐下將二官賞責盡吐實情立令具結並將阿五阿六寄存內署俄頃鎮軍
名紙來而案已結矣其差弁某云鎮軍要將阿五阿六去余曰為我語鎮軍此
官可不倣此女必不可歸也乃止判曰錢阿五阿六以深閨窈窕值亂世仇離
偶因烽火驚心頓致泥途失足相煎太急摧殘連理之枝奮飛不能盼斷鄉關

之路因而渡頭晚泊。借問同鄉。袖裏書藏。暗通消息。落花已成泥土。誰借殘癘。小鳥得脫藩籠。仍思故宇。斯亦情有可憫。而志有可嘉者矣。而乃柳二官者。既疑鄰舫之串逃。復假戟門以相壓。武夫無胆。幾為善之不終。少者當懷況窮民之無告。於是奮我鞭撻。晴空而雷。忽驚挾彼奸私。案定而山不動。奉檄之牙官。色變環轅之士女。心歡銅雀雖高。休望二喬深鎖。明駝自在。何難千里送還。將軍彎射柳之弧。柔枝並折。宰官荷種花之鍤。故土尤宜。用是選派安丁。送歸之子。欣此日脫離地獄。重看姊妹之花。况故鄉已近天台。再煮胡麻之飯。

顧閨壽已許字於程士林。十年賊擾。依其母顧郭氏。避亂於朱雲口家。乃郭氏則以繞膝幽蘭。移栽別館。朱某竟以投懷之鳥。畜作家禽。罔恤前言。全忘後患。蘇城克復。其嫡子顧思湛。原聘程士林。均以奸占為詞。斷歸顧請。惟查程生本未親迎。顧女業經生子。十年未字。夢不到夫。蘼蕪一索得男。感已深於芥菰。倘謂牛耳先執。則咏咏在抱。竟將置之何人。責以雀角怎穿。則明明有詞。尚謂棄之自母。世間有烈女子。或律以從一之義。則水火堪虞。天下多美婦人。何取此已嫁之身。而中葦可醜。因生成熟。白璧尚屬無瑕。舍舊謀新。黃金何難再買。斷

還聘錢另覓佳耦

陳復初與王士琛均非善類也。復初告貸於士琛，不遂，捏控士琛，撻損伊妻厝棺，希圖挾制。彼婦已死，而猶欲借此為活計。夫也不良，一至於此。至王士琛充當鄉官，陳復初亦曾受僞職，人惟無瑕者可以戮人。王士琛即不肖，豈陳復初所能控告耶？據呈勒借洋錢，當其狼狽為奸，銀錢往來彼此交割未清，諒或有之。但此等賬目，豈能作准而為之斷追耶？本應兩究，姑寬逐去。

呂郁文，鎮江丹陽人也。咸豐十年，丹陽城陷，郁文載絲出境，行經太平洲，為嚴家正、王龍標劫去。賊退，郁文獲嚴家正送官。其時團防董事黃寬等倚家正為左右手，請官釋放，不之理。有貢元良者，郁文舅氏也，因此恚憤上控。詞及黃寬，而黃寬亦以貢元良好，訟控訴收羈丹邑，旋釋之。其歸與不歸，不可得而知也。適值老郎橋地方有無名老男子落水身死，報官驗殮。元良妻貢高氏出控曰：「此死者乃氏之夫，貢元良也。未幾又有貢士斌出控曰：『此死者乃吾之伯父貢秉錫也。其詞大畧皆控黃寬挾嫌謀害，賄倖匿報，並指其下手格殺之人田大眼、孫三、歷控運司漕督暨欽差都將軍行轅檄道府審辦，拘孫三繫之獄，旋奉

大憲親提人證卷宗委審。卷下盈尺許。而並無一官訊問。噫。怪矣。細覈全卷。此案搶然無庸疑。惟命案則多影響牽涉之詞。大約因搶案不結。故有此命案之糾纏耳。嚴家正已在逃。有王龍標在便可了矣。召原忤楊成林詰之曰。有傷乎。曰無。能具結乎。曰能。爾知其為貢秉錫貢元良乎。曰貢秉錫何以知之。曰秉錫本素識。懷中檢出已濕詞稿。又渠在縣控人已有案者也。果爾。則即實指為貢秉錫。召屬領埋便可定案。而不必以無名男子喝報矣。此爾之自開其竅。而予人以可乘也。召貢士斌貢高氏。則皆慟哭呼冤。姑置之。次日單召貢士斌詰之曰。死者為貢秉錫無疑。但貢高氏控黃寬。爾亦控黃寬。貢高氏控兇手孫三。爾亦控孫三。何以似此依樣葫蘆。曰黃寬慮貢高氏控告。許我埋壘銀。屬領棺以實證虛。我已願領。而渠不給銀。故取貢高氏所控情節。依稀彷彿而為之者。余笑曰。此爾之實情也。但查貢秉錫落水處。人行不到。何以夜間至此。渠不能答。復召原忤詰之曰。爾相驗之所有厠乎。曰在厠側。曰是或者夜間如厠落水身死也。其往宿某家。則因其已死而不敢承認也。然而死者為貢秉錫。而貢元良究往何處。不可得而知。猶未足為信識也。又數日召貢高氏再三詰問。堅曰不

知惟察其意不似前此之傷感者曰爾得家信乎曰未曰我明知爾得家信何以欺我搜其身邊果得貢元良書是前月初三日由安徽某戚家發而渠於前兩日接到也曰爾尚有詞乎叩首曰前此實不知下落故懷疑誤控事已至此未便遽呈案結一千人證概行省釋祇王龍標於搶絲案內擬徒並追贓若干給呂郁文領

蘇城離亂高閨秀正值芳年淮勇猖獗阮國尚肆行擄掠幽蘭在室苦被搜尋彩鳳隨鴉終慚非偶得人如玉貯屋無金巫山之夢不長藍橋之漿遂乞絮拋賴白難禁雨打風飄花太嬌紅未免蜂狂蝶醉乃有曹啟東者以一夕之綢繆託三生之盟誓舊曾有約語涉支離眾竄以歸形同強奪暴以易暴頓生平地風波奇之又奇竟架空中樓閣楚失而齊未為得狼驅而羆又忽來是宜咎此寄緞省得群魔之擾送還歸燕另為嘉耦之求不意該氏雖覺昨非猶云今是銷蘭置我已窮阮籍之途環珮依人願食曹交之粟怎得依依楊柳分來春色兩家請將濯濯芙蓉度出泥污一朵本縣念其折磨可憫婉轉堪憐因思商婦琵琶猶傷白傅東山女妓本屬蒼生本以人治人之思為因物付物之用奪回

羅雉成就野鴛。如願以償。順情為理。斷令曹啟東酌償阮國尚洋蚊若干元。一則囊金而去。別有生涯。一則懷璧以歸。自成眷屬。重尋仙子。已迷采藥之阮郎。嫁得東風。賴有種花之潘令。

葉遇春赴府首佃朱小壽抗租。經府提佃發知事廳比追。身荷一枷。時歷五月。其堂兄朱錦堂牽其耕牛變價。得洋念四番。交原差王祥呈繳。乃該差從中乾沒。以剗肉補瘡之錢。飽花費。瓜分之橐。非徒大膽。實屬忍心。而葉遇春不知猶復赴府瀆催。室中之黃犢已牽。家貧如洗。堂上之青蚨未繳。官怒難平。迨經伊母指控。本府提鞠。該差猶復一味支吾。百般狡展。蒙發下縣。當即坐堂。不再傳過付之人。但詰以難逃之理。未夾三木。竟無一辭。如數退出。敢說念四番信之訛。荷校罹凶。已歷百六春光之久。佃固寃矣。差亦誠可畏哉。

訊得汪吟舫控堂弟汪卓吾與兄循南合開永慶官銅局。會欠銀一萬八千兩。未歸質之汪卓吾。供稱銅商係循南充當。伊屬無干。並無合股欠銀之事。而循南遠處東洋。無從質訊。此等虛實。姑不具論。但以如斯鉅款。值此亂年。將謂循南應給。則望洋興歎。君其問諸水濱。將謂卓吾當歸。則避亂而逃。家已燬於賊。

手本縣體酌盈劑虛之意。為分多潤寡之謀。斷令汪卓吾酌助吟舫銀三百兩。期分兩限。毋太急於燃其數。合毛詩。願重歌乎行葦。一則永為焚券。一則毋吝解囊。保茲亂後之餘生。敦爾暮年之兄弟。況汝等衣冠世族。詩禮名門。菜根飽我一生。應甘淡泊。潭水照人千尺。何等空明。而乃操同室之戈。即為敗類。屈公堂之膝。未免貽羞。自今以始。爾兄弟其仍循雁之行。毋徒使龐也吠。

陸金祜虎而冠者也。曾以捐職任長興縣典史。其子陸仁甫。為高子美之婿。子美死。適值兵亂。竊其分書契券。以逃城復。改立陸合珠棧。報官收租。子美之母高江氏尚在。控其霸佔。金祜乃訴稱高氏之產無多。均經押出。由伊贖回。其餘則皆已產也。呈出子美分書田數為據。細加比對。田數較原分書果多。字圩坵號亦有不符。礙難定斷。而心終疑金祜非正人。乃傳各催甲細鞠。問田數何以多出。曰子美之弟高履墀。出嗣他房。其原分之田。半讓於子美。故田數較原分書多出也。問字圩坵號何以不符。曰高履墀因執業不便。將其原分之田。與子美調換。故字圩坵號又與原分書不符也。余詰金祜曰。此爾之所以藉此生心。希圖牽賴也。金祜語阻。供田誠高產。由我措銀贖回。問當主為誰。曰金偉生。問

贖價若干。曰八百兩。及傳金偉生對質。則價止三百兩。仍是子美之妻高陸氏。兄交也。乃將金褂褫革。而以田歸高氏。

問五品頂戴候選從九品許魯珍。控馬快陳阿金。平空誣竊一案。據陳阿金供。眼見許魯珍街市徘徊。用翦刀翦竊行人玉器。賊未入手。將搜出翦刀呈案。查詢許魯珍。曾在某將軍營內得軍功保舉。流落在蘇。並無順便偷竊情事等語。判曰。狗盜相依。曾作孟嘗之客。蚨飛已盡。來吹吳市之簫。跡有可疑。情已概見。况翦刀乃家藏之物。並非雜佩在身。街衢是路過之場。安用冷觀局外。宦途太濫。頭銜儘可懸冰。賊智忽生。手段原來竊玉。雖無贓據。豈免賊名。遞解猶從寬政。查徐祥賢等。具控徐崔橋侵僭墳地等情一案。當因兩造控情各執。業經移委勘丈明白。並無侵僭。查勘覆內開。胡業本應三畝五分。今丈見三畝三分五釐。徐祥賢墳地本應五分。今丈見二分七釐七毫。兩坵合算。實田三畝六分二釐七毫。是此田本條窄小。理應統扯折算。攤納糧賦。照九零六八折攤算。胡業多田一分七釐六毫。是應扣還徐姓。以昭平允。諭將徐祥賢戶下扣去一分七釐六毫。由徐崔橋立戶辦賦。並諭出洋六元。歸徐祥賢收領。以貼從前完糧之費。

至此田本係胡業應歸胡姓辦糧今徐崔橋因塋親之故自願認辦事屬可行其應扣還租米着圖董徐廷貴妥為議明可也

訊得陳太控張阿桂冒佔伊妻彥氏一案據陳太供十年城陷張阿桂在賊中將伊妻擄去城復妻歸今張復來冒佔而張阿桂又以彥氏本亂前媒娶被陳拐逃質之彥氏並其母彥陳氏皆謂陳實自幼婚聘張乃擄逼以從者也余細鞫張曰爾妻逃時由外乎由家乎曰去年在丁公館爾與妻俱往乎曰未曰彥氏在至曰爾當長隨乎曰然爾前在何處曰丁公館爾與妻俱往乎曰未曰彥氏在彼爾亦在彼爾供未與妻往則彥氏之不為爾妻可知矣爾與彥氏因此苟合而逃又可知矣陳無辭張請辦陳而乞妻歸余曰爾亦非媒娶也若為媒娶豈有妻逃兩載而不控官者乎張乃實吐其擄掠狀遂並懲之而以彥氏歸其母去訊得左營把總華德順與朱兆祥妻朱褚氏通姦一案居鄰仲子頓成踰里之行巷有狡童時切窺牆之意目逆而送眉語以招草間雖有鴛交花下尚無疣吠迨至華德順續舊朱兆祥捉姦並有遺下衣物可證抱頭急竄誤携崔子之冠跣足狂奔竟失徒人之履固宜頓死淫心永寒色膽矣而乃離雲已斷長作

路人溫語忽通。又匿他所。夫子有桑中之喜。竊妻而逃。彼婦為閨外之游。背夫出走。溫柔鄉固多癡。漢風流陣。豈容武夫。乃將華把總。詳革朱褚氏。歸其母。領回僧守成。一無賴之和尚。因亂還俗。充當勇丁。城復後。又謀代理僧綱司。藉吳縣飭查上方山諭單。向尼誠宗索取錢文。迨經控告。猶復以不守清規。理應查辦。為詞。嗚呼。曾見有做和尚不了的是個好人。掌責猶從寬政。

諭誣嗣爭也。並嗣亦爭也。楊顧氏乃二房楊昭德之妻。昭德歿無子。應以三房芳仙之長子鳴皋。立禮也。其長房念宗。堅欲承祧。是未知大宗不能與人為後之義也。迨族長楊秀章等主持。並嗣是又於倫序之中。寓調停之說。而自亂其例也。姑斷令楊顧氏將遺產分給長房若干畝。以推讓之理。息覬覦之心。所謂以讓化爭也。至於嗣子則專以三房鳴皋為斷。禮有明文。例有專條。不得紊亂也。該族長其三復思之。

李清桂娶妻方氏。嗣又娶妾熊氏。朝夕詬誶。不安於室。竟至縱妾將妻毆傷。妻控到官。余召李來曉之曰。妒婦固愧乎。三從而寵妾。尤犯乎六逆。爾其熟思。審處毋再揚中葺之羞也。

查各行小甲最爲民害于友山爲兒娶媳賃紀老虎治酒此尋常事也李星洲自稱小甲藉主顧以把持豈廚夫亦有該管之地不容越俎而代耶倘主人有事適彼外出則將庖厨閒寂賓客輒飢爲之不舉火以待耶至於呈出乾隆年間充役牌票尤屬謬妄無論事隔多年難以憑信即使實有其事凡不便於民者本縣亦將更之而況其本屬無稽耶乃將李星洲笞責牌票注銷小甲名目革除

黃德豐養媳劉氏逃匿已數月矣乃忽指控王三拐帶其帶至何地則荆溪張渚鎮東山村也其賣與何人則娶主王德奎媒人張裕春也並指出某某於某月某日路遇王三之舟而親見其事也又指出某某於某月某日行經張渚鎮之地而竊聞其說也提訊到日衆口僉同質之王三堅不承認余固疑其情節過真有似串捏迨至復訊黃德豐但求斷財禮余益覺其情虛及行查荆溪並無其事乃重責黃德豐等釋王三歸

吳顧氏一弱女子耳夫死子幼閭以外伯也任之矣乃夫兄監生吳秋坪於每年祖息之入半託開銷遂至該氏日用之資亦多缺乏迨索取祖簿請自收管

則又措不交還。嗚呼是何心哉。寡婦孤兒造物已留其缺陷。諸父昆季人力端賴其扶持。試問該氏即無遺產。非該生之是依而誰依乎。該生代權餘資。非該氏之是用而誰用乎。當有錢家。箕無憑帳。既誤於假手。實難以甘心。至於租簿不還。其將去藉耶。抑亦戀棧耶。丁年守志。不過稱未亡人。午夜捫心。何以告先死者。乃斷令將租簿交出。由該氏自管。

謝登科控戚徐有才。往來其家。與女約為婚姻。並請杖殺其女。余曰。爾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則一翩翩少年也。斷令出財禮若干。勸謝以女歸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譽。江南謝女。久擅才名。既兩美之相當。亦三生之湊合。況律雖明設大法。禮尤貴順人情。嫁伯比以為妻。却夫人權衡允當。記鍾建之負我。楚季羊從一而終。始亂終成。還思補救人。取我與。畢竟圓通。蠲爾嫌疑。成茲姻好。本縣亦冰人也。爾其誼吉待之。

此案沈周氏控楊阿全。將媳陳氏拐匿等情。提訊楊阿全。呈出婚據。則係沈周氏主婚。金歪頭做媒。並供已付洋八元質之。沈周氏則云並未主婚。亦未收洋。問楊阿全。洋交何人。則云交金歪頭。問金歪頭。則云轉交經造陶阿鵠。提訊陶

阿鵝則以事不干已不應交洋為辭兩造各執無從定斷然金歪頭忽於問中供出陶阿鵝則陶阿鵝不得為無事矣問婚據何人書寫則曰沈金龍提訊沈金龍則曰阿全央寫問爾會寫字現作何事曰代經造寫冊問何經造曰陶阿鵝問陶是否知情曰不知再三研詰矢口不移然沈金龍現在陶阿鵝處則與金歪頭所供又暗相符合矣命掌類乃供陶阿鵝令寫底稿係陶做就交來其洋錢八元亦阿鵝收用也問沈周氏是否到場曰未乃阿鵝私將陳氏串賣與阿全而乾沒其身價也問沈周氏何以單控楊阿全曰陶與楊有隙又唆使沈

周氏控以拐匪也召陶阿鵝至俯首服罪乃痛懲之並追洋給領訊甯波人張慶孝控姚城狡賴圖吞一案查監生姚城勾結衙門為害鄉里人以其陰謀詭譎皆呼為黑鬼本州下車即有所聞此案張慶孝租姚城屋開慶雲樓茶館押租二百千房租一百千又因資本不敷借姚城錢二百千其房租以租摺為憑借款以借券為憑本屬羅羅清疏乃房租忽稱租摺遺失而以後之所付房金但憑面交無由登摺也借款忽要每月拔還而從前之所立借券並未註明依然原數也其實兩款均已收清而押租仍應歸出也彼昏不知豈

料耽耽者之蓄意已久哉。今夏張慶孝因病回里。姚城即將房另租。所有器具搬入家內。下千里逐客之令。有一網打盡之思。嗚呼。彼何人哉。是乃狼也。迨張某控案本州。訊明猶復呈摺執券狡辯不休。姑戒朴示警。管押限追。從此高明之家。或免於鬼瞰其室也。

訊寶山縣文生陸文炯。上控顧明義錢鶴樓霸吞沙地一案。此案控州未准。控奉撫憲批州親提。查核全卷。顧明義錢鶴樓報買沙地。均有案據。其實陸文炯之父陸榮。承買在先。繳價未清。即因他案訪拿逃避。顧錢兩人皆陸之管沙者也。即於其時另報承買。升科管業。衡之以僕篡主之義。誅其乘人於危之心。顧錢均非善類矣。無怪陸文炯之屢控不休。不肯甘服也。姑斷令顧明義退還沙地一百畝。錢鶴樓退還稻地十畝。交陸文炯收執。案結。

訊閩家驥控舅氏張繩武因妒行業。遣子張大觀尋毆一案。查閩張甥舅至親。但令其當堂服禮。判曰。奮拳直毆。幾等紕兄之臂。低頭是拜。無傷望母之情。我肯為和事之好官。爾毋為不饒人之癡漢。案結。

訊陸福控倪三觀將父母強壘伊田一案。提到倪三觀則一癡貽人也。曰。是豈

能作此等事者乎。細詰之。乃實吐出施野二施野三等。皆地棍也。判曰。白骨無辜。甘作騙人之鬼。青山有界。偏思舍己之田。為人子者。奈何出此。而豈知施野二等。哭他人之靈屋。生平地之風波。既主謀於暗中。復助惡於局外。孺子可教。竟挾奇貨以自居。故鬼無靈。乃指他山而為墓。是真市井之尤。而鄉里之害矣。除斷令倪三觀將墳遷墓。並窮治施野二等。以快人心。

訊文生王念祖控顧逸齋等。侵佔弇山公祭田一案。提訊到日。索觀契據。皆以年遠遺失為辭。余曰。此田自是王姓。不肖子孫。輾轉盜賣。爾等若呈出契據。自應由官捐廉酌償價值。今既無契可呈。則祇得將田斷還。不治以侵佔之罪。足矣。眾允諾。共田三十七畝零。判曰。過柳下之壠。敵人猶禁採樵。賜綿上之原。伯主亦知旌善。而乃顧逸齋等。衣冠未遠。不登邱隴。而思未忝依然。竟取田疇而伍。弔契則託言一炬。問名則已歷數人。既奪伯氏之田。遂餒若敖之鬼。斷還猶從寬政。

訊曹和觀控孀母楊氏毆傷伊妻曹唐氏一案。據供。楊氏因邀會未允。糾人行毆等情。余曉之曰。驗得傷甚細微。似爾貧苦。爾孀尚來邀會。則其貧苦殆有甚

馬一經提訊。不獨爾孀受累。即爾亦須在城守候。書差要錢。是現在之急。田地荒蕪。是將來之苦。何必因此一口氣。絕兩家之生乎。賞錢二千文。令其回歸。其人感泣而去。

訊福山鎮移送盜犯龔萬厚。陸海春。並事主徐嘉賓叔姪三人。細繹文稱。哨弁某在洋巡緝。見有行跡可疑之船。當往查視。該船即傍灘而行。船上十餘人。皆鳧水逃。擒獲兩人。則龔萬厚。陸海春也。聞艙內有喊叫聲。出而釋之。則事主徐嘉賓叔姪三人也。提訊龔萬厚。則稱係素識顧鳳。於十二日保荐到徐哨官艇。船當勇月之初六。曾在楊林口。顧叙金草行住宿。不意十二日到船。十八日忽誣指為盜。提到顧鳳。顧叙金。則所供皆符。是其來文所云。初八日當場拿獲。已屬不符。並提龔萬厚。徐嘉賓對質。則祇有徐歪郎。指稱陸海春所穿馬褂。是其原贓。詰以馬褂是何布色。有無補綴痕。並鈕扣是何樣式。所供均不相符。單鞠徐嘉賓。乃供被盜是初六日夜。昏暗之中。無從識辨。龔萬厚並非當場拿獲。所供贓衣亦屬誤認。是徐嘉賓海洋遇盜之日。正龔萬厚旅館熟睡之時。門火殃魚災成。无妄網免得雉事。不近情。乃一概省釋。龔萬厚遞籍。

訊徐寶森控徐竹溪唆令徐周氏吞佔公田一案。查此案業經請銷。惟細閱息詞。尚多未協。因復提徐竹溪研鞫。據稱田係周氏私產。有契為憑。呈出契據。年遠墨新。因令徐竹溪當堂寫字。覈與契字筆跡相符。曰此契爾偽造也。此田實公產也。姑從寬斷。兩股均分。結案。

訊王世榮控野貓引誘伊妻馮鳳觀赴常熟遊玩一案。提訊到日。盡吐實情。其託言歸甯。而暗中之勾引。則有阿娘嚴氏之為蜂蝶使也。其詭詞就醫。而閩外之周旋。則有阿叔王敬之為風月媒也。母也不諒。叔兮與同。無怪乎野貓得乘其機。而公鳳難安於室也。均杖責以警。而以鳳觀歸其夫。領回。野貓沈永芳妻

訊沈玉田控錢昭大借女訛索一案。此案錢昭大女病瀕危。請巫人范五天祈禱。巫與沈有隙。因謂沈姓造房妨礙昭大信。以為真。女死不殮。與沈爭鬧。提到范五天。猶復指天畫地。云犯白虎。判曰。虎祈宮成。而晉君有疾。章華臺竣。而楚子將亡。此乃氣機之適至。非必土木之為災。而乃范五天者。妄肆巫言。如見凶神於白虎。幾同妖夢。竟來厲鬼於黃熊。是真舍江漢而咎河。無關望祀。誣臺駘以為祟。聽命卜人為說者。其誰信之。除斷令錢昭大棺斂其女。並窮治范五。

天以懲其奸

訊汪陳氏控夫弟不肯嗣子一案。提訊到日。該氏皤然一老寡婦。並無旁宗。可以承祧。詰其夫弟何意。但云爭立是爭財。余不願以子出嗣。並無不合。余曰。此則所謂殺汝璧將焉往。居心狠毒。莫此為甚。其人方在病中。渾身汗下。霍然而愈。乃允嗣立。余退謂友曰。陳琳檄可愈風。杜陵詩能醫瘧。余之判牘。得毋類此歟。

有某婦不守婦道。首子不孝。族長祠長兩諸生。各有所袒。其一曰。七子之母。不安於室。孟子猶以為小過。余曰。詩小序為衛宏增竄。不足以為典要。不安於室。乃人生之大節。豈得謂為小過。因以管世銘凱風說示之。其人乃聳然服。

跋

聖賢經濟父母心腸循吏矩範惟執法而不泥法順情而不矯情無憾不平有感斯應天下惟真讀書人始足為生民造福質之通者鮮不謂然愚弟趙廷銘拜識

統讀前後諸判只在情理二字眼前指點朗若皓月人人俱能見到之處竟人不能見到一經道破始覺恍然非精於世故深於閱歷者莫不望而却步雖欲效顰不能也年愚弟劉毓敏拜識

經綸具於學識循吏即是聖賢妙以生花之管判延蔓之詞天理人情洞明眼底仁心惠政悉現筆端此本一出使俗吏讀之定不謂儒術也問政者當奉為圭臬呂煒拜讀謹跋

細讀各案判詞有片言即可折之者有詳言而後決之者無不合乎理法人情疑難之中尤見識力成全之處出自仁心此之謂民之父母不僅以聽訟擅長也循吏既不讓於古人妙筆又可傳於後世快心目而為準繩令讀者不忍釋手鄉晚生張保齡拜讀

爰自漢廷訊鞠論報口辭唐代制科較量書判誠已蒞官不可無學為宰必首
讀書矣乃或鍛鍊成風深文巧詆刑名沿習頗類放紛酌理準情猶多率爾引
經據典其孰知之蒯公則明鏡照胸智珠握手爭在刀錐之末聽鮮毫釐之差
若操刀然以無厚入有間類治然者善理亂而不勞邵九成不肅而威員半千
既文且雅雖當機立斷語難擇言據案直書文不加點而皆詞成廉鍔筆厲風
霜嬉笑成章無殊坡老之深致簿書自署有似陽城之攷功是蓋法律乎詩書
匪矜吐囑之風雅所願讀者奉為圭臬勿徒挹其詞華已同治甲戌秋九月請
於古雲安署中謹為加墨一過萬縣劉家謨拜識

海漚小譜

秋谷老人著

自題二絕句

落絮沾泥會有時。鬢絲禪榻最堪思。阿難一笑花偏看。合向楞嚴覓導師。
曉漏趨朝夢已乖。日高和酒泥香懷。不教名輩輕揮扇。縱戀鱸魚亦復佳。
余放斥既久。不自檢飭。浪游南北。多預花酒之筵。頗能諧笑。或雜綴詩詞。間為
時人傳誦。而實無所接遇。知交輩咸以介靜之目歸之。甲申歲客金門。自春徂
秋。狎游既數。矯激非情。如海客之於漚鳥。不自覺其相親近也。長日無事。戲為
記錄。以志吾過。且貽好事者。

蕊枝者。西郭人也。當戊寅已卯間。名噪甚。尋常不可得一見。余以辛巳之秋。始
游於此。友人百計為致之。寒夕濃陰。紅燈深屋。翩然而來。明豔奪目。蒲州老友
吳天章先生者。當代詩人也。方在座。一轉眸間。頓失常度。乃相與為詩品題。雜
以嘲謔。屬和者至成帙。時姬適有所避。於余有知己之感。情殊厚。會余遂東歸。
頗不能忘。今年再至。則已為有力者所主。不復可見矣。居久之。有為余傳言者。

乃相期於他所。叙舊傷離。數語而別。猶持余前時所書便面。容色顚顚。非復曩態。先是有問於余者曰。慈姬何如。余曰。新荷出水。飛鳥依人。聞者莫不愀怳自失。及是余又自失矣。為二絕句示客。

烏鵲秋前報好音。人間不信月終沉。如何兩度臨滄海。不見輕泥蘸客襟。照水閒花偏有豔。先霜病葉已難支。三年好在遊春夢。悔作重尋杜牧之。

附便面留別詞

蝶戀花

秋老家山紅萬疊。何意淹留。斷送重陽節。醉裏情懷空自結。鸞環低盡湘簾月。總為相逢教惜別。明月風帆。落亂霜林葉。暮雨迷離天外歇。寒花付與紛紛蝶。

天津之西有村名楊柳青者。臨漕河。人家皆曲折隨水。比屋如綉。樹色鬱然。風景可戀。中多狹邪。而金錢真珠者為其尤。北地諸姬以金玉珠名者十七八。蓋其俗也。真珠貌及中人齒。亦不卑。然恬雅無器陵習。故人多稱之。余始至即得妓。意不甚屬。而妓乘余於醉。故余贈詞有醉濃不省歡娛之句。後不再至。其妹

玉珠則劣矣

柳稍青

無計支吾病身陡頓春夢模糊亂惹間情驚開倦眼斗帳紅珠醉濃不省
歡娛曉鏡裏臨窺畫圖聞道門前煙波澹沲楊柳蕭疏

玉素者行四人第稱其行第晉人也小身常貌色頗鮮好至於手足柔纖膚肌
瑩膩時蓋罕其輩矣性尤慧利工於應對余始以初夏燭下見之贈以南柯子
云引燭催行雨排愁泥酒卮春光不信去天涯看取尊前楚楚海棠枝瞥眼渾
相識和醒不自持他年何處最相思應是紅酥著體欲融時又有句云何物比
將嬌與巧燕子鶯兒蓋紀實也然自待過高意所不愜雖罄竭貲力百計媚之
不能得其歡其當意者即無所隱也用是為雅流所賞而市兒或嫉之如仇金
錢者反是流俗豔稱之蓋其性頗蕩舉動佻急不能自持語亦敏給而皆近俚
惟足迹與素相若膚色風態薄似吳娘可暫見而不可久狎也

浪淘沙

微雨過庭堦新綠離披玉人和笑近郎時何物比將嬌與巧燕子鶯兒杯

起晚風移漏鼓參差雲間細閃月如眉滅燭解襟香澤散一石何辭

玉秀者素之嫂也春間為何人攜往都門余未之見客有能道之者放逸畧似金錢而姿首殊勝頃聞在酒筵觸忤醉客以拳揮之應手而殞久乃復甦猶卧疾累月士人傳以為笑余戲為長句以調素姬曰君不見曲中宜潤雙芳妍苦死願得書生憐蛾眉難肋不自惜傷心不作移栽蓮又不見舊院殷名馬老三琵琶一曲喧江南一朝催殘值强暴秋波變血雲藍鬚鍾情我輩古有語磊落酸寒空自許不及長安俠少年傲睨當筵力如虎綺羅紅粉輕於塵膝行匍伏擎金尊醉中片語不稱意毒手半落銷香魂令我忽憶半臂忍寒宋使君又憶五花殺馬王學士不辭白髮映紅妝請卿試唱風流子

余以康熙甲子有事於太原遂東下太行中間宴會多見妙麗余時年二十有三眼色所接交相飛動徒以簡書可畏强自結束其後友人有知之者讚訕相半余亦時時自笑也今適已二十余年垂垂老矣此間諸姬往往遷自山右問其年大都二十年中之所生長者也而余乃荒迷潦倒其間有似補當時之不足信乎有宿分哉姬以玉名者素秀而外有玉蓮玉葵以金名者有金仙金

香仙姬最與余荏苒久。體貌似真珠而肌理膩潔。余曾於月下攜其手。因醉後見其胸。殆素之流也。葵白皙多肌。齒甚少而頗染市氣。仙語余曰。使是兒從我三月。當入雅流。此言可以知仙之格調矣。

仙姿貌中上。而脩眉稚齒。風韻體態。近是上流。若其酬答敏慧。雖文士無以加也。亦能為吳語。數往來予寓齋。予為賦不忘十絕句。倣微之雜憶體。其一云。迢迢銀漢事難期。冉冉朝雲路易歧。不忘牛窗聞小語。花陰嫋嫋獨來時。蓋其時亦有所主。竟能宛轉自至也。其二云。藥爐煙裊髻鬟愁。卻月長曠翠欲流。不忘嬌多緣咽苦。何人強笑背燈羞。蓋姬方甚病。余強之服藥。含咽甚艱。明日良愈。其三云。朝光晃朗久侵奩。雲影低迷乍挂檐。不忘妝成心自賞。雙持明鏡映疏簾。其四云。微風吹月入窗櫺。隱約蘭湯沃雪殷。不忘黃昏新俗起。隔簾低問太涼生。其五云。玉盤的皪貯清冰。溫照雲鬟暎枕稜。不忘寒帷窺午睡。雪膚欲向簾紋凝。其六云。晚涼新點麝塵紗。半月微明絳縷霞。不忘當筵索強飲。春腮初放小桃花。其七云。琉璃波影木蘭橈。十里香風颭翠翹。不忘新妝閒弄水。蓮花妬面柳輪腰。其八云。綠雲撩亂惹生衣。釵燕參差拂鏡飛。不忘閒庭梳結晚。月明

風細髮香微。其九云。高樓雲盡。月團圓。遠水無聲。夜露乾。不忘溪風。嫩衫袖輕。
羅如雪。壓闌干。其十云。新蟬嚙嚙。送斜陽。小蝶翻翻。過短牆。不忘臨行。還却坐。
滿頭花映。讀書牀。皆即事。叙述。無容溢語耳。

附初贈三詞

謁金門

腸欲斷。昨暮酒闌人散。明月似知情。戀戀夜深教夢見。聞道高唐開宴。悵
望銀河一片。誰送暗香來枕畔。頓成新繾綣。

女冠子

薄酣枕上。月淡窗明相向。可憐生。風裏纖纖柳。花前恰恰鶯。新歡偏鄭重。
幽態更分明。酒醒寒近曉。不勝情。

清平樂

曉窗晴暑。黯淡巫山雨。寶鏡晶明香一縷。故傍新妝耳語。輕衣乍退妖紅。
微波暗逗春濃。坐覺雙蛾顰久。芳心更屬誰儂。

金香者。仙之姊也。與仙名相埒。而仙每稱之曰是我以上人。方卧病謝客。惜不

得一見之。素琴者貌不揚而能歌。性好飲。得酒即不自持。或醉則嘔吐狼籍。酒徒多與之善。又有素可者。年長矣而色不衰。性凝重。素姬亟稱之。

至如者秦人也。僑居真定。壬午之春。津有好事者。聞其名而致之。至則不合意。外間人亦無有顧之者。居久之。狼狽而返。明年別有一人携以再來。則聲價大起。向之不顧者。皆爭邀致。每宴會以其來否為榮辱。居一年。衣裘鮮華。金帛充牣。而人又稍稍厭之矣。今春復返。客有從真定來者。言其困苦無生理。欲隨客更來。而客辭之。昔時相識。又無人肯為之地。余聞之。友人云。如姬眼色撩人。歌小詞殊佳。餘無可取。善飲酒。而必擇人與地。性嬌憨。不肯俛仰人。故人浸惡之。嗟乎。一人之身。三歲之內。非有美醜懸殊也。前之所棄。即為後之所爭矣。目前之所爭。俄而又為所棄矣。人生遇合。亦猶是也。安得如姬立至。余為引巨觴而慰之。若青者。與慈姬并時齊名。津中皆呼之為八小兒。似燕臺妓品中題目也。辛巳秋。友人欲並致之。而適有據之者。卒不可得。壬午夏。姬避地之江南。逮今二載。匪惟余其舊識者亦絕望矣。中元日有邀余飲月者。酒甫行而姬出。四座動色。迥非常觀。細詢之。附舟北來。至纔數日耳。余已倦客。戒行有期。仙素杳然不可

復踪跡。豈意晚得高流。且酬夙願。贈以夜合花長調云。天與溫柔人。傳嬌小。幾年思殺傾城。江波浩渺。斷潮何處相迎。秋有信。月還盈。鵲邊巧。送新盟。劉郎前度。徐娘未老。消得風情。連宵雨暗窗櫺。趁向雲輕。漢淺掩映三星。龍鬚鳳枕。黛眉幾許。低橫金不暖。玉無殺。箕瑤池。獨有飛瓊。東阿才費。文園渴劇。端為卿卿。余謂青姬眉目姣好。放誕風流。似卓文君。至於輕纖柔媚。兼有眾長。自非慈姬無能為輩。而慈已若彼矣。美名難居。盛時易失。昔人所為感慨係之者也。

天津密邇上都。水陸交會。俗頗奢靡。故般色聚焉。纏頭豐侈。攘臂紛紜。南北所經。無與同者。曩者率多土著。近來秦晉間。遂聞風而麇至矣。然佳者蓋寡。其稍稍出色者。即不能留也。慈與青。要為秀色獨立者。異地多材。難與爭勝耳。又聞其里中有童姓者。始得名。客言其姿態綽約。背立風前。殆奪圖畫。而雙鸞之妙。在青素以上。蓋目所未覩者。若風流言詞。無以過人也。咸欲為余力致之。余謝曰。美不可盡。欲不可極。揚州一夢。可以覺矣。乃附識於卷末。

此譜成於中秋後。余行有期矣。會故人自都中至。與主人巧相援止。既度重陽。而余侵尋抱病。入仲冬始愈。冬至前乃成行。青姬自八月晦來齋中。依依不去。

乃是乃分手。不知者幾謂有鏡湖春色之戀也。蓋姬性慧絕。既習余。卻視外間人無足與者。由是大致怨怒不恤也。或徵其指。答以微詞。略似蕭夫子之僕矣。主人曰。盡委身乎。姬不應。強之則哀泣而已。其不可柰何。惟余知之耳。方余病中。湯藥洗沐。抑搔扶持。無不曲體而周致者。余甚荷之。故人復招致。後至有蓮衣人。東鹿人月英素雲。皆往人數輩。皆少好。在仙素之間。姬多方推引。余亦不顧也。瀕行前數日。姬淒楚不自勝。屢廢飲食。余再三慰之。姬自言平生未嘗如此矣。余行之明日。夕宿青縣。題少年遊以寄思。曰。離情觸處總相關。小字縣名傳。聽去偏驚避。將無計。誰使駐征鞍。夢中從此尋猶近。寒夜奈無眠。轉眼春風。預愁江上。萬點見青山。不忍沒姬之意。因再識。

金臺殘淚記

敘曰自孔子泣獲麟後天下有二淚焉漢賈生之哭時事也晉阮籍之哭窮途也余居都門三載深觀當世之故頗能言其利而抹其敝無薦之者既不敢獻策復不欲著書輒慟哭遭家多難顧影自悲又慟哭故人憐之恐其傷生每為徵樂部少年清歌侑酒以相嬉娛余於醉後則又慟哭今將歸矣偶理舊衣見嚮時醉後淚痕猶在廼嘆曰嗟乎余之淚盡矣此其殘痕然一時之情也不可忘因誤次為傳十篇詩五十九首詞三闕雜記三十七則燕本黃金臺舊地故曰金臺殘淚記云爾太歲戊子臘八日

金臺殘淚記目錄

卷一

楊生傳

徐郎傳

吳郎傳 王德喜附

丁春喜張全保張雙全傳

陳長春周小鳳傳

張青鄉傳

吳伶傳

汪雙林汪三林張心香張五福楊玉環郁大慶傳

孟長喜馮紅喜傳

王小慶傳 席秀林附

卷二

徐郎曲

楊生行

蘇州雨中口號

瓜步見秋柳

為大令題畫

長至日飲齋中

三月十五夜集飲櫻桃斜街廡廬

楊生來話別

閱燕蘭小譜諸詩有慨於近事者綴以絕句得四十六首

疎影

揚州慢

鳳凰臺上憶吹簫

卷三

雜記三十七則

金臺殘淚記第一

華胥大夫著

楊生傳

楊生名法齡字韻香。揚州江都人。有二兄故優也。生九歲即來都下。以色傾一時。尤善歌。嘗遇雪天獨歌。戶外聽者至數百人。有車而過者。馬皆仰沫悲嘶。不行。於是生年十五六矣。自後歌不成聲。三年始復。生意度閒靜曠達。善清言。不喜飲酒。或遇客終日不交一語。亦無所忤。每嘆曰。吾但得廛田區宅。奉老母。放浪於山水間足矣。其母兄聞之。獨不樂。故生不能遽歸。道光七年。矢死請於母。始棄其業。八年七月。全家返江都。

華胥大夫曰余友

大令江東才人。嘗呼生為小友。又謂余曰。君才識誠

異矣。然度未勝日。習生論議。其有進焉。余始遇生。蓋在丙戌之冬。明年春。予以詩生誦之甚悲。余旋以事屢出入都下。每見生。未嘗不為余嘆息。生棄業後。羈旅年餘。余無一金以資其行。顧屬余他日過江都。宜相聞也。

徐郎傳

徐郎桂林者。字曰聽香。余友。

大令為易之曰小邾。故小邾之稱藉甚。小

邾既負絕代之姿。又善應對。進止容儀如佳公子。所至生色。死心傾倒。恐後年十四來都下。越五年。年十九矣。擁萬金以歸。蓋戊子秋七月也。其家在安徽潛山望江二縣之間。地曰十牌。

華胥大夫曰。余丙戌夏。

報罷居都下。客嘗招之顧曲。意漠如也。及見小邾

始心動。其冬十月望日。有為吳伶禮佛於龍泉寺者。

招同

往觀小

邾在焉。始漸狎習。為作徐郎曲。頗傳於人。余既識楊生。

復南還。與小邾遂

不數見。今年聞其歸。為之咨嗟嘆息者久之。語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小邾其為冥鴻也哉。

吳郎傳 王德喜附

吳郎金鳳者。字桐僊。蘇州人也。風懷不羣。綺姿秀出。能為摘詩換字射覆諸戲。尤喜畫蘭竹。湘烟渭雨。清韻脩然。嘗自署曰吳門吳鳳。王德喜字蓉生。本揚州孔姓。頗識字。自諱其氏。

華胥大夫曰。余未入京師。聞梨園有三法司之目。謂法齡法慶法保三法司。並

在四喜部。桐僊固法慶弟子。法保就昏南還。法齡法慶因四喜部諸老曲師分
為集芳部。所譜皆崑曲。無西秦。乃弋諸陋習。顧聽者落落然。以余所知惟舊

邸

主人

閣學

給事

工部

大令

大令

通判數人者而已。閣學亟喜法慶。嘗於

大令座上。見桐僊嗟嘆久

之。至於法齡數人者。皆望若晚霞麗天焉。去年春遇

刑部。時同坐。皆詩

人。刑部忽言法齡將歸矣。皆悵惋。今年秋竟歸矣。集芳部散矣。法慶桐僊俱入
春臺部。陽春白雪。具和寡也。昔人慨之。余於今日乃親見焉。天下人耳目嗜好
固有如此者哉。

丁春喜張全保張雙全傳

丁春喜字梅卿。以善歌聞。四喜部其態常如倦睡。語言呢呢。常如少女。初四喜
部諸老曲師既去。為集芳部。欲致梅卿。梅卿弗顧也。四喜部驟衰。始漸變崑曲。
習秦弋諸聲。梅卿弗顧也。四喜部駸盛。則盡變崑曲。習秦弋諸聲。梅卿弗顧也。
梅卿今年二十。揚州人。

張全保字蓉初。癸未甲申間。蓉初豔聞天下。余丙戌至京師。於春臺部物色之。

蓋恐後焉。恆訊於衆人。見有錦衣珠纂以過者。謂是竹香然。見有星眸霞靨以歌者。謂是紉香然。見有病若有餘怨若無端者。謂是碧湘然。久之而見有青眉楚楚然。白袷蕩蕩然。衆人若不識姓字者。余曰。是殆蓉初然矣。嗟乎。盛衰易觀。今昔異勢。豈獨蓉初然而蓉初可感矣。蓉初今年二十二。娶婦三年。家在京師。蘆溝橋古桑乾河水上。

張雙全字問梅揚州人。齒如蓉初。色如梅卿。昔衛莊姜美而見棄。詩人為賦頌人。今問梅蓋頌頌矣。其情迺類莊姜。觀其悵惘睇盼。逡遲進退。抑當世幽憂擯斥之士。復何以異哉。嗟乎。問梅良家子也。而淪落至此。玉鉤斜上。珠翠為烟。梅花嶺下。春風若夢。問梅可堪回首邪。

華胥大夫曰。丙戌冬夜。嘗與

夫令一訪小玉。丁亥春夜。又與

太

史一訪問梅。其時皆月姤。酒乾。風斜漏墮。小玉不遇。問梅數語後。不復過焉。每於春臺三慶二部中。望見兩少年者。良深隱嘆。今年秋始見小蓉。慨然相與述之。夫轉移於盛衰好惡之間。衆人不如小蓉邪。

陳長春周小鳳傳

陳長春字紉香。周小鳳字竹香。皆安徽十牌人也。以色豔動一時。紉香聲伎獨絕善。殿撰有狀元夫人之目。

華胥大夫曰。昔乾隆間。李桂官周旋畢秋帆宮保於微時。其意有足感者。此狀元夫人所由著也。今紉香具有同焉者歟。竹香初善越中。孝廉贈之至萬金。久而竹香頗疎之。孝廉父至都下。或乃以此詐竹香。索其數百緡而去。時有伶某亦善越中。某孝廉。孝廉無以歸。伶厚資之始行。嗟乎。若此伶者。其姓字乃不傳。可慨也夫。

張青繡傳

張青繡字蓮仙。蘇州人。初丙戌冬。蓮仙年十四。余見之湖北李令宅中。容甚麗。為言於大令。亟喜之。嘗貌其真。屬余題焉。

華胥大夫曰。京師梨園樂伎。蓋十數部矣。昔推四喜三慶春臺和春。所謂四大徽班者焉。余以丙戌始至京師。春臺三慶二部為盛。春臺部以色著者。首紉香。竹香次碧湘。蕙香三慶部以色著者。首小翠。次蓮仙。固皆尤物也。今二年之間。或死或去。其在部中者。或稍衰矣。惟蓮仙尚如故。余烏知此。後更二年。蓮仙又

當何如邪。魏文帝言年壽有時盡。榮樂止夫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每念斯語。慨然悲感。此所以論錄諸人也。

吳伶傳

吳伶。名蕙蘭。字碧湘。安徽十牌人。其死。為作吳伶傳。故從其稱云爾。幼無殊色。惟聞聲合伎。情態獨絕。故以震動一時。死年十八。丙戌秋也。所善為治飾。終之具甚備。其冬。屢為禮佛於龍泉寺。明年春。為厚葬於都下安徽義塚之旁。華胥大夫曰。既作吳伶傳。屬余為詩。宦吾鄉有神君之稱。失大吏意。被揭去官。奉

特旨。始准納鍰。以此霸都下也。值西陲用兵。南河方堵。感激牢落。放而徵歌。余詩有云。十年空憶障黃河。萬里猶思荷鋌戈。散盡田何諸子弟。江湖夢得獨悲歌。得之悲吟泣下。烏虜。此豈少年浮薄所得藉口也哉。

汪雙林汪三林張心香張五福楊玉環郁大慶傳

汪雙林字霞卿。安慶人。

汪三林字秋白。安慶人。

張心香字妙卿蘇州人

張五福字孀儂蘇州人

楊玉環字韻珊安慶人

郁大慶字芸卿蘇州人

華胥大夫曰此六人皆癸未甲申間以聲伎著者。閱歲幾何而嚮衰矣。余嘗見孀儂慨然疑非昔比。於霞卿諸少年不可知。邪。事有通而暨遠。物有微而喻大。自古權勢之門。豪華之壑。當其怙寵於左右。固私於中外。豈不謂錢券可貪。天金彈無盡日。然而沈湎不悟。禍患相倚。郿塢烽銷。鄴臺香散。此一時也。綠珠粉墮。紫絲帳荒。又一時也。至於銅狄銅駝。摩挲漢晉。青蓋青衣。來去吳洛。回頭陵谷之區。轉眼滄桑之淚。雖極富貴。莫保終始。况乃悅己為容。事人以色。而欲延皓齒於朝露。駐朱顏於夕霞。是宜不可得矣。如其感激前魚。化為大鳥。則樊籠無待死之翼。而江湖有相忘之波。余為是言。世必謂迂。烏虜誠迂也。誠悲之也。

孟長喜馮紅喜傳

孟長喜字蕙香揚州人。豪宕放誕。好飲酒。醉後或慢罵。後屢罵。

殿撰

毀其居。長喜忿輟業。今在都下。不復見客。馮紅喜字藝仙。蘇州人。放誕頗類長喜。賈人尤愛之。

華胥大夫曰。丁亥冬。御史吳

奏參春臺部伶人雙鳳醉死候補道曹瑩宅。

刑部訊得實。瑩革職。其叔候補知縣某遣戍。紅喜拘質於刑部。其名至入

聞。戊子夏。提督者

奏拏博局。紅喜復拘質於刑部。其名再入

聞。狎比匪辟。累繫訟獄。甚矣紅喜之不慎也。長喜常醉罵士大夫。有滿侍郎某。

長喜醉批其頰。其足階禍久矣。一念而輟業。

殆有以成全之邪。

王小慶傳 席秀林附

華胥大夫曰。人得於天而可愛者。才也。色也。二者自相為愛。又深於衆人。衆人愛之而已。自相為愛。則相憐焉。相悲焉。而至於相殉焉。嗟乎。吹氣皆韻。送目已通。清魂易消。芳心難悶。是惟才人。是惟美人。此宜其相愛。未墮先虞。不寒猶怯。年知似水。意若常秋。故才人必蚤衰。美人亦然。美人必善病。才人亦然。此宜其相憐。至於嫁於廝養。辱在僕園。蓋美人之薄命也。而才人有甚焉。送正平於江夏。則廝養不如罪子。長以宮刑。則僕園不如此。宜其相悲。嗟乎。愛復奈何。憐復

奈何悲復奈何。不相殉而奈何。是故綺幃初卷。橫波一顧。是謂態殉。壁畫黃河。舟搖青翰。是為意殉。卧病枕股。越禮奔琴。是為身殉。身殉而情可無憾矣。然而情天多隘。無石可填。情海多沈。無鵲可渡。是故又有思殉者焉。浦口別傷。門關映斷。寄書悄悄。度夜迢迢。此一時也。傷何如矣。又有疾殉者焉。鏡羞改態。黛損欺眉。衣外盈盈。我自語我。笛邊黯黯。卿不知卿。此一時也。怨何如矣。又有癡殉者焉。青塚埋啼。紅泉汚粉。宮中帳裏。慘澹姪娥。天上人間。淒涼信誓。況迺未曾平視。洛川思寶。枕之投乍。感傳觀蜀道。掩香羅之泣。招尋九地。憑弔千春。代往哀來。愁多涕少。嗟乎。此一時也。則有冒非笑而不辭。結悵惘而如溯。如余今日之為小慶傳。又豈非癡也哉。小慶字曰情雲。家本皖水。歲在癸甲。絕豔馳驅。運厄辰巳。芳齡溘逝。前此蘭譜之書。梨園之論。皆謂一人而已。吾友太史言其十倍小邴。惜余未見。嗟乎。自昔才人皆往矣。然登峨岷而眺采石。則太白宮錦之豪。如在焉。自昔美人皆盡矣。然探苧蘿而遊響屧。則西施浣紗之顰。如留焉。且夫今日。余臨此風。是昔之美人團扇迎之。而有舒遞之色者也。今日余坐此月。是昔之美人繡簾望之。而有低徊之色者也。今日余聽此雨雪。是昔之美

人卧閤聞之。而有顯頰之色者也。今日余撫此絲竹。是昔之美人。華筵奏之。而有綺靡之色者也。然則余於小慶。何時不見焉。何物不見焉。嗟乎。小慶。姣婉其容。飄零其迹。可謂不幸。顧燕趙燕支。生為奪麗。幽并塵土。死尚凝香。以視余蕭瑟華年。羈孤朔塞。名虛薦簡。變斷樵蘇。則又幸矣。言者規余好色。已涉荒淫。迺陳彼狡之詩。違比頑之戒。於美人之稱。何取嗟乎。天於人之色。亦如花之草木而已。陰精之美。為荷渠陽華之美。為楊柳。如其春水江南。夕照白下。萬綿飛蕩。一墮不歸。有不為之精印太息者。豈人情邪。故余既傳韻香。以下十九人。終之以小慶。有席秀林者。字麗香。揚州人。以美聞。蒿祝部。與小慶同時先後死。

嬋娟似玉。記那年舊夢。林下曾宿。喚醒羅浮。雙翠啼痕。斑斑欲化湘竹。倦雲不墮。春仍晚。甚處問。枝南枝北。恰夜來墨影橫斜。又是月明人獨。堪嘆朱顏宛轉。抱清怨。瘦損眉嬾。孤綠可得東風吹汝如花。只在空山茅屋。關河日夕。愁煙暗。且莫聽笛中淒曲。便算他。冷豔幽芳也。半落生綃幅。

揚州慢

小軒歸後作

華館歌殘。直沽春去。一家遠上孤舟。看青天白浪。北雁點南秋。又回首龍眠淺黛。似人無恙。殘照當樓。想千年花月。都如江水東流。六郎落拓。算關山三載。羈遊記。擁雪酣風。紅衫紫笛。同汝清愁。蠟淚酒痕如舊。知難再倚。醉扶留。但芳齡工怨。朝朝須惜眉頭。

鳳凰臺上憶吹簫

再題蓮仙畫象。癸未過洲邊江姬蓮運與蓮仙貌畧相似。

雪色風神。月情雲態。自六年隅霞關。尚記得紅衣碧樹。翠斂低鬟。憐汝芳名小字。都一樣。流落人間。誰堪見。淚再濺花眉。再愁山。偏令畫圖寫出。秋波更盈。盈顧我清孱。正今日江南水遠。地北天寒。兩處悲歡聚散。驚欲換。潘鬢霜斑。憑何遜。詳細且話朱顏。

金臺殘淚記第二

華胥大夫著

徐郎曲

徐郎家近龍眠山。問年十四來燕關。龍眠彩雲不可見。化作徐郎春風面。瞳神皎映雙華星。額角如畫長眉青。桃花著露嬌盈盈。欲笑未笑微分明。高臺曲館歡娛地。蘇楊子弟多佳麗。爭按伊涼宛轉聲。竹枝含怨柘枝媚。徐郎未至衆皆默。徐郎一至爭嘆息。白袷輕衫步履遲。滿堂紈綺無顏色。登場結束揚細喉。乳鶯百轉無其柔。餘情掩抑若有思。觀者忽作無端愁。迴眸半顧翦秋水。却使翻愁作歡喜。同時吳郎亦擅名。可惜先為人看死。徐郎徐郎迺神仙。風塵流落甯非天。飛車日侍豪家筵。幾曾蘊藉真相憐。我為徐郎歌。徐郎當奈何。即今十月繁霜多。翠被易損朱顏酡。江南腸斷老姚合。平子四愁倍蕭颯。金刀玉案誰贈答。每見情深恨語雜。語雜尚可尋。情深未敢道。男兒致身將相苦不早。激昂萬事傷懷抱。安得玻璃春滿盃。相逢痛飲三百杯。竟醉驅馬黃金臺。臺端今古團團月。曾照英雄歌舞來。月不缺時何足哀。我當為爾千徘徊。徐郎徐郎我當

為爾千徘徊

楊生行

楊生二十如文士。淪落風塵幾知己。人前小坐抱幽怨。酒半清談解名理。自言家本維揚城。九歲來作幽燕行。可憐薄命付歌舞。衆人苦賞歌喉清。清歌亦是淒涼事。拍按紅牙餘涕淚。鶴在樊籠那返山。風捲飛花祇到地。十年姓字滿長安。珊珊骨節疲雕鞍。香車懶入王侯第。顏色爭求一見難。登場偶作好裝束。風神秀奪萬人目。含情含態宛轉聞。湘妃愁月蒼梧綠。伶俜弱弟亦溫存。宛如桃葉隨桃根。豪貴嘆嗟輕薄慕。那知骨肉對消魂。楊生有兄復有母。楊生有身不自有。古來失意傷心人。萬言不如一杯酒。楊生滿引雙金壺。貴賤苦樂皆須與。有酒不飲何為乎。楊生不飲毋迺愚。生不見六郎年少勇於虎。落筆縱橫作風雨。意氣徒看臨九州。功名何日垂千古。

蘇州雨中口號

痛飲紅亭醉不知。剛剛一月各天涯。相逢若說相思地。破楚門前暮雨時。

瓜步見秋柳

右安門外雨如絲。臨別親勞折贈遲。今日秋風徧天末。知侬搖落已多時。

為大令題畫

黃幡歌曲念奴姿。我去江南別幾時。宛向霓裳隊中見。十分顏色果然伊。
簾押珍珠照玉塘。鴛鴦對戲藕天涼。臉波嬌到紅衣外。笑爾花難似六郎。
河陽飛徧萬桃花。柳絮楊綿憶放衙。何處風流似當日。畫中對面即天涯。
曾費瓊筵送酒杯。玉山自倒不須推。笛殘歌散愁張翰。似與周家小史來。

長至日飲齋中

京洛重來有是非。三郎獨喜攬征衣。怪他眉嫵新蕭瑟。幾望關山怨落暉。
三間老屋北風寒。遲莫重勞強勸餐。別後淚花愁裏月。一時都向醉中看。
二年至此天涯相對。金尊感歲華。同是飄零君更苦。江南十載竟無家。

三月十五夜集飲櫻桃斜街寓廬

人月今宵筭共圓。清歌濁酒意纏綿。夢中春怨仍千古。風後花魂又一年。香正
灰心溫久病。燭都垂淚照遲眠。東皇冉冉催歸速。芍藥桐華向夕偏。

楊生來話別

及此重相見。真疑夢寐中。關河暗斜日。天地起涼風。將母歸非晚。依人計每窮。東南正秋色。憐汝逐冥鴻。

聞燕蘭小譜諸詩有慨於近事者綴以絕句

露葉風條態可憐。天涯淪落感桐僊。丁香老屋何人見。四十年前舊楚煙。桐僊蘭竹

海棠詩卷久飄零。巫字山頭白尚馨。狂殺吾鄉危學博。清歌半隔畫牆聽。陳銀官至

今名在都下。海棠詩卷當時所為作也。當賃草廐。每侵晨則聞其歌也。

和溝皖口兩迢遙。秋水丁沽送畫橈。昨夜月明簾下淚。暗風吹上海棠梢。丙戌友

人定花樓。余謂小却乃為藥韻。香則白秋。海棠也。今年七月。皆由天津買舟歸矣。

倦遊司馬更長安。誰與千金買賦看。欲繪玉郎前度影。桃花落雪點蒼寒。今諸

金夫不得通一笑。如劉芸閣真可兒也。玉其各。家雲南安寧州。

相山西去桂山連。婀娜桐花豔照天。誰遣江南楊柳樹。任佗搖落向蠻煙。辛巳

在會城見大吉壁一部全髮如意二伶。色甚麗。次年見其部。金秀齡尤豔絕。一時皆安慶人。視鳳官為不幸矣。

空作花枝照酒卮。蘭生往日已堪悲。如今那見梁谿隊。月曉風殘又一時。今徽

堪皆習亂彈偶

碧桃無語向東風。那似撩人躑躅紅。處處亂煙繁雨在。春聲消盡落花中。

四雙

鳳者字竹香。後入集芳部。周小鳳因其名字豐臆署似聲伎不如矣。又春臺部小法齡者。因韻香而稱。小慶齡者。因琵琶慶齡而稱。皆如慈官之擬銀官焉。

簪釵羅別是春。碧香已作陌頭塵。還他兒女盈盈淚。別駕多情亦可人。

吳伶碧湘

亦頗有微麻。柔媚始如蔣四兒。去年春。吳人且買丐者。作兒女執紼狀。聞碧湘之死。為葬於安藏義塚。盛飾與極。儀如貴人。且買丐者。作兒女執紼狀。聞碧湘之死。

足於二君此

扇底相逢感鬢霜。十年猶聽按伊涼。漫天吹盡酴醾雪。何處尊前白二郎。

韻香

如山樵之十年

翠鈿金縷好風標。星點紅綾貼鬢嬌。記向玉人眉畔見。三年水閣淚通潮。

會城

佳麗所居曰洲邊曰灣裏。諸姬小病。有髮邊貼紅綾者。余別此三年矣。

雁門山上雁初飛。蕭瑟勾音怨落暉。唱斷秋風同法曲。小叢何處淚霑衣。

西今山

色少佳者所謂

角枕盈盈送夕昏。豔紅無語小溫存。息妃今日空遲暮。消盡桃花一縷魂。

色今旦

無歌。吟貌。又不如三壽。官是。咀旦之稱。亦如三壽。

清人說舊二編

金臺殘淚記二

三一

淚到春風楊柳條。伶俖阿弟讓伊嬌。桃花細雨無情思。憶殺江東大小喬。新韻

陽關一詞。其第四句。為沈氏所。長無能。不如美官。視銀官矣。

密雲含雨鎖眉尖。曾見王郎出畫簾。白首黃門共飄泊。天涯愁我獨慊慊。集芳

小生者。曰王奇元。蘇州人。年纔弱冠。娟如好女。每登場。聲容獨絕。丁亥春。介給事。招之同。譙遊。近聞王郎入三慶。部給事。其春杪。出都。未知何往。給事敢言。事為忌者。中傷。壯年。退廢。其子。系余。發直隸。為知縣。弱齡。天逝。甚可悲也。

兒女英雄自可人。嬌憨無力總風神。如今爭作陽阿舞。龍笛鸞笙馬足塵。近部

登場必有撲跌。上一齣。而高祝部。又。二齣。使歌臺之上。塵土昏然。尤為可。漫聽梨園坐部歌。當筵相見總施羅。蓉初蕭瑟花農老。北地胭脂黯奈何。當時

興兒。羅榮官。祇堪作坐部伎。今則皆然矣。又其時。旦色多北。人。今。白。張。全。保。外。惟。四。喜。部。王。四。喜。字。花。農。者。乃。蘇。州。人。

瓜時已覺減嬌憨。都是盈盈十四三。開到桃花春色盡。東風二月斷江南。當時

慶宮。傷世風。不古。然彼已成童。今自南方來者。年十三四而已。然成童後。非殊色。門前鞍馬稀矣。

唱徹西風阿濫堆。桂郎顧影自徘徊。英皇一碧湘波淚。滴向眉邊溜不來。數年

喜部。衣。雙。桂。名。絕。豔。余。見。之。集。芳。部。眼。波。當。不。減。六。兒。善。琵琶。

桑乾秋早北風涼。草木蕭蕭欲變黃。彈出四絃如急雨。一時關塞盡斜陽。三慶

桑乾。秋。早。北。風。涼。草。木。蕭。蕭。欲。變。黃。彈。出。四。絃。如。急。雨。一。時。關。塞。盡。斜。陽。部。慶

曲尚武以色開今下皆稱為起此慶云

一春恨事有滄桑十載如何總豔陽怪爾西州舊花貌獨看潘鬢慣秋霜

註下諸郎之美者今漸次憔悴如凡兒安可得哉

人間都說魏三官豪舉於今見亦難多少孝廉歸不得北風珠市淚花寒

魏長生以今天下皆稱魏三官豪快好施其居西珠市口傳有蜀某孝廉以去

花事平章費綺才箇人迎壽復消災王劉陳魏埋香久莫誤芳蘭逐臭來

一作省不

梨花如雪雨如絲吹上三郎一寸眉同是情根消不盡江南人去又多時

青題曲得各十年當不減柯亭也當誦無情何必生斯世有好都能果比身二語其風懷可想矣

人間何處蔣金官絕好嬌癡再見難頭白侍郎江海去風流文采罷長安

喜部蘇三保蔣金官絕以色鳴一時今侍郎于將則久不知何所矣

法曲重聞罷景山霓裳子弟出人間相逢莫作琵琶怨那為飄零始玉顏

官景山熱園子也餘詳後

柳色三分月二分春光夜思昔殷勤即今院落溶溶際照盡楊花捲暮雲

清人說卷二編一全臺廣漢記二

德亦如芝郎之未遇也為言於大令今則有壓臂之金矣

西子湖頭照水春。掌書連幕苦逡巡。不如通日風流令。萬樹桃花一度人。嘉慶

旦色某郎入贊為縣令曾官吾郡後為巡撫賴公以流品卑劣參革遣戍然已甚於劉桂林之冒北籍考試矣

十年五度醉金閨。吳語呢呢總不忘。慣向歌臺感春夢。鶯兒燕子話山塘。下今都

似部登場作吳音調語絕不獨當時周二官也

霓裳合獻水仙王。秋谷江湖放逐長。遺恨纏綿付絃管。百年聲價有諸郎。王官

伶四面觀音皆以長生殿得名而趙秋谷以此罷官洪昉忠舟過苕溪一長生殿死乃可慨矣

小金山曉放舟遲。水似柔綿雨似絲。不向雙脩庵下醉。怕看眉嫵似伊時。此年過

錫山作也。錫山有尼僧曰顏香工畫蘭作楷書居城中雙階庵負盛名二十年與同為屬便道訪之未幾今開翠官水蜜桃詩故附錄此詩此尼云年十一月小除名竟為情死矣

玉笛淒涼更洞簫。集芳散盡保和遥。當時亦似張郎少。明月相思廿四橋。韻在

集芳亦如發官之在保和部也

織女牽牛感舊因。碧城何處問芳塵。侯淹滯何堪死。贏得陳郎說替人。帆畢秋

府於楚軍中卒時載笠與姬人戲云我是牛郎姊是織女事見後記陳見前傳陳不如李何矣

是織女事見後記陳見前傳陳不如李何矣

受降西望遠招魂不見陳郎入玉門鞍馬有人從北塞白山黑水月黃昏數年前四

喜部有金喜者極絕滿侍郎以家難從戎以

破楚門前顧曲遲秋三夏五去年思經師飄泊空養煙月江南撇笛悲去年五月

九月兩過蘇州客招顧曲問集秀部於春夏之交散矣

舊院湘蘭劇可哀當年達子意低徊生憎懊惱情雲日雪地風天有落梅余於王小

慶亦如山棋於八達子

阿師發渴太紛紛黃帽紅衫意不羣度得諸天大弟子萬花應護法王雲喇其

衣皆紅黃其帽皆黃如天竺僧之發渴者多矣

落拓山樵苦待時長生本事一嗟咨人間季子紹仍敝看到歌臺總淚垂向年

撩眼春光妙悟生天然易理出音聲年來略解詩人意癡婦豪僧怨女情在會

城見演醉打山亭乃悟詩人所謂悲壯近見韻香演小青題曲游園驚夢乃悟詩人所謂纏綿山樵解易固非戲語

桃花那得不關心眼底逢人語太深生死天涯餘涕淚落紅吹滿舊啼襟刺

史少年蕩婦老而不衰當欲為碧湘作執詞苦思不就余所親見一二亦乃見人作道學語

學道

清人說書二編 金臺殘淚記二

五 蕭索山房

百蝶風裙正小開雙蓮金地故低徊
此巧絕天下譜云始於三至今日尤盛也
波滿目生塵路洛水神妃錦水來
京伶

麒麟絕迹桂花稀舊樣葫蘆畫總非
部陳雙喜年未及冠演關王廟一齣如此
魂斷阿誰剛一瞥雪膚紅透半心衣
近日慶

下場一笑總冤頭飛眼迷離更倚樓
習如故惟不送果點山西柳子部不問安惟於聲容送場
漫道西人渾不解春風作意送歌喉
今問

立部依稀見幾人歌殘紅豆有餘春
韻香固不愧昆旦然細香容初爽梅柳亦皆習昆曲聲容甚佳余亦嘗為一字評曰韻香韻妙香媚小却麗容初爽梅柳亦皆習昆曲聲容甚佳余亦嘗為一字評
三年一字論花價苦付山樵作後塵
諸下

拈花一笑且登場天水風懷信老狂
慶法
已自蹉跎成倦客不應飄泊任諸郎

誰將活色寫靈雛明月梅花照影無
小却真竟不就今不可得矣
水繪園荒空歲晚陳郎風雪獨江湖
友貌人

嫩白嬌紅盡解愁芳歌醉哭譜清謳
一絃一柱華年瑟指下無端已變秋

疎影用姜白石韻為韻香題畫梅

金臺殘淚記第三

華胥大夫著

雜記

宰輔曰相公。援公孤之義。秀才曰相公。援宰輔之義。其來久矣。北方市人通曰爺。訊其子弟或曰相公。南方市人通曰相公。吳下自呼其子弟亦曰相公。京師梨園旦色曰相公。不知何時始。意亦子弟之義邪。

羣趨其豔者曰紅相公。反是曰黑相公。緣京師居勢要者曰紅人。尤者曰紅人頭兒。反是曰黑人。故耳。近日勢要轉曰潤人。反是曰燥。腐義燥聲而相公或曰先生矣。

南方梨園旦色半曰某官。攷燕蘭小譜所記京師音亦然矣。當時又有曰某兒者。今皆去樸而文風尚可嘆。

燕蘭小譜所記諸伶。大半西北有齒垂三十。推為名色者。餘者弱冠上下童子少矣。今皆蘇揚安慶產。八九歲其師資其父母。券具歲月。挾至京師。教以清歌。飾以豔服。奔塵侑酒。如營市利焉。券歲未滿。豪客為折券祈廬。則曰出師。昂其

數至二三十金不等。蓋盡在成童之年矣。此後弱冠無過問者。自乙巳至今。為日幾何。人心風俗。轉變若此。青鄉言其離家亦九歲。其父引至闔門茶園。其師先在。出十數緡。署券即行。不以別母心。嘗惘惘然。

西北早寒。涼秋九月。草上霜。名翻然來矣。此後骨種羊。灰鼠脊。獨初腿。捨獺獺。因時遞進。若迺風天。倚笛雪地。傳花水獺。海龍如雲。低亞太史紫貂。宰相元狐。不足言焉。惟長夏水亭芙蓉紅。鮑朱櫺五六。照映玉顏。則盡以白裕侍青樽也。今春特禁服色。旬月間。汰侈少減。

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陳銀官嘗居東草廠。魏婉卿嘗居西珠市。今則盡在櫻桃斜街。臘脂胡同。玉皇廟。韓家潭。石頭胡同。猪毛胡同。李鐵拐斜街。李紗帽胡同。販子廟。陝西巷。北順胡同。廣福斜街。每當華月照天。銀篲攤夜。家有愁春。巷無閒火。門外青驄鳴咽。正城頭畫角將闌矣。嘗有倦客。侵晨經過此地。但聞鶯十燕萬。學語東風。不覺淚隨清歌。所落嗟乎。是亦銷魂之橋。迷香之洞邪。

右安門俗曰南西門。陶然亭在門內一里許。康熙間江某所建。尺五莊在門外。

一里許。乾隆間旗員所建。秋前春後。莊角亭頭。水碧衣香。花酣馬醉。殆無虛日。莊外讌游之地。即小有餘芳。水榭竹籬。頗似江南邨落。每於東風三月。游絲送燕。碧荷一雨。返照傳蟬。使人渺然有天涯之感。誰家團扇。幾日冰盤。回頭若夢。豈必在長板橋邊。丁字簾下邪。

去小有餘芳一里而近。三官廟在焉。海棠十四五株。高四五丈。花時移尊半士大夫。若迺香車載至。絳雲墮衣。風燕亦雙。洞簫不獨。爛醉司空。固亦閒事。有醒眼而過之者。倍增惆悵耳。

聚花寺三月牡丹。閔忠寺九月菊花。皆極盛。以寺僧禁酒。故無醉卧。綺雲香雪。下者然斑駁。則亦駸駸矣。

文昌會館。財神會館。在宣武門外。天和會館。浙紹鄉祠。在正陽門外。梨園館。在祿壽堂分曰之北。燕喜堂在宴滙堂之東。相去約一二里。諸貴人讌集。三會館

二徽班。春堂為盛。介眉設醴。結髮飛觴之外。大抵停雲祖道。舊雨洗塵。王原醉

石之髡客。總分金之鮑。而其時笛交肉奮。壁人或感折柳之悲。鼓報聲闌。星使或訂催花之信。固徵歌之韻地。亦表色之情天。昔唐宋尚貴內遷。元明漸禁外

擢至於今日外之未吏富於內之通侯僅以餞譙為雉媒欲對歌筵嘆難肋積重之勢相習不回有心人則隱傷之矣

聽歌而已無肆筵也則曰茶園園同名異凡十數區而大柵欄為盛當夫夏山欲雨快雪時晴天如讀畫馬亦愁春於是大鞍競載高座爭先門愛下場幾箇

憶收場之日樂交中軸此時來當軸之人大抵天上星郎都凜韜光之戒

諸公入茶園先摘藏其頂海邊鮫客每餘墮淚之情鄉會試報罷若夫逐臭錢神乞餘門客

裳楚楚而嘆蜉蝣尾綏綏而憐孤狹是故轉喉車子傳粉何郎眉語雙通目成

一顧聊復爾爾喚輒奈何對此茫茫佳難再得又有卿原憐愛劇於摩挲既入

門而與言非鼓簧而並坐悵簾葭之倚玉樹適從何來看翡翠之戲蘭茗相視

而笑其時狡童簾角風漢池心皆作壁上之觀欲獻掌中之舞豈知此輩固宜

高閣置之未必仙人盡好懸樓居矣而乃斜陽影到橫笛聲闌攜手同車適子

之館駝峯瑤柱歡窮山海之珍鶴氅貂襜褕色結煙花之豔方其豪能拇戰慧解

枚藏我見猶憐且卧大官之甕何知許事任污丞相之禍人間皆不夜之城眼

前即長春之樹相從言笑晏晏固有信誓旦旦也何況率彼曠野招我遊遨亭

共陶然。芳真小有。楊花柳絮。跡飄蕩。以顛狂蓮子。藕絲思斷續。而心苦。此時香羅小扇。紅紗中單。一水闌干。盈盈護玉。半風鶯燕。雙雙向人。則有低唱入懷。淺斟消渴。攤鄴下之櫻桃。石虎差堪為情死。得江東之鱸膾。李鷹那更感秋歸邪。小有餘菴食多南味。是以始如飲醇。骨皆成醉。繼如啖蔗。口不徒饒。子歸而求之師。出乎爾者。鬼從而瞰其室。戲用燕蘭小譜二鬼事。美矣君哉。王如好色。請毋好貨。臣卜其晝。又繼其夜。當其乍見金夫。躬於何有。已而化為銅狄。淚不能無。故夫就道或舍車而徒。衝寒或易裘而葛。臺原無恙。避債奚容。館亦依然。忘憂不可。每遇白施。俏眼甚於阮藉之狂青。不憐袍難於蕭韶之怒。蓋問月中之母。忌缺影原多。僕憶湖頭之莫愁。流波不返矣。僕本十年杜牧。前度劉郎。曾吟張好之詩。亦顧何戡之曲。試拈花於昨夢。色即是空。撫遺肋於當筵。食之無味。罔知忌諱。為此詼諧。歡樂極兮哀情多。豈必在汾河。簫鼓聞哉。

凡茶園皆有樓。樓皆有几。几皆曰官座。右樓官座曰上場門。左樓官座曰下場門。狎旦色者曰斗爭。坐下場門。樓下左右前方曰散座。中曰池心。池心皆坐市。升小人。凡散坐一座百錢。曰茶票。童子年之曰少票。池心無童子座。署曰池心。

不賣少。樂部登場坐者毋許徑去。署曰開戲不倒票。官座一几。茶票七倍散座。二斗每據一几。虛其位待旦色入座問安。立於僕豎之間。無茶票者曰聽闌干戲。

茶園左右前後皆有酒館。又曰酒庄。一食萬錢。誠銷金帳邪。謂舊酒曰記賬。嘉慶間曾禁挾優入館。未幾復故。

京師樂部登場先散演三四齣。始接演三四齣曰中軸子。又散演一二齣復接演三四齣曰大軸子。而忽忽日暮矣。貴人於交中軸子始來。豪客未交大軸子已去。都門竹枝詞所云軸謂子剛開便套車。車中裝得幾枝花者是也。燕蘭小譜作胄子誤。宜作軸。

地安門外茶園一。宣武門外茶園一。崇文門外茶園一。正陽門外東茶園四。西

茶園七。大柵欄凡五園。即正陽門之西也。

燕蘭小譜據元院本色目云。旦之命名。義取於狢。蓋狢之淫者。余憶唐樂部稱天子為崖公。蜺斗。殆豪客稱斗之濫觴邪。

燕蘭小譜記甘肅調即琴腔。又名西秦腔。胡琴為主。月琴為副。工尺咿唔如語。

此腔當時乾隆末始蜀伶後徽伶盡習之道光三年御史奏禁

燕蘭小譜記京班舊多高腔自魏長生來始變梆子腔盡為淫靡然當時猶有保和文部專習崑曲今則梆子腔衰崑曲且變為亂彈矣亂彈即弋陽腔南方又謂下江調謂甘肅腔曰西皮調

嘉慶間御史某車過大柵欄路壅不前見美少年成羣疑為旦色叱之羣怒毀其車今大柵欄諸伶之車徧道幾不可行

乾隆末魏長生車騎若列卿出入和珅府第遇某御史杖之塗此風因息今車行皆障以青帷

魏長生舊宅在西珠市口今為梨園館士大夫於以譏會焉

魏長生於和珅有斷袖之寵燕蘭小譜所詠阿翁瞥見也魂消是也長生金堂人其徒陳銀官成都人故當時蜀伶而外秦楚滇黔皆粵燕趙之色萃於京師化二人也

數年前有某伶為滿洲二等侍衛某所寵一夕在侍衛宅侑酒問伶嗜何食物伶戲云嗜二等蝦耳侍衛怒遽令家奴數輩掖出遞汚焉故諸伶自矜惜者多

諱言入內城。內城即正陽門內四隅也。多滿洲貴家。

蕙香善滿郎中某。予畫十數幅。每幅下蠅頭楷書。署曰臣某恭進。蓋皆乾隆間內府所藏。

先朝諸王多畜樂部。父老云然。攷燕蘭小譜有所云王府大部者。可見數十年來此風已息。近年嵩祝部習小生某郎有寵於王。王今薨矣。

丙戌冬。內務府散供奉梨園南返。有不返者。仍入春臺諸部。今春余居櫻桃斜街。三月望夜。招飲廬廬。攜某郎來。即其未返者也。

紉香居小火神廟。殿撰署其臥室曰係貞。

韻香居陝西巷室。無纖塵。名書法畫外。古琴一。洞簫一。自鳴鐘一而已。

三月十八日。諸旦色賽會迎神。曰相公會。

四月初一日。禮神於通州了髻山。

太史書法名一時。諸伶必宛轉求得之。少陵云。貴戚侯門得筆跡。始覺

屏障生光輝。豈獨有井水處爭唱柳屯田哉。

嘉慶初。四喜部旦色某郎何姓。絕豔。長蘆鹽賈查友圻歲予萬金。約以值查侑。

酒母許先客罷時

殿撰方年少見而悅之招之至再何悵然曰君京朝士

大夫子弟安所得阿通銅山此後毋庸但見手書來矣每在查所

招即去

查怪之而兩人暇則相要致出入飲食如家人焉查轉輟諷

父

一日何使人要

遇

於門始詢其實怒甚持其人徒步至何處何出見

瞪視不能言迺歸痛答

何使人探知大慟貽書自引咎且勸學辭甚

摯

感動後竟及第查以虧帑數百萬入獄查未及四十之年耗白金至二

千萬天下稱查三標子自大學士文端以下多與通兒女姘

文端居內城查嘗飲於其宅日夕矣查令僕告正陽門守役遲一時下鑰次日

為御史所糾迺言因某事欲助帑數十萬是日不出城則不得費也其所為多

類此

韻香送余於小有餘芳云達人不作癡想

小却嘗坐而嘆息余偶問何嘆即應曰彼此同嘆

道光三年御史

奏永禁京師樂部余竊謂教坊歌舞唐代已詳院本流

傳元人最著然宋有營伎明有樂戶故前朝達官侑酒狎客看花對泣青衫總

憐紅粉於優伶助諧謔而已。

本朝脩明禮義杜絕苟且狹妓宿娼皆垂例禁然京師仕商所集貴賤不齊豪奢相尚趙李狹斜既恐速獄田何子弟廼共嬉春蓋大欲難防流風易扇制之於此則趨之於彼政俗遞轉之機即天地自然之勢今欲毀竹焚絲憑權藉力未嘗不行然以數十里之區聚數百萬之衆游閒無所事耳目無所放終日飽食誨盜圖姦或又甚焉故聖人之為治也嘗順人情馴民氣忍細故全大體夫優伶如海馬狎者或溺涉者或沉雖無禁令智者不褰裳焉若以之納溝瀆之污混鱗介之肆則亦文武弛張之道老氏豁谷之旨也況大德曰生習而相安固賤貧自養之業與民同樂降而雖下猶市井咸若之娛邪今天下大計在用申韓之法核名實嚴刑賞用管商之法理財用強軍國若家習節儉人懷教富則本振而末無不舉源澄而流無不清蠹政者皆將自革何待動白簡哉從前伯相即和貪穢蛇卿妖淫燕蘭小譜一書雖侈狐媚可徵龜鑑及今利權視昔斂抑然汰侈未革故余深致譏詞風俗所存故余閒為紀錄若其無聊之語有會之作皆藉以寫其抑塞之懷消其豪宕之性存而不廢天下可共知其過婉

而多怨。天下可共原其情。嗟乎。君之意。未始非君子。惜未及大端。尚多急務。余之此編。未始非不肖。然新書猶在。罪言久緘。窮者時也。困者命也。酣嬉以保其生者。酒場歌板也。感激而出之手者。誰為為之邪。嗟乎。嗟乎。

長安看花記

粵東楊掌生著

上海盛琴生校

我生也晚不及見乾隆嘉慶間人。比來長安四喜部諸人又多轉入春臺三慶部矣。辛丑癸卯以來淹留京邑洛陽名園日涉成趣。青衫塵滿翠袖寒多。迴首前塵但喚奈何。丙申夏五適遇韻琴新來保定。皇州春色尚能言之。然所識已大半道光十六年內所生人矣。嗟夫。此中人不過五年為一世耳。僕北來曾幾何時。已不勝風景不殊之感。金樽檀板翠海香天。坐享盛名。消受豔福。爽鳩之感。樂果未渠央耶。僕旬日後仍將入春明門。思篝燈記此。以授韻琴。他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能念及輓紅十丈中尚有人低徊慨嘆如桓大司馬者在否也。佛說因果曰去來今。今僕說現在法。故但據目前為斷。綴鶯花小譜。聽春新詠。日下看花記之後。與之別行。慈珠舊史掌生記於時荷花生日。有約避暑古蓮華池上。以使君五馬所駐。踟躕竟不果往。

湯臨川自題所填南北曲云。玉茗堂開春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傷心拍遍無

人會。自描檀痕教小伶。嗟夫。解人難索。自古已然。小伶自教。固猶愈於執塗人而語之。不然而西子駭塵。其不遭按劍者幾希。阿掌醉後又題。

暇嘗集世說新語得二事曰。桓子野聞歌喚奈何。王伯興為情終當死。典午風流令人神游心醉。世傳俞華首大夫中考功法。其劾語曰。稍有晉人風度。全無漢官威儀。俞聞之笑曰。全無漢官威儀似我矣。晉人風度何止稍有。是非真知我者。夫世豈真有此人哉。吾固將買絲繡之。丁酉中秋記於小霞所居夢俠情禪室。

秀蘭范姓字小桐。吳人。今日之牡丹花也。美豔綽約如當年蕊仙。而品格過之。風儀修整。局度閒雅。金粉場中。豔而能靜。擬之石頭記中。人大似蘅蕪君。天香國色。豔冠羣芳。故應一時無兩。嘗演馬湘君。畫蘭於紅氍毹上。洒翰如飛。煙條雨葉。淋漓絹素。或作水墨。或作著色。沒骨體。娟秀婀娜。並皆佳妙。頗覺旗亭壁間妙香四溢。諸游冶少年。爭就場頭乞得。珍重裝池錦帶玉軸。什襲藏弄。有不能致。小桐手蹟者。自慚為不登大雅之堂。自慚為不韻其見。賞時譽如此。洵佳話也。師吳令鳳。字桐仙。為小雲高第弟子。小雲者。故四喜部名輩。胡法卿也。桐

仙既別入春臺部自立門戶。日從士大夫擅九能者游。文采照映。聲施爛然。又得小桐美。而慧比之如意珠矣。所演禪劇。如藥花折梅題曲雨。詞瑤台渡瀛。皆有可觀。動止蘊藉。妙於酬答。對之者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而神韻淵穆。令人自爾傾倒。當日呼玉妃太真為解語花。其態度宛然在人心目中。所居曲房小室。張自畫蘭蕙小幅。袁琴甫為補綴盆石。韓春卿為題八絕句。綠窗人靜。空谷生香。游人入服香小鵲者。如置身李貞美十娘家。洗桐倚竹。言笑宴宴。迥非凡境。梨園中以光裕堂為第一世家。有以也。丙申暮春二十三四日。小桐於北孝順胡同燕喜堂。張筵召客。光裕堂既以三世擅盛名。小桐又以和氣湯醉天下人心。於是竇霍豪家。五陵游俠。薦紳貴介。過夏郎君。莫不駭奔麋至。來會者六七百人。妙選春臺三慶四喜和春嵩祝五部佳伶。合為一班。試雲想之衣裳。奏錦城之絲管。卜晝卜夜。歡樂未央。笙歌燈火。極一時之盛。酒半。小雲桐仙小桐率諸郎。以次前捧觴為客壽。客莫不欣然。醺三爵。自乾隆丙午陳漢碧為海門太守。祖席召客宜慶堂。五十年來。復見今日。洵太平盛事也。猶憶春初元夕。同人小集五和樓。小桐即席乞鑄服香小鵲印。余時已被酒。車中携有青田佳凍。

扶醉傲曼生法。奏刀若然。頗有漢人刻玉意。是夕集玉連環室。復為桐仙作竹如意齋畫印。圍爐燒燭。鐵筆紛披。狂奴故態。不堪回首。吾友趙友竹貽我紈扇。畫小桐小影。神情態度。無一不肖。命之曰國香秀影。鳳翎嘗乞填國香慢詞。題所畫蘭。諾之久。未命筆。後檢樊榭山房集。有詠素心蘭國香慢一調。即以移贈。端居多暇。乃按譜依韻。和厲太鴻詞題扇頭小桐像。畫中人自足千古矣。春臺部寓

陝西
光裕堂

桐仙畫三友圖。自命為松。閨桐為梅。而以竹目小桐。余作帝城花樣命桐仙曰。修竹令乃移贈小桐。儼人必於其倫。桐仙所品題。似覺未當也。圖繪各半身。行看子。分裝為三巨冊。遍徵諸名士為詩歌。小桐一圖。象形固不甚肖。以視友竹所畫。展向春風。似曾相識。是耶非耶。下筆有神耶。妙畫通靈耶。方寫真時。固未嘗刻意摹仿。極力求肖。而傳神寫照。恰在阿堵中。好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繪事何莫不然。余對簿日。書笈寄友人家。比就道。簡行李。則友竹畫扇。不知誰何。眩篋攫之去矣。年來在五溪戍所。殊有江州黃蘆苦竹之感。每當風月娟好。花酒流連。坐憶故人。輒詠江文通賦曰。黯然消魂者。惟別而已。

余又有春燈問字圖冊子。乃余及內子小像亦並攫去之。盜亦有道。可為歎飯。

鴻翠俞姓。字小霞。初名綺文。更名雯。畫蘭款署吳下阿蒙俞雯是也。與韻香同里。同師。故其行動舉止。都無俗韻。標格如水仙一朵。在清泉白石間。余嘗以初度夏。偕友人訪之。芍藥已過。櫻桃初熟。文窗四拓。簾波如水。柳絲竹影中。微颺茶煙一縷。徑造其室。則小霞方獨醉一壺。手黃唐堂香屑集。曼聲諷詠。令人想見謝鎮西夜泊牛渚。聞袁臨汝郎隔舫詠史情事。見客初不甚酬對。而談言微中。使人之意也消。洵佳士也。昔韻香居傳經堂。以第一仙人為廣大教主。望之者如藐姑射神人。嵩祝部一時聲譽頓起。爾時雖有蟾桂鴻喜同居。無能為役也。韻香既沒。傳經堂轉入春臺部。得小霞乃殊有太原公子褐裘而來之概。昔郝公謂其門生王氏諸郎。羲之最佳。正謂其能不自束縛耳。後來之秀。位置第三。乃拜虎賁。非認魯公也。玉溪生詩云。月沒教星替。若小霞者。神明玉映。可謂長庚伴月。又非三心五噉比矣。春臺部寓石頭胡同內羊毛胡同詠寬堂

小霞吳中舊家子。父故隸巡撫使者麾下。為村官。有男子子八人。小霞行第

三以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生。故小名阿龍。晉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此之謂矣。余曩遇阿龍殊落落。故看花記爲立傳。著語殊寥寥。丁酉春。小霞既脫弟子籍。仍寄居傳經堂。乃與余過從日習。秋七月。余以順天科場事逮繫詔獄。小霞職納索。饘焉。先是。余傲唐人曹堯賓體作游仙詩十五首。述乾隆嘉慶間軼事。一詠黃縣丞。仲則景仁云。瓊簫金管集鶯簧。廣樂鈞天奏未央。親見生天黃仲則。淋漓粉墨又登場。一詠羅山人。兩峯聘云。兩峯鬼趣渚犀然。孤竹俞兒在眼前。豈是不能畫雞犬。薄他祇樂便登仙。小霞每以爲戒曰。以子才華。如日在東。奈何效唐子畏。楊升庵。康對山諸公失意所爲。竊恐文人無福。不幸言而中也。嗟夫。言猶在耳。所謂楚王子圖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小霞能畫蘭蕙。水墨淋漓。落紙輒數十幅。其人胸次灑落。品格脩然。故筆墨超脫。非諸郎所可及。丁酉夏秋間。長日無事。界絹素作鳥絲欄格子。爲余寫詩。日以七百字爲率。或白晝無暇。夜分歸來。亦必補足之。然對客無齟齬。文嚼字態。所爲高出桐仙諸人上也。與許兵部金橋交最厚。後以金麟故。蹤跡遂疎。丙申中秋。聞金橋爲債家所逼。日向夕。亟驅車載數百

千錢為償之。先是小霞私蓄幾二千金。供金橋揮霍盡。及出師。既成約。說金錢不能遽集。乃別籌避之。又久。自秋徂春。始得歲事。而金橋於暮春傷寒。七日不汗死矣。陳東阜鴻遠贈楹帖曰。常將肝膽酬知己。小占溫柔即美人。可謂知小霞者。小霞嘗自題畫闌曰。可憐一樣庭階種。流落人間當草春。蓋自庚寅入都。為弟子者凡十年。其師初令裹頭為女子裝。般搖會諸劇。不願。乃改為小生。其遇可悲。其志可嘉也。丁酉秋八月。移居羊毛胡同。余為作漢碑額篆。榜所居曰夢俠情禪室。書大門曰華首堂。祝小阜兵部改題曰詠霓堂。戊戌春。率其弟子秀芸入四喜部。或者四喜部殆將復興乎。

鳳翎陳姓。字鸞仙。菊部中推絃索好手。演花大漢別妻。彈四條絃子。唱五更轉曲。歌喉與琵琶聲相答。琵琶在金元時。本用彈北曲。鸞仙齒牙喉舌。妙出天然。媚而不纖。脆而不激。圓轉瀏亮。如珠走盤。真覺遏雲繞梁之音。今猶未歇。非他人所能及。丰儀朗澈。笑語俊爽。雙瞳人湛湛如秋水。一笑百媚。當之者莫不色授魂與。余每戲呼為玫瑰花。以其英氣逼人。大似探春也。仲雲澗填紅樓夢傳奇。葵花合警曲為一齣。南曲抑揚抗墜。取貴諧婉。非鸞仙所宜。然聽其越調門。

鷓鴣一曲哀感頑豔悽惻酸楚雖少纏綿之致殊有悲涼之慨聞者自爾驚心動魄使當日竟填北曲鸞仙歌之必更有大過人者丙申二月二十九日移居藕香堂聯升舊居也余為作小篆題榜曰紫桐花館鸞仙飲量不宏而意態甚豪能畫著色蘭蕙雖不及小桐亦自饒疎秀拈毫弄翰時時堆紙盈几案所恨酬酢太繁徵逐日多作輟不常湘簾垂几往往孤負耳春試報罷余與黃鏡生苦無膠賴日日眠甕頭卧壚側取澆磊塊與阿鸞日益習一夕醉歸見余持六角白團扇欣然把筆倣甌香館寫生法作素蘭一叢曰將乞填國香慢一調此夢窗自度腔滄浪詠桂之作所謂夷則商犯無射宮者也余案夢窗甲稿玉京謠自注亦云夷則商犯無射宮私測製腔之意因夷則商無射宮皆用凡字然故合寫其聲也思之未得其理不敢貿然點筆日月勿勿不決於懷頃在盧龍忽檢樊榭山房詞集有國香慢一闕詠素蘭其洛句云白鳳梳翎寫影雲窗名字事實隱然相合恍然忽悟此調乃周公瑾自度曲簫洲漁笛譜自注夷則商是與白石集霓裳中序第一正同管色俱用凡字然與國香慢用凡字然者亦同且不犯無射宮即以蔡元定畢曲之說證之亦合也樊榭老人百年前填詞

一似豫為今日題鸞仙此畫而作者。文章有神。良足異矣。得意之極。不覺拍案狂呼。為浮大白。余有紫桐花館畫扇記。詳述其事。詞繁不載。撮記其大畧如此。

三慶部寓韓家潭敬義堂移居小亭紗帽胡同藕香堂陳

鸞仙近日作畫。大有進境。氣韻不及小霞。而姿致殊勝。小桐作雙鉤渲染。尤娟秀可愛。所謂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魯子敬驚非吳下阿蒙矣。天下事惟在有心人。好自為之。豈獨繪事小道為然。舊歲所持六角團扇。今夏在小。有餘芳園為友人強摹去矣。

玉香潘姓。字冠卿。後起中前輩也。亭亭玉立。秋水為神。聊齋志異所謂豔如桃李。而冷如冰雪。斯人近之。顧梁汾詠梅浣溪紗云。物外幽情。世外姿。凍雲深護最高枝。小樓風月獨醒時。一片冷香。惟有夢十分清瘦。更無詩。待他移影說相思。空山流水。冰弦一撫。清清冷冷。令人蕭然意遠。目為檻外人妙玉。可謂神情畢肖。暗香疎影。故應在孤山伴逋仙偕老矣。然其掬月一鉤。為韓國大姨以瑤池之品。寫金屋之姿。天上風光。迥非凡豔。而舉體皆媚。柔若無骨。迴翔旋折。飄飄欲仙。觀者幾欲使無方持衣裾。恐其因風而去。固宜瑤臺獨步。演楊妃春睡。

旖旎翩翩尤非人意想所到。瑤臺藏舟諸劇皆其餘事也。夙與韻香。蕊仙。齊名。韻香已如優鉢曼珠。墨花一現。蕊仙亦如春深芍藥。顧影自憐。惜美眷之如花。驚流年之似水。今惟冠卿風致猶存耳。娶婦名芙蓉。為國香堂愛女。璧人一雙。一時稱快。往往舉以驕人。丙申四月十三日。花燭之夕。余為賦賀新郎。昔康熙朝汪蛟門舍人納姬徐方虎王西樵周雪客陳緯雲諸公門。險韻同用此調。今輒依其韻譜之。不和迦陵雲郎新婚之作者。嫌太熟也。詞云。一桁簾衣捲。藕花中並蒂。移花羊車初遣。莫笑一生花底活。未許露華輕泣。況紅藥留春如繭。一笑並肩人鏡裏。問近來眉樣。今深淺。紫雲曲譜親展。國香服媚名逾顯。記索郎飛白瑤臺。親題禁扁。為檢河魁繡祕笈。不吠瑯嬛白犬。許平視磨甗。幸免不礙二分春。似水算長安。添數看花典。圓月照華燈。翦囊於甲午初秋閒坐。豐玉堂。大清香舊宅也。南海勞四諤士。屬為署額。因憶張南山司馬玉香亭詞。詠白蓮浣溪紗。有銀塘風定玉生香之句。當日南山以此詞得婦。絕妙好詞也。因命之曰白藕花吟舫。香山鮑太史逸卿以冷金箋書之。揭楣端。故詞中及之。三慶部寓韓家

潭敬義堂移居李鐵
楊斜街榮陽豐玉堂

雙壽錢姓。字眉仙。吳人。嘉慶以選梨園子弟多皖人。吳兒漸少。豈靈秀所鍾。有時銷歇耶。眉仙如初日芙蓉。韶令天然。論者擬之以邢岫煙。神情態度。幽閒典雅。庶乎近焉。嘉慶二十年後所生人。道光十年後擅一時名者。韻香。慈仙。冠卿。鸞仙。小蟾。小雲。次第脫身去。秋笑最後。亦於丙午夏初自立門戶。小桐亦已有成說。惟眉仙瑄霞。猶作籠中鸚鵡。二人皆居韓家潭。瑄霞居極西道北。曰春和堂。眉仙居極東道南。曰三和堂。相去數十弓。兩恨人望衡對宇。亦恨事也。眉仙既鬱鬱不得志。眉黛間常有怨恨之色。幽微掩抑。不能自勝。每誦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之句。清淚如鉛水。往往以之洗面矣。道光初年。京師有集芳班。仿乾隆間吳中集秀班之例。非崑曲高手不得與。一時都人士爭先聽睹為快。而曲高和寡。不半載竟散。其中固大半四喜部中人。也。近年來部中人又多轉徙入他部。以故吹律不競。然所存多白髮父老。不屑為新聲以悅人。笙笛三弦。拍板聲中。按度判節。韻三字七。新生故死。吐納之間。猶是先輩法度。若二簧梆子。靡靡之音。燕蘭小譜所云。臺下好聲。鴉亂四喜部無此也。每茶樓度曲。樓上下列坐者。落落如晨星可數。而西

園雅集酒座徵歌聽者側耳會心點頭微笑以視春臺三慶登場四座笑語喧聞其情況大不相侔部中人每言我儕升歌坐上固無長鬚奴大腹賈偶有來入座者啜茶一甌未竟聞笙笛三絃拍板聲輒逡巡引去雖未敢高擬陽春白雪然即欲自貶如巴人下里固不可得矣眉山嘗演紅樓夢葬花為瀟湘妃子珠笠雲肩荷花鋤亭亭而出曼聲應節幽咽纏綿至這些時拾翠精神都變做了傷春證候句如聽春鶯如聞秋猿不數一聲河滿矣余目之曰幽豔當論紅豆村樵紅樓夢傳奇盛傳於世而余獨心折荆石山民所撰紅樓夢散套為當行作者後來陳厚甫在珠江按譜填詞命題皆佳余最愛畫簫一齣情景亦妙而詞曲徒砌金粉絕少性靈與不知誰何所撰袖珍本四冊者同為無足重輕故歌樓惟仲雲澗本傳習最多散套則有自譜工尺故旗亭間亦歌之然瑣瑣餘子無堪稱作瀟湘館主人者雖有佳品非過於襍即失之勁蓋冷豔幽香固自與天桃郁李不同惟眉山差能近似耳療妬羹小青題曲一齣為小桐擅場惜不令眉山演之三和堂主者曰葉老四太湖人其弟子在眉山前者有皖人丁春喜字梅卿後別居浣香堂其面目性情皆與眉山絕相似安詳靜穆對之令人躁

釋矜平。晉宋人所謂春日携雙柑斗酒聽黃鸝。可以為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正謂斯人。當時評者以春喜為詩品中神品。所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也。吾聞其語。未見其人。每對眉仙。輒起虎賁之思。四喜部寓韓家潭三和堂。雙壽移居石頭。胡同椿年堂春喜移居浣香堂。丁酉初夏。余在通州書眉仙此傳。裝潢訖。入都。即授之。而眉仙已別居石頭。胡同椿年堂矣。為之一快。傳中寫出幽憂情狀。自謂頗能繪影繪聲。不忍棄置。仍使張之壁間。時瑄霞亦已脫籍。仍居春和堂。凡眉仙一輩人。皆自立門戶矣。惟小桐屢有成說。卒不能自拔。古樂府曰。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襟花生樹。羣鶯亂飛。飄茵墮溷。各有因緣。命也如此。夫復何言。

陳玉琴字小雲。此碧桃花也。擬之石頭記中人。極似寶琴。眉目肌理。意態言笑。無一不媚。而安雅閒逸。溫潤縝密。有時神明煥發。光照四座。對之如坐春風。如飲醇醪。古人稱溫柔。惟小雲足當此二字。此德於玉。無愧璧人。好從文士遊。講論申旦。娓娓不倦。風韻固自不凡。其同居者曰桂香。字妙雲。色藝未是佳品。而舉止殊有大方家數。亦好從文士遊。蓋俱為碧雲弟子。碧雲當日溫文爾雅。妙擅清譽。二人同師。家法固在也。玉簪記茶叙問病。雨初演之。能狀其癡情一點。

小雲演之則慧心四映可謂各得妙姑之一體小雲之為人癯不露骨豐不餘肉香而不膩圓而不甜風流蘊藉無纖毫俗韻將來此中人福澤當以小雲為最他人不及也昔無錫清微道人所居曰福慧雙修庵人間天上二者難兼若小雲者其庶幾乎妙雲吳人小雲皖人其父機匠也碧雲既南歸妙雲仍處深山堂小雲別居輝山堂即四順堂舊宅也自南中迎其父母偕新婦來並携幼伶七八輩正擬聘師起科班而小雲遽中法丁酉冬夜有窈庫吏及戶曹掾招轉餉官飲其家從者誤觸巡城御史車遂并逮小雲付秋曹以所司錢穀出納事羣飲聚謀禍且不測或為宛轉維持始得從薄譴坐以吸食鴉片煙論城旦春徙遷安此獄山東司承辦諸郎官有曾為侍御史者頗以惡謔作劇供笑樂勤金鈴十萬余乃以故意望之杜牧州十年乞官上箋者亦具有因緣也然已狼藉如薛幼芳矣時同坐繫者有伍蘭鳳字韻秋張緒當年亦佳伶也先是四順堂以男女混雜累北部尉及丞罷官越一年而小雲又及於難或謂宅相不吉理或然與然余所評福澤之說遂已不驗天下事不可料如此噫三慶部寓韓家潭深山堂玉琴移居輝山堂妙雲仍居深山堂翠霞字青友初居鴻喜堂後為桐仙弟子更字閨桐桐仙於丙申畫三友圖冊

子謂小桐閨桐並已而三也。閨桐既出名門，漸漬薰陶，亦能作小幅著色蘭惠。娟娟楚楚如其人。吳伶王若蘭自言：入都為教師十三年，所教小郎二百餘輩，惟翠霞足當麗人之目。余從蓬山識青友方蓬山，壬辰舉賢書時，青友纔十三四，娟秀豔冶，肌理細膩，殆無比倫。古人所稱柔荑凝脂，乃信有之。性尤警敏，殆真能以目聽，以眉語。金陵十二釵正冊詩末首云：情天情海幻情身，當日可卿兼美偶。現色身說法，遂能使絳洞花主於怡紅快綠中心醉欲死，其風姿令人夢寐見之。在羣中品第是秋海棠，當碾冰為土，玉為盆，深貯之銀屏珠箔中，燈紅酒碧，茶熟香溫，使按紅牙低唱柳郎中令，夜酒醒何處也。楊柳岸曉風殘月，真乃有瑤臺夢醒天上人間之感矣。丙申天中節，偕金靜川訪之，玉連環室。長身玉立，居然偉男，然恂恂猶如處子，彌令人迴憶靈和殿前風流，吾嘗謂後來之秀，惟翠香意態融冶，是好女子。乙未冬，同友人為銷寒之會，迭為賓主。日在香天翠海之中，一夕扶醉送玉仙歸，日新堂燒燈更酌，遽客未至，玉仙既不勝酒力，余亦玉山倩人扶矣。溫伊初方携瑤卿執茶甌就燈下，商北曲賞花時工尺，聞余欠伸，遽揭帳肘余起坐曰：予亦憶香霧空濛之詩乎？香暖春酣較之石

涼花睡當何如是日壓軸子玉仙方演醉歸情景尤切伊初因笑謂余昔載園先生為陳漢碧畫西川海棠圖今日當為此兒補畫海棠冬睡圖矣宋人詞少年聽雨歌樓上中年聽雨客船中誦之輒為憮然玉仙通來頗有聲然以視閨桐當年固不免蒹葭倚玉樹之歎云

嵩祝部寓燕家胡同鴻喜堂轉入春臺部寓陝西巷延陵光裕堂

丁酉春桐仙遣閨桐復歸鴻喜堂所謂三友者風流雲散矣每誦唐人題長安酒家壁詩輒為廢書三嘆嗟夫悠悠行路世情大都如此於若輩乎何尤小蘭字韻秋初居永發堂後入敬義堂梨園中以光裕堂為世家敬義堂為大家主之者曰董秀蓉故出耕齋門下以小生擅名冠鄉鸞仙小香咸出其門韻秋入門適際盛時余識之最早壬辰二月征鞍甫卸春服既成同人小集如松館為余洗塵韻秋芙蓉女兒明秀無匹姍姍來遲媚不可言坐對名花遂至沈醉絳蠟高燒海棠睡未醒予與周福門韓李卿馮竹生荔生余靜川朱子良諸君子重房複室中環守之至夜分乃相將送之歸乙未冬在廣和樓即康熙時查家樓也小蘭演藏舟一齣聲情幽咽聽者但喚奈何日昃相携訪之兩鬢風鬟江潭憔悴靈和殿前風流不堪回首是夕冠鄉鸞仙俱集酒酣冠鄉更唱山

坡羊二曲。璧月如水。銀雲不流。雙笛吹凡字調。和之不能壓其聲。昔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信然。小蘭自愧弗及。涕泗浪浪。彌不自勝。為詠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之句。以慰之。瑤臺夢醒。天上人間。歸路馬蹄踏月。彌憶壬辰春夜。紅燭籠紗。時情事不能置。三慶部寓朱家胡同永發堂。轉入韓家潭敬義堂。董秀蓉初在百忍胡同耕齋。移居韓家潭敬義堂。福齡錢姓。字綺人。眉仙同懷弟。近日推大有堂桂雲為嵩祝部首座。實非綺人比也。綺人娟娟少好。顧影徘徊。嫣然媚絕。而無姚冶之態。可謂靜女其姝。賈姬扣扣寄辟疆小札。用江文通見紅蘭之受露語。大為稱賞。坐對綺人。令人殊有光風轉蕙。泛崇蘭之想。自韻香去後。一枝翹秀。實難其選。綺人乃如隔水桃花。自然明媚。柳陰竹外人面。春風尋春。席履不覺成蹊矣。眉仙在四喜部。雖擅一時名。而居恒對影。鬱伊善感。日念綺人不去懷。雖同在花天月地中。固不能對牀歡語。每見客必探綺人近況。有過觀音寺前者。必寄聲問訊。割一味之甘。賭五紋之佩。至情至性。感動旁人。嗚呼。讀棠棣之詩。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其同師者曰遐齡。字綺仙。如金在鑛。如銀在鉛。光輝猶未發越。然婉約安詳。無浮器習氣。小子有造。與綺人共居董而善。良固應爾爾。其北則鴻喜堂在焉。翠霞

所居也同居者曰翠雲以青友故過客亦薰沐而登之然未免有續貂之誚矣

嵩祝部寓燕家
胡同福升堂

巧齡字秋仙與綺人為同門生綺人為眉仙同懷弟余推為嵩祝近年第一人

而秋仙盛時余未之識也平湖韓四季卿屬友人作題壁圖小影其旁捧硯者

為秋仙明秀豔冶殆無其匹雖當年青友韻秋不是過丁酉初秋六夕唐人以六夕

玩脩秋楔集右安門外尺五莊看花記中人來會者十有七人季卿出圖索題

見者咸謂影裏畫中呼之欲出蔣叔起為同人署觀款畢余屏坐水亭悄然凝

思小霞携綺人繼至言秋仙未南歸時事娓娓不休于時嘉樹選蔭新荷勝香

帳觸于懷不能自已書二絕句云桐陰如水夢如煙又向情天證四禪對此玲

瓏一片石自憐心事得秋先畫中聲影夢中遊悔煞恩恩唱石州我是中年桓

子野近來無賴漸知秋嗟夫我生也晚賀老龜年皆不及見乃春明門內亦復

咫尺天涯隔花人遠中心藏之而又交臂失之僅僅從畫圖省識珠勒珊珊歎

歎九陌回首前塵能無恨恨昔人謂三生石上無一笑緣隨園老人生平最信

佛氏因緣之說紀文達公筆記襍說議論亦復相同吾今於秋仙亦云然矣書

此畢撫然閣筆

嵩祝部寓燕家胡同福升堂

翠翎王姓宇雨初揚州人冠鄉弟子也風骨未鵠而宛轉如意趙秋谷海漚小譜中所稱飛鳥依人大動人可憐色是兒意態近之如山茶花穠而不俗大家兒女固應爾爾此衡燕院中黃鶯兒也演茶叙觀卷二齣俱有可觀嘗尊前捧硯乞留題為署居室曰聽春樓楹帖曰半榻茶禪圓夢夜一簾花氣釀愁天僕本恨人強為排遣飛鴻踏雪動留爪痕醇酒美人前塵影事麴塵如海綠葉易陰他日杜牧尋春又添一番惆悵矣

三慶部寓李鐵拐斜街榮陽豐玉堂

玉笙字芝香嵩祝部佳小生也幼年亦裏頭唱盪湖船今年三十而色藝不少衰其師王天喜絕鍾愛之欲以為子故至今尚居槐蔭堂玉磬宇瑤仙初與雙慶同在玉慶堂師呂胖子後乃歸槐蔭堂出師後自居青蓮堂與槐蔭堂望衡對宇晨夕過從如一家然其妻故王天喜所撫和春部胖松林女也故瑤仙在和春部和春故少佳品惟玉磬素香差強人意耳余識芝香已在弱冠後舉止安雅無少年佻達習氣豐容闊步亦殊似富家兒郎吾嘗謂此中人他日福澤當以小雲為第一若芝香者亦度幾焉大有堂桂雲在嵩祝近日頗有名然以

視芝香未免小巫見大巫矣。淘之汰之。宣盛難為繼耶。即以貌取亦殊覺儼非

其倫也。

玉筌在嵩祝部寓石頭胡同槐蔭堂玉磬轉入和春部移居青蓮堂桂雲在嵩祝部寓石頭胡同大有堂

德林字琯霞。雖無晴雯之豔。而性格近之。極似怡紅院中林家小紅。玉仙演古
花魁以憨見妙。琯霞則正以慧見妙。各擅勝場。使尹邢相對。能不爽然自失。冠
卿亦以此齣擅名。然冠卿遭際順境。事事如意。所謂強笑不歡。效顰不愁。琯霞
則長身玉立。自顧頭顱如許。幽憂怨憤。時積於懷。當夫檀板一聲。亭亭扶影。眼
光一注。茫茫大千。托足無地。此情此境。橫撥傷心。幽愁暗恨。觸緒紛來。故其低
徊幽咽。慷慨淋漓。有心人一種深情。和盤托出。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不自
知其然而然也。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每詠王右丞輞川禰事詩。能無慨然。
燕蘭小譜有句云。若教嫁作曹家婦。縱不齊眉也及肩。趣語解頤。隨園亟賞之。
折腰齟齬。頗費周旋。文人無賴。遂有此口頭罪過。冠卿年來亦有鳬脰鶴雛之
譙。菖蒲拜竹。舉頭天外。琯霞乃如春筍出林。漸欲過母。故觀場矮人。往往有元
龍百尺之感矣。性既疎脫。又慣無拘檢。不顧忌諱。遂致口角招尤。殊費調停。雖
然長安人海。紅塵縹緲。閱人多矣。六街蹀躞。馬盡如龍。九陌遨遊。士多於鯽。黃

衫誰是翠袖寒多一擊未能九州自大天荆地棘行路難又何怪傷心人觸處
皆非也六朝人樂府曰翠蟲避葵藿習苦不言非又曰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
躑躅不敢言君子哀其遇而原其心焉可矣

三慶部寓韓
家禮春和堂

聯桂黃姓字小蟾世俗所稱狀元夫人長春弟子也昔呂青田作女仙外史演
說永樂朝蒲臺女子唐賽兒事言仙佛之外歷有魔道是為三教常日阿修羅
與我佛比肩而立意氣固自不凡小蟾行事往往率甲新意不循軌度是殆曼
陀尼之亞也其人疎節闊目如小人家兒女而意量自遠性伉爽笑語甚豪每
以伶俠自處所不當意者往往如灌夫罵座冷若冰雪余嘗戲呼為尤三姐受
之者阿其所好乃直欲以枕霞舊友擬之小蟾欣然謂掌生品評不謬足見其
胸抱亦可謂有自知之明者矣李載園太守少年下第留京過夏時蜀伶陳漢
碧負盛名常以白眼待人獨傾倒載園每值梨園演劇載園至陳必為致報核
數下場周旋觀者萬目橫視咸嘖嘖歎羨望如天上人或陳赴他臺聞載園至
亟脫身至其相契有至深者載園為畫西川海棠圖徵詩海門詩鈔有自題海
棠畫卷及衙齋補種海棠詩皆憶漢碧作也此千秋佳話以視秋帆尚書遭際

殆有過之焉。燕蘭小譜不載其事。殆未免文人相輕之習爾。吾鄉黃鏡生孝廉丙申春試後。偕余及馮朗崖訪小蟾。一見如舊相識。至夜分。余輩散去。小蟾獨拉留鏡生。命酒更酌。燒燈相對。訴款曲。紅日上窗。猶言刺刺不休。以視漢碧之於載園。殆又過之焉。自後友朋酒座。必相將俱來。二人無日不見面。或余輩故強鏡生他赴。則春元堂使者相錯於道。殆食息相隨。如形影然矣。昔楊法齡既脫樂籍。不畜弟子。日與諸名士相揖讓。小蟾援其例。亦不畜弟子。見客亦長揖不拜。往往高談雄辯。驚其座人。顧好評直。以招人過。人多不能堪。其儕偶咸嫉之。我輩亦多恨者。一時謗譏繁興。二人不卹也。榜發。鏡生報罷。小蟾固要不令南歸。隱然以秋帆尚書相待。余嘗謂此子殆欲合桂官銀官為一人矣。佛言一切衆生。各有因緣。於茲益信。茫茫大千。每詠不薄今人愛古人之句。輒慨然為酌一大白。小蟾生庚辰。以甲午出春福堂。自居春元堂。年才十五。同輩中脫樂籍為最早。其色藝不過中人。且以阿芙蓉故。容光銳減。如春深海棠然。論其行事。則近今罕覩者矣。春臺部官李鐵揚斜街春福堂移居韓家潭春元堂

小蟾丙申秋隨一縣令赴江西。戊戌春復入京。寄居春福堂。予南戌期迫。未

及見也。聞此來重理舊業。將謀畜弟子。不復如昔日效薰卿所為矣。甚矣晚節之難也。

蘭香。張姓。字紉仙。濯濯如春月柳。風流自賞。拈毫弄翰。怡然自得。字作歐陽率。更體清拔有致。每當茶瓜清話。把卷問字。捧硯乞題。墨痕沾漬襟袖間。此三慶部後來書畫子也。性既苦溺於學。而一洗酸文嚼字醜態。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無事張皇。自然流露。此香菱所為高出時流也。吳兒性格大抵溫柔。紉仙風格灑然。散朗多姿。獨有林下風。福雲堂主者曰玉鳳。字瑞卿。故出福安堂。亦擅時名。有弟子六七十人。其一曰素香。在和春部。意態頗似紫菱洲中二木頭。有敦厚之質。少活潑之趣。和春為王府班。擊刺跌躑。是其擅場中軸子。為四部冠。今高腔即金元北曲之遺也。和春猶習之。又多作秦聲。至於清歌慢舞。固無聞焉。若素香者。在瑤仙外。亦可謂庸中佼佼者矣。蘭香在三慶部。寓陝西巷。福雲堂素香在和春部。三元。字瀉仙。翠香師弟也。面目媚秀。髮初覆額。如新鶯學轉。乳燕試飛。每登場與玉仙兩兩相比。尤宜小生。般占花魁。秦小官。凝秀圓轉。殊有意致。余嘗謂翠香三元。福林愛林。並是後來之秀。惜彼小星三五在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明

星有爛不愁明月去也。三元丙申移居東皮條營。日升堂其師殷采芝之弟也。是時朱家胡同復新堂有雙喜。其師亦殷采芝弟子。雙喜不久轉徙天津。更名玉環。而丙申冬三元亦出赴長蘆。戰國策所謂以君中駟敵其上駟。舍短用長。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蚪髯客一見太原公子。決計下海。此正高人一等。為不可及。保定三臺部有小天喜。字雨香。神采未甚秀澈。而肌理娟好。意態婉帖。目之曰媚曰膩。庶幾有一體焉。在彼中已不可多得者矣。春臺部寓朱毛胡同日新堂。雙喜寓朱家胡同復新堂。轉入天津。小天喜在保定三臺部寓唐家胡同。

大清香小清香二人。皆字蓮仙。二人皆美而黠。其聲名亦不相上下。大清香為小元寶弟子。後自居李鐵拐斜街豐玉堂。即今日冠卿頂堂名。而加以榮陽二字者也。小清香為餘慶堂汪寡婦弟子。丁酉夏服阿芙蓉膏自盡矣。餘慶堂夙多佳品。秋笑之師小鳳。字竹香。亦其徒也。方開酌增常例時。有新建人曹君。以浙江太守援例得監司入都。日日徵歌選舞。極眷餘慶堂雙鳳。一夕大醉不醒。周卹之數千金。後復為中部尉刺得。白巡城御史送秋曹。竟以風流罪過罷官。從此餘慶堂衰落不復振矣。汪寡婦畜弟子。不惜重貲聘師教歌舞。衣輕煖。飲

甘脆視他人費倍蓰而自余居京師七八年所見其弟子率皆闢冗下愚無足當一顧者。蓋此中盛衰闕乎氣運。殆非人力所能強。全福堂汪亦從不產佳伶。然其平日乃與四順堂五柳堂貴福堂相類。固無足怪也。吳振田在父老中最負重名。敬秀堂董秀蓉以小生得名。即其高第弟子也。今三慶以敬義堂為大家。出其門者如冠卿鸞仙小香。咸翹然秀出。而耕齋在和春寥落。幾不能自存。名門後裔。毫無樹立。幾令人有樂卻降為興臺之感。金玉堂玉蓮。字午香。亦寶善堂弟子也。演繡襦記。刺目甚佳。與小雲最契。其人溫文爾雅。霸然可親。亦佳伶也。惜其徒亦無可觀者。郝桂林。晒腹堂。王桂林。榮發堂。今皆後起無人。門風不振。大清香在三慶部。寓韓家潭寶善堂。移居李鐵拐斜街豐玉堂。小清香在春臺部。寓李鐵拐斜街餘慶堂。雙鳳亦居餘慶堂。吳振田在和春部。寓百順胡同耕齋董秀蓉在三慶部。寓韓家潭敬義堂。玉蓮在三慶部。寓韓家潭寶善堂。移居小李紗帽胡同金玉堂。連喜。扈姓。字梅香。四喜部。天喜兄也。能四絃秋全曲。聲情掩抑。一唱三嘆。有餘音矣。其變為男子裝。則局度安詳。詞旨婉約。無器陵習氣。與小蟾為同門生。小蟾行事不當於若輩中求之。然所演不過賣餚餚打槓子。花鼓頂嘴之類。色藝俱不逮連喜也。秋水菱花。連喜近之。近日把筆學畫。著色惠蘭。楚楚有致。小霞

邀同人畫九畹滋蘭圖梅仙與焉從此學有精進當大有可觀貽德堂蓮生亦
春臺部中人也演孫夫人祭江低迷淒咽哀感頑豔惜其非南北曲也不登大
雅之堂耳其面目神情大似金麟亦是佳品春臺部連喜寓李鐵拐斜街貽德堂
大玉林字瑤卿稱大者所以別敬義堂字佩珊之玉林也其師故日新堂殷采
芝弟子別居後授徒二人皆庸碌釵裙瑤卿豐容多肌當其不櫛而巾亦是尋
常兒郎至於薰然梳掃擁髻升歌豐融旖旎意態動人醪醑香夢怯春寒恍惚
遇之矣演長生殿小宴驚變二齣於太真醉態頗能體會無矯揉造作痕遂如
陳思王所賦進退無常若往若還動止無期若危若安矣四喜部胖玉喜亦演
驚變埋玉聲大而遠悲涼激楚非瑤卿之所能及而態度遠遜瑤卿至於佩珊
在敬義堂如太邱長家李方難為弟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未免虛有其名謝道
韞所謂封胡羯末莫不知名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若是夫託根擇地亦有
幸不幸也所惜瑤卿如鷗旦不明三弦不敢促柱吹笛者往往宛轉高下以就
之遂令人有鑄鐘過後之艱格物者謂革性無淫韞人之職就燥為先清潤所
生擊也燒藥物博為陶鼓扣之其聲乃鑄然物理固有然其人固是誠實無
不可解者豈獨玉文成格處前竹七日不能得其理哉

偽昔乾隆間歌樓一字評旦三元曰慥謂其不文也余按中庸注慥慥為實貌

若瑤卿者可命之曰慥春臺部寓朱家胡同復新堂玉喜在四喜部小玉林在三慶部

金桂字栗香曩以眾人遇之丙申天中節始見其演鳳儀亭擲戟為溫侯珠冠

繡襦挾畫戟軒昂而上英雄兒女剛健婀娜兼擅其妙欲採芙蓉花可憐隔秋

水能傳此一片心事驚謂鏡生曰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今日非復吳下阿

蒙鏡生笑曰曩因用違其材耳栗香此後勿復為裹頭裝度不失本來面目耳

春臺部小生佳者頗不易得小霞之外惟三元可望有成他不足言也今得栗

香可使與參一席後來殆無與儔春臺部寓朱家胡同照春堂

小天喜字秋笑揚州人王姓或云是舊家子詭云王姓夏姓秋曰或云天喜先

年春臺部有天喜與天祿天壽齊名故呼秋笑曰小天喜既而突過前天喜

久為所掩今歌樓但知秋笑名天喜不復以大小別之矣近來應聽香在四喜

稱小天喜以賣胭脂小寡婦上墳二齣得名謔浪笑傲冶容誨淫浮梁子弟

宋人小謂謂靡然從風一倡百和幾有若狂之嘆乾隆間蜀伶魏長生來京師

廣場說法以色身示人輕薄者推為野狐教主吳太初撰燕蘭小譜以名教罪

人歸獄魏三。非無見也。近年演大鬧銷金帳者漸少。曾於三慶座中一見之。雖仍同魏三故事。課程登場。然坐客無有讚嘆者。或且不顧而唾矣。天下人耳目舉皆相似。聲容所感。自足令人心醉。何苦作此惡劇。以醜態求悅人哉。余癸巳春。即耳其名。乙未夏。乃識之。碎麻子被面如繁星。眉目亦不過中人耳。健談能飲。對壺杓意氣豪邁。僭稱大戶。有俯視一切之意。然每與冠卿遇。舉旗摩壘。輒不敵也。每當春秋佳日。三五同好。各挾所知。載笙笛絃索拍板入酒家。觴詠既陳。絲竹迭奏。秋笑既自命酒人。又自於名下。睥睨餘子。旁若無人。攘袖飛觥。洵洵拳拳。勢將用武。余輒笑謂取骰子來。既至。秋笑輒擲盆高座。雄若迷龍。衆人恬戲。梓盆襍遯下注。余輒命巨甌如鉢者。滿斟為孤注。誼聞笑語。呼盧唱雉。衆聲如殷雷。六子不再周。秋笑輒亂旗靡。如春雨洗花。當於香霧空濛中。高燒絳蠟。代月照其睡態矣。乙未冬。為消寒之會。秋笑無日不在坐。余既數以此法困之。或以告秋笑。不悔也。既入座。賈勇酣戰如故。其興致固是不可及。嘗為書楹帖云。花到生天纔富貴。玉能延喜況溫柔。溫柔秋笑所不足。意以此箴之也。名流投贈甚多。當以高小樓太史一聯為最佳。曰。南華秋水經常誦。北苑芙蓉畫。

不如才人餘事。雖若無意為文。而自然巧合無痕。溫麗可誦。別有集唐秋水為

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一聯不知何人手筆。未免俗套。幾成惡札。此二語

集附載朝雲六如亭題壁及國朝黃石牧香屑集皆有之不如太阿如秋水。初日照芙蓉。二語在離即之間。

猶不失讀書人吐屬也。其師曰小鳳。字竹香。由餘慶堂出居春茂堂。雅擅時名。

南歸以秋笑畀李三。李三故竹香僕也。既得秋笑。居性德堂。聲稱藉甚。五陵遊

俠兒。載金錢。奔走其門。夜以繼日。如將不及。由是李三償債買屋。設錢鋪。擁厚

貲。多牛為富。足穀稱翁矣。同輩中人年齒相若。有聲歌樓者。咸次第脫身去。李

三故昂其值。以尼秋笑。秋笑憤甚。丙申夏夜。沈醉自外歸。李三方誦誦語。難助

已安尊拳矣。歷歷自陳。入門來未嘗負汝狀。又歷歷數其近年來負我狀。忿忿

自睡去。氣壯詞直。李三俯首無以對。且其家中人雖至灶下養。亦皆不直。李三

也。詰朝乃以毆師為詞。施楚夏焉。面目皆瘡。且有爪痕。既而入歌樓。見者詰得

其情。咸不平。憊之憩官。李三聞之。始懼。不得已草草從之。非所願也。余既習秋

笑。悉知其行事。其為人胸無城府。熱腸可交。徒以登場賣笑。倡為淫哇。幾為風

俗之累。此則當日教師亦當分謗。秋笑不獨任過矣。惟是率真任性。既不能作

噴拳笑面對人。又往往有酒失。是其短耳。余嘗戲謂秋笑。此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當年持門健婦王熙鳳。是此品格。或乃以其面有雀斑。直欲以鴛鴦擬之。非其倫也。有時竟目以夏金桂。此則鄙人申申之詈。一時矯激。遂至指斥過當。實非篤論。余在保定日。小五福為余言。小時與秋笑同舟北來。跳盪與凡兒異。其小名曰二達子。乾隆間保和部有達子內城人也然則潑辣貨之評。洵不誣矣。記中以秋笑位置末座者。援燕蘭小譜。抑置魏長生為殿之例。春秋傳曰。前茅中權。後勁固

有深意也。

春臺部為陝西卷性德堂小鳳寓李鐵拐斜街餘慶堂移居春茂堂

翠林字韻琴。余丙申夏五識之。保定姿致韶秀。眉目楚楚如畫。言詞舉止。並皆安詳雅無市井倚門賣笑習氣。玉水璇源。方流圓折。此部中翹秀也。問其歲曰十五。自云在京師居清河堂。隸春臺部。余昔固未之識也。酒半捧紈扇乞填詞。書柳梢青一闕付之。曰記否相逢。春山畫裡。春水波中。繫馬樓台。藏鴉門巷。歸燕簾櫳。好春生怕恩恩。歌扇芳心自同。藍尾杯深。紅牙拍緊。沈醉東風。天津保定。距京師在三百里內外。析津為長蘆鹽政所匯。上谷則總督大帥節鉞駐焉。以故徵歌選舞者。猶往往援京師例。然諸伶轉徙無常。迭為賓主。飢依飽颺。

大都無固志。走馬長安者。至此但鳴鞭而過。開到酴醾花事了。能無慨然。韻琴在帝城。聲稱未著。至保定則已獨占百花頭上開矣。昔却說對晉武帝崑山片玉桂林一枝之言。未嘗不嘆皇州春色。目不給賞。而北極黃金星石下。以玉抵鵲首。為未免罪過也。山陰道上。霞蔚雲蒸。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及出到人間。已為第一泉。其是之謂乎。酒酣相與縱論春明門人物。因命筆隨事疏記。積成一冊。此長安看花記之緣始也。起予之嘆。焉能忍置。姜白石雪夜携小紅過垂虹亭。為千秋佳話。予懷緲緲。如或遇之。是時保定又有雙處字雲舫徐娘。雖老風韻猶存。能彈琵琶。余為和梅村祭酒贈白生璧雙琵琶行。是冬來山海關。依臨榆令尹都君。都爾遜江潭憔悴。顧影自憐。予亦如桓子野聞人清歌。喚奈何已。

辛壬癸甲錄

道光丙申春試報罷余出居保定適有小伶翠林新自京師來自言舊隸春台部捧紉扇乞填柳梢青詞一闕既而曜靈西匿華銓繼張催花傳甯豪飲達旦酒酣相與縱論春明門內人物乘醉捉筆為長安看花記一冊授之自序曰僕今說現在法故但據目前為斷雖第一仙人廣大教化主如梅鶴堂之韻音亦不得闌入體例然也嗟夫僕年三十矣萬里未歸二毛將及每念陳同甫華燈縱博雕鞍馳射之語能不怦怦唐人王之渙與高適李益王昌齡輩旗亭畫壁至雙鬟發聲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之句撫掌曰田舍奴我豈妄哉諸伶官羅拜遮邀盡醉乃罷此千古美談也僕以負俗之累久作寓公日月逾邁英雄兒女一事無成遂有燕市酒人之目及時行樂排日選歡無過藉彼柔情銷我豪氣而任性疏脫慣無羈檢雖不至如翁鐵菴遽遭怡園爆竹炙面藤陰雜記康熙國元夕張燈翁鐵菴卷太史乘醉踏月過青箱堂門外適值怡園歌姬歸院避之不及從者怪其平視以爆竹炙面而歸然黃仲則粉墨淋漓歌哭登場乾隆間武進才人黃仲則名景仁居京師落第窮愁合權貴人莫能招大雪中致乞兒唱蓮花落故事秀師拓槌豎拂見詞者屢矣嘗自署大門曰南

國衣冠。西京輪蓋。東山絲竹。北海壺觴。尋復易之曰。敢擬蓬萊誇白傅。聊將絲竹慰蒼生。又集宋人句為楹帖曰。書卷五千誰入室。陸敬翁詩酒徒一半取封侯。劉禹錫詩又集慢詞長句云。仗酒祓清愁。花銷英氣。姜白石詞縱家傳白壁。誰鑄黃金。張炎詞又集英雄習氣豪傑初。心情見乎辭矣。中秋後杖策盧龍塞上。邊關風月感慨尤多。扶風豪士歌。不堪更讀。因自榜所居曰夢俠情禪室。九月三日秋窗聽雨。用吳穀人祭酒高陽臺韻曰。一桁簾垂一枝燈。剪如煙如夢。光陰又近重陽。秋痕易上秋襟。角巾已悔浮名誤。甚傳松還勸深深。柰秋聲不住如箏。彈破蕉心。客船喚盡歌樓味。漸微寒斗帳。不耐羅衾。縱過中年。誰曾慣聽秋砧。櫻桃記否。開匳處。潤琴絃。煮夢沈沈。刺今宵。蓬裏霖鈴。自微譜吟。時方學歌長生殿安定郡王侯鯖錄載。魏城君謂東坡曰。秋月色不如春月好。王子霞則謂奴所不能歌者。是枝上柳絲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坡笑曰。我方悲秋。汝又傷春。業毛詩傳秋士悲春女悲理固宜。然惟是言者心聲。與境推移。長笛一聲人倚樓。斷非謝鎮西著紫羅袴褶據胡牀。臨城樓北窗彈琵琶情態。倘使桓子野聞之。亦當但喚奈何而已。僕以辛卯六月離家園。今計當俟明年戊戌試後。乃得南歸。

僂指正合八年之數。迴憶壬辰入都時。有辛士癸甲之語。殆為之兆也。五載長安。四番矮屋。文章憎命。魑魅喜人。京洛緇塵。遽集衣袂。劉伶荷鍤。畢卓盜甕。阮籍眠壚。大抵有託而逃。古今傷心人。豈獨信陵君。醕酒美人為不可說。不可思議哉。屠門酤肆中。酒食游戲相徵逐。閱人多矣。物換星移。風流雨散。岐王宅裏。崔九堂前。梨園荊部中老輩。存者寥落如曙星。昔乾隆年人。得吳太初郡丞撰蘭蕪小譜以傳。嘉慶間雖有鶯花小譜之作。令寂無聞焉。傳不傳固有幸。不幸耶。近年聽春新詠。日下看花記及時品中人物。余已多不及識。以余所識諸人。今亦半成老物。倘不及今撰定。恐更十年後。無復有能道道光年太平盛事者矣。丁酉入春以來。同雲釀雪。峭寒特甚。簾衣窄地。愁春未醒。西望帝城。好春如海。翦鐙命酒。坐憶故人。各為撰小傳。命之曰辛士癸甲錄。志緣始也。何平叔景福殿賦。辛壬癸甲為之名秋。斷章取義於文亦詞。是為長安看花記之前集。其中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善善從長。弗為豁刻。世之有心人。於寒夜重閣。玉幃四垂。蠟斝重疊。燒椽燭四五枝。參差列几案。設大小宣爐數事。選沈水結隔砂蒸之。溫香靜對。魂夢俱適。旁有知心青衣。如紫雲其人者。方且

撥鼎中獸炭。煖越中陳冬。釀於梅花水仙影中。按拍引曼聲。度賞花時北曲。不覺欣然為浮大白。又或清暑招涼於竹林深處。六扇文窗。茜紗盡拓。簾文如水。廉影如波。以大白瓷盃。貯新汲井華水。浸荔枝三百顆。與調冰雪藕之人。一同啖盡。已乃聞瓶笙聲。水火相得。吟歌互答。當此之時。展此錄此。記讀之。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是耶非耶。以視落花時節。相逢定何如耶。中和節後三日。春風加厲。陰霾竟日。日色皆黃。窗紙淅淅作秋聲。百花生日近矣。二月邊城未見花。今始信然。排悶折紙。自詠自寫。遂已褻然成裘。昔余澹心之作板橋雜記也。援道君在五國城作李師師傳為說。豈非以佳人難再。故作此情癡狡獪耶。余讀竹垞詞集。自題解佩令。曰十年磨劍。五陵結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幾曾圍燕釵蟬鬢。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紅粉。料封侯白頭無分。抗節長吟。不覺唾壺擊碎。呼童子起。熬火炙林齋半甕。慨然酌三爵。起奮筆題門曰。燕巢豈足樂。龍性誰能馴。烏虜我輩鍾情。狂奴故態一時呈見矣。書之當佛前發露懺悔。夢俠情禪室主人慈珠舊史記。

余讀馮子猶所作愛生傳。不禁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子猶之言曰。天之縱生。以慧者。適以禍生。而嗇生以壽者。安知非所以憐生而脫之。嗚呼。千古傷心人。當萬萬無可奈何之時。往往故作達觀。強為排遣。大都有此奇想矣。余自壬辰入春。明門日居月諸。歲不我與。鬱鬱無聊。頽然自放。所識第一仙人曰韻香。韻香者。林姓吳人。來京師。隸嵩祝部。於時京城歌樓擅名者。分為四部。曰春臺。曰三慶。曰四喜。曰和春。各擅勝場。以爭雄長。嵩祝部既寥落。不能自存。部中人稍稍散去。其教師父老。乃復招集後生子弟。別為一隊。曰小嵩祝部。其中皆雛鶯乳燕。呢喃學語。當筵顧曲。聊資笑噱。但堪撫掌。不值纏頭也。韻香新從姑蘇來。居傳經堂。名曰鴻寶。傳經堂故多佳子弟。道光初年。二雙三法。皆出其門。自乾隆間。蜀伶魏長生在雙慶部。其徒陳漢碧在宜慶部。相繼作秦聲。以媚人。京腔以次銷歇。尋又有侍御於酒座。批小生頰。遽登白簡。落職去。由是朋酒之宴。相戒無敢復聽。王府大班者。今日唯和春尚是王府班。然吹律不競久矣。四喜為嘉慶間名部。乃道光以來。部中人又多轉入春臺。三慶部都門竹枝詞所云。新排一曲桃花扇。到處閑傳四喜班者。今亦歌板酒旗。零落盡矣。一時徵歌者。必推

春臺三慶翕然無異詞。辛卯儀慎親王生辰。徵嵩祝部入府承值。鴻寶與上壽捧紅紙目錄乞賞戲。吾鄉林大令星舫時為王子師。一見詫曰。此子不似若輩中人。王夫人有林下風。庶幾近之矣。鴻寶學歌舞才兩月。即出臨紅氍毹。上按節度。抖鉢黍不爽。而其襪纖得中。修短合度。進止動靜。妙出天然。樓上下萬目。萬口萬手。嘖嘖稱歎。是好郎子。嵩祝部一時聲譽頓起。座上客常滿。有隔日豫約不得入坐者。從此徵歌舞者。首數嵩祝。不復顧春臺三慶矣。今距韻香之沒踰三年。春臺三慶名輩林立。且多後來之秀。望之如芝蘭玉樹。森列庭階。而嵩祝座中人不少減。於疇昔者韻香為之也。韻香既歿。奇失身舞席。歌扇閒居。恆鬱鬱不自得。雖在香天翠海中。往往如絙中散土。木形骸不假修飾。而何郎湯餅。彌見自然。知安仁羊車。良非虛語也。既工愁。復善病。日日來召者。紙片如山。積困於酒食。至夜漏將盡。猶不得已。每攬鏡自語曰。叔寶壁人。則吾豈敢然。看殺衛玠。是大大可慮。歲甲午。三年期滿。將脫籍去。其師黠人也。密遣人自吳召其父來。閱之別室。父子不相見。啗以八百金。再留三年。既成。奏韻香始知之。慨然曰。錢樹子固在。顧不能少忍須臾耶。迺廣張華筵。集諸貴游子弟。籌出籠計。得

三千金。盡舉畀其師。乃得脫籍去。於是定居臧家橋玉皇廟側。署所居室曰梅鶴堂。其父故庖人也。時自入厨下調度。以故韻香家餽饌清旨冠諸郎。於時文酒之會。茶瓜清話。必有梅鶴堂。韻香周旋其間。或稱水煮茶。或按拍倚竹。言笑宴宴。誠昇平之樂國。欲界之仙都矣。而愁根久種。病境已深。居三月而疾作矣。疾不半載。竟死死之日。扶病起。誓佛曰。淚痕洗面。此生已了。願生生世世勿再作有情之物矣。嗚呼哀哉。先是香山鄭舍人雲巢廷檢。以韻香幽憂之疾。不得瘳。謀所以樂之者。因授之以阿芙蓉膏。曰。此奉西雋品。嵇含南方草木狀。劉恂嶺表錄異記。所未及詳者也。夏之日。冬之夜。歡愉嫌短。寂寞怨長。當此之時。於畫闌青瑣重房曲室中。設七寶九華帳。四角懸百結流蘇。四垂花朵。中央懸長明九微燈。角枕爛然。茶前酒後。輕攏慢熨。珍珠一滴。甜香四散。吐納煙霞。呼吸沆瀣。風生腋露在掌。無此味也。畢吏部自言。特螯把酒。便足了此一生。惜爾時未解此味。可更名軟飽。曰軟醉。余粵人也。餉于粵產。倘願長醉不願醒。以此物了此一生。勝作酒人多矣。大火西流。涼風始至。紙窗竹屋。靜對一燈。室中常作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熟磨琥珀酒傾犀罍之味。韻香於此欣然意良得。其冬有

人自粵中携精品百兩來雲巢以二百四十金售之以是日在氤氲世界中
維摩病榻熱惱頓消亦謂便足了此一生矣無何雲巢以病死三日韻香亦死
時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也年才十八嗚呼哀哉昔劉孝綽第三妹令嫺誅徐排
曰。電碎春紅霜凋夏綠如聽春鶯如聞秋猿矣近日徽班習氣好買十歲小兒
教之歌舞黃口乳臭強使登場伊吾如背書應絃赴節尚不能解何論傳神寫
照矣韻香以成童之年始來京師從師學無幾時即以其色藝傾倒都人士從
此賓筵客座招邀無虛日油壁錦幃六街九陌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招搖過市
日日如坐雲霧中夜分來歸則已絳蠟高照紅梁宿醞茗談瓜戰延伫已久絕
纓錯烏紙醉金迷卜盡卜夜歡樂未央他人所歎羨企望不能得者韻香當之
乃出亦愁入亦愁以故不得更竟其業僅以賣荷偷詩各丹三齣擅名每當廣
廈細旃長笛一聲四座寂然無敢譁者目有視視韻香耳有聽聽韻香手有指
指韻香一似祇應天上難得人間覺此身在絳霄碧落間所謂玉殿吹笙第一
仙十四樓中第一聲昔人論文謂單詞隻字自足以傳信知貴精不貴多矣其
人肉與骨稱態與體稱神湛湛如秋水氣溫溫若春蘭使宋玉陳思見之當恨

不為作賦。吾師吳學博石華先生嘗言癸未歸舟過無錫訪清微道人

比邱尼王姓名

歲連韻有

於福慧雙修庵命其女弟子定保出見年才十三能誦唐人詩數百

其字也

首修眉入鬢清華如玉生平所見女子當以何定為第一真天人也余嘗謂天

地生人匪易生美人更難美婦人不多美男子尤少美婦人吾未見所見美男

子惟韻香耳陳其年婦人集述冒巢民語曰婦人以姿致為主色次之生平所

見惟圓圓可稱絕色余壬辰春曾於朱大司農茶堂先生齋中見圓圓小像豐

融豔冶不愧麗人恨不得與韻香並世使伊邢覲面令計何定年猶未三十他

日放棹惠山庶幾見之吾師生平不輕許可其言必非苟然陸象山門人楊簡

鷺鷥樓記曰自避抗機雲之死天地靈秀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善謔

而虐吾當使見韻香為侮其師者一雪斯言韻香之為人淵然靜穆不苟言笑

而來前者莫不各得其意以去太原公子楊裘而來大家風度故應爾爾使為

閨中秀足當幽姍貞靜之目貌姑射之山有神人焉綽約若處子肌膚若冰雪

此之謂矣每恨紅樓夢曲子既唱遍旗亭而般演寶玉者率皆庸惡陋劣金聖

歎所謂忤奴每見之輒令人三日不快若韻香者使為怡紅公子春容大雅動

合自然。庶乎髣髴遇之矣。韻香曩日為人弟子。意思翛然。非必沾沾然以口不言錢。自詡而胸次瀟灑自如。青天片月。無纖雲渣滓。太清故無私蓄。不名一錢。羞澀如阮囊。既得脫籍。居室草創。未幾遂病。不能出門戶。惟二三知己。日來為之檢點茶鐺料量藥裹。猶力疾強起。談諧甚樂。或唾花九天。隨風生珠玉。無煙火氣。無塵土味。娓娓然惓惓然。聽者亦申旦忘疲。至於金夫銅仙。大腹賈長鬚奴。素少相識。偶爾對坐。亦格格鑿柄不相入。以故無有過而問焉者。及其卒也。斂手足形。幾不能備含槨。諸文人聞訃。麇至。東窮沐櫛。凡附身附棺。皆翰墨之香也。龍子猶言。昔宋詞人柳七郎中。不得志於時。落魄以死。賴諸名伎贖錢而葬。今愛生不葬於伎家。而葬於吾黨。所以報也。則吾烏知今之所謂愛生者。非即宋之名伎中人乎。信斯言也。以隻雞絮酒。酌韻香。韻香必含笑於九京。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萬祝部寓玉皇廟傳經堂劉移居梅鶴堂

高斐林有女。許字韻香。將筓矣。忽欲奪以畀春仙。杭州顧二西漁。銳身爭之。乃得復歸林氏。韻香未娶而沒。其兄改聘之矣。兄收弟妻。五溪習以為常。且若輩亦不足深責也。高氏女未成為婦。抑猶可恕。顧二在京師。居櫻桃斜街。

其齋中張韻香小影行看子於壁亦稍稍徵人題詠惜貌不甚似然帝城雙
闕春樹萬家除此一幅外他無粉本心乎愛矣過而存之亦烏容已矣壬寅
立夏後一日掌生記

韻香間亦畫蘭工力不深而落筆瀟灑星舫藏一紙甚佳辛壬間作也

江西劉奕山武定太守公子也嘗為韻香作少年行仿徵元白長慶體新樂
府洋洋數百言將來當訪得其彙鈔入此錄中

楊法齡字薰卿當日所稱三法司之一也早脫樂籍買屋石頭胡同杜門卻掃
不蓄弟子曰吾備嘗種種苦趣受無量恐怖煩惱幸得解脫登清涼界彼呱呱
小兒女何辜奈何復忍遽令著爐火上耶壬辰春予從友人訪之言論風采如
太阿出匣色正芒寒令人不可逼視覺扶風豪士在在目前一洗金粉香澤習
氣既而南枝興思一舸翩然竟歸人亦謂其此行作五湖長不復出來矣未幾
復來京師則所挾數千金已盡散諸宗族親戚閭鄙之貧者慨然曰吾十餘歲
家貧無所得食父母賣我身入京師幸而載數千金以歸念吾宗族親戚閭
鄙之貧者猶吾昔日也不周之吾昔日之事保不復見於今日今日予身入京

師固十年前故我。吾舌尚存何害。烏虜由前之說佛也。由後之說俠也。若法齡者。今之古人哉。梅禹金作青泥蓮花記。記北里人。取周茂叔愛蓮說。出淤泥而不染意也。亭亭淨植。中通外直。不蔓不支。所謂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惟斯人足以當之。吾嘗謂含生之傳。是有六等。人也鬼也神也仙也佛也俠也。六者性情舉止種種各異。石頭記中人格。寶釵人也。黛玉鬼也。探春神也。湘雲仙也。尤三姐俠也。惟佛自今思之。無可疑者。順德胡赤石。謂邢岫煙具有佛性。似近矣。然未敢定。附記於此。與世之有心人商之。四喜部寓玉皇廟傳經堂劉移居石頭胡同

薰卿居京師。從士大夫長揖不拜。僮父頗用相訾警。惟龔定菴禮部議論與余合。此正汲長孺所謂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小蟾居春元堂。亦援薰卿例。見客長揖不拜。然薰卿既脫樂籍。終不畜弟子。超然蟬蛻。吸露吟風。其品格清高。豈凡流所能貌似。余又案諸伶見客皆屈膝請安。惟入諸王府承值。則必長跪。如尚書郎謁八座及藩邸。皆止請安。惟見阿哥則跪安。此亦梨園儀注小掌故也。因論法齡事。附記於此。金瓶梅西門慶與客品論小優兒曰。如此色藝。若使為婦人。早令其入座。不使捧壺侍立矣。是明時伶人侑觴惟

以竹肉供奉。賞心纏頭。惟在歌喉。至於觴紉酒錄。非其職也。今為使邪遊者。猶不得挾優入平康里。其必不得已。携與偕往者。入門必先呼乾阿嬈云。宋全寶字碧雲。太湖人。安次香詩畫弟子。世所稱籟香閣主人也。次香曰。道光朝桐仙稱文人。不知碧雲在嘉慶間。蚤擅清名。而胸次灑落過之。尹邢相見。幾於小平。見大巫矣。所居深山堂。主之者曰余老四。乾隆五十五年。三慶徵入都。祝釐時。即主其班事。弟子頗多。惟碧雲有條然出塵之致。道光朝。四喜部漸不競。三慶與春台代興而競爽。傳經堂由四喜轉入春臺。如楚有材而晉用之。碧雲在三慶部。乃如匡廬獨秀。次香詒之楹帖曰。有鐵石梅花意思。得美人香草風流。品題殊當。弟子知名者二人。小雲以溫潤妙雲以瀟灑。並是可人。殊有青藍之譽。顏延之言。則得臣文。竣得臣筆。具體而微。象形惟肖。每與坐對。猶覺虎賁儼然。中郎故知。斲梓染絲。非偶然也。二人皆能從文士游。入其室。無綺羅鄉澤習氣。司空表聖品詩曰。坐中佳士。左右修竹。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每詠杜老詠懷古蹟詩。搖落空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輒令人想其標格。不置。妙雲小雲。既皆相繼自拔脫籍。碧雲忽耽禪悅。欲遊方以外。就長春寺齋僧。九百五

十餘人。日日治衣鉢。蒲團皇皇如不及。次香規之曰。等閑休為出家忙。每一誦之。令人失笑。既浩然思歸。治移家船。為范少伯為張志和。茗椀香爐。筆牀茶竈。與所蓄法書名畫。鍾鼎彝器。雜然滿載。携妻子飄然歸。五湖烟水間。賞蕭子雲有松石間意。望蘇子瞻如神仙中人。秋風江上。莼菜鱸魚。一賦遂初。便可浣京華塵土矣。於是諸名士飲餞贈言。為四冊。子徵詩。安十二次香為之序。且賦七言六律。詩甚佳。今錄之。相逢日下正華年。一見心傾喜欲顛。子不讀書真可惜。生能愛酒亦堪傳。美人香草春如海。樺燭紅妝月滿天。撒手便歸歸正好。無愁衣食是神仙。日落金臺此送行。夜涼何處不秋聲。頻看老大真狂客。又見人間太瘦生。上乘禪宜參大隱。如來心即是多情。長門丰調梅花賦。一樣風流擅薄名。此去齊梁次第過。吳頭楚尾泛烟波。沙平大野歸鞍穩。楓落寒江得句多。一雁南飛衝碧漢。群山東界走黃河。來時記得題名處。不是當年舊客何。因前因後事茫茫。此日回頭即故鄉。無事便應成佛去。等閑休為出家忙。江南到處蓮花界。湖上千秋水月場。我亦現身來說法。一心生滅自清涼。三十塵緣悟已遲。蕭蕭禪榻鬢如絲。花飛綺閣三生夢。雪壓嚴裝萬首詩。遊戲烟雲添畫本。神仙

眷屬載燕支。男兒此際無多讓。百戰功成退足時。畫堂暹夜惜恩恩。驪唱蒼涼

聽未終。月色依然千里共。天涯剩有一樽同。田園晚歲輸陶令。絲竹中年感謝

公。無限含情每南望。暮雲春樹大江東。

三慶部寓韓家潭深山堂

雙桂字韻蘭。畫蘭歛署袁煊者是也。道光初年。擅盛名者。曰二雙三法。三法者。楊法齡。薰卿。胡法慶。小雲。余皆與之遊。王法寶則識之。遶暮之年。在傳經堂中。如潯陽琵琶婦。憔悴江潭。四絃掩抑。殆不自勝。惟二雙皆三生石上。無一笑緣。然於雙桂曾望見顏色。且最蚤。蓋在道光七八年間。余尚未入都也。是時粵中名部曰綺春曰桂華。有松林者。已弱冠矣。負冠絕一時名。而珠兒珠女之隸福壽部者。若阿來。雙鳳小名若阿蘇。雙寶小名並能以崑山調鳴其伎。不徒顏色照人。元和陳觀察厚甫。方應撫軍。成果亭先生聘。主越秀書院講席。暇則召諸郎彈絲品竹。陶寫哀樂。如謝傳躡屐東山時。雙桂新從京師來。聲色既迥出輩流。出其餘技。復足驚座人。於是時望翕然歸之。赤城霞起。光景萬變。殆不足喻。而德化相國方由楚帥持使節。移督兩廣軍。頗眷雙桂。遂入侍相公起居。侯門深如海外。聞人真乃如海上望三神山。山在虛無縹緲間。但見雲氣往來。可望而不可即。

矣。壬辰德化相戍。新臺聞雙桂執鞭弭。屬橐鞬從荷戈。周旋萬里至。賜環乃復
間關。從入玉門關。昔秋帆尚書謫西郵。李桂官伏策相隨。論者謂桂官加人一
等。不在前之具眼識英雄。而在後之患難不渝。所謂歲寒知松柏。貫四時而不
改柯易葉。此在公門桃李。猶難言之。况楊花輕薄。顧安敢望其為冬青鬱鬱哉。
嗚呼。是誠不可及已。丁酉夏。翰林待詔武清楊四。廷棟貽我韻蘭畫一幅。為雙
鈎芝蘭水仙盆石直幅。筆墨娟秀。想見其為人。款題庚寅春日作。則是在珠江
時也。暇日聞桐仙言。桐仙始為韻蘭弟子。韻蘭出赴粵東。乃轉而師小雲。蓋桐
仙筆札之傳。強半受之韻蘭。其淵源固自可溯。又記吳中女子林秋孃名雙桂。
石氏青衣也。有小青柳兒之憾。芳姿團扇。乃同遺賂。仲容人種。未許騎驢。桃根
擊楫。留幻想於南部。棗花持脯。空著錄於西河。有題壁詩流傳。許兵部金橋。屬
戴中允醇士。為畫悲秋圖冊子。徵詩畫作。枯桂二株。在石欄干外。秋聲秋色。顧
影自憐。以云可悲。誠可悲矣。以視明人傳奇。所云秋香亭得遇六如居士者。同
一待兒也。而愉戚苑萃之間。相去豈可同年而語。戴中允復填滿庭芳詞二調。
題於畫冊。作蠅頭小楷。書之精妙。如文衡山。一時名流。咸有歌詠。其事亦在庚

寅又以其名與韻蘭偶合因附記於此乙未春夏間葛太史蓬山邀余同作和
醇士韻詞適以雜事糾紛未及命筆孤此佳題至今思之猶呼負負

邱三林字浣霞皖人初入西班牙後乃歸徽班春和堂盧祿馭弟子也祿馭弟子
有三人亦曰三才字秋棠其甥也一曰方三林字竹春其妻兄弟之子也與胖
雙喜演十全福殷妙玉得名今自居春暉堂得小秀蘭為弟子輝光日新矣其
一則邱三林亦祿馭內戚也三三並有聲歌樓而浣霞尤色藝雙絕傾動都人
士唯時敦素堂潘巧書之徒曰陳金彩汪雙林孔德喜皆擅時名與春和堂諸
人並入時品各擅勝場至今十餘年後談之者尚覺津津然齒頰有餘芬當日
風流令人神往此中人今惟陳金彩享盛名擁厚貲即今三慶部掌班寶善堂
王人小名小元寶者是也浣霞與安次香為莫逆交祿馭與宋全寶輩當戲言
梨園中文獻近日當推次香嘉慶以還舊聞軼事能言之纍纍如貫珠浣霞與
游久耳目濡染亦能多所記憶部中諸父老談往事往往呼浣霞印證之輒就
所聞者條舉以對可擬之為行秘書他日次香在樂部俎豆不祧則浣霞當分
配享一瓣香矣浣霞娶婦名玉卿容光四照朗朗如玉山使望見顏色者魂消

心醉北方佳人也。後來惟國香堂芙蓉女兒仿佛其豔麗。當年儕輩中殆無其匹。婉孌燕好。雙宿雙飛。鵲比翼禽名。並命羣豔羨之。聞浣霞沒後。玉卿抱琵琶過別船矣。癸甲之間。有勸我學河西。聘曼殊者。或以玉卿為言。同人多來。慙思余笑謝曰。深山大澤。實產龍蛇。自維涼德。薄福殆不足以當尤物。固知其非

書生耦也。遂罷。

三慶部寓韓家潭春和堂

陳金彩曩在敦素堂隸樂籍。名曰小元寶。既掌三慶班事。乃更令名。其門下亦頗有佳伶。雖未能遂稱大家世家。與敬義堂先裕堂抗顏行。然亦往往援盾拔戟。足以自成一隊矣。高三庭玉言。春臺班有王元寶者。手揮霍數十萬金。好樗蒲六博。每入場輒散數百金。金纏臂跳脫數十雙。但供投壺一笑。所謂劉真長一擲百萬有其豪舉。其妻苦諫不見聽。乃固要還鄉。京城所有舍宇店肆。賤價鬻之。盡室以行。元寶不獲已隨之歸。健婦持門。固猶不失為田舍郎。多牛為富。足穀稱翁。亦足以豪也。歸無何不慣家食。復來京師。住旅店。裘馬翩翩甚麗。都好樗蒲六博。如故未幾。博進負多。瀉囊貨騎。盡償戲債。甲午乙未間。竟展轉為餓殍。其婦在南中。固猶未之知也。可憐無定河邊骨。猶

是春閨夢裏人錦繡萬花谷中亦有此耶此高三目擊其事且曾以數緡錢
賙之故最得其詳盛衰榮悴迴首何堪茵溷雲泥誰能遣此因與寶善堂主
人同小名附記於此

桂喜居松秀堂楊寶林螟蛉子也寶林為三槐堂王福林女夫與吳正田子為
僚婿既得桂喜為嗣以色藝傾動都人士一時遊俠子弟競飾厨傳積金錢願
納交惴惴然惟恐不得當期年間累四五萬金歌樓望桂喜如神仙中人人
羨嘆桂喜亦風流自賞顧不得於其繼母帥米林者故其師也有息女及笄矣
擎如掌上珠瓊林玉筍中相攸舉無足當意者獨許桂喜為可兒以愛女歸之
崔屏中目鴻按齊眉有時詎壁人之一隻無事償聘錢之十萬其儕偶諸郎少
年相與羨極而妒亦方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居然得魚真天上人間第一美
滿事矣漏三商而委禽歌二章而弋雁玉睢之好伊始爽鳩之樂未央夫何方
喜乘龍遽聞賦鵬子歸刺耳姑惡驚心託託松柏之陰奈何部婁豈識楸枰之
樂但有勃谿奉倩不哭而傷神申生無辭而即世合卺共牢式飲式食者乃在
阿芙蓉膏漢廬江小吏焦仲卿夫妻千古傷心第一事乃令復見之矣新郎才

十六新婦才十五結縭才百日耳哀哉安次香改月老祠楹帖輓之曰願天下
有情人都學他愚夫婦烈夫婦此前生注定事不知是好姻緣惡因緣一時傳
誦以為妙於語言帥采林在和春部居福泰堂其徒玉鳳改福安堂其子玉桂
又改安泰堂玉鳳字瑞卿以小尼姑得名後入三慶為福雲堂畜弟子頗有佳
者而安泰堂迄今門風不振惟玉林妻兄弟清香字篆卿者入春臺差強人意
後別居素安堂即常桂玉皇廟舊居也桂喜在四喜部寓櫻桃斜街松秀堂清
入春臺部移居成泰橋土呈廟素安堂玉桂玉林仍在和春部寓李鐵拐斜街福泰堂轉
安泰堂玉鳳在和春部寓李鐵拐斜街福安堂轉入三慶部寓陝西巷福雲堂
吳金鳳更名令鳳字桐仙聰穎特達文而又儒近日文人所稱吳下阿鳳是也
其師小雲名法慶故四喜部名輩桐仙既入春臺部遂有出藍之譽風格洒然
談諧筆札色色精妙所與游多當世文士性復苦溺於學故朱藍湛染厥功甚
深又能出其餘以教其弟子弟子曰小桐長安看花記所推為壓卷牡丹花者
也所居曰玉連環室又有竹如意齋描架皆精冊帙几案間錯列舊銅瓷器數
事咸蒼潤有古色過其門者或賦琴聲泠泠出戶外皆曰此中有人諸名士以
春秋佳日集其家題分牌桐仙必與參一席墨痕淋漓襟袖間與酒痕相間

也尤工繪事。師袁琴甫。學歐香館寫生法。作沒骨折枝花卉。殊有生趣。而酬應過繁。忽遽中往往金靜川安次香諸君為之捉刀。故外間蘭亭頗多臨本。然非曹洪倩人之比也。所作韻語。楚楚有致。暇復倚聲學填長短句。亦自可誦。每於觥籌交錯之時。偶出一語。指事類情。一坐盡傾。好從諸文士遊。諸文士亦樂與之遊也。以故年逾弱冠。而尋春車馬猶爛其盈門云。先達中乙丑一科人。賞識桐仙者最多。往往以門生畜之。學作小楷書。殿試卷子。高積盈尺。我輩過夏舉子。且避其勤苦。行草書亦皆秀潤流利。不似時過然後學者。茲事雖關人工。殆亦由天授也。王子猷性愛竹。所居輒植之。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東坡居士詩。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吳大帝言。顧公在坐。使人不樂。而晉人又言。坐無車公不樂。人亦可以審所自處矣。若桐仙者。可封瀟灑侯。菖蒲下拜。甘蔗許彈。坐對此君。自爾儵然意遠。春台部寓五道廟春泉堂移居陝西卷定陵光裕堂桐仙先畫對菊圖。自題五絕句。和者甚眾。後又畫三友圖。徵詩。自疊前韻為倡。諸題詠者尚多。和其自題對菊圖五詩韻云。周太史父衫。為作小品四六文。序工致秀韻雅稱才人吐。屬以冷金箋書之。作麻姑仙壇記楷法。精妙絕。

倫丁酉桐仙乞題於余。未及命筆而難作。明年春出戍湖南。友人為我料理行李者。遽收入篋。行間闕萬里。相隨來五溪。五溪人不識桐仙者。一展冊。如見其人。此亦香火因緣也。影裏畫中。如何如何。

王常桂字藥仙。士癸之間。與韻香冠卿鼎足而立。名在第二。目之曰藥榜。是時韻香為廣大教化主。是國香也。以韻勝。藥仙牡丹也。為豔品。冠卿梅也。為清品。冠卿清不知秋。無復人間烟火氣。標格過藥仙。而風度不及。然藥仙所以遜韻香者。亦正以美而豔為累。不得不讓上界仙人。出一頭地耳。藥仙豐容盛鬋。嚴妝絃飾。往復進退。光動左右。求之凡女子。殆無其匹。想見當日王明君。結束提琵琶出漢宮。上殿辭別。光豔照人時。唐人呼太真為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足。而元微之會真記之狀。鶯鶯則曰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寫美人濃豔凝香。千載下猶令人神往。不意藥仙乃以一身備之。當日於錦繡萬花谷中。如火如茶。壓倒羣芳。獨占春光九十。使觀者沈酣其中。目不給賞。豈浪得名哉。春臺部寫手識

揚州徐慶堂移居藏
家橋玉皇宮槐慶堂

莊福寶字春山。三慶部郁大慶弟子也。後乃自居玉照堂。色藝不過中人。而語

言妙天下。其為觴糾酒錄也。座中無慮數十人。人各有性情。有面目。有技藝。有志趣。有喜忌。或動或靜。或默或語。常履雜還。鱗鱗橫飛。春山從頌酬。奮或迎其意以發之。或導其意以達之。或如其意以償之。或助其意以足之。莫不欣然。開口而笑。各得其意以去。信乎春山為如意珠。雖取諸其懷而予之。不是過也。有時名流。燕集洗硯磨墨。折箋蘸筆。選香而添。擲花而潤。當之者往往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忽悟草書意勢。觸處洞然。風發泉湧。汨汨其來。不可方物矣。又如說評話。門險語。徑路既絕。風雲未通。諸名士方且搖玉柄。壓尾擎鐵。如意。瞪目哆口。如木雞。春山往往於辭理將屈之時。如謝道韞。施青絲步障。為小郎解圍。或竟如玉環妃子。見皇帝博道已失。徑放玉色。獨子亂局。一笑而罷。生平對客。不為危言激論。而對之者未嘗不意也。消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春山有焉。曩家居時。見父執業教習。星曹書贈六蓬船中人集句云。秋菊有佳色。春蘭如美人。今日國香服媚。非韻香莫足當之。至若東籬把酒。坐對南山。伴柴桑舊宰。獨占秋光。脩然世外。絕無點塵。幽香逸韻。自足千古。春山庶幾近之矣。文盛堂弟子在春山以前者。有蕭玉林。字雪珊。後別居文林堂。予不及識其人。聞其

色藝俱佳。當年與梅卿浣霞竹春秋棠諸郎皆詩品中人。老輩中論道光初年人物必舉及之。其得名在春山先固不愧盧前王後也。邇來臉玉猶潤。喉珠不圓。退處玉照堂中。日傾三蕉。自取醅醕。惟二三舊相識招邀談讌。簞花啣月。勝謔貢獻。相與傾倒。暇或與其儕偶中知己數人。沈李浮瓜。親戚情話。如說開元天寶盛時。不復錦帋纏頭。作曩日狡獪事。即或偶遇後生年少。興高采烈。揎袖脫帽。洶洶拳拳。不過付之一笑。唐人詠班婕妤曰。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其超然遠引。不欲多上人。為不可及也。鄭秋江嘗謂鶯花小譜有曰。反舌已聲乾。舞東風興未闌。筵前笑語司空慣。刻毒哉斯言。聞之者能無痛哭。予識春山最遲。問其年曰。二十。嗚呼。乾隆年間。魏長生年廿七。始自蜀來京師耳。比其入。隻清部享盛名。已當壯年。今日成功者退。乃在弱冠時。否者羣起而姍笑之。烏知阿婆三五少年時。亦曾東塗西抹來哉。噫。三慶部寓大外廊營文盛堂。都福寶出居玉照堂。初在王廣福斜街後移。

居石頭胡同玉林出居文林堂

張雙慶字蓮舫揚州人。初入京在寶善堂與小天祿天壽天然同居。隸嵩祝部。後入玉慶堂亦隸嵩祝。其師呂胖子故春臺部小鳳小翠之師也。蓮舫既聰穎。

異常兒。又得名師循循善誘。演失約日月圖。一出聲名。即大噪。辛卯百花生日。即脫弟子籍。距客歲冬日長至。登場甫三月耳。後輩小蟾小香。皆十五歲。自立門戶。黎園中擬之少年科第。弱冠衡文。令人豔說。如張東之跪奉十佛名經。頂禮膜拜。慨然有成佛生天之想。以視蓮舫。乃又如李長源以神童侍禁衛。總角婉孌。即廁身玉堂。讀中秘書。恩遇無與為比。是真天仙人。飛行絕迹。又非下界塵凡所敢望其肩背者矣。蓮舫以道光十年二月來都下。期年而業成名立。家室完好。畜弟子三人。有齒長於其師者。師徒跳盪嬉戲。笑聲日吃吃不休。是時蓮舫年才十三耳。求之古名將中。如淮陰少年。一旦登壇拜將。將百萬兵。指揮如意。一軍皆驚。無論李廣不侯。自嘆數奇者。徘徊仰企。歎羨無已。即百戰功成。圖畫凌煙河山帶礪。爰及苗裔。而勞逸難易。迥乎不侔。蓋此事自有天授。始非人力所能與矣。其居室在小安南營。曰蓮舫堂。即長春舊室也。余識之稍遲。以阿芙蓉故。致光飲米。幾如李夫人轉面向壁時。令人不禁有美人遲暮之感。然長身玉立。意思翛然。神采清澈。有蔬筍味。而無酒肉氣。如鐵梗海棠。雖屈春深。終不與芍藥肥濃。爭俗同豔。固猶不失為清品也。初出師時。在三慶園演劇。

方盛暑部中人戲謂蓮舫盍餉我輩西瓜消渴則笑而應曰諾百餘人恣啖頃
刻盡卅餘十時甫自維揚逆其母至大駭曰費金錢雖無幾然此兒如此豪舉
恐吾其他日難為繼也至今歌樓中猶能道其事當日豪華跌蕩光輝四映彼
委瑣龔龔兒對之能無顏汗嵩祝部寓韓家潭寶善堂轉入小寺紗帽胡同玉慶堂出師後自居小安南營蓮舫堂
天祿檀姓或云默齋教授之孫也元時有歌伎真真自言建寧人西山後裔姚
牧庵為翰林學士承旨於玉堂開宴日見之為白丞相三寶奴落其籍以妻小
史黃康明德之後門戶蓋替遂乃往往有此可為浩嘆今天祿與殷采芝陳四
同掌春臺班事聞人言給孤寺西夾道望江會館亦天祿掌館則其部署固自
可觀順林者字硯香或作鑑香天祿族人也幼隨其父入都居國安堂與天祿所居
國香堂為輩行二人皆名門而後起殊無足數者天祿有女曰芙蓉明慧豔冶
有長安麗人之目都人士聞聲傾想紅襟小燕入幕窺簾思竊比西家宋玉者
以千方百計得玉香為快婿于歸之夕催妝却扇喜可知也於時日下羣公袞
袞識兩家者咸會豐玉堂國香堂兩地笙歌燈火極一時之盛花天月地又添
一段佳話矣先是天祿畜一弟子學唱武小生頗秀慧一日酒樓演劇座中有

入觀刺史怪其神情不類優兒有所振觸亟還寓召之來細詰姓氏里居及墜落之由則從子八九歲時迷失道為人略賣者也刺史大恚恨鳴之官祿多方賁緣乃得薄遣論城旦春歲滿復歸京城依然傅粉登場聚徒教歌舞意氣揚揚甚自得也余嘗有詩云茵溷無端墮落悲幼芳狼藉有銀兒酒邊更讀王郎曲天祿生還喜可知昔宋南渡時使辟幼芳為朱道學文公先生所窘無服辭但曰不可以吾污士大夫乾隆間陳漢碧被逮荷校以徇逐還四川而國初蘇州王紫稼重入都謁龔太常竟為汪南枝御史杖殺薄命遭逢又有幸不幸焉顧黃公有讀梅村王郎曲題雜感曲句自注序述王郎事甚詳所云廣柳紛紛赴盛京又云爭拍冰輪上馬行皆指順治丁酉科場事吳漢槎諸君東戍寧古塔者而言也舊與天祿齊名者天壽徐孃雖老風韻猶存今出臨紅氍毹固猶在天祿之上也順林近日惟與舊相識數人往來偶携弟子赴歌樓亦不復酬應蓋已鬢鬢頗有鬚矣天祿在春臺部寓朱家胡同國香堂順林在三慶部寓百順胡同國安堂長春字緱香春福堂主者道光年所稱狀元夫人是也乾隆初畢秋帆先生春試報罷留京師李桂官一見傾倒固要主其家起居飲饌供給精腆昕夕追陪

激厲督課如嚴師畏友。庚辰秋。帆尚書以第一人及第。時溧陽史文靖公重宴瓊林。來京師。笑謂諸君曰。聞有狀元夫人者。老夫願得一見。一時佳話。流傳至今。隨園詩所謂合使夫人讓封誥者。正指此事也。皇都春色。百花爭放。秋芙在羣芳中。如紫薇善笑。又如薔薇多刺。品格固未是高。然尚不至如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也。北人呼長春花為土抹麗。其花見日則斂。向夜復開。四時不斷。而託根滋蔓。生不擇地。既少芬芳。又復旦暮變易。當萬葩競秀時。培植妙卉。寸土尺金。顧容此無足重輕之小草。蔓延庭階。大是恨事。若長春者。其品格在百花中。乃適如其所自名耳。海鹽朱九朵山。以癸酉拔萃。為戶部郎春。長春甚幾於非是。食不飽。寢不安。英四相公筦度支。朵山兼捐納房。於時長春長。覆善舞。築室畜弟子。教歌舞。賺游俠兒金。自娛樂。而朵山於乙酉丙戌聯捷。廷對魁天下。世遂以狀元夫人目長春。無何捐納房書吏。雕印假照事發。諸曹郎失察者。獲遣甚眾。朵山亦以此事。墨吏議罷歸。歲甲午。乃復出山。仍為戶部郎。自此蹤跡亦疏矣。方朵山官尚書郎日。令叔虹舫學士有侍兒曰多姑娘。美而豔。且慧警。朵山大有芳姿團扇之意。自謂楹帖曰。一心只念波羅密。三祝惟

祈福壽男學士笑謂曰他日能得鼎甲者當以此兒賜汝未幾朵山竟以第一人及第多姑娘竟不願為狀元小妻強之不得遂罷板橋雜記載舊院伎劉元遇一過江名士不為禮志曰若不知我為名士耶元笑曰名士是何物能值幾文錢雅俗之間相去乃真不可以道里計余嘗以劉元二語填詞為水調歌頭起句朵山之於長春也非長春能識朵山朵山自愛長春耳宜其重來而蹤跡遂疏也長春有弟子曰聯桂字小蟾自別居春元堂高視闊步落落寡合余目為伶俠以尤三姐擬之方其初脫籍時一切草草謁其師有所假貸乃德色諄語不可嚮邇且固一毛未嘗拔也阿蟾銜之甚往來遂絕嗟夫見金夫不有躬長春則誠有之矣若云具眼識英雄則固遜其弟子百倍此事本不足置齒頰顧狀元夫人得名已久無識者或豔稱之恐致惑世誣民不能不辨長春肌膚不甚白皙當時輕薄者有煤炭捏成一聯余載之瑣簿至所云太僕仇人則或諱之其詳不可得聞

也

春臺部寓李鐵枋街春福堂

慶齡能彈琵琶稱琵琶慶男子中夏姬也嘉慶間即擅名至今幾三十年年過不惑而韶顏穉態猶似婉孌為男子裝視之纔如弱冠至若垂鬟擁髻撲朔迷

雖真乃如盧家少婦春日凝妝豈楞嚴十種仙中固有此一類耶酒人中推為
 大戶巨擘到手如驥奔泉未嘗見其有醉容又吸阿芙蓉膏日盡兩許世傳此
 為鴛鴦液合諸藥所製能鑠肌膚損顏色服之者容光銳減慶齡吸此廿餘年
 而面目豐腴潤澤視疇昔少好時容華不少衰洵是奇事或謂其得斟雉之術
 理或然也演宛城作張繡叔姆余未及見見其盪湖船小曲抱琵琶出臨歌筵
 且彈且歌曼聲嬌態四座盡傾燭影搖紅之下釧響釵光鬟絲鬢影無不入媚
 蓋其平居入夜輒卧對一燈往往申旦朝曦已上始擁被酣睡亭午猶息偃在
 牀酒樓指名坐索必俟日晚始徐徐而來故茶園徵歌久不與列而酒後燈下
 看美人適得其妙幾忘其為東塗西林阿婆矣三慶後來之秀林立庭階若論
 彼中人名輩大半皆其孫曹行當其輕擺慢撚流盼送媚時偷睨場後小兒輩
 駢肩窺簾喁喁私語往往吃吃笑不能自禁故其當場意態都無一定隨所感
 觸如風水相遭自然成文非他人所能及也近日法林盪湖船亦擅時名然頗
 似燕趙佳人眉梢眼角時露勁氣不稱吳孌肢體福林態度溫柔而碧玉破瓜
 之年未省人事雖云綽約終少嫵媚故至今三慶演此劇終無以易慶齡也娶

妻妾畜弟子而弟子苦無佳者以至風不振至於大婦小妻分曹列豔鴛鴦七十二花葉自相當慶齡處其中如豹仙紫雲鎖魂春娘喚馬習為常事款款蜻蜓深深蛺蝶秦宮一生花底活不數金釵十二行矣所營菟裘曰遇源堂其狡穴頗多小妻居小椿樹胡同者為天人裝璜珞垂胸繡抱罕地見者驚為鬼神大婦舊住石頭胡同新移王廣福斜街南國佳人風流自賞吾曾見其小女年纔十歲餘嬌鳥戀巢慧麗柔媚在枇杷花下撲蝴蝶捉迷藏殊有姿致洛陽女兒難得此宛轉如意者掌上夜光珍重護惜宜矣大初山樵燕蘭小譜以魏長生為殿余作長安看花記以小天喜為殿今此錄復以慶齡為殿同一例也

三慶部慶齡居遇源堂一在小椿樹胡同一在石頭胡同移王廣福斜街法林寓韓家潭春和堂

大五福字疇先皖人保定佳伶也上谷為直隸省會距京城三百三十里日下歌樓淘汰簸揚往往以餘波潤三輔其間色藝稍可觀有聲名者又輒颺去入長安惟疇先始終居保定凡十五年道光壬辰癸巳間表叔顏魯輿制府為方伯世兄阮小雲觀察攝廉訪余來述主二公幕時士大夫方以簿書期會勤職業昔乾隆嘉慶朝合浦李海門太守以縣令起家至郡將與吾鄉涿州牧徐公

用書。及余太岳祁州牧葉石亭先生。竝有好士名。公車北來者。恃為東道主。供行李無困乏。豪華跌宕。照映一時。今問諸父老。已鮮有能言前輩風流者。琦靜庵通侯。琦善方由蜀帥移節。總督幾面。風規峻烈。馭屬吏嚴戒諸長吏。非檄召無得輒離職守。諸郡守牧令惴惴然。幾於非公事不敢至行省謁上臺。商賈坐關闕。無由近利市三倍。於是會城客舍闕無人。樂部中人幾口不言錢矣。爾時保定伶人分為二隊。曰長慶部。曰三臺部。長慶部既高自位置。不屑屑求悅庸俗人耳目。三臺部則苟圖足衣食。委曲婉轉為容悅。以故長慶部益寥落。不能自存。多入三臺部。疇先慨然謂部中諸父老曰。吹律不競。吾不復能抱琵琶彈。臂輪袍為諸父老羞。於是歛筮遷鼓板。不復與諸部競。疇先昔既以色藝傾倒都人士。又其行義高如魯仲連。諸顧曲者心重之。所居曰金絲胡同。隣口叔先生祠堂。余以謁祠日。從友人訪之。溫潤如陳玉琴。瀟灑如楊法麤。天半朱霞雲。中白鶴有超然出塵之致。亦不覺心重之也。又有小五福字壽先。揚州人。隸三臺部。自言小時與秋芙同舟北來。所演雜劇亦多與秋芙同。在保定諸伶中頗有聲。亦庸中佼佼者。然其舉動乃大似紅樓夢中夏金桂。以視疇先未免有名

相如之譙特以其名相同如京師大小清香之例故連類及之附記於此實則
擬非其倫也小五福聞秋笑出師事意怦怦動好事者復嗾之承讞者又憫然
以古押衙自任遂開籠縱之出然諸與相識者咸心惕惕然待之如京伶趙懸
郎相對有戒心焉大五福在保定長慶部寓金綠胡同
小五福在保定三臺部寓唐家胡同

羣芳志初集卷一終

丁年玉筍志

粵東楊掌生著

上海盛琴生校

桐仙以丁酉首夏為花君乞立傳一時諸郎咸願得廁名看花記中爭請余顧曲乞品騭色藝冀得一言為重招邀者武相接也於時傳寫看花記者幾有洛陽紙貴之歎余笑曰陳壽乞米許報佳傳此事乃容請託不幾如魏伯起織史乎秋六夕修秋楔尺五莊略與同人商榷體製秋試期近未幾難作遂爾闕筆重九前一日余就逮既下吏從詔獄中謁椒山先生祠摩挲手植榆樹因用顧梁汾寄吳漢槎盧古塔賀新郎韻填詞二調寒冬短晷擁爐謀醉醉則歌鳴鳴乃命筆為看花後記於是時提牢主事桂林胡小初元博隨園外孫也簡齋先生與先光祿為戊巳同年生故以年家子見相得甚歡戊戌元夕以詠萍高陽臺慢詞索和且以錄別為依韻譜之曰夢漸隨雲春都成水飄零別換心情如此浮名可知悔煞尋春楊花誰說情根薄儘纏綿未放愁醒肯貪看五萬春華誤了浮生衍波箋寫迴波曲只約憑風片護倩雲根似葉青衫笛中怕聽霖鈴

遙憐花韻樓前柳。漾春波。竹水三分。忒匆匆。秋影依依。又換蘆汀。百花生日。荷
戈就道。道中無事。篝燈對酒。復取草藁。增刪移改。命之曰丁年玉筍志。凡得傳
十二篇。其中如金麟小秀蘭。則先已有傳。前略今詳。呂子明所謂士別三日。便
當刮目相待。吾知之不蚤。所以旌吾過也。翠香福齡愛齡。則直取本傳移入。蓋
其年輩皆與後記中人相等。從其類也。人才不擇地而生。歲時代謝。光景常新。
跼鄂相銜。華實並茂。吾曩恨不及見。乾隆嘉慶間人。今所見後來諸郎。婉兮孌
兮。總角卅者。未幾突而弁。將來子子孫孫。繼繼承承。勿替引之和凝范質衣鉢。
相傳。吾知其方興而未艾也。謝太傅有言。佳子弟正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
庭階耳。昔謂此中人不過五年為一世。吾居京師。裁七八年。已及見其三世矣。
因潤色錄之。都為一卷。道光二十有二年。太歲壬寅春三月三日。辰谿成卒。嘉
應楊懋建掌生。自叙於繭雲精舍之仰屋。

戊戌夏到巴陵。住八十日。與徐三穉青定交。臨別為我畫繭雲精舍圖。且為
之記。洋洋灑灑數百言。相屬望意良厚。余亦書畫中隙地曰。此掌生夢境也。
蠶吐絲作繭。龍嘘氣成雲。所憑依乃所自為也。其纏綿亦其自取也。荷戈南

戊先爲此圖留待他年築室以寄之。秋九月既到成所，自署大門曰：聖代即今多雨露，謫居猶得住蓬萊。又一聯曰：仰屋著書，我用我法；杜門却掃，吾愛吾廬。既而交劉大曉亭。家光辰谿佳士也，見穉書畫，將爲我更作。久未命筆，已亥冬夜酒醒興到，起援筆疾成之。爲四時圖凡四，亦爲之記。洋洋灑灑數百言，相屬望意良厚，如穉書也。不佞生平良朋密友愛我者既多，且摯。每念知己能不酸辛，因書玉筍志附志於此。庶知阿掌爲天下有情人也。

秀芸

或作鈞

殷姓字竹君，小名金寶。蘇州人，從桐仙兄冬友入都，居光裕堂。學崑

山調小生曲廿餘齣，丁酉三月始登臺。人未之奇也，面目性情大似小霞。俊爽超脫，余一見許爲雋品。是日演紅樓夢櫳翠庵折梅爲寶玉，固未足盡其所長。是時桐仙方張燈開讌，乞爲花君補傳，附入看花記中。群弟子咸侍尊壺面鼻，各奏爾能。桐仙又與小桐合作黃荃徐熙派蘭竹盆石小幅，酬余曰：此鄭榮潤筆金錢花也。諸郎環立如玉筍，觀者乃真朗朗如玉山上行，目不給賞心爲之醉。謝康樂所言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竟可兼而有之。後來之秀，輒私相計曰：經平子未幾如許子將，兄弟在汝南商度月旦評時人物之延頸跂足待品題者。

心怛怛也。余獨心許秀芸為入目第一人。數數為小霞言之。頗不以吾言為河漢。秋八月。小霞既移居石頭胡同內之羊毛胡同。秀芸乃定歸詠霓堂。余力贊之。且為屏當部署一切事。乃得就以重九前二日入門稱弟子。是時余以順天科場事被逮。秋曹準牒攝對簿。停案以待。特以此事勾留二日。既蒞事。乃自詣吏。亦可謂癡如王濟者矣。近日崑腔歌喉。盛推綺人聽香二人。綺人般大。然枯而不潤。聽香般高。然激而不和。以之起衰振靡則可。至於般音之道。則慨乎其未之有聞也。竹君發般道亮爽脆。而又圓潤清和。累累如貫珠。所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惟斯人足以當之。雖前輩中冠卿鸞仙不能過也。此中人有場上場下之別。往往般容兼擅。而酬應非所嫻習。雖金麟猶不能免紀渚木難之誚。夫高文典冊用相如。馳書羽檄用枚皋。陸士衡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每念與人不求備之言。輒不禁今日捉將官裏去之歎。二難具四美備者。能有幾人。若竹君者。庶幾兼之矣。戊戌百花生日。余荷戈南戍。竹君隨小霞設餞。夢俠情禪室。別後每寄般般訊平安。顧近日得小霞書。述竹君近狀。乃幾有陽春白雪曲高和寡之感。豈知希我貴耶。馮唐有言。先帝好文而臣好武。陛下好少

而臣又老。李廣第一數奇不侯。俯仰身世。能不慨然。然詠霓堂已入四喜部。從此四喜部當增般價矣。跂予望之。

春臺部寓陝西蒼延陵光裕堂轉入四喜部寓石頭胡同內羊毛胡同詠霓堂

秀芸在群芳中異品也。初命之曰綠牡丹。繼思明崇禎朝有作綠牡丹傳奇以刺復社中人者。嫌其非佳名。乃更命之曰綠萼梅。當日上界仙人萼綠華降羊權家。留贈白玉條。脫而去。天仙化人。遊戲神通。目無下塵。故應爾爾。秀芸在光裕堂。不得於桐仙之妻。乃出之。桐仙意固未忍遽舍也。初歸詠霓堂。余實為盟主。甫入門。小霞笑謂余。君於此子猶子也。曩君頗眷雨。初今名秀芸為秀芸。字之曰晴初可乎。在坐者咸相視而笑。秀芸或作秀筠。字竹君。從其朔也。然桐仙門下花君諸郎。名輩行皆以小相為主。字並从艸。呼龍耕烟。種瑤草。如此妙卉。夫豈易得。余乃定書作秀芸。秀芸事事肖小霞。而歌喉高過其師遠甚。荀卿有言。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正所謂當讓此子出一頭地。不止。沆瀣一氣而已。毛初晴作教歌頭羅三行序曰。羅三非歌人。乞毛生為作歌。庶人知羅三苦沈淪也。故其詩援元白例。按度剝節。頗為疎記。後有作者。猶可尋繹。此天下第一有心人也。唐太宗文皇帝為元奘法師製聖教序曰。

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善哉。可為妙於形容。然余所品題秀芸。聞吾言者。固疑信半焉。此中人語。固云不足為外人道也。翠香。陸姓。字玉仙。吳兒之極媚者也。隋煬帝目司花女袁寶兒曰。憨態可掬。是兒仿佛遇之。如春烟籠芍藥。秋水浸芙蓉。未是絕艷。要足令人心醉。目有曼光。雙瞳翦水。執版當席。顧盼撩人。演占花魁。醉歸獨占雷峰塔。水關斷橋。及盪湖船小曲。無不以憨入妙。許太常留谿師。嘗言若輩中人。往往十指如懸槌。一握為笑。令人索然意盡。惟翠香面目如曼陀羅。指掌如兜羅綿。玉筍班中。可稱第一手。吾師雅人深致。有此絕妙品題。每念斯言。輒令人不忘相逢把臂時風趣。古樂府所謂欄干十二曲。垂手人如玉。又想見王夷甫執玉柄塵尾。與手同色。傾倒時流也。若置之梨香院女樂中。當是芳官品格。在群芳中。當命之曰胡蝶。花即鳳仙也。本草綱目。謂之急性子。子熟時有觸即握拳露爪。此兒性格似之。余嘗榜其居室曰。翠海香天。楹聯曰。翠裊竹邊憐小玉。香詞茶後譜中仙。榜額余自書。楹帖則蔣叔起所書也。當傳經堂多寶病革時。玉仙代為演金雀記。喬醋與小霞為耦。憨中流慧。尤覺可兒。惜無幾時。即以才寶易之。此調不復彈矣。

西遊記女兒國王嬌癡之態尤為擅場日新堂昔演此劇者曰全齡所謂銅絲
扭就國王頭者是也一二年間為其師賺四五萬金在春臺十子中曰黃帶子
玉仙近日有少爺之號亦謂其任性自恣也殷采芝門下慣育趾高氣揚之人
真不可解又有寶齡久已不蹈歌場亦不甚見客侍采芝起居飲食入夜則一
燈相對喁喁申旦聞當年色藝亦是可觀今則反舌無聲矣日升堂三元之弟
曰三福為女兒國相意趣未能流動而進止徘徊眄眄自憐亦後輩中可造就
者

春臺部翠香全寶齡俱寓朱家胡同
日新堂殷三福寓東皮條營日新堂

金麟字綺人春臺部胡小雲弟子也小雲為桐仙之師金麟既出名門意態皆
能不失大家風範綽約穠郁自然可親儼之南州香草當在夜合含笑之間又
如黃梅花雖未是清品要其風味正自醲厚丙申暮春在燕喜堂肩隨桐仙執
壺於時光裕堂中翠霞秀蓮皆捧觴隨行以次進酒綺人乃如鶴立雞群置之
諸郎中固應翹然獨秀余初撰看花記在丙申夏五叙金麟者止如此越一歲
則金齡已般名洋溢走馬帝城者幾不欲作第二人位置矣南海顏佩秋以書
抵余曰金齡歌喉獨出冠時作者何以記不及此得無遺憾耶余笑而謝既而

見其演絮閣賜珠二齣乃信名下固無虛士近日雛鶯乳燕呢喃學語細敲窈
杳裁如游絲氣息僅屬幾似龍賓十二回翔應對時三絃不敢促柱棲棲咽咽
惟聞笛笙鼓雖有師曠之聰不能辨其五音六律周郎顧曲但喚奈何而已綺
人出為師子吼證鼓聞果高視闊步踔厲發揚其意氣固已足以陵鏢一世及
其發鼓遂乃如項王喑鳴叱咤千人皆廢真可充滿天地俯視餘子鼓鳴鳴如
泣如訴如怨如慕乃與蜩抱枝蜚伏砌不可同年而語矣同日又得觀其師小
雲演費宮人刺虎作家舉止固自不凡是日適遇各莊分包故茶樓雜劇春泉
堂師徒獨占三齣幾與堂會指名奏伎者同

春臺部寓虎坊橋口內
五道頭前春泉堂胡

小天喜字聽香扈姓春福堂連喜胞弟四喜部後來之秀也近日崑腔歌喉推
金麟第一聽香出遽掩其上如洛鐘之應銅山蒲牢夜半鳴足以發聾振聵又
如秋城畫角淒微心脾令人聞之有落日照大旗之想蓋聽香之為人得秋氣
多故其發之於鼓亦為秋鼓其神情極似冠卿幼年時特風姿微不及耳舉動
吐屬直截了當又似小蟾而雅馴過之才藝亦居其上昔章邱李中麓先生歸
田後園林池榭極一時鼓伎之盛大治幸舍館客客有能以鵲管為笛者吹之

清脆激越。有過雲裂石之音。當日即事詩。所謂鵝管吹笙。明月夜者是也。後數十年。猶有能傳其法者。假使聽香臨歌筵。得如李蕃者其人。掌鵝管笛和之一片清商。夷則如夜靜龍吟。天空海闊。以視韓娥三日繞梁之音。當何如耶。天下名山。黃山之外。惟雁蕩為石山。戴土地僻境幽。雖有土氣。亦不甚厚。故不竹不筍。但覺清剛之氣。滿人懷抱。若聽香者。學山而至於山。則雁蕩矣。在群芳中。則玉蘭品格為近。迎春獻歲。凌寒先放。四喜部如名園就荒。庶草繁蕪。得此一枝。翹然獨秀。從此好春消息來矣。眉仙在部中。巍如魯靈光殿。如韓陵一片石。如江左夷吾。雍容坐鎮。而寥天一鶴。殊有獨立蒼茫之歎。得聽香為之後勁。乃信曲高者和非寡矣。丁酉入春來。四喜部登場。座上客往往與春臺相埒。每日不下七八百人。視前一二年。蓋已倍之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善哉司馬季主之論卜也。四喜部屯極而亨。或者可復返喜慶間舊觀。則聽香其先般乎。四喜部寓朱家

胡同雲
福堂甘

福齡字春波。郁大慶猶子也。自春山出居玉照堂後。文盛堂門前冷落車馬稀矣。既得春波。門風復振。格局秀整。袖采煥發。桃花韻面。光艷照人。尤不可及者。

長眉入鬢。時露異彩。如春雨初霽。遠山新沐。濃翠欲滴。昔隋殿脚女三千人。惟
吳絳仙善畫長眉。打槳踏歌者。群相仿倣。有司日給螺子黛五斛。絳仙獨得波
斯真品。煬帝目之曰。秀色可餐。坐對春波。髣髴想其眉嫵。曹子建感甄賦曰。修
眉連娟。西廂記北曲驚艷曰。宮樣眉兒新月偃。侵入鬢雲邊。若春波者。固天之
生。是使獨非京兆尹所能點染。更無事乞靈於頰上。添毫手也。龔小玉嘗謂春
波之眉。鸞仙之目。使合為一人。當其秋波一轉。能令天下鐵石肝腸人。一齊心
蕩。善哉。可為知言。史邦卿瞿宗吉輩。填沁園春詞。連篇累牘。固猶未免在溫柔
鄉中。為門外漢也。顧梁汾登雨花臺詞。如此江山剛換。春波之為人。溫克沈默。
不苟言笑。其意穆然以深。不屑屑求人憐。亦未嘗高自位置。自命不作第二流。
而人亦自不能竟度外置之。鍾夫人自是閨房之秀。斯之謂矣。三慶部近日玉
筍環生。望之如瑤林瓊樹。要當以春波為翹楚。性情極似藕香榭中惜春。碧玉
初年。身量未足。亦正如此。或言春波似藕官。亦近之。在群芳中。當是素馨花。皓
皓如雪。皎皎如冰。又復清而能腴。潔而能雋。豈凡卉中所能有其色香味。同人
嘗集福興居之醉鄉深處。坐中。秋芙絕纓錯罵。語笑喧。逐秋芙自命酒人。欲

矜大戶。動以陳元龍湖海間豪氣壓人。淋漓酣嬉顛倒如項王鉅鹿之敵章邯。諸侯皆從壁上觀。如光武昆陽之破尋邑。雷雨大作。屋瓦皆飛。意氣之盛。幾幾乎有不可一世之概。一鼓作氣。狂態盡露。莫可禁遏。不逾時。玉山自倒。非人推矣。春波微笑不言。而杯到不停。三國志注。稱邴原飲至一石。容色逾莊。黃叔度汪汪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滄之不濁。古人所難。今復見之。可謂善易者不言易矣。雨初飲亦甚豪。以出冠卿門下。僞酒世家。傾翻北斗。吸盡西江。有此雄概。然酒酣喝月使倒行。以當春波。固猶是中駟耳。冠卿每歎曰。當讓此子出一頭地。

三慶部寓大外
廊營文盛堂郁

愛齡字小香。亦後來之秀也。演邯鄲夢。為打番兜罕。緋纓繡袍。結束為急裝。舞雙槍如梨花。因風而起。觀者光搖銀海。萬口嘖嘖。僞歎。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瀏漓頓挫。有此妙手。三慶部如意打桃園。掣大刀。旋轉如風。擅一時技擊名。不足敵小香也。吾在保定。嘗見三臺部雙祿賣藝。拳捧刀槍。色色俱妙。最後舞流星。風馳電掣。乃如五色舍利。大放光明。普照世界。歎為絕伎。小香不及雙祿之兼擅。雙祿亦遜小香之專精也。使二人見面。各出所長。正當爽然自失耳。

小香偶亦裏頭作天魔舞歌喉頗嘹亮然究非所長雖習武小生而對人宛轉如意無介胄容亦無脂粉態大抵柔媚是吳兒本色小香則別饒清致秀外慧中茶筵酒座鄉澤微聞其風味如佛手柑清夜靜對妙香可以忘言紗厨翠地桃笙膩滑執瓶瓠品梅花雪水但覺清氣襲人不知身在瑤臺第幾層矣古儻可人又曰可兒小香有馬瀟湘館中紫鵲也聞小蟾言曾有愴父以多金啗小香屢逼之小香如墨翟守宋不窮於應最後且恚且脅不勝其艱痛哭而罷後來之秀守身如玉豈尋常疊被鋪床者所敢望其肩背哉

居香雪堂如意在三慶部雙祿在保定三臺部

愛齡在三慶部寓韓家潭敬義堂移

常州陳少逸品花寶鑑第二十三回有蘭保禦侮一條其智有足多者然以視小香固有上下床之別宋人蔡友古詞有洞仙歌一闕有繪轂繪影之手其結句云我只為相思特來者度更休推後回相見吾嘗見友人慕秋芙者如文園令病消渴願得金莖仙掌一滴露網設鴻離軌濡雉鷺狐綏綏虎耽耽整冠昧李下之嫌盜鈴慰桑中之喜然而鄂君未舉夫翠被神君猶隔夫綃帳撲朔迷離是耶非耶雖自命秦宮一生花裏活其如三生石上無一笑

緣何。唐張籍樂府曰。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夫乃歎有情人都成眷屬之言。此願固未易償也。靚閨既多。受侮不少。鄙人從旁盱衡。久之不忍其詢。乃錄友古詞書摺疊扇子貽之。見者莫不絕倒。愛我者或箴我奈何。作此虐謔。毋乃綺語罪過。雖然。區區之心。但祝回頭。敢辭饒舌。歌以誅之。誅予不顧。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小香與小蟾交最契。丙申秋。小香出敬義堂。方綢繆居室。小蟾適於重陽前有西江之行。春源堂舍宇器用盡舉畀小香。今雪香堂中一切位置。皆仍小蟾之舊也。小蟾落籍時年十五。小香亦十五歲。自立門戶。小蟾不畜弟子。今小香有弟子二人矣。以齒則師徒固相若也。嬉戲跳盪。囂嘩喧嗽。無家人禮。如魏叔子所傳萬安賣酒者郭節然。嘗與友人論之。小蟾如蔣虎臣。梁山舟。早賦遂初。小香則如侯官老儒。食報隔世。弱冠巍科。出掌文衡。文福兼隆。殆由天授。能使老師宿儒。艷說其事。羨極泣下。梨園中又添一段佳話也。

小秀蘭。胡姓。初字韞香。更名香吏。春暉堂方三林弟子也。以其與小桐同名。故僞小以別之。兒遂乃已知名。俯仰身世。小桐能不憮然。柳五兒為芙蓉女兒後。

身此兜彷彿遇之。其人有靈仙之修整而不勃。有冠卿之秀澈而不冷。清而和朗而厚。置之瑤林琪樹中。風骨端凝。意態俊爽。可侔東海秀影。予昔於香花記中品之曰。其姿致如牽牛花。牆角籬根。娟娟一朵。點綴秋光。涼翠欲滴。秀色可餐。如當榷牛行炙之後。饜飫肥甘。忽進蔬筍一拌。入口脆美。清快無比。又如妃子酒後。啖荔枝過量。漿熱體煩。得玉魚含唇舌間。涼沁牙齒。頓覺舉體清適。如蘇易簡月夜解醒。自稱冰壺先生。不數金莖解渴。是時與香吏殊落落。但見其局度安詳。不競不綵。不吳不敖。謂其得清氣多。故其言如此。實未足以盡香吏也。宜黃符雪樵於香吏極所醉心。始予不謂然。久乃信非阿其所好者。香吏近學弄筆。作小楷畫蘭蕙。並有可觀。萼萼汲汲。如將不及。從諸文人問字。斷斷如也可。可云有志之士。

三慶部寓韓家潭春暉堂

秀蓮字花君。揚州人。桐仙得意弟子也。光裕堂先有天然天秀。不久皆散去。後來者曰三秀。三秀者秀蘭秀芸秀蓮也。秀蓮入門最後而最慧。意態爽闊。言笑舉止。並皆灑落。無委瑣氣。所般皆小生劇。先是同師者。有學漁陽慘摑。為補正。平罵阿瞞。伊吾久之。花君從旁竊聽。則已盡得其節拍。揚袍振袂而出。神情態

度參以已意。妙合自然。雖素所習不啻也。有僮父撓之。不令般演。而罷桐仙。乃竭一夜之力。篝燈按譜摹倣。為岳雲罵秦檜劇。命名曰快人心。詞曲賓白。科譚爨弄。悉與漁陽慘過異。非依樣胡盧也。桐仙以一夕成之。花君即以一夕習之。明日入戲園。登場般演。耳目一新。觀者方嘖嘖歎新劇之妙。不知乃其師徒夜來燈下所為也。是時小桐方久享盛名。而余獨俾許秀芸為後來第一人。固未知花君也。桐仙為覩縷述其事。且乞立傳。是夕張鐙呼酒。命秀蓮奏其伎。曰。努力博周郎一顧。將以實吾言之非謬也。有所譽必有試。桐仙蓋非偶然。因即桐仙所書節略。為潤色之。如此。春臺部寓陝西巷延陵光裕堂。天然天秀。俱寓春臺部光裕堂。

天然昔在光裕堂。未免恃寵而驕。桐仙亦無如之何。天然頗揮霍。所得金錢。輒隨手散盡。其師亦不得稽其出入也。桐仙懲往事。馭小桐輩頗嚴。又有閩人沈二司錢穀。鉤會甚密。故諸小郎殊局踖。惟待花君。多所寬假。起居一切得自如。丈夫愛憐少子。今亦有然矣。桐仙舉動洒脫。略似魏晉間人。大有王夷甫口不言錢之意。落拓殊不治家人生產。幾幾乎如絳侯。問刑名不知。問錢穀不知。又極慕趙明誠之為人。欲學其居大學時。典衣買書故事。每入琉

清人詩集卷二
琉璃廠肆所見法書名畫鐘鼎彝器雜然滿載以歸或貨郎負骨等造其家門
意有所向費輒不貲不問度支能給與否室中質帖常數十紙肅霜告寒光
裕堂中諸郎始謀授衣歲習以為常曩年在春臺部十子中目之曰書獃子
京華塵土湮而不緇王茂宏無事舉扇相障以視逐金彈工數錢者相去何
可以由旬計然小桐謀脫籍桐仙居奇貨昂其直索八千金故事久弗就而
秀芸之歸詠霓堂小霞亦費千三百緡余許為後來第一人力贊之且為屏
當部署乃得成交云古之人有言曰惟儉可以養廉旨哉言乎

鴻喜字雨香其師檀天祿春臺部掌班也天祿少負盛名緣事論城旦歸京師
復理舊業得鴻喜宛轉如意姿首清瀟而意趣稔郁如茉莉花每當夏夜湘簾
不捲碧紗四垂柳梢晴碧捧出圓月美人浴罷攜小蒲葵扇子著西洋夏布衫
花影滿身納涼已足就曲欄花下設麋鹿竹小榻八尺紅藤簾開奩對鏡重理
晚妝以豆青瓷合裝茉莉蕊攢結大胡蝶二支次第安戴髮旁補插魚子蘭一
叢烏雲堆雪微搽金粟頃之媚香四溢真乃竟體蘭芳矣坐對雨香有此風味
天祿同族者曰順林居國安堂有弟子小翠字碧生小鳳字次香皆不及鴻喜

又保定有金福銀福即順林之徒小蘭小桂也香堂小翠小鳳小蘭小桂俱在

三慶部寓百順胡同安堂小蘭小桂後出居保定易名金福銀福在三臺部寓唐家胡同

小五福曹石麟弟子也演瞎子捉姦彈琵琶丁丁然旖旎融冶梨花一枝春帶

雨態殊似之石麟本亦裏頭人今改唱小生兼工伎擊般容俱勝於疇昔每日

大軸子竹枝詞注石麟必與胖雙秀兩兩登場此三慶部持門生旦也胖雙秀

不習崑腔而發般道亮直可遏雲祭塔一齣尤擅盛場每當酒綠燈紅時聽之

覺韓娥雍門之歌今猶在耳開元末許和子入宮名永新能變新般高秋朗月

臺殿清虛喉轉一般響傳九陌此之謂矣雙秀與郁大慶居文盛堂所教多佳

弟子而雙秀壽林俱尚分包銀人生遭際苑萃不齊大抵如斯矣余昔所見四進士劇般漁

蜆妹者次香懸揣是壽林恐未必然雙秀昔與方竹春同演十全福為妙玉云極佳惜吾未及見

或云演十全福扮妙玉者乃胖雙喜非雙秀也竹春即胡秀蘭香吏之師今春暉堂主者也三慶部寓石額胡同春福堂

湯鴻玉徐桂林弟子也桂林字聽香皖人得名在慈仙冠卿之前既脫籍向吳

中娶婦主安次香兄鐵笛生家婦翁黃姓故吾嘉應人寄居姑蘇者也既成禮

挈婦復來京師不復與婦家通余曾為一作寄書郵問前訊輒遇殷洪喬浮沈

之凡三四函無一得達云。聽香居韓家潭以其昔年所居天馥堂昇其徒為門
榜而自署所居室曰雲仍書屋。意將以自別於樂籍中人。然人固當知天馥堂
無有知雲仍書屋者。雖翹然自異。思比幽蘭。不欲與眾草凡卉伍。固未易得矣。
鴻玉色藝亦止中人。在後來諸郎中。無大出色。特以其系出名門。故多刮目相
待。乃顏佩秋直欲以紅樓夢塾香院女樂中齡官擬之。屈到嗜芰。或亦別好所
鍾。與六朝人論州郡大中正之敝。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但以門地微辟。能
有幾人。張目不啻江東米價。如王楙之不瘠者。然則麗士元拔十得五之說。殆
亦未可盡信矣。三慶部寓韓家潭鴻玉居天馥堂桂林居雲仍書屋

素玉劉姓。字韞仙。福雲堂玉鳳弟子也。初作看花記時。附之蘭香傳中。既撰玉
筍志。以其年輩皆與後記中人相等。乃別為立傳。移入此卷。使各從其類矣。易
繫辭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許浚長說文解字後叙。自明其例。曰。分別部居。
不相雜廁。其是之謂矣。器局秀整。雖少爽致。而時露勁氣。不甚似吳兒柔媚體
段。而又無扶風豪士雄邁氣概。昔日之曰丁香花。花不勝葉。而細香瑣碎。亦饒
別趣。粵人目山丹花為土牡丹。雖非玫瑰花。紅香多刺之比。要亦自是艷品。特

輝光未能發越耳。寘之南部烟花中。當是梔子花品。未必清而味則殊穠。日新堂中藕仙以擬此兒。剛柔輕重。遙遠異齊。要其風趣。正復相似。若以漢書人物表例之。其品第正不失為中上。又姓好跳達。變動不居。擊劍弄丸。皆其所習。平居洵拳拳如將不及。余每戲呼為無事忙。偶然把筆。學畫蘭蕙。風枝雨葉。縱橫離披。亦殊有劍拔弩張之態。小霞邀畫九畹滋蘭圖。韞仙與馬太史公有言。士固有附驥尾而致青雲者。其是之謂歟。其同師者曰素蘭。字琴仙。在瑞卿門下。未是秀出之品。然三桓七穆。論者未嘗或遺之。傳曰。松柏之下。其草不植。詩又曰。葛藟荒穠。施於松柏。子游所謂夫子有為言之。非一端所可盡也。若素蘭者。雖非紫藤花。濃香陰畝之儔。以視金雀兔絲。托根得地。一朵嫣然。當夫春光明媚。邛有旨鷄。亦具香色。借其點綴。亦未始不足當勝日尋芳者。停鞭一眄。慶

部寓陝西
巷福雲堂

文蘭字晚香。小元寶弟子也。三慶不少佳小生。文蘭在後輩中。亦可觀者。寶善堂與敬義堂同掌三慶班事。其門下皆多佳伶。而小元寶在當日尤自擅盛名。至今其徒皆如王謝家子弟。未必盡佳。而舉止落落大方。要自與白屋崛起者

不同。文蘭能彈琵琶。風神爽朗。談吐清脆。眉目間亦時露英氣。有似鸞仙特徵。遜其修整耳。丁酉初秋六夕。同人修秋禊於尺五莊。歸夜集其家。觥籌交錯。皆已半酣。余笑請文蘭撥四弦為我解醒。則笑而應曰。諾。君如能更浮大白者。當奏將軍令為壽。即起滌冰盃。滿注陳醞。強予三盃。盃各受三升許。如劉景升三雅。同人鼓掌和之。促絕漚。闕然相視而笑。予玉山頽矣。比進檀槽。予不復能顧曲。遽起命駕疾驅歸。吐車茵狼藉。明日日加午。猶臥不能起。酒徒聞之。莫不大笑。其同師者曰清香。字蘭生。幽秀溫婉。恂恂如處子。無市井囂陵習。暇復捉筆學作字。波磔殊有媚態。亦有志之士也。又有蓮桂。字蓮卿。於三人中齒最少。個儻自喜。不拘拘規矩矩步。而風致翩翩。自覺動人。或為寫蓮桂圖書聖教序。桂生高嶺。雲路方得。洊其華。蓮出淶波。飛塵不能汙其葉。四語贈之。韓四季卿極所賞心。屢乞為立傳。余諾之。久未能屬藁。乃附記於此。長安看花記。以小天喜為殿。辛壬癸甲錄。以琵琶慶為殿。皆援燕蘭小譜。以魏長生為殿之例。此志獨以寶善堂為殿者。蓋小元寶師徒色藝並有可觀。不愧沆瀣一氣之譽。求之今日王荀班中。雖未能遽如敬義堂稱大家。光裕堂稱世家。然望之蔚然而深秀。

固知玉輝珠媚此中有人三卿為主可謂眾矣

文蘭清香蓮桂俱三慶
部萬韓家潭敬義堂

夢華瑣簿

史部有記載類三輔黃圖西京雜記之屬是也。子部有小說家拾遺記世說新語之屬是也。體例各殊。唐宋以來。遙遙千載。代有作者。乾隆朝命儒臣因朱檢討錫鬯所撰。廣之為日下舊聞考。煌煌作述。徵文考獻。鴻裁鉅典。非詹詹小言所敢擬矣。余製長安看花記。復為前後集。既成。釐為三卷。為諸伶各立小傳。以佛法過去現在未來命之。黃金臺下。按圖索驥。三生石上。似曾相識。一展卷間。如見其三世人矣。顧其舊聞軼事。旁見側出。耳目所及。書缺有間焉。盧龍尉陳五湘舟與余過從既習。每於午窗茶話。各舉歌樓雜事。藉資談柄。湘舟長予十餘歲。居京師卅餘年。所述多嘉慶年事。余所不及見也。始余交成都安十二次香。其人風流倜儻。又多才藝。諸伶執贄學書畫者盈其門。余從永平入都。訪次香孔雀斜街四川會館。日夕談春明門內故事。如與湘舟縱談時。而次香見聞尤廣。且多身親得其實。鄙性健忘。輒隨事命筆錄之。積日既久。裊然盈冊。曩者顧曲置簿大書曰。及時行樂。排日選歡。辛壬癸甲以來。八年於外矣。迴念走馬看花。都如夢裏。宋人有東京夢華錄。記汴梁全盛時事。國朝孫北海少宰亦有

春明夢餘錄。余私淑諸人。願竊比焉。因命之曰夢華瑣簿。簿中以陳安二君所述為主。而賓筵客坐。發難解嘲。故紙叢殘。委巷瑣屑。凡有關梨園掌故者。與苑封菲。雜還采入。諸君子崇論閎議。莫不備書。而鄙人謏聞隙見。亦得疏記。隨所得纂之。不復排比類次。凡得若干條。件繫於左。荷戈南來。行道倭遲。復多筆削。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有修伶官傳者。以是為長編。而底簿焉可矣。少年聽雨歌樓上。中年聽雨客船中。前塵影事。殊難為情。他日者。或叱覆醬甌焉。或拉雜摧燒焉。或一日三摩挲。珍重愛惜。以之為記事珠。以之為衣貧珠。以之為珍珠船焉。聽之而已。非鄙人所及知也矣。道光壬寅春三月三日。仰屋生記於辰谿戌所之賃廡。

嘉慶朝湖州戴光祿瑞。久官京師。撰藤陰雜記。大半取材日下舊聞考。於都城古蹟攷證特詳云。乾隆間查家樓。月明樓。皆國初舊蹟也。余道光壬辰北來卸裝。即居永光寺西街八寶店年伯朱漕帥茶堂先生家。所見惟查樓尚存。即今前門外肉市廣和樓也。對門有小巷通大街。尚榜曰查樓口。或謠呼茶樓矣。園招牌皆余初訪。月明樓無知者。戊戌夏。雲夢道中。老僕楊升言。月明樓即在永

光寺西街其地近棗林世俗相傳有康熙私訪月明樓之語。編為歌謠。演為雜劇。刻為畫圖。雖婦人孺子皆能言其事。顧鮮有知其地者。

有戲莊。有戲園。有酒莊。有酒館。戲莊曰某堂。曰某會館。為衣冠揖遜。上壽娛賓之所。清歌妙舞。然竹迭奏。戲園前曰某園。曰某樓。曰某軒。偶然茶話。人海雜選。諸伶登場。各奏爾能。鉦鼓喧闐。叫好之聲。往往如萬鴉競噪矣。尋常折柬召客者。必赴酒莊。莊多以堂名。陳饋八簋。野肥酒蕪。夏屋渠渠。靜無譁者。同人招邀。率爾命酌者。多在酒館。館多以居名。亦以樓名。以館名。皆壺觴清話。珍錯畢陳。無歌舞也。間或赴酒莊小集亦然。

戲莊演劇。必徽班。戲園之大者。如廣德樓。廣和樓。三慶園。慶樂園。亦必以徽班為主。下此則徽班小班。西班相雜。適均矣。

今之戲莊。讌客者。酒家為政。先期計開宴者。凡幾家。有客若而人。與樂部定要約。部數既定。乃告主人。署券為驗。主人折柬以告客。曰某日集某所。樂演某部。屆期衣冠必莊。肴核必腆。一獻之禮。賓主百拜。自朝至於日中。吳肅肅雍雍。如也。戲園聽歌。酒館買醉。則不然。屏車騎。易冠裳。輕裘緩帶。笑傲自得。放浪形骸。

之外。不復有拘束矣。酒莊則公譙小集。聽從其便。是合戲莊酒館為一者。特無歌舞耳。乾隆間金陵樓。則與今戲莊異。而合戲園酒館為一者。雅座小賣。熊魚兼美。任適口體。無愧醉鄉。小屋垂簾分曹而飲。曰雅座。肥甘蔬筍。選味而嘗。曰小賣。酒莊則無之。今戲園俱有茶點。曰茶樓。金陵樓於五十一年丙午秋八月停市。今多不知其處。或以五和樓東昇樓當之。非也。廣和樓蓋即其地云。

廣和樓柱。今皆欹斜南向。如金陵五官閣然。或言樓高受朔風震盪。理或然歟。都門竹枝詞云。某日某園演某班。紅黃條子貼通關。今日大書榜通衢。名報條曰。某月日某部在某園演某戲。尚仍其舊俗。蓋諸部赴各園。皆有定期。大約四日或三日一易地。每月周而復始。有條不紊也。廣州城則每日梨園會館懸牌云。某日某班在某處。

春臺三慶四喜和春為四大徽班。其在茶園演劇。觀者人出錢百九十二。曰座兜錢。此散座也。官座及桌子則有價。惟嵩祝座兜錢與四大班等。堂會必演此五部。日費百餘。及戲莊及第宅。綵鵲下此則為小班。為四班。茶園座兜錢各。

以次遞減。有差。堂會則非所與聞。西班諸伶。則捧觴侑酒。並所不習。近日亦有出學酬應者。然召之入酒家。則可。茶園為眾人屬目之地。有相識者。亦止遣僮

僕送茶諸伶仍不登座周旋也廣州樂妙部分為二曰外江班曰本地班

耳賞心錄酒類多不可究詰其職舞能垂手舞每經又每日本地班但工技擊以人為戲

所演故事類多不可究詰其職舞能垂手舞每經又每日本地班但工技擊以人為戲

市比屋回祿可虞賢宰官視民如傷久申屬禁故僅許赴鄉人不可逼視然如

師歌樓無其華靡又其向例生旦皆不任酒其少可免然望之儼然以

肥消木雞令人意興索然有自產而返之想間有強致之使來前者其師輒以

班不習禮節為辭勿違故人亦不強召之召之亦不致也但抵外江班近微

終身如美光不遇范其情局亦不強召之召之亦不致也但抵外江班近微

蘿山下終老浣紗雖有東施並乃無顰可效不亦惜哉

前門外戲園多在中城故巡城口號有中城珠玉錦繡之語中部尉所治地或

且因緣為利東城布帛故東城玉錦繡此五城口號也各舉重者為言

宣武門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財神會館少東鉄門有文昌會館皆為宴集

之所西城命酒徵歌者多在此皆戲園也內城禁開設戲園止有雜耍館外城

小戲園徽班所不到者分日演西班牙小班又不足則以雜耍補之故外城亦多

雜耍館西城菓于巷內街西舊有戲園曰太和軒西草廠胡同有吉陽樓皆雜

草園余

不知也

城外小園凡五在南城者二崇文門外曰廣興宣武門外曰慶順東城一在齊

清人說舊二編

夢華瑣錄

三

化門外。曰芳草。西城一。在平則門外。曰阜成。北城一。在德勝門外。曰德勝。皆徽班所不到。惟嵩祝偶一蒞之。亦但分下包而已。

舊時檔子班打采。多在正陽門外。鮮魚口內。天樂園。今為小戲園矣。

都門竹枝詞云。謹詹帖子印千張。浙紹鄉祠祿壽堂。謂酒莊也。祿壽堂在打磨廠。今尚存。浙紹鄉祠。未嘗日日宴會。特堂會偶然借用其地。在虎坊橋之東。藤陰雜記言。向不知眾樂園何在。後見李自實筆帖云。在虎坊橋眾樂園口。乃知之。今道光年。李自實筆店。乃在珠寶市。而虎坊橋則固無有知眾樂園之名者。竹枝詞又云。每味上來誇不絕。那知依舊慶雲堂。又云。恒德堂中尚可賒。今日酒莊酒館。俱無此二家矣。往日銀官為李海門召客於宜慶堂。今觀音寺前有承慶堂。大柵欄有衍慶堂。然皆酒莊非戲莊也。湘舟云。小李紗帽胡同口慶雲堂。猶及見之。今承慶堂即其地。

今日三慶園。乾隆年間宴樂居也。其地昔甚廣大。今當鋪亦從此析出。又其旁有六合居。亦其地也。

樂部各有總寓。俗稱天下處。春臺寓。百順胡同。三慶寓。韓家潭。四喜寓。陝西街。

和春寓李鐵拐斜街。嵩祝寓石頭胡同。諸伶聚處其中者。曰公中人。聘歌師食月俸者。曰拏包銀。司事者。曰管班。管班職掌分為三。曰掌銀錢。曰掌行頭。衣箱為行頭。曰掌派戲。生旦別立下處。自稱曰堂名中人。堂名中人初入班。必納千緡。或數百緡有差。曰班底。班底有整股有半股。整股者。四日得登場演劇一齣。半股者。八日。曰轉子。諸部周流赴戲園。大園四日。小園三日。一易地。亦曰輪轉子。堂名中人有班底者。許償其值相授受。其堂名多承襲前人舊號。彼往此來。鵲巢鳩居。雖繫以姓氏。不嫌張冠李戴也。間有自立門戶。別命堂名者。曰新堂名。必其人能自樹立。到處知名者矣。然自納班底外。宴部中父老及諸鐘磬笙簫師。所費不貲。不如頂堂名者。有班底及一切屋宇器用。俱坐享其成。可免勞民傷財也。間亦有裏頭居大下處者。俗呼旦曰頭包大抵老夫耄矣。然吾嘗見三慶部演四進士大軸子。其般漁家蜆妹者。乃豔如芍藥。光采動人。約其年當纔二十許人耳。雨初云。此大下處中人。並以其名告。余忘之矣。後問安次香。言其人即李壽林。計其年齒。不相當。恐未必然。

四徽班各擅勝場。四喜曰。曲子。先輩風流。驢羊尚存。不為淫哇。春牘應雅。世有

周郎能無三顧。古稱清歌妙舞。又曰。然不如竹。竹不如肉。為其漸近自然。故至今堂會。終無以易之也。三慶曰。軸子每日撒簾以後。公中人各奏爾能。所演皆新排近事。連日接演。博人叫好。全在乎此。所謂巴人下里。舉國和之。未能免俗。聊復爾爾。樂樂其所自生。亦烏可少。和春曰。把子每日亭午。必演三國水滸諸小說。名中軸子。工技擊者。各出其技。病癯丈人。承蜩弄丸。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劉漓。頓挫發揚。蹈厲總干。山立亦何可一日無此。春臺曰。孩子雲裏帝城。如錦繡萬花谷。春日遲遲。萬紫千紅。都非凡豔。而春臺則諸郎之天天少好。咸萃焉。奇花初胎。有心人固當以十萬金鈴護惜之。嵩祝在當日以韻香一人照映一時。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日午當天塔影圓。幾令人有變一足之思。今雖少佳品。猶能與四徽班抗顏行。非第一仙人一點靈光所照不及此。乾隆間。魏長生在雙慶部。陳漢碧在宜慶部。同時又有萃慶部。或曰。今之三慶班。殆合雙慶宜慶萃慶為一者也。余按四喜在四徽班中得名最先。都門竹枝詞曰。新排一曲桃花扇。到處開傳四喜班。此嘉慶朝事也。而三慶又在四喜之前。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高宗八旬萬壽。入都祝釐時。稱三慶徽。是為徽班鼻祖。

今乃省徽字樣稱三慶班與雙慶宜慶萃慶部不相涉也。

陳銀兜盛時召侑酒者非金陵樓不赴其地在肉市今為廣和樓即昔查家樓也。今日肉市酒樓最多而味最惡劣無諳水火之齊者余嘗謂攜美人赴肉市飲食亦焚琴煮鶴之一事其南則晉元樓在焉皆西商所集其中不設雅座諸伶足跡所不到園中問今夜宴集何所答曰晉元樓則搖首徑去矣。

戲園客座分樓上樓下樓上最後近臨戲臺者左右各以屏風隔為三四間曰官座豪客所集也官座以下場門第二座為最貴以其簾簾將入時便於擲心賣眼竹枝詞樓頭飛上迷離眼訂下今宵晚飯來正如白樂天長恨歌所云迴頭一笑百媚生梁武帝晉白苧舞歌所云含笑一轉私自憐湯惠休白苧歌所云流目送笑不敢言者是矣官座而前短几鱗次曰桌子漸遠戲臺價亦遞殺惟正樓不橫桌蓋舊例也樓下周迴設長案觀者比肩環座曰散座其後亦設高座倚牆矯足可以俯視中庭設案如樓下而坐者率皆市井駟僮僕隸與僮名之曰池子余嘗謂此萬人海真乃眾維魚矣從樓上憑欄俯臨下界長几列如方罫大似白袍鵠立素筆試有司時特不能銜枚靜無譁耳夾臺基曰釣魚

臺亦以下場門為貴。至於上場門，鳴鈺唳聒目眩耳聾，客不願座也。

竹枝詞云：園中官座列西東，坐褥平鋪一片紅。紫紅色為一二品官坐褥，今園中惟用藍布坐具。慶樂園新葺，最華眩，亦止用回回錦。士大夫惟戲莊公譙尊卑咸集，至於茶園嬉戲，說平等法，貴官例得用紅坐褥者，亦當持體，不便降尊。從諸俠少冶游矣。即如長安酒家，速客者在酒莊，則達官貴人，鳴騶張蓋來會。若酒館小集，從無公卿效袁尹屏車騎者。竹者，蓋脫巾獨步，買醉數錢，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大僚顧惜官箴，動以恒舞酣歌，沈湎冒色為戒。長安市上酒家，眠不得不讓謫仙人矣。豪客車中，皆自攜坐具，官座倚闌干，前設短榻，後列高几，各施錦褥，別於客座。後設高座，以坐僕從。撤園中藍布坐具，施之。其散座則坐兜錢外，加坐褥、茶壺、錢百二十。又竹枝詞云：三寸紅箋窄戲單，案今戲園無戲單。諸伶或書片紙，置懷袖，備相識者顧問。惟堂會仍用紅紙戲目，堂會謂戲莊公譙及第宅家宴會館團拜也。堂會點戲放賞，仍用短足炕几，昇錢陳筵前。戲園亦偶有點戲者，但以一紙錢帖畀之而已。

竹枝詞云：雙表對時剛未正，到來恰已過三通。此嘉慶年事也。余案紅豆村樵

紅樓夢傳奇凡例云。紉竹之般哀。不可無金鼓以震盪之。此言殊近理。今梨園
登場日。例有三軸子。竹枝詞注云。軸音紉。早軸子客皆未集。草草開場。繼則三齣散套。皆
佳伶也。中軸子後一齣曰壓軸子。以最佳者一人當之。後此則大軸子矣。大軸
子皆全本新戲。分日接演。旬日乃畢。每日將開大軸子。則鬼門換簾。豪客多於
此時起身徑去。此時散套已畢。諸伶無事。各歸家梳掠薰衣。或假寐片時。以待
豪客之召。故每至開大軸子時。車騎蹴躡。人語騰拂。所謂軸子剛開便套車。車
中載得幾枝花者是也。貴游來者。皆在中軸子之前。聽三齣散套。以中軸子片
刻為應酬之候。有相識者。彼此互入座周旋。至壓軸子畢。鮮有留者。其徘徊不
忍去者。大半市井販夫走卒。然全本首尾。惟若輩最能詳之。蓋往往轉徙隨入
三四戲園。樂此不疲。必求知其始訖。亦殊不可少此種人也。今日開戲甚早日
中。即中軸子不待未正。無為李小泉言。嘉慶初年。開戲甚遲。散戲甚早。大軸子
散後。別有清音小隊。曰檔子班。登樓賣笑。浮梁子弟。迷離若狂。金錢亂飛。所費
不貲。今日雖有檔子班。但赴第宅清唱。如打轆包之例。不復赴園般演矣。京城舊日
類子房皆打轆包。赴人家保。又近來諸部大軸子。恆至日昃乃罷。惟四喜部日
定。則班中諸伶亦打轆包。

未高春即散猶是前輩風格內城無戲園但設茶社名曰雜耍館唱清音小曲打八角鼓十不間以為笑樂南城外小戲園或暇日無聊亦有檔子赴園然自是雜耍館之例非復當年大戲散相繼登場意思也

京城極重馬頭調游俠子弟必習之硃硃然斷斷然幾與南北曲同其傳授其調以三絃為主琵琶佐之呼韻曰轍謂換韻曰換頭所用南中歌伎唱馬頭調

皆小曲北道郵亭抱琵琶入店小女子唱九連環帶都魯每卸裝酷村釀解乏聽之亦資笑樂皆與京城馬頭調不同也孔東塘桃花扇聽稗一齣演說本師擊通齊一章云是賈兒西刑部所製

鼓兒詞也京城馬頭調即此意

伶人序長幼前輩後輩各以其師為次兄叔祖師稱謂秩然無敢紊者如沙門法嗣然堂名中人主家為事者其僉僕呼之曰當家的或曰老板對之肅肅然如主人翁檀天祿嘗於酒座遇秋芙沈醉側戴花邊小氍帽蟠大髮髻於頂披衣趺鞵作賴棚裝稱奴而前笑曰檀師爺者我竟當何如天祿噤不能言良久但期期曰我長汝師傅一輩奈何取笑彼中人長幼之別蓋如此

堂名中人其徒皆稱之曰師傅師傅有內行外行之別如翰林諸公之分內班

外班也。翰林以起家不由庶吉士官編檢徑由別衙門轉入者為外班。後輩待之但視庶常前輩用紅待生帖。樂部中師傅如秋芙之師李三故竹香僕是外行也。即檀順林之父本非京城歌樓中人自南中攜其子北來納班底錢入三慶部如是者亦外行也。

乙未冬夜過日新堂。值其前廳事大會。從窗隙窺之。廣筵肆設。一中年白哲人據上座。部中父老如李六宛范四寶及國香堂主人檀天祿遇源堂主人琵琶慶日新堂主人殷采芝敬義堂主人董秀蓉寶善堂主人陳金彩耕齋主人吳震田八九人皆與焉。翠香三元寶齡寶齡久不登場但侍采芝起居飲食而已及名下後生凡十二人環侍左右。問玉仙答曰。此吾師爺輩落籍後去為長蘆鹽商。今來京師從故人飲耳。俗呼旦脚曰包頭。蓋昔年俱戴網子。故曰包頭。今則俱梳水頭。與婦人無異。乃猶襲包頭之名。祇不祇矣。聞老輩言。歌摺梳水頭踰高躋二事皆魏三作俑。前此無之。故一登場觀者歎為得未曾有。傾倒一時。今日習為故常。幾於數典而忘其祖矣。

伶人中如盧蒲嫫易內而飲酒者最初惟五柳堂陶月仙

義時最為奇貨

今自相竊妻妾已成風俗入其家群雌粥粥動曰師娘師姊妹矣然若輩中稍自顧惜者猶屏弗與齒故其徒僅竄名小班中今則浸淫入和春嵩祝矣琵琶慶豁達大度如楊越公不問紅拂伎行踪開閣遣去駱楊馬枝之流以數十計獨不許馮子都當壚調笑亦一奇也其尤陰賊險狠者莫如趙懸郎即王喜也廣設罟獲陷阱雉媒魚餌日日含沙伺射人影中傷者踵相接也今過其門者猶惴惴有戒心

目前南城酒館以觀音寺前福興居如松館為要裕興居在楊梅竹斜街浪得名耳福興居即昔日義興居庖人能識美人嗜好奔走者又能伺主人喜怒某饌為某即設作何烹治無弗當意者東偏有小院許金橋兵部目為醉鄉深處梁翰屏太史書榜揭楣端余往來既熟以尋常行處四字易之又書太白酒樓集唐一聯曰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凡我同人卧甕頭眠壚側者見之莫不大笑丁酉夏秋間又闢後院葺屋五間規模闕敞酒人益多來者如松館厨中般品不逮福興居而西北隅別有一院重房複室境極幽邃促鄰談心無恩乃公事者遊人多樂之也打磨廠西口東勝居有窟室後臨護城河入其中如

伯有飲酒亦是別趣。但恨膳不佳。且東城無美釀。是缺典耳。東城多沽湧金樓酒。絕少陳醞。遜全城遠甚。

近日酒人登座。必先屬曰。全城帶票。蓋全城鳳記在觀音前。陳醞最佳。來酤者以

一紙署酒價。羈壺口。俾持歸為驗。故曰帶票。余戲謂東坡有調水符。此調酒符也。

京師歌樓楹帖多佳者。虎坊橋浙紹鄉祠一聯云。地居韋杜城南。日下衣冠

共聽謳歌。來上國。人在粉榆社裏。風流裘履。恍攜紫竹到山陰。吳學博師最賞

心亟述之。謂無一字虛設。元本上國衣冠。共聽謳歌。來日下。余稍為移易之。慶

樂園一聯云。大千秋色在眉頭。看遍翠暖珠香。重游瞻部。十萬春華如夢裏。記

得丁歌甲舞。曾醉崑崙。相傳為吳梅村祭酒手筆。芬芳徘徊。感均頑豔矣。或云

朱竹垞檢討作此。未必然。朱十入本朝。總角婉孌。涵泳聖涯。與閱歷滄桑。俯仰

身世。悽切心脾者不同。即云作在己未。未舉鴻博以前。然言為心聲。有何逼迫

大不得已。而為此哀以思之音也。丙申園主人脩飾欄楯。並此聯新之。以退光

添填金字。俗劣令人不可嚮邇。曩見商邱陳氏家藏舊揭法帖。樂毅論。枯樹賦。

文皇哀冊。廿種蘭亭。廿種蘭亭今歸常熟翁廷尉師督學廣東。日以百六十五金得之。其中最精者定武淡墨本。天字不全。本唐神龍。

本費秋壑本皆並是紙墨精妙古香盎然而裝褙皆殊庸下雅不相稱太是減色可惜也廣和樓長聯起二句云廣樂奏鈞天和鼓鳴盛世下文不佳出自俗手亦不復記憶矣和春班天下處在朱太傅舊宅對門門前春帖子云和鼓鳴盛世春色滿皇都典麗莊雅不知誰氏手筆

聞姑蘇戲館有集南北曲一聯云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來清詞麗句運古如自已出望而知其為才人之筆又全浙新館在下斜街嚴介溪聽雨樓舊宅也中有楹帖云牆頭過酒聞鄉語花底移牀夢故山古人謂佳文字惟在言人所不能言而又適如人意中所欲言如此乃不愧天地間真文字集南北曲之最佳者月老祠楹帖云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此前生注定事莫錯過姻緣次香挽松秀堂桂喜即用此為粉本陳荔峰少宗伯少年典福建鄉試留題江山船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只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余留香小閣一聯云有情皆眷屬無事小神仙此二語癸巳春余客清河道官舍儀徵師家孫南臺為予做曼生法刻雖止得半亦自可凌仲子在揚州曲局修曲譜又定金元明人南北曲論定別裁於本朝獨壇天昉思長生殿為第一而明曲雅不喜玉茗堂

且謂四夢中以牡丹亭為最下。中北曲尚有疎快之作南曲多不入格至於

驚夢尋夢諸齣世人所辨香

者乃幾如躍冶之金矣余於曲學未涉藩籬

固未敢奉一先生之說遽定指歸也癸未歲白小山尚書督學廣東試嘉應諸生古學桃杏嫁東風賦以嘶騎漸遙征塵不斷為韻表叔李湘賓才人也一篇之中盡用南北曲薰香摘豔紙醉金迷如有明盛時珠江競渡豪家爭以孔翠珠貝飾船蓬璀璨陸離令人不可逼視其押漸字韻曰過眼之絮飛漸漸用東坡詞枝上柳綿吹又少語融化入妙然其中如新繡轡都泥泥儂真命薄小金鈴怪疼煞花也魂銷素筆試有司乃放筆為踰闕之言樂也而淫謔分已處歌詩不類躍冶斯譏責脩賢者夫亦安逃昔庚辰顧耕石侍講歲試嘉應賦題為江上琵琶湘賓作有曰烟波老汝誰憐香夢如塵羅綺輸人不管流年似水上句侍講所易也玉簪記對牡丹亭庶幾麗則不淫無愧詞人耳

壬辰九秋余由甯河赴保定填金縷曲一調題沙河店壁新城令章邱李二載門名廷榮行部見之大有手疊花牋抄稿去天涯沿路訪斯人之意甲午夏過新城乃定交留為平原十日飲盡出其生平撰著盈尺許相質瀕行餽贐殊厚

翰墨緣香火緣。夫豈苟然。然詞殊不佳。大似曲子。宋人詞皆付歌喉。故得盡情言之。金元以降。北曲既興。重以南曲。而詞之界限遂窄。高一分為詩。低一分為曲。朱子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嗚呼微矣。詞附錄於此。曰酒碧燈紅。夜判天寒。雙袖薄。小胆空房。生怕忍。料理十千酒價。莫再琵琶輕易抱。我何曾慣聽傷心話。約畧似桓子野。年來走遍章臺馬。有個人。掃花風。帶寄香。顰蛾聽說秋窗風雨。夕挑盡相思燈下。珍重託瑞天。鶴駕過。夏刺留書。劍在。咒東風。敢怨。嬰哥。罵明年。約準歸也。

又余壬辰冬。填喜遷鶯一調。其起句云。輕紅簾隙。甚夜來釀就。欺人寒色。翠袖兜香。青衫拚醉夢也。何曾穩得。照井論情。迴波顧曲。況是婆婆趁拍。為誰浮大白。自檢點。夢痕襟窄。此亦大似曲子。然每與同人論及茲事。顧鮮有以吾為知言者。惟仁和葛四太史蓬山。許為知言耳。蓬山詞學受之婦翁謝觀察。椒石篤小雲。世兄。幕間余為學海堂經生。意是冬。烘學究相遇。殊落落也。後謬聞黃陂邱五采。臣言余好填詞。乃以蕉夢圖索題。為諸夢窗自度腔。落後一調。歸之則大喜。過望。因填月底修簫譜。一調為余題。春燈問字圖。以相報。從此定交。然余笑芙蓉詞。用夢窗題。超昌所畫芙蓉詞。亦近曲。子殊不佳。蓬山守詞律極細。極嚴。余往往不能。範我馳驅。蓬山引繩削墨。無所假借。一字之師。韋絃佩焉。吾兩人剪燭對床。有所商榷。或也。友至輒以他語亂之。此中人語云。固不足為外人道也。

晃州通守南陵何芟亭先分

市獲盜賊。藏中有竹簡一。磨治瑩膩。刻畫精

頂禮

綴上作行楷極秀媚書七言律詩曰琅玕消息近來聞玉冷空山墮小雲滄海
西頭裙自浣翠微深處被親熏人來月殿分鸞宇草滿芝田付鶴芸香篆若能
通御座萬枝真降一齊焚極似玉溪生集中錦瑟碧城之作不知所謂不敢強
解也款題二行云乩仙詩縹緲可愛芝潤作楷慈泚鑪字瑞芝閣主人清玩竹
暎山莊下有顛倒死央印色色可愛惟小字別號無可稽考大是恨事所謂瑞
芝閣主人者不知何許人或者如意館中人耶聞盜賊大半湘陰質庫物獨此
物不似金穴銅山中來者其所從來不可究詰矣惜於時無好事者訊之盜口
為得其實也

竹枝詞云干支冠首換年年案近日春帖子幾同折白燈謎歌樓伎館投贈聯
句動以名字分隸對耦已成俗套牽強湊合幾至不成文理惟幼時聞六蓬船
有細新者吾州百花洲名伎也嘉應之水曰梅江連潮州以入海往來皆乘六
蓬船如浙之江山船隨園來嶺南以未得賞識
六蓬船為恨潮州太守萬子輿有集句一聯云細推物理須行樂新得佳人字莫愁
真乃如玉合子蓋奇妙不可思議所謂好語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每新歲及鄉會試場後團拜公讌日不暇給則諸部分包或遇傳差亦分包傳

差者官府公會徵諸郎承直也大抵堂會或分二三包不等其茶園開戲自若也有時茶樓門首標紅曰傳差不開戲則必御史臺傳差不敢分包者矣鄉會試場後各園及堂會必演王名芳連升三級花面演說題解以為笑樂未免侮聖人之言案此體自漢魏六朝人已有之假借同音用資談柄玉茗堂尤擅此長其最佳者牡丹亭閨塾齣杜麗娘上場賓白云酒是先生饌女為君子儒匡鼎解頤可稱無上妙品

嘉慶二十五年京師春臺班忽無故散去七月宣廟宮車晏駕道光十三年癸巳和春班散去四月孝慎皇后升遐蓋普天率土過密八音運會所值氣機先兆莫知其然而然

曲家務頭二字余向不解所謂舞勺時讀桃花扇教歌一齣李香君唱牡丹亭驚夢早羅袍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一曲至雨絲風片蘇崑生曰誤矣絲字是務頭於時竊訝之案此曲工尺絲字譜止尺上二字非板並非眼不識崑生所謂誤者安在凡遇曲師即舉此質之莫能言其所以然後閱水滸傳朱仝入歌院聽笑樂院本至務頭停般乞纏頭是務頭又似關目不關曲中節拍矣金瓶梅

亦屢言笑樂院本是自元及明皆有笑樂院本似通俗常演者究不知是何院本又不知務頭畢竟如何雖老歌師無知之者余古強喉直自愧不能學歌於此事尤深抱陶隱居一事不知之恥

萬柳堂益都相國馮文毅公所築舍也國初為清遊勝地坐論退食躡屐東山門生追陪杖履來遊來歌已未制科諸公集中莫不矢卷阿之音今荒烟蔓草斷井頽垣幾不能指其地矣余住京七年不知萬柳堂何在暇日問車夫醉王乃知在沙窩壘察二門內可謂禮失而求諸野

今日拈花寺阮太傅辛未壬申在都常遊又與朱野雲補種柳

事詳聲經室詩集同治戊辰九月九日掌生注

豐台芍藥在昔為勝游今則二三月間南西門外三官廟海棠開時來賞者車馬極盛城內龍爪槐城外極樂寺皆遊春地也游人皆自携行厨惟陶然亭小有餘芳二處有酒家陶然亭暮春即挂帘賣酒小有餘芳則遲至入夏乃開園其地為尚書郎三君三寶尺五莊別苑尺五莊有馬鬣封三君爪髮藏焉過小橋出園即為小有餘芳清暑招涼調冰雲藕大有江鄉鰕菜之思西風斜日鱸魚香不止水村山郭酒旗風也每歲例以修秋禊為期鬪醉者日不暇給至中

秋則盡償酒債。十扣柴扉九不開矣。南橫街圓通觀大殿後垂花門外牡丹。左右各一本。濃豔凝香。迥非凡品。特其地近市。湫隘囂塵無過而問焉者。每歲暮。挾諸伶出豐宜門。入花局觀賽。中唐花牡丹碧桃玉蘭迎春之屬。先春爭放。美人名花香光照映。歸則各乞數種載去。陳迦陵邵山人潛夫傳述林山人古度言。乾嘉時戚南塘開府鎮海上。諸文人依之者如魚赴壑。每醉後檮蒲之會。積錢隱人。余澹心板橋雜記則言諸名士會獵舊京。多集李十娘家。文酒之宴。費必百金。真可謂銷金窩。今京師冬月出南西門看花一行。亦中人十家產云。三官廟中有花之寺。壬辰初入京。龔定菴招余會公車。諸名士宋于庭包慎伯魏默深端木鶴田諸公十四五人於其中。余初不知其地所在。年伯御史中丞朱公聞之。笑謂徐少司空師曰。此必君同年生所為。既而戾止。則綺疏盡拓。湘簾四垂。花之寺綽楔在焉。前後皆鐵梗海棠。境地清華。頗愜幽賞。余詰定菴。蚬戶銑溪徐彥伯澀體阿掌雅所不喜。君奈何亦墮此惡趣。答曰。此曾賓谷健言也。羅兩峰夢前身為花之寺僧。故賓谷先生為署此榜額。後二年余閱宋牧仲筠廊偶筆。則花之寺實有其地在青州。開卷有益。信然。

培按王漁洋分甘餘話沂水縣有花之寺不解

其義張杞園問之土人云以寺門多花卉而逕路爲折如之字形故以爲名周侍郎櫟園詩月明蕭寺夢花之其長子在浚有花之詞一卷與宋商邱所載地名不符是一是二恨不起宋本而共質之也壬寅四月十五日癡記

後門外李廣橋一帶明湖滉漾大似江南水國每過其地輒令人起秋風蘼蘼之思有慶龍堂水檻迴廊軒窗四敞盛夏入其中一望芰荷蘆荻間與鳬鷺鷺上下浮沉薰風勝涼心清香妙恍如置身海上三神山明時金鰲玉螭深閤禁籞諸臣得承恩直西苑賞花釣魚者詎爲希世之榮聖朝與民同樂西海子許遊人來往紫宸美富咸得瞻仰慶龍堂近依禁城水木明瑟別有林泉野趣亦必不可少此境界也嘉慶間有小有天園今無之矣

如意館中花萬樹一時都讓鄭櫻桃今京城有櫻桃斜街惜無佳伶居之負此雅名

高慶林有女年及笄矣許字韻香既而悔之將奪以畀春山時杭州顧二西漁聞之銳身以黃衫押衙自命乃得復歸林氏惜韻香未娶而歿也

韓四季卿言有常州人楊姓善寫真凡諸伶之色藝擅名者必爲寫照裝爲巨冊凡百六十餘人矣其中以慈仙爲首近日名下十得八九杜詩所謂必逢佳

士亦寫真可謂世之有心人。余聞之喜躍不寐。將假得臨摹。忽遽未能也。惜其中獨無韻香小像。可云第一缺憾事。顧西漁家有韻香橫看子。名流題詠已滿。然神情殊不肖。姍姍來遲。是耶非耶。宋人詩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正此之謂也。

韻香歿後。樞權厝義園。既不能歸。且未得塋。詠霓堂司閤者河間人劉二。故韻香僕也。午夜無事。每與余言及韻香生時事。往往歎歎不能自己。丁酉秋中元節。余約小霞以一盂麥飯。一陌紙錢。同酹韻香。先一夕余忽有河魚之疾。竟負約不能從。為之悵快累日。昔橋太尉謂曹公。他日不以斗酒隻雞上塚者。車過三步。腹痛勿怪。吾於韻香。能不拊心呼負負。

傳經堂劉天桂。三法之師也。有弟曰劉老二。家政出內。皆主之。韻香小霞之師曰劉正祥。天桂子也。既沒。其弟劉二主家事。有錢癖。其徒脫籍者。豁壑不易盈。正祥之妻心弗善也。然亦無如之何。正祥有女曰阿瑛。寡母珍惜如掌上珠。許字小霞。己亥二月得阿霞。言去歲自南中迎其父母來京。秋間阿瑛子歸。嘉耦曰妃。善時為婚。家室完好矣。為之一快。

傳經堂弟子。余所及見。凡三輩輩三人。其名皆以鴻寶二字為之樞紐。當日三法。法齡法慶法寶也。次則三鴻。鴻寶鴻喜鴻翠也。後則三寶。福寶多寶才寶也。韻香為廣大教化主。即此亦其一端。

京師有春臺十子之稱。金鳳曰書猷子。常桂曰賴棚子。長春曰煤黑子。金齡曰黃蒂子。其六人余忘之矣。紐香面目黧黑。有墨牡丹之誚。金齡則高視闊步。縱恣不羈。十子者。或論其性情。或肖其容貌。或品其行事。象形惟肖。如見其人。韻香嘗笑謂尚有靴襪子一人。何不廁其間。聞者莫不大笑。或集為偶語云。司獄情人太僕仇人朱狀元夫人。煤炭捏成莊子婦。紐仙師弟韻香兄弟。殷采芝徒弟。銅絲鈕就國王頭。蝴蝶夢劈棺為煤黑子所演劇。黃蒂子演西遊記女兒國王。其行步首自搖動。顫顫巍巍如也。故以為笑。

桐仙本名金鳳。以其字不雅馴。且以嚴東樓家優同名為嫌。乃易之為今鳳。或疑二字於文不口。余按明嘉靖時。冒伯塵所集秦淮四美人。有趙今燕與馬湘蘭齊名。今桐仙有佳弟子曰秀蘭。演馬湘蘭畫蘭劇。是亦佳話也。又春暉堂弟子小秀蘭。既與小桐同名字。韞香又嫌與鴻寶字韻香同音。乃更曰香吏。電白。

潘石樵所定也

金魚池在昔盛時幾如唐之杏園曲江池今則已無酒肆但有娼舍人皆掩鼻

而過之能無今昔盛衰之感惟市人驚生魚者寄畜池中耳京師最重白鰓一

魚灤河鰓魚價亦不賁何曾日食萬錢猶嫌無下著處非虛語也市中日過午

必清晨先論留之乃得供晚餐否則魚已入池不可復出未免彈缺而歎矣

入伎館閒遊者曰打茶園赴諸伶家閒話者亦曰打茶園有政一去二三里詩

者曰一去二三里堂名四五家燈籠六七個八九十碗茶伶人家備小紙燈數

百客有徒步來者臨去則各予一燈囊火以行中北城所屬胡同入夜一望熒

熒如列星皆是物也余戊戌春燈謎有俗語一條隱四弦秋曲子一句曰到相

公下處空坐不擺酒隱茶別齣這村夫不過是茶客謔也而虐矣

有歌樓一字訣曰瞧叶音翔而後集也曰好叶去聲兼所愛也曰要定於一也

曰叫來何暮也此有二義一則恨相見晚所謂千呼萬喚也曰鬧情所鍾也曰溺音鳥

去聲京師謂憐生畏也又即不是完家曰戳音及於亂也曰跳得新舊舊異思

任性曰溺還也曰漂去聲京師謂通債弗償曰漂竹枝詞所謂難為繼也斯事始終八字

盡之事有相因勢有必至此欲覺晨鐘也

有茶園三字經凡十句余但記其最後三句皆殷仲堪所謂咄咄逼人者曰啜
茶來有客例先獻茶此復重言以申明之者逐客令也既醉翁之意不在斯君
子之交淡如挹彼注茲瓶之罄矣鼠飢飲河已盈其腹大如五石瓠豈僅盧仝
七碗僅為消渴解嘲所謂日旰君勤大夫風退侍坐者請出矣曰點燈籠郎近
夜來千金一刻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不引看劍之杯空燒檢書
之燭驪駒在門麻蕪見跋束緼以請王不留行斯乃古文大誓所謂前歌後舞
師乃搗矣曰明兒會當歸既贈芍藥將離薄送我祁釐然而逝翩若驚鴻矯若
游龍賓不顧矣是耶非耶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爾道是河中開府相公家我
道是南海水月觀音院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矣活畫一語言無
謂面目可憎無可奈何應酬情狀翻手為雲覆手雨豈獨阮嗣宗能為青白眼
哉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可為知進而不知退者戒又入門一語曰那兒來
已隱然有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之意

杭州吳氏撰燕蘭小譜天津張氏撰秋坪新語皆在乾隆庚戌辛亥間備載魏

長生陳碧溪盛時事張君則及見銀兒之敗故其書載李載園令滿城時周旋銀兒事甚悉曰君子以為難至所記銀兒被盜事則以告者過不如是之甚也老僕楊升年七十餘隨余赴戍道中無事茶前酒後輒呼使說京城舊日瑣事以余所聞印證之或合或不合紀文達公出塞往往從老校退卒談論采入筆記中不特東坡好強聞人說鬼姑妄言之妄聽之作無可奈何消遣也楊升言魏三年六十餘復入京師理舊業髮鬢鬢有頰矣日携其十餘歲孫赴歌樓衆人屬目謂老成人尚有典型也登場一齣穀價十倍夏月般表大嫂背娃子下場即氣絕魏三為野狐教主以蒲萄架銷金帳二齣楊升所云云我未之前聞也魏三有弟子二人長曰金官今人但知銀官而已金官白晳銀官微有雀斑兄弟同買屋孫公園別宅而居今相傳直隸總督溫公承惠宅即其地非也銀官宅在後孫公園當日呼亢家花園聞其中有塋地在馬園既歸銀官復賂亢氏子孫使遷塋大興土木窮極侈麗不三月而禍作門外築馬牆猶未竟也先是有遊僧坐關銀官門外募千金施靳弗與未幾遂及於難僧亦不知所往此與西門慶施五百金營梵刹事相類而相反

梁家園在虎坊橋或云故真定相園也其南則下窪子在焉是為先農壇後梁園亭樹榭石無存者有僧營佛宇其中曰壽佛寺募諸善男子善女人日費八金為糜粥以食餓者五城惟冬春之際設飯廠獨壽佛寺粥廠無間寒暑其西又有義學大門春帖子曰為善最樂讀書便佳近年京城有東西悅生堂皆壽佛寺倡之可謂無量功德相傳眾樂園在虎坊橋究不知其地必非梁家園也朱九胖子太傅文正公從孫畸人也日遨遊歌館中人見之呼曰九哥請坐即便就座問以今日某部在某園某人演某劇言之索索如貫珠一曲未終翩然又去矣大有晉人風度唐太宗呼虞永興為行秘書九胖子可當其目

京城拜客用三寸紅紙揭木刻姓名而備載住宅街巷於紙背以便閭人登記

門簿名曰小片子惟翰林諸公謁前輩概用白帖子其餘師生衙門

吏禮二部俱用紅紙大片子以代全柬老輩書札必用副啟有

官前後輩衙門及科道官

名正具名另具之別外省拜客用單片必注曰附全蓋單片止載姓名里居其稱謂仍見全柬中也今一切趨簡易副啟久廢不用而片後亦刪附全二字猶名責實儉我從眾亦無不可藤陰雜記載曾於斜街廟地攤買得客氏拜三字

名紙。毛西河曼殊別志。書執言寒冬晨起呵凍書刺。是康熙初年名紙。仍必親筆書也。小片子用木刻印。搨不知始於何時。今友朋交際往來書帖款式已不復用。居中一行。惟鄉間則雖平常通問。仍遵曩規。書中行下半截。曰某人拜。無論饋遺候問。皆然。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矣。獨京師諸伶人謁士大夫。或治酒饌邀乞過臨。其柬必曰門下某人拜。其字書居中下半行。雖王正登門賀新歲亦然。但俱用小片子耳。士大夫自謁前輩外。門刺止用小片子。惟喜慶事以貨財為禮者。速客用大片子。名曰請分子。伶人則請分子亦小片子也。八旗職官拜謁用單帖。裁為三條。書銜名於下半行。曰職名。部院官坐班公會用職名亦同此式。

王漁洋早朝口占。嘲南海程周量云。轎中端坐吃檳榔。國初京城前三門。為新修石路。不許行車。京朝官並坐轎。今惟一二三品大員乘轎。四品惟順天府丞得乘三人轎。下此皆乘車矣。乾隆初年尚以騾車為市僧代步。京官尚乘驢車。大約如六朝人貴犢車之意。今日內城間有佳驢車。外間驢車直是寒乞相。惟以騾車為通用。但官車用大鞍。市車用小鞍。以是為差別耳。嘉慶年官車率用氈帷。飛簷後檔。道光年大半從儉。坐布帷圓蓬四六檔車。而引馬則多於往日。

此亦一時風氣也。聞昔年伶人出入皆軒車駿馬，檐帷穴晶，引馬前導，幾與京官車騎無辨。今日此風已變，輿馬雖華澤，不復敢用大鞍，且其僮僕皆跨轅，並無騎而從者矣。即部院經承書吏亦然，其小鞍車有頂馬跟馬者，惟提督府有翎頂番子頭目耳。都門竹枝詞云：止有貂裘不敢當，優伶一樣好衣裳。諸君兩件須除却，狐腿翻穿草上霜。諸伶雖服飾，僭擬小帽俱用紅綬。獨大帽仍用矮梁，外褂仍用元青。至行褂則大半石青矣。各衙門惟供事入署當直衣石青，外套此外凡部寺經承書吏庫丁及番子頭目概用元青。外褂至皂隸禁卒則袍褂並穿青色。此亦藏羊僅存矣。伶人僕從外服俱用元青，又例不著鞞，大道中車數輛，蹴蹴而行，而過可一望而知之也。

諸五壽原述其尊甫怡亭先生言：嘉慶間嚴查虧帑，直隸一縣令坐挪移逮繫詔獄，將論死。令蜀人也有蜀伶慨然曰：蜀人居京師者不少，何無一援手者？乃銳身自任，出五百金為倡，沿門拓盃，旬日得萬餘金為償官。令乃得脫，惜忘其名。乾隆朝擅名者，魏三、陳銀皆蜀人。今樂部皖人最多，吳人亞之，維揚又亞之，蜀人絕無知名者矣。

伶人早起必大聲習六字，先為合口呼三字，曰伊音啞亞音鳴嗚音暗，後為開口呼三字，曰嘻哈呵，輒竹枝詞所謂雞鴨鵝是也。國書十二鳥珠々々々々對漢音阿額伊鄂烏譏至々々々二句，則皆對漢音傲歐優，西域三十六字。

母統於十二攝以迦結始以鈎歌終。中國古音無六麻一韻。自婆羅門翻切之學流傳入內。始有之。其字半從歌戈。半從虞模韻轉入。然天地元音實從阿麻字為始。試驗小兒初生啼聲。開口必先曰啞啞。此人聲自然。不可誣也。國書出於蒙古。蒙古書出於華嚴梵夾。夫有所受之。非武斷臆說。漢書儒林傳。東方朔曰。伊優亞者。詞未定也。然則西京已有此語。樂府妃呼稀。羊伊吾之類。亦即此理。特自古在昔。未有筆之於書者。故無從傳習耳。天文算法之最精者。中法皆不如西法。然地員出於曾子。九重見於楚詞。而泰西人謂借根方為東來法。宋人測圓海鏡已有立天元一法。是中西合法。殊塗同歸也。等韻之學。梵語謂字母曰悉曇迦佉。至劣。然也是也。謂切韻曰毘佉羅岡康至。獲聲是也。玉篇用二十四字母。多所兼并。至正字通乃欲盡改用音和。則於通廣偏狹之理。概乎其未之聞矣。智創巧述。範圍不過。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師師相傳。委蛇行可。從迹焉。聖人復起。因而重之。識大識小。亦何常師。故曰禮失而求諸野。則韻理與天文算法二者。其尤彰彰也。

遼人制契丹大小字。金人初無文字。太祖命完顏希尹制女直字。依倣漢人楷

字用契丹字制度為之。熙宗別制女直小字。以希尹所制者為女直大字。國朝天命六年三月。命巴克什達海加國書圈點。布在方策。至今遵守。余自恨未得讀欽定同文韻統。不識五十二母。故於三合翻切之理。未得觀其會通。思之心輒怛怛。

明人作九宮譜。強為分析。如理琴瑟。今人恨不起高氏子於九原。使抽刀斷之。

凌教授仲子

廷堪

曰。此特燕樂商調之太簇一韻耳。多立名目。徒自苦耳。丙申

夏四月浴佛日。謁阮儀徵師。乞假凌君燕樂考原六卷讀之。師笑曰。明日敢榜矣。尚有此閒情。逸致耶。因言金元北曲未興以前。唐宋人所填詞。皆以合樂。曩撫浙日。檢宋人詞數十調。授尚衣。命伶官譜工尺歌之。不能諧婉悅聽。且多不能作譜者。余於是為備陳古樂與今樂。中間尚隔燕樂一關。古雅樂以琴。燕樂以琵琶。今俗樂以三弦。琴之么弦。即琵琶之大弦。三弦又即琵琶四弦而去其第一弦。由古及今。弦遞小。轂亦遞高。其間蓋遞隔二韻。如琵琶用工字調。三弦用上字調。斯無不合矣。毛西河不明此理。以唐甯王宮中玉笛譜工尺推雅樂。是以今樂強合古樂。無怪其扞格不通。唐宋人填詞合樂。皆以合燕樂。叶琵琶。

今歌師所習南北曲叶以三弦即求與金元人合琵琶之北曲尚難強合況上合燕樂能不參差此其故固非梨園子弟所能明也師大稱賞詳具余上師書中常州陳少逸撰品花寶鑑用小說演義體凡六十回此體自元人水滸傳西遊記始繼之以三國志演義至今家弦戶誦蓋以其通俗易曉市井細人多樂之又得金聖歎諸人為野狐教主以之論禪說文法張皇揚詡耳食者幾奉為金科玉律矣紅樓夢石頭記出盡脫窠臼別闢蹊徑以小李將軍金碧山水樓臺樹石人物之筆描寫閨房小兒女喁喁私語繪影繪聲如見其人如聞其語竹枝詞所云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記一時風氣非真有所不足於此書也余自幼酷嗜紅樓夢寢饋以之十六七歲時每有所見記於別紙積日既久遂得二千餘籤擬汰而存之更為補苴掇拾葺成紅樓夢注凡朝章國典之外一切鄙言瑣事與是書關涉者悉匯而記之不賢者識其小者似不無小補焉其禪悅文法託諸空言概在所屏似與耳食者不同今忽忽十餘年未能脫稿殊自慚也嘉慶間新出鏡花緣一書韻鶴軒筆談亟稱之推許過當余獨竊不謂然作者自命為博物君子不惜懶祭填寫是何不徑作類書而必

為小說耶。即如放榜謁師之日。百人群飲。行令糾酒。乃至累三四卷。不能畢其一日之事。閱者昏昏欲睡矣。作者猶津津有味。何其不憚煩也。紅樓夢叙述兜女子事。真天地間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作。陳君乃師其意而變其體。為諸伶人寫照。吾每謂文人以擇題為第一義。正謂此也。正如金瓶梅極力摹繪市井小人。紅樓夢反其意而師之。極力摹繪閨閣大家。如積薪然。後來居上矣。顧余有私見。欲獻而商之者。寶鑑中所稱士大夫。我輩為尊親賢者。諱禮固宜之。至其中小人如奚老土之類。夫也不良。歌以諱之。不忍斥言。亦忠厚之至。獨至杜琴言等十伶官。亦別立名目。此大不必若輩方幸得附驥尾。而名益顯。奈何忍使湮沒弗彰乎。桐仙為余言。杜琴言即桐仙也。書中推為第一。未知信否。其十人者。曰杜琴言。袁寶珠。蘇蕙芳。陸素蘭。金漱芳。林春喜。李玉林。王蘭保。桂保。秦琪官。十人者皆不知所指。不能求其人以實之。素蘭春喜玉林雖有其人。皆與此書所述不稱。必別有所謂也。余丁酉夏從嚴州友吳立臣達案頭見之。迫欲借抄。未得其便。聞李卿言。少逸館內城一尚書郎家。咫尺天涯。未能一握手為笑。殊恨無緣。暇日作尺一書致少逸。述鄙見質之。方把筆而難作書。未及達也。

立臣亦緣事論城旦。所謂品花寶鑑者。不知落誰何人之手。或者如歐公文。有

蛟龍妒且護之耶。

寶鑑是年僅成前三十回。及已面少遜。避廣西歸京。乃足成六十卷。余壬子乃見其刊本。戊辰九月。掌生記。

吳中舊有集秀班。其中皆梨園父老。切究南北曲。字字精審。識者歎其般容之妙。以為魏良輔梁伯龍之傳未墜。不屑與後生子弟爭朝華夕秀。而過集秀班之門者。但覺天桃郁李。關妍競豔。兼葭倚玉。惟慚形穢矣。道光初。京師有仿此例者。合諸名輩為一部。曰集芳班。皆一時教師故老。大半四喜部中舊人。約非南北曲不得登場。般演庶幾力返雅般。復追正始。先期遍張貼子。告都人士。都人士亦莫不延頸翹首。爭先聽觀。為快。登場之日。座上客常以千計。聽者凝神攝慮。雖池中育育群魚。寂然無敢譁者。蓋有訂約四五日。不得與坐者矣。於時名譽般價。無過集芳班。不半載。集芳班子弟散盡。張樂於洞庭。為高翔魚深藏。又曰西子駭塵。豈誑語哉。燕蘭小譜記有伶人自京師歸。謀入集秀班。納重賄始收之。論者或謂有志之士。或謂是監生捐孔目。居然翰林老先生矣。集秀班名重一時。即此可見。聞常熟蔣聽松言。吳中集秀班道光年間亦已散去云。

伶人所祀之神。笠翁十種曲比目魚傳奇。但稱為二郎神。而不知其名。

比目魚目

賓白凡有一教。就有一教的宗主。二郎神是我做戲的祖宗。就像儒家的孔夫子。釋家的如來佛。道家的李老君。我們這位先師。極是靈顯。又極是操切。不像

儒釋道的教主都有涵養不記人的小過凡是同班裏面有些暗昧不明之事他就會覺察出來大則降災禍小則生病生瘡你們都要緊記在心切勿不可犯忌他的紀文達公灤陽消夏錄曰伶人祀唐明皇以梨園子弟也余案灌口二郎

神為天帝貴戚元人作西游記盛稱二郎神靈異非伶人所祀也伶人所祀乃

老郎神粵東省城梨園會館世俗呼為老郎廟安次香曰伶人所祀神乃後唐莊宗非明皇也次

香蓋聞之宋碧筠然亦但以新五代史有伶官傳故臆度當然實亦未有確據

余每入伶人家諦視其所祀老郎神像皆高僅尺許作白哲小兒狀髯黃袍被

體祀之最虔其拈香必以丑腳云昔莊宗與諸伶官串戲自為丑腳故至今丑

腳最貴今入班諸伶者如指名丑脚則諸伶奔走列侍其但與生旦善每者諸伶不為禮也今召伶人倩酒者間呼丑脚入座湊趣斯為行家每

演劇必丑脚至乃敢啟箱俟其調粉墨筆塗抹已諸花面始次第傳面廣州佛山鎮

花會館為伶人報賽之所香火極盛每歲祀神時各班中共推生脚一人捧演劇未充廝役下賤者捧神像出龕入殿奉祀數十年來惟武小生阿華一人捧

神像至今無以易之阿華容技擊然老郎神為何人卒無定論余嘗見伶人並皆佳妙在部中歲俸蓋千餘金云

家堂有書祖師九天翼宿星君神位者問之不能言其故小霞為余言聞諸父

老老郎神耿姓名夢昔諸童子從教師學歌舞每見一小郎極秀慧為諸郎導

固非同學中人也每肄業時必至或集諸郎按名索之則無其人諸郎既與之

習樂與遊見之則智慧頓生由是相驚以神後乃肖像祀之說頗不經然吳人晨起禁言夢諸伶人尤甚不解其故如小霞言是禁言夢者諱其神名也此事載籍無可考所傳聞又多不盡可信姑附記以俟博物君子區心廬言梨園會館有碑載老郎神事甚悉惜不記其文梨園會館在廣州城歸德門內魁巷

此言在岳州時戊戌中秋也異日當寓書家弟蓮生使就其地撰文但恐東筆者言之無文未免令人有飄落吳江之慨耳壬寅立夏記

湘舟言曩在都時觀陽春班後改盛春班小伶演鐵冠圖費宮人刺虎正當飲

刃時搖頭散髮假髻遽墮落宮裝結束上垂大髮髻令人絕倒又見演關山幼伶登場結束不嚴趨走急遽忽失去假足一隻倚丑肩予不能行丑笑曰我固謂黃口小兒勿令登場今果然我今日兼作乳母矣遂抱之入余憶昔聞有演桓侯者揭簾出遽墮其髻同伴遽問來者為誰答曰我張公子也笑曰小子無用可去換乃父有鬚者來機警捷給往往足以解頤又有演琵琶記賣髮者方對鏡兩纏臂金條脫絕然呈露忽聞人呼曰可先將金釧賣去此從觀畫陶母剪髮圖指摘其誤盡金釧故事脫化來天下往往有眼前事思之不值一笑者大都類此黃教習子超嘗謂日下習氣以雛鶯乳燕強使歌舞充其弊之所

極不至於襦襦登場不止不料竟有此一段笑柄述之與湘舟皆大笑余又案陳銀兒年十七始自蜀來從魏三兒學歌舞魏則初入都時年已二十七若使生近今當何以為情耶

湘舟又言友人丁四與米伶交最密從之學度曲戲容畢肖米伶知醫人稱米

先生以正生擅一時名刻意求精家設等身大鏡日夕對影徘徊自習容止積

勞成疾往往嘔血丁日日周旋茶鐺藥碗間米伶戲關帝不傳赤面但摹水

照人對之者肅然起敬今京師歌樓演劇不敢復脫關帝固由凡一日歌館指

有血氣莫不尊親敬愛林渥不敢褻侮亦緣米伶之後難為繼也名索米米病不能往飛騎迫促再三不獲已丁往代之登場揚袍振袂鬚眉意

氣笑語動止宛然米伶客倉卒不能辨也余謂我輩伊抑無俚逢場作戲借此

一寫狂奴故態昔乾隆間黃仲則居京師落落寡合每有虞仲翔青蠅之感權

貴人莫能招致之日惟從伶人乞食時或竟於紅氍毹上現種種身說法粉墨

淋漓登場歌哭謔浪笑傲旁若無人如楊升菴在滇南醉後胡粉傅面挿花滿

頭門生諸妓輿以過市唐六如與張夢晉大雪中遊虎阜效乞兒唱蓮花落才

人失意遂至踰關蕩檢此亦幸際聖朝容其傲兀耳道光初有中書舍人於酒

筵沈酣登樓歌舞為御史所糾落職去年又有大理丞以往來伶人際為延尉刺得劾論如律其外吏復譴者山東鹽運同以狎優縱酒掛彈章又開酌增常例時有郡守入都納粟擢觀察使以歌童沈醉不醒事幾臨不測其季父郡丞竟論西戍坊官亦緣此累罷官同生盛世而遭逢亦有幸不幸矣可不慎歟康熙朝洪昉思趙秋谷潘稼堂朱竹垞諸公以國忌日聽歌同里吏議所謂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者是也聞其事實由一郡守入京朝覲應酬不周致圖報復蓋中宿歸裝蒲葵五萬亦能累人戴光祿官給事中時曾於刑科本庫檢得當日彈章云凡十餘人詳載藤蔭雜記中

打茶圍者京城謂之串門子世有一種人徒輒數十黷以再三又顧之他惟日不足雖徵於色發於聲標諸大門之外而有靦面目恬不知恥粵人直名之打水圍蓋僕僕不憚煩雖水亦將不給也六蓬船遇此輩來不勝其黷則日積敗葉煎汁盈甕如牛溲然來則酌以巨盞直是紅樓夢所譏飲驢之不如馮贄雲仙雜記許宣城伎史鳳待客有等差其最下者曰閉門羹啜畢即令去不與晤言猶未至若斯之甚也昔元魏人恥言飲茶命之曰水厄今之不自愛惜者比

之匪人呼朋引類動曰打茶園若此者真可謂之水厄

余嘗以盛夏赴廣德樓聽春臺熱甚葛蓬山李諒如金雲卿張吟舫先在焉赤日行天四阿無纖雲馬喘如吳牛適有酬應必不可已強往投數刺以故最後至至則汗出如漿煩悶不復可耐憑闌下瞰萬人海中殷殷闐闐笑語所蒸如釜中氣騰騰上觸秋笑方於場頭演賣胭脂媒狎無度彌覺悶膩遽解帶搭闌干盡弛暑服袒裼搖扇噉西瓜盡一枚良久乃得清涼樓上下萬目瞪視識與不識皆曰此狂生明日都下盛傳有肉袒入戲園者愛我者以為言且箴我謂名教中自有樂地也余笑曰雖非羸國本是裸蟲何妨裸游我非狂生人貴適志耳

癸巳春余曾為張海門舉博刺我非狂生小印

余繫詔獄時提牢主事胡小初風流儒雅人也戊戌元夕放燈五日同人為春燈謎之戲鉤心鬪角各極巧思余以六角白紗燈畫著色折枝花十餘種皆看花記中佳卉也題之曰夢痕花影所編廋詞隱語皆日下佳伶一人名如凡鳥今鳳也齊眉雙壽也董賢少年為大司馬冠卿也蔡伯喈骨肉團圓琵琶慶也皆佳鄭九主事條巖所譏亦多佳謎記其一條云都是小生的不是隱四書一

句曰則平旦之氣甚妙

余量不勝三雅而好從酒人游長安市上酒家眠淋漓酣嬉顛倒習為以常酒
鈍翁說鈴載竹垞舉鴻博與高念祖偕入都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及高往求
之已闌入酒肆中醉臥壚下矣狂態可想余所見三慶部最多大戶琵琶慶如
百戰宿將功成歸第奉祠奉朝請不復出與餘子相馳逐所謂二十四考中書
令萬八千戶冠軍侯此太師尚父中書令汾陽忠武王也近日冠卿據首座假
如設酒一石我與餘子未必能盡一斗冠卿乃不啻如陳王獨占八斗淮陰將
兵多多益善固天授也春波好聲以暇史稱曹公如不欲戰信然余目之為邴
曼谷復生雨初平居溫溫獨至對酒當歌豪情鬱勃往往如潁考叔拔鄭伯之
旗螯弧以先登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然不能如臨淮旌旗條侯
壁壘也春臺部中人瑤卿不欲以高陽酒徒自見每如曳柴偽遁而以逸待勞
屢稱後勁秋美則意氣凌雲如蒙馬以虎皮如燧象十盪十決再接再厲前歌
後舞師乃搃會須一飲三百杯矣然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但強顏為醉
王解嘲耳余每目之曰虎痴不可有二不可無一也五人者性情意態種種不

同每於旗鼓相當時從壁上觀之亦一樂也又或輕騎小隊致師摩壘投石超距拔戟成隊自為偏師亦一樂也又或如妙手空空兒之於鼉隱娘一擊不中翩然遂逝神龍在雲中首尾鱗爪偶然一露亦一樂也如松館北小院曲徑通幽乃真醉鄉深處余為署曰酒痕花韻之居飛鴻踏雪回首悵然

戊戌余論戊湖南百花生曰荷戈就道小霞既邀記中有傳者十七人為余設餞復集能畫者九人合畫蘭蕙帳額貽余錄別題曰九畹滋蘭圖或作水墨或作雙鉤或作著色沒骨體各有意趣九人者吳今鳳桐仙陳鳳翎鸞仙扈連喜梅仙劉素玉韞仙陸翠香玉仙張蘭香級仙胡秀蘭香吏范秀蘭小桐俞雲小霞也阿霞復賦二絕云迢迢湘水膩於脂雲樹蒼茫繫夢思寫出幽花空谷恨贈君權當柳絲絲可憐天與好才華淪落偏遭失路嗟大抵詞人多歷劫生生謫伴賈長沙

鎮平邱東麓應戊戌春官試攜六如居士硯云得之吳門市上昔子畏以科場事放廢吾子遭際相同故以贈別硯端石也廣二寸脩三寸厚四分背為構圈刻小篆六如居士四字其旁行書六字左曰弘治三年右曰子畏面刻八分

書銘於上方不題名。但有小印曰華白。下方參差橫列行書云。此硯得於塗林廢井中。硯側鐫賦山珍藏四字。不知何許人也。先是勞謬士為余簡料行李。見都無長物。語人曰。是真康對山止存大小鼓三百面矣。友生愛我。動稱前賢。未免儼非其倫。令人皇恐無地。然二公與我家用修先後同朝。並皆淪落不偶。而升菴戍金齒時。黃夫人遠在蜀中。僅傳其雨其雨曰歸之詩。雖諸伎紙補乞書。固不能如王子霞為學士一圖春夢也。梁四穀谷為其友。索題琵琶美人圖。余醉後援筆書二絕句云。天涯淪落試回頭。紅袖青衫一樣愁。莫為美人輕寫照。有人怕聽四弦秋。才人慚擬對山豪。內閣家兄不目逃。大小鼓存三百面。琵琶肯譜鬱輪袍。內子瑤華女士亦賦一詩題其後云。豐貂玉佩儼神仙。阿子居然我見憐。尚有知音司馬在。春明門外莫悽然。

吳太初司馬撰燕蘭小譜。頗以譜中所載無杭州人為憾。後乃得張柯亭一人。其行事亦有足多者。隨園采其詩。並載其事入詩話。蓋錢唐蘇小是鄉親。維桑與梓。未免有情。錢武肅王之歸杭州也。夙昔釣遊之地。山石樹木。盡被錦衣。觀過知仁。忠厚之至。君子有取焉。幼時聞故老有言。魏三兜故吾嘉應所屬之長。

樂人徙居四川者。魏於長樂為大族。徙蜀者固多。然此事文獻無徵。所謂未經
平子未敢信也。乙未春。岳州通守黃石泉之僕赤五為余言。吾州有賈於姑蘇
者羅姓。有子二人。皆入京。隸樂部。余聞之心怦怦動。謀所以拔出之。乃三四年
中蹤跡杳然。管子言五方之民山川風氣圓於其地不相為謀。西河檢討羅三
行於崑山調水磨腔源流節度言之頗詳。其曰松常舌鈍浙齒頑

蓋當時耳目所驗實有其事。必非臆說也。京師諸伶盛衰消長各有其時。有莫為莫致者。

戊戌夏。余到岳陽。小住八十日。得識徐三稱青。庶咸佳士也。詩文字畫並皆佳
妙。復工度曲。與余交莫逆。一日得長沙彭實菴書示余。讀之云。辦香負氣去長
沙。過常德有連元者隨之行。余亟詢辦香何如人。曰。是名猗蘭。長沙普慶部佳
伶也。有俠氣。其舉止不似此中人。實菴之眷眷辦香。猶子之眷眷小霞也。余亟
屬稚青致實菴。幸具辦香行事告我。將為立傳。附之入看花記。稚青則曰。諾未
幾。實菴書來。道辦香事甚悉。且曰。辦香之得齒於南州高士。幸也。然實菴聞掌
生如此。至性如此。連遭竊自危也。失意人慣作得意事。豈獨楊君哉。實菴將以
此一段背面因緣。緘致辦香。使其地北天南。必當力圖一面。以酬知己。蓋辦香
胸次落落。視河間姪女工數錢者。蔑如也。故無私蓄。其部中人有歿不能具含

歛者同人遍呼將伯莫之應時秋風漸厲將授衣矣辦香僅一絮袍貲盡舉畀之乃得沐柳藏狸首此亦不可及之一端其去長沙也有長鬣者迫之色舉翔集豈鷄鷄所能知哉若連元者又幸而附驥尾而致青雲者矣秋九月朔余過長沙得識實菴即以曩所為與阿霞交者書扇詒之於時獨無一語探辦香行止者蓋余自分此行必經武陵當得一面也比月半泊常德棧舟即步行五六里訪之始得元秀班居處則方演劇復趨赴歌樓召問其掌班則中秋後已復歸長沙矣計余晤實菴時猗蘭當已歸長沙設爾時一語相問何難一見乃中心寫之者卒交臂失之三生石上無一笑緣隨園老人生平最信我佛因緣之說能不謂然耶其冬實菴備以此事告辦香書來頗代致拳拳兼緘封辦香所畫水墨折枝梅花一幅寄余又題一絕句云云

辦香姓曾名超昔在洪江桐城朱嘯崖在攝會同令朱抱荷幕中頗眷之後乃隨星橋來長沙其畫梅所教也譚鐵癡言普慶部寓所與鐵癡家為隣朝夕過從知其行事甚悉辦香學南北曲最多長沙諸郎中殆無其耦吐屬尤風雅鐵癡嘗謂之曰子名猗蘭何獨取辦香為字笑曰此吾家物也與雅滿瀟瀟似京師相仙而行義過之

余撰長安看花記所記皆輩下諸伶猗蘭遠在湖南例不得屢入因憶紀文達公灤陽消夏錄作書在居盛京日而所載有歸京師後事自序明其例曰陸放

翁詩洋洋灑灑平生萬篇不盡作於劍南而總題之曰劍南集茲錄蓋用其例也余因竊比斯例收猗蘭入瑣簿中暇日因並天津保定諸伶及八年前家居時所聞見粵中佳伶咸為補傳附載記中其例實自辦香始也

壬寅三月二十

四日

右筆記四種蓋亡友楊掌生孝廉之碎金也芬芳悱惻才實可傳藏余行篋三十餘年茲檢付同文局主人刊行於世掌生有知定當含笑於九泉也光緒丙戌百花生日桂林倪鴻識於滬上之詩卷光陰樓

藝蘭四說

秀水杜筱舫述

品類說

蘭花種類劇繁其一莢一花放於春初者是為春蘭乃真蘭也一幹而數花世稱九節蘭者則名蘭而實蕙群芳譜謂其香雖不及蘭勝於餘芳遠矣離騷經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古以蘭與蕙並論元人愛蘭亦重此二種江浙人愛之尤多著於篇什如常州屠氏蘭蕙經嘉善陳氏王者香集蘇州朱氏第一香筆記餘姚黃氏蘭蕙譜兵燹後書皆不傳爰采眾論參以管窺而為之說

建蘭之擅名天下久矣然蘭固春花也建蘭之開更在蕙後疑古所謂蘭者當非此種余生於浙而宦於蘇所蓄之蘭取材江浙大抵蘭多產浙江溫州古甌越地故名甌蘭蕙多產江蘇宜興及浙之常興故名興蘭皆蔓生深山幽谷中土人於秋杪含蕊後刷儲竹簍發客運銷吳門花市以唐花法烘之新年售以簪髻褻視等於珠蘭茉莉每年上海可銷二三千簍蘇州千餘簍大簍有花二三千蕊小簍五六百蕊烘後不能復種根與葉皆棄之惟愛花人

購原翼分種盆盎間決擇佳種互相珍異近有浙之餘姚人獨得種植法數十家蒔蘭蕙為業所售佳花以葉定價每蘭一叢或三四葉或五六葉為一部每部價昂者值番餅五六十枚少則二三枚初不問花之多寡也

蘭蕙佳種稱名各殊宜興為蟲種無錫為異種常熟為巧種浙江為細種蘇州為細花其類凡四曰梅瓣曰水仙瓣曰荷花瓣曰素心近人第其高下列為九品梅瓣素第一水仙素第二荷花素第三梅瓣第四水仙瓣第五荷花瓣第六團瓣第七超瓣第八柳葉素第九入品之花各命佳名如蟲蘭柳葉桃腮線條狀其形也蕭山素金墨素上海梅宜興仙石堰荷常熟紅識其地也萬字梅汪氏仙程梅秦梅則以人姓傳宋錦旋周恭仙吳元松仙王明陽素奚慎甫仙和尚素則以人名著他如大一品第一梅等則各以意名之耳更有以梅荷水仙三瓣增皺角白果蝴蝶為六種者與諸家所評不同似不足據

蘭之佳品約三十餘種蕙之佳品約六十餘種自庚申兵亂之後強半消亡近所存者甌蘭十一種宋錦旋出餘姚白舌梅出紹興第一梅出杭州金錢梅出蘇州小

打梅即姚一色出蘇州因汪氏仙出奉化縣龍字仙出紹興十圓出蘇州文園素

出紹興周和尚素出杭州金山素出金縣又新出二種一曰一品仙出上海袁家二

曰古字仙在蘇州吳園張興蘭九種大一品出嘉善縣上海梅出上海潘梅宜

興程梅出嘉興關頂出酒店萬元字仙出即阮字仙小塘字仙出蘇州十五畧素出餘

姚縣十五畧金畧素即泰號素出餘姚縣金畧山先為又新出五種一曰

上頂梅歷來梅辦除宜興尤氏之翠蟾外以此為最同治五年出上海二曰通

祥仙同治十年三曰吳園梅同治十年餘姚四曰赤水仙在上海浦東五曰

第一荷同治十年出寶山竊謂名花異種何地無之限於一隅所知僅此俟

有聞見當為續增

相蘭蕙開法名曰架有一字架八字架等名綜而言之凡四端一為外

面三大瓣二為捧心兩小瓣三為心上一片名曰鼻四為鼻下一片名曰舌

三大瓣宜潤宜厚宜圓宜短潔淨無筋開時瓣尖內兜如含蕊為佳反是則

劣更有角弓反張者不入品矣旁之兩大瓣宜左右相平名為一字肩即一

字架亦名平肩為佳更有開久轉向上者名為飛肩即九品中之超辦也惟

荷瓣始有之。開久漸落者。即八字架。名為開落品。斯次。開即落肩者。即八字架更次矣。捧心兩小瓣。上下分開。名為五瓣分窠。最佳。上分下合者。名為分頭合背。上下並連者。名為連肩夾背。皆下品。冀以端正為貴。其上所含黃心一點。即蜜蜂採以供蜂王者。尤宜平正。舌必圓大微捲。如蠶蛾如豈葵。花為上品。有圓舌方舌尖舌鋪舌諸名。更有捧心之內不舒吐者。為吊舌。偏於一邊者。為外舌。舒而不吐者。為拖舌。皆下品。並有無舌者。尤劣。今花肆中別有考究。謂蘭梗不宜粗。蕙梗不宜細。花朵之小蒂。為收根。蕙根之放花。為轉枕。似太瑣屑矣。

佳種全材難得。頗有名花。而開品略次者。惜花人有醫治之法。如大瓣反張。則以象牙或細竹製小箱。趁其初放。以箱口微熨數次。即可含苞向內。如小瓣連肩夾背。亦以小箱微挑之。即可分瓣。惟大瓣近蒂處向外。小瓣短小緊裹。則不能治矣。

三大瓣頭圓者。為梅瓣。畧有尖者。為水仙瓣。捧心二瓣有白頭者。名官種。尤佳。三大瓣兜內而厚。捧心二瓣短者。為荷花瓣。有初開瓣狹。日漸寬舒。三日後

寬至一倍者。荷瓣之上品也。

蘭蕙之色。以金為貴。綠次之。赤又次之。素心以舌為分別。綠沙胎上品。黃色次之。白色為下。舌上有紅黃細點者。名為白舌。有微隱粉紅色者。名為淡舌。亦素桃皆非真素心也。

蕙之分朶。名為排鈴。以九鈴為正格。七八鈴為佳。十鈴外為劣。有不及七八鈴者。乃花力偶薄。非佳品也。有蕙如桂花。大已出大殼。在小殼內。漸開漸大者。為佛手花。有花從頂上先開者。為癭放。皆異品。

蘭蕙葉多為貴。必有葉二部。始可復盆。葉少則復盆時。往往變劣。至並頭並蒂。雖緣力足。亦屬休徵。

花初出莖。俗名抽箭。花肆中能相其所包之衣殼。蘭殼貴薄。蕙殼貴厚。均以細膩為妙。殼共有兜有稜者。花瓣必大。殼上有沙有葦有毛者。可冀佳種。殼以白色綠色為佳。紫赤色者。每少佳花。

開花之式有九。曰機梭。曰冰鏈。曰蓮子。曰花生肉。曰橄欖。曰淨瓶口。曰石榴口。曰圓燈殼。曰龍眼。各以形似名之。更分三門。為癭放。官種。皺角。又於九式之

外有大三竝小三竝蜈蚣箱大平切油灰塊尖頭形諸名層出不窮而品之高下不繫乎此

種植說

春蘭夏蕙行根各有不同。蘭根細而多橫。蕙根粗而多直。故種蘭之盆宜淺。種蕙之盆宜深。均以口寬盆大為妙。

種蘭蕙宜選佳土。餘姚燕窩嶺之泥為上。富陽石牛山泥次之。常熟虞山子游子坎旁之泥又次之。蘇州關山土通州君山土亦可用。皆取其質細而肥澤。性鬆而瀉水也。然取土宜浮面二三寸。草根所著者方得地氣。若深至數尺。則土性頓異。雖佳山亦不堪用矣。最忌海風吹燥及沿海有斥鹵氣者。

花盆愈舊愈佳。新盆必水浸一年始可用。種時多用瓦甕遮蓋盆眼。加鋪蛤蜊壳半寸許。上施山土。或隔年紹酒罈泥寸許。再用細泥種之。所用瓦甕蛤蜊壳須洗滌潔淨。以免蟻蛭遺子。更有將泥土入淨鍋炒過者尤妙。亦有用栗炭屑鋪底取其燥濕也。

蘭蕙初種皆不宜用肥。素心尤甚。遇有太瘦者。則以浸淡人中白少許和入近

根土內均不可多。

蘭蕙初種及夙本翻盆。須將枯爛之根用竹刀剪盡。其活根長至六寸以外者。亦稍剪短。以免洩氣。剪後滌以清水。淨其沙泥。俟根上水乾。再入盆內。庶與新土融洽。新根易生。

新種之花。必須澆水深透。如太乾。則花根瘦縮。不能發生。惟新出簍之蕙。宜先以稻草鋪地。平置其上。乾則灑水。至清明後方可入盆。

種花不宜深。亦不可淺。以蘭根上浮土二三寸。蕙根上浮土四五分為度。栽種之日。宜用六儀母倉滿收成。開等日。忌死炁乙日。建日。破日。火日。及時憲書不宜栽種之日。

新種之花。畏日。蘭必十日。蕙必七日。始可見陽光。然不見日時。仍須透風。夜間喜露。有微雨膏之尤佳。若疾風暴雨。毋論新種夙本。皆宜避之。

餘姚人種蘭法。堆土作饅頭式。高於盆面三寸。取其瀉水。然太高則瀉水太驟。似少滋培。約以高於盆面寸餘至二寸為度。

夙本翻種。其老根上有結如蒜頭者。名龍頭。亦名蘆頭。必有龍頭方可分種。然

龍頭最洩花氣。不附新根者可去之。色黑者雖附新根亦必剪盡。

種花時先將花扶置盆內。以新土緩緩加入。捧盆輕搖。逐漸添益。務使新土與根相粘。若盆土太鬆。澆水後土落根虛。必致萎爛。又不可按之太結。致遏發舒。

夙本新花皆宜逐年翻種。均以花謝為期。至立夏則子草將萌。不可動矣。亦有秋分後翻種者。第霜雪將至。恐遏生機。仍以春種為妥。若子葉不多。花復肥澤。遲一二年亦可。但不能逾三年。蓋根太多必腐爛也。

灌溉說

蘭性喜陰。宜溼。蕙性喜陽。宜燥。然亦不可拘執。蘭太溼即爛根。蕙太燥即焦葉。惜花人以時消息之。

澆花須用噴筒。取其勻細。筒以陶瓦或馬口鐵為之。水宜分別大小。初種宜坐盆於水盞中。俾全盆溼透。平時則宜小水澆之。以通盆滋潤為度。盆底乾溼不可知。可以銅鐵器敲而代之。乾則有空廓聲。溼則其聲滯澀。不響。盆底尚潤則澆小水。已乾則澆大。次澆大水時不可驟傾。須從盆面輕輕勻澆。

逐漸而下。令上半盆溼透。隔時再澆。如是數次。則全盆受水矣。至坐盆於水之法。惟初種可用。平日過溼傷根。未可概施。

花木均藉雨露滋培。澆水乃補救之計。不可恃為常也。故澆花以雨水為上。河水次之。井水性鹹。礬水性澀。斷不可用。澆時春冬只取微潤。不可過溼。夏秋不妨澆透。不可少乾。養建蘭訣云。春不出。夏不熱。秋不乾。冬不溼。若春蘭夏蕙。則夏秋相同。春可出。冬可微溼也。

春夏天熱時。日中斷不可澆。灌早晚為宜。澆時先試盆內熱氣已盡。始可以水洒之。若盆已晒熱。遽見涼水。無不受傷者。

蘭蕙皆不喜太肥。素心性尤潔。如花瘦。宜用陳金汁。黃豆汁。百草汁灌之。然金汁難真。黃豆味澀。百草味酸。皆不如搗豬湯雞毛水為妙。又恐氣腥引蟻。須久浸清澈者佳。亦有用鹿糞者。即百草汁之意。

瘦花上肥。復宜使淋雨。如無雨。則以雨水分數次澆之。俾肥氣下降。方無損傷。凡澆肥水。總宜勤而勻。不可驟而厚。

澆灌既視盆土。尤須時加體察。凡葉黃而薄。則宜上肥。葉黑而焦。則傷於肥。葉

乾而毛則宜上水。葉生白點則傷於水。葉顯煞路則傷於根。必使各葉入手柔潤油然而光則得之矣。

花譜云：太肥不花，太瘦亦不花。澆肥之時務宜細加審慎，不得已而用各汁各水，又不如預以燕窩嶺之泥先灌使肥，存俟加用。

培護說

蘭蕙產深山之中，風雨侵凌，性原耐冷。然上盆後則不得地之暖氣，性與在山迥殊。有以盆埋之土內者，雖可得氣，總隔一層。故冬寒時宜移盆於暖室，其埋盆於土者，仍宜壅以稻草。冬間盆土不可大溼，恐致凍土龜圻，根必全萎。如太乾不妨以冷茶潤之，不必如建蘭之入窖籠火也。

花性喜風，然喜東南而畏西北。故春夏置之大院中，坐西北而朝東南。秋冬則宜小院。花性愛日，然愛初日而畏西晒，故置院中宜在西北角也。有養蘭訣云：愛朝日，避夕陽，喜南暖，畏北涼。語頗包括。

花宜日曝，則根葉易茂。第畏夏日，自夏至節起至白露節止，必須搭架鋪以簾。夜間仍捲去，俾沾甘露。日之處宜隨時旋轉，則四面皆花。

風日雨露皆天時之常。愛護佳花。必須時加體會。露最佳。風則喜南畏北。雨與日則避忌極多。如時雨細雨最滋長。而暴雨久雨則宜避。春日冬日皆可愛。而夏日秋陽則宜避。霜雪皆忌。春雪尤甚。久曝不可以禁驟雨。久雨不可以見烈日。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葉生黑點。或由傷溼。或由不透風。亟移日中吹之。如有蟲蟻之傷。則非翻種不可。葉生白點。謂之蘭蟲。亦緣傷溼。以魚腥水或煮蚌湯拭之。或研蒜和水。新羊毫筆蘸水洗去。

花開時宜用紗罩以避風日。且免蜂蝶採去鼻上之珠。其香即減。製罩以檀木為柱。四方平頂。仍留一方作門。可以啟閉。

蕙葉較長。有下墜或斜出者。宜以細篾作圈。以細竹承之。或用銅絲亦可。花蕊太高。恐為風雨催折。宜以竹弓扶持之。

群芳譜云。凡蘭皆有一滴露珠在花蕊間。謂之蘭膏。不啻沆瀣。多取則損花。按此膏斷不可取。稍取即萎。且宜以小杯盛水。捻紙傳於梗間。以資浸潤。

盆內有蟻。又值不能翻種之時。須以食物引出。用架坐水盆內。以隔絕之。更有

小蜘蛛喜食蘭膏尤須逐日留心細捉

開花後不宜久留蘭則開至半月必須剪去蕙則頂花開後五日為期太久力傷次年難復春蘭有花後生孫者耗氣尤甚然終歲培養數日剪除不免心未饜足吳退樓心得一法於剪落後盛以銅筆管少灌清水插入盆中儼如本根所開亦留香佳策也

僕在海上時阿貽自京師寓書云比來此間有二快長夏儼居慈仁日坐卧雙松下涼風時至爽沁肌骨一二友人來就語亦不復命巾襪日夕竟去都忘時世周旋又長洲生近倣世說為說鈴書雖未就間數日輒見一兩則讀之殊使人意遠僕嗟賞其言思見此書久矣來京師一年所始獲見全本中間記辨學論文之語及一時朋游談謔率於澹類唐直逼臨川語勢惜不得劉辰翁輩相共尋咀耳其著意穠寫尤在劉比部阿貽兩人阿貽遙秀公猷曠達宜為汪所喜也辛丑春杪瑯琊王士禔子底寓堂題

汪子方為說鈴有客見而笑曰何吾子撰述之不倫也夫四方之大夫士聯車輶結衣袵而來遊京師者非以市奇弔詭也梯榮馬止爾媒利焉止爾梯榮故名顯媒利故實厚乃吾子舍是二者而日操紙舒翰從事於此書以名則窮以實則左得毋奇且詭歟汪子應之曰客之所謂名實者褒衣緩帶之倫舉不免焉然方其下俶直丐休沐也則必綠竹以諧耳妖冶以悅目擣蒲博塞之具以怡情肆志一張一弛其由是道久矣今客視乎吾之室空然孑然蕭然聞然於綠竹無有也圖史而已於妖冶無有也蓬醜而已於擣蒲博塞無有也故簾敗几而已然且無以自娛其若窮愁何於是追憶舊聞手纂口誦不綠竹而諧無妖冶而悅非擣蒲博塞之具而亦肆焉忘返者誠不知其不可也噫吾欲梯榮則倦而無階欲媒利則困而乏餌而又病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故甯取裁於此尚何奇之能市而何詭之可弔耶客遂笑而去說鈴之義蓋取諸法言其書則與世說語林略相類順治十六年冬十月長洲汪琬自序

說鈴

長洲汪 琬鈍翁

余初宦時。偶爾涉筆。年大來棄去久矣。不意甫草復攜其稿至江甯。且欲為作廣說鈴。而周櫟園先生嘗從貽上倚聲集中。見引此書數則。每相遇輒再三宣索。余因稍加增。以用傳好事。聊助談資云爾。鈍翁再識。

宋既庭

實穎

與宗弟疇三

德宏

俱以孝廉知名。時稱大宋小宋。或問大宋何如。

人。予言阮思曠。都不及真長逸少。而能攝有諸人之勝。

金秀才

式祖

詩歌頗有唐調。予北遊時。金來話別。值賓客盈座。金都不敘語。竟

出所作送別長歌。朗吟一遍。捧腹謂予曰。此詩何如。高遠夫舉坐嘿然。予領之而已。

王進士言。若遇仲默。昌穀必自把臂入林。若遇獻吉。便當退三舍避之。予時在

坐。遽謂曰。都不道及汝鄉於鱗耶。王嘿然。

王六

士棟

與諸賢集大明湖上。同賦丹鳳城南秋夜長。王詩先成。諸人皆閣筆。

推為絕唱。詩云。丹鳳城南秋夜長。關河寒近落微霜。那須錦字論長恨。自有清

砧使斷腸。破衲沙頭雁欲去。拂雲堆上草初黃。傷心不及邊城月。猶照盧家玳瑁梁。

吳處士

懋謙

訪予邸舍。每被酒自誦其所作遊五嶽詩。音響琅琅。若出金石。覺

爾時意致適上。不可復及。

劉比部

體仁

晨入朝。遇鸞羣兒嬉遊之具。俗所謂倒掖氣者。指揮從人買數枚。

次第於馬上吹之。了無忤色。徐自笑曰。此事可入彈章。

倒掖氣之名。見劉侗帝京景物略。

王十一

士禎

在京師。將遷寓慈仁寺。予往阻之曰。子寓慈仁。不得不賦雙松詩。

恐損子名。王傲然曰。寓不可不移。詩那可便作。

慈仁寺即今報國寺。按王集中載報國寺雙松詩一首。贈許天玉。蓋是歲移寓後作也。歌詞雄偉沈麗。與題相稱。王既為此言。而其後竟爾操筆。才人固是難量。

王匡廬先生

與敎

家居教諸子弟。絕不以時義程督之。詩歌古文。各徇其意。親

串中或諷曰。諸郎君幸早露頭角。何不令銳刀場屋。願為爾耶。先生怡然曰。君

勿言彼伏獵侍郎詎是甯馨物

新安江秀才

天一

言士大夫不立品行必不能為文章

文集有江天一傳即其人也傳中亦備載此語

吳孝廉

北騫

嘗與余輩同出吳江東門意氣傲然不屑中路忽率爾顧予述袁

淑語曰

江東無我卿當獨秀傍人為之側目吳不顧

王匡廬先生不恆為詩每遇林臯清曠襟抱悠然輒復有作諸子或請編錄先生諭之曰吾寫懷送抱如絃之有音所懷既往則絃停音寂何庸留此枝贅為耶

魏光祿

象樞

言學問必從忠恕入予曰毋自欺何如光祿言此是忠恕義疏耳

或問李王詩優劣予曰李氣雄王骨秀或又曰然則李固勝王耶予曰未可量也

劉公勇棄官入蘇門依孫鍾元先生嘗築堂先生所居側久之厭其蕭寂棄所攜一琴於堂而去因名留琴堂王儀曹作留琴堂詩其起句云身是巢由未得聞聞者便為絕倒

吳四少時簡傲不拘禮法在塾中見人所脫巾冠輒竊取溺之其師計青麟先生名大加捶楚後見渠所作膽賦乃嗟賞曰此子異時必有盛名然當不免於禍至丁酉科場事起衆謂先生知言

按吳北行時青麟先生沒已十二年許矣

南海鄭秀才詩才清麗程五舍人可則極稱之如過屈原賈誼祠云天高未敢重相問年少何勞更上書又漢陽送客云天盡水連巴子國月明人在武昌城皆為名句

秀才字湛若名未詳為粵中狂士順治初王師入粵秀才抱其平時所寶古琴投水而死

余問李圯瞻欲擇意氣之交須任何術李曰宜求不輕諾者交之

王十一在大明湖北渚亭感秋柳賦詩四章其一曰東風作絮糝春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扶荔宮中花事盡靈和殿裏昔人稀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欲繼風流問枚叔梁園回首寸心違嚴給事沆稱此詩風調淒清如朔鴻關雎易引羈愁讀之良然

按王集中秋柳詩凡四首。此其第三首也。王西樵和詩。今亦附錄一首。
千條萬縷最堪憐。夜帶啼烏曉帶煙。天畔星光仍暫暫。風前笛思轉繚繚。折
來玉手曾三月。種向金城更幾年。是處經秋總惆悵。傷心不獨渭橋邊。
計孝廉東故貧士。嘗置一妾。晨夕設食。惟粗糲而已。張夫人謔曰。古聞糟糠之
妻。不聞糟糠之妾。如何。

張夫人孝廉正室也。

米進士漢雲詩畫皆工秀。書法學米南宮。徑寸外者尤勁媚。或評之曰。紫來天
才超詣。當在友石先生之上。

薛戶部舊生戲王推官。汝一文士耳。異時終當依我幕下。王熟視薛曰。恨子非

嚴鄭公。薛大笑。

余亦有調大武一絕句。十載雕蟲稍擅名。未嘗縛袴學長征。他時若得登三
事。但乞蕭郎作騎兵。蓋大武素輕余輩為文士故也。

王推官與予論唐王孟詩。余謂襄陽稍涉俗。王急歎為知言。且曰。近體洵有之。
歌行古風無是也。

史辰伯北斗素博洽。猶習三吳典故。嘗過予。劇談劉子威。張幼於。王伯穀諸逸事。虬髯急張。談波恣涌。竟日不倦。從叔孝廉希以嘗曰。吳中文獻。必推此翁為冠。

史翁在一俗子坐。其人喜與翁論詩。翁遂舉王司寇咏史百首。渠了不知也。翁勃然曳杖起曰。豎子且未見弇州續集。如何言詩。竟出門去。

余遇王十一於慈仁寺。問近作何詩。王言昨為梁曰緝熙題得杜工部像。余駭曰。子率易如此耶。王不應。直擲其詩。令余讀之。至意氣凌天馬。幽愁拜杜鵑。余急加稱賞曰。能道得箇語。真工部後身。

按王集中題杜工部秦州像凡三首。此其次也。今附錄全篇於後。

靈武中興日。秦州旅食年。羌戎常雜處。崖谷至今傳。意氣凌天馬。幽愁拜杜鵑。瞻依思往事。攬涕獨潸然。

魏光祿言。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宗族之漸也。

此一則見光祿所著庸言中。

舍弟楷九琰以博雅自許。不多作詩。遊中州。還忽見示絕句云。汝水東流馬向

西仙翁峰畔躡雲梯。丹泉汲罷楓林晚。亂聽深山後懊啼。雖復廿八字。字字雋永。

後懊鳥類杜宇。鄢陵以西多有之。予舊寄楮九一絕云。梁公祠畔草萋萋。王霸城邊日又西。後懊不知行客恨。隔花猶學子規啼。即此意。

計甫草至順德。追憶歸震川先生。嘗佐此郡。有廳記二篇。即策蹇往求遺址。不可得。乃入署旁廢園中。西向炷瓣香再拜。流涕被面。見者皆以為狂。僕夫亦匿笑不止。了無忤色。

劉比部撰汝穎集。共得小序數十篇。每篇皆有意思。余借讀一過。還之曰。此傳奇體耳。以君之才。何不作穎州人物志。

邵刑部燈言向子平未是達人。既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便知死賢於生。生與富貴為類。死與貧賤為類。達人冥心玄悟。必不信彼而疑此也。晉莊周稱腐體云。死者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此。此雖寓言。理亦可譬。然則子平所見。其不能逮莊明矣。

慈仁寺東廊下。有無名氏題兩絕句云。故宮高與碧山齊。無數垂楊接御堤。玉

輦不來花落盡。涼鷹臺上鳥空啼。新甃湯泉咽不流。綠垣缺側野棠秋。月明深鎖長生殿。夜半無人誓女牛。詞意悽惻真傑作也。

王揚州方宴客。聞予司城信。為之於邑。曰。升沈固無足較。然使於上林蓮芍間。得一閑曹。俾不廢觴咏。亦何與造物者事。而必欲挫折之如此。感歎之次。遂命罷酒。

雲間董二孝廉俞最善賦學。如鏡賦。燕賦。採桑賦。皆輕婉流麗。可與吳兵曹綺頡頏。然吳間作唐人語。董則取裁齊梁者居多。

按吳集中如蓮花賦。其略曰。晴虹宛轉。古徑婆娑。竹沿溪而更密。花宜水而偏多。乃有田田翠扇。的的紅衣。潛根水壑。擢穎方漪。出金塘而競爽。對玉鏡而呈姿。又曰。爾乃西山雨細。北館風涼。千盤膩粉。百葉啼妝。雜江花與江草。映垂柳與垂楊。情以幽而更麗。氣以靜而逾香。斂柔懷兮不語。送媚影於迴廊。愛麝熏之微度。襲芳郁於羅裳。是宜君子所玩。甯曰野人之芳。此賦亦多用齊梁語。今云唐者。蓋總其大凡言之耳。

彭布政禹峯而述長身修髯。聲若洪鐘。一飲能盡數升。一食能盡一甌。肩真擔

亂之異才也

王十一古文詞多用世說及水經注故境狹而語幽過江集中如竹林招隱兩寺題名記皆有致

吳處士詩名藉甚一貴人慕之欲招與相見使者至其門吳傲然不顧直曰某今日不暇後亦竟不往也

有崔孝廉者嘗得句云黃葉聲多酒不辭王十一賞之目為崔黃葉余笑曰十一作詩餘長安士大夫稱王桐花固不可無崔黃葉作配

按王桐花之名始於劉公勇此調乃蝶戀花和李易安韻者今附錄於後
涼夜沈沈花漏凍。欹枕無眠。漸聽荒雞動。此際閒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
憶共錦綢無半縫。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絕連珠弄。

曹學士本榮問余以君之才何不講學對曰身有所得本從禪宗入意不欲改頭換面更令後生輩作話柄曹默然

程舍人嘗撫慈仁寺松歎曰長安諸賢率皆未登庾嶺故使諸松浪得盛名

王揚州自淮上還。青簾畫舫乘風南下。與余相值。秦郵湖。還語曰。有事欲附致家博士。及遣信至。乃寄舫中所有第二泉四罌而已。余以道遠稍難之。王擢眉曰。汪大乃成俗吏。

吳四性傲岸。不為同里所喜。其友或規之。吳大言曰。安有名士而不簡貴者。或問計孝廉侯二。玄弘宋三可。方何古人。計戲為題目曰。研德如張子布。疇三如魯子敬。

王博士憶萊雜詩。有潮勢汨三韓句。形容頗極雄闊。或云汨字無來歷。余曰。亦子美吳楚東南坼之類耳。坼字汨字。正以獨造見奇。

按郭景純江賦。潛演之所汨渥。正此汨字意。但郭語連用。稍不同耳。

孫鍾元先生。奇達居蘇門夏峯村。清泉嘉樹。映帶茅衡。一觴一咏。翛然物外。李

工部。震生以為先生本非隱者。其少時豪俠之氣。尚自稜稜爽露。

吳下士流有好禪學者。謂塵縛難解。余告之曰。賢不如即禪解縛。其人不能應。

至人之道。初無障閼。後之學人。或但執理解。或專參死句。稍生知見。便為所

縛既為所縛。統是凡人。雖有理俗之殊。至其為累。略不差別。

董侍御

文驥

五言古詩。沈雄頓挫。是其勝場。若出使榆林諸作。尤為少陵紀遊之亞。

予謂中唐七言律詩。率宗高常侍李東川。惟錢員外規模摩詰。差屬穠麗。王十一亦以為然。

或謂中唐作者。何故不宗子美。予曰。當是聖不可階。

劉主事性曠達。嘗置酒慈仁寺松下。遇遊人至。不論識與不識。必牽挽使飲。有不能勝者。必強灌之。至醉嘔乃已。

客指燕地蒲萄。問予吳中何以敵此。予答曰。橘柚秋黃。楊梅夏紫。言之已使津液橫流。何況身親剖摘。

昔陳昭問庾信蒲萄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尉瑾曰。金衣素裹。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然則蒲萄橘柚。舊已齊名。獨未有以楊梅敵者。止見江淹一頌耳。既已齒及。足令此果長價。

予問魏光祿為學之道。魏正色答曰。那不讀書改過。

董大行內計時。或注考語云。性成曠達。學負時名。董初無忤色。其後遂手書此聯。粘置齋壁。

或曰王十一詩。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懷抱。真有遺世獨立想。魏光祿里居後。不復通書朝士。或以著述寓予。惟用方幅紙。題姓名其上而已。蓋其耿介如此。

陳處士維崧排偶之文。芊緜悽惻。幾於凌徐板庾。予致書王十一曰。唐以前某所不知。蓋自開寶以後。七百餘年。無此等作矣。所見方素伯集序。贈陸菊隱序。尤為奇拔。

方序詞繁不載。今略陸序於後。自名菊隱。志遇也。粵以龍蛇之年。遂應魚羊之讖。普天瓦解。列鎮茅靡。羸羊盡作俘囚。樂卻悉班氓隸。庾開府著傷心之賦。五福無徵。馮曲陽著自序之文。三靈獲譴。斯時也。齊國忠臣。猶稱王躅。楚邦義士。尚說包胥。落落戈船。雨暗吳江之棹。蕭蕭戰艦。烟迷歇浦之帆。惟我粵城。獨推上谷。釀酒而談。登陴以誓。袁本初子弟。俱願相從。庾元規賓從。皆能自效。三日哭於都。六軍盟於別館。當年夏馥。曾聞姻婭之親。此日黃瓊。

亦有門徒之誼。共為犄角。相與藩維。然而烏頭未白。河水難清。空埋地下之
愁。不救天公之醉。痛龐涓之箭盡。兩曜無光。悲項籍之途窮。三川流血。一門
爭死。七尺無歸。藐爾諸孤。行將焉及。又曰。自稱擊筑之傭。謬作賣珠之客。重
關半夜。私出田文。複壁三年。深藏張儉。聞關亡命。猶授孝經。涕泣避仇。每傳
論語。齊朝才士。半知袁粲之孫。晉室諸卿。漸錄趙衰之後。將謂少孤不死。庶
幾亡者復生。詎意遺珠。又成破鏡。王規玉折。時事可知。徐悱蘭摧天心已矣。
又曰。照鄰失意。居惟病梨。蕭綜去國。歌成落葉。弔棠梨而無館。臨酸棗而非
臺。湘水三閭。假餐英以適志。潯陽五柳。聊採秀以攄懷。仙人餌以長生。潔士
因之玩物。

董二孝廉有送客入都詩云。蕭條易水逝。驅馬向空臺。岸柳春前放。江鴻雪後
來。語極雅淡。有自然之致。

商邱徐恭士作肅榜其門曰。問君何所長。客來必指此。問之有一藝者。即與盤
桓竟日。或都無可採。輒踞坐揮手曰。休矣。

吳四最耽書。一目十行。然短於視。鼻端有墨。則是日讀書必數寸矣。同學以

此驗其勤惰。

李十九

良年

善為古文。間作排麗體。脫稿輒棄去。余問其故。答曰。吾家伯季並

擅斯長。阿京未欲爭勝耳。後見渠兄

斯年絕達

文如春湖士女圖。及查韞荒江

漢詩集諸序。再三吟誦。深歎十九言不妄。

阿京李小字。春湖士女圖序詞繁不載。今略查序於後。

登高能賦。昔記毛公對酒當歌。遠懷魏帝。况復三湘可涉。賈傳之弔靈均。七澤雖紆。長卿之言雲夢。靡不寄情郢曲。託興章華。又曰。星隨軫翼。遙征不窮。路指襄樊。沿流無際。周郎散華之處。惟有空洲。仙人采棗之亭。虛傳故里。加以楚宮回眺。巫峽遙看。戍鼓猶鳴。林猿自響。每起流連之思。非無贈答之詞。至若往日長楊。依依夏口。晚春芳樹。萋萋漢陽。青雀頻開。還應理櫂。野鷹初唱。時復登臺。既而轉舵滄浪之水。分帆湓浦之城。峯回廬嶽。香鑪宛然。湖匯宮庭。石鐘如昨。羊叔子之興悲。峴首周伯仁之灑涕。神京無假思。蓴羹同擊楫。豈惟馬當風險。序本王生牛渚月明歌。聞袁子昔參軍。羈旅之日。臨川遊覽之年。並有高吟。俱裁新製。若以方斯麗。則譬此雕華。遙集之見賞。特在弘

農士衡之驚嗟良由記室要使銅鞮緩曲終宛轉而難前估客新詞幾徘徊而不盡

合肥龔先生

鼎華

作詩文下筆數千言可立就詞藻繽紛都不點竄為孝陵所

識賞嘗在禁中數曰龔某真才子也

葉元禮

舒崇

素病羸然頗不耐杜門客有憂之者或笑曰猿狙之性動而彌壽

予亦有詩規元禮曰藥裹茶鐺故可親底須懷刺逐風塵中朝洗馬方羸疾莫倚聲名是璧人又曰二載詩名滿薊邱彈碁捉麈更風流如何消渴春來甚不為文君也倦遊

金秀才評侯朝宗之文已自成家惜其得名差早未暇鍊句耳予知金此言微旨頗深愧之

余嘗問龔先生古人窮愁著書今某輩奔走衣食頓覺文思荒蕪都無逸興如何先生言古人直是憂讒畏譏耳與近世金盡裘敝者不同故能託物感懷纏綿悽惻若使飢寒切膚恐亦未暇爾爾

余初未遊西山逢人輒相諮詢或曰西山雖復崇深意謂不如東南諸郡清潭

鏡澄層峯屏峙。一花一石相對。饒有勝情。

客問余何意沈酣故籍中。余徐應曰。身之好書。政如君侯之好博奕。

廣平中和孟涵光不欲輕通貴交。惟致書於余。微問王吏部近狀。余報之曰。吏

部蕭疎簡遠。不失故武。誠吾黨第一流也。

梁侍御不多作詩文。客或勸之。梁言。身意不爾。行當以少許勝人多許。但得傳百篇足矣。

或舉王十一。寓余詩。有姓字慚龍腹。文章忝雁行。謂若故與十一齊名耶。余曰。風姿玉舉。逸藻雲飛。不得不與海內共推此君。僕固非其匹也。

按貽上留別詩全首云。海內談詩日。人傳我輩狂。遠遊羨宗炳。疎懶似嵇康。姓字慚龍腹。文章忝雁行。橫門今日別。攜手已神傷。

邵比部問余文家宗旨。余謂讀書十年。祇尋得翻案法耳。邵頗咨賞。曰。錢牧齋意亦爾爾。

余嘗謂宋人文章。能學昌黎者。惟歐陽文忠得其序。記適逸處。宋景文得其碑。誌奇崛處。今人不習新唐書。便相指摘。何異矮人觀場。

指摘新唐書者。以為序事舛互。蓋祖吳氏糾繆說耳。然史家之言。率多失實。盲左腐遷。濫觴已著。不當專呵宋也。

寶應朱秀才克生少時遇錢牧翁。投一書幾數千言。與之論詩。中間頗推重列

朝詩選。錢置不答。直語客曰。他時指摘吾著述者。必此郎也。

宋公子華家居時。嘗命作蘇子瞻像。輒貌己侍其側。後筮仕。竟得黃州通守。

顧甯人處士炎武在京師。酒次與客論經學。客或舉唐石經誤為十三經者。顧

厲聲曰。此與宋板大明律何別。其傲岸多類此。

予與計孝廉李秀才。即席為一畫師賦詩。李攬筆便就詞云。王郎畫手今無匹。相值秦淮歲已闌。卻憶帝京銷夏日。見君雲壑畫生寒。予歎其章法高老。為之

撤管。

嘉興朱處士茂暉城南別墅。即唐裴僕射故居。有亭名鏡雲。其外溪水滌洞竹

木森蔚。最為幽勝。寶應朱秀才慕處士名。往造其廬。值處士不在。秀才竟攜茗

具至亭際。吟嘯竟日。處士歸而知之。大相稱賞。遂與定交。

魏推官學渠之任成都。余輩限韻賦詩送之。推王博士作擅場如白晝荒城餘

虎跡青天驛路隔。蠶叢又荒村。淒響聞山欹。江路幽花雜木絲。此類語皆有致。又一章云。碧雞祠畔草痕生。白鹿山邊按部行。織罽楚人傳好句。當壚少婦避行旌。新聞印笮通蠻徼。舊種芙蓉號錦城。此地官遊良不惡。況今沔漢已銷兵。按寶應朱秀才得覃字韻。其詩亦佳。今附錄於後。

佐郡分符入武擔。錦羈玉勒跨桃駝。梁園賓客歌楊柳。蜀國山河種石楠。叱馭甯辭九折坂。題詩應過百花潭。何年得訪嚴平宅。欲卜升沈望劍南。二王好香奩詩。唱和至數十首。劉比部寓書於余。問訊博士曰。王六不致隱韓冬郎雲霧否。此雖慧業。然併此不作可也。

按博士香奩詩自序云。情至之語。風雅掃地。然不過使我於宣尼廡下。俎豆無分耳。蓋其託興如此。

予在廣陵。譙集王十一語客曰。汪大賦性高潔。加詩筆清麗。頗類韋左司。惜無左司少年游俠一種氣魄耳。予知王欲相激發。遂不復措辭。計孝廉謂侯朝宗文。如以石激水。使成波折。差乏風水相遭之趣。

按壯悔堂集中書策誌銘極多奇構。甯南一傳敘事尤酷擬史遷。可推近世。

作者然甯南事皆失實。左誣魏叢殆所不免。無徵不信。其謂是歟。

周侍郎

亮工

嘗述孫北海先生

承澤

語曰。詩文之道。莫妙於易。莫難於老。

申和孟作毛穎後傳。微有寄託。亦是滑稽之筆。可與前人江瑤柱羅文諸傳相比。

其略曰。穎以老病謝中書事。歸而往來研山角上。愛防風山水。遂移居焉。是時陳玄隱天都褚先生在剡。陶弘遷於端州。時時相過。為方外交。適有人從長安來。言沛公入關時。蕭何盡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乃嘆謂玄等曰。吾輩竭生平纂錄。將與竹帛垂無窮。今遂為他人有耶。因歛歛不自勝。遂發狂。常科頭散髮。不與士大夫相見。士大夫亦厭之。擲不復顧。餽師媼婦。或見而呼之。命登記所業籍。欣然為書。然書又潦倒。不稱人意。其後穎死。而子孫繁衍。日益盛。皆能文。工書畫。烏衣象服。珮玉襲紫綺裘。照耀江左。四方達者聞之。爭聘掌書記。先是穎慙己孤立被廢。命子孫十人為曹。所至遞用事。故寵任久不衰。四方黠者。亦拂飾冒穎支庶。識者輒能辨之。於是中山之族微。而防風甲天下。史氏曰。自楚漢遞興能者皆起效一技。而穎獨以老病自全。挺立

不屈。豈慕孤竹之遺風歟。然身晦而子孫用。使富貴不絕。可謂善處名實者矣。

文處士點作畫頗得待詔家法。然多率爾之筆。余規之曰。此事定須霞思雲想。刻意經營。奈何。顏唐落墨。便布人間。

朱子彞尊詩才雋逸。文尤跌宕可觀。然性好飲酒。嘗與高念祖佑入都。每日

暮泊舟輒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則朱已闌入酒肆中。醉卧壚下矣。

計孝廉喪其愛子。哭之過時而悲。余作文規之。龔尚書見而歎曰。甫草之情深。若文之論正。父子朋友間。兩無遺憾矣。

施副使閏章官山東。往拜李滄溟先生墓。重為立碑。夜夢一緋衣者造其室。自

稱身是李攀龍。以君知我。故來報謝。

富平李處士因馬長於經學。嘗詣余論春秋。頗指摘胡康侯傳。余語之曰。君辨

固佳。然知人論世。良自不易。李懔然。

龔先生虛懷樂善。偶在酒次。朗詠杜處士潛所贊蘇子瞻絕句云。堂堂復堂堂。

子瞻出我喟。少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且咏且歎。謂十字能括子瞻一生。可稱

高卓

余頗自患嬾放。兼以此規王六。王莞爾曰。長安車馬喧闐。若無吾黨一二。孤寂者。點綴其間。便成缺陷。

余往王推官許。數詢博士新詩。推官援筆書五言數聯。如關路垂鞭暮。山城到雁稀。鶴下松巢暝。人歸沙路低。清沙騎馬路。微雨過橋人。玄鶴有時至。滄波思渺然。秋水蒼溪碧。春山顧渚清。語俱澹雋。在天寶大厯間。

王集中五言律詩中多唐人語。今附錄用孟浩然韻。留別黎小翼。寄懷龔王臣。司李吳興二詩。全首於後。

其一

落魄蓬蒿子。仍尋舊隱歸。詎嗟洛京遠。所惜故人違。關路垂鞭暮。山城到雁稀。知君相憶處。落日掩雙扉。

其二

回首分攜日。心期向爾榮。側聞辭魏闕。佐郡出荻城。秋水蒼溪碧。春山顧渚清。遙知官閣裏。吟眺足幽情。

薛給諫作畫。全師董巨。士大夫少有其匹。家孝廉素善鑒賞。尤咨歎之。以為給諫能潛心措筆。便當升董文敏之堂。

或問計孝廉暇日何以自娛。計云。賦詩彈碁。俱增惡業。但能日誦楞嚴兩卷。便足了一生事。

申和孟五七言詩。氣體極高老。予尤愛其七言絕句。暇日與王六諷詠數首。歎謂含蓄淒淡。使置唐人詩選中。未知可與誰比。

按和孟遊黃花谷云。竹杖尋源入上方。滿山榭葉晚蒼蒼。亂碑零落遊人少。一道飛泉下夕陽。步殷宗山韻云。雲屐初從泰岳還。石林斜日草堂間。上方鐘定無飛鳥。一片秋聲葉滿山。汎舟明湖云。女牆倒影下寒空。樹杪飛橋渡遠虹。厯下人家十萬戶。秋來俱在雁聲中。溪上云。微霜昨夜下庭槐。水畔開登萬里臺。兩岸蘆花飛白雪。午橋烟裏一舟來。茅屋成云。溪上新成屋數間。柳花蒲葉滿松關。醉來白眼西窗下。卧看烟中馬服山。

王推官于役淮陰。泊舟秦郵湖。風雪凝沍。淒然動心。秉燭作歲暮懷人詩。六十首。夜漏未半。屬草都就。詞旨清麗。間出奇峭。語茶村杜處士。語人曰。使君才藻。

如許當是天人

朱國慎克生作端敬皇后輓詩吐詞典麗且立言絕為得體會余方賦此題遂匿之不復示人且曰朱三一作在唐人亦當擅場

按輓詩共四首今附錄二首於後

玉容隨碧水金冊重黃綸謚法傳宗伯齊詞命宰臣寶衣鏤翡翠仗馬飾麒麟閣外停封事無由達紫宸素輦出雕楹君王執紼行宮娥結縞帶都市翦紅纓玉仗齊金節龍簫夾鳳笙景山聊駐蹕愁見月華明

王六方任博士語客云昔劉原父戲呼梅聖俞為梅都官梅便作色而愠某則不然但使有詩數百首得稱迪功集比於徐昌穀足矣

王貽上作海客秋善病一篇頗自矜賞嘗出示余曰此詩當不減韋左司余笑曰露檻警孤鶴風櫺散疎菊已微類柳柳州矣王躍然起曰君言良是

按王集此詩為羣提軒病中漫興全今錄於後

海客秋善病歸來卧茅屋東窗蔭叢桂西窗羅斑竹露檻警孤鶴風櫺散疎菊以此淡漠心聊取媚幽獨鴻鵠薄天游麋鹿樂巖谷

謝榛先生有家在鄴城外。已頽隳荒草中。計孝廉至鄴為賦詩弔之。又搜索中得數金。雇人封土三尺餘。且立碣其上。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嗣後計每見人輒舉此自謂不虛此遊。予笑曰阿珂故自歆。

阿珂計小字

義興陳處士與余論六朝之文。詞雄旨洽。鉤入深微。多出諸賢尋賞之外。時冒樸庵覆在坐。傾聽不置。陳遽掀髯謂余曰。與子論交十年。今日始稱知己。

繆子野

永謀

謂鍾廣漢

淵映

若不歿則神懷散朗。學義淹長。在後進中。吾未見

其匹也。

華陰王山史

弘撰

文章以簡質勝。文二嘗嘆曰。山史諸題跋最佳。絕似吾家待

詔

梁侍御自顏其齋曰暫次。予不曉斯義。每相咨問。梁曰。身固願居曾暫之次。意

蓋以狷者自命也。余與葉

方霽

同作齋記

侍御假歸。余乞文與也。作暫次齋圖。寄之。齋前繪一梧一石一鶴。余復跋之。

云先生齋中非必有是數物也。聊以寓清標逸況耳。

周櫟園先生官閩。每求江瑤柱。輒令蠻人取諸梅花厂石間。其甲上紋如瓦楞。映日視之。與綠玉相類。彩色燦爛。晃人眸子。周語人曰。即此膚理。便足鞭撻海族。惜其生育遐陬。不登玉食耳。

分湖葉秀才為鍾廣漢徵誄文。援筆作引。頗屬哀豔。李十九曰。讀此如聞急風淒雨。令人益增鄰笛之悲。

其略曰。亡友鍾子廣漢。幼而早慧。家本烏衣。長實素心。才堪龍腹。術珩綺羅之歲。便擅清談。張翮鷺羽之年。自然騰譽。英華注手。則絃管自調。文雅沿心。則風雲並動。澄江清泚。逸興朝開。秋露低垂。新情旦起。摘詞既藻。博雅為期。服子窮經。覽門庭而動色。桓生稽古。遊庠塾而興懷。乃命不猶人。數奇寡合。歲歲上書。雨濕西冷之屨。年年作客。烟迷南浦之舟。悲搖落於江潭。誰能獨醒。感平生於疇昔。何地理憂。所以王處仲有伏櫬之歌。阮嗣宗有窮途之慟。人之情也。傷如之何。又曰。驚馬朝驅。生拜昭王之墓。寒風晚吹。死同壯士之悲。夜哭愁聞。孤魂遠滯。遂思落帆亭畔。亦名思子之臺。織錦機中。應化望夫之石。况復蔡邕未歿。弱息先摧。羊秉既亡。藐孤絕嗣。葬要離之側。迢遞吳宮。

招屈子之魂徘徊燕市理乖蒼昊哀感塗人

李侍郎敬最善指摘人文章嘗讀余作未終篇輒掩卷不語余徵其故李指所引善我字曰經有善善者我之什無善我之什也吾子亦為是俗學耶余大駭服

劉吏部謂梁侍御有才不驕其能忍處政自不可及

余題梁曰緝江村讀書圖其首章落句云駢陵野色平於掌也有江南此景無王阮亭見之呵曰吳子輩乃爾輕薄余笑曰行當及君矣因續嘲阮亭所題云彷彿春江綠樹陰幾回展卷幾沈吟江南與汝關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

閩人有捲紙為簫者周侍郎得之色如黃玉扣之鏗然以試善簫者或題之曰外不澤中不乾受氣獨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佳竹之上後以贈劉公勇公勇為賦紙簫詩

余遊金陵清涼寺見壁上有詩乃題贈一僧名掃葉者其詩云拈花久礙入林眼掃葉猶留解脫心何似無花併無葉千山明月一空林頗於宗門有會不知誰人作也

曹秋岳先生洛稱關中李天生長律詩曰風雅以來僅有所製。

余嘗誡兒子筠甯為畸人母為鄉愿甯為學究毋為名士。

名者實賓故當以學植為本倘專採春華遂捐秋實既蹈空疎兼傷輕薄名士風流非所尚也至於前賢有題之曰噉名客者斯亦詆呵之極矣。

余輩未第時作文社名曰慎交嘗傳入禁中遂登天聽孝陵對近臣謂徐修撰元文曰汝非慎交中人物乎固當顧名思義毋得墜此兩言。

余方燕諸客有一畫師後至延之坐隅隨詢以所長此人率爾對曰長於繪人物問師何人又率爾曰師吳道子衆方目屬訝之文二徐放杯拱手謂曰君行橐中得道子稿本幾許此人嘿然舉坐為之闕堂。

余問文與也吾鄉周東村唐伯虎畫俱倣北宋何故士大夫獨重唐筆文曰周模擬有痕唐能加以變化耳余深歎為知言。

說鈴終

嘯園藏板

跋

曩已巳庚午間信遊邱南請業之餘從師求說鈴本讀之師云此吾少年習氣未除時所作棄之已久印本皆無存矣後求之同門諸學者皆未見荏苒已三十餘年往來於心未忘也今春介夫先生始從宋檢討錫處借得抄本屬信繕錄遂欣然命筆但不能如錄堯峯文抄時筆畫端楷蓋彼為鏤板計故不得不刻畫又年丁強盛故爾此則隨筆書去往往有天真爛熳之致亦猶吾師為此編正以無意而成文耳然追思當日標賞正自不同流俗今士大夫猶能彷彿其風流餘韻否緬思先正慨然永歎不僅以讀師遺書而興西州之感也康熙六十年五月九日寓都下梁園之警露軒西室

鹿原林信

雍正八年七月借紫幢王孫本手錄一通原本乃林舍人正書留贈王孫者編首有長林二字葫蘆印記面葉八分書說鈴二字後有臣信之印吉人之辭二圖記

待翁鮑鈐附識

甲寅長夏薄遊長城留榻縣署之前度軒中時從待翁明府假插架藏書消暑送日而鈍翁先生說鈴在焉先生文鈔久行於世此編單辭片語雋永雅馴直奪臨川劉義慶之席實士林所罕見明府抄藏既久不欲私為帳中之祕囑渠繕錄鈐諸梨棗凡兩閱月而竣工渠因得附名末幅

梁溪華育渠并識

康熙中談古文者必推堯峯汪氏稱詩歌者必推新城王氏兩人工力悉敵三家文二家詩流行至今而無異詞也然汪粹於經學王富於雜說堯峯說部止此數十葉未就之書稿本久不自存賴鮑待翁鏤版長興縣署始見此冊知寥寥數條向屬友朋獎許如是欲覓計甫草廣集并為全書杳不可得訪之吳江故家鮮有見而知者亦一缺陷事爰附精華之後倘遇有心藏得此稿續而成之其愉快當何如也

乾隆十三年仲春之吉青城里人劉堅識

說鈴一卷為長洲汪鈍翁所著曾附刊於漁洋說部精華之末者也鈍翁為一代名家聲望與新城尚書並重著述本不止此此特其筆墨餘事耳然單詞片

語雋雅清新大得晉人清談遺意惜原板久燬今從南徐包子丹廣文處假來
所藏舊本重付剞劂俾廣流傳以存昔賢遺韻固不徒供士林清賞已也
光緒四年歲次戊寅秋九月仁和葛元煦理齋甫識

新嘉坡

余屏居鄉里喜述故事遇有聞見輒隨手錄之義例不能深也取足快意而已
余吳人也聞見不逮於遠所錄皆吳越江淮間事耳異時將廣錄而續理之故
不以時代之先後為次又是編意在闡揚幽隱顯達之士不錄焉即間有牽涉
亦不及政事在野言野禮固宜然若以為窮愁著書則吾豈敢宜興吳德旋撰

40

初月樓聞見錄卷一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受業興縣康兆

晉康侯謙吉士校

武進惲南田畫工寫生。書學褚登善酷似之。詩其餘事也。然為之輒工。南田居甌香館。每作畫畢。輒自題詩其上。其自署或稱南田。或稱白雲外史。或稱草衣生。或稱東園客。壽然最著者南田。故世稱南田三絕。南田名格。字壽平。後以字行。更字正叔。南田與同里胡半莊陳道柔楊起文董敷五唐仲元為詩相唱和。所謂毘陵六逸者也。南田遊太倉。太倉王氏多善畫。然雅推南田。而南田所畏者。虞山王石谷。輦也。石谷學畫於王煙客。及其成也。雖煙客亦畏之矣。南田畫初工山水。見王石谷畫。自以為不如石谷。乃改為寫生。以避之。然南田寫生。遂為天下第一手。方南田時。畫每幀直可一金。書因畫並稱。不獨重也。今寫生家大率皆冒南田。南田畫真者百不得一焉。得可直數十金矣。杭州金耐田刻甌香館法帖。真贋錯雜。然實之者以為勝於董元宰。歛王學愚酷嗜南田書。藏其真蹟甚夥。遠之得尤精者數十紙。勒石馬學愚名曰旦。其為人內行甚修。生平

急朋友難奮不顧身亦奇士也

武進董以寧字文友少工填詞為閨襜之作喜結賓客時時被酒嘗遊荆溪荆溪之士觴文友於南山之麓者二十二人徧起道姓名畢黃珍百奉卮酒言曰僕山中之鄙人也今聞董生賢竊願交董生顧董生以少年未易才日從美人賓客遊彈碁射雉徒豪舉耳無益幸董生厚自愛也文友避席謝之已而毘陵郡文學之士結國儀社以齒德推黃珍百為長珍百舉觴言曰毋失末路毋忘今日毋自多其才以招人怨皆曰如約會每春秋一舉行而邀致各邑同學其啟札皆文友為之文友天資明敏著古文詩歌數十萬言聲名蔚起稱譽滿天下與同邑鄒訢士齊名時稱鄒董今所傳國儀集皆文友少年之作也宜興陳其年為之序曰文友為人豪邁感慨不可一時然當其卹交遊急然諾輒復纏綿婉篤比於膠漆也又從其尊人宦遊江湘上潯陽泛洞庭登仲宣樓尋昔人作賦處江山雄秀士女明媚發為撰述蓋吞若雲夢者十八九曾不芥蒂也近者歸自襄陽與二三兄弟闡明藝苑切磨經術間又悼同類之蕭索慕昔年之廉蔭當筵流涕對客悲來益知其繫心朋友睦懷倫物者矣又何怪其鋒刃橫

溢情思愷惻感動飛沉也耶然文友即又棄去詩歌古文詞而專致力於六藝至其晚節身列儒林與宜興任王谷相埒矣任王谷名元祥學以良知為宗持身嚴肅言動不苟建宗祠定宗法族人世世遵之著有鳴鶴堂集董文友嘗論荆溪人文極推陳其年任王谷以為不朽之業終必歸之也

吳席文與名啟圖居洞庭之東山明太僕少卿本楨子文與少喪其生母譚鞠於嫡母吳事吳有至性吳疾病晝夜不離左右自草青詞籲於神願以身代死先後凡四十九章文與為人恬靜寡欲好行其德於鄉里先時山中婦女無他業每空手坐食以為恆文與募鄰郡女工教之織作給以絮本及紡車織牀諸具由是山中婦女皆習於勤苦文與收其宗族親故及山中細民之貧者皆恤之歲所費率逾數千金文與好讀書貯書累萬卷於是編輯先賢嘉言懿行條析部居共若干卷名曰畜德錄晚歲病風痺者數年益鍵戶著此書嘗題於書尾曰吾病瀕死惟以書未成為恨今幸少瘥有不強力成書而敢自情愉者歟無以見先賢地下病不能轉側至置書牀上俛視之其勤於學問如此康熙十九年七月文與病益篤則謝遣醫藥語諸子曰吾之生也太歲在寅今歲申

也。月又如之。寅申相戰。吾殆將不免。既而果然。卒之日。合一山大小疏昵。無不為之流涕者。文與族人多以善封殖起家。而好學輕財。惟仲遠與文與並。仲遠名本久。少為青浦諸生。所至偕諸名士。日夜以問學相鏃礪。工為應舉之文。然數不利於場屋。中歲即棄去。嚮所為應舉業。而數延故舊賦詩飲酒為樂。仲遠雅性儉樸。自奉無兼綺重肉。惟用以施予。不倦。憫族女之嫠而貧者。買田若干畝。歲計所入贍給之。曰。吾以勸貞節也。其他所為率類是。仲遠手繕寫諸大家語錄。至數十卷。又嘗訓釋孝經。而尤研精覃思於易。其論乾之九三曰。乾乾卦之體。惕若卦之用。潛躍見亢。莫不須惕。故九三不言龍。以其為人中之龍也。怠心萌。則龍德喪矣。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將在惕若乎。乃自號為惕庵云。仲遠之生也。先文與。文與卒後二年。仲遠乃卒。自明萬厯以來。以貲雄山中者。推許氏翁氏兩姓為甲。其人率以文雅相高。喜結賓客。四方賢士大夫爭集其家。如華亭董尚書元宰。陳徵士仲醇。嘉定李進士長蘅。太倉張內翰天如。儀部受先之屬類。推翁許為湖山主人。一切管絃歌舞之娛。牲牢酒醴供張之盛。所費殆將不貲。雖古諸侯所謂賓至如歸者。弗是過也。翁許衰而席氏遂興。仲遠

文與尤能以德行文學見推當世知名士其風流至今猶未沫云

嘉興吳道輿名治著周禮彙斷五卷其自序以為班固藝文志周官六篇則河間獻王所上五官而附以考工記也可知五官為全經非有闕也自晚宋俞廷椿作復古編謂冬官錯簡五官之內於是取其近似者補入冬官又於五官之內剔其不類者各從其類而五官大亂以古本校之大非周公之舊矣其後王次點邱葵吳澄最後何喬新相繼損益之以補俞氏之未備此五家者人各持所見各異其指於是有臨川之書有永嘉之書崇仁之書椒邱之書嗚呼世遠文湮即有懸疑闕焉可耳形名不相中者作私論以駁辨之可耳顧乃視為草藁人肆其筆舞智而紛裂之何哉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雖周亦助也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言之曰此其大略蓋慎之也況今去周二千五百餘年豈能有以信其必然哉吾是以見古本之不可不存也君子以為篤論然而平湖錢稚農作冬官補亡謂冬官之亡者散見於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中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師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此見於國語者也曰寄曰象曰狄

韞曰譯此見於王制者也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此見於月令者也曰工正曰
圻人此見於左氏傳者也其持論亦前人所未發云初稚農遊金陵昵一妓欲
挾之歸妓曰以君之才妾侍箕帚宜也但觀君談論間恨讀書尚少耳他日請
相從也稚農恥之即日還里門假東湖僧舍以居夜讀昭明文選一沙彌前曰
秀才年不為少矣乃尚讀此兔園冊耶稚農益以為恥發憤肆力於經史之學
遂為通儒稚農名士馨一名鄭貢生

長洲楊古農名補字無補工詩善畫與楊龍友邢孟貞顧與治相師友楊龍友
令永嘉時古農遊經其地後憶寫所見作小幅大不盈掌自題云永嘉郭外山
川點點皆倪黃粉本也古農為人隱不達親貞不絕俗口出氣惟恐傷人薰藉
冰炭即之意消其中有所不可介如也邢孟貞者名畋高淳人少負遠志年十
九為諸生試輒高等一日為衡文者署其卷曰太狂閱末藝曰更狂不之錄也
孟貞曰士為文得以狂名足矣何問其他遂謝去一意於詩歌古文出遊四方
與海內名流相角逐詩愈工歸而築室石臼湖濱家貧取石臼水為醇酒沽之
以給食湖水清酒美高淳酒由此名所著有石臼前後兩集顧與治者名孟遊

江寧人性嚴介。任俠恤死友。與莆田宋比玉善。宋歿。與治走入閭哭之。伐石表其墓。南洲蘇武子工古文。早死。與治梓其文行世焉。北平于司直好結客。遊秦淮。死無恤者。與治視含斂。為經紀其喪。晚歲益貧。善行草書。閒逸自喜。所至箋素委積。無少長貴賤。皆應之。將歿前一日。猶為人作大書。從容如平時。

吳門王勤中名武明。太傅文恪公六世孫。以諸生入太學。少時風流儻爽。不屑意舉子業。自讀書賦詩外。若投壺蹴鞠彈碁馬射技擊之術。與夫藝花種樹養魚籠禽之方。無不通究。而尤工於寫生。甫壯。乃屏絕諸好。獨時時寓意於畫而已。評者謂勤中畫。雖陳道復陸叔平不能過也。王煙客尤亟稱之曰。近代寫生家多畫院氣。獨吾勤中所作。神韻生動。當在妙品中。於是四方士大夫咸知有勤中矣。京師貴人爭慕勤中名。出兼金訪求其畫。不能得也。內閣宋文恪公勤中姊壻也。方貴顯於朝。移書招勤中入京師。勤中笑而不應。嘗語人曰。古之善畫者莫一非高人傑士。以文行著者也。有如吾祖文恪公諸客。沈徵君唐解元。文待詔之屬。其人皆能為畫。重不則畫豈能重人乎。勤中為人性悒。與人交不設城府。所遇無貴賤。少長率委曲相款洽。居恆善病。其末歲病屢發。不復能多。

作畫。故人有貧乏者。輒強之使作。勤中欣然執筆曰。願以佐吾子晨夕需。族父
年老有孫女。不能嫁。勤中力為作數幅。俾鬻以治奩具。客有以病諫者。勤中曰。
吾財不足而力有餘。敢自愛耶。先是積藏諸名蹟甚夥。中歲斥以易薪粟。幾罄
矣。疾既革。又命諸子盡出篋行中所餘。贈遺諸親故。無復存者。勤中卒。汪荅文
聞之出涕曰。此吾吳之老成典刑也。自今以往。吳中豈復有斯人比乎。

黃孝子端木名向堅。先世常熟人。後徙家蘇州之西郊。父含美。舉人以明崇禎
癸未選知雲南大姚縣。挈其室及弟之孤上事。留端木於家。已而明亡。閩浙不
守。西南復立國。江楚西粵連年戰爭。行旅斷絕。滇南遠在荒徼。書問不通。端木
思念父母。日夜西南望。慟哭目盡腫。一日拜祖墓。別妻子。將入滇。親舊以途中
兵阻不得達止之。其妻亦哭而送之曰。君以親故遠行。豈復以妻子為念。然兒
齒稚。脫君更不歸。則誰復能如君者。然端木終已不顧徑行。時順治辛卯十二
月朔日也。壬辰五月望日。至姚安府。是時含美已棄官六年矣。居白鹽井山舍
中。端木至。登堂拜父母。賀無恙。謝起居。晚父母驚喜亦拜。相勞苦起而相抱號
泣。含美前所攜弟之子。時從外負薪歸。驚見相拜。泣問昔日僮僕無復存矣。居

數月。端木啟父母作歸計。念無以為行資。而先是含美以乙酉秋試分校。得士八人。冀其資助。端木持父書詣諸門生家。所遇三人。皆有贖贈。往返復三千餘里。端木具籃輿與二親乘。已與弟步從。以十一月四日發白鹽井。歸吳之日。癸巳六月十八也。自始出門至是。越三年。計五百三十餘日。凡歷京省七府三十有三州縣。衛司關驛鎮寨。不可勝紀。計行二萬五千里有奇。乃次其山川道途所經。自為圖十二。自記之。

長洲文點字與也。明大學士諱震孟孫。幼能詩。從長者泛石湖。出語驚其座客。年十二。聞李自成陷京師。泣曰。國破矣。奚以家為。既而仲父秉授命。產果破。乃依墓田以居。年四十。涉江淮。溯河洛。薄遊京師。京師貴人或告之曰。子先世多以薦授官。子何不仕。當以國子博士薦君矣。謝曰。士各有志。行止亦有時。公何忍強點以不可。遂引去。與也善畫。嘗舍蓮涇慧慶僧寺。賣畫自給。有富人子具兼金求畫。期以三日。走取與也。面斥之曰。僕非畫工。何得以此促我。擲金於地。其人再請。不顧。巡撫湯公弼屏車騎入寺。訪以時政。嘗問語之曰。先生何以為饘粥計。對曰。貧者士之幸也。菜羹蔬食。足以安人性情。堅人操行。少或有餘。將

移所守。湯公稱善。一亭戶擁厚貲。請以千金為壽。願得通姓名於湯公。與也曰。湯公以道義交我。我豈可以利干公。縱我有請。公不應也。若無故以貨餽人。傷惠我。無故受貨。傷廉。二者交失。毋敗吾名。亭戶慙而退。其介潔如此。康熙四十二年夏四月卒。逾月次子赤以毀卒。

宣城蔡慕春。字大美。善屬文。喜交遊。常自釀酒待客。釀兼數種。其後家益貧。釀不能給。客至則質衣具酒。大美兄弟三人相友愛。少弟季薦溺江死。大美與仲玉立客姑孰。徒跣江游。日夜哭。募漁舟求季屍。盡解其裝。不給。至齧指書要約。重購之。又灑血籲江神。極哀。明日乃得屍歸葬。鬻屋以償負焉。大美所著有來諗。居集。續宛雅。遊潛水。有潛水雜著。陳卧子雅推重之。晚與同邑施愚山相善。卒後。見夢愚山。索酒。愚山為詩哭之。遣力齎酒漬墓上。同人見者皆嗟悼云。劉龍光。字夢蕭。吳縣人。父曰廷諤。明末以宜黃縣丞遷益王府長史。遭亂。挈家人避兵白石嶺下。依其友姚肅甫以居。龍光初以省試還里。兵後不知父母存歿。日夜涕泣成疾。疾少間。徒步至盱江。禱張令公祠宿廡下。夢聞神語云。往石滌當得之。覺而詢之土人。皆不知石滌何所也。龍光持零丁帖彷徨道左。一比

邱尼告之曰。是在閩粵之交。今官路方構。兵道梗塞。由僻徑以往。七日可達矣。如其言。所過皆險絕。無人跡。最後至白石嶺。嶺萬仞。蟻旋而上。下臨絕壑。又萬仞。得微徑。荆棘蔽之。血漬足蹠。力盡乃得登。俯見山下村。村頭板屋三楹。流泉決決石上。龍光心動。以為石滌也。叩其戶。則有人焉。啟之。龍光母管氏也。驚喜。母子相持而哭。龍光問母曰。父無恙乎。今安在。母曰。歿踰年矣。殯旁屋中耳。龍光拜且哭。母亦哭。村民聞哭聲。皆來觀。曰。吾鄉宋時有孝子王龍山者。於此見其母。故堡名見母。今子復見母。此地是又一孝子矣。龍光乃謀歸父喪。肅肅首出。白金助之。村民皆喜曰。願為孝子盡力。於是以藤束其棺。百夫舁之。踰嶺而下。遂浮江以達於里。龍光好古學。精爾雅蟲魚之義。旁及方書卜筮風角地辰。截壬遁甲之說。皆能通之。康熙十一年正月朔日。筮得大過之蹇。歎曰。過涉滅頂。吾其不免乎。其年十一月果卒。

唐祔。歛人以善治生。數多貲。其父嘗貸某甲金。後甲偽以失券告。祔曰。券雖無。事則有也。償之。既而他人以前券來責。祔曰。事雖偽。券則真也。又償之。人傳為笑。祔曰。彼初能急吾親。詎不足感耶。

婺源汪光翰字文卿。明崇禎末客川南道景陵。胡恒幕。恒駐印州。張獻忠陷成都。分兵徇印。恒命光翰出調兵。未至。城已陷。恒與子士驊戰死。閭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挈其幼子。峨生匿民間。得脫。賊武大定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虜面毀容。以免。光翰聞。關夷獮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歲大饑。斗米十金。光翰多方保護。或以經教授為童子師。或操奇贏坐市肆中。得錢以供朱氏母子饘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氏教子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楚蜀之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而益誦光翰之義不衰云。

施氏女名寅。其先浦子口人。父益政。避寇家金陵。女年十七。許字金陵黃氏子。會壻病甚。舅姑急欲得婦以事之。女遂歸黃氏。未成婦也。居數日而壻死。女悲號求殉。不得。恐舅家奪其志。乃歸父母家。織紵自給。居無何。益政領順治某年橫海運轉輸。以不及額下獄。女聞之。謀改裝走京師。救父。會朝命漕輓積逋下所在省會追補。益政遂下江寧府獄。女乃髡髮易男子服。搗幼弟詣獄省父。父倉皇中不識也。女泣自陳。父熟視大慟。獄吏及諸累囚皆為泣下。稱曰孝女孝。

女云。自是女間數日一偕其弟入視。出則坐斗室中。刺繡易米。以供父食。有貴人慕其行。持千金聘之。曰。歸我。我力能出爾父。女曰。救父誠所願。如辱身何。謝之去。已而益政病。且革。女懷牒詣漕司庭。長跪而號。請以身代繫。出父獄。就醫。漕司覽牒。心動。釋其父歸。踰一月死。死之日。家無一錢。鄉里感其義。醵資以餼女。朝夕上食。叩棺辟踊。悲號。竟以成疾。垂革。猶呼父者三。而卒。年三十有四。諸生黃虞稷。吳漢葬之分山口鄭家莊。

王烈婦。江寧人。夫汪姓。賃舂為生。以嗜酒廢業。僦居江東門之積善橋破屋一間。以箬篷分內外。婦日塞戶坐門扇上。績麻自給。雨漏濕。持盞績不休。夫與博徒李姓遊。李見婦。悅其色。美謀亂之。夫被酒歸。以狂言誑婦。婦奔母家避之。夫逼令返室。而夜持酒脯與李俱至。夫引婦同坐。婦駭走。夫以威挾之。婦堅拒。被榜笞無數。明日。婦度不能免。夜攜幼女坐河干。慟哭。徑投水死。比曉。女尚熟寢草間。不知其母之死也。吳德旋曰。人無知愚賢不肖。莫不欲得賢婦。乃以烈婦之賢。而其夫以無道驅之死。獨何心哉。獨何心哉。烈婦將死。而以幼女自隨。其意欲與女俱溺耳。然卒不忍也。嗚呼。遇人之不淑。固自古歎之歟。

初月樓聞見錄卷二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受業興縣康兆

晉康侯校
譚吉士

溧陽潘鐵廬先生名天成字錫疇黃墟里人年十二遭家難父母弟妹竄跡他郡鐵廬幾斃於仇得脫日夜號泣走訪其父行遊徽寧萬山中越二年始得遇於徽之某里時康熙七年也其明年客遊滇南又明年遊陝西又明年返徽郡又明年迎親歸溧陽家貧無以為養業賣筆往來荆溪溧陽間又明年前進士潯陽黃九煙先生國變隱居往吳門訪徐昭法道經荆溪鐵廬遇之荆南山下黃先生老矣攜杖獨行買磁壺二器鐵廬攜筆囊為黃先生負擔至吳門叩昭法草廬昭法餓不能出門戶強起揖客黃先生抱持大哭解囊市米數升鹽少許具粥不能具燈兩人語多不可曉中夜鐵廬獨卧兩人對話達旦天既明黃先生令鐵廬持一扇鬻之市戒勿道姓名鐵廬持扇入市顧者輒棄去鐵廬念昭法厨空久矣售扇可作數日糧乃言曰此黃九煙詩畫也一富人即持白金數錢購之鐵廬歸以實告黃先生暨昭法大怒曰孺子殆不足教速持去索扇

來還我鐵廬。惴惴入市。項之持扇還。黃先生笑曰。孺子固當如是。當是時。鐵廬從宜興。湯默齋講心性之學。默齋固已奇之矣。其後鐵廬學天官於宜興吳青可。學歷算於宣城梅勿庵。學史於桐城方有懷。論兵於江西揭子宣。論道於白鹿洞湯惕菴。著有潘鐵廬文集。而所擬治河策最善。其辭曰。今夫固高堰。使全淮之水。從清口灌注於河。共趨於海。所以利漕也。於淮揚高寶以下諸州邑尤有利焉。使高堰不固。淮水潰決。淮揚以下諸州邑不將為魚乎。不必潰決。或霖雨連朝。淮水暴漲。從高堰六壩漫入射陽諸湖。下流不通。不能奔放於海。即天長邵伯橋壑諸處。亦將泛濫為患。而況泰興興化泰州之當下流者乎。高堰之築始於漢末之陳登。修治於明初之陳瑄。而復修於潘季馴。季馴築堰長八十里。起自武家墩。歷阜陵湖。周家橋。翟壩。以捍淮之東侵。又淮之北岸有王濶。張福二口。淮水每從此洩入黃河。致淮水力分。而清口淤淺。且黃水亦從此灌入於淮。於是併力築堤。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使全淮畢趨清口。會於大河。以入海。而河與漕俱治矣。然黃河地脉本高。泥沙停滯。清口淤塞。淮水不能直入於河。阜陵洪澤泛溢。而高堰不能不潰矣。此不可不有以疏之。濬之也。又翟壩在

周家橋南二十餘里。為山陽盱眙接界。長老云。周家翟壩長二十五里。與高郵南北金門兩間。西堤四十里相對。周橋翟壩決。而高郵南北衝溢無寧時矣。愚故曰固高堰。高寶以下諸州邑尤利也。然高寶以下諸州邑不多疏支河以分殺其勢。又安能無害乎。古語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當決之使流。高寶以下州邑之地。當如江南圩田法。或方數里數十里。四圍開溝。取土築堤。溝之深廣。即堤之高闊。堤旁植桑柘蠟二樹。以固堤。使水不能衝嚙。又有材木絲繭之利。馬溝中種菱芡蓮蒲菱葦。使水波不揚。又有魚蝦食物之利。焉。外有入海之處。循范文正所築之海塘捍門。自為啟閉。內水暴漲。衝開捍門。奔放於海。潮水泛溢。倒閉捍門。使不入於內河。潮退泥沙積於堤外。以成高埠。海濱之人。謂之海龍。今范公堤外。或沙漲數十里數百里。初植菱蘆。積久堅實。以為村落田疇。家備舟楫。或河海泛溢。居民乘之而避。不至淪沒。且平日取魚蝦。或裝載貿易。間有賊寇生發。居民欲保身家。家自為戰。官兵助之。無不勝焉。此誠永遠之利。而終無害者也。鐵廬以雍正五年丁未春正月歿於江寧。塋聚寶門外惠應寺側。及門荆溪諸生許重炎立碑識之。湯默齋者名之。鍾字世調。鐵廬之稱其師也。幾

於聖人而長老亦往往傳稱默齋之學其於濂洛諸儒不啻登其堂而已入其室矣其言平天下在理財理財之道在屯田興水利此非拘鄙小儒所能道也或問朱陸異同之說於默齋默齋曰顧吾力行何如耳多辯論何益嗚呼倘所謂知言之要知德之與者耶黃九煙其後以博學宏詞徵不就投潯陽江死默齋為詩以哭之

常熟單德茶字孔昭資器英異家貧好讀書狂簡不偶於俗年十三應縣試見儕輩雜處堂下縣吏抱牘呼名序進便却走疾出自此不復為舉子業至如經傳子史之文鐘律星朔之旨不由師授而咸能強記昔宋祖平孟昶詞臣獻夷蜀頌其文不傳孔昭擬而補之凡三千餘言其友錢塘謝晉超持示太倉毛御史時毛為虞山書院堂長一見其文深獎之諷以習經義應科舉孔昭聞之听然笑曰吾束髮至今耽玩緹素蓋欲因遺文以見道庶先哲之立言豈與曲學之士較利鈍於毫末競長短於一日哉乃與謝晉超書明其趣焉嘗期所親飲酒會其人將之池州禮肉佛預自蔬菲以書謝焉孔昭答書深辨其惑鑒幻說之誑利誚瞽俗之貪庇斥苦空之乖典證諡祭之無祐識高旨遠非凡所能及

也。乾隆二十一年八月疾卒。年三十有四。所著有春秋辨旨、天文占驗、律呂探微、易圖說、荀子評及論頌書序等數十篇。詩千餘首。多散佚。歿後十年。其父哀集遺詩百餘首。為兩卷刻之。

錢補履先生。崑山人。名近仁。補履。職業也。吳人以先生學博行高。尊之。故相與稱之。為補履先生也。先生居吳市中。為人補履。得直以給衣食。有餘貲。則多買書讀之。自經史百家之說。旁及釋典道藏。無不通常。遇某講寺。聽學佛者講經。察其漏義。辨正之。學佛者自謂弗如也。吳中素以博洽負時名者。聞先生讀書多。初或不信。與辨論。輒服。人有疑義。就質問。先生應口答。無滯然。先生於書。非徒以資論辯而已。其論學。一以宋五子近思錄為準。可謂特立獨行之君子也。先生晚歲益困。忍寒餓。讀書不輟。終不肯受人一錢。吳有好學之士。曰王繩林。素習於先生。見先生老且病。延至家受學焉。先生卒。王繩林餼之具禮。既葬。方大章言於許侍御穆堂。改葬先生於虎阜山麓。表其碣曰處士錢補履先生之墓。

方晞原名根矩。歆諸生。其學宗婺源江慎修。其文宗桐城劉海峯。劉海峯以古

文名其文有學莊周史記為之者弗若也學永叔介甫為之時至焉學歸熙甫為之輒至焉其為時文即以其為古文者為之也故能巍然而出其類晞原可謂能擇所從矣晞原居歙西靈金山中有林泉之勝四方賢者至歙無不樂交晞原晞原亦延致其家惟恐其去名聞甚廣乾隆丙午科大興朱文正公以侍郎主江南試自決必能以第一人取晞原而晞原是時已不應試後又四年晞原卒年六十有一晞原為人意氣和易寡怨怒雖終身諸生世為之不平而晞原未嘗以為感歎初戴東原稱新安有三士鄭用牧金蕊中及晞原也蕊中後以進士第一人官翰林院修撰而用牧亦終諸生

婺源查潛字淵若工為文性狷潔足跡不履都聚遁跡高湖山造其廬者不得見輒歎息而去

秀水俞汝言字右吉研精經史之學尤熟於明代典故擬成一書僅先就宰輔列卿年表而已晚專治春秋著春秋平義十二卷春秋四傳糾正一卷其自序曰六經之不明諸儒亂之也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而六經有道家矣鄭康成以讖緯言禮而六經有數術家矣公穀胡氏以名稱褒貶言春秋而六經有名

家法家矣。彼其初未始不欲扶聖人之精蘊而智識奔淺。強求深遠。習見郡國之府寺。而以為宮闕之巍。我。不過如是。不知輔相之道。而以行師折獄之才。智經邦國也。淺求之而爽其度。深求之而愈失其大體。迨至有宋大儒程朱輩出。而後正其紕繆。易傳本義成。而輔嗣卷舌。儀禮經傳通解定。而康成束手退矣。若夫春秋左氏親見聖人。公穀傳諸高弟子。而徧駁者半焉。康侯品高學博。文章能暢所欲言。方以為程氏之正傳。而疵類不少。新安朱子心知之而不敢端言其過。其說時時見於弟子講論之餘。而後人又不能推明其義。徒使附會穿鑿。刑名法術之言。出於一代大儒而不覺。是可異也。汝言不揣纂集諸家。自為一書。先之四傳糾正。為六端以該之。一曰尊聖而忘其僭。二曰執理而近於迂。三曰尚辭而鄰於鑿。四曰億測而涉於誣。五曰稱美而失情實。六曰摘瑕而傷鏤刻。六者之弊去。而後可以讀春秋矣。顧愚陋荒落。何敢効鍼石於前賢。聊以志願學之自略見其大指而已。右吉晚歲兩目失明。猶令人日誦書其側。而自口授所見。使筆記之。其勤於著述如此。所為詩古文有漸川集。

吳陳鈞寧為人沈靜澹雅。自少不汲汲於名利。年未壯即棄諸生。隱居東郊外。

婁江上教授自給尤好著書輯成吳逸民傳始仲雍訖金孝章共如干人以自寓其志汪荅文序之

荆溪謝方連字皆人少工時文與任鈞臺齊名有吟臺二子稿行世皆人為詩嘗以詩謁王尚書阮亭阮亭褒稱之其詩專工王裴軻川絕句體於山林間為宜乾隆初皆人游京師為慎郡王客名籍甚公卿間猶以阮亭故也皆人故與同里蕭揆三相唱和揆三刻意苦吟尤欲澤之於古惜不永年詩篇亦多散落矣

荆溪儲國鈞字長源水榭先生子儲氏多以時文顯名而長源獨好為詩詩出有聞於時兩淮鹽運使德州盧雅雨最稱賢之招致之門下雅雨故好士賓客皆一時英俊諸儒然咸推長源長源名由此起居無何雅雨以事去官長源歸而杜門屏跡絕不與豪貴人通家貧無以為資至并日而食怡然不以介懷惟日與其徒陸致遠者講說古詩人遺法相吟嘯為娛樂然竟以貧卒陸致遠字以寧乾隆癸卯科舉人初學詩於儲長源後至京師見知於程翰林魚門頗為延譽由是知名於時以寧通方書及形家言為人溫雅蘊藉士大夫多樂與

之遊著有采山堂詩藁

長洲布衣曹曉亭名炳家貧失學年二十餘猶為人傭保以給食後乃自知讀書遂以經教授鄉里學不為舉子業博覽強記祇用以資為詩曉亭性樸野足跡不接於貴人之門故世無有知之者惟仁和宋左彞見而奇之為之延譽吳人乃稍稍知曉亭能詩石遠梅采其詩入同音集曉亭詩學陶靖節謝康樂不能至也雜之孟襄陽韋左司集中幾似矣錢塘袁子才以才力奔走一世或勸曉亭挾所業往可借以起名曉亭笑而不答或又以為言曉亭曰吾詩五百年後自有定論袁公豈足以知我哉其高自期許如此卒年八十餘宋左彞者名大樽嘗為國子監助教以母老引疾歸治天文占驗及形家言然非其好也所好者獨為詩嘗自編其詩都為一集以示其友宜興吳仲倫曰詩之興肇於上古陶唐氏前書闕不可信虞歌夏謠乃時時見於紀傳中其為古質甚於周詩漢氏以後莫之或為今欲追而復之難矣予故為其難者法古歌謠作雜言一卷五言出於漢時無名氏之十九首蘇李之贈答遠乎賈哉自是瀾漫於東京逶迤及於魏晉宋齊梁陳隋雖作者所涉之淺深不同然皆有風人之遺意存

馬法漢魏六朝作五言古詩一卷自三百篇變而為楚詞又變而為漢人之樂府變而未失其正也又變而為唐人之七言古詩蓋其靡矣然樂府遺音惟太白為能近之法太白作七言古詩一卷齊梁五言體雜儷偶唐人諧聲而以律名而摩詰襄陽太白猶時以古法行之沈宋諸人眩乎後矣法王孟李三家作五言今體詩一卷凡余之所得如是子盍為我序之於是吳仲倫為其序略以為近世能言之士其識力大都不及唐以上君獨闕意眇旨由唐人而上溯之極於古歌謠而止其識固不可及而才力之雄獨又自足以相儷其傳於後也無疑矣然左彞詩大率與曹曉亭相上下蓋學魏晉而幾至唐人者也左彞著詩論一卷大旨謂學詩之道不第於詩焉求之要在多讀書遊名山水然後能充其識以養其性情而不同於流俗故左彞自其母夫人卒後居家之日恆少於東南諸名勝若天台雁宕黃山之屬凡其荒遐幽阻人跡罕至之區無不窮探深入所過往多異人逸士與之縱談莊列虛無之說而發其荒遠不可致詰之思然其意欲精其詩以成名以傳之後世而已人謂左彞好佞佛好言長生皆非其實也嘉慶九年某月卒於西湖僧舍所著詩曰學古集石遠梅者名

釣吳人隱於市。能詩以沈文慤為宗。王光祿西莊王侍郎述菴皆稱之。中歲習為古文。嘗與吳仲倫相遇於宋左翼所。仲倫為言古文正變源流。頗與世士異趨。遠梅聞之喜。遠梅好交遊。所知皆一時有名之士。持仲倫說與相質證。或然之。或不然之。遠梅亦疑不能決也。然察其意。終以仲倫之言為然。所著有清素堂詩文集。

陽湖毛燧傳字陽明。一字洋溟。少治古文。康熙初。毘陵人言古文者推邵子湘董文友。自邵子湘董文友卒後。毘陵人為古文者絕少。洋溟獨能為之。於是士大夫翕然稱之矣。張編修臯文後出。名稱駕其上。然臯文稱洋溟之為人跌宕有奇氣。其於文也亦然。洋溟嘗以文謁袁子才。子才稱其文似戰國策。洋溟喜。洋溟好飲酒。舉止真率。遇富貴人不能作寒暄語。然當其酒酣耳熱。論說古今事。窮日夜不能休。時或陳述平生舉故舊瑣屑為諧謔。婉雋有魏晉人風。武昌守張君得洋溟所刻味蓼初藁。驚喜延為子師。已聘主勺庭書院。楚中自大府以下。爭欲得洋溟文為重。藩伯祖君既以萬懷蓼史編屬洋溟為論定。而復有屬排纂嘉慶改元以來兵事者。洋溟自以少治先秦太史公書。常恨不得奇節。

偉行書之以為歎亦欲借以自見草創未幾而卒年五十有六

荆溪周佚庵名芬字宗少嘗剗股療母疾婢媼竊窺之以聞於人人於是知佚庵之為孝子也然佚庵終不自言佚庵少習舉子業不售於有司遂棄去而專肆力於經世之務先是佚庵之大父樸庵喜治形家言考敏齋良於醫佚庵述樸庵之學著堪輿約旨畧謂氣之附土而行者有支隴可辨其佚行而仰出者則不可得而見也又曰地之理以形著而為支干喜忌之說者此非地之所自有也治醫多雜述未成書治樂論聲氣所以始終之故著律呂析疑治兵家言以為機括相觸自成法度不可執也而治器必豫為見知錄若干篇晚治輿地圖未竟而卒

嘉慶丙寅丁卯間予亟遊淮陰淮陰數被水患貧者至室家不保然故名郡也予族弟德安客淮陰久予嘗就詢淮俗因得聞周貞女事云周貞女者山陽縣板閘人周寧之女許字同里徐良才良才家貧甚不能備婚禮故貞女年雖長猶未行也無何良才病瘵一夕貞女得噩夢心固知其不祥旦則計者在門矣貞女請於父母欲奔其夫喪父母怒不許貞女泣請曰大人幸聽兒則兒生否

即死耳。父母度女志終不可奪，遂歸之徐氏。至則鬻其衣服簪珥，為夫營殯斂具。既葬，治女紅以所得供舅姑食。孝敬不衰。初，貞女之歸也，時適盛暑，母家送帷帳至。貞女以奉於舅姑，舅姑辭焉，曰：「吾家素不具此。」已安之。新婦恐不慣也，貞女聞言即返之。其孝謹皆此類。德安既已語予，予書而藏之篋。行時丁卯四月也。後一月，如臯黃濡來為山陽縣學教諭，述其弟孝廉若沅女守貞事甚具。予復為書而存之。黃貞女名玉紅，世居如臯。幼聰慧，喜讀孝經列女傳及五經大義，皆略能通解。許字同邑廩貢生叢傑次子。未行而叢氏子以疾卒。時貞女年十八矣。貞女故樓居，聞訃至，投地絕復甦，然自誓必死。諸父勸慰之，曰：「若無以死為也，守貞不更難於死乎？若將以愧夫世之悖義而徇欲者也。」曷不為其難者乎？貞女乃不復言死。然其姑氏已前卒，故不獲歸其夫家之黨，而從母氏以居。雖家人罕或見其面云。

仁和蔣山堂名仁，初名泰，性迂癖，寡言笑。家貧而負節益甚，所居在仁和之東鄉，老屋數椽，不能蔽風雨。妻冬月著葛裙，朝夕食恆不給。然山堂夫婦終不以貧故貶志操。山堂以善書名浙中，書初學米元章，繼以淳化閣二王帖。晚宗孫

過庭及顏平原又往往兼楊少師風格每作書如以墨濡傾紙上至不能辨間
架然人益重之有某中丞乞書堅不與後中丞以賄敗時論服其高識間作小
詩旁及篆刻皆古雅有致卒年五十三山堂與浮屠一彬交最善一彬後見予
稱予為人似山堂而予友仁和湯點山以為微不類也然如山堂者予思友其
人而已不可得矣

初月樓聞見錄卷三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受業興縣康兆

晉康侯校諱吉士

王烈女名淑姑臨海人。王昌熙女。幼敏慧。好讀書。有至性。稍長。能為詩。江寧李莊為象山都司。與昌熙善。知昌熙有賢女。為其仲子文煒聘焉。無何。莊之弟權自江寧以書來云。為文煒聘同里吉氏女矣。莊得書愕然。然事以無可奈何。則為書達於王與吉曰。非敢背約。然事固有經權互用者矣。孰肯舍經從權。而以女別字者。某將聽命焉。王復書。以為君子之聘。吾女父命也。吉氏叔命也。且吾女年長于吉。納采問名。月日。吾女皆先于吉。吉氏之約可違也。而吾女固不可吉。亦復書。以為吾女之字。君子也。郡之人無不知。今一旦中變。是吾女為人所棄。將不齒于鄉人矣。必不可。莊乃不得已。為兩娶之議。擬以齒序而為姊妹行。使人告於王與吉。皆報曰可。兩家女聞之。口雖不言。而志各無他也。烈女之母獨忿然曰。二女同居。其志必不相能。必欲兩娶。吾女寧別字耳。女隱以欲歸李氏志告季母。為之請於母者數四。母執不從。由是文煒壻於吉。而王以李氏原

聘物歸之。缺其金約指二已。而母欲為女議婚他氏。女聞賦詩見志。家人慮其有變。密防之。女乃強進飲食如平時。家人察女顏色和意。其悔志防稍懈。女遂乘間投井死。比家人覺。奔救之。已無及矣。挽而上。則指上金環宛然。乾隆二十四年五月某日也。女時年十九。莊聞烈女之死也。惻然曰。女志欲為吾家婦。吾安可以不成其志乎。命文煒詣臨海。具禮迎烈女神主及小像一幀。以歸。歲時祭祀之。

王烈婦黃氏。江都人。王華京妻。華京歿。遺二子。族人強烈婦改適。且謀于土豪。訂日娶之。烈婦聞。哭拜。夫靈自經死。

黃烈婦李氏。高郵趙姓僕黃立功妻。龐慧元者。其主趙氏客也。慧元隨其主假寓於趙。窺烈婦少艾。乘立功遠出。夜穴烈婦卧室。入欲因其寢熟污之。烈婦驚寤。執不從。因大呼。慧元扼其吭。烈婦右手撫胸。左手持底衣。至死不釋。事聞。奉旨旌表。慧元論死。

居烈婦向氏。高郵人。居士驥妻。士驥死。託其遺孤于族人居軒。軒窺烈婦色美。百計誘之。拒不從。遂被害。烈婦之父訟於官。得實。軒棄市。烈婦奉旨旌表。

程烈婦何氏江都人。程晉生妻。晉生多病久不愈。烈婦刲股療之。及晉生卒。無子。烈婦哀毀。誓以身殉其弟。起泰憐之。請以己子嗣。烈婦曰。以何繼程。非禮也。葬畢。遂不食死。年二十四。

朱貞女名旭。寶應人。許字劉疊。未行而疊歿。貞女欲往視斂。家人止之。自是涕泣廢食。目失明。未幾卒。其舅姑閔貞女志。為立嗣。迎其柩與疊合葬焉。

賀烈婦林氏。儀徵人。林鳳女壻。賀美明。美明死。烈婦悲泣三日不食。母防其死。且曲慰之。已而輟哭。食粥。會母將出汲。女輒起曰。此固我事。抱甕出。久不歸。母跡之。則女在井中。急挽而上。已不救矣。

陸烈婦朱氏。興化陸賁妻。賁死百日。舅姑議改適。烈婦聞之。攜幼女登樓。為之盥櫛撫之曰。今日有母為兒梳頭。不知明日兒尚有母否。尋令女下樓。自經死。年二十二。

卞烈婦俞氏。興化卞潔士妻。嫁未一年。潔士死。有遺腹數月。父母舅姑將強之嫁。烈婦度勢不能已。乃歎曰。忍死不相從。地下者。徒以有遺腹耳。既不獲。遂吾志。何生為。遂自經死。

虞烈婦朱氏甘泉虞大義妻大義死大義之兄欲烈婦改適烈婦不從引刀自穿其喉而死年二十二

烈女池氏江都貧家女也幼喪母及笄父許字吳廷望廷望死于粵廷望之父母欲以女改配其次子女聞自縊死未幾而甘泉有霍九女事霍九女者甘泉民家子生十九年矣事父母以孝稱許字李正榮甫十日正榮死女號慟自殺里人悲之以其喪與池烈女同葬平山堂右學使楊中訥為之銘曰蜀岡之巔平山之側鬱乎蒼蒼憑高西望而歎息曰有同邑二烈女此其幽宅其後有烈婦裔氏程氏周氏死皆葬平山堂側雍正十一年縣令龔鑑與邑紳汪應庚建祠並祀五烈焉孫烈婦裔氏者甘泉人年二十四適孫大成其姑與二女皆有淫行烈婦誓死不辱一日烈婦自母家返姑及二女方與其所歡飲故為笑謔聲聞烈婦號慟辭舅姑屬小叔以善事堂上遂自縊死烈婦周氏江寧人適陳國材僑居江都國材死烈婦年二十六慟視含殮畢檢嫁時衣裝授國材從子一煒曰未亡人無出他日吾夫一盂麥飯惟予是賴此區區者留以志也見者咸

知烈婦有從死意矣。其父多方勸譬之。烈婦慷慨語曰。父弗悞我兒無舅姑。一宜死。無子。二宜死。僦居無依。必歸江寧。衣食無給。則嫁。嫁非所忍言。三宜死。然兒不敢毀傷身體。將正命而斃焉。父無以難。遂絕食二十日而死。龔令既建五烈祠。乃碑而文之。其略曰。嗚呼。此五烈者。少長窮巷。編戶之中。未有從姆教。稱詩書而服乎女箴之宏訓也。又非有心。則乎前載烈義。截耳斷髮。磨笄之行。而倣而行之也。且生者情所貪。而死者生人之大惡。雖以大雅所最見危而慄。或未能強勉以庶幾。又况乃女德斯蒞。陰儀不剛。曩使回易其心。抑亦寒鄉凡裔。內則所不求。而五烈生非清門。鑒非圖史。並慷慨決志自裁。當其據節銳情。一往不改。金石同其精堅。鬼神泣其幽渺。所為寧載于義而死。無載於地而生者。何其廩廩。則是無異故。貞良動于性。本志氣精專。誠一之至也。或謂裔氏遭逢不淑。預戒垢污。至於殞身而不悔。周氏以俯仰靡依。早自引決。遂從容以就義。並卓哉志行有然矣。至如程氏。上有舅姑。使其侍養。二人畢節以老。奚必不如陳孝婦之為者。而池霍二女。則又問名方始。固未成婦。按以前經。非有明文責其夫亡與亡也。而今皆之死靡他。相從為愈。意無乃行過乎禮。正而非中者。

歟。不知天下惟其理之至是以獲乎心之可安。蓋聖人之所為設中而制節者以進中人。非以域上智也。而果其篤乎至性而履人情之所難。雖聖人卒亦未嘗不貴之也。然則五烈之所處雖殊而推揚餘烈莫不亘日月而薄雲霄者。豈非其大義之攸存也哉。

劉言潔名齊。無錫人。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當是時。崑山徐健庵尚書方以收召後進為己任。而為祭酒司業者多出其門。海內之士有為尚書所可者。其名輒重于太學。有為太學所推者。則舉京兆進于禮部。猶厯階而升。鮮有不至者。惟言潔與其友三數人。閉門修業。孤立行己。意蹟而不悔。其後石門吳公涵為司業。重其學。延致于家。聲譽赫然。公卿間太學嘗取高第教習官學生。言潔與焉。期滿例錄敘于吏部。授縣令者十之八。為正途授州佐者十之二。為冗雜且底滯無選期。自徐尚書罷歸。公卿多欲以收召後進為名者。而某為少宰。自謂起荒陬至大僚。尤欲擅風雅之譽。使人禮于言潔曰。吾久知君。可來見。必為選首。言潔謝不往。某啣之。係籍州佐。某由是叢詬訕。而言潔望益高。然自是言潔遂歸。歸未幾而卒。卒後數年。江東十郡之士上言督學使者。士有無爵與年

而學行可為儀表者二人宜祀于鄉其一言潔其一桐城方百川也始徐尚書執權藉以收召天下士士爭湊之惟言潔與其友數人執節不移久之此數人為清議所從出士之蹇拙自負而務立名義者皆宗之雖布衣其重若與公卿相踦自言潔歸其友亦次第歸太學生雖有潔已自好者而聲概不足動人清議遂由此消委云桐城方苞靈皋嘗作四君子傳言潔四君子之一也方百川者名舟貢生百川與其二弟靈皋椒塗最相友愛百川早卒故自制義之外其他撰述無聞而靈皋文集中當記百川遺言蓋靈皋之學出于百川也椒塗名林亦早卒卒先百川十年年僅二十有一而靈皋仕至禮部侍郎世皆誦習其書焉

李平子名沛興化人幼負才尚志以忠義自許久困諸生鬱鬱不得志遂棄舉子業專治古文詞與從弟艾山鏡月並以能詩名平子意氣高伉不詭隨流俗動與物忤盡以其不得于中者發之歌詠故嬉笑諧謔怨懟悲憤無聊不平之氣具於詩見之著有平庵詩集艾山名沂幼孤事母孝補邑諸生及壯不求仕進為人和平坦易遇物無所凝滯而獨于名義不少假晚好神仙聞芒碭山中

有道士千里從之歸語人曰沂非以老母故不返矣著有鸞嘯堂詩集鏡月名
澄順治乙酉舉人亦不仕而遍遊天下名山大川足跡所至多為詩文以發其
意著敦好堂詩文集三十卷經濟考八卷廬山志十五卷又博采古聖君賢臣
懿士淑媛之事附以論斷為懿行編八卷

沈山子名進嘉興人少與秀水朱錫鬯同治詩日相唱和鄉人目曰朱沈後結
同里周青士賦古今詩合成一帙鄉人復以周沈目之青士好周人急獨山子
一介弗取惟招之飲不拒平居不憂貧見青士貧則憂之語人曰谷風之詩忘
我大德思我小怨夫人受恩於人本無可怨思之思之而怨生焉祇見其小而
已晚歲自號知退叟所居藍村力圃屋三楹主人毀其一力不能補因目曰半
巢居教子翼讀書其中陶然自樂也所著有文言會粹行國錄東園詩藍村藁
半巢居藁退叟行吟力圃蕭閒詞袁溪文藁共三十餘卷卒年六十四翼居喪
盡哀甘露降于堊廬藤蔓者三人稱其孝周青士者名箕幼治時文年十九喪
父居憂讀喪祭禮以孝聞于鄉黨遭亂乃棄時文不治而就市廛賣米然益好
讀書為詩歌喜結客有請必應家日貧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

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青士故儻著不羈。嘗獨行魏塘。見赤馬船縛布為帆。問馬往。船人以入泖對青士。思就九峯訪故人。請附載。比及泖則已暝。船人促登岸。望見僧廬。聞入小沙彌見之。駭強其出。青士步琉璃燈下。覩壁間所鈐詩牋。有已作指示沙彌曰。吾詩人耳。非賊也。沙彌以語主僧。煮白飯止青士宿。詰朝自泖達九峯。訪高士吳騏。王光承之居。兼旬乃返。又嘗偕客游金陵攝山。道見石辟邪立草中。穹碑二丈餘。將仆。人不敢近。青士獨騎驢徑詣其下讀之。乃劉孝綽所製梁安成康王秀碑也。是日投山寺。客皆倦。青士登絕頂賦詩。于是上元鄭蓋以分書題名于壁。常熟王瑩為繪作圖。太僕卿色公聞青士名。具書幣屬有司延之。敦促就道。青士固欲訪其友朱錫鬯于京師。遂行。青士既至京師。朝士之願交者甚眾。然終未嘗投貴人。一刺也。崑山徐尚書健庵好延攬海內士。徐秀才善其家。青士嘗就善。同卧起。徐公欲見終不見。青士留京師二年而歸。歸日給事中某以尺牘三紙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答曰。貧不耐持竿牘伺候人。却不受。行抵宿遷。卒年六十有五。所撰有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日記三卷。穀壘譜一

卷青士從弟篁字林於亦工詩著有鷗塘詩集青士友屠東蒙亦嘉興人少補諸生兵後棄去躬耕於郊野自食其力口不言貧漢魏塘之交有寺曰白蓮其東偏曰橘鶴樓暇則鼓枻而至曳杖登焉青士恆與期於此而方外大燈亦能詩三人相與往來靡間大燈年老而聾則相對畫紙詩成撫掌或留連信宿而後去青士既客死東蒙愴怛不自釋未幾以疾卒又數年大燈亦死東蒙名廷楫大燈字同岑

朱朗詣名士稚山陰人明大學士賡之孫雷州知府某之子少好游俠蓄聲伎食客百數所最善者一人曰張宗觀宗觀字朗屋亦山陰人善樂府歌詩以王伯之略自許時號山陰二朗朗詣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貲賄獄吏得不死既而論釋宗觀聞之大喜踴躍夜渡江馳見朗詣未至為盜所殺朗詣既免繫放蕩江湖間與長洲陳三島以詩古文相高往來吳越吳越之士翕然稱之已而三島以憂憤卒朗詣歎息悲思亦病膈而卒門人私謚貞毅先生

李武曾名良年嘉興梅會里人少與秀水朱錫鬯稱詩郡中武曾于詩初學盛

唐諸家持格律嚴甚嘗抄撮詩中禁字一卷授學詩者繼乃取中晚唐及宋元諸集別出機杼鏘洋淡沲極唱歎之致而錫鬯之論則一以唐人為歸康熙中兩人同客京師嘗偕游西山題詩于壁傳抄者不絕一時朝士爭欲識此兩人每召客客輒詢坐中有朱李否合肥龔尚書芝麓為文酒之會延知名士三十餘人武曾以墮馬後至燭見跋矣然尚書必待以舉觴宛平孫侍郎退谷謝客著書武曾至必延入與商榷今古長洲汪編修茗文為文高自矜許見武曾獨傾心下之武曾持論和婉多可少怪善言作者之心思故人皆樂就武曾論說而於錫鬯則心惛焉歲戊午兩人皆應博學鴻詞薦已未召試體仁閣下時被選入翰林者五十人錫鬯其一也而武曾不與焉歸築秋錦山房于漾葭灣弟子著錄者日衆其後兩至福州贊巡撫軍事崑山徐尚書健庵開書局于洞庭山武曾應其招助修一統志自是歸不復出武曾卒朱錫鬯為其行狀謂後之傳文苑者不宜遺武曾

倪郢客名我端嘉興人康熙中以歲貢生入國子監諸城李侍讀澄中讀其廷試卷亟薦之榜發以儒學訓導待銓授經宣武門內弟子著錄者日衆乃避

跡西山郢客精于易卜又善形家言偶為主人相度聞者造請曰繁郢客曰吾術期避禍耳諸公欲以化者要福不可得也故事選人入貲者得先除郢客念親老思為祿養計束脩之入悉輸之官名當注除目矣或紊其籍歷數歲名反居後遂引歸歸逾年痛其弟天無子遂成痼疾歲在丙子六月自筮得乾之同人曰此六月之卦也吾其以是月終乎壬辰昧果卒年六十一郢客為學以正心術為本博通經史尤邃于詩謂孔子說詩蔽以一言曰思無邪淫奔者豈暇作詩而孔子取之當依小序為是嘗取韓嬰鄭康成以下詩說五十家折衷而抄撮之為書未就然世之言詩者莫能過也郢客臨財廉口不言利婦翁念其貧贈以負郭田六十畝固辭翁歿亟還外家奉人有所負不責償其人內媿久而獨完其逋間與浮屠道士還往然臨終誠其子不得作佛事云

潘東陽名開甲烏程人歲貢生其為學一主乎敬躬行實踐不為虛談嘗論學于家其子問朱陸異同優劣東陽不悅誨之曰學者宜收拾身心慎勿道聽塗說業日脩得失自見先儒優劣辨之不差毫釐與我何涉耶所著有易解春秋傳考家禮小學外篇天文星野辨方輿歷法錢法備荒法律呂志河渠考花月

田家厯東齋隨筆藏于家

懷寧晉晚訥名某始居縣北荻坂廬舍為寇所焚乃徙桐城棕川之梅渚晚結茅杏花村筮之得坤之萃曰括囊无咎无譽因自號晚訥書其壁曰飽吾嬉焉爾卧吾寧焉爾醉吾陶陶焉爾又曰惟慎無憂惟忍無辱惟靜長安惟儉長足晚訥初以明季補諸生名籍甚貴池吳次尾宣城咎無疑交譽之延入復社晚訥辭不可謂鈞黨之禍將起已而果然福王稱帝于南京馬士英阮大鍼柄用濫以名器假人江東諺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而大鍼母晚訥之姑也一日往省馬大鍼留之邸謂曰弟欲官乎不應曰道非遠也池州太平需同知府事督餉數月可遷耳晚訥以不習吏事辭遂亟引去初晚訥方六歲時繼母王撻之幾絕婢奔告其父父大憾晚訥曰母撻兒教兒也家人聞之皆流涕晚訥博綜經史旁及醫藥卜算之書老而愛釋典恆語其子曰吾前身恍忽在深山草閣中積雪千丈有龐眉叟行送別執手不能舍吾來自大雪中吾死亦必以雪夜及卧疾將革天果雪擁被起曰吾其逝乎遂卒

徐大文名林鴻海寧人大學士益都馮公客佳山堂六子之一也康熙戊午應

博學鴻詞薦後歷游南北為大府主章奏客貴州時勸巡撫因民之俗立瞿公
式紹張公同敬祠為作神絃迎送之曲主人歡忭華冠繡衣擊銅鼓鳴鐵笛歌
焉曲終苗童犵女皆感慨泣下大文善鑒賞別書畫禮器偽真兼善飲嘗過廟
御史豹文別業御史出靈尊貯酒可容一斗酌大文大文連舉者三御史曰此
何年製也大文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
果然大文善為詩婉麗近齊梁卒時年六十有九其葬也朱錫鬯銘之

華亭張北山名恆壯歲好游至蘇門求孫徵君夏峯遺書謁耿詹事逸庵于嵩
陽訪李中孚王無異二徵君于關內質疑辨惑久之著道傳錄若干卷始伏羲
畫卦以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微言將絕之際特書七十二子名暨孟
氏弟子下逮漢唐然後繼以濂洛關閩諸儒迄於元明人各錄其遺訓采其醇
而去其疵錄周子舍太極圖說錄邵氏不過信皇極經世書云

山陽張力臣名弢性好古精書法嘗為顧寧人寫廣韻及音學五書焦山瘞鶴
銘石裂而為四又失其腹由是釋文不符覽古者以為憾力臣乘江水退入山
麓藉落葉而仰讀之聚四石繪為圖聯以宋人補刻字倫序不紊且證為唐顧

逋翁書謂逋翁故宅雖在海鹽之橫山而學道句曲遂移居于此集中有謝王
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于性所好故瘞之而作銘也力臣家藏古鼎彝甚富
然不營生產沒後盡散失矣

陳伯璣名允衡南城人家南昌東湖後流寓鳩茲徙金陵晚歸東湖葺蘇雲卿
蔬圃故址居之伯璣善為五言詩王貽上稱之謂非韋蘇州倪元鎮之徒不能
道也

錢唐陸麗京名圻明亡後賣藥海寧之長安市會湖州有私撰明書者為人告
訐辭連麗京既而論釋遊嶺南時前進士知臨清州事金堡遁跡浮屠南雄陸
太守世楷為闢丹崖精舍鉅鐵鎖以上麗京依焉一夕夢至琳宮丹梯碧瓦中
有神建龜蛇之旒寤對寺僧言狀僧楚人謂曰此太和山也麗京乃易道士服
往訪久之不返其子寅舉進士既釋褐擬微服往求麗京之友朱錫鬯放東漢
戴良體代作零丁一篇授寅持以入楚其辭曰寅也敬白零丁尺半紙敢告行
路諸君子有父有父一去故鄉不知幾千里日月逾邁二十五年矣請說軀體
顏面皮軒眉廣額豐兩頤口輔鬚鬚微有頰去時壯齒尚未落肩脾頗亦肥平

生不怒多笑。嬉目無邪視。頭無俱周尺一尋長過之。請說衣裳少新製。大布寬袍淚長漬。帶斷續繩衫裏臂。孫孫子子蟻蠱萃。有時捫之擲在地。兩襦敝袴雙足屣。寒肌生粟暑生痱。婆留鄉語聽易分。問以經術辭紛紛。至若說易猶專門。方州蔀家味義根。囊中口譜可等金匱文。方不私自私恆活人。不昧財。不逐禍。緇衣黃冠無不可。惠而能以消息聞。為德者君報者我。然麗京竟不知所終。宋邵臣名曹。鹽城人。好讀書。不樂仕進。康熙中大吏欲以博學鴻詞薦邵臣。辭焉。隱居射陽湖濱。治圃自給。名其圃曰蔬枰。而圖之。邵臣工書法。至今淮陰人家往往珍藏其書。

初月樓聞見錄卷四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受業興縣康兆

晉康侯
謙吉士校

余友張介軒名起字采五少補宜興縣學生年幾四十始留意作詩嘉慶丙辰命畫史貌已為脩禩圖而自題詩其上後遂篤志詩學故其名所著詩曰初禩草介軒詩以杜牧之李義山為宗而南朝鮑謝陰何諸家亦所深嗜故歡愉悱惻之致異乎恆情也介軒論詩不取宋元于明七子中善何大復徐昌穀而以李獻吉之學杜為麓余從兄覺庵與介軒故姻好而論詩每相持不下蓋覺庵學杜意欲左袒獻吉而夙所慕尚則兼及於吳駿公朱錫鬯焉余於近人之詩篤嗜姚刑部姬傳惜抱軒集嘗以語介軒謂詩雖小技然必學道之君子為之始克有當于興觀羣怨之旨介軒深以余言為然然介軒于詩未能遂達其所見也蓋學之既遽雖能言之而精力有不逮矣庚辰六月卒年六十有六覺庵名觀宜興增貢生所著有鷓鴣園詩草六卷鷓鴣園隨筆若干卷善寫生設色得惲壽平法

王武徵名方岐江都人父玉藻明兵科給事中明亡後歸隱以窮死武徵承父志不求仕為詩文自娛著有蒙齋文集十六卷詩八卷法塵錄良談若干卷弟大名名方槐大名與兄武徵皆隱揚之北湖然武徵猶出遊諸名士間而大名則閉戶著書四十年不入郡城精研易理著周易廣義十卷纂周易解一卷廣義燬於火纂解存太極兩儀四象圖書卦義爻義凡六篇其說太極云太者大之義即大哉乾元極者至之義即至者坤元又云卯中包含黃白內黃為陽外白為陰草木之實核以藏仁人物之胞胎血以裏氣是時陽在內生機業已亭毒陰在外意象猶然杳冥太極之象也周子太極圖中分黑白而又黑交于白白交于黑此則太極已剖非復陰含陽之象太極以陽為主故其體圓其數一凡爻近陽者利遠陽者窮向陽者榮背陽者辱承陽輔陽者吉乘陽蹈陽者凶卒葬北湖誦芬莊右大名子俊士名祖修康熙乙未歲貢生俊士傳其父學以易教授其外孫同里焦佩士祖述之佩士少治時文以喀血廢業然佩士既得聞王氏易說並熟焦士易林郭璞葬法論學于家一以躬行實踐為主嘗謂曾子述顏子之行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孟子述顏

子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而孔子言慮以下人。顏子之行本此。言當仁不讓於師。顏子之語本此。學顏子者。貴學其虛心。又貴學其立志。佩士好周人之急。性和易不與人忤。客至雖卑幼必加禮。語不及義則正色謝之。嘗遇相者謂兩目如蠶眠。法無子。久之復遇相者曰。蠶化為紅色。此陰德之徵。當得子。已而果然。自筮將終。取貧人債券焚之。曰。不可俾吾子孫失忠厚意也。佩士名慈。國子監生。

海寧朱人。遠名通達。明敘州府推官岷左之子。年十六補會稽諸生。岷左素無宦情。人遠入蜀。即迎之而歸。人遠嘗佐其父取漢魏至唐之樂府詩集。分為賦比興。自漢至明選其詔令奏疏。為經世書。覃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視科舉時文不屑屑也。人遠好遊。好為詩。所至與諸名人相唱和。必有詩成集。于蜀曰西瞻。曰東將。于京師曰巢南。曰岫雲。曰嫁衣。曰北征。南懷。曰後北征。曰西苑。曰西山。曰南還。唱和曰燕遊。曰重遊。西山于金陵曰江行。曰南國。于東浙曰春觴。于家曰谷水。曰發春。曰銷夏。康熙癸酉人遠卒。年六十二。其友黃宗義梨州取其詩而論之。其略曰。人生天地之間。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汙隆。物理

之盛衰。吾與之推盪磨勵于其中。必有不得其平者。故退之言物不得其平則鳴。此詩之原本也。幽人離婦。羈臣孤客。私為一人之怨憤。深一情以拒眾情。其詞亦能造於微。至於學道之君子。其淒楚纏結。往往出于窮餓愁思一身之外。則其不平愈甚。詩直寄焉而已。吾于吾友人遠見之。蓋人遠之所以為詩者。似別有難寫之情。不欲以快心出之。其所歷之江山。必低徊于折戟沈沙之處。其所詢之故老。必比昵于吞聲失職之人。詩中憂愁怨抑之氣。如聽連昌宮側老人。津陽門。俚叟語。不自覺其隕涕也。嗟乎。人遠悲天憫人之懷。豈為一己之不遇乎。

鄭元子名鉉。錢塘人。明崇禎中。與同郡張秀初。江道開。虞大赤。仲臨。馮儼公。聞子將嚴印持。結讀書社。乙酉。明亡。時子將印持二虞已前死。秀初改名濟義。道閣改名濟月。逃于釋氏。元子有子曰淵。字元澄。年十五。補諸生。有名。元子謂元澄曰。漢室之亂。梅福變姓于吳門。崖山之亡。謝翱不返于汶社。梅謝皆有子。而相棄如斷梗。各行其志。吾欲為梅謝之事。汝獨不能為梅謝之子乎。遂去。不知所之。或傳其在上柏山中。元澄迹之而不可得也。元澄有內弟張某。棄家為僧。

元澄謂某曰。慧命與軀命孰優劣乎。子毀服童髮以全慧命。余終日視息人寰。為所不欲。為言所不欲。言見所不欲。見慧命將絕。安用軀命為。某曰。子不見漁父之告屈原乎。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飲其醪。元澄笑曰。然。遂終日縱飲。極醉。未幾而元澄死。時仁和高敬可名克臨。聞元子變姓名去。亦與其友孫武書浪迹山水之間。以自放。時乘小舟。莫測所往。永興寺有古梅數樹。一日大雪。敬可獨往坐其下。語刺刺不能休。不知所語云何。間喜為詩。名曰小牕筆屑。卒年八十。

萬充宗名斯大。鄞人。早歲棄科舉業。專治經。尤精于三禮。其讀書大旨。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無由悟傳註之失。于春秋則有專傳論世屬辭比事原情定罪諸義例。專傳者。經無事實待傳而明。公穀左氏互有異同。左氏親承所見。事多詳覈。當以為主。論世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皆無道。孔子但據事直書。是非自別。初未嘗以後起之匹夫責以往之天子。屬辭比事者。春秋一事必有本末。異事亦有同形。如衛人殺州吁。衛人立晉。此屬辭而見其為一人也。立晉則書衛人。立王子朝則書尹氏。此

比事而見其有公私也。原情定罪者。如魯桓見殺于齊。時莊公尚幼。法無可施。故書薨。書喪至書葬。一似賊之已討者。及莊公既長。則書如齊。書如莒。莊于是不得辭其忘讐之責矣。于三禮則有論郊社論禘論祖宗論明堂泰壇論喪服諸發明。論郊曰。郊惟日至一禮。祁穀不名。郊論社曰。太社在北郊。主月。王社在國中。論禘曰。禘與祫一事。魯禘不追所自。出論祖宗曰。東周祖文而宗武。論泰壇明堂曰。儀禮方明壇即泰壇。即圓丘。其宮方三百步。上有明堂。日至郊天。即于方明壇。謂之方明。郊天主日也。季秋大享于明堂。明堂圓丘同。在三百步內。非有兩地。論喪服曰。承重之喪。皆從夫服。又曰。庶子為其生母之黨服。與適子為其母黨服同。春秋初已成書。燬于火。復輯焉。絕筆于昭公臨歿時。猶惓惓季武子立後一事。其精且專如是。卒年五十一。弟季野名斯同。從黃梨洲講劉蕺山之學。以聖賢自期。非禮弗動。治經亞于充宗。而于史事尤精熟。康熙十八年。開明史館。應監修崑山相國徐公肅聘。欲薦官之力辭。乃以布衣從事。其在史館。每諸公會講。聽者常數十百人。或詢以史事。則曰。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如其言。閱之無一爽。性不喜仕進。不樂榮利。見人輒以讀書勵名節。相制。

切好汲引後進。惟恐不及焉。所著書凡三十種。

慈谿姚亦方名紀。治古文。與同里姜宸英。馮宗儀。齊名。性矜豪。喜談兵。嘗著南北籌兵論。卒時年僅三十有七。亦方故吳邑人。劉純熙。馮象柱。皆學為詩。皆賢而早死。其友馮愷。愈為作三友傳。愷。愈亦旋卒。

桂天士名貴。慈谿人。貢生。性篤于孝友。嘗授經外郡。挾父母像與俱。饌至必祭而後食。有受業師九人。執友一人。于其卒後。每遇寒食。則督子孫負壺盒。徧祭諸師友墓。為之封土。女兄適魏氏而貧寡。天士往省。即親取姊舅。踰滌之。復代之任春焉。魏氏居魏家橋。距天士所居二十里。姊年九十。天士年亦八十餘矣。魏家橋人。無月不見其再三至也。新水畢。十臣明季。令慈谿以童子試。首拔天士。天士德之甚。康熙某年。十臣年九十矣。天士自家治餅餌果蔬之屬。負擔往為十臣壽。行至江西。遇寇亂。邏者恆其額。執詣軍門。方伯姚啟或問知其故。義之。即釋其縛。資之行。至則然燭列果餌案上。坐十臣南面。而自拜于堂下。十臣命舉家皆出拜之。留月餘始歸。天士年九十餘。以無疾卒。

陳爾長名昌。統鎮海人。指揮策子。性孝友。兄襲職漕粟京師。以虧額繫獄。爾長

盡鬻其產贖之。邑令張琦知其貧。周之固辭。晚以貢當選。不起。挈家隱靈巖山中。自誌其墓。以所為詩文置櫛中。年八十餘卒。

潘用微名平格。慈谿人。幼端重。不與凡兒伍。事大母至孝。年十七。有必為聖賢之志。銳意研窮義理。其論為學之要。必須立明明德于天下之欲。大學以格物為入道之始。物者。身家國天下也。格者。格通人我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格物之說也。于是篤志力行者有年。乃筆之書。以授其徒。自謂剖晰精微。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道若合符節。其深信不疑如此。用微卒後。其門人在崑山者。尚多守其師說云。

紀衷文名五昌。鄞人性倜儻。不羈。所與遊多奇才劍客。嘗受業錢肅樂之門。肅樂航海死于閩。家人忽不知衷文所往。月餘。衷文返。乃知為哭錢入閩也。卜居太白山麓。自言六十二當終。已而果然。

慈谿鄭濬字平子。父啟。邑諸生。有盛名。明天啟中。逆奄亂政。浙主司闈入奄姓命題。啟對策中。歷引仇士良曹節等專政之害。以譏切之。主司驚不敢發視。崇禎庚午中副榜貢生。濬亦中己卯副榜。時思陵心厭科目。思復祖制。儲材太學。

中詔副榜貢生悉入國子監。以六曹諸務及騎射試之。漆入國子監一年。祭酒擇十八人上薦。漆與焉。思陵將異等擢用。為要人所持。不果。遂約同列拜疏歸。甲申之變。聞報就縊。迫于父命而止。自此終身不復言仕。讀書教授。以奉其親。故人來為郡守縣令者。求一見漆。悉拒不納。然閑匿愈深。名愈重。晚以著述自娛。年八十有六而卒。時同邑諸生馮元仲。字次牧。亦負奇節。好直言。以檢討汪文毅偉疏薦至京。下吏部問弭蝗策。元仲歷數撫按守令閭閻。大臣中貴賄賂養寇干政之弊。皆比之蝗。而以孽蟲災害非根本不足問。部臣駭其狂直。黜授縣丞。辱之。元仲不就。歸而隱居東郊之湯山。改名天益。鑿山為洞。通往來。取前人未刻書。及米趙諸家墨蹟。雕鏤精好。又取古名墨。按法製之。一時東南諸名士。欽其高行。皆莫與之交。而天益山書墨遂名天下。明亡後。好與人談黃漳浦倪文正諸公遺事。輒語不得了。人多厭苦之。

鄭調甫名端明。鎮海人。明季補諸生。壯時婦死不在娶。族人有寄百金而客死。者。調甫舉金還其家。封識宛然。甲申聞變。與同志父達時仲可謝奉臻時裡詣學宮慟哭。再拜焚公服而去。仲可縫掖幅巾。不問時事。時裡祝髮僧服。調甫黃

冠時往來山寺中。人以三教目之。時裡嘗負一囊。藏書其中。或跣足走百里。登深林絕壑。朗誦之。後遇海寇挾之去。不屈。投海死。調甫晚築室于雲峯山。因營生壙。自誌其墓。與仲可俱卒于家。

俞立齋名學禮。奉化諸生。性端謹。有鄉人負立齋穀數十石。立齋持券往取償。苦無以應。其婦遂入室具酒食。詰其夫他出矣。立齋作色曰。焉有若夫不在。而我對婦人自食乎。取券火之而歸。

范子謙名大捷。鄞諸生。性仁孝。世父無子。以子謙為後。而所後母性嚴。生母又恐以子故傷嫡。如意。子謙兩事之。俱得其歡心。子謙好周人之急。惟恐不及。兼精于醫。常遊維揚。見一富商子。痘已落痂。獨足上一痂未脫。曰。此兒百日必死。死當以腹痛。商不信。一日急呼腹痛。遽死。逆數之。正百日也。一婦人患微疾。子謙切脈曰。土敗而木將絕。不及夏矣。已而果然。後遂以醫名郡中。其出療人疾。常先往鄰族及貧家。而後及舟車之迎者。里中有貧婦將晚。忽患痘。甚微。子謙自攜藥。日六七往。曰。此婦若危。是損二命也。後得母子俱生。居常訓子弟以修德行善。不可有所覲而為之。譬如農夫。寧以水旱而廢蓰。藿。人以為名言。

陳爾昌名玉綸。鄞諸生家。貧好學。以經教授自給。雍邱有世家侯氏者。延二師。爾昌其一也。侯氏庭設女樂。極甚麗。命侑觴席上。極歡而罷。夜半就枕。忽戶外聞刺啄聲。啟視。則女子也。峻拒。不納。明晨主人入拜曰。真吾師也。昨同席者已束裝行矣。

錢美恭。鄞人。父士驥。明季令雲南陽宗縣。子三。美恭其季也。美恭年甫八歲。而仲兄隨父之官。美恭與伯兄侍母。留故鄉。既而雲南道梗。伯兄以疾卒于家。順治戊戌己亥間。雲南內附。美恭欲往尋父。請于母。母不許。康熙癸卯。泣請之。母許諾。遂依同邑人至江西。歷廣東。病幾殆。隨依大賈至南寧。又至廣南。力疾行。山徑中十步九頓。抵蒙自縣。宿土城。逆旅中呻吟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知其情。告之曰。若故錢州守兒耶。守以考最。擢知嵩明州。乙未歲卒官。葬臨安府通海縣南山。滇中連歲被兵。官民家盡于剽掠。君家人不知散失何所。美恭聞言惶急。立至通海。遍詢之。無知者。因哭于路。有老人閩姓者。聞應乾之弟。應乾乙酉科士驥所取士也。聞美恭言。告以舊僕童姓居址。美恭如其言訪之。僕已不復識。久之乃相抱慟哭。叩以始末。與楊姓言無異。僕遣子報美恭。仲兄美

恭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相與哭拜墓下。已而流寓嵩明之免兒關。宛轉丐貸。卒得歸其父觀焉。

沈烈婦謝氏。鄞人。幼端慧知書。年十六。從母避亂之天台。道遇土賊。盡掠其資。賊見其手金釧。欲得之。亟取而投之溪。曰。吾物寧付清流。豈為賊手污乎。年二十二。歸同里沈光僑。烈婦故美姿容。而光僑貌極寢。人謂其必不相能也。然烈婦與其夫情好甚篤。未幾光僑病卒。烈婦日夜號慟。其母溫言慰解之。則曰。兒既失所天矣。何樂乎有生。無何有某孝廉慕其色。遣媒妁來議婚。烈婦號泣呼天。即日冒風雨奔哭。光僑殯所比歸。大呼心痛。嘔血死。

烈婦屠印姑。鄞人。陸耿章妻。耿章淫酗無行。與羣小狎蕩。其產盡。且負酒家博徒債。以印姑為質。日夜說以姦事。印姑執不從。耿章怒。操巨梃痛擊之。印姑扁戶絕粒。時懷妊四月。餓日久。胎死腹中。積十四日而絕。

王孝女盧姐。慈谿人。王孜女。性純孝。一日夜將半。其家火起。時母死。柩在堂。家人倉皇走。孝女往柩前哭。呼救。昇無應者。火漸近。乃自以身翼蔽柩。已而火及。終哭不去。孜聞烈燄中哭。母聲急往傾之。突火掖之。出身已焦爛。翼日死。時年

十七

葉節婦柯氏慈谿獨里山人年十八適石步葉某甫半載而夫死節婦之弟海我以姊少寡且貧無後恐不終其節節婦嚙一指血淋漓示海我曰所不終于葉者有如此指海我驚謝願迎養以成姊志許之有貴官者柯戚也新喪偶聞節婦美欲娶之託鄰媪為致意節婦怒曰媪不知吾嚙指來耶吾不難一死以明志比媪出則闔戶投繯死矣家人救之得甦聞者莫不高其節而詈貴官也節婦年七十七而卒葉氏之族迎節婦喪與其夫合葬建祠祀之海我復割田供墓祭焉

沈烈婦周氏奉化人流寓傭人沈三壽妻烈婦年十八三壽聘之而未娶也三壽病迎烈婦歸歸兩月而三壽卒三壽疾亟時謂烈婦曰我病必死子將若何烈婦曰相從耳及三壽卒烈婦之父母與三壽之母咸欲烈婦改適烈婦不可其兄強之且約媒氏至烈婦聞之哭于夫墓歸著嫁時衣遍紉之小姑問故曰服之死耳不欲視尸者見吾體也扃戶自經媒入門而氣已絕矣鄰里聞之官時方酷暑閱三日縣令往視尸不變杖兄及媒而獎之

姚休那名康。桐城人。明季補諸生。有雋才高識。里中何文端延之入都。文端為吳江周忠愍墓誌。為世所稱。其文史家。今據以為傳。出休那手也。文端告歸後。數年被召。又邀休那同行。休那知世不可為。嘗題卧猿詩以諷之。文端遂稱病而返。休那後入史忠正幕中。故史公檄文多為世稱。然休那旋歸里。得免揚州之難。明亡後。屏居田野。鬱邑悲傷。作忍死錄以記其家自曾祖以下四世事。其言最悲痛。平生文字為人作與自為者相半。凡十餘卷。藏于家。凡評貨殖傳黃巢傳刻傳于世。

朱二亭名賓。江都人。善為詩。乾隆中。遼東朱子穎都轉兩淮。與二亭脩布衣之好。及桐城姚姬傳先生主梅花書院。三人者恆相得也。二亭卒後。姬傳先生為序其詩集。其詞曰。余之聞朱二亭也。自朱子穎其後。余至揚州。遂獲與二亭時見。盡讀其詩。間嘗取二人之詩論之。子穎才雄氣駿。多感激豪蕩之音。其佳多在七言。二亭氣清神逸。多沈澹空遠之趣。其佳多在五言。皆數十年詩人之英。一亡而不可再遇者也。夫詩之于道。固末矣。然必由其人胸臆所蓄。行履所至。率然達之。翰墨揚其菁華。不可偽飾。故讀其詩者。如見其人。二亭居揚州城北。

陋巷狹室。而其胸次超然塵埃之外。其可追媲陶淵明韋蘇州者。非第詩也。而詩乃發之。嗟乎。余年二十始見子穎。子穎承先世用武之餘烈。嘗思舍章句之業。奮迹戎馬。建立功名。使後世知其豪俊。而其詩亦時及此旨。及暮年乃仕為轉運使。俛仰冠蓋商賈之間。忽忽時有所不樂。而二亭以布衣放情山水。見俗人輒避去。高吟自適。以至老死。子穎雖富貴。而志終不伸。二亭雖貧賤。而可謂自行其志。卒無餘恨者也。往時子穎之子刻其詩集。余為論訂。于七言十取七八。五言十取三四而已。若以訂二亭集。則當反是。今二亭子以其家業來。值余有脾胃之疾。不能細讀。而精擇之。又二亭詩余素見者尚多。今收之未備。故姑為序其首。俾其子更搜集至備。請他人取余意訂之成集。茲可以傳後世。而為一代布衣詩人之絕出矣。

汪梅湖名之順。字禹行。懷寧人。明季補諸生。明亡後。自匿以老死。為人多技能。而尤長于詩。梅湖卒後百餘年。其族子銳齋鉞得梅湖詩。愛而刻之。姚姬傳先生稱其詩清韻幽邈。如輕霞薄雲。依空映日。不必廣博。而塵埃濁翳。無纖毫可入。又言當梅湖時。皖人名工詩者。錢田間與梅湖並。二人之才。各有優絀。較之。

正相埒。然田間交遊較廣。為世盛稱。而梅湖伏處草澤。僅南昌陳伯璣知之。而復不盡。其後遂聲華寂寞。凡諸家選詩者。良錄勝國遺老甚備。而梅湖之作。終不與焉。非徒生前身之顯晦有數。即死後之名。亦若有厄之使不揚者。而孰知其有不可沒者存哉。今得銳齋刻而傳之。自是世將多有知梅湖者矣。

初月樓聞見錄卷五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受業興縣康兆

晉康侯謙吉士校

程綿莊名廷祚字啟生。江寧人。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弱冠補諸生。乾隆元年。應博學鴻詞徵。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錄用。著有易詩書三禮魯論的其言曰。墨守宋學已非。墨守漢學者為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復疏經多背先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為孫復。其大旨如此。年七十七卒。錢塘袁子才為誌其墓。咸推綿莊著述。比于咸池之音。而桐城姚姬傳先生主鍾山書院。見綿莊所著書。乃究論之。其詞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為師傳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于聖緒墜絕之後者歟。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于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于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于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為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

而守之為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于學有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為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于功令，未必果當于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于程朱之言，而其詞遂流于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寧戴東源，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為論之僻，則過有甚于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自以東原、東原晚以脩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于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著，僅有留本，不傳于世。將憂泯沒，斯則其所遭或幸或不幸也已。

吳殿麟名定，歙人家本貧。至老貧甚，然廉正有守。為諸生，屢應鄉試，不獲舉。慶初有司以孝廉方正舉之。桐城劉海峯之官于徽州也，殿麟從學為詩文。海峯歸桐城，又從之。桐城其論詩文最嚴于法，晚歲乃專力治經。歙中學耆言經自江慎修、戴東原輩，大抵主考証事物訓詁而已。而殿麟獨銳意深求義理，註易、中庸各一編。

程樸，亭名尚友，婺源人。少策勵好學，既補縣學生，而不喜為科舉之文。一朝棄

去取宋五子書朝夕讀之言動必出于莊敬雖獨居不敢惰其論學必本之躬行謂尋求章句未足以為學也所著有近思錄輯要六卷

武進臧孝子和貴名禮堂家貧無僕役躬執薪水之事以事父母能盡愛養父病瘡畏寒惡火和貴每夕身溫其被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如禮母疾割股療之而愈其初娶也懼婦不能孝其親作七言詞以教婦婦至使人抗聲誦俾立聽畢而後合卺焉和貴嘗從余族父晉望先生治經義晉望先生亟稱之後益博覽強識尤精小學善讐校名聞四方卒時年僅三十

李寶樹名僊枝桐城人劉海峯先生之弟子也為詩學海峯而似之性孤介自喜為縣諸生早棄去科舉學在家為園池植竹樹自娛稍稍積錢即出遊覽山水一日偶思洞庭及錢塘西湖因遊月餘塗間未嘗與人談話其所居在抱犢山下因自號為抱犢山人云

屠繼序字淇篁號鳧園鄞人年十七補諸生刻意治進士業既屢試不獲售則棄去思以讀書自娛然家貧不能多得書則設書肆市中因藉以盡窺古今典籍志有所得輒蠅頭細書置箱篋歲久積數巨篋為因學紀聞補註若干卷世

稱其淹博卒時年七十四

江都范石湖名釜本名煥字德一石湖其自號也博學多文不應有司試兼
宋范文穆公詩詞故號其號年七十自撰盟鷗野老傳盟鷗亦文穆軒名也卒
年七十三自書墓石曰今之石湖所著有讀史小識二卷竹隱居隨筆二卷范
氏家乘作宦津梁若干卷文集四卷詩集五卷梅花詩一卷其詩餘有春南詞
一卷秋吟一卷秋花雜詠一卷柳塘寤語一卷今之石湖詞一卷石湖生北湖之
濱隱居教授弟子著錄者甚衆而同里郭引年謝鉉玉最知名引年名嗣齡康熙
中以進士授松江府學教授罷官歸而卒著有古文偶存集玉山詩集印山堂經
義稿鉉玉名九成初名鼎後更今名著有鷗野詩鈔二卷樂府學步吟二卷湖上
謝氏譜一卷以諸生終湖中學者治時文率宗王文恪而輔以歸震川胡思泉號
為有師法大抵皆郭謝二人之教而石湖實啟之石湖歿後百餘年湖中焦孝廉
禮堂求其遺書不可得已而知在城南陳素村家乃訪之素村慨然以石湖遺書
畀禮堂則皆石湖手跡尚完好也蓋其始石湖之女壻蘇節臣藏之以授子謙蘇
氏微藏于蘇之戚簡氏家其後簡氏又微陳與簡氏有連故書歸陳陳又藏石湖

遺像白鬚方面布巾繭袍坐竹床床上集書卷一几置花尊插秋花數枝一童子奉杖右一童子進杯茗左石湖詩集中稱張際五畫張際五者名志雲其先鄭人也父以才武得官防禦多善績獲罪免官僑家揚州之北湖而浮海賈貨以舟溺蕭然無一物存耻見妻子不肯歸際五少長棄家出尋父過中吳渡錢塘江歷天台雁蕩間所攜止筆墨素紙到處見山水花樹鳥獸見皆握筆摹其似漸即所見人貌之稍異者收之紙上自覺此技可通于神既求得父所在父曰吾老矣歸何以食際五曰兒筆可代耕也父疑之與徧訪吳越間老畫師示以所作畫幅輒太息稱為絕倫父乃肯從際五歸際五後竟以畫名家亦能詩李梅舟名潛昭明季補揚州府學生甲申後棄去隱居黃子湖之海牛灣足跡不入城市素有潔癖善音律長於篆刻著半萬樓史要論歷代世系紀泡菴樂府印譜共若干卷焦禮堂曰舊相傳有湖中三高士曰阮玉鉉曰葉彌廣曰強惟良余過七里瀧謁嚴子陵祠堂見玉鉉所書天子故人扁于眾中最矯矯獨出而郡城諸石碑碣往往為其手書彌廣字博之明侍郎相族孫家没于兵獨身隱湖上惟良字真長當于鄭氏影園集中見其所為詩今湖中多強姓務農

放鴨不知于惟良何如求三子之居不可得也梅舟本末見海門李氏譜而惜其說之不詳禮堂揚州北湖小志云爾余謂古之高人往往不欲人知其姓名字況可得而詳其行事之蹟耶嚴君平鄭子真苟非得揚子雲稱之則遂不傳矣古今來若此者何可勝道梅舟蓋未為不幸也

江都徐坦菴名石麒麟字又陵其先鄞人後徙揚州父心繹字純之從新安陳九龍受王心齋之學二年以父疾告歸居喪哀毀閭里為之罷宴徹樂者累月九龍弔而善之與論檀弓二篇而去先是純之學既成九龍問曰子何所得對曰有之不忘不欺而已既歸每日書此四字于時憲書凡書三十餘本不倦坦菴承父學精研名理沈謐寡言終日默坐不應有司之試而好著書雜著及詩詞凡二百餘卷尤精度曲入白仁甫關漢卿之室始與羅然倩劉子祉陳聖茹吳園次宗鶴問交劉陳死于兵坦菴與然倩把酒話舊淒然淚生歌唐都令以解之然倩名煌其先歛人隱居揚之北湖與坦菴俱以詞名坦菴兄子懿公名元美生五歲不能言一日忽謂母曰蒲州八十三張姓翁兒前身也母驚訪諸蒲人果有此翁舉家以為奇少長從叔父坦慶學為詞遂工有徐氏一家詞之刻

以貢士授淮安府教授。丁母艱歸。遂不復仕。坦菴女延香名元瑞。幼即能詩。性慧通音律。坦菴每度曲。對女歌之。有不合。延香為之正拍。著有詩餘繡閣集一卷。王阮亭池北偶談云。廣陵徐氏女子。工填詞。有入李易安之室者。謂延香也。奚貞女。揚州北湖黃珏橋人。父治臣。業醫。貞女性端正。不苟言笑。幼字許學海。學海幼失父母。依外家。病瘵。治臣時為之診視。貞女躬治藥餌。使家人餽遺之。學海病劇。遷僧舍卒。貞女臨棺成服。葬學海。許氏祖塋時。貞女年甫十七。有為重議婚者。即絕食求死。誓曰。生不同室。死必同穴。父母喻其志。不復議嫁。守貞十九年。病死復甦。謂父母曰。許郎死。兒即欲從。以父母素愛兒。兒不忍重傷父母心。今死晚矣。同穴之誓。乞母我違。遂瞑。年三十六。時雍正十三年九月也。墓在黃珏橋西壩磯頭道旁。葬之曰。里中文士數十人。為詩歌以美之。甘泉令龔公鑑表其墓曰。玉潔冰堅。

江都孫芝九名蘭。一名禦寇。明季補諸生。後棄去。手書無所不窺。尤精九章六書之學。順治初。西洋人湯若望以太常少卿為欽天監監正。滋九從之。受歷法。遂盡通泰西推步之術。著書八卷。曰理氣象數辨疑糾繆。又以中國土地在大

圖中才八十一分之一。一不推極之則徂于習聞習見而無以盡其變。于是作格
理推事。外方考證四論。以窮極夫天地之所以始終。山川之所以流峙。人所以
生國所以建。古今所以遞沿革。人物所以治亂成。古今凡三十二篇。為四卷。又
推三光之變。謂象懸于天。無與人事。而彗孛盈縮出見。皆有常度。水旱地震亦
有常經。同時席帽山人史炤作論以破之曰。日月之蝕。自有常度。雖禹湯文武
之世。有不能免。故有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之文。不聞紀彗孛于其時也。昔者周
成王開金縢之冊。而致反風。子產修禘災之政。而消再火。至于拱桑死。星退舍。
堯水而奏平成之績。湯旱而有桑林之應。皆遇災恐懼。脩明政令。責諸己而應
自天。如滋九言。則火不能止。風不能反。桑不可死。水旱必終為患。熒惑必守其
凌犯之度。而山崩地裂。不免于堯舜之朝也。孔子曰。君子終日言不遺己憂。終
日行不遺己患。惟智者能之。夫恐懼所以除患也。敬謹所以越難也。滋九是言。
非獨遺己之憂患。將遺于天下後世也。漢文帝曰。食詔曰。令至悉思朕之過失。
及思見知之所不及。白以告朕。而求賢良直言極諫之士。光武時。南陽地動。下
詔恤死者之家。免其田租。未始不以不明無德。天降之災。自引咎也。夫堯舜禹

湯其躬威德而救災害。固非後世可幾。成王孝文明德亦未易及。而子產以小國之卿能挽之于天。苟以為無關於人事而莫之挽者。皆有愧于子產者也。九不能難。滋九又作山河大地圖說。一以赤道為心。一以北京天頂為心。明地圖之旨。謂東西無定。南北亦無定。北極南極之下。皆寒而無熱。同為冰海幽都。中國地界寒熱和平之交。故出聖人。賢人。五印度。西洋諸地亦然。天地之內。動極而如靜者。北極也。進退而循環者。日光也。動靜不定。游移而遠近者。人跡也。由天之度。準地之里。以天之三百六十度。知地之九萬里。圍三徑一。知地之厚三萬里。折半知地心之一萬五千里。人目高卑在地之面。以面準心。知目高于地心一萬五千里。以地之二百五十里。準天之一度。知北極在天移一度。人移在地二百五十里。日南一度。知地寒氣進二百五十里。日北一度。知地熱氣進二百五十里。遞進遞退。至熱極寒極。知地面寒熱進退之里。以餘寒餘熱相較。知地面中和之里。以兩極皆寒。知地面寒極偏勝之里。以日出日入。知地面東西遠近之里。以天文水法交成。而總不出于算。禹治洪水。乃句股所由生。郭守敬精算數。測量地平。分殺河勢。開惠通惠二河。至今賴之。其解孟子禹排淮。

泗注江云。淮水發源胎簪。至桐柏流百里而伏。溢為二潭。又見流千里。會泗至清江浦入海。揚州地勢散漫。不能約束。淮流禹則開清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楊之處。一自清江浦入海。其餘波之流。散不盡者。又導之自廬州巢湖胭脂河以入江。又導之由盱眙天長六合以入江。所謂排淮泗者也。後清江浦口久而益濶。淮泗盡由之入海。而入江之口遂淤。今故河蹟猶存也。或曰。高堰之築。始于陳登。是則不然。使禹開清江浦。若不築堰以導淮入之。則下流散漫。何以入海。蓋高堰創自神禹。修補或登耳。自有清江之河。而淮泗清宴數千年無患。故周宣王伐淮北之夷。曰。率彼淮浦。王師之所。幽王鼓鍾淮水之上。曰。淮有三洲。然則淮浦可以駐師。未聞有水患也。惟黃河入淮而淮始病。以今計之。惟黃淮分流。則害去而利全。其策有二。一故淮入江。由古入江之口。以洩淮勢。廬州盱眙皆有古河道之蹟。各開濬設閘。水大則開以洩之。水小則閉以濟運。而刷沙盡堵滾壩。不使涓滴入高寶湖。壞堤以壞民田。一改運道。不經清水潭邵伯驛。竟開河由瓜埠口而入。以逆于淮。考古河蹟自瓜埠以入六合。至洪澤口以入淮。有曾家岡張家岡王家壩胡家壩。並東陽城觀音集曹家衝冶鋪橋。亦不甚

遠不過三百餘里由此行運東路可不用也康熙三十年河臣王條陳其議時主議者以淮水外洩不能刷沙恐運道阻塞議遂格不行滋九工詩歌兼善畫畫梅竹松菊蘭水仙皆有古人法度詩以唐人為宗卒年九十餘

李士翔名瀚興化人貢生喜讀書談名理于釋典道藏及陰陽醫卜家靡不該覽與人論文藝娓娓不倦遇俗士則睥睨不屑意泊如也著有嚴菴集子國宋字大材康熙甲子舉人弱冠即以詩文著名江淮間新城王貽上為揚州府推官一時名士皆從之遊貽上尤推服大材賞與不置口著有螺隱居詩集論者謂自宋陸務觀後詩之多而工者無踰大材時同邑宗鶴問及鶴問之從弟定九及寶應朱秋崖並以能詩為貽上所賞愛鶴問名觀副榜貢生初為貴池校官後遷常熟定九名元鼎別號小香居士少補諸生晚居揚州之東原手藝草花數十種晨擔花至紅橋賣之得錢以沽酒嘗自著賣花老人傳定九所居東原草堂秋日燕去巢空巢泥時時落汙几席乃命童子探巢汲水洗之徵同人為洗燕泥詩性酷嗜梅堂有古梅一株時人謂之宗郎梅定九所著有芙蓉齋新柳堂等集朱秋崖名克生好遊歷北適燕南之閩所至多文人學士之交嘗

作武夷山賦工麗雅贍名聞一時所著有秋崖集長洲汪荅文序之秋崖少時遇錢蒙叟投書數千言與論詩中頗推重列朝詩選錢置不答直語客曰他時指摘吾著述者必此郎然其後著正錢錄者吳修齡也修齡名父常熟人趙秋谷談龍錄曰吳修齡論詩甚精所著圍爐詩話余三客吳門徧求之不可得獨見其與友人論詩書中有云詩之中須有人在余服膺以為名言而王貽上詩話謂今日善學西崑者無如常熟吳修齡

文命時名二訓以字行康熙中居揚州北湖種柳千樹一時高人逸士多從之遊命時善畫蘭時謂之文蘭其後湖上有趙南平者能以指頭畫徑丈山水性簡傲不與富貴人往來晚歲力田自給自號曰鋤夫竟窮死南平名嗣夔雍正己酉科武舉人

吳野人名嘉紀居泰州之東淘其先世窳戶也有兄世其業苦草場累日窮窘野人授經里門時時以所得金濟其兄自食恆不給而恬然安之為歌詩刻意苦吟不求聲譽王貽上為揚州推官重其詩延致之予是一時知名之士無不願交野人而恐不得矣既死友人哀其遺稿刊之名陋軒集其後百餘年有吳

二安者。為詩亦苦吟而成。嘗以示其友李申者。申者曰。子詩甚似吳野人。然二安實未嘗見野人詩。因求得陋軒集觀之。曰。果然果然。二安名一謬。陽湖人。兼工篆刻。有印譜若干卷。申者為序而行之。

紀伯紫名映鍾。上元人。明季補諸生。甲申後棄去。工書善詩。知名海內。為人清慎。望之岸峭巖立。即之殊藹然。伯紫有女弟名映淮。小字阿男。幼從伯紫學。為詩有秋柳詩句甚工。後適莒州杜氏。早寡。以苦節聞。王貽上為揚州推官時。以事至金陵。館丁繼之。秦淮水榭作秦淮雜詩十四首。多用六朝故蹟。及明末南曲中遺事。末章采映淮詩句。並其小字入焉。伯紫與貽上書云。公詩即史。乃以青燈白髮之嫠婦。與莫愁桃葉同列。後人其謂之何。貽上謝之後。貽上入為禮部郎。力主御史題疏。旌其閨。伯紫晚厭白門之喧。避地居儀徵。卒。

金烈婦許氏。揚州北湖公道橋營卒金長齡妻。家貧為郡城富室主繫事。得值以佐夫食。嘉慶甲子乙丑間。湖中頻年水溢。米昂貴。烈婦所得值不足以濟。丙寅八月長齡以餓死。烈婦聞大哭不食。曰。吾飽而令夫死于餓。尚何以為人。遂自縊死。

張淨因甘泉公道橋人張堅女幼讀書能詩兼善畫年二十五歸于黃事舅姑以孝聞家貧或以畫易米有長官慕其名求見其詩淨因謝曰本不識字也嘉慶丁卯病卒年六十有七所著有綠秋書屋詩集五卷

焦履安名率祖世居揚州北湖兄維堂名繹祖維堂工騎射能文章個儻多才智康熙中遊京師為馬公齊所知薦于康親王府中王愛其才甚器使之數十年不得歸雍正初乞歸省墓王使四人隨之訖即促行明年卒于京師王召履安往迎喪履安臨喪即位而哭極哀不謁王王使人導之來履安叩頭謝曰王之恩沒世不敢忘但率祖今日為兄來見王則不敬兄持兄喪而見王為不敬王請以異日王聞而歎曰南人善謁秀才乃若是耶甚重之賜以金扇扇上有王濬諭曰有子弟入京持此扇來履安再拜受卒不見王而歸後以歲貢生選授望江縣訓導卒于官

雷伯籲名士俊居江都之艾陵湖幼補諸生後棄去專力經史百家熟悉古今治亂得失之故辨別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機著有艾陵文集二十卷卒祀郡學鄉賢時興化陸懸圃亦篤志史學以能文知名與寶應王渠夫往復辨難于

邪正是非之際尤斷斷懸圖名挺論著有醕酏堂文集築夫名巖初為諸生名
天祐及更令名遂絕意科舉學專治古文為人端嚴動止進退語默皆中程度
事母以孝聞所著有白田詩文四卷異香集二卷築夫于人少許可而獨盛推
興化宗子發謂子發高節自好庶幾有古人之風子發著史論數十篇識解獨
出雜文數十卷別有識小錄紀廿一史中瑣事凡若干卷子發名元豫潮州府
通判萬化子也萬化卒于潮行萬里扶襯歸貧不克葬乃疏食不除服餘十年
始得買地以葬自是遂不復應進士舉

胡夢豸字去邪先世上虞人遷江都性至孝康熙甲寅夢豸年二十二歲隨父
歸越省墓父過市遇山賊劫民財嗔其不義賊怒將刃之夢豸從後奔至擊賊
仆之市民羣起毆殺賊賊眾大至欲屠其里夢豸曰不可以我故危一鄉也入
賊寨獨承之遂被殺

方立禮先世歙人遷江都父曰伊生母魏氏伊之妾也立禮八歲魏氏卒繼母
汪氏有二子曰立化立乾愛之惡立禮汪性嚴酷每怒輒與大杖立禮受杖惟
謹一日杖立禮幾絕及蘇無變容立禮年十八父卒汪益逞志遂逐立禮立禮

時時候門外。問母起居。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汪疾則憂懼不食。日夜奔走戶外。少安乃已。妻洪氏亦孝謹。日受鞭撻無違色。不使立禮。知汪後稍悔。暴漸已及汪死。立禮哀毀骨立。立化立乾皆早死。所遺子女。立禮視如己子女焉。

程貞孝名願學。字真若。儀徵人。其大父死于法。父戍寧古塔。願學以幼免。既長。思其父。日夜泣為諸生。不交一人。屏除酒肉。每食未嘗飽。粗糲免飢而已。冬月忍寒不衣綿纈。終身以喪禮自處。里人稱為苦行先生。年六十而卒。貞孝其私諡也。

熊穎生名敏慧。江都瓜洲人。順治乙酉舉人。工古文詩歌。旁及書畫。晚歲愛宜興山水。卜居焉。著有汲冷堂集。子惟熊。字偉男。歲貢生。以文學知名。閔烈婦之殉夫者。節偉而事或未顯。乃搜采前文。著瓜渚貞烈志。其後同邑諸生黃伊人亦性喜闡揚潛德。凡里中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必訪其遺事。作為傳贊。以彰之。伊人名湄。以孝友稱于鄉黨。母亡。哀毀致疾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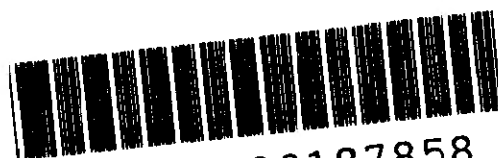
長洲過穆君名元收。幼時即有志知人論世之學。中歲棄科舉業。日取前史中嘉言善行抄錄之。凡為類二十有二。曰立身。曰居家。曰事祖。曰事父母。曰正室。曰

教子孫曰友兄弟曰睦親族曰待師弟曰交友曰處眾曰筮仕曰隱居曰盡職
曰輔國曰居位曰事上官曰處同僚曰接下屬曰治民曰治軍曰愛物凡為卷
四十有二曰二十二史言行略穆君卒後其友人謝安山為刊行之

阮載陽名承春儀徵縣學生世居公道橋讀書好博覽性厚重共推長者嘗輯
子史類書中凡顏子之言及行事編為內外篇

卷五完

C51
1



21101000187858

人
部
二
編

本
月
一
日

州
山
房